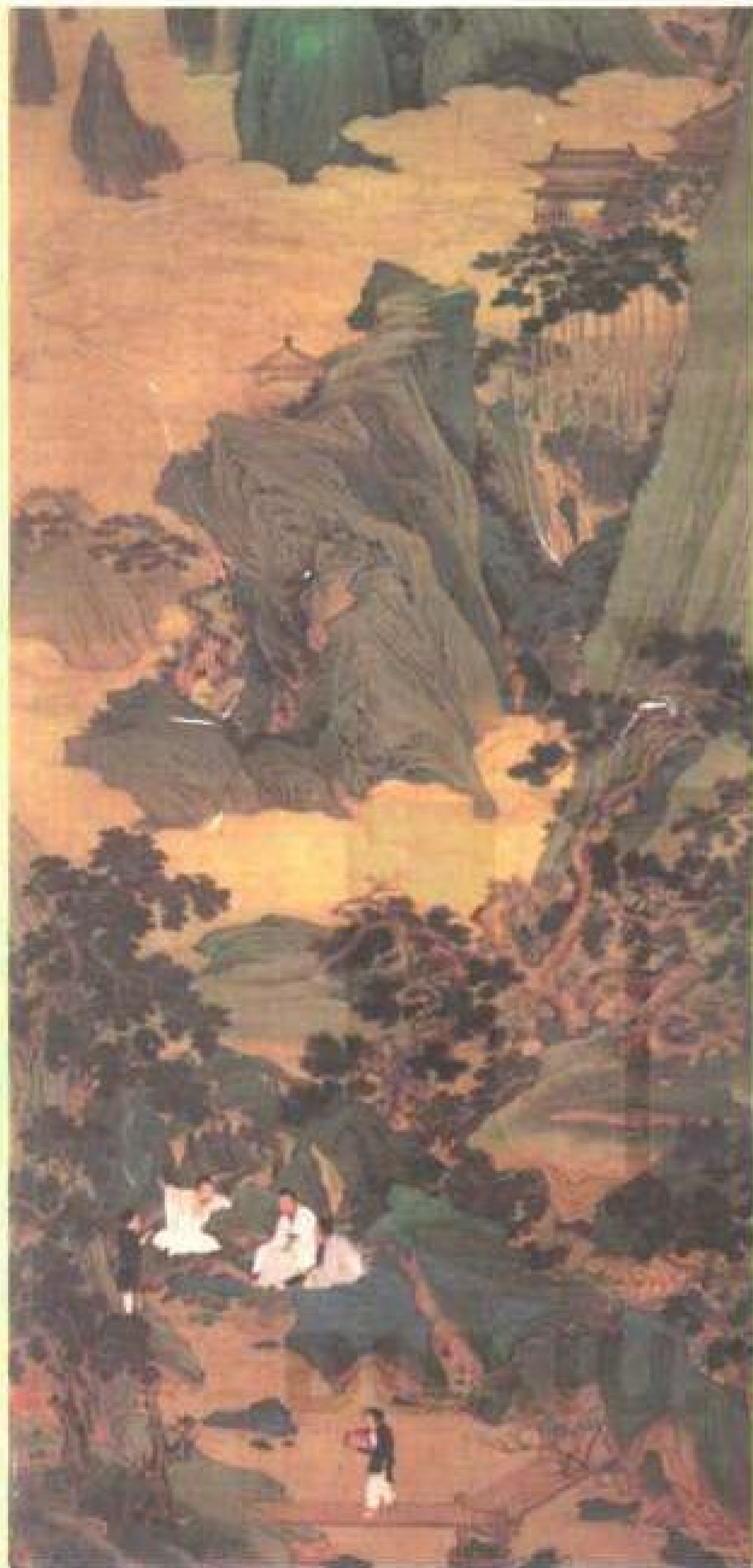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名著今译丛书

竹林七賢诗文全集译注



□韩格平　注译

中国古代名著今译丛书

竹林七贤诗文全集译注

□韩格平 注译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 07 号

Zhulin Qixian Shiwen Quanji Yizhu
竹林七贤诗文全集译注　　韩格平　注译

责任编辑：唐树凡　　封面设计：余力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0.375 印张 5 插页 48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印数：1—10 000 册　定价：30.00 元
ISBN 7—80626—157—5/I・26





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刻画

前　　言

竹林七贤，是魏晋年间广为人们评说的七位士人。《世说新语·任诞》称："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注引《晋阳秋》云："于时风誉扇于海内，至于今咏之。"一千多年来，人们对于竹林七贤的言行或褒或贬虽有不同，但都承认竹林七贤曾经对我国的文学、哲学以及封建士人的行为准则产生过重大影响。那么，这七个人为什么会被后人相提并论，他们是否具有某些共性，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看待他们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应该简略地回顾一下竹林七贤生活的特定的历史环境。

竹林七贤大多成年于魏正始年间。此前，魏建国已经二十年，政治制度颇具规模，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有所恢复；自黄初五年（公元224年）复立太学以来，国家的思想舆论导向，逐渐由曹操倡导的重刑名，转向正统的儒家名教。但是，在广大士人的心目中，汉末社会大动乱造成的巨大心理创伤远未愈合；社会道德观、价值观的构建，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曹丕父子排斥宗族以求自安的做法，客观上为其他势力染指朝政提供了机会，所以，社会仍然存在着潜在的危机。正始初年，曹爽控制朝政，任用喜好玄论的何晏为吏部尚书，世风为之一变。当竹林七贤步入社会的时候，便面临着两个十分尖锐的矛盾。其一是政治上的曹氏皇族与司马氏集团的矛盾。司马懿历经曹操、曹丕、曹叡、曹芳四代，又在曹丕、曹叡临终时受命辅政，声望盈朝，善于谋略。他不甘心受年青气盛的曹爽裁

制，但在总体实力上弱于曹氏皇族，必须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其二是思想文化领域里玄论派与名理派的矛盾。玄论派主张借助老子道家学说的弘博与灵性，为传统儒学增添活力，以构建新的社会时尚，但此前一直受到魏明帝曹叡的压抑，朝中基础较薄。经何晏、王弼等人的极力煽扬，影响逐渐扩大，尤其是受到青年士人的重视。名理派则代表着十多年来已经控制着思想文化领域的儒学正统思想，他们虽然暂不得宠，但势力仍很强大。司马懿精通权术，明里回避曹爽锋芒，并让长子参与玄论派，暗里支持、网罗名理派。

竹林七贤早期或"家世儒学"，或"十五好《书》《诗》"，受有儒家思想的熏陶。在正始玄风的影响下，他们的社会观、人生观中老庄思想成份逐渐增多，并积极参加了引道入儒治理国家的社会大讨论。随着曹爽何晏一伙大权在握浮华奢靡的加剧，以及其学说虚伪与不严密的逐渐暴露，随着曹氏皇族与司马氏集团争斗形势的渐趋严峻，竹林七贤感受到京师之地难以安身，便在正始末年纷纷隐退，聚居山阳，纵酒弦歌，从事含有更浓厚的道家思想的玄谈，即从事所谓的"竹林之游"。可以说，促使这七个人走到一起来的客观原因，是当时政治与思想文化方面的特定的社会现实；其主观原因，是他们富于道家理性特征的清正个性，使得他们不愿投身于曹爽或司马懿一方，而是情愿隐退，去体味大自然中自由纵放的清新，体味情感间相互交融的喜悦。虽然竹林七贤在山阳共同生活的时间很短，甚至有可能就是几次长时间的聚会。然而，正是这种敢于追求自己理想的举措，使得他们有别于当时的其他士人。应当指出，竹林之游的实质，是以隐退的方式静观时变。竹林七贤毕竟是封建社会的士人，他们并不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隐士，他们时刻关注着政局的变化，关心着国家的前途。这种内心的志向与实际的行为是十分矛盾的，也是十分痛苦的。正因为有这种矛盾的存在，才会使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分别做出一些有异于隐退生活的行为。

正始十年（公元 249 年）正月甲午日，司马懿乘曹爽兄弟陪少帝曹芳出洛阳城到高平陵祭魏明帝之机，发动政变，一举屠杀曹爽、

何晏、丁谧、邓扬、毕轨、李胜、桓范、张当八家三族的所有男女老幼，手段极其严厉、残忍。接下来的数年间，司马氏集团继续血腥镇压异己：嘉平三年（公元 251 年），诛太尉王凌，夷三族，杀楚王曹彪；嘉平六年（公元 254 年），诛夏侯玄、李丰、张缉、苏铄、乐敦、刘贤等，皆夷三族；正元二年（公元 255 年），镇压毌丘俭、文钦的反叛；甘露二年（公元 257 年），镇压诸葛诞的反叛。在思想文化领域，司马氏扶持名理派，打击、分化、控制玄论派。这种恐怖的高压，破坏了竹林之游的恬静气氛，竹林七贤的思想与生活也发生变化，他们更渴望大自然的清新自由，更追求精神世界的独立与自尊，同时，用更为放纵的行为进行消极的反抗。当然，竹林七贤最终无法抗衡司马氏的强权，除嵇康惨死在司马氏的屠刀下，其他六人都先后入仕为官。纵观竹林七贤的一生，他们虽然人生道路与结局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没有丧失竹林之游的富于道家理性的清正个性。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曾任晋室高官的山涛和王戎。毋庸讳言，在反抗司马氏淫威方面，嵇康是竹林七贤的一面旗帜，他坚持正义毫不妥协，蔑视权贵虽死不悔，表现出刚毅的个性与高洁的情操，为中国历代正直的知识分子所钦敬，所以清人姚莹编《乾坤正气集》时，将《嵇康集》排在屈原、孔融之后。同嵇康相比，山涛、王戎确实不能与之一概而论。但是，竹林七贤并不是反抗司马氏的政治组织，他们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几位正直文人的临时组合。我们既应看到山涛、王戎与嵇康存在差距的一面，又应看到山涛、王戎高于当时官吏的一面，这样，方能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西晋中后期，众官争奢斗富，而山涛死时“旧第屋十间，子孙不相容”；八王之乱时，众官贪生自保，而王戎随护晋帝，亲接锋刃，客死郏县。这里仅仅列举山涛、王戎的晚节，便可略窥二人人生准则之一斑。所以说，山涛、王戎亦可享有竹林七贤的称号。

魏晋时人往往更多地注意到竹林七贤的行为放纵，于是，效仿者如王衍、王澄、胡毋辅之等人，或矜高浮诞，或纵酒无形；批评

者如傅玄、何曾、范宁等人，或斥为败坏礼法的祸首，或视为恶逾桀纣的罪人。对于前者，戴逵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彼非玄心，徒利其纵恣而已！"（《竹林七贤论》）对于后者，倒是鲁迅先生的看法更有见地："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昭）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种对于信念的"迂执"态度，实在是中国封建文人的一项美德。

竹林七贤，是继建安七子之后，在中国文学史上颇具影响的文人群体，其代表人物是阮籍和嵇康。在他们的诗文作品中，集中表现着两大主题：其一，对魏晋易代之际政治黑暗的强烈不满，其中包括对当权者借以行私的儒学礼教，以及虚伪卑鄙的礼法之士的猛烈抨击；其二，对清新自由的社会人生的渴望与追求，其中包含着寄情山水自然的喜悦，也包含着人生多艰的感伤。在具体表现手法上，由于各自性格及所处境况的不同，则显现出不同的风格。阮籍在竹林七贤中名气最大，因而最早受到司马氏集团的监控，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引起司马氏的猜忌而动杀心。所以他的诗文辞藻艳逸而隐约曲折，即使象《大人先生传》这样锋芒十足的作品，也仿佛罩有一层淡淡的玄学薄纱。至于他的《咏怀诗》，更是大量运用比兴、象征、隐喻等艺术手法，在深沉、抑郁的氛围中，烘托出一个内心世界十分丰富的抒情主人公。刘勰称阮籍诗旨遥深（《文心雕龙·明诗》），也许，这正是《咏怀诗》感人至深的关键所

在。嵇康为人坦荡磊落，自称“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再加上一直身处官场之外，说起话来不必过多顾忌，所以他的诗文文辞壮丽而平实质直。反映在他的散文作品中，便显得语言犀利明快，富有战斗性。同时，嵇康的诗清远峻切，在当时也是独树一帜。刘勰在评价阮籍、嵇康二人的诗文创作时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文心雕龙·才略》）“师心”也好，“使气”也好，都仍承继着建安风骨的余韵，体现出一种独具特色的精神风范与艺术魅力。

竹林七贤文学创作的巨大成就，还得益于他们哲学研究的深厚功底。即，竹林七贤对于魏晋玄学的深入研究，为他们从事文学创作以及文学风格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底气”。魏晋玄学由何晏、王弼首倡，主张用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论证儒家名教构建的贵贱等级制度的合理性，进而为现实的封建统治服务。阮籍、嵇康等人更进一步吸收了道家思想，其中尤其是庄子思想，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带有着强烈的道学意味。这样，使得他们能够用更开阔的视角审视社会人生，增强了他们批判社会现实的深度与力度，同时，也为他们的作品增添了几分清新，几分俊逸，几分玄意。

为了有助于广大古典文学爱好者从具体诗文入手，更真切地认识竹林七贤，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历经数年，撰成此书。自知才识浅陋，书中错误一定很多，我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韩格平

一九九五年岁末

于东北师大古籍所

本书为
国家教委"八五"青年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本书为
国家教委"八五"青年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目　　录

前言 …… (1)
阮籍集
东平赋 …… (3)
亢父赋 …… (17)
首阳山赋 …… (22)
清思赋 …… (25)
猕猴赋 …… (36)
鸠赋 …… (41)
为郑冲劝晋王笺 …… (44)
辞蒋太尉辟命奏记 …… (49)
辞曹爽辟命奏记 …… (51)
与晋王荐卢播书 …… (53)
附：卢播《阮籍铭》 …… (57)
答伏义书 …… (58)
附：伏义与阮籍书 …… (62)
乐论 …… (67)
附：夏侯玄《辨〈乐论〉》残句 …… (87)
通易论 …… (88)
达庄论 …… (114)

通老论 …………………………………………………… (135)
大人先生传 ………………………………………………… (137)
老子赞 …………………………………………………… (167)
孔子诔 …………………………………………………… (167)
搏赤猿帖 ………………………………………………… (168)
吊北公文 ………………………………………………… (169)
宜阳记 …………………………………………………… (169)
四言咏怀诗十三首 ……………………………………… (170)
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 …………………………………… (190)

嵇康集

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 ………………………… (286)
附：秀才答诗四首 ……………………………………… (299)
幽愤诗 …………………………………………………… (301)
述志诗二首 ……………………………………………… (307)
游仙诗 …………………………………………………… (311)
六言诗十首 ……………………………………………… (313)
秋胡行七首 ……………………………………………… (319)
思亲诗 …………………………………………………… (323)
答二郭三首 ……………………………………………… (326)
附一：郭遐周赠三首 …………………………………… (331)
附二：郭遐叔赠五首 …………………………………… (333)
与阮德如一首 …………………………………………… (336)
附：阮德如答二首 ……………………………………… (339)
酒会诗一首 ……………………………………………… (341)
四言诗十一首 …………………………………………… (343)
五言诗三首 ……………………………………………… (352)
琴赋并序 ………………………………………………… (355)
与山巨源绝交书 ………………………………………… (372)
与吕长悌绝交书 ………………………………………… (384)
卜疑集 …………………………………………………… (386)
养生论 …………………………………………………… (394)
答难养生论 ……………………………………………… (403)
声无哀乐论 ……………………………………………… (432)
释私论 …………………………………………………… (466)

管蔡论 …………………………………………………… (477)
明胆论 …………………………………………………… (483)
难自然好学论 ……………………………………………… (490)
附：张叔辽《自然好学论》 ……………………………… (496)
难宅无吉凶摄生论 ………………………………………… (497)
附：阮德如《宅无吉凶摄生论》 ………………………… (511)
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 …………………………………… (517)
附：阮德如《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 …………………… (537)
太师箴 …………………………………………………… (544)
家诫 ……………………………………………………… (549)
《嵇康集》佚文
游仙诗……………………………………………………… (559)
琴赞………………………………………………………… (560)
酒赋………………………………………………………… (561)
向秀集
思旧赋 …………………………………………………… (563)
难养生论 ………………………………………………… (566)
刘伶集
北芒客舍诗 ……………………………………………… (575)
酒德颂 …………………………………………………… (576)
阮咸集
律议 ……………………………………………………… (581)
与姑书 …………………………………………………… (582)
山涛集
谢久不摄职表 …………………………………………… (586)
上告退疏 ………………………………………………… (586)
复让司徒表 ……………………………………………… (587)
为子淳、允辞召见表 …………………………………… (588)
启事 ……………………………………………………… (589)
答诏问郤诜事 …………………………………………… (603)
评嵇康 …………………………………………………… (604)
王戎集
答钟会 …………………………………………………… (607)

诫东安公司马繇 …………………………………… (607)
答晋武帝问王衍 …………………………………… (608)
答齐王司马冏 ……………………………………… (608)
评嵇康 …………………………………………… (609)
评王祥 …………………………………………… (609)
评山涛 …………………………………………… (610)
评阮武 …………………………………………… (610)
评王衍 …………………………………………… (611)
经黄公酒垆有感 …………………………………… (611)

附录一：竹林七贤年表 …………………………… (613)
附录二：戴逵《竹林七贤论》残句辑校 ………… (628)
附录三：袁宏《竹林名士传》残句辑校 ………… (635)
主要参考书目 …………………………………… (638)

阮 籍 集

阮籍（公元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尉氏县）人。父亲阮瑀，曾任仓曹掾属，为建安七子之一。阮籍三岁丧父，与兄阮熙及一姐姐（或妹妹，即阮咸之姑）随母生活，其情形一定很凄苦，所以曹丕为之作《寡妇赋》，"叙其妻子悲苦之情"。这样的家境，对形成阮籍恬静内向与任性宏放的双重性格影响很大。阮籍早期钻研儒学，立志建功立业，并在这一情感支配下，撰写《乐论》、《通易论》等文章，以求治民兴国。然而，时局的发展，逐渐使阮籍的政治热情降温，转而寄情自然、崇尚老庄，成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之一。正是由于无心从政，阮籍虽然前后担任过尚书郎、参军、散骑常侍、从事中郎、东平相、步兵校尉等职，却为官不效力，或旋即告退，或"朝隐"保身，最后得以善终。

与其他竹林名士相比，阮籍似乎更多了一分压抑，他常常将面对现实与理想的苦闷、彷徨与抗争深深地埋藏在心底，而他的诗文，仅仅是这心中巨大能量的有限宣发，读来总有一种沉重感。尤其是

他的《咏怀诗》，抚昔思今，伤时讥世，诸多的哀愁、怨愤、豪情、无奈，都蕴含在那欲言而难言的诗句之中，其深广的精神内涵与感人的艺术魅力久誉士林。因此，通过阮籍诗文，可以体悟他乱世之中难以平静的赤诚之心，以及高洁挺拔的清正人格。

《隋书·经籍志》"别集类"著录有"魏步兵校尉《阮籍集》十卷。梁十三卷，录一卷。"其后渐有散佚。现存较早的《阮籍集》为明人整理而成，分为两卷（嘉靖二十二年范钦、陈德文本）、四卷（天启三年及朴本）、五卷（天启崇祯年间张燮《七十二家集》本）不等。阮籍诗文文字颇有讹误，及朴在其刻本卷一末有按语云："诸赋讹缺实多谬，有考订，亦十之二三耳。真集久湮，昔人不过荟萃成帙，故无善本可据。然其寄托之微，可以神遇，固无烦句安字妥，辄以意定也。"今以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为底本，参校众本，进行校勘与注释。实在难以考订之处，仍付缺疑。

东　平　赋[1]

夫九州有方圆，九野有形势[2]。区域高下，物有其制。开之则通，塞之则否；流之则行，壅之则止；崇之则成丘陵，污之则为薮泽[3]。逶迤漫衍，绕以大壑[4]。及至分之国邑，树之表物，四时仪其象，阴阳畅其气，傍通回荡，有形有德[5]。云升雷动，一叫一默，或由之安，乃用斯惑[6]。

若观夫隅隈之缺，幽荒之涂，沕漠之域，穷野之都，奇伟谲诡，不可胜图[7]。乃有遍游之士，浩养之雅，凌惊飙，蹑浮霄，清浊俱逝，吉凶相招[8]。是以伶伦游凤于昆仑之阳，邹子嗡温于黍谷之阴，伯高登降于尚季之上，羡门逍遥于三山之岑，上邀玄圃，下游邓林[9]。凤鸟自歌，翔鸾自舞，嘉谷蕃殖，匪我稷黍。

其阸陋则有横术之场，鹿豕之墟，匪修洁之攸丽，于秽累之所如[10]。西则首仰阿、甄，傍通戚、蒲，桑间濮上，淫荒所庐[11]。三晋纵横，郑、卫纷敷，豪俊凌厉，徒属留居[12]。是以强御横于户牖，怨毒奋于床隅[13]。仍乡饮而作慝，岂待久而发诸[14]？

厥土惟中，刘王是聚[15]；高危临城，穷川带宇[16]。叔氏婚族，实在其湄[17]；背险向水，垢污多私[18]。是以其州间鄙邑，莫言或非，殪情戾虑，以殖厥资[19]。其土田则原壤芜荒，树艺失时，畴亩不辟，荆棘不治，流潢余溏，洋溢靡之[20]。

东当三齐，西接邹鲁[21]。长涂千里，受兹商旅。力田为

率，师使以辅，骄仆纤邑，于焉斯处[22]。川泽捷径，洞庭、荆楚[23]。遗风过焉，是径是宇[24]。由而绍俗，靡则靡观[25]；非夷罔式，导斯作残[26]。是以其唱和矜势，背理向奸，尚气逐利，罔畏惟愆[27]。其居处壅翳蔽塞，窕邃弗章，倚以陵墓，带以曲房[28]。是以居之则心昏，言之则志哀，悸罔徙易，靡所寤怀[29]。其外有浊河萦其溏，清济荡其樊。其北有连冈，巃嵸崎巇，山陵崔巍，云电相干，长风振厉，萧条太原[30]。其南则浮汶湛湛，行潦成池[31]。深林茂树，蓊郁参差[32]。群鸟翔天，百兽交驰。

虽黔首之不淑兮，傥山泽之足弥[33]。古哲人之攸贵兮，好政教之有仪[34]；彼玄真之所宝兮，乐寂寞之无知[35]。咨闾阎之散感兮，因回风以扬声[36]。瞻荒榛之芜秽兮，顾东山之葱青[37]。甘丘里之旧言兮，发新诗以慰情[38]。信严霜之未滋兮，岂丹木之再荣[39]。《北门》悲于殷忧兮，《小弁》哀于独诚[40]。鸥端一而慕仁兮，何淳朴之靡逞[41]。彼羽仪之感志兮，矧伊人之匪灵[42]。时憋悃以遥思兮，飙飘飘以欲归[43]。钦丕游于陵颠兮，举斯群而竞飞[43]。物修化而神乐兮，宁遐观之可追[45]！乘松舟以载险兮，虽无维而自萦[46]。骋骅骝于狭路兮，顾蹇驴而弗及[47]。资章甫以游越兮，见犀光而先入[48]。被文绣而贾戎兮，识旃裘之必袭[49]。奉淳德之平和兮，孰斯邦之可集[50]？将言归于美俗兮，请王子与俱游[51]。漱玉液之滋怡兮，饮白水之清流[52]。遂虚心而后已兮，又何怀乎患忧？

重曰：嘉年时之淑清兮，美春阳以肇夏[53]。托思飙而载行兮，因形骸以成驾[54]。遵间维而长驱兮，问迷罔于菀风[55]。玄云兴而四周兮，寒雨沦而下降[56]。忽一寤而丧轨

兮，蹈空虚而遂征[57]。扶摇蔽于合墟兮，咸池照乎增城[58]。欣煌熠之朝显兮，喜太阳之炎精[59]。冯虚舟以遑思兮，聊逍遥于清溟[60]。谨玄真之谌训兮，想至人之有形[61]。绣靡睹其纷错兮，虑弥远而度逼[62]。并旋轸于畎浍兮，若空桑之可即[63]。言淫衍而莫止兮，心绵绵而未息[64]。集训诰以鉴戒兮，怅众诲之难测[65]。神遥遥以抒归兮，畏双环之在侧[66]。咨禽鸟之不群兮，悼悠悠之无极[67]。感藜藿之易修兮，摄左右之相訾[68]。惧从风而永去兮，托颛顼于鲋隅[69]。虽琴瑟之毕存兮，岂声曲之复舒？虑遨游以觌奇兮，彼上腾其焉如[70]？纷晻暧以乱错兮，漫浩漭而未静[71]。理都缪而改据兮，竦端委而自整[72]。制规矩以仪衡兮，占我龟以观省[73]。眺兹舆之所彻兮，寔斯近而匪远[74]。岂三年之无问兮，将一往而九反[75]。顾杲日之初开兮，驰曲陵而饰容[76]。时零落之飘飖兮，诚枯菀之必从[77]。释辽遥之阔度兮，习约结之常契[78]。巡襄城之闲牧兮，诵纯一之遗誓[79]。被风雨之沾濡兮，安敢轩翥而游署[80]。窈悄悄之眷贞兮，泰恬淡而永世[81]。岂淹留以为感兮，将易貌乎殊方[82]。乃择高以登栖兮，永欣欣而乐康。

【校注】 （1）东平：郡国名，治所故址在今山东省东平县东二十里。《晋书·阮籍传》："及文帝辅政，籍尝从容言于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本赋当作于阮籍欲离开东平之前，时为魏正元二年（公元255年），阮籍46岁。

（2）九州：古代把中国全域划分为九州，其名称各代略有不同。《尚书·禹贡》作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九野：九州的原野。形势：地势。

（3）否（pǐ痞）：闭塞不通。壅：堵塞。污：低洼凹陷。薮：大泽。

（4）逶迤：此指九州的疆域蜿蜒曲折而延续不断。漫衍：绵延伸展貌。大壑：大海。古人认为中国大陆被大海环绕。

（5）国邑：国都、城邑。此指古代众多诸侯、大夫的封国和领地。表物：古代国邑间树立的界标。四时：指春夏秋冬四季。仪：展现。《广雅·释诂》："仪，见也。"象：天象，指日月星辰运行的景象。阴阳：阴阳二气，古人认为阴阳二气是万物生长运动的基本动因。傍通：同"旁通"。（光绪）《东平州志》傍作旁。

（6）叫：通"詔"（据《说文通训定声》卷六），指高声。乃：又。用：由。

（7）隅限：指山角山曲之处。《楚辞·天问》："隅隈多有，谁知其数？"王逸注："言天地广大，隅隈众多，宁有知其数乎？"洪兴祖补注："隅，角。《尔雅》：'厓内为隩，外为隈。'"缺：山石的缝隙。《小尔雅·广诂》："缺，隙也。"幽荒：泛指九州之外的荒远之地。涂：路。沕（hū 忽）漠：同"曶漠"，冥昧貌，此在形容地域的遥远。穷野：穷桑之野。相传古帝少昊氏邑于穷桑以登帝位，旧注以为穷桑在今山东曲阜以北。谲诡：怪诞奇特。"不可"原作"可以"，据范陈本改。

（8）浩养之雅：指那些善于培养自己浩然之气的雅士。《孟子·公孙丑上》："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凌：驾驭。惊飙：狂风。蹑：踏踩。清浊：指由阴阳二气产生的天空和大地。吉凶相招：谓把吉凶祸福共同招致，也就无所谓吉，无所谓凶了。

（9）伶伦：又称泠沦氏，相传为黄帝时的乐官，曾在昆仑山的嶰谷取竹，听凤凰之鸣而创乐律。游：结交。阳：山的南面。邹子：邹衍，战国时齐人。噏：吸。黍谷：在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论衡·定贤篇》："燕有谷，气寒，不生五谷。邹衍吹律致气，既寒更为温，燕以种黍，黍生丰熟，到今名之曰'黍谷'。"伯高：伯成子高，为上古的有道之士。登降：上下进退，指入仕为官与退身隐居。尚季：上世，指尧舜禹的上古时代。《庄子·天地篇》："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羡门：古仙人。逍遥：安闲自得貌。三山：古代神话中的方丈、蓬莱、瀛洲三座神山。岑：山顶。玄圃：同"悬圃"，为传说中昆仑仙境的第二级，中有奇花异石，多有神仙居之。邓林：神话中的树林，为夸父弃杖化成。阮籍《咏怀诗》十六："焉见王子乔，乘云翔邓林。"

（10）本句始述东平。阨陋：狭小鄙陋。横术：纵横的道路。《说文》："术，邑中道也。"阮籍《咏怀诗》五十九："朝生衢路旁，夕瘗横术隅。"七十三："横术有奇士，黄骏服其箱。"墟：大丘。攸：所。如：往。

（11）阿：古地名，齐称阿邑，故址在今山东省阳谷县东北五十里。甄：古地名，东汉时称甄城，故址在今山东省鄄城县北。戚：古邑名，故址在今河南省濮阳县北。蒲：古邑名，故址在今河南省长垣县。桑间濮上：指濮水之上桑林之间，古人认为是郑卫情歌的发源地，亦是男女幽会淫乱的场所。《汉书·地理志下》："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礼记·乐记》："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郑玄注："濮水之上，地有桑间者，亡国之音于此之水出也……桑间在濮阳县南。"庐：居。

（12）三晋：战国时韩、赵、魏三国的合称。纵横：肆意横行无所顾忌，此指三晋之人数量众多往来横行。纷敷：盛多散落貌，此指郑卫之人纷纷散布于东平境内（从陈伯君说）。豪俊：此指外地来东平的邦派首领。凌厉：形容"豪俊"的气势凶猛逼人。"凌厉"原作"凌属"，据（光绪）《东平州志》改。

（13）强御：豪横而有势力的人，指上句的"豪俊"及其"徒属"。户牖：门窗，此谓恶人横行于近旁。

（14）仍：乃。乡饮：原指周代乡大夫设酒宴招待乡学优异者之礼，此指东平之人相聚饮酒。作慝（tè 特）：作恶。"乡饮"原作"渺欲"，据范陈本改。

（15）"厥土"原作"士"，据《七十家赋钞》补改。据《尚书·禹贡》，东平古属徐州，"厥田惟上中"。刘王：刘氏诸王。自汉宣帝于甘露二年十月封子刘宇为东平王之后，有七、八位刘姓东平王在东平居住。其中以东平宪王刘苍尤为显赫，曾以骠骑将军职辅政，死后葬于东平王陵山，汉明帝特赐"鸾辂乘马，龙游九旒，虎贲百人"，汉章帝亦曾赴东平祀宪王陵。

（16）临：从高处往低处看。本句是就刘氏诸王的住处而言。

（17）叔氏：指春秋时鲁国叔牙之后的叔孙氏，其故邑在东平境内的郈城，南临汶水，曾是鲁国著名的三都之一。《水经·汶水注》："（汶水）西南至无盐县之郈乡城南，鲁叔孙昭伯之故邑也。"（光绪）《东平州志》卷二十四引旧志称："（郈城）在州东五十里，鲁叔孙私邑。"《辞海·地理分册》："郈，古邑名。春秋鲁叔孙氏邑。在今山东东平东南。"湄：岸边。

（18）本句是就郈城的情况而言。郈城地势险要，所以定公十年，叔孙氏的家臣侯犯据郈反叛，鲁人两次围攻而不能克。《春秋·定公十二年》："叔孙州仇帅师堕郈。"杜预注："患其险固，故毁坏其城。"《水经注》称郈"今其城无南面。"正是从侯犯率众反叛的角度，阮籍称其地其人"垢污多私"。

（19）州闾鄙邑：均为古代的行政单位，二千五百家为州，二十五家为闾，五百家为鄙，三十家为邑。或：代指人。殪（yì 义）：灭亡。戾（lì 立）：暴虐

凶残。贾谊《新书·道术》："心兼爱人谓之仁，反仁为戾。"殖：聚。

（20）树艺：种植、栽培，此泛指农事。畴亩：农田。流潢（huàng 黄去声）：奔流的洪水。溏：池塘。之：往。

（21）三齐：指项羽将齐国故地分成的齐、胶东、济北三国，均位于今山东省的东部。邹鲁：指周时的邹国和鲁国，二国位于东平的东南方，则本句当理解为"邹鲁西接"，即邹鲁的西境与东平相接。

（22）力田：古时乡官名。《汉书·文帝纪》："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田"原作"间"，据《七十家赋钞》改。率：首领。师：民众。纤：通"歼"，刺割人体。于焉：于是。

（23）荆楚：荆是楚的旧号，其地略当古荆州地区，在今湖北、湖南一带。

（24）是：于是。《诗·周南·葛覃》："是刈是濩。"高亨注："是，乃也。"径：经过。宇：居留。

（25）而：犹"此"，代指上文提到的各种人。绍：纠结缠绕，此指结成。则：法度。观：示范、显示。《周礼·考工记·㮚氏》："嘉量既成，以观四国。"郑玄注："以观示四方，使放象之。"

（26）夷：平和。罔式：犹"不法"，不遵守法规。作残：犹谓做恶。《孟子·梁惠王下》："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

（27）矜：自夸。罔：无。"罔"原作"因"，据（光绪）《东平州志》改。惟：有。愆：罪过。

（28）瘗翳（yì 义）：隐蔽、隔绝。窕邃：幽深难测。章：显明。曲房：犹谓密室。枚乘《七发》："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

（29）悖罔：同"悖惘"，惊慌迷乱。徙易：奔波忙碌貌。寤：醒悟。怀：思。

（30）崺𡾊（yǐ mǐ 倚米）：山势绵延貌。崎巇（xī 西）：崎岖险峻。"巇"原作"𡾶"，据及朴本改。崔巍：山势高大貌。干：犯。就东平的地形看，北面虽有荆山、白石峪、卧牛山、凤山等，但并不十分高大险峻，本文实为夸张。长风：巨风。振厉：迅猛凌厉貌。太原：地势较高的宽阔平地。《尚书·禹贡》："既修太原。"孔传："高平曰太原。"

（31）浮：顺流而下。汶：河流名，源于山东省莱芜市北，古时汶水向西流经东平县南，至梁山东南入济水。湛湛：水深而清沏貌。行潦：沟中的流水。

（32）蓊（wěng 翁上声）郁：草木茂盛貌。

（33）黔首：黎民百姓。淑：善。傥：或许。"傥"，范陈本作"党"，（光绪）《东平州志》作"实"。

(34) 好：喜爱。仪：法则。(光绪)《东平州志》"古"作"繄"，范陈本"攸"作"微"。

(35) 玄真：指具有较高修养而达到玄妙淳真精神境界的人。上句"哲人"为儒家人物，本句"玄真"为道家人物。寂寞：指恬淡寂静的环境与心境。

(36) 咨：嗟叹。闾阎：乡里之门，此指上文提到的东平民众。感：迷惑。《吕氏春秋·有度》："使人不能执一者，物感之也。"高诱注："感，惑也。"及朴本及(光绪)《东平州志》"感"作"惑"。回风：旋风，多用来形容萧瑟的秋风。

(37) 荒榛：杂乱丛生的草木。

(38) 甘：美。丘里：古以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五家为邻，五邻为里。此在引用《庄子》中的一个典故。据《庄子·则阳篇》，少知问大公调何为丘里之言，大公调便以采合乡里民风以同一风俗为例，阐述了只要合并众长而为公，便可以无为而无不为的道理。阮籍引用这个典故，是因为他从道家的"无为"说中找到了面对现实的思想方法，所以情绪一转，而"发新诗以慰情"。

(39) 滋：浸润。丹木：指经霜而叶红之树，如枫树等。荣：开花，此指树叶经霜而变红。本句用严霜尚未浸润大地而此处树木已经严霜，喻全国的形势虽不十分严峻，但东平的情形已经令人担忧。

(40) 北门：《诗·邶风》篇名。诗序称："北门，刺仕不得志也，言卫之忠臣不得其志尔。"殷忧：深切的忧伤。《北门》诗中有"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语。《小弁》：《诗·小雅》篇名。本诗为被放逐的贤士自我呼吁之辞，作者或为周幽王的太子宜咎，或为周臣尹吉甫之子伯奇。诗中尽诉作者忧国忧民的一片忠诚，屡有"心之忧矣，不遑假寐"，"心之忧矣，宁莫之知"等悲哀忧伤之语。朱鹤龄称《小弁》诗中"踧踧周道，鞫为茂草"一语，"是忧国家之将亡"。

(41) 鸥：指沤鸟，又名水鸮，色白而群飞。端一：庄重专一。逞：如愿。《列子·黄帝篇》："海上之人有好沤鸟者，每旦之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闻沤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沤鸟舞而不下也。"

(42) 羽仪：指鸟的行为举止可以做人的楷模。语本《易·渐·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矧 (shěn 沈)：亦。伊人：此人，指从沤鸟游玩的人，亦似暗喻当政的司马昭。灵：美善。

(43) 悃愊 (kǔn 捆)：心情急燥郁闷。

（44）钦丕：亦作“钦䲹”、“钦䲹”，古代传说中的神名。据《山海经·西山经》，钟山有子曰鼓，与人面兽形的钦䲹杀葆江于昆仑之阳，被天帝戮于钟山之东的瑶岸。钦䲹化为大鹗，其状如雕而黑纹白首，赤喙虎爪，其音如晨鹄，见则有兵灾；鼓亦化为鵕鸟，见则其邑大旱。

（45）（光绪）《东平州志》“修”作“循”。

（46）维：系船的大绳。紮：捆绑、束扎。

（47）骅骝：骏马名，为周穆王八骏之一。蹇（jiǎn 剪）驴：跛脚驴。

（48）资：贩卖。章甫：殷代人所戴之冠。《庄子·逍遥游》：“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犀光：皮、角光亮的犀牛。《资治通鉴·唐僖宗光启三年》：“通犀带一。”胡三省注引《埤雅》：“又犀之美者有光，故鸡见影而不惊。”

（49）被：披。文绣：刺绣华美的丝织品或衣服。贾（gǔ 古）：开店坐地经商。戎：古代泛指我国西部的少数民族。旃（zhān 沾）裘：同“毡裘”，用毛毡制成的外衣。裘：穿衣服。

（50）斯邦：指东平国。陈伯君校注：“松舟载险，骅骝狭路，章甫适越，文绣贾戎，皆以喻‘平和之淳德’与此邦之格格不入也。”

（51）王子：指古仙人王子乔。

（52）玉液：琼树花蕊的汁液。白水：神话传说中源于昆仑山的一条河流。屈原《离骚》：“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王逸注引《淮南子》：“白水，出昆仑之山，饮之不死。”

（53）重曰：为辞赋结尾部份的发语词，有再一次陈述的意思。淑：善。肇：始。

（54）思飙：同“飔飙”，指疾风。载：始。成驾：成行。

（55）间维：古人指用以维系天穹的巨绳。屈原《远游》：“乘间维以反顾。”王逸注：“攀持天纮而休息也。”菀（wǎn 晚）风：同“苑风”，《庄子》中虚构的人物。《庄子·天地篇》：“谆芒将东之大壑，适遇苑风于东海之滨。”成玄英疏：“谆芒、苑风，皆寓言也。庄生寄此二人，明于大道，故假为宾主，相值海滨。”

（56）玄云：乌云。沦：降落。

（57）轨：车。空虚：指天空。

（58）扶摇：传说中的神树名。《庄子·在宥篇》：“云将东游，过扶摇之枝。”释文引李颐语：“扶摇，神木也，生东海。”合墟：同“合虚”，古代神话中的山

名。《山海经·大荒东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虚，日月所出。"咸池：神话中日浴之处。屈原《离骚》："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于扶桑。"王逸注："咸池，日浴处也。"增（céng 层）城：神话中的地名。《淮南子·地形训》："掘昆仑墟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

（59）煌熠（yì 义）：辉煌闪耀。炎精：指太阳的精气，古人认为太阳是一个燃烧的火球。《淮南子·天文训》："火气之精者为日。"

（60）冯：凭。虚舟：无人驾御的船只，语本《庄子·山木篇》："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虽有惼心之人不怒……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逞：安闲。溟：同"冥"，指大海。《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成玄英疏："溟，犹海也，取其溟溟无涯，故谓之溟。""冯"原作"测"，据（光绪）《东平州志》改。陈伯君《校注》"逞"作"逞"。

（61）谌（chén 沉）：诚。本句"谌训"似指《庄子》"虚己游世"之语。至人：超凡脱俗，达到无我境界的人。《庄子·齐物论》："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又《庄子·逍遥游》："故至人无己。"

（62）靡：美好。弥：更加。度逼：此指受到限制约束。

（63）旋轸：调转车子。畎浍：田间水沟，亦泛指溪流沟渠。空桑：传说中的山名。屈原《九歌·大司命》："逾空桑兮从女。"王逸注："空桑，山名，司命所经。"即：到达。

（64）淫衍：连续不断。绵绵：延绵不绝貌。

（65）"训"原作"舒"，及朴本有小注云："当作训诰"。今据改。"怅"原作"赐"，范陈本有校语云："一作怅。"今据改。

（66）遥遥：飘遥不定。环：玉环。据《左传·昭公十六年》，韩宣子有一只美丽的玉环，另有一只与之相配的玉环在郑国的商人手里。韩宣子借出使郑国之际，希望郑国大夫子产帮其得到玉环，子产没答应。韩宣子找到郑国商人，要购买玉环，商人说此事需告之子产后方可成交。韩宣子又找子产，子产向韩宣子解释，强买商人的东西会使郑国君主在国人中失去信誉，也不符合晋国的大国形象。韩宣子觉得得到玉环会因小失大而做罢。阮籍用此典故，意在担心与至人继续远游，虽然仍会有所收获，但也会带来种种不测。

（67）禽鸟：此喻作者自己。悠悠：辽阔无际。

（68）藜藿（huò 或）：藜指灰菜，藿指豆叶，泛指粗劣的饭菜，比喻贫贱之人。摄：引持。

(69) 颛顼：上古五帝之一，号高阳氏。鲋隅：同“务隅”，山名，在今河南省清丰县顿丘故城西北，一名高阳山，又名青冢山。《山海经·海外北经》：“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

(70) 觌（dí 敌）：观看。彼：那么。

(71) 晻暧：昏暗不明貌。浩漭：水流壮阔貌，此用以形容满天的浓云。陈伯君《校注》“乱”作“纟”。

(72) 都缪：所有错误。竦：敬。端委：古代礼服。《左传·昭公元年》：“吾与子弁冕端委。”孔疏引服虔语：“礼衣端正无杀，故曰端；文德之衣尚褒长，故曰委。”

(73) 仪：测量。省：察视。

(74) 舆：车。彻：车辙。寔：实。斯：是。

(75) 问：音讯。将：乃。九反：多次反顾。

(76) 杲（gǎo 搞）日：明亮的太阳。

(77) 零落：凋谢。枯菀（yù 玉）：谓生死荣辱。菀，荣，指生。“诚”原作“试”，据及朴本改。

(78) 度：谋。习：修为。约结：订约。契：盟约。

(79) 襄城：古地名，故址在今河南省襄城县，春秋时为郑国的泛地，周襄王因避狄难曾居于此，故名。阮籍述襄城，亦有喻离家在外之意。闲：空宽貌。牧：郊外。《尔雅·释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纯一：淳朴单纯。誓：戒语。《尚书·酒诰》中周公告诫康叔及卫国臣民时说：“嗣尔股肱纯。”孔传：“继汝股肱之教，为纯一之行。”“牧”原作“收”，据陈伯君《校注》改。

(80) 沾濡：浸润，此喻蒙受恩泽。轩翥（zhù 住）：高飞。署：指网。《说文》：“署，部署也，各有所网署也。”

(81) 悄悄（qiǎo 巧）：忧伤貌。恬淡：清静淡泊的精神境界。《庄子·天道》：“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永世：终身。

(82) 淹留：久留。感：思念。殊方：远方。范陈本无“貌”字。

【今译】 全国九州各有其方圆区域，九州的原野亦有其特有的地势。各州的地域有高有低，各州的事物便有其各自的法度。地域开阔则通达畅行，地域闭塞则不行不通；河川流畅则舟行广远，河川壅阻则停止不前；地势高崇则形成丘陵，地势低下则成为湖泽。九

州的疆域绵延辽阔，四周环绕着大海。及至于划分成众多的封国和领地，在各自的边界上树立起界标，于是四季按时展现其不同的天象，阴阳充分畅达其和美之气，旁通四野回荡寰宇，既有形象又有德行。就像那白云升空震雷响动，一个发音震耳一个默默无声，有的州郡国邑因此而平安繁荣，又有的因此而产生一些困惑。

如果看那众多山隈的缝隙之间，幽荒边裔的路途之旁，遥远冥昧的地域之内，穷桑之野的旧都之中，有着许多奇特美丽怪诞珍异的物品，不可能全都列举并加以描绘。因而有那到处游历的学士，善养浩然之气的雅生，乘驾狂风，脚踏浮云，天空大地一同向远方逝去，吉凶祸福亦招致共行。于是，伶伦结交凤凰在昆仑山南，邹衍吸寒吹温于黍谷之北，伯高升降进退于上古的尧舜之朝，羡门安适自乐在三山之巅，他们上可以遨翔玄圃，下可以巡游邓林。（他们所到之处）凤凰歌唱，飞鸾起舞，嘉谷繁茂，不同于我们世间的稷黍。

至于那些狭小鄙陋之地，则有那道路纵横的人间场所，和驰鹿野猪的栖身丘墟，那不是修整清洁的美好去处，却是些污秽垢累所汇聚的地方。（东平的）西面则能抬头仰望阿邑、甄城，进而能够通达戚邑、蒲邑，那里就是桑间濮上之地，是荒淫侈靡所寄居的地方。三晋之人到此往来横行，郑卫之人在此纷纭散居，他们的首领气势汹汹威猛逼人，他们的徒属留住东平且已定居。因而强暴豪横之徒逡巡于门前窗下，百姓怨恨悲愤之情奋发于床帷屋隅。于是共聚饮酒而图谋作恶，难道是需要等待很久的时间才能发生的事情吗？

这里的土地算是中等，刘氏王族曾在此聚居；高危的楼台临视着城池，干涸的河道环绕着屋宇。叔孙氏的婚姻家族，都聚居在汶河的岸边；背靠险境面对河水，肮脏污秽且多怀奸私。因此各个州闾鄙邑的居民，谁也不说别人有何不好，全都灭绝其人性，暴虐其意念，各以广聚其资财积蓄为务。（使得）这里的土地荒芜，农事失时，良田耕地不被开辟，荆棘杂草无人整治，一旦奔流的洪水注满池塘，便四处横溢无所不至。

（东平的）东面对着三齐故地，邹鲁古国的西境与东平相接。漫

长的路途绵延千里，承受着这众多的过往商旅。地方官吏各自为政，役使民众助其恶行，甚至骄横的奴仆都敢在邑中胡作非为，于是这些人混居此处。（东平的）河川湖泽是交通的捷径，可以直达洞庭和荆楚。那里的风尚逐渐传到这里，于是有的仅仅一吹而过，有的则被当地接受。由上述几类人物结合而成的民俗，没有法度不足以示范效仿；不求平和不循规则，只能导致这些人做恶为乱。因此，他们有唱有和自夸得势，背弃事理趋向奸邪，崇尚豪气追求厚利，不怕因此而有罪受刑。他们的住处幽隐闭塞，深邃不显，倚靠陵墓，环设密室。因此，住在那里则心神昏愦，说起话来则情志哀伤，整天惊恐迷乱奔波忙碌，却又无所醒悟而认真反思。东平的外部有浑浊的黄河萦绕其池溏，有清沏的济水冲荡其樊篱。东平的北面有连绵的山冈，山势崎岖险峻，峰峦高崇，可与云电相犯，狂风迅猛，横扫平原。东平的南面有顺流的汶水清深湛湛，路沟中的雨水亦可积蓄成池。深幽茂密的森林绿树，浓郁繁盛错落参差。成群的飞鸟结队翱翔，众多的野兽交相奔驰。

虽然这里的民众实在不佳啊，也许这里的山水景胜足以弥补。古时的圣贤哲人所最为珍重的啊，是追求政治教化的有法有则；那些玄真得道之人所最为宝贵的啊，是陶乐在寂寞中的无欲无知。嗟叹此间民众的散布迷惑啊，愿凭借着萧瑟旋风而扬播心声。瞻望杂草丛林的荒芜污秽啊，回顾东面山冈的郁郁葱青。深深赞许有关丘里的一段旧论啊，故而抒发一篇新诗以宽慰我情。确信那严霜尚未浸润大地啊，难道是这里的丹木能够两次映红？《北门》悲歌于深切的忧伤啊，《小弁》哀唱于独怀忠诚。海鸥庄重专一而仰慕仁德啊，为什么一片淳朴之心却不能如愿？它们高尚的行为感人心志啊，也是由于这个人心不美善。时常心情躁闷而遥望遐思啊，就像那巨风飘飘翻动而意欲回归。钦鸡行游在山陵之巅啊，尽举其群类而竞相远飞。万物得以修治淳化而神灵愉悦啊，（东平的今天）哪里是遥观的上古治世所能比及！乘坐松木小舟而承载艰险啊，虽然没有系船的大绳而自己动手束扎。驰骋骅骝骏马在狭窄的征途啊，顾视跛脚劣

驴却无法赶上。贩卖章甫而行游越地啊，越人看见光亮的犀牛而争先买入。披挂着华美绣品而贩卖于西戎啊，戎人仅仅懂得毛毡衣服肯定能穿。奉行着淳美道德的平正谐和啊，上述这样的邦国怎么能够止栖？我将声言回归于淳美的风俗啊，邀请王子乔和我一起翱游。口嗽琼汁玉液而甘美怡悦啊，畅饮白水灵河的清沏水流。于是心境清畅而后神情平静啊，又为什么要怀抱着忧患哀愁？

再一次地吟诵道：嘉赏年岁时节的淑美清朗啊，赞美春日的朝阳正开始暑夏。寄托于强劲的疾风而开始远游啊，凭借着自己的驱体而起驾成行。遵循着间维巨绳而长驰直驱啊，询问前方迷惑于神人菀风。乌云兴起而四周密布啊，寒雨沦落而向下降倾。稍一迟疑而丢失车辆啊，踏行在茫茫天空而继续远征。扶摇神树隐蔽在合墟山谷啊，咸池祥光映照于仙境增城。欣喜这光芒灿烂的朝阳显现啊，欣喜这初升太阳的赤炎纯精。依倚着空虚小舟而安闲遐思啊，聊且逍遥漂泊于清深的巨溟。谨记玄妙真人的真诚训诫啊，想象着超凡至人的容貌音形。至人的绣裳美丽壮观且纷纭交错啊，我的思虑更为广远而受玄理制约。我和至人一同调转车驾于畎浍之中啊，好像那空桑神山可以马上抵即。至人的话语侃侃流畅而没有休止啊，我的思绪亦绵绵延续而不能止息。汇集起至人的训诲诰语作为鉴戒啊，怅叹这众多的教诲实在难以立刻理解。心神飘遥不定而抒发归意啊，担心双环一旦俱得则会产生不测。嗟叹禽鸟的孤身独飞啊，哀伤悠悠苍天的无边无际。感慨贫贱之躯容易修身啊，招引来左右之人的交相赞誉。害怕随从飘风而永远逝去啊，依托古帝颛顼于鲋隅山冈。虽然琴瑟乐器全都存在啊，难道佳声美曲还能再次舒扬？盘算着遨游四方以观赏奇珍啊，那么向上腾空而先去何方？浓云纷踊昏暗而胡乱交错啊，漫天飞舞不见边际而尚未平静。清理我的全部缪误而改选立身依据啊，敬束端委礼服而自我修整。制做圆规方矩以测度衡量啊，占卜我的灵龟而仔细观省。眺望我这车驾所行经的车辙啊，实在是很近而并不遥远。哪里是三年之久而没有音讯啊，乃是一路往行而多次顾反。看那明亮的太阳在云中初露啊，我又奔驰在起伏

丘陵而整饰仪容。时值万物零落的飘飖动荡之际啊，的确是生死荣辱都随身相从。放弃那辽阔恢宏的广远谋思啊，履行已经结订的寻常盟约。漫游在襄城的空旷郊野啊，吟诵着先贤行为纯一的遗命誓言。身受和风细雨的浸润恩泽啊，怎敢再腾空高飞而游于茫茫天网。私下里忧意浓浓而眷恋贞正啊，心中泰然恬静而直至终身。哪里是久留于此而以之为值得思念之地啊，将要改变容貌于异域远方。于是择取高山佳境而登临栖息啊，永远欣欣喜乐而愉悦安康。

【解析】 这是一篇感事抒情之作。作者以综述九州大势开始，在介绍了仙人巡游的"凤鸟自歌，翔鸾自舞，嘉谷蕃殖，匪我稷黍"的佳境之后，话题一转，着重从恶劣民俗的角度，叙述了"于秽累之所如"的东平。其中，有来自西面的桑间濮上的荒淫，三晋郑卫的豪强；有历史上留下的刘氏诸王的奢华，叔氏婚族的多私；有来自东面的三齐邹鲁的商旅，南面的洞庭荆楚的蛮俗，在这些诸多因素的作用下，使得东平的地方官吏与平民百姓"殪情戾虑"，"背理向奸"，"原野芜荒"，"树艺失时"。这样的民风，同东平"山陵崔巍"，"浮汶湛湛"，"深林茂树"，"群鸟翔天"的自然景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极大地刺激了作者"乐其风土"而来东平的初衷。于是，引发了作者的一系列感慨。

作者首先提出了人生的两种追求，即儒家的"好政教之有仪"和道家的"乐寂寞之无知"，对此，东平的民众只是"散惑"而不能理解。于是，作者联想到《诗经》中《北门》和《小弁》的忧国之情，联想到海鸥的"慕仁"而"靡逞"，联想到自己"松舟载险"，"骅骝狭路"，"章甫游越"，"文绣贾戎"的不合时宜的行为，他哀叹斯邦不可集，最终选择了离开现实，与仙人王子乔一道外出周游。

应该说，作者的这一情感过程是相当痛苦的。他出于忧国忧民、有所作为的想法来到东平，现实生活却与作者的人生观格格不入，甚至使其难以立足。"重曰"以下的内容，再一次展示了作者内心的苦闷。文中描述了一次腾空远游、访求人生真谛的曲折历程。作者在

四处周游中，问菀风，想至人，聆听“玄真之谌训”，却又不愿禽鸟孤飞，托颛顼以终身。其间天气时好时坏，作者的心情时喜时忧，实际上，隐含着作者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作者“理都缪而改据”，“习约结之常契”，放弃了求仙离世的空想，仍然回到现实的人间。其原因，在于“时零落之飘飖”，在于“诚枯菀之必从”。文中的“被风雨之沾濡兮，安敢轩翥而游署”，使读者能够隐隐感到司马氏的淫威在作者心中留下的阴影。所以，尽管作者仍居人世，却仍然“窈悄悄之眷贞，”仍然坚持追求“恬淡永世”的高洁人格。

本赋正是作者想有作为而难以作为，不甘无为却只能无为的人生悲愤的真实写照。作者借助于丰富的想象，从“九州方圆”入笔，以“择高登栖”结句，立足东平驰骋文思，在广阔的时空领域倾吐衷肠，其辞洒脱，其情真切，所以明人张溥称赞本赋说：“清遥古雅，有楚骚之遗则。凡赋中仍沓、铺张、薰蒸、蹇涩诸习，皆洗濯尽去。”这个评价是很贴切的。

亢父赋(1)

吾尝游亢父(2)，登其城，使人愁思。作赋以诋之(3)，言不足乐也。

亢父者，九州之穷地，先代之幽墟者也(4)。故其城郭卑小局促，危隘不遐(5)。其土田则污涂渐淤，泥湿盘洿(6)。方池边属兮，容水滂沱(7)，穇莱惟产兮，不食实多；地下沉阴兮，受气匪和；太阳不周兮，殖物靡嘉。故其人民顽嚚梼杌，下愚难化(8)。

其区域壅绝断塞，分迫旋渊(9)；终始同贯，本末相牵(10)，畴昔讫今，旷世历年(11)。钜野潴其后，穷济尽其前，圳浍

不畅，垢浊寔臻[12]。不肖群聚，屋空无贤。故其民放散肴乱，薮窜泽居，比迹麋鹿，齐志豪豕[13]。是以其原壤不辟，树艺希疏，苋苇弥皋，蚊虻惨肤也[14]。

于其远险，则右金乡而左高平，崇陵崔巍，深溪峥嵘，美类不处，熊虎是生[15]。故人民被害嚼啮[16]，禽性兽情。尔之近阻，则鸣鸠荫其前，曲城发其后[17]，鸥枭群翔，狐狸万口[18]。故其人民狼风豺气，爇电无厚[19]。南望春申，东瞻孟尝[20]；袤界薛邑，境边山阳[21]；逆旅行舍，奸盗所藏[22]。北临平陆，齐之西封，捷径燕赵，逃遁消遥[23]。故其人民侧匿颇僻，隐蔽不公，怀私抱诈，爽慝是从，礼义不设，淳化匪同[24]。

先哲遗言，有昭有聋[25]。如何君子，栖迟斯邦[26]？

【校注】 （1）亢父（gāng fǔ 刚甫）：古县名，故址在今山东省济宁市南，西汉时属东平国，东汉时属兖州任城国。“亢”原作“元”，据及朴本及范陈本注改。

（2）阮籍游亢父的时间无明文记载。考阮籍生平，曾两次去山东。一次为年轻时随叔父至东郡，会见兖州刺史王昶；另一次为任东平相。本文旨趣与《东平赋》相近，疑为同时之作，则此赋似作于阮籍任东平相时。

（3）“诋”原作“记”，据及朴本改。

（4）九州：指全国。幽：远。墟：故城、废址。亢父春秋时为邿国，后被鲁国灭亡。

（5）郭：外城。局促：狭窄、不宽敞。危隘：险峻狭隘。《战国策·齐策一》“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马不得并行，百人守险，千人不能过也。”遐：远。

（6）污：不流的浊水。涂：泥。盘洿（wū）屋：低洼如盘。“涂”原作“除”，据及朴本改。

（7）方：并。属：连接。滂沱：水满而溢流貌。及朴本“容”作“客”。

（8）顽：愚。嚚（yín 银）：暴虐。《书·尧典》：“父顽，母嚚。”贾谊《新

书·道术》："亲爱利子谓之慈，反慈为嚚。"梼杌（táo wù 逃务）：相传为远古四凶之一，后泛指愚昧无知凶狠残暴的恶人。《左传·文公十八年》："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下愚：极其愚蠢。《论语·阳货》："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9）渊：回旋之水。此用"旋渊"形容道路的弯转曲折。

（10）同贯：犹并列。

（11）畴昔：往昔。讫：同"迄"。旷世：谓久历年代。

（12）钜野：又称巨野、大野，古泽薮名，故址在今山东省巨野县北，位于亢父县的西北方。潴（zhū 朱）：水流停聚。《书·禹贡》"大野既潴。"穷济：穷尽的济水。古济水自河南省荥阳县北分黄河东出，流经原阳、封丘二县，至山东省定陶县西，折东北注入巨野泽。然后自泽北出，经梁山县东去。因济水未经亢父县，故称"穷济"。圳：田间水沟，一般为深宽各一尺。浍：田间水沟，一般为宽二寻、深二仞。寔：实。臻：聚集。

（13）肴：通"殽"，混杂。薮：水草丛生的湖泊沼泽。豪：豪猪，哺乳动物，体长60—70厘米，穴居，夜出。貙（chū 初）：野兽名。《尔雅·释兽》"貙似狸。"郭璞注："今貙虎也，大如狗，文如狸。"

（14）树艺：泛指农业的种植栽培。细分之，栽树曰树，种粮曰艺。苋：野菜名，此泛指野菜。皋：水田。虻（méng 盟）：昆虫名，成虫像蝇，吸吮人畜的血液。惨：痛，此指蚊虻的叮咬。

（15）古人以西方为右，东方为左。金乡：即今山东省金乡县，位于亢父县的西面，东汉时属兖州山阳郡，其县多山。高平：古县名，故址在今山东省微山县西北，位于亢父的东面，东汉时属兖州山阳郡。峥嵘：深险之貌。处：居。

（16）啮（niè 聂）：咬。

（17）尔：此。阻：忧。鸣鸠：斑鸠，此喻小人。《诗·小雅·小宛》："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毛传："行小人之道，责高明之功，终不可得。"曲城：指汉将曲城圉侯虫达，其人以剑术名立天下，故本文引以喻善于击剑的游侠剑客。阮籍《咏怀诗》六十一："少年学击剑，妙伎过曲城。"亦即此意。

（18）鸱枭（chī xiāo 吃消）：猫头鹰一类的猛禽，古人以为恶鸟，此喻奸邪恶人。贾谊《吊屈原赋》："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狐狸万口"，范陈本作"之可惮岂有志于须臾"。

（19）盩（zhōu 周）电：乖戾暴躁。

（20）春申：指战国时被封为春申君的楚国公子黄歇，他在考烈王元年出为

相，受赐淮北地十二县，其地与齐国南境接壤。孟尝：指战国时被封为孟尝君的齐国公子田文，受封于薛（在今山东省滕县南），其地位于亢父的东方。春申君和孟尝君并以养士名闻天下。《史记·孟尝君列传》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

（21）袤（mào 冒）：纵向的长度，此指亢父东边的南北走向的边界。山阳：东汉郡国名，治所在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四十里。

（22）逆旅：迎接旅客的旅馆。行舍：行人旅居的房舍。

（23）平陆：古县名，故址在今山东省汶上县北，位于亢父县北面。燕赵：燕国、赵国之地，泛指今河北、山西地区。

（24）侧匿：邪恶阴险。颇僻：偏邪不正。爽：过错。慝（tè 特）：邪恶。淳化：质朴敦厚的教化。

（25）先哲：前代的贤人。昭：明晓事理。聋：愚昧无知。此用《左传·宣公十四年》申舟出使齐国前所说"郑昭宋聋"之意，谓有的地方通达事理，有的地方昏聩愚昧。

（26）栖迟：滞留。

【今译】我曾经游历亢父县，登上这里的城楼，使人忧伤愁思。于是，写下这篇赋以诋毁它，意在说明这里不足以游乐。

亢父，是全国的一个贫穷之地，是前代的一个边远故城。所以它的内城外城都很低矮窄小，地形险峻狭隘而不阔。它的土地田野则污水浊泥逐渐淤塞，泥泞低湿且凹洼如盘。并列的水池边际相接啊，容纳的池水常常四溢横流；只能生产污秽的野菜啊，其中不能食用的又实在很多；地面下沉积着阴气啊，禀受的自然之气不能调和；太阳不能遍照大地啊，生长的作物全都不嘉。所以这里的人民愚顽暴虐蒙昧凶残，生性下愚而难以教化。

亢父的辖区之内壅闭阻塞，交通不便，道路分散狭迫弯转回旋；各条道路的终点起点交叉并列，前头和末尾相互牵连；从古至今，历经几世，沿袭了许多年代。巨野泽在亢父的后面汇积着各处水源，穷尽的济水在亢父的前面便已转流，致使亢父的田间水沟流水不畅，污

垢浊物全来聚集。无赖之徒在此群居，房屋空旷没有贤人。所以这里的民众放荡散漫，混淆杂乱，在湖沼里流窜，在水泽中隐居，行迹与麋鹿相比，心志与豪猪野豕取齐。因此，这里的原野土壤没有开垦，种植的果木谷物稀少疏阔，野菜芦苇长满水田，毒蚊虻虫咬人肌肤。

距离亢父稍远的险要之处，则西面有金乡而东面有高平，高山峻岭巍峨雄伟，幽谷溪流深险难测，美好的物类不在此居住，熊虎猛兽却在此繁衍生息。所以这里的人民遭到伤害被嚼挨咬，也都具有了禽兽的性情。这里的近处忧患，则有鸣鸠小人遮蔽在前，曲城剑客举事在后，鸱枭在此群飞，狐狸聚居万口。所以这里的人民也具有着豺狼般的凶残风俗，品性乖戾暴躁而不厚道。向南能够望到春申君的封地，朝东可以瞻视孟尝君的旧乡；东面的界外是薛邑，西境的边上是山阳；沿途开设有许多旅馆客店，却有奸贼盗匪栖身匿藏。北面对着平陆县，这是古时齐国的西部封疆，有着捷径通往燕地赵地，犯人可以畏罪逃亡，逍遥四方。所以这里的人民邪恶阴险行为不正，性格隐晦而不开朗坦诚，怀藏私欲抱持奸诈，错误邪恶之事却全都随从，礼仪道义不能设立，质朴敦厚的教化难以与其他地方等同。

前代的贤哲有这样的遗言，地区不同，有的通晓事理，有的愚昧无知。那么如今的君子啊，为什么还要滞留在这个地方？

【解析】 这是一篇登高纪游、触景伤怀的抒情小赋。在作者的笔下，亢父简直一无是处：城区狭小，地势危隘，原野低湿，物产不嘉，野兽横行，蚊虻乱飞，奸盗聚集，民风不化。考其原因，应与作者当时的心境有关（参见上篇《东平赋》的解析）。本文笔触灵活，结构新颖，在不受时空所限的层层述事之中，穿插着对当地民情风俗的种种责难，使人们既能领略到亢父地理环境的恶劣，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亢父民心险恶的可怕。本文笔意清高，傲世疾俗，最后“如何君子，栖迟斯邦”一语，正是作者洁身自爱，不愿同流合

污的心言。

首阳山赋[1]

正元元年秋，余尚为中郎，在大将军府，独往南墙下，北望首阳山[2]，作赋曰：

在兹年之末岁兮，端旬首而重阴[3]。风飘回以曲至兮，雨旋转而瀸襟[4]。蟋蟀鸣乎东房兮，鹍鴂号乎西林[5]。时将暮而无俦兮，虑悽怆而感心。振沙衣而出门兮，缨委绝而靡寻[6]。步徙倚以遥思兮，喟叹息而微吟[7]。将修饬而欲往兮，众嵯嵯而笑人[8]。静寂寞而独立兮，亮孤植而靡因[9]。怀分索之精一兮，秽群伪之射真[10]。信可宝而弗离兮，宁高举而自傧[11]。

聊仰首以广頫兮，瞻首阳之冈岑[12]。树丛茂以倾倚兮，纷萧爽而扬音[13]。下崎岖而无薄兮，上洞彻而无依[14]。凤翔过而不集兮，鸣枭群而并栖[15]。飏遥逝而远去兮，二老穷而来归[16]。实囚轧而处斯兮，焉暇豫而敢诽[17]。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采薇[18]。彼背殷而从昌兮，投危败而弗迟[19]。此进而不合兮，又何称乎仁义？肆寿夭而弗豫兮，競毁誉以为度[20]。察前载之是云兮，何美论之足慕？苟道求之在细兮，焉子诞而多辞[21]？且清虚以守神兮，岂慷慨而言之！

【校注】（1）首阳山：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与北邙山相邻。山上有夷齐祠，相传伯夷和叔齐饿死于此（按：诸书所载伯夷和叔齐饿死的首阳山尚有数处，今据《史记·伯夷列传》正义引戴延之《西征记》）。

（2）正元元年：为公元254年。中郎：官名，时阮籍任大将军司马师的从事中郎。据《晋书·职官志》，从事中郎"秩比千石"。据史书记载，本年九月，魏齐王曹芳被废，高贵乡公曹髦即位，十月壬辰改元为正元元年。阮籍在高贵乡公即位后，被封为关内侯，徙散骑常侍，离开大将军府，故本年秋季阮籍"尚为中郎"。细品文辞，本文似为离开大将军府后不久所作。原无"望""作"二字，据及朴本补。

（3）末岁：岁末。古历多以冬季为岁首，以秋季为岁末。《晋书·律历志下》："暨于秦汉，乃复以孟冬为岁首。"端：恰巧、正好。重阴：浓郁的阴气。古人认为秋季阴气上升，故《太平御览》卷二十四引《毛诗传》称："壮士悲秋，感阴气也。"谢惠连《咏冬诗》亦称："积寒风愈切，繁云起重阴。"

（4）曲至：遍布、周到。瀸（jiān 歼）：浸润。"瀸"原作"纤"，据及朴本改。

（5）东房：堂屋中央正室东边的房间。鶗鴂（tí jué 提决）：同"鹈鴂"，杜鹃鸟。《离骚》："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

（6）莎衣：蓑衣。缨：此指系蓑衣的带子。委：尽。"莎"原作"沙"，据及朴本改。

（7）徙倚：徘徊。屈原《远游》："步徙倚而遥思兮。"王逸注："仿徨东西，意愁愤也。"

（8）饬：通"饰"，及朴本作"饰"。醝醝（zé 则）：牙齿参差不齐貌，此指众僚属嗤笑别人时的丑态。

（9）亮：确实。植：立。因：依。

（10）分索：犹离别，此就离别俗世而言。精一：指道德修养的精粹纯一。秽：鄙视、厌恶。射：讥刺。"精"原作"情"，据及朴本改。

（11）信：的确。傧：通"摈"，弃去。"宝"原作"实"，据及朴本改。

（12）頫（tiào 眺）：望。岑：小而高的山。

（13）萧爽：犹萧飒，指风吹树木的声音。

（14）薄：草木丛生处。《淮南子·俶真训》："兽走丛薄之中。"高诱注："聚木曰丛，深草曰薄。"洞彻：通达宽敞。集：群鸟落在树上。

（15）枭（xiāo 消）：相传为食母的恶鸟。

（16）飏（yáng 扬）：高飞。

（17）轧：古刑名。《汉书·匈奴传》："有罪，小者轧，大者死。"颜师古注："轧谓辗轹其骨节，若今之厌踝者也。"暇豫：悠闲逸乐之情。诽：说别人坏话。

细言之，放言曰谤，微言曰诽。据《史记·伯夷列传》引伯夷、叔齐所作之诗，颇有怨世之意，其诗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18）屏：摈弃。薇：野菜名，又称野豌豆。据《史记·伯夷列传》，周武王克商，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最后饿死。

（19）昌：指周文王姬昌。伯夷和叔齐逃离孤竹国之后，曾投奔姬昌，而姬昌曾被纣王囚于羑里，故本文称"背殷"、"危败"。

（20）肆：恣意。豫：犹豫。

（21）细：地位低微。子，古代对男子的尊称，此指伯夷和叔齐。诞：放诞妄言，此指伯夷和叔齐谈论国事。据《史记·伯夷列传》，武王伐纣，伯夷、叔齐曾叩马劝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

【今译】 正元元年的秋季，我尚为从事中郎，在大将军府任职，独自一人前往南墙之下，向北眺望首阳山，作此赋曰：

在这一年的年末啊，恰为一旬之首而阴气浓郁。冷风飘转回旋而遍吹各处啊，寒雨随风旋转而浸湿衣襟。蟋蟀长鸣于东侧房间啊，鹍鸠高啼于西边长林。时辰将近日暮而没有朋俦啊，心神悽怆悲切而感物伤心。挥振蓑衣而走出门户啊，系带全部断绝而无处找寻。行步徘徊而遥想遐思啊，喟然叹息而微声低吟。将要整饰衣容而意欲前往啊，众僚属露齿参差而嗤笑本人。沉静中寂寞无聊而独自站立啊，的确是茕然孤单而无靠无依。胸怀着超脱俗世的精粹纯情啊，鄙视那众多虚伪的影射淳真。我的心志确实是值得珍重而不能抛弃啊，宁可高举遐飞而自弃俗尘。

聊且挺身抬头而广视远眺啊，瞻望首阳山的山冈高岑。树木丛聚繁茂而相互倾倚啊，枝叶纷纭萧飒而随风扬音。山的下部崎岖不平而没有深草啊，山的上部通达宽敞而无所凭依。凤凰飞过此山而不降落休息啊，鸣枭结队群飞而并身止栖。凤凰高飞遥逝而向远离去啊，伯夷叔齐二老窘迫穷困而来此附归。实在是囚拘受罪而处于此地啊，哪有闲情逸致而敢于轻言是非。美好的谷物被摈弃而不复存在啊，所以伯夷叔齐甘愿饿死而采食野薇。他们背弃殷商而随从

文王姬昌啊，投奔危败之主而不迟疑。此时武王进军而不与之应合啊，又怎能称之为奉行仁义？他们听凭自己的生命长短而无所犹豫啊，却争逐于诋毁和赞誉并以之为人生的标准与法度。细省前代的这些记载啊，有何美好评价足以敬慕？如果道之所求在于微贱无闻啊，为什么二子放诞妄谈而多有言辞？姑且清净虚无而静守精神啊，何必情绪激昂而论述评说！

【解析】 正元元年，是曹魏的多事之年。司马师先后寻隙诛杀了李丰、夏侯玄、张缉、苏铄、乐敦、刘贤、李韬、李翼、许允等重臣，又相继废皇后张氏和魏帝曹芳，然后把十四岁的曹髦拥上帝位，自己独掌朝中大权。阮籍亲睹了这一切，深为时政与个人命运担忧，其心情便时常处于入仕还是归隐的矛盾之中。

本文从日暮中的秋风旋雨入笔，给人一个阴郁压抑的开端。蟋蟀、鶗鴂的鸣叫，诱发了作者无限的感慨。然而，面对“鹾鹾笑人”“群伪射真”的趋炎附势之徒，作者实在无言以诉。怀着超脱秽氛舒缓情感的愿望，作者来到南墙下，眺望首阳山，自然会想到隐身自洁的伯夷和叔齐。在阮籍看来，夷齐背殷从昌，却又反对武王伐纣，实无仁义可言，其做法亦不可取。那么如何是好呢？作者尚未想妥。于是笔锋一转，还是清虚守神，啥也不要说了。全文情感真切，起伏自然，格调清逸，哀婉动人。范陈本在赋末评注说：“嗣宗当魏晋交代，志郁黄屋，情结首阳，托言于夷齐，其思长，其旨远，其词隐。”指出了本赋思长旨远且又不敢直抨时政的特点。

清 思 赋

余以为形之可见，非色之美；音之可闻，非声之善。昔黄帝登仙于荆山之上，振《咸池》于南岳之冈，鬼神其幽，

而夔、牙不闻其章[1]；女娃耀荣于东海之滨，而翩翻于西山之旁，林石之陨从，而瑶台不照其光[2]。是以微妙无形，寂寞无听，然后乃可以睹窈窕而闻淑清[3]。故白日丽光，则季后不步其容[4]；钟鼓闓铪，则延子不扬其声[5]。

夫清虚寥廓，则神物来集；飘飖恍忽，则洞幽贯冥[6]；冰心玉质，则激洁思存[7]；恬澹无欲，则泰志适情[8]。伊衷虑之乃好兮，又焉处而靡逞[9]？寒风迈于黍谷兮，父诲子而游鹊[10]；申孺悲而母归兮，吴鸿哀而象生[11]。兹感激以达神，岂浩 漭而弗营[12]。志不觊而神正，心不荡而自诚[13]。固秉一而内修，堪奥止之匪倾[14]。惟清朝而夕晏兮，指 濛汜以永宁[15]。

是时羲和既颓，玄夜始扃[16]；望舒整辔，素风来征[17]。轻帷连飚，华 裀肃清[18]。彭蚌微吟，蝼蛄徐鸣[19]。望南山之崔巍兮，顾北林之葱青。太阴潜乎后房兮，明月耀乎前庭[20]。乃申展而缺寐兮，忽一悟而自惊。驾长灵以遂寂兮，将有歙乎所之[21]。意流荡而改虑兮，心震动而有思。若有来而可接兮，若有去而不辞。心恍忽而失度，情散越而靡治[22]。岂觉察而明真兮，诚云梦其如兹[23]。惊奇声之异造兮，鉴殊色之在斯[24]。开丹桂之琴瑟兮，聆崇陵之参差[25]。始徐唱而微响兮，情悄慧以蟋蚍[26]。遂招云以致气兮，乃振动而大骇。声飕飕以洋洋，若登昆仑而临西海[27]；超遥茫渺，不能究其所在。

心漭漭而无所终薄兮，思悠悠而未半[28]。邓林殪于大泽兮，钦邳悲于瑶岸[29]。徘徊夷由兮，猗靡广衍[30]。游平圃以长望兮，乘修水之华旂[31]。长飔肃以永至兮，涤平衢之大夷[32]。循路旷以径通兮，辟闺闼而洞闱[33]。羡要眇之飘

游兮，倚东风以扬晖[34]。沐洧渊以淑密兮，体清洁而靡讥[35]。厌白玉以为面兮，披丹霞以为衣[36]。袭九英之曜精兮，珮瑶光以发辉[37]。服儵煜以缤纷兮，綷众采以相绥[38]。色熠熠以流烂兮，纷杂错以葳蕤[39]。象朝云之一合兮，似变化之相依[40]。麾常仪使先好兮，命河女以胥归[41]。步容与而特进兮，眄两楹而升墀[42]。振瑶谿之鸣玉兮，播陵阳之斐斐[43]。蹈消淶之危迹兮，蹑离散之轻微[44]。释安朝之朱履兮，践席假而集帷[45]。敷斯来之在室兮，乃飘忽之所晞[46]。馨香发而外扬兮，媚颜灼以显姿。清言窃其如兰兮，辞婉娩而靡违[47]。托精灵之运会兮，浮日月之余晖。假淳气之精微兮，幸备嬿以自私[48]。愿申爱于今夕兮，尚有访乎是非！

被芬芳之夕畅兮，将暂往而永归[49]。观悦怿而未静兮，言未究而心悲[50]。嗟云霓之可凭兮，翻挥翼而俱飞。弃中堂之局促兮，遗户牖之不处[51]。帷幕张而靡御兮，几筵设而莫拊[52]。载云舆之奄霭兮，乘夏后之两龙[53]。折丹木以蔽阳兮，竦芝盖之三重[54]。翩翼翼以左右兮，纷悠悠以容容[55]。瞻朝霞之相承兮，似美人之怀忧。采色杂以成文兮，忽离散而不留[56]。若将言之未发兮，又气变而飘浮；若垂髦而失鬊兮，饰未集而形消[57]。目流眄而自别兮，心欲来而貌辽。纷绮靡而未尽兮，先列宿之规矩[58]。时傥莽而阴曀兮，忽不识乎旧宇[59]。迈黄妖之崇台兮，雷师奋而下雨[60]。内英哲与长年兮，笞离伦与膺贾[61]。摧魍魉而折鬼神兮，直径登乎所期[62]。历四方而纵怀兮，谁云顾乎或疑[63]。超高跃而疾骛兮，至北极而放之[64]。援间维以相示兮，临寒门而长辞[65]。既不以万物累心兮，岂一女子之足思[66]！

【校注】(1) 黄帝：上古五帝之一，号轩辕氏。登：升。荆山：在河南省灵宝县南。据《史记·封禅书》引齐人公孙卿语："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咸池》：古乐名。《礼记·乐记》："《咸池》，备矣。"郑玄注："黄帝所作乐名也，尧增修而用之。"南岳：指衡山。幽：隐。夔（kuí 魁）：人名，相传为舜的乐官，精通音乐。牙：指伯牙，春秋时人，以精于琴艺闻名。原无"岳"字，据陈伯君《校注》补。

(2) 女娃：又名精卫，相传为炎帝少女，游于东海而溺水身亡，化为神鸟，常衔西山的木石以填东海。翩翻：往来翻飞貌。瑶台：美玉砌成的楼台，此指炎帝的宫室。"西山"原作"洪西"，据《文选·江淹·拟阮步兵咏怀诗》李善注引《清思赋》改。

(3) 窈窕：深奥隐秘之处。原无"闻"字，陈伯君称："疑'而'下脱一'闻'字。"考之文意，陈说是，今据补。

(4) 季：少小。本句"季后"指汉武帝的李夫人。据《汉书·外戚传下·孝武李夫人传》，李夫人少而早卒，武帝思念不已。齐人少翁夜张灯烛，设帷帐，施法术，使武帝在另一帐中能够遥望一貌似李夫人的美女在帐中徐步起坐。

(5) 阘（tāng 汤）：鼓声。铪（jiá 夹）：此指钟声。延子：指殷纣王的乐师师延，曾为纣王作长夜靡靡之乐。

(6) 恍忽：又作"恍惚"，模糊迷离。《老子》第二十一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贯：通。

(7) 激：通"徼"，求。"激"原作"皦"，据及朴本、汪士贤本改。

(8) 恬澹：同"恬淡"，恬静淡泊。《庄子·天道篇》："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志也。"泰：安。

(9) 伊：此。衷虑：心中的情怀。乃：代词，如此。处：居住，止息。逞：纵情适意。"衷"原作"哀"，据及朴本及范陈本改。

(10) 迈：远行。黍谷：地名，详见《东平赋》注 (10)。游：行。鶄（jīng 精）：水鸟名，《文选·江淹·拟阮步兵咏怀诗》李善注引《吕氏春秋》作"青"，即《东平赋》所说的鸥鸟。详见《东平赋》注 (41)。

(11) 申孺：指周人申喜。孺：幼儿。据《吕氏春秋·季秋纪·精通篇》，申喜母亡，听到门外有乞丐唱歌，心中十分悲恸，便召乞丐入内，并与之交谈，却

止是其母。吴鸿：春秋时吴国人。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吴王阖闾悬巨赏求购金钩，吴鸿的父亲贪财，杀了吴鸿及其弟弟扈稽，以血衅金，铸成二把金钩，进献吴王。在吴王的宫廷上，吴父呼二子之名以显示其金钩的神异，话音未落，二把金钩飞起，一同刺入吴父的胸膛。

（12）浩漭：无边无际，此指由神灵主宰的苍茫宇宙。营：主持、掌管。

（13）觊（jì季）：觊觎，指非分的希望或企图。荡：惑。荀悦《申鉴·政体》："无或诈伪，以荡众心。"

（14）一：古代哲学用语，指宇宙万物的原始状态。《老子》第43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淮南子·原道训》："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际天地。"堪：指天道。止：居。"奥"原作"粤"，据范陈本改。

（15）惟：思。晏：晚。指：向。濛汜：古称日落之处。

（16）羲和：古代神话传说中驾御日车的神。颓：坠落。扃：从外关闭门户的门闩，此谓黑夜将太阳关闭在濛汜，大地一片黑暗。

（17）望舒：古代神话传说中为月驾车的神。辔（pèi配）：驾驭马的缰绳。素风：秋风。

（18）烟：通"茵"，指坐卧的褥垫。范陈本"烟作"茵"。

（19）彭：即蟚蜞，蟹的一种，体小肉少，能行于陆地并发出轻微的声音。蚌为水中动物，未闻蚌能发出声音，疑"蚌"为"蜞"字之误。蝼蛄：昆虫名，前肢成掌形，善于掘地，昼伏夜出，雄者能鸣。

（20）太阴：阴湿之气。《韩诗外传》五："敛乎太阴而不湿，散乎太阳而不枯。"

（21）遂：纵心舒意。歙（xī吸）：吸收、敛取。之：往。"驾"原作"焉"，据陈伯君《校注》引《赋汇》本改。

（22）失度：失态。范陈本"心恍忽而失度"作"嗟博贱而失庚"。

（23）云梦：古大泽名，在今湖北省。此用宋玉《高唐赋》所述楚怀王在云楚高唐观梦会巫山神女的典故。

（24）鉴：仔细察看。

（25）开：启动，此指演奏。丹桂：传说月中有桂树，本文"丹桂"亦隐有佳人来自月宫之意。聆：听。"丹桂"原作"丹山"，据范陈本改。

（26）悄：静。蜲虵（wēi yí威仪）：同"委蛇"，雍容自得貌。《诗·召南·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郑玄注："委蛇，委曲自得之貌。"

(27) 飂飂 (liáo 辽)：高风强劲而形成的持久的风声。洋洋：广远盛大貌。西海：我国西部的大湖，一般指青海湖。

(28) 漭漭 (yàng 样)：同"漾漾"，荡漾不定貌。终薄：同"终泊"，谓终止、着落。《战国策·楚策一》："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如悬旌而无所终薄。"悠悠：忧思绵长貌。《诗·邶风·终风》："莫往莫来，悠悠我思"。郑玄笺："言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

(29) 邓林：传说中的树林，此代指夸父。《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殪：死。钦䲹：传说中神名，被天帝杀于钟山之东的瑶岸。参见《东平赋》注 (44)。

(30) 夷由：同"夷犹"，犹豫不决，迟疑不前。猗靡：随风飘扬貌。《文选·宋玉·七发》："从容猗靡，消息阳阴。"吕延济注："猗靡，随风貌。""猗"原作"徛"，据范陈本改。

(31) 修：长。旂 (qí 奇)：古代画有两龙并在竿头悬铃的旗。

(32) 飔：疾风。肃：肃杀。衢：四通八达的大路。"飔"原作"思"，据及朴本改。

(33) 闺：稍小的城门。闼：宫中的小门。闱：王室寝宫的小门。

(34) 要眇 (yāo miào 腰妙)：美好貌。

(35) 洧 (wěi 委) 渊：古潭名，在今河南省新郑县东。《左传·昭公十九年》："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淑：清湛。密：寂静。讥：非议。

(36) 厌：著。"披"，《北堂书钞》卷一二九作"覆"，卷一五一作"假"；《太平御览》卷八作"霏"。"衣"，《北堂书钞》卷一二九、卷一五一、《太平御览》卷八均作"裳"。

(37) 袭：穿衣。九英：指九星，即北斗七星及其辅佐二星。曜精：犹言"光华"。瑶光：北斗七星中杓头第一星名，古代以为祥瑞的象征。"辉"原作"微"，据《太平御览》卷三八一改。

(38) 儵煜 (shū yù 书玉)：光彩鲜明貌。缤纷：繁盛貌。綷 (cuì 脆)：五彩杂合。绥：缚系而下垂貌。

(39) 熠熠：色彩鲜明貌。烂：色彩绚丽。葳蕤 (wēi ruí 威锐阳平)：华美艳丽貌。

(40) 朝云：巫山神女名。据宋玉《高唐赋》，神女来会楚怀王，自称旦为朝云，后人因以称之。一合：犹会合。

（41）麾（huī挥）：招。常仪：相传为上古时黄帝之臣，主占月。《晋书·律历志中》："乃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河女：即民间神话传说中的织女，因其与牛郎被银河阻隔，亦称河女，或河汉女。胥：随从。归：此指前来。

（42）容与：从容闲舒貌。特：独。肸（xì细）：同"肹"，顾视。楹：厅堂的前柱。墀（chí池）：台阶上面的空地。

（43）瑶谿：同"瑶溪"，传说中的地名，又称"瑶岸"、"瑶崖"。《山海经·西山经》："钟山之东曰瑶岸。"陈琳《马脑勒赋》："托瑶溪之宝岸，临赤水之珠波。"鸣玉：指随身的玉佩，行走时相互碰撞，可以发出铿锵悦耳的声响。陵阳：地名，古以陵阳出产黄金。疑为陵阳子明升仙的陵阳山，在今安徽省宣城县。《盐铁论·通有》："荆阳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之金，右蜀汉之材。"𩮀𩮀（fēi非）：通"斐斐"，文彩鲜明貌。刘向《九叹·惜贤》："佩江蓠之𩮀𩮀。""𩮀𩮀"范陈本作"斐斐"。

（44）蹈：踏。消：散。漺（shuǎng爽）：净。危：高。迹：道路。蹑：踩。

（45）朝：通"潮"。朱履：同"珠履"，缀有珍珠的鞋子。践：踩踏。假：已，此指止息。集：下。陈伯君疑"安朝"当为"安期"，指古仙人安期生，并认为"朱履"指安期生赠给秦始皇的赤玉舄。考本文所描述的美女是位超凡逸俗的神女，似不当穿着仙人赠与帝王之物。为慎重，暂不从。

（46）敷：通"傅"，附着、连结，此指近前观看。晞：通："睎"，仰慕。

（47）窃：悄然。婉娩（wǎn晚）：柔美貌。违：邪、不正。

（48）假：藉。嫣：美好，此指美女。

（49）被：披。畅：通"鬯"，指郁金香草，其晚间也开花吐香。龚翥《九秋》诗："中夜美人愁不寐，坠鬟间翦郁金香。"老舍《二马》第三段："花池里的晚郁金香开得象一片金红的晚霞。"

（50）悦怿（yì义）：令人赏心悦目的景物。阮籍《咏怀诗》三十六："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悦怿若九春，磬折似秋霜。"本文指佳人。究：穷尽。

（51）中堂：正中的厅堂。户牖（yǒu有）：门窗。

（52）御：使用。几：古人坐时凭依或搁物的小桌。筵：古人用来铺地的坐垫，一般称铺在下面的为筵，铺在上面的为席。拊（fǔ辅）：抚。

（53）奄霭：同"晻霭"，云气浓重而阴暗貌。夏后：指夏启，继禹为王，在位九年。《山海经·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

（54）丹木：传说中木名。《山海经·西山经》："峚山，其上多丹木，员叶

而赤茎，黄华而赤实，其味如饴，食之不饥。”又“崦嵫之山，其上多丹木，其叶如穀，其实大如瓜，赤符而黑理，食之已瘅，可以御火。”竦：立。芝盖：车盖，古以灵芝为瑞草，且形如车盖，故名。

（55）翩：轻捷疾飞貌。翼翼：飞动貌。悠悠：辽阔无际貌。容容：纷乱动荡貌。屈原《九章·悲回风》：“纷容容之无经兮。”朱熹集注：“容容，纷动之貌。”

（56）文：彩色交错的图形，此指美人的形象。

（57）髦：下垂至眉的短发，犹今之刘海。失：散放。翦（jiǎn 剪）：女子鬓垂貌。集：成。

（58）绮靡：美好艳丽。列宿：众星宿，泛指天体诸星辰。

（59）傥（tǎng 淌）莽：暗昧不明貌。阴曀（yī 义）：天色阴暗貌。

（60）迈：过。黄妖：黄帝女妖的简称，天女名，亦作黄帝女魃。《山海经·大荒北经》：“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景宋本《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此文，两“魃”字均作“妖”。雷师：指轩辕，亦即黄帝。屈原《离骚》：“雷师告余以未具。”洪兴祖补注：“轩辕主雷雨之神。”《太平御览》卷十三引《春秋合诚图》曰：“轩辕星，主雷雨之神。”奋：激愤。“妖”，陈伯君《校注》引薛本作“祓”。

（61）内（nà 那）：纳入。笞：用鞭、杖或竹板打人。膺贾（gǔ 古）：陈伯君称膺“或当为赝”，考之文意，陈说是，今从。赝贾，弄虚做假的商人。

（62）摧、折：均有挫败、击溃之意，此指作品的主人公冲破魍魉和鬼神的阻拦。魍魉：传说中山川的精怪，此泛指鬼怪。

（63）顾：视。乎：犹“而”（据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卷四）。或：代词，指有些人。

（64）超：远。骛：奔驰。

（65）援：执。间维：古人指用以维系天穹的巨绳，参见《东平赋》注（55）。寒门：北方极冷之地。屈原《远游》：“舒并节以驰骛兮，逴绝垠乎寒门。”王逸注：“寒门，北极之门也。”《淮南子·地形训》：“北方曰北极之山，曰寒门。”高诱注：“积寒所在，故曰寒门。”

（66）累心：劳心。《庄子·天道篇》：“无物累。”

【今译】 我认为物体的可供观赏，并不在于其颜色的美好；佳音的可供听闻，并不在于其乐声的妙善。从前黄帝升仙于荆山之上，

振扬《咸池》佳乐于南岳的山冈，却又如鬼神般隐秘，连夔和伯牙都未曾听过其乐章；女娃显耀美容于东海之滨，身死后往来翻飞于西山之旁，林木山石随之陨落于东海，而炎帝的玉宇瑶台不能再映照其美貌容光。因此，万物精微并无具体外形，寰宇沉寂亦无声可听，（懂得这一道理）然后才可以观看隐奥美景而听闻淑清雅乐。所以，白日放光，则李夫人不能徐步其娇容；钟鼓之声震响，则师延不能高扬其靡靡之音。

大凡清净虚无空旷广远，则神奇之物来此聚集；飘飙不定恍忽不清，则能洞察隐微通达幽冥；冰清之心白玉之质，则追求洁净思谋自存；胸怀恬淡无求无欲，则能安宁心志舒适性情。我的心中情怀如此之好啊，又为什么要居于屋室而不求一逞？四季的寒风远离燕地黍谷啊，父亲命子捕取鸥鸟而鸥鸟远行；申喜悲伤痛哭而母亲回归啊，吴鸿哀切激愤而异象发生。这些都是心事感应而通达神灵，哪里是天宇苍茫而没有主宰。我的志向不怀非望而神情端正，我的心性不为欲惑而自守精诚。牢牢地秉持纯一之理而内自修养，相信天道是各种奥妙所居而不偏不倾。想象那太阳清晨升起而傍晚降落啊，直向那濛汜之处方得长宁。

此时羲和御日已经西坠，黑夜开始笼罩大地；望舒整理月神驭辔，借着秋风来此征行。轻柔的车帷连接着飞扬的疾风，华丽的车垫庄重清正。彭蜞微微低吟，蝼蛄徐徐长鸣。眺望南山的雄伟群峰啊，顾视北林的郁郁葱青。阴气潜布于后面房下啊，明月高照在前面院庭。于是舒展肢体而缺少睡意啊，忽然间猛然醒悟而自我吃惊。驾驭着绵长的思绪以遂意于寂寥空域啊，将要有所获取于所去之地。意念飘移不定而改变原虑啊，心神颤抖震动而似有所思。好像有人前来而可以接待啊，好像有人离去而不曾告辞。心中恍恍忽忽而失去仪度，性情放散激越而无法自执。哪里是醒悟细看而明视真形啊，的确那楚怀王在云梦泽高唐观梦会巫山神女的情形便是如此。惊叹这奇妙之声是异人所造啊，细察这特殊美色就在此地。只见她轻奏用桂树制做的琴瑟啊，静听那犹如高山峻岭的参差美声。她开始慢

慢地吟唱而响声轻微啊，她的性情闲静聪慧而雍容自得。继而招来彩霞而引致云气啊，于是琴瑟随之大振骤响而令人惊骇。巨声强劲如高风疾吹而广远传布，好像是登上昆仑山巅而瞻临西海；乐音又十分高远而渺茫难测，不能探求其具体所在。

我的心绪荡漾不定而无所着落啊，我的情思悠悠绵长而未及一半。就像那夸父渴死大泽途中而意愿未遂啊，就像那钦邳被天帝诛杀于瑶岸而悲心不已。徘徊彷徨而犹豫不决啊，思绪随风飘荡而广布漫衍。巡游在平坦的园圃而举目远望啊，乘坐的轻车插有长如流水的华美旂旗。长风疾肃而久吹不住啊，荡涤着坦途纵横的广大平原。循行的大路旷达而小路通畅啊，打开那闺闼门户而敞开宫闱。羡慕那美好女子的飘飞翱游啊，正在凭倚着东风而扬放光辉。她沐浴于洧渊的清湛潭水啊，身体洁白莹净而无可讥评。装饰着白玉以美化自己的面容啊，披挂着红色彩霞作为衣裳。穿戴着北斗九星的美妙光华啊，佩戴着瑶光之星以映发异辉。她的服饰光彩鲜明而缤纷绚丽啊，杂合了众多奇色而相系飘垂。她的美色熠熠明灿而流放异彩啊，纷繁错杂而华美过人。好像是巫山神女前来会面啊，又好似造化变幻前来相依。她招来常仪使其先致友好啊，又命令织女随之一同来归。她的步履从容优雅而独自进前啊，顾视着两边楹柱而登上阶墀。振响着瑶溪的精美鸣玉啊，播散着陵阳黄金的灿烂光辉。（她的步态优美）犹如踏行在迷茫洁净的高危途路啊，犹如脚踩着若离若散的轻小细微。她脱下那安踏潮汐的珠宝之履啊，踏上席褥止息而落下帐帷。近看这到此相会的就在室中的美女啊，正是我飘飘忽忽所仰慕的佳人。她的身上馨香四发而向外传扬啊，她的妩媚容颜明灿照人而显现风姿。清丽的话语悄悄就像那吐芳的幽兰啊，言辞柔美动听而雅正无邪。我寄托于精魄魂灵的运作会合啊，游神在白日明月的残光余辉。凭藉着淳和之气的精纯微妙啊，有幸具备了这样的美女以尽我私情。愿意申诉我的爱情于今天晚上啊，却还须有所询访于对错是非！

佳人披上芬芳的晚郁金香草啊，将要结束暂时的前往而永远回

归。观看这悦目佳人而神情未静啊，深情的话语尚未说完而心中伤悲。嗟叹云霞虹霓可供其凭藉啊，她们一行翻然挥翼而一同升飞。抛舍下中堂正室的局促之地啊，遗弃了朱门雕窗而不在此居住。帷幕张挂而无人使用啊，几筵空设而无人按抚。整备我的行云舆车而天色浓暗啊，驾驭着夏启的两条飞龙。折取丹木以遮蔽阳光啊，树立起华美的车盖共有三层。乘风轻起翼翼疾飞而左顾右盼啊，云海纷纭悠悠辽阔而翻滚荡动。瞻望那朝霞的相接相承啊，就好像美丽佳人在怀抱愁忧。色彩杂合而形成佳人形象啊，却又忽然离散而丝毫不留。好像是将要与我交谈而尚未说出啊，又因云气变化而飘荡浮游；好像是垂放鬈发而散逸两鬓啊，容饰尚未完成而形体消失。她的眼睛流盼传情而自行离别啊，心中想要前来而形貌远消。云霞纷纭绮靡艳丽而尚未竭尽啊，（我的行动之快）先于众多星宿的制度规则。此时天空昏暗而阴沉不明啊，忽然间不能识别我先前的故居。经过天女黄妖的高崇楼台啊，雷师轩辕神情激愤而降下大雨。他只接纳英贤圣哲和年长之人啊，并且笞罚那些脱离伦常之士和弄虚做假的商贾。冲破魍魉鬼神的重重阻拦啊，一直向前奔向那我所期望的地方。历经四面八方而尽情寻觅啊，有人说曾看见佳人而有人言吐迟疑。我远远地高飞腾跃而疾速驰骛啊，来到了北方极地而放松慢行。手执间维巨绳而仔细察看啊，对望着寒门绝域而慨叹长辞。既然是不以天下万物劳累己心啊，更何况一位女子而足以愁思！

【解析】 清思，谓清雅美好之情思。本文是一篇述情抒怀的长赋。作者借着几分睡意，几分梦境，描述了冥冥之中欢会佳人的纯情赤诚。本文从“微妙无形，寂寞无声”的基本命题起笔，阐述了自己心神淳正，希望“感激以达神”的美好愿望。继而神灵有应，在作者纵思寻找之际，一位美丽的佳人出现在眼前。她容貌端庄秀丽，举止高雅超俗，几番接触，使作者的内心感到极大的欢悦。就在作者既想申诉爱情却又担心是否合乎礼法的犹豫之中，佳人腾空离去。作者悔之莫及，驾车急追，找遍天涯也没找到，只好以无可奈何的

口吻结束全文。本文格调清正，言辞迷离，真切地表达了作者在追求美好事物的过程中精神得到的净化和升华。文中虽然没有直接谈及社会现实，然而，现实社会的对错是非却使作者在稍一迟疑之中失去了梦寐以求的佳人。这重重的一笔，饱含着作者对当时礼法之士对自己横加责难的满腔怨恨。同时，正像屈原《离骚》中寄情于美人香草一样，本文中的佳人，也是作者美好理想的寄托。所以，这篇赋，可以视为作者高洁心性的真实写照。

猕 猴 赋[1]

昔禹平水土，而使益驱禽[2]。涤荡川谷兮，栉梳山林[3]。是以神奸形于九鼎，而异物来臻[4]。故丰狐文豹释其表，间尾驺虞献其珍[5]；夸父独鹿祓其豪，青马三骓弃其群，此以其壮而残其生者也[6]。

若夫熊狚之游临江兮，见厥巧以乘危[7]；夔负渊以肆志兮，杨震声而衣皮[8]。处闲旷而或昭兮，何幽隐之罔随[9]？鼷畏逼以潜身兮，穴神丘之重深[10]。终或饵以求食兮，乌凿之而能禁[11]？诚有利而可欲兮，虽希觌而为禽[12]。故近者不弥岁，远者不历年，大则有称于万年，细者则为笑于目前[13]。

夫猕猴直其微者也，犹系累于下陈。体多似而匪类，形乖殊而不纯。外察慧而内无度兮，故人面而兽心[15]。性褊浅而干进兮，似韩非之囚秦[16]；扬眉额而骤呻兮，似巧言而伪真。藩从后之繁众兮，犹伐树而丧邻[17]。整衣冠而伟服兮，怀项王之思归[18]。耽嗜欲而眄视兮，有长卿之妍姿[19]。举

头吻而作态兮，动可增而自新。沐兰汤而滋秽兮，匪宋朝之媚人[20]。终蚩弄而处绁兮，虽近习而不亲[21]。多才伎其何为兮，固受垢而貌侵[22]。姿便捷而好技兮，超超腾跃乎嵒岑[23]。既投林以东避兮，遂中冈而被寻[24]。婴徽缠以拘制兮，顾西山而长吟[25]。缘榱桷以容与兮，志岂忘乎邓林[26]。庶君子之嘉惠，设奇视以尽心。且须臾以永日，焉逸豫而自矜。斯伏死于堂下，长灭没乎形神[27]。

【校注】 （1）猕猴：猴的一种，上身毛皮灰褐色，腰部以下橙黄色，面部微红，臀部有红色臀疣。

（2）禹：远古时夏部落的首领。相传尧舜时洪水泛滥，禹奉舜命整治洪水，以功继帝位。益：又称伯益，舜臣，曾奉舜命掌管山川草木鸟兽。禽：鸟兽的统称。

（3）栉（zhì志）　梳：梳篦的统称，此用为动词，指清除、剔尽山林中的禽兽。

（4）神奸：指能害人的鬼神怪异之物，古人常把其形铸在鼎上以使人们多加防备。《左传·宣公三年》："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杜预注："图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备之。"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象征九州，夏商周三代均奉为传国之宝。臻：至。

（5）丰狐：大狐。文豹：指豹，因其皮有色彩华美的斑纹，故名。《庄子·山木篇》："夫丰狐文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静也。"释：解脱。表：外皮。间尾：大尾。《尚书大传》："间尾倍其身，名曰虞。"注："（间）大也。"驺（zōu走平声）虞：兽名，也作"驺吾"、"驺牙"。《诗·召南·驺虞》毛传："驺虞，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山海经·海内北经》："林氏国有珍兽，大若虎，五采毕具，尾长于身，名曰驺吾。"

（6）夸父：兽名。《山海经·西山经》："（崇吾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举父。"郭璞注："或作夸父。"独鹿：兽名，疑即"独狢"，鹿狢二字声近韵同。《山海经·北山经》："（北嚻之山）有兽焉，其状如虎，而白身犬首、马尾彘鬣，名曰独狢。"郭璞注："（狢）音谷。"祓（fú福）：古代为除灾去邪而举行的祭礼。豪：强。三骓（zhuī锥）：兽名。《山海经

·大荒东经》："东北海外，又有三青马、三骓、甘华。"郭璞注："马苍白杂毛为骓。"又《大荒南经》："（盖犹之山）有青马。有赤马，名曰三骓。"

（7）《楚辞·天问》补注："熊，形类大豕，而性轻捷，好攀援上高木，见人则颠倒自投地而下。"狚（dàn 旦）：兽名，状似狼。考狚并无技巧而言，疑为"狙"字之讹（《山海经·东山经》"猲狙"，《玉篇》、《广韵》并作"猲狚"）。狙指猕猴。《庄子·徐无鬼》："吴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众狙见之，恂然弃而走，逃于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见巧乎王。王射之，敏给搏捷矢。王命相者趋射之，狙执死。王顾谓其友颜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乘危：谓踏上危险之地。"巧"原作"功"，据及朴本改。

（8）夔：传说中兽名。《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负：恃。渊：回旋之水。杨：通"扬"。衣皮：谓黄帝取夔之皮作鼓面事。《庄子·秋水篇》释文述此事称："黄帝杀之，取皮以冒鼓。"原缺"衣"字，据陈伯君《校注》引《赋汇》本补。

（9）间旷：远方空旷之地。或：有时。昭：显现。

（10）鼷（xī 西）：鼠名，体小色黑，穴居。《尔雅·释兽》"鼷鼠"郭璞注："有螫毒者。"神丘：祭祀社神之坛。《庄子·应帝王》："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

（11）或：通"惑"。乌：疑问词。凿：此指挖掘洞穴。及朴本"或"作"惑"，"求"作"来"。范陈本"乌"作"焉"。

（12）禽：同"擒"。

（13）弥：终极。称：名声。细：小。"弥"原作"称"，据及朴本改。

（14）直：合于，相当。下陈：堂下鄙陋之处。

（15）察慧：聪明而有智慧。及朴本"心"作"身"。

（16）褊浅：指心地见识等狭隘短浅。干：求。韩非：战国时韩国的公子。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见韩国削弱，多次劝谏韩王，并著书立说以陈时弊。后奉命出使秦国，遭李斯、姚贾陷害，在狱中自杀。

（17）藩：篱笆，此指隔绝。邻：指亲近的人。本句"伐树而丧邻"指孔子游宋、郑二国之事。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周游到宋国，率弟子在大树下演习礼仪，宋国的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派人砍伐了大树，孔子率弟子逃离宋国。来到郑国后，孔子与弟子们走失，自己独立于城门之下，落魄似丧家之犬。

（18）伟服：奇异的服装。《韩非子·说疑》：“有务奉下直曲、怪言、伟服、瑰称以眩民耳目者。”项王：指西楚霸王项羽。《史记·项羽本纪》：“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集解引张晏语：“沐猴，猕猴也。”

（19）耽：沉迷逸乐。长卿：指西汉人司马相如，字长卿。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在临邛，车骑相从，雍容姣美，且弄琴招诱卓文君，使之与其私奔。“盼”，《艺文类聚》卷九十五作“眄”。

（20）兰汤：熏香的浴水。滋：增加。宋朝：春秋时宋国的美人。

（21）蚩：通“嗤”，讥笑嘲弄。绁：绳索。近习：此指被主人亲近宠爱。“绁”原作“泄”，据《艺文类聚》卷九十五改。

（22）固：久已，已经。侵（qǐn 寝）：丑陋难看。原无“兮”字，据陈伯君《校注》引《赋汇》本补。

（23）姿：资质，禀赋。超超：轻迅腾跃。嵒（yán 严）：同“岩”。岑：小而高的山。“嵒岑”原作“岑嵒”，据及朴本改。

（24）遂：止。原无“投林以”三字，据陈伯君《校注》引《赋汇》本补。

（25）婴：缠绕、捆绑。徽缠：绳索。“徽缠”似应从陈伯君《校注》作“徽纆”。《易·坎》：“系以徽纆。”释文：“三股曰徽，两股曰纆，皆索名。”

（26）缘：凭藉。榱桷（cuī jué 崔决）：屋椽。《说文》：“秦名为屋椽，周谓之榱，齐鲁谓之桷。”容与：踌躇徘徊。邓林：神话中的树林，即夸父所弃之杖变化生成之林。

（27）就本句看，其时似有食猴之习。

【今译】 从前大禹奉命平治水土，而命伯益驱逐禽兽。涤荡清除河川峡谷啊，栉梳剔肃山岭森林。因而神奸之形被铸在九鼎之上，而怪异禽兽随即汇聚于此。所以大狐纹豹被解脱其华美的毛皮，长尾的驺虞被作为珍兽进献；夸父独鹿在祓祭中被供奉其强健的形体，青马三骓被迫离弃其种群，这些异兽都是因为其自身的强壮而被残杀了生命。

又如那山林中的熊狚游临江河之地啊，显现其灵巧之技而同时踏上危险之途；夔兽依恃渊水而姿意怡情啊，黄帝传扬震天声威而蒙鼓以夔兽之皮。（这些动物）处身于远方荒裔之地而亦时常昭显于

世啊，哪还有什么幽蔽隐藏的动物不能随人所愿？鼷鼠惧怕灾祸而潜藏身形啊，隐居在神丘之下的重重深穴。最终受惑于诱饵而寻求食物啊，何恃于挖掘洞穴之事的能被禁止？如果确有厚利而又能够办到啊，即使是十分罕见的动物也不免被人们所擒。所以（获取珍禽异兽）近处的不必用尽一岁，远处的不必经历数年，大的动物则闻名于万年之上，小的动物则可以取乐于眼前。

猕猴属于较为微小的动物，尚且被系缚在猥琐的下陈。体态多有相似而实非一类，形貌乖舛殊异而并不纯同。外表明察聪慧而内心没有器度啊，所以是长着人的面孔而兽的肺心。性情狭隘浅薄而图谋进取啊，就像那韩非被囚拘在强秦；扬起双眉前额而骤声长吟啊，就像在花言巧语而伪装纯真。离绝了随从身后的众多同类啊，就像孔子在宋国遭受伐树的惊险而在郑国走失了弟子众人。自整衣冠而穿着奇异的衣服啊，心中怀有楚王项羽的思归之情。沉迷于嗜好和欲望而顾盼四视啊，有那司马相如的丽态美姿。抬起头面嘴脸而故作神态啊，这些动作可增其意而自表日新。沐浴了芬芳的热水而愈发污秽啊，不象宋朝那样妩媚迷人。最终仍被讥笑戏弄而处身绳索之中啊，即使在主人身边得宠而并不真亲。身怀多种才能技艺又有什么作为啊，长久受此垢辱而形貌不振。天资敏捷灵活而喜弄技巧啊，轻迅腾身奔跑跳跃在山岭岩岑。既已投身树林而向东逃避啊，逃到中部山冈而被人追寻。捆绑以绳索而遭受拘禁啊，顾望西山而哀声长吟。凭藉着屋椽的遮蔽而踌躇徘徊啊，心志岂能忘却那茂密的邓林。幸得这圣贤君子的美好恩惠，设置了猕猴奇观以尽娱其心。聊且用这须臾之乐以逍遣长日，哪里能放任愉悦而自负自珍。此时猕猴已伏身死于堂阶之下，永远丧失其姿形神魂。

【解析】 这是一篇咏物抒怀的小赋。作者侍坐于“君子”（似指司马氏父子）之堂，看到猕猴被尽情戏弄之后身死于堂下，心有所感，写下本文。作者从“伯益驱禽”，“异物来臻”起笔，述及熊狚夔鼷，转而详细描写了被人拘禁的猕猴。从其“外察慧而内无

度”，“性褊浅而干进”的内在性情，到“举头吻而作态”，“姿便捷而好技”的动作特征，把猕猴“婴徽缠以拘制”，“固受垢而貌侵”的屈辱生活揭示得淋漓尽致。使读者真切地感到，与人类统治者的强大势力相比，动物即便多有才能技艺也显得如此渺小与可怜。当然，文中对猕猴形态的描写，可能包含有作者对历史与现实中某些人物的嘲讽，亦不排除作者对自己身为人臣受羁于世的感慨，总之，本文的写作目的，是在以猴喻人，是在阐发作者对人生人世的哀悯之情。本赋文思开阔，笔法灵活，状物逼真，情感深沉，令人读罢回味不已。据结尾“焉逸豫而自矜”一语所隐含的作者不甘同流之情，本文似作于阮籍任司马昭幕僚之时。

鸠　　赋[1]

嘉平中得两鸠子，常食以黍稷之旨[2]，后卒为狗所杀，故为作赋。

伊嘉年之茂惠，洪肇恍忽以发蒙[3]。有期缘之奇鸟，以鸣鸠之攸同[4]。翔彫木以胎偶，寄增巢于乔松[5]。嗡云雾以消息，游朝阳以相从[6]。旷踰旬而育类，嘉七子之脩容[7]。始戢翼而树羽，遭金风之萧瑟[8]。既颠覆而靡救，又振落而莫弼。陵桓山以徘徊，临旧乡而思入[9]。扬哀鸣以相送，悲一往而不集。终飘摇以流离，伤弱子之悼栗。何依恃以育养？赖兄弟之亲昵[10]。背草莱以求仁，托君子之静室[11]。甘黍稷之芳馆，安户牖之无疾[12]。洁文襟以交颈，抗辈丽之艳溢[13]。端妍姿以鉴饰，好威仪之如一[14]。聊俯仰以消遥，求爱媚于今日[1]。何飞翔之羡慕，愿投报而忘毕[16]。值狂犬之暴怒，加楚害于微躯。欲残没以糜灭，遂捐弃而沦失[17]。嗟

薄贱之可悼，岂有忘于须臾[18]。

【校注】(1) 鸠：鸟名，又称“鸤鸠”今名“布谷鸟。”

(2) 嘉平：魏齐王曹芳的年号，共五年（公元249年至254年）。食（sì四）：动词，此指以食喂养鸠子。黍稷：泛指谷物。旨：美味。原无“之旨”二字，据及朴本补。

(3) 伊：此。茂惠：美善。洪肇：辽阔无际的宇宙。蒙：通“萌”。

(4) 期：相当。攸：所。

(5) 彫：同“凋”。胎：始。增巢：同“橧巢”，指用树枝筑成的鸟巢。鸠不善筑巢，常取他鸟之巢居之，俗有“鹊巢鸠居”之说，故本文称“寄增巢”。乔：高大。“偶”原作“隅”，“乔”原作“裔”，并据及朴本改。

(6) 噏：吸。消息：即《易·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之意，犹“消长”，谓鸠逍遥自在，得享天年。

(7) 旷：间隔。七子：指鸠养育的七只小鸠。《诗·曹风·鸤鸠》：“鸤鸠在桑，其子七兮。”

(8) 戢翼：敛翅。金风：秋风。

(9) 陵：登。桓山：山名，所在不详。《孔子家语·颜回》：“回闻桓山之鸟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将分于四海，其母悲鸣而送之，哀声有似于此，谓其往而不返也。”《说苑·辨物篇》述此事“桓山”作“完山”。后人常用桓山鸟鸣喻离散的悲痛，如《梁书·元帝纪》：“蠢蠢黎民，家陨桓山之泣。”

(10)“昵”原作“戚”，据及朴本改。

(11) 草莱：杂草丛生之处。仁：此有养育之意。《国语·周语中》：“仁，所以保民也。”韦昭注：“保，养也。”君子：此指作者自己。

(12) 甘：美餐，此用为动词。饎（xī西）：美食。疾：伤害。

(13) 文襟：指鸠有纹彩的前胸。交颈：颈与颈相互依摩，此为两鸠的一种亲昵表示。抗：相对而用力，此谓两鸠交颈之状。辈丽：同“辈俪”，指同辈的伴侣。艳溢：同“艳逸”，指光彩流放。“抗”，范陈本作“坑”，陈伯君《校注》作“玩”；“辈”原作“华”，据范陈本、汪本改；“溢”，陈伯君《校注》作“逸”。

(14) 鉴：察看。威仪：庄重的仪容举止。

(15) 爱媚：宠爱。

（16）陈伯君《校注》"忘"作"志"。

（17）没：通"殁"，指死亡。糜：破碎，毁坏。沦失：沉没消失。此指狗咬死小鸠后起身离去。陈伯君《校注》"失"作"胥"。

（18）原无此句，据及朴本补。

【今译】嘉平年间我得到了两只小鸠，经常喂它们五谷杂粮作为美餐，后来终于被狗咬杀，所以为它们作了此赋。

在这美好年景的良辰佳时，上苍迷离难测而发育众生。有那应合缘份的奇妙珍禽，而此善鸣的鸠鸟为其所同。飞落在凋残的树木上以始成匹偶，寄居在树枝之巢于高大的苍松。吸取云霞清雾以自在生长，游翔在朝阳之下而相随相从。经过了超逾一旬的时间而养育了自己的同类，赞叹这七只小鸠的美好姿容，在小鸠们刚刚能够收敛双翅而举羽学飞的时候，遭受到萧瑟秋风的无情摧残。既而树巢颠覆而不得救助，又被狂风振落而没有辅弼。登上桓山以踌躇徘徊，临视旧乡而思盼还入。扬声哀鸣以唱与远方，悲音一往无应而不能共聚。最终飘摇无依而流离四方，哀悯这弱小鸠子的惊恐战栗。今后依恃于谁以抚育收养？只能依赖于兄弟之间的友爱亲昵。背弃那草莽之地以寻求庇养，托身于君子的清静居室。美餐五谷杂粮的芳馨佳肴，安享关户闭牖的无害无疾。用那洁净的纹彩前胸以交颈求欢，相对嬉乐的同辈伴侣光彩横溢。端正秀美的姿身以察看自己的装饰，喜好举止仪容的庄重如一。聊且随意俯仰以自在逍遥，寻求相互宠爱在今日今时。哪里还羡慕那空中的翻飞翱翔，情愿留此报答而遗忘毕尽。恰值猛狗突然大怒，施加痛楚巨害于这微小之躯。欲使小鸠残戮至死以破碎毁灭，遂后捐弃一旁而纵身离去。嗟叹这薄命贱禽的实可伤悼，岂能有所遗忘于片刻须臾。

【解析】 这是一篇充满哀悯之情的小赋。文中首先描写了期缘之鸟——鸣鸠"噏云雾以消息，游朝阳以相从"的安适生活（其中隐有作者崇尚自然的生活情趣），继而金风骤起，小鸠们遭到母子分

离、骨肉四散的灾难，幸而有“君子”加以收养，小鸠方得“甘黍稷之芳馑，安户牖之无疾”。没想到狂犬暴怒，残杀小鸠，致使薄贱微躯命殒黄尘。全文叙事沉稳而情意浓郁，读之感人。面对以强凌弱的惨状，文中充满悲叹而毫无激愤之辞，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嘉平元年，司马懿诛杀曹爽、何晏一党的血雨腥风对士人精神的巨大打击，也能使人感受到，在作者抑郁的情绪中包容有强烈的不平。

为郑冲劝晋王笺[1]

冲等死罪[2]。伏见嘉命显至，窃闻明公固让[3]。冲等眷眷，实有愚心，以为圣王作制，百代同风，褒德赏功，有自来矣[4]。

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汤，遂荷“阿衡”之号[5]；周公籍已成之势，据既安之业，光宅曲阜，奄有龟、蒙[6]；吕尚，磻溪之渔者耳，一朝指麾，乃封营丘[7]。自是以来，功薄而赏厚者不可胜数，然贤哲之士犹以为美谈。

况自先相国以来，世有明德[8]，翼辅魏室，以绥天下，朝无阙政，民无谤言。前者明公西征灵州，北临沙漠，榆中以西，望风震服，羌、戎东驰，回首内向[9]；东诛叛逆，全军独克，禽阖闾之将，斩轻锐之卒，以万万计，威加南海，名慑三越[10]。宇内康宁，苛慝不作，是以殊俗畏威，东夷献舞[11]。故圣上览乃昔以来礼典旧章，开国光宅，显兹太原[12]。

明公宜承圣旨，受兹介福，允当天人[13]。元功盛勋光光如彼，国土嘉祚巍巍如此，内外协同，靡愆靡违[14]。由斯征

伐，则可朝服济江，扫除吴会，西塞江源，望祀岷山[15]。回戈弭节以麾天下，远无不服，迩无不肃[16]。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勋超于桓、文，然后临沧州而谢支伯，登箕山以揖许由，岂不盛乎[17]！至公至平，谁与为邻，何必勤勤小让也哉！

冲等不通大体，敢以陈闻。

【校注】 （1）郑冲：字文和，时任司空。晋王：指司马昭。笺：文体名，多用于奏记及上太子诸王之书。《世说新语·文学篇》："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据《晋书·文帝纪》，此事在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冬十月。

（2）死罪：此为古时章表函牍中的套语。

（3）伏：敬语。嘉命：指魏元帝曹奂策命司马昭为晋公的诏书，全文见《晋书·文帝纪》。明公：对有名位者的尊称，此指司马昭。

（4）眷眷：意志专一貌。愚：敦厚。风：教化。自来：由来。

（5）伊尹：商汤的重臣，名挚，始以汤妻媵臣的身份入见成汤，后辅助成汤伐夏桀有功，被尊为阿衡。有莘（shēn深）氏：古国名，故地在今河南省开封市旧陈留县东，一说在今山东省曹县北。媵（yìng硬）臣：古代随嫁的臣仆。成汤：商的开国之君，曾娶有莘氏之女。阿衡：伊尹的官号。《诗·商颂·长发》："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孔疏："伊尹名挚，汤以为阿衡，至太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公官。"《史记·殷本纪》："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索隐在"阿衡"下注曰："亦曰保衡，皆伊尹之官号，非名也。"

（6）周公：即周武王弟姬旦，曾辅佐武王灭商，并在成王年幼时摄政，是西周初期著名的政治家。籍：通"藉"，凭借。光宅：光大所居。曲阜：周公的封地，在今山东省曲阜市。奄有：全部占有。龟、蒙：山名，均在山东省泰山附近。《诗·鲁颂·閟宫》："奄有龟、蒙，遂荒大东。"毛传："龟，山也。蒙，山也。荒，有也。"郑笺："奄，覆。"

（7）吕尚：即姜太公，曾在磻溪垂钓，因有贤德，被周文王重用，武王尊

之为师尚父，在伐纣灭商中建有大功。磻（pán 盘）溪：水名，在今陕西省宝鸡市东南。指麾：指挥。《史记·齐太公世家》："（周武王）东伐以观诸侯集否。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营丘：吕尚的封地，在今山东省淄博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载荀攸等人劝曹操进魏公文称："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业，高枕墨笔，拱揖群后，商奄之勤，不过二年；吕望因三分有二之形，据八百诸侯之势，暂把旄钺，一时指麾，然皆大启土宇，跨州兼国……"则阮籍本文立意亦有所据。

（8）先相国：指司马懿。司马懿生时曾多次辞让相国之职，死后被追赠相国。明德：指才德兼备的人。

（9）灵州：古县名，在今宁夏灵武县北。榆中：谓今内蒙古河套东北岸一带。羌、戎：均为我国古代西北部少数民族。《晋书·文帝纪》："蜀将姜维又寇陇右，扬声欲攻狄道。以帝行征西将军，次长安……会新平羌胡叛，帝击破之，遂耀兵灵州，北虏震詟，叛者悉降。"事在嘉平五年。

（10）东诛叛逆：指甘露二年秋七月，司马昭东征镇东大将军诸葛诞叛乱事。是役历时六月有余，大胜而归。全军：谓不经战斗而以计谋使敌军全部降伏。《孙子·谋攻》："全军为上，破军次之。"独：特。克：胜。阖闾：春秋时吴王名，此代指东吴孙氏政权。据《晋书·文帝纪》，此次战役，"吴将唐咨、孙曼、孙弥、徐韶等帅其属皆降。"南海：郡名，辖广州、韶州、潮州、惠州等地，当时属吴国。三越：指吴越、闽越、南越，约今东南沿海地区，当时属吴国。"慑"原作"摄"，据《昭明文选》卷四十改。

（11）苛慝（tè 特）：暴虐邪恶。殊俗：指风俗不同的远方异族。东夷：泛指我国东部各少数民族。

（12）乃昔：从前。开国：为诸侯建立邦国。《易·师》："大君有命，开国承家。"疏："若其功大，使之开国为诸侯。"此指为司马氏建立晋国。太原：郡名。据魏元帝的诏书，此次策命司马昭为晋公，同时赐与"并州之太原、上党、西河、乐平、新兴、雁门、司州之河东、平阳、弘农、雍州之冯翊"共十郡。

（13）介：大。允当：适合。

（14）光光：明耀显赫貌。巍巍：高崇宏大貌。諐（qiān 千）：同"愆"，过错。

（15）吴会（kài 快）：吴郡和会稽郡，此代指东吴。塞：塞祷，古时酬报神灵的祭礼。望祀：古时遥祭山川地祇之礼。岷山：山名，在四川省境内，古人以为长江的发源地。本句"西塞江源，望祀岷山"，亦有灭蜀之意。

(16) 弭：止。节：车辆行进的节度。迩：近。

(17) 沧州：滨水的地方，古时常谓隐士的居处。谢：谦让。支伯：即子州支伯，相传为尧时的贤人。据《庄子·让王篇》，舜曾让天下于子州支伯。箕山：山名，在河南省登封县东南，许由曾在此山隐居。揖：辞让。许由：相传为上古高士。据《吕氏春秋·求人篇》，尧曾让天下于许由。

(18) 小让：细小的礼让。陈伯君《校注》："小让，谓此时让晋公，不如他日让帝位之为大让也。"

【今译】 郑冲等人死罪。敬见朝廷的美好敕命显荣而至，私下听说您坚持辞让。郑冲等人心志专一，实怀敦诚，认为前代的圣贤君王制订的礼法，百代以来同受其教化，褒奖贤德赏赐功臣，这都是很有由来的事啊。

从前的伊尹，仅仅是有莘氏随嫁的仆臣，一旦辅佐成汤有功，便荣获了"阿衡"的官号；周公凭藉着当时已经形成的有利形势，依据着周王已经创下的王业，光耀其封地曲阜，占有着鲁地的龟山蒙山；吕尚，仅仅是磻溪之上的钓鱼老翁，一旦执掌大权指挥全军，便得到封地营丘。从此以来，功劳单薄而赏赐丰厚的人不可胜数，然而贤哲之士仍视为令人称道的好事。

况且自从已故相国以来，（司马氏）世世都有才德兼备之人，辅佐大魏皇室，安绥天下，使得朝中没有失误之政，百姓没有诽谤之言。前几年您西征灵州，北临沙漠之地，榆中以西的各族吏民，承望风声便震惊降服，羌人、戎人朝东来驰，回首向内归顺朝廷；向东诛讨叛逆诸葛诞，获得了降伏敌人全军的奇特大胜，擒获吴王孙亮的战将，斩杀轻捷精锐的士卒，总数要用万万来计算，军威陵加于南海诸州，声名震慑于东南三越。疆宇之内康乐安宁，暴虐邪恶不能兴作，因此远方异邦畏惧我主神威，东夷各族前来进献乐舞。所以当今圣上观览往昔以来礼法典制的旧有章法，为您建立邦国光大宅居，显耀声名在此太原。

您应该顺承圣上旨意，接受如此洪福，应合天意人愿。您的巨大功勋是那样的光灿荣耀，您得到的国土赏赐是这样的巍峨显赫，朝

廷内外都和您谐和一致，没有过错没有违离。用此征伐逆乱，则可以身穿朝服威严渡江，扫除吴会二郡，向西塞祷长江源头，遥祭岷山。回转干戈止驻车驾而指挥天下，远方无不顺服，近处无不整肃。大魏王朝的恩德光耀于唐尧、虞舜，您的巨大功勋超过齐桓、晋文，然后再（像舜那样）亲临沧州而让大位于支伯，（像尧那样）登上箕山而让天下于许由，难道不是更为盛美吗？（当今之事）非常公平，没有谁能与您相比，何必苦苦作此小让之行啊！

郑冲等人不晓大理，冒昧以此奏闻。

【解析】 历代对本文的评价褒贬不一，批评者认为本文替司马昭歌功颂德，有损其清逸傲俗的形象；回护者认为本文是违心之笔，且行文雅正，不失其一贯人格。

我们认为，分析一篇作品，应当将其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首先应申明，阮籍此文是被迫而为的。阮籍一生并不真心辅佐司马氏，对于一些可能涉及政治问题的事情，他往往用醉酒的方式加以回避。这次也同样，他到袁准（字孝尼）家彻夜饮酒，喝得酩酊大醉。当时司马昭铲除异己，已经大权在握，朝中亦不乏亲近的文人学士。之所以一定要硬拉阮籍执笔，是要借其名望，造成朝野上下众望所归的假象，以便进而篡取皇权。所以，尽管阮籍醉酒，也是难以逃避的。其次，既然是篇劝进文，文中难免有颂赞之语。然而，全文词语清正，结尾诮以“小让”，尚不失阮文风格。文中对司马昭功勋的赞誉，基本上符合其西征东讨的业绩。鉴于司马昭欲图大位的野心，文中两次提及曹魏皇室，又述以齐桓晋文、支伯许由之事，其立意，其胆识，亦为可嘉。因此，我们同意叶绍泰《汉魏别解》所引茅坤语：“阮步兵不讳为此文，诚有遐虑。乃其布辞蕴义，深合大雅之体，去谀闻饰说远矣。”

辞蒋太尉辟命奏记[1]

籍死罪死罪[2]。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据上台之位，群英翘首，俊贤抗足[3]。开府之日，人人自以为掾属[4]；辟书始下，而下走为首[5]。昔子夏处西河之上而文侯拥彗，邹子居黍谷之阴而昭王陪乘[6]。夫布衣韦带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屈体而下之者，为道存也[7]。今籍无邹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烦大礼，何以当之[8]？方将耕于东皋之阳，输黍稷之税，以避当涂者之路[9]。负薪疲病，足力不强，补吏之召，非所克堪[10]。乞回谬恩，以光清举。

【校注】 (1) 蒋太尉：指蒋济，字子通。《三国志·魏书·齐王纪》："(正始)三年……秋七月……乙酉，以领军将军蒋济为太尉。"辟：召。命：文体名，为王侯迁秩群臣之文。奏记：文体名，用于向长官陈述意见之文。《晋书·阮籍传》："太尉蒋济闻其有隽才而辟之，籍诣都亭奏记曰：'……'初，济恐籍不至，得记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济大怒。于是乡亲共喻之，乃就吏。后谢病归。"

(2) 死罪：见《为郑冲劝晋王笺》注(2)。

(3) 伏：敬词。惟：思。明公：见《为郑冲劝晋王笺》注(3)。含一之德：谓能够包容淳一的美德。在古人看来，"一"是宇宙万物的原始状态，是道的最初表现形式，是一种较高的道德修养。所以《老子》第三十九章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上台：为三台之一，指太尉之职。翘首：抬头而望，形容盼望殷切。抗：举。《晋书》本传"群英"作"英豪"。

(4) 开府：开设府署。汉魏之制，三公及将军都可以开府。掾属：辅佐主官处理政务的官吏，其人员由主官自选，不由朝廷任命。

(5) 下走：指供奔走使役的下人，此为作者的自谦之词。原无“而”字，据《晋书》本传补。

(6) 子夏：为孔子学生卜商的字。西河：古郡名，在今山西省汾阳、介休一带。文侯：指魏文侯，曾于公元前424年～387年执政。拥彗：手执扫帚。古人迎候宾客，常拥彗以示敬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正义：“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后，子夏教于西河之上，文侯师事之，咨问国政焉。”邹衍、黍谷：并见《东平赋》注（10）。昭王：指燕昭王，曾于公元前311年～279年执政。陪乘：陪同乘车，亦为古时表示尊敬的一种方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邹衍）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原无“昔”字，据《晋书》本传补。《晋书》“处”作“在”，“居”作“处”，并在“处”、“居”之后各有一“于”字。

(7) 韦带：古时贫者所系的无饰皮带。贾山《至言》：“夫布衣韦带之士，修身于内，成名于外，而使后世不绝息。”“布衣”后原有“穷居”二字，据《晋书》本传删。原无“孤居特立”四字，据《晋书》本传补。《晋书》“屈体而”三字作“礼”。

(8) 猥烦：敬词，犹言“烦劳”、“有劳”。《晋书》本传“猥烦大礼，何以当之”作“猥见采择，无以称当”。

(9) 皋：水田。潘岳《秋兴赋》：“耕东皋之沃壤兮，输黍稷之余税。”李善注：“水田曰皋。东者，取其春意。”当涂者：执掌大权的人。

(10) 负薪：为士人自称有疾的委婉说法。《礼记·曲礼》下：“君使士射，不能，则辞以疾。言曰：‘某有负薪之忧。’”克：能。堪：任。《文选》六臣注本“召”作“日”。

【今译】 阮籍死罪死罪。敬思明公以包容淳一的美德，身居太尉的高位，众多英豪抬头景慕，俊才贤士举足趋从。开设府署的当日，人人都自以为能够成为您的掾属；您征召幕僚属臣的策命刚刚颁布，而以我阮籍为其首批。从前卜商住在西河之地而魏文侯拥彗称师，邹衍住在黍谷之北而燕昭王陪乘恭迎。大凡身穿布衣腰系韦带的贫贱之士，孤身一人生活于世，而王公大人们之所以能够卑屈贵体甘居贱者之下，是因为国家正道尚存。今天阮籍没有邹衍和卜商的品德而具有其陋习，有劳明公如此巨大的礼遇，让我用什么来

承当呢？我正准备要耕作于东面水田的向阳之地，缴纳黍稷五谷应额赋税，用此来躲避当权者们的仕进之途。况且我身怀疾病，脚力也不强健，您的补为属吏的征召，不是我所能够胜任的。乞求您收回这不当的恩赐，以便光显明公清正之举。

【解析】 阮籍本有济世之志，自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咏怀诗》之十五），亦曾景慕"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射后世，气节故有常"（《咏怀诗》之三十九）的英雄。时年阮籍三十三岁，首次受到当朝权臣的征召，应该说，是一次进身仕途的好机会。然而，阮籍却未动心，婉辞谢绝。其原因，与作者"耕东皋之阳，输黍稷之税"的崇尚自然的心性有关，亦与现实的政治状况有关。当时魏帝曹芳年幼，曹爽辅政擅权，司马懿隐忍待机，难以有所作为，所以阮籍不愿出仕。本文文笔流畅，不卑不亢，篇幅虽短却能引古述今，显得内容充实，读来不俗。

辞曹爽辟命奏记[1]

违由鄙钝，学行固野，进无和俗崇誉之高，退无静默恬冲之操，猥见显饰，非所被荷[2]。旧素尫瘵，守病委劣[3]，谒拜之命，未敢堪任。昔荣期带索，仲尼不易其三乐[4]；仲子守志，楚王不夺其灌园[5]。贪荣塞贤，昧进负讥，忧望交集，五情相愧[6]。明公侔踪鲁卫，勋隆桓文，广延俊杰，恢崇大业[7]。乞降期会，以避清路[8]。毕愿家巷，惟蒙放许[9]。

【校注】 （1）原无标题，仅以一"又"字接在上篇之后，似为又一篇辞蒋济辟命的奏记。李志钧等人校点《阮籍集》认为诸书记载阮籍辞蒋济辟命

"本止一次，不当有两篇。且文中云：'明公侔踪鲁卫，勋隆桓文。'其人必为曹魏宗室，故以鲁卫为比，决非蒋济，原题误。""曹魏宗室中有此地位者，实仅曹爽一人。《晋书·阮籍传》：'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固以疾辞，屏于田里。'此当为诣曹爽而作。文中所云'旧素尪瘵，守病猥劣，拜谒之命，未敢堪任'，亦与本传'以疾辞'之语相合。"细考文意，李说是，今从，并拟此标题。曹爽：字昭伯，曹真之子，时以大将军之职独掌朝政。阮籍作此文后"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晋书·阮籍传》)。司马懿诛杀曹爽事在嘉平元年正月，则本文作于正始八年。

(2) 本文之首疑有缺误。"违由"二字实不易解，从下句"学行"看，当与人的具体表现有关。《书·酒诰》："圻父薄违。"释文："马云：违，行也。"《广雅·释诂》："由，行也。"故暂释"违由"为举止行为。冲：虚。猥：谦词。饰：美饰，此指曹爽征辟文书中的褒誉之辞。

(3) 尪瘵 (wāng zhài 汪债)：衰弱多病。委劣：委顿而衰弱。

(4) 荣期：指春秋时的隐士荣启期。带索：以绳索为衣带。《列子·天瑞篇》："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启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问曰：'先生所以乐何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五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

(5) 仲子：即战国时齐人陈仲子，名子终，因居于於陵，又称於陵子。据《列女传·楚於陵妻》，楚王听说陈仲子是一贤才，想任用其为相，派使者带着百镒黄金前往迎聘。陈仲子听从妻子的劝告，甘于贫贱安定的平民生活，拒绝应聘，与妻子一道逃避他乡，靠为人浇灌田园维生。夺：用强力使之动摇、改变。

(6) 望：怨。五情：喜、怒、哀、乐、怨五种情感。曹植《上责躬应诏诗表》："形影相吊，五情愧赧。"刘良注："五情，喜、怒、哀、乐、怨也。"

(7) 侔踪：谓与他人的行为、业绩相等。鲁卫：指周公的封地鲁国与康叔的封地卫国。周公与康叔是亲兄弟，均为周初卓有成就的重臣，二国后人能够光大其先祖之德，曾经受到孔子的赞叹。《论语·子路篇》："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集注："鲁，周公之后；卫，康叔之后，本兄弟之国。"本文借以赞誉曹爽对曹魏皇室的辅政之功。延：招引。恢崇：犹言发扬光大。

(8) 降：罢止。《左传·昭公元年》："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杜

预注："降，罢退。"清路：为王侯权贵出行而清洁道路，比喻担任被权贵差遣的属吏。

(9)"放"原作"於"，据范陈本改。

【今译】 (我的)举止行为鄙陋迟钝，才学品行固执粗野，进身没有顺应时俗盛享美誉的高名，退身没有渊静沉默恬淡清虚的节操，蒙受如此显赫的褒辞，实在不是我所能够负担的。我长期以来身体衰弱，抱病委顿，谒见参拜的召令，不敢承受。从前荣启期甘居贫困以绳为带，孔子不能改易其三件乐事；陈仲子恪守安贫隐居的旧志，楚王不能改变其浇灌田园。贪图显荣则阻塞贤才，昧心进取则被人讥讽，(想到这些，使得我)忧愁哀怨交集于胸，五种常情并相惭愧。明公的业绩等同鲁卫二君，功勋超过齐桓晋文，您广泛招纳俊士豪杰，发扬光大了曹魏宏业。请求您罢止(入府谒拜的)定期约会，使我能够躲避为权贵出行而清洁道路。我的全部心愿是安居家巷，只望承蒙宽放允许。

【解析】 本文作于《辞蒋太辟命奏记》之后五年，政治形势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令人担忧，所以，阮籍更不愿出仕为官，尤其是不愿担任当时的骄横权贵曹爽的属臣。本文主旨与辞蒋济奏记相近，可互参阅。在对曹爽的敷衍之辞背后，文中拒绝入官的意念坚定执着，从中可以加深对于阮籍人品与性格的认识。

与晋王荐卢播书(1)

盖闻兴化济治，在于得人；收奇拔异，圣贤高致。是以八士归周，周道以隆(2)；虞舜登庸，元凯咸事(3)。伏惟明公公侯，皇灵诞秀，九德光被，应期作辅，论道敷化，开辟四

门，延纳羽翼贤士，以赞雍熙[4]。是以英俊之士愿排皇闼，策名委质，真荐之徒辐辏大府[5]。诚以邓林、昆吾，翔凤所栖[6]，悬黎、和肆，垂棘所集[7]。

伏见鄙州别驾，同郡卢播，年三十二，字景宣，少有才秀之异，长怀淑茂之量，耽道悦礼，仗义依仁，研精坟典，升堂睹奥，聪鉴物理，心通玄妙[8]。贞固足以干事，忠敬足以肃朝，明断足以质疑，机密足以应权，临烦不惑，在急弥明[9]。若得佐时理物，则政事之器；衔命聘享，则专对之才[10]；潜心图籍，文学之宗；敷藻载述，良史之表。然而学不为人，行不求达，故久沉沦，未阶太清[11]。诚后门之秀伟，当时之利器，宜蒙旌命，和味鼎铉[12]。孔子曰："如有所誉，必有所试。"[13]播之所能，著在已效，不敢虚饰，取谤大府。

【校注】 (1) 晋王：指司马昭。《艺文类聚》卷五十三引本文"晋王"作"晋文王"。卢播：字景宣，长期担任司马氏家吏。元康七年（公元297年）任振威将军，曾随梁王司马肜征伐氐帅齐万年，并听从司马肜之命，坐视周处战死而不救。司马肜死后，卢播作为齐王司马冏的部将，参与了平定赵王司马伦的战斗，在阳翟击败司马伦部将张泓。卢播事迹散见于《晋书》的《惠帝纪》、《宣五王传》、《周处传》。《艺文类聚》卷三十六引有卢播所作《阮籍铭》，从中可略见阮卢二人的关系。

(2) 八士：相传周代的八位才士。《论语·微子篇》："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汉书·古今人表》将八士列在周文王时。

(3) 登庸：犹谓选拔任用。《书·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孔传："畴，谁；庸，用也。谁能咸熙庶绩，顺是事者，将登用之。"元凯：同"元恺"，指上古的十六位贤士。据《左传·文公十六年》，古帝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人们称之为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人们称之为八元。舜举荐八恺主掌后土，举荐八元布教四方，天下大治。

(4) 明公：此为对司马昭的尊称。据《晋书·文帝纪》，司马昭曾先后被赐

以新城乡侯、高都侯、高都公、晋公。皇灵：指祖先。诞：育。九德：古时称贤人所具备的九种美好品格，具体内容说法不一。《书·皋陶谟》称之为"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光：广。赞：助。雍熙：犹谓和乐升平。

（5）排：推开。皇闼：皇室之门。策名委质：为古代初仕为官的常礼。策名，把自己的名字书写在简策上，进献官府。委质，把初见长官的礼物放置在官庭。荐：进。辐辏：聚集。大府：王公权臣之府，此指司马昭的晋王府。

（6）邓林：神话传说中的树林，为夸父弃杖变化而成。《列子·汤问》："邓林弥广数千里焉。"《三国志·蜀书·郤正传》："方今朝士山积，髦俊成群，犹鳞介之潜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邓林。"昆吾：地名，疑为上林苑所辖之昆吾。《汉书·扬雄传》："武帝广开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晋灼曰："昆吾，地名也，有亭。"据说汉宣帝神爵四年十二月，曾有凤凰集于上林苑。

（7）悬黎：美玉名。据本句"和肆"、"垂棘所集"语，此处作"悬黎"显然不合文意。疑"悬黎"当作"悬圃"。"悬圃"同"玄圃"，为昆仑山顶的神仙居处，多有奇花异石。"玄圃积玉"为魏晋常语。《晋书·陆机传》："葛洪著书，称机文犹如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焉。"梁庾肩吾《〈书品论〉后序》亦称："今以九例该以众贤，犹如玄圃积玉，炎洲聚桂。"为慎重，暂不改字。和肆：出售宝玉的店铺。潘尼《释奠颂》："如彼和肆，莫匪琼瑶。"垂棘：春秋时晋地名，以产美玉著称，后借指美玉。《左传·僖公二年》："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杜预注："垂棘出美玉，故以为名。"

（8）别驾：官名，为州刺史的佐吏。淑茂：犹善美。《汉书·刘向传》："资质淑茂，道术通明。"颜注："淑，善也；茂，美也。"耽：乐。坟典：《三坟》《五典》的简称，此指先代的典籍。升堂睹奥：登上厅堂观览内室，喻学业颇有造诣，语本《论语·先进篇》："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奥，室内的西南隅。鉴：察。玄妙：谓深奥微妙的事理。

（9）贞固：贞正而坚毅。《易·乾·文言》："贞固足以干事。"孔疏："言君子能坚固贞正，令物得成，使事皆干济。"高亨注："贞固，正而坚，即坚持正道。"弥：更加。陈伯君《校注》："以上'耽道悦礼'二句言其德，'研精坟典'四句言其学，'贞固足以干事'六句言其才。"

（10）衔命：犹奉命。聘享：泛指礼节交往中的聘问献纳之事。

（11）太清：天空，此指朝廷。

（12）后门：寒微的门第。《晋书·刘元海载记》："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

远千里，亦皆游焉。”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编第四章第三节：“那些没有势力的士族，称为寒门或后门。”旌命：加以表彰并征召入官。《晋书·山涛传》：“涛甄拔隐屈，搜访贤才，旌命三十余人，皆显名当时。”和味：调和五味，此谓运筹谋划。鼎铉（xuàn 绚）：比喻宰辅之职。铉，举鼎之具，穿入鼎耳，两人共举。

(13)《论语·卫灵公篇》：“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集解引包注：“所誉者辄试以事，不虚誉而已。”

【今译】 我听说振兴教化成就治世，关键在于得到德才兼备的贤人；收罗奇才选拔异士，是圣人贤者高卓的情致。所以八位才士归于周朝，周朝王道得以兴隆；虞舜选拔贤良，元凯全都担任要职。窃思明公作为大魏公侯，身禀先祖养育的秀质，九种美德广覆于体，应和期运担任宰辅，论说王道布行教化，打开四门，招纳辅佐自己的贤才俊士，以助成和乐盛世。所以天下的英才俊士都愿进身皇室之门，书名于策进置礼品，真心献身之徒从四方汇聚于王公之府。确实是邓林、昆吾，为翔凤的栖息之地；悬黎、和肆，为美玉的聚集之所。

私下所见本州别驾，我的同郡之人卢播，现年三十二岁，字景宣，从小便有才性俊秀的特异，成人后更怀有淑善美好的器量，喜好道德礼仪，依凭大义仁德，精心研读历代典籍，登堂入室颇得精要，聪明可鉴万物之理，心灵通达深奥微妙。他的贞正坚毅足以干成大事，忠诚庄敬足以整肃朝廷，清明果断足以质询疑难，机智缜密足以应付权变，临对烦事而不疑不惑，处在急难而更为明慧。如果他能得以辅佐时政处置万事，则是董理政务的大器；如果奉命出使聘问献礼，则是独能应对的贤才；如果潜心研究图书典籍，则是文章学术的宗主；如果敷陈辞藻载述史事，则是直笔良史的表率。然而他治学不为他人，行身不求进达，因而长久沉沦埋没，未能阶登朝廷。卢播的确是寒门之中的秀才伟士，当今之时的锐利之器，应该受到表彰征召，使之能够运筹谋划于宰辅之侧。孔子说：“如果有所赞誉，一定要有所考验。”卢播的学识才能，表现在他已往的言行

之中，我不敢虚言夸饰，以招取谤语于王公之府。

【解析】 卢播是一位深受司马氏信任的官员。《晋书·宣五王传·梁王肜传》记有这样一段对话："肜尝大会，谓参军王铨曰：'我从兄为尚书令，不能啖大脔（韩按：啖大脔，吃大块肉，此喻掌大权）。大脔故难。'铨曰：'公在此独嚼，尚难矣。'肜曰：'长史大脔为谁？'曰：'卢播是也。'肜曰：'是家吏，隐之耳。'"可见，阮籍的荐举，对司马昭来说，还是十分合适的。本文文思开阔，层次清晰，语势紧凑，言辞干练，写得很有文彩。然而，文中对于司马昭的称颂，以及对于卢播的赞誉，都明显含有"虚饰"的意味，与阮籍崇尚自然、放达不羁的心性不符。

附：卢播《阮籍铭》[1]

峨峨先生，天挺无欲[2]。玄虚恬澹，混齐荣辱。荡涤秽累，婆娑止足[3]。胎胞造化，韬光缊韣[4]。鼓棹沧浪，弹冠峤岳。颐神太素，简旷世局[5]。澄之不清，溷之不浊。翱翔区外，遗物度俗[6]。隐处卧室，友真归朴。汪汪川原，迈迹图箓[7]。

《艺文类聚》卷三十六

【校注】 （1）"卢"原作"虑"，据汪绍楹校语改。

（2）天挺：谓天生卓越超拔。

（3）婆娑：逍遥自得。止足：知止知足。

（4）缊韣（dú 独）：粗布短衣，为贫者之服。"韣"通"襡"，《说文》："襡，短衣也。"

（5）太素：此指天地。

（6）度俗：离俗。

（7）迈迹：追踪而远逝。图箓：图谶符命之类。

答伏义书[1]

籍白：承音览旨，有心翰迹[2]。夫九苍之高，迅羽不能寻其巅[3]；四冥之深，幽鳞不能测其底，矧无毛分所能论哉[4]！且玄云无定体，应龙不常仪[5]：或朝济夕卷，翕忽代兴[6]；或泥潜天飞，晨降宵升。舒体则八维不足以畅迹，促节则无间足以从容，是又瞽夫所不能瞻，蠸虫所不能解也[7]。然则弘修渊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灵变神化者，非局器所能察矣。何吾子之区区，而吾真之务求乎[8]？

人力势不能齐，好尚舛异[9]。鸾凤凌云汉以舞翼，鸠�班悦蓬林以翱翔[10]；螭浮八滨以濯鳞，鳖娱行潦而群逝，斯用情各从其好以取乐焉[11]。据此非彼，胡可齐乎？

夫人之立节也，将舒网以笼世，岂樽樽以入罔[12]？方开模以范俗，何暇毁质以适检[13]？若良运未协，神机无准，则腾精抗志，邈世高超[14]。荡精举于玄区之表，摅妙节于九垓之外而翱翔之[15]，乘景跃踸踔，陵忽慌，从容与道化同逌，逍遥与日月并流，交名虚以齐变，及英祇以等化[16]，上乎无上，下乎无下，居乎无室，出乎无门，齐万物之去留，随六气之虚盈[17]，总玄纲于太极，抚天一于寥廓[18]，飘埃不能扬其波，飞尘不能垢其洁，徒寄形躯于斯域，何精神之可察[19]？虽业无不闻，略无不称，而明有所逮，未可怪也[20]。

观吾子之趋，欲衒倾城之金，求百钱之售[21]；制造天之礼，儗肤寸之检[22]；劳玉躬以役物，守臊秽以自毕[23]；沉牛迹之浥薄，愠河汉之无根[24]。其陋可愧，其事可悲！

亮规略之悬踰，信大道之弘幽，且局步于常衢，无为思远以自愁[25]。比连疹愦，力喻不多。阮籍白。

【校注】 （1）伏义：事迹不详。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五十三称其“字公表”，亦不详何据。

（2）翰迹：犹言笔迹，多代指文章书信。

（3）九苍：九天，谓天空最高处。巅：山顶，此指天的顶部。

（4）四冥：同“四溟”，指四海。矧（shěn 审）：犹“何”（据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卷九）。毛分：陈伯君《校注》疑为“毛介”，是。为慎重，暂不改字。

（5）玄云：犹谓苍天之云。应龙：古代传说中一种有翼的龙。

（6）济：通“霁”，指淫雨虽止而云气仍存于天空之状。《尔雅·释天》：“济谓之霁。”翕（xī 西）忽：疾速貌。

（7）八维：犹“八方”。促：缩短。瞽夫：盲人。璅（suǒ 索）虫：同“琐虫”，指小虫，此喻庸俗小人。“畅”前原无“以”字，据范陈本补。

（8）区区：真情挚意，此含有讽刺意味。吾真之务求：即“务求吾真”之意。真，本性。

（9）力势：犹谓能力。舛：乖异不同。

（10）云汉：天河，此指苍天。鸠鹔：班鸠一类的小鸟。疑“鹔”字有误。蓬：草名。

（11）螭（chī 吃）：古代传说中无角的龙。八滨：犹谓八海。古人认为中国的四方四隅皆为大海环绕。《佩文韵府》卷十一上引本文“八滨”作“八溟”，义同。行潦：沟中的流水。用：使。

（12）将：当。樽樽：同“撙撙”，聚集貌。罔：同“网”。

（13）检：世间的法度。

（14）神机：良好的时机。抗：高亢。超：跳跃。

（15）玄区：天宇。摅：犹腾。九垓：九重之天。

（16）景：日光。踸踔（chēn chuō 晨上声戳）：同“趻踔”，与“忽慌”对文，指无常的空域。《广雅·释训》：“趻踔，无常也。”王念孙疏证：“趻，或作踸。”陵：驰。忽慌：同“忽恍”，指茫茫无际的天空。道化：犹“造化”。古人称宇宙万物的本原为道。逌（yóu 由）：笑貌。流：运行。名虚：事物的各种命

名与称号，因其与“实”相对，故又称“名虚”。

(17) 无上：无出其上的极高之处。无下：无低其下的极低之处。六气：自然气候变化的六种现象，指阴、阳、风、雨、晦、明。

(18) 玄纲：缚系上天的天维。太极：天地未分之前最原始的混沌状态。天一：星名。《史记·天官书》张守节正义：“天一一星，疆阊阖外，天帝之神，主战斗，知人吉凶。明而有光，则阴阳和，万物成，人主吉。不然，反是。”寥廓：高远空旷的太空。

(19) 精神：指人的精气与元神，是与人的形体相对而言的。从“若良运未协”至此，阮籍极言纵情天地之外的逍遥自得，而身在俗世，只是“徒寄形躯”而已。

(20) 略：道理。明：视力，此指个人的智慧能力。逮：及。本句是就伏义来信中所说“未有不可闻之业”、“未有不可称之略”而言。

(21) 衔（xuàn 炫）：同“衒”，沿街叫卖之意。《说文》：“衒，行且卖也。”倾城之金：犹谓价值全城之金。

(22) 造：至。儗（nǐ 拟）：比拟。肤寸：为古代的长度单位，古以一指宽为寸，四指宽为肤，此喻区区狭小的俗世。

(23) 玉躬：犹言贵体。役物：谓役使外物为我所用。《荀子·修身篇》：：“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阮籍此语具有讽刺意味。臊秽：指腥臊污秽的浊世。

(24) 牛迹：牛蹄的印迹，此指牛蹄印迹中滞留的积水，谓其非常狭小而浅薄。浥（yì 义）：浸渍。愠：怨恨。河汉：银河。

(25) 亮：信。规略：犹谋略。踰：远。局：局促、拘束。

(26) 比：近。疹（chèn 衬）：同“疢”，指疾病。愦：神志不清。

【今译】 阮籍禀白：承受嘉音敬览来旨，使我有心挥笔复信。大凡九天高远无极，疾迅的飞鸟不能寻觅其尽头；四海深邈难测，幽潜的鱼类不能探求其水底，这些哪里是没有羽毛与鳞介的凡人所能论说的啊！况且飘云没有固定的形体，应龙没有经常的仪容：或者早晨雨云满天夜晚收卷，转瞬之间更迭兴盛；或者时而泥中潜藏时而天空飞翔，早晨下降夜晚升腾。舒展身体则八方不足以畅伸其形迹，缩短肢节则无隙之处亦足以从容悠游，这又是盲人所不能观瞻，小虫所不能理解的。既然如此，那么个人修养广大深远的人，不是

能力浅近的人所能探究的；神灵变化形迹难测的人，不是器量局促的人所能体察的。为什么您竭心尽力，一定要探求我的本性呢？

人们的能力不能相同，爱好各异。鸾凤飞凌苍穹而翻舞双翼，鸠鸟喜悦草莽而窜飞翱翔；螭龙浮游八海以洗濯异鳞，龟鳖娱乐沟中流水而群来群往，这都是使自己的情感各从其所好而取乐。如果据此一方而非难另一方，怎么能够取得一致呢？

大凡人们树立个人名节，应当舒展巨网以笼罩当世，怎能汇聚若趋而自投罗网？正欲开设典模以规范众俗，哪有闲暇毁己佳质以适应礼法？如果好运尚未谐和，良机尚无准的，则应腾跃精神亢扬情志，远离世俗起身高骧。放荡那精雅清举于天宇之表，升腾那高尚的节操于九天之外而纵情翱翔。乘驭日光奔跃在变化无常的空域，驰骋在茫茫无际的天庭，从容悠闲与造化同乐，逍遥自在与日月并行，交汇各种名称虚号而齐同万变，比及众多英杰神祇而共同变化，上达无上之境，下至无下之处，居止没有屋室，出入不经门扉，齐同万物的或去或留，随合六气的或虚或盈，总握上天纲维于太极之内，轻抚天一神星于太空之中，飘荡的尘埃不能吹扬起他的波涟，飞落的灰尘不能垢污他的纯洁，他只是暂寄身躯在此地，哪里有精气元神可供人观察？虽说是宏业不会不被人听闻，至理不会不被人称说，然而个人的聪明才智各有所及，不能以未曾闻说而以为怪。

我看你的所作所为，是要自卖价值全城的黄金，以求百枚铜钱的售价；制订高至苍天的礼仪，作为区区俗世的法度；辛劳贵体而役使外物，持守腠秽浊世以自毕己生；沉溺在牛迹积水的浸渍浅薄，怨恨天上银河的无边无根。这样的鄙陋实在可愧，这样的处事实在可悲！

确信那心智的韬略悬远莫测，相信那圣贤的至理弘广幽深，聊且局促步行在寻常的街衢，不要去想那远事而自取忧愁。近来连日疾病神志昏乱，尽力晓谕言辞不多。阮籍禀白。

【解析】 这是一篇阮籍与“礼法之士”正面交锋的书信。阮籍

不拘礼教，傲世鄙俗，使得“礼法之士疾之若仇”。伏义站在当政者的立场上，挥动正统礼法的大棒，对阮籍“形性㤄张，动与世乖”，“开阖之节不制于礼，动静之度不羁于俗”，“言无定端，行不纯轨”的行为横加责难，贬之为“窃简写律，踞厕读书”，且言辞之中隐含杀机，“殆恐攻害其至无日，安坐难保”。对此，阮籍用十分轻蔑的口吻给予坚决的反击。回信首先以疾鸟不能寻觅九天之高，潜鱼不能探测四海之深为喻，反问伏义“何吾子之区区，而吾真之务求乎?”继而陈述了自己“良运未协”“则腾精抗志，邈世高超”，“飞尘不能垢其洁”，“徒寄形躯于斯域”的高情雅趣。最后，痛斥伏义“守臊秽以自毕”的行为“其陋可愧，其事可悲!”全文虽然不足五百字，却辞锋犀利，语势紧逼，展示了阮籍以“白眼”傲视“礼法之士”的高洁心态。

据伏义信中“方今大魏兴隆，皇衢清敞，台府之门，割石索宝”语，似为司马氏已牢牢控制朝政之时，疑本文作于阮籍生活后期。另外，由伏义对阮籍的责难，联系到钟会对嵇康的诬陷，可以有助于我们认识竹林名士在政治上受到的压力。

附：伏义与阮籍书[1]

义白：盖闻建功立勋者，必以圣贤为本；乐真养性者，必以荣名为主[2]。若弃圣背贤，则不离乎狂狷[3]；凌荣超名[4]，则不免乎穷辱。故自生民以来，同此图例，虽历百代，业不易纲。譬如大道，徒以奔趋迟疾定其驽良，举足向路，总趋一也。然流名震响，非实不著，而抱实之奇[5]，非人不宝；贵德保身，非礼不成，伏礼之矩[6]，非勤不辨。是使薄于实而争名者，或因饬虚以自矜；慎于礼而莫持者，或因倨怠之自外[7]。其自矜也，必关阖晻暧以示之不测之量[8]；其自外也，必排摧礼俗以见其不羁之达。又有滑稽之士糅于其间，浮沉不一，际畔相乱，或使时人莫能早分。推其大规，综之行事，徒可力极一喙，观尽崇朝[9]。遭清世邪，则将吹其嘘以露其实，值其暗邪，则将矜其貌以疑其朴[10]。从此观之，治大而见遗，不如资小而

必集[11]；出俗而见削，不如入检而必令[12]。

骤听论者洋溢之声，虽未倾盖，其情如旧[13]。然重墙难极，管短幽密[14]，观容相额，所执各异：或谓吾子英才秀发，邈与世玄，而经纬之气有蹇缺矣[15]；或谓吾子智不出凡，器无隈奥，而陶变以眩流俗。善子者，欲斤逝以拒□朴[16]；恶子者，欲抽键以骛空虚[17]。每承此声，未尝不开精斥运，放思天渊，欲为吾子广播奥异，端求所安也[18]。

盖自生民之性，受气之源，好恶大归，不得相远。君子徇名而不顾，亦有慕名以为显[19]。夫名利者，总人之纲，集衢之门也[20]。出此有为，于义未闻。吾子若欲逆取顺守，及时行志，则当矜而莫疑，以速民望[21]；若欲娱情养神，不厚于俗[22]，则当浩然恣意，惟乐是治。今观其规时，则行己无立德之身，报门无慕业之客；察其乐，则食无方丈之肴，室无倾城之色。徒泄泄以疑世为奇[23]，纵体为逸，执此不回，既以怪矣。且人非金石，不可剖练。设使至宝咸在子身，疑于国宝，为不得行。天官虽博，无偏驳之任[24]；王道虽宽，无纵逸之流。苟无其分，则为身害教，贼怨布天下。以此备之，殆恐攻害，其至无日，安坐难保。而闻吾子乃长啸慷慨，悲涕潺湲，又或拊腹大笑，腾目高视，形性恲张，动与世乖，抗风立侯，蔑若无人[25]。傥独奇变逸运，渐在于此[26]，将以神接虚交，异物所乱，使之然也。

夫智之清者，贵其知运而不忧；德之懿者，善其持冲以守满[27]。就其怀忧，必发于见孤，孤不自孤而怨时也[28]；就其持满，必起于见崇，崇不自崇而骄世也。行来之议，又传吾子雅性博古，笃意文学，积书盈房，无不烛览，目厌义藻，口饱道润，俯咏仰叹，术可纯儒[29]。然开阖之节不制于礼，动静之度不羁于俗。凡谘咏，善之则教慈于父兄，恶之则言丑于雠敌[30]，未有慈其教而不修其事，丑其言而乐其业者也。古人称窃简写律，踞厕读书[31]，诵之可悼。

深怪达者之行，其象若庄周、淮南、东方之徒，皆投迹教外，放思太玄[32]。其大言异旨，殆自谓能回天维，举地络，观持世之极，总得物之宗，仰天独唱，与世争党。乃谓生为劳役，而不能熬身以当

论[33]；谓财为秽累，而不能割贿以见讥。由是观之，其郁怨于不得，故假无欲以自通；怠惰于人检，故殊圣人以自大。凡此数者，尚皆奇才异略，命世崛起，徒以时昏俗乱，宝沉幽夜，而性放荡不一，萎致国宝之责[34]，庶其不然。而况吾子志非遁世，世无所适，麟骥苟修，天云可据，动则不能龙攄虎超，同机伊、霍[35]；静则不能珠潜璧匿，连迹巢、光[36]。言无定端，行不纯轨，虚尽年时，以自疑外，岂异乎韩子所谓无施之马，骨体虽美懿，牵缩不随者哉[37]？

且桀士之志也，遇世险巇，则忧在将命[38]；值世太清，则愤于匿颖。欲其世平而有骋足之场，时安而有役智之局。方今大魏兴隆，皇衢清敞，台府之门割石索宝，以吴蜀二虏巢窟未破，长筹之士所当奋力，可谓器与运会[39]，不卜而行，今其时矣。向使吾子才足盖世，思能横出，何能不因大师韬敌之变，陈孙子庙胜之策[40]，使烽燧不起于四垂，羽檄不施于中夏，定勋立事，抚国宁民？而饱食安卧，囊悬室罄，力牵于役，财彫于赋，养生之具乱于细民，为壮士者岂能然乎[41]？若居其劳而不知病其事，则经纬之气乏矣；若病其事而不能为其医，则针石之巧浅矣[42]。

今吾子擢才达德，则无毛遂颖脱之势[43]；翦迹灭光，则无四皓岳立之高[44]；丰家富屋，则无陶朱货殖之利[45]；延年益寿，则无松、乔蝉蜕之变[46]。总论吾子所归，义无所出。然众论云扰，佥称大异，疑夫郁气之下必有秘伏，重奥之内必有积宝[47]。虽无颜氏之妙，思睹恍惚之迹[48]；虽无钟子之达，乐闻山水之音[49]。想亦不隐才颖于肝膈而不扬之于清观，任贤智于骨气而不播之于高听。且明智之为物，犹泉流之吐润，固不于挹酌而为损，舍伫而增益也[50]。

张仪之志，激于见劫[51]；季路晚悟，滞在持满[52]。是以不嫌尽言，究其良苦，想必勃然，承声响发。若乃群能独踊，无以应唱，悬机待时，不能触物，则不达于谈者所谓抉祖奕以守要际，闭虚门以示不测者也[53]。昔轮扁不能言微于其弟，伯乐不能语妙于其子，此盖智术之曲挠，非道理之正例[54]。自古有不可及之人，未有不可闻之业；有不可料之微，未有不可称之略[55]。幸以竭示所志。若变通

卓逸，行得天符，言发恍然，邈在世表，则将为吾子谢物输力[56]。

因风自释，染笔附绅，豁所未悟，庶足存弟子之一隅。伏义白[57]。

【校注】 (1) 原无本文，据张燮《七十二家集》补。

(2) 荣名：荣誉与美名。

(3) 狂狷：放纵而不遵礼法。

(4) 凌：欺凌、冒犯。起：追逐。

(5) 奇：珍奇。

(6) 伏礼：犹谓受制于礼。

(7) 倨怠：倨傲怠慢。自外：自居于礼法之外。

(8) 阖：合。晻暧：昏暗不明貌。

(9) 大规：主要的规则。噱 (jué 决)：大笑。崇朝 (zhāo 召)：犹言一个早晨。

(10) 邪 (yé 爷)：语气助词，表示停顿。疑：好似。

(11) 资：求取。集：聚。

(12) 检：法度。令：善。

(13) 骤：屡次。洋溢之声：犹谓赞誉之声。倾盖：两车的伞盖靠在一起，本指两车道遇而并行交谈，此指深入交谈。

(14) 极：至。管：钥匙。

(15) 经纬之气：指治理天下的气质。蹇缺：犹谓不足。

(16) 斤斲 (zhuó 琢)：用斧子砍削，此喻修饰。"拒"字后原缺一字。

(17) 键：车辖。骛：奔驰。

(18) 精：精微奥妙。斥：犹"开"。端：副词，特意。

(19) 徇名：舍身以求名。

(20) 衢：四通八达的道路。

(21) 矜：谓自持己意。《书·大禹谟》孔传："自贤曰矜。"速：召。

(22) 不厚：不注重。

(23) 泄泄 (yì 义)：闲散自得貌。

(24) 天官：泛指百官。偏驳：不纯正。

(25) 潺湲：水流貌。拊：拍。倘张：怪诞。侯：箭靶。

(26) 逸运：超脱命运。渐：沉浸。

(27) 懿：美。冲：虚。

(28) 孤不自孤：孤而不自以为孤。

(29) 行来之议：犹谓众人往来之议。厌：此谓饱览。润：教化。

(30) 谘：同“咨”。雠：同“仇”。

(31) 踞：蹲。

(32) 淮南：指西汉淮南王刘安，曾招致门客撰成《淮南子》，亦信神仙黄白之术，葛洪《神仙传》中有传。东方：指西汉人东方朔，武帝时任太中大夫，以诙谐滑稽著名，后人传其异闻甚多，方士以之为神仙。太玄：深奥玄妙的道理。

(33) 煞：同“杀”。

(34) 萎致：犹谓遭致。国宝：指国家的宝贵人才。

(35) 摅（shū 书）：腾跃。超：跳跃。机：机要，多指军国大事。伊：商相伊尹。霍：汉大司马大将军霍光。

(36) 巢：巢父，相传为尧时的隐士。光：务光，相传为夏时的隐士。

(37) 韩子：指韩非。无施：无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曾以马、鹿喻吏，认为当以有用为上。

(38) 桀：同“杰”。险巇（xī 西）：此指艰险严峻。将命：奉命。

(39) 器与运会：谓个人的才干与时运相合。

(40) 向使：假使。大（tài 太）师：指姜太公吕尚，曾被周文王立为师，多有治军理国的韬略。韬敌之变：谓用谋略克敌制胜的权变。孙子：古代军事家孙武。庙胜之策：指在朝廷预先制定的谋略。

(41) 彫：同“凋”，此指衰败困穷。细民：小民。壮士：意气豪壮而勇敢的人。

(42) 针石：中医用以治病的石针。

(43) 擢（zhuó 啄）才达德：犹谓高才大德。毛遂：战国时赵国平原君的门客，曾自荐随平原君出使楚国。

(44) 四皓：秦末汉初时隐居商山的四位老人，因其须眉皆白，又称商山四皓。

(45) 陶朱：指陶朱公范蠡。范蠡助越灭吴后，弃官经商，遂至巨富。货殖，谓经商。

(46) 松、乔：古仙人赤松子和王子乔。蝉蜕之变：此喻洁身高蹈、腾空仙去。

(47) 佥（qiān 千）：全。郁气：郁金香的芳气，此泛指香味。重奥：隐密深藏之处。

(48) 颜氏：指孔子的学生颜回，贫而好学，以德行著称。恍惚：迷离而难以捉摸。本句"思睹恍惚之途"是就颜回的好学而言。

(49) 钟子：指春秋时楚人钟子期，精于音律。友人伯牙鼓琴，志在高山流水，子期能听而知之。

(50) 挹酌：汲取。伫：积聚。

(51) 张仪：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见劫：受到逼迫，此谓张仪受到苏秦的屈辱而愤然入秦事。

(52) 季路：子路，孔子的学生。滞：滞阻不动，此指拘泥而不知变通。持满：持守成业。《荀子·宥坐篇》："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曰：'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于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然而子路至死不悟。在卫国孔悝之乱中被杀。

(53) 祖奕：所指不详。不测：不可意料之意。《易·系辞上》："阴阳不测之谓神。"

(54) 轮扁：春秋时齐国有名的造车工匠。伯乐：春秋秦穆公时人，以善相马著称。曲挠：弯曲屈折。

(55) 料：忖度。称：说。略：道理。

(56) 卓逸：卓异超俗。天符：上天的符命，此指朝廷的诏命。恍然：猛然醒悟貌。邈：远。世表：尘世之外。谢物：犹谓辞却诸事。输力：效力。

(57) 风：名声。绅：束腰的大带。《论语·卫灵公篇》："子张书诸绅。"豁：疏通。一隅：即"一隅之见"之意，为伏义的自谦语。

乐　论

刘子问曰："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1]'。夫礼者，男女之所以别，父子之所以成，君臣之所以立，百姓之所以平也。为政之具靡先于此，故'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也。夫金石丝竹，钟鼓管弦之音[2]；干

戚羽旄，进退俯仰之容[3]，有之何益于政，无之何损于化，而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乎？”

阮先生曰：“善哉！子之问也。昔者孔子著其都乎，且未举其略也。今将为子论其凡，而子自备详焉[4]。

“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5]。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阴阳八风之声[6]；均黄钟中和之律，开群生万物之情[7]。故律吕协则阴阳和[8]，音声适而万物类，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观[9]，九州一其节，奏之圜丘而天神下[10]，奏之方丘而地祇上[11]，天地合其德则万物合其生，刑赏不用而民自安矣。乾坤易简，故雅乐不烦；道德平淡，故五声无味[12]。不烦则阴阳自通，无味则百物自乐，日迁善成化而不自知，风俗移易而同于是乐。此自然之道，乐之所始也。

“其后圣人不作，道德荒坏，政法不立，智慧扰物，化废欲行，各有风俗。故造始之教谓之风，习而行之谓之俗。楚越之风好勇，故其俗轻死；郑卫之风好淫，故其俗轻荡。轻死，故有蹈火赴水之歌；轻荡，故有桑间濮上之曲[13]，各歌其所好，各咏其所为。歌之者流涕，闻之者叹息，背而去之，无不慷慨。怀永日之娱，抱长夜之叹，相聚而合之，群而习之，靡靡无已，弃父子之亲，弛君臣之制，匮室家之礼，废耕农之业，忘终身之乐，崇淫纵之俗[14]。故江淮之南其民好残，漳汝之间其民好奔，吴有双剑之节，赵有扶琴之客[15]。气发于中，声入于耳，手足飞扬，不觉其骇。好勇则犯上，淫放则弃亲。犯上则君臣逆，弃亲则父子乖。乖逆交争，则患生祸起。祸起而意愈异，患生而虑不同。故八方殊风，九

州异俗，乖离分背，莫能相通，音异气别，曲节不齐。

“故圣人立调适之音，建平和之声，制便事之节，定顺从之容，使天下之为乐者莫不仪焉。自上以下，降杀有等，至于庶人，咸皆闻之。歌谣者，咏先王之德；頫仰者，习先王之容；器具者，象先王之式；度数者，应先王之制[16]。入于心，沦于气，心气和洽，则风俗齐一[17]。圣人之为进退頫仰之容也，将以屈形体，服心意，便所修，安所事也；歌咏诗曲，将以宣平和，著不逮也[18]。钟鼓所以节耳，羽旄所以制目，听之者不倾，视之者不衰[19]，耳目不倾不衰，则风俗移易，故‘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也。

“故八音有本体，五声有自然，其同物者以大小相君。有自然，故不可乱；大小相君，故可得而平也。若夫空桑之琴，云和之瑟，孤竹之管，泗滨之磬[20]，其物皆调和淳均者，声相宜也，故必有常处；以大小相君，应黄钟之气，故必有常数[21]。有常处，故其器贵重；有常数，故其制不妄[22]。贵重，故可得以事神；不妄，故可得以化人。其物系天地之象，故不可妄造；其凡似远物之音，故不可妄易[23]。《雅》《颂》有分，故人神不杂；节会有数，故曲折不乱[24]；周旋有度，故頫仰不惑；歌咏有主，故言语不悖[25]。导之以善，绥之以和，守之以衷，持之以久。散其群，比其文，扶其夭[26]，助其寿，使去风俗之偏习，归圣王之大化。

“先王之为乐也，将以定万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故使其声平，其容和，下不思上之声，君不欲臣之色，上下不争而忠义成。夫正乐者，所以屏淫声也，故乐废则淫声作。汉哀帝不好音，罢省乐府[27]，而不知制正礼，乐法不修，淫声遂起。张放、淳于长骄纵过度，丙疆、景武富溢于世[28]。

罢乐之后，下移逾肆[29]。身不是好而淫声愈甚者，礼不设也。

“刑教一体，礼乐外内也[30]。刑弛则教不独行，礼废则乐无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人安其生，情意无哀，谓之乐。车服旌旗、宫室饮食，礼之具也；钟磬鞞鼓、琴瑟歌舞，乐之器也。礼逾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

“昔卫人求繁缨、曲县，而孔子叹息，盖惜礼坏而乐崩也[31]。夫钟者，声之主也；县者，钟之制也[32]。钟失其制则声失其主，主制无常则怪声并出。盛衰之代相及，古今之变若一，故圣教废毁，则聪慧之人并造奇音。景王喜大钟之律[33]，平公好师延之曲[34]，公卿大夫拊手嗟叹，庶人群生踊跃思闻，正乐遂废，郑声大兴，《雅》《颂》之诗不讲，而妖淫之曲是寻。延年造‘倾城’之歌，而孝武思嫲嫚之色[35]；雍门作松柏之音，愍王念未寒之服[36]。故猗靡哀思之音发，愁怨偷薄之乱兴，则人后有纵欲奢侈之意，人后有内顾自奉之心[37]。是以君子恶大陵之歌，憎北里之舞也[38]。

“昔先王制乐，非以纵耳目之观、崇曲房之嬿也[39]。必通天地之气，静万物之神也；固上下之位，定性命之真也[39]。故清庙之歌咏成功之绩，宾飨之诗称礼让之则，百姓化其善，异俗服其德，此淫声之所以薄，正乐之所以贵也[40]。然礼与变俱，乐与时化，故五帝不同制，三王各异造，非其相反，应时变也。夫百姓安服淫乱之声，残坏先王之正，故后王必更作乐，各宣其功德于天下，通其变，使民不倦。然但改其名目，变造歌咏，至于乐声，平和自若。故黄帝咏云门之神，少昊歌凤鸟之迹，《咸池》、《六英》之名既变，而黄

钟之宫不改易[41]。故达道之化者可与审乐，好音之声者不足与论律也[42]。

"舜命夔与典乐，教胄子以中和之德：'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43]'。又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曶，以出纳五言，女听[44]'。夫'烦手淫声，慆湮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45]'。言正乐通平易简，心澄气清，以闻音律，出纳五言也。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46]。'诗言志，歌咏言，操磬鸣瑟，以声依律，述先王之德，故祖考之神来格也；笙镛以间，正乐声希，治修无害，故繁毓跄跄然也[47]；乐有节适，九成而已，阴阳调达，和气均通[48]，故远鸟来仪也；质而不文，四海合同，故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也；言天下治平，万物得所，音声不诈，漠然未兆，故众官皆和也。故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49]，言至乐使人无欲，心平气定，不以肉为滋味也。以此观之，知圣人之乐和而已矣。

"自西陵、青阳之乐，皆取之竹，听凤皇之鸣，尊长风之象，采大林之□[50]，当时之所不见，百姓之所希闻，故天下怀其德而化其神也。夫雅乐周通则万物和，质静则听不淫，易简则节制全神[51]，静重则服人心，此先王造乐之意也。自后衰末之为乐也，其物不真，其器不固，其制不信，取于近物，同于人间，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闾里之声竞高，永巷之音争先，童儿相聚以咏富贵，刍牧负戴以歌贱贫，君臣之职未废，而一人怀万心也[52]。

“当夏后之末，舆女万人，衣以文绣，食以粱肉，端噪晨歌，闻之者忧戚，天下苦其殃，百姓伤其毒[53]。殷之季君，亦奏斯乐，酒池肉林，夜以继日，然咨嗟之音未绝，而敌国已收其琴瑟矣[54]。满堂而饮酒，乐奏而流涕，此非皆有忧者也，则此乐非乐也[55]。当王莽居臣之时，奏新乐于庙中，闻之者皆为之悲咽[56]。桓帝闻楚瑟，悽怆伤心，倚扆而悲[57]，慷慨长息曰：‘善哉乎！为琴若此，一而已足矣。’顺帝上恭陵，过樊衢，闻鸟鸣而悲，泣下横流，曰：‘善哉鸟声！’使左右吟之，曰：‘使丝声若是，岂不乐哉[58]？’夫是谓以悲为乐者也。诚以悲为乐，则天下何乐之有？天下无乐，而欲阴阳调和，灾害不生，亦已难矣[59]。

“乐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天地交泰，远物来集，故谓之乐也[60]。今则流涕感动，嘘唏伤气，寒暑不适，庶物不遂[61]，虽出丝竹，宜谓之哀。奈何俛仰叹息，以此称乐乎？昔季流子向风而鼓琴，听之者泣下沾襟[62]。弟子曰：‘善哉鼓琴！亦已妙矣。’季流子曰：‘乐谓之善，哀谓之伤。吾为哀伤，非为善乐也。’以此言之，丝竹不必为乐，歌咏不必为善也，故墨子之非乐也[63]。悲夫！以哀为乐者。胡亥耽哀不变，故愿为黔首[64]；李斯随哀不返，故思逐狡兔[65]。呜夫！君子可不鉴之哉！”

【校注】 （1）刘子其人不详。孔子语见《孝经·广要道章》，原文为：“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邢昺疏：“欲移易风俗之弊败者，莫善于听乐而正之；欲身安于上民治于下者，莫善于行礼以帅之。”

（2）金石丝竹：此泛指制造乐器的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等八种材料。管：指笙箫类乐器。弦：指琴瑟类乐器。

(3) 干戚羽旄：均为舞具。干，盾；戚，斧。二者为武舞所执。羽，雉羽，古人将其扎在竿上作为舞具；旄，旄牛尾。二者为文舞所执。

(4) 阮先生：指阮籍。都（dū 督）：总要、主旨。乎：同“也”。凡：大旨。

(5) 阮籍认为，音乐是大自然本身具有的一种现象。这种观点不同于儒家关于音乐本源的论述。《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6) 古人以东南西北中五方，应角徵商羽宫五音。八风：八方之风。《吕氏春秋·有始》：“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飂风，西北曰厉风，北方曰寒风。”《淮南子·地形训》、《说文》、《左传·隐公五年》释文等所记八风的名称略有不同。

(7) 均（yùn 运）：古代校正乐器音律的器具，此用为动词，为校正之意。黄钟：古乐十二律之首，声调最洪大响亮。“情”后原有“气”字，据陈伯君校注删。

(8) 律吕：古乐十二律的总称，其中的阳声律称为“六律”，阴声律称为“六吕”。

(9) 观：姿容，形态。此指演奏音乐时的整体场面，亦包括上文所说的舞蹈时的“进退俯仰之容”。《北堂书钞》卷一〇五引《乐论》“观”作“欢”。

(10) 圜丘：古时祭祀天神的地方。“丘”原作“山”，据《艺文类聚》卷四十二、《太平御览》卷五十六改。

(11) 方丘：古时祭祀地祇的地方。“丘”原作“岳”，据《太平御览》卷五十六改。

(12) 乾坤：指天地。《易·系辞上》：“乾以易知，坤以简能。”雅乐：正乐。五声无味：谓五声简易平淡。道家认为，追求无味的境界是一种较高的修养，所以《老子》第三十五章称：“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第六十三章称：“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13) “蹈火”原作“火焰”，据及朴本改。桑间濮上：见《东平赋》注(12)。“曲”原作“典”，据《太平御览》卷五六五改。

(14) 靡靡：相依相随貌。《书·毕命》：“商俗靡靡。”孔颖达疏：“靡靡，相随顺之意。”淫纵：淫乱放纵。

(15) 残：杀戮。漳汝：指漳水（包括清漳水和浊漳水）与汝水，二水之间指郑国和卫国。双剑之节：指春秋时吴人干将、莫邪夫妇为吴王铸造雌雄二剑，剑成而吴王杀干将之事。《越绝书》卷十一称干将为“烈士”。节：此指节操之士。扶：抚摩、轻按。抚琴之客，指赵武灵王梦中所见的弹琴少女。据《史记、

·赵世家》，赵国的武灵王梦中有一少女前来弹琴唱歌，音容超群。于是，吴广乘机将女儿娃嬴（又名孟姚）进献武灵王，非常得宠，致使武灵王废掉太子章，立娃嬴的儿子何为太子。后来公子章起兵作乱，武灵王和公子章均在乱中亡命。阮籍引用这个典故，意在说明声色亦有杀身之祸。

（16）歌谣：泛指唱歌。古人称有乐伴唱者为歌，无乐伴唱者为谣。頫（fǔ俯）：低头。度数：标准、规则。本句所言“先王”系指前代的贤德君王。

（17）沦：入。气：此指经过修养而形成的意气感情。《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在古人看来，“心”与“气”为一对范畴，其中“心”指人的思想意志，是支配“气”的主帅；“气”指人的意气感情，是充满体内的精神力量。

（18）著：昭。　逮：及。

（19）衰：懈怠迟纯。

（20）空桑之琴：用空桑山的佳木做成的琴，相传古人于夏至日祭祀地祇时奏乐用。云和之瑟：用云和山的佳木做成的瑟，相传古人于冬至日祭祀天神时奏乐用。孤竹之管：用独生之竹制做的吹奏乐器。管，古乐器名，其形制说法不一，朱熹称：“如篴，并两而吹之者也。”泗滨之磬：用泗水之滨的石头制做的磬。泗水为古水名，源于今山东省泗水县东。

（21）气：声气，此指乐器的音高。

（22）妄：胡乱、随意。

（23）凡：疑为有关音阶音高的专门术语，因无佐证，暂释为“都”。远物：指空桑之木、泗水之石等。

（24）雅：《雅》乐，指用于人事典礼诸种场合的音乐，如《诗经》中的《大雅》、《小雅》等。颂：《颂》乐，指用于祭祀神灵诸种场合的音乐，如《诗经》中的《商颂》、《周颂》等。节会：音乐的段落节奏。数：方法、规则。

（25）主：此指歌咏时的领唱人。言语：指歌辞。悖：谬误。

（26）比：排列。文：此指礼乐制度。夭：早死。《释名·释丧制》：“少壮而死曰夭。”

（27）乐府：汉代主管音乐的官署。汉哀帝即位后，于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六月下诏罢省乐府。

（28）张放：汉成帝的宠臣，曾任侍中中郎将、侍中等职，袭父爵为富平侯，事见《汉书·张汤传》。淳于长：汉成帝宠臣，官至卫尉九卿，被封为定陵侯，事见《汉书·佞幸传》。丙彊（jiāng 疆）、景武：汉成帝时的二位宫廷乐人名，

其中景武曾任乐府音监。《汉书·礼乐志》："是时（指汉成帝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彊、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哀帝自为定陶王时疾之，及即位，下诏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郑卫之声兴。夫奢泰则下不孙而国贫，文巧则趋末背本者众，郑卫之声兴则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给，犹浊其源而求其清流，岂不难哉！孔子不云乎：放郑声，郑声淫。其罢乐府官……'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陵夷坏于王莽。""彊"原作"疆"，据《汉书·礼乐志》改。

（29）移：通"侈"。

（30）儒家学说认为礼、乐、刑、教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法，四者相辅相成，其中礼和乐、刑和教是表里相应的。《礼记·乐记》："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按：《乐记》之"政"与本文之"教"是同一概念。）"乐自中出，礼自外作。乐自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阮籍本段关于礼乐关系的论述与《乐记》的观点相同，可参阅。

（31）卫人：指春秋时卫国的新筑大夫仲叔于奚。繁（pán 盘）缨：古代天子、诸侯用以络马的带饰。繁，马腹带；缨，马颈革。曲县（xuán）悬）：又称轩县，周代诸侯享用的组合乐器，其制于室内三面悬挂乐器（南面空缺），形成曲形，故名。据《左传·成公二年》，仲叔于奚因救援国卿孙良夫有功，请求得到诸侯使用的繁缨、曲县，卫侯答应了仲叔于奚的请求，孔子对此深为叹息。

（32）县（xuán 悬）：悬挂钟磬的器具，按照周礼，天子于室内四面设县以挂钟磬，称之为"宫县"，诸侯"曲县"，大夫于室内左右两面设县，称之为"判县"，士于室内东面或阶间设县，称之为"特县"。本句之"县"指上文的"曲县"。

（33）景王：指春秋时的周景王姬贵。大钟之律，指周景王所铸无射钟奏出的林钟之律。据《国语·周语下》和《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周景王二十三年时，铸造无射钟。无射居六律之末，钟体较大，故称大钟。但却用六吕之首的林钟之律来核校无射钟的音高，使得该钟的实际音高不和于应有的音律，所以遭到单穆公和伶州鸠等大臣的反对。周景王不听，第二年钟成，第三年景王因心疾而亡。

（34）平公：指春秋时的晋平公姬彪。师延之曲：指殷纣王时的乐师师延所作的乐曲。据《韩非子·十过》，卫灵公访晋，夜宿濮水之畔，听人奏曲，便命

乐师师涓从而学之。到了晋国，晋平公设宴款待卫灵公，灵公命师涓奏新曲以助兴。曲子奏了一半，晋国的乐师师旷上前阻止，并劝谏晋平公说，这是殷纣王乐师师延所作的靡靡之音，是亡国之音，不能再听下去了。晋平公不听从师旷的劝谏，命师涓继续演奏。不久，晋国大旱，平公重病。

（35）延年：指汉武帝时的协律都尉李延年。嫷嫚之色：柔美迷人的女色。据《汉书·外戚传》，李延年曾为武帝起舞，并唱新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深得武帝赏识。

（36）本句未详。"雍门"与"延年"对文，当指一位精通音乐的人，疑为战国时曾给孟尝君奏琴的雍门子周，愍王亦疑为与雍门子周同时的齐愍王。北齐刘昼《刘子新论·辨乐》云："故延年造倾城之歌，汉武思靡嫚之色；雍门作松柏之声，齐泯愿未寒之服。"孙楷第《刘子新论校释》引旧注云："雍门乐人者，齐人也。为齐王弹秋风入松柏曲，声极惨凄。奏曲之时，王寒思著纩服也。"可供参考。

（37）猗靡：婀娜而缠绵。偷薄：浇薄，不厚道。乱：指古代乐曲的最后一章。"乱"原作"辞"，据范陈本改。后：然后。奉：供养。

（38）大陵：春秋时郑国地名。北里：古地名，在今河南省。大陵之歌和北里之舞均非正乐。《史记·殷本纪》："（纣）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阮籍《咏怀诗》之十："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张华《轻薄篇》："北里献奇舞，大陵奏名歌。""陵"原作"凌"，据陈伯君校注改。

（39）曲房：内宅。嬿：安乐。

（40）清庙：太庙，为古代帝王祭祀祖先的宗庙。饗（xiǎng 响）：招待宾客的盛宴。则：楷模。异俗：指风俗不同的外邦。

（41）云门之神：所指不详。《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郑玄注："此周所存六代之乐。黄帝曰云门大卷。黄帝能成名万物，以明民共财，言其德如云之所出，民得以有族类。大咸，咸池，尧乐也。"疑云门大卷为周时尚存的黄帝咏赞云门之神的乐舞，而郑玄的解说为附会之语。少昊：又称少皞，号金天氏，为上古东夷集团的首领，该集团以鸟为图腾。《左传·昭公十七年》："剡子曰：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杜预注："少皞，金天氏，黄帝之子，己姓之祖也。"少昊歌颂凤鸟形迹的乐舞已不可考。六英：古乐名，《吕氏春秋·古乐》称之为帝喾令咸黑所作，《淮南子·齐俗训》称之为"帝颛顼

乐”。又，《汉书·礼乐志》称：“昔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知古乐的记载早有歧说。宫：古乐五声之首。按古音十二律，黄钟为宫声。

(42)儒家学说认为，乐、声、音三者是三个层次的不同概念，其中声泛指各种人为与非人为的声响，音泛指反映人们情感的乐音，乐指能够正定情感、陶冶情操的各种乐音。《礼记·乐记》：“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

(43)以上舜命夔典乐事见《尚书·舜典》。夔(kuí魁)：人名，舜时的乐官。与：帮助。胄子：帝王或贵族的长子，此泛指贵族子弟。八音：指金石丝竹等八类乐器所演奏的乐音。克：能够。“与”原作“龙”，据范陈本改。“德”后原有“也”字，据范陈本删。

(44)语见《尚书·益稷》，是舜和禹对话的一部分。治忽(hū呼)：同“治忽”，指治理与怠息。出纳：出入，此指上言宣达于下和下言进纳于上。五言：指仁、义、礼、智、信五德之言。女：同“汝”。听：治理。

(45)语见《左传·昭公元年》，原文作：“于是有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孔颖达疏：“手烦不已则杂声并奏，记传所谓郑卫之声，谓此也。”烦手：古代民间俗乐的一种复杂的演奏手法。慆：迷惑。湮(yān淹)：同“堙”，壅塞。范陈本“滔湮”作“汩湮”，义同。

(46)以上夔二语均见《尚书·益稷》。戛(jiá夹)击：敲击。鸣球：玉磬。搏拊：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释名·释乐器》：“搏拊，以韦盛糠，形如鼓，以手拊拍之也。”孔传认为敲击鸣球、搏拊、琴瑟等是“舜庙堂之乐”。祖考：祖先。格：至。群后：此泛指众诸侯。下：庙堂之下。管：管乐。鼗(táo桃)鼓：一种小鼓，形犹今天的波浪鼓。柷(zhù祝)：古乐器名，木制，形如方斗，奏乐开始时先击柷。敔(yǔ雨)：古乐器名，形如伏虎，乐曲将终时击敔以止乐。镛：大钟。间：更迭。跄跄：形容整齐而有节奏的舞步。箫韶：舜乐名。九成：谓演奏九支乐曲。孔颖达疏：“成犹终也，每曲一终，必变更奏。故《经》言九成，《传》言九奏，《周礼》谓之九变，其实一也。”於(wū乌)：叹词。庶尹：众官。允：的确，果然。

(47)繁毓：犹言群生(从陈伯君说)。

(48)和气：指天地间阴气和阳气交合而成之气，古人认为是吉利祥瑞之气。

《论衡·讲瑞》："瑞物皆起和气而生。"

（49）孔子在齐国闻《韶》乐事见《论语·述而》。

（50）西陵：古国名，此似指黄帝的正妃嫘祖。《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西陵之乐已不可考。《南史·梁元帝本纪》载元帝诗："南风且绝唱，西陵最可悲。"青阳：即黄帝之子少昊。竹：律管，为用竹管制成的定音器具。范陈本"竹"作"行"。大林：阔而高大的森林。"大林之"后原缺一字。

（51）静：指虽很繁盛却章法不乱。《说文》："静，审也。"段玉裁注："采色详审得其宜谓之静，《考工记》言画缋之事是也。分布五色，疏密有章，则虽绚烂之极而无澳涊不鲜，是曰静。人心审度得宜，一言一事必求理义之必然，则虽繁劳之极而无纷乱，亦曰静。"范陈本"全神"作"令神"，"令"下有小注云："一作全"。

（52）其物不真：陈伯君称"谓琴不必出于空桑之木，磬不必出于泗滨之石之类"。不信：此谓不遵循先王制定的度数规则。存：想。闾里：古代以城里二十五家为闾，乡间二十五家为里，此泛指民间。永巷：指后宫。《尔雅·释宫》邢昺疏引王肃语："今后宫称永巷，是宫内道名也。"本文"永巷之音"为贬意，指后宫的奢靡淫逸之音。刍（chú 锄）牧：割草放牧，此指生活贫贱的农民和牧民。负戴：古人谓以背荷物为负，以头顶物为戴，此指体力劳动。一人：此指全中国人民。《礼记·礼运》："故圣人耐（按：耐为能字的古文。）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非意之也。"

（53）当：在。夏后：夏朝的君主。本文"夏后之末"指夏朝的最后一位君主桀。舆：众。文绣：图案华美的刺绣织物。梁肉：同"粱肉"，泛指美食佳肴。端：始，此指早上。噪：噪杂喧嚷。《管子·轻重甲》："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噪晨乐，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毒：祸害。

（54）殷之季君：指殷朝的末代君主纣王。咨嗟之声：赞叹之声。敌国：指周。《史记·殷本纪》："（帝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大冣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55）此乐非乐：前一"乐"字指音乐，后一"乐"字指快乐。古人认为"乐"字有二音二义，其中音乐的"乐"为正音，引申为快乐的"乐"。《说文》："乐，五声八音总名。"《释名·释言语》："乐，乐也，使人好乐之也。"

（56）《汉书·王莽传下》："（王莽）初献新乐于明堂太庙，群臣始冠麟韦之弁。或闻其乐声，曰：'清厉而哀，非兴国之声也。'"原无'莽"字，据陈伯

君校注补。

(57) 扆（yǐ 椅）：门窗之间的屏风。“扆”原作“房”，据《后汉书·五行志六》刘昭注引阮籍《乐论》改。

(58) 恭陵：汉安帝刘祜（顺帝之父）的陵墓，在洛阳东北二十余里。樊衢：古地名，疑在洛阳与恭陵之间。吟：鸣叫。丝声：泛指琴瑟之声。

(59) “欲”原作“有”，据夏侯玄《辨〈乐论〉》引阮籍《乐论》改。亦：犹“此”（据《古书虚字集释》卷三）。已：甚。

(60) 天地交泰：谓天地之气祥和通融而万物安泰。《易·泰·象》：“天地交，泰。”王弼注：“泰者，物大通之时也。”

(61) 嘘唏：哽咽，抽泣。庶物：众物。遂：生长，养育。

(62) 季流子其人无考，《北堂书钞》卷一百零九引阮籍《乐论》作“季刘子”。原无“鼓”字，据《北堂书钞》卷一百零九补。

(63) 墨子认为当时的权贵奢靡成性，贪享淫乐，致使劳民伤财，荒政废时，故作《非乐》上、中、下三篇非难当时之乐。今本《墨子》中存有《非乐》上篇。

(64) 黔首：平民。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胡亥即位于危机四伏之世，却昏庸无道，赋敛无度，繁刑严诛，任用赵高，疏远群臣，致使天下反叛而无计可施。甚至当赵高的女婿阎乐率兵杀入宫中时，还乞求做一郡之王，或万户侯，或与妻子共为平民，结果均遭拒绝，自杀身亡。

(65) 据《史记·李斯列传》，李斯身为秦丞相，富贵已极，然而明知“物极则衰”，却不知及早退身自保，结果遭赵高谗害，腰斩咸阳。临刑前，李斯对其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今译】 刘子询问阮先生：“孔子说：‘安居上位治理万民，没有什么比礼制更好；迁移世风改变民俗，没有什么比音乐更好。’所谓礼制，是男女之间之所以有别，父子尊卑之所以形成，君臣上下之所以确立，百姓万民之所以平和的基础。治国之道没有比礼制更为重要的了，所以说‘安居上位治理万民，没有什么比礼制更好’。而精金美石丝线佳竹，及其用以制成的钟鼓管弦发出的乐音；盾牌大斧雉羽旄尾，及其与进退俯仰等舞蹈动作相应而成的姿容，有了它们对于治理国家没有什么好处，没有它们对于风俗教化没有什么

损害，为什么说‘迁移世风改变民俗，没有什么比音乐更好’呢？”

阮先生回答说：“很好啊！您的这个提问。从前孔子阐述了这个命题的大意，而没有列举其要点，现在我将为您论述其主旨，而请您自己细审其详。

“所谓音乐，是天地具有的部分形体，是万物具有的一种禀性。（各种乐曲）合乎天地的形体，获得万物的禀性，则其声音和谐悦耳；违离天地的形体，丧失万物的禀性，则其声音乖舛难听。从前圣人创作各种音乐，就是要用以顺应天地的形体，成全万物的禀性。所以他们确定天地八方的音阶，以迎合阴阳八风的声音；校正黄钟中正平和的音律，以开导众生万物的性情。所以六律六吕协调则天地阴阳和谐，音乐之声适宜而万物各归其类，男女之间不变易礼制所规定的相互关系，君臣之间不凌犯各自所处的地位，四海之内齐同其奏乐的姿容，九州之域统一其音乐的节律，奏于圜丘而天神降至，奏于方丘而地神升临，天地与其同德而万物与其同生，刑罚和奖赏不必施用而万民自得安乐。天地简赅易知，所以正乐并不烦杂；大道的品德平允淡泊，所以宫商五声没有滋味。不烦杂则阴阳之气自然通畅；无滋味则各种生物自得其乐，人们每天都在改过从善完成教化而自己并不知晓，世风民俗迁移改易而同归于这样的正乐。这是崇尚自然的治国修身之道，是圣人创制音乐的初衷。

“此后圣人不再产生，道德荒疏败坏，政教法令不能确立，智慧谋略干扰万物，教化废弛人欲横行，各地自有其世风民俗。所以最初的教化称之为‘风’，习惯而实行这种教化称之为‘俗’。楚国越国的风尚喜好勇武，所以他们的习俗不怕身死；郑国卫国的风尚喜好女色，所以他们的习俗轻佻放荡。不怕身死，所以有赴汤蹈火的慷慨悲歌；轻佻放荡，所以有桑间濮上的淫声艳曲，都是各自歌唱其所喜所好，各自吟咏其所作所为。唱歌的人纵情流泪，听歌的人感伤叹息，背身而离去时，无不慷慨伤情。大家都怀思尽日的欢娱，抱想整夜的咏叹，相聚一处而合声吟唱，结众群会而演习歌咏，相依相随无休无止，抛弃父子的亲情，废弛君臣的制度，缺乏家庭的

礼节，荒弃耕种的本业，忘记终身的安乐，崇尚淫乱的习俗。所以长江淮河以南的民众喜好残杀，漳水汝水之间的民众喜好私奔，吴国有铸造双剑的节操烈士，赵国有抚琴夜歌的美貌女客。意气生发于心中，声乐进入其双耳，使人随之手舞足蹈，不能觉察这种音乐具有惊人的危害。人们崇尚勇武则导致凌犯官长，淫逸放荡则导致抛弃亲情。凌犯官长则君臣关系背逆，抛弃亲情则父子尊卑乖舛。乖舛背逆之事交集，则患难纷生祸乱并起。祸乱并起而人们的意念更为差异，患难纷生而人们的思虑更为不同。所以八方之民风尚殊特，九州之地习俗各异，相互之间乖舛违离，不能相互融通，音声有异风格有别，曲调节奏不能齐同。

“所以后代圣人确立了声调适度的佳音，创制了平允和谐的美声，制作了便于诸事的节律，规定了随和顺从的姿容，使天下演奏乐曲的人无不效法模仿。从上而下，（演奏的内容）逐级有所减少，直至普通百姓，全都能够听到圣人的乐曲。他们歌唱的内容，都是咏赞先王的美德；他们俯仰的舞姿，都是学习先王的仪容；他们使用的器具，都是效仿先王的样式；他们遵循的规则，都是应合先王的旧制。（圣人的音乐）深入人的心灵，渗入人的情气，心灵和情气和合融洽，则人们的风尚习俗便能齐同一致。圣人之所以规定了进退俯仰的舞姿，是要以此来屈曲人们的形体，平服人们的心意，使之便于所修之业，安于所做之事；歌咏雅诗正曲，是要以此来宣扬平允和谐的情感，并昭示于那些不能平允和谐的人。钟鼓用以节制双耳，羽旄用以节制双目，使听乐的人耳不倾斜，观乐的人目不衰钝，耳目不斜不衰，则世风民俗随之迁移改易，所以说‘迁移世风改变民俗，没有什么比音乐更好’。

“所以金、石、丝、竹等八音各有其发音的本体，宫、商等五声亦有其取法自然的音阶，同类的乐器则根据其形体的大小来区分高低等级。有取法自然的音阶，所以各声不能错乱；以大小分等，所以能够平和有序。就像那用空桑佳木制成的琴，用云和佳木制成的瑟，用独生美竹制成的管，用泗水名石制成的磬，都是音调调和材

质精美的乐器，声音相互适宜，所以必须有固定的选材之处；（同类的乐器）根据其形体大小来区别高低等级，方能应和黄钟律吕的声气，所以必须有固定的度数。有了固定的选材之处，所以其乐器贵重；有了固定的度数，所以其形制不乱。乐器贵重，所以能够用以侍奉神灵；形制不乱，所以能够用以教化万民。这些乐器的物体系联着天地的形象，所以不能胡乱制造；这些乐器的发音都近似于远方名物的声音，所以不能胡乱改易。《雅》乐和《颂》乐有所区别，所以人和神的音乐不能混杂；音乐的段落节奏具有一定的规则，所以曲调高下宛转而不杂乱；舞蹈的旋转动作具有一定的制度，所以或俯或仰而不迷惑；歌唱吟咏均有领唱的人，所以歌辞不会悖误。用善音来引导万民，用和声来安绥万民，用衷情来守护万民，用恒心来维持万民。疏散民间的乌合之众，排布民间的礼节仪式，扶救民间的夭亡之人，帮助民间的高寿长者，使民众舍弃风俗中的偏颇陋习，归附于圣王的博大教化。

“前代圣王创制音乐，就是要用以安定世间万物的性情，统一天下众人的意愿，所以使音乐的声调平正，使音乐的仪容和谐，使下属的臣民不思谋上官的美声，使君主不贪欲属臣的佳色，上下互不相争而忠义的教化完成。所谓正乐，是用以屏弃淫声的，所以正乐废置则淫声兴作。汉哀帝不喜好音乐，下令废除乐府机构，却又不知道制订正确的礼制，音乐的法规未予修治，淫乱的乐声便泛滥而起。当时张放、淳于长骄奢纵欲超过法度，丙疆、景武富贵显荣横溢当世。罢省乐府之后，臣下的奢侈无度更为肆虐。哀帝本人并不喜好淫声而淫声更为流行，其原因在于正礼不设。

“刑罚和教化是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礼制和音乐是表里相应的两个方面。刑罚松弛则教化不能独自施行，礼制废止则音乐没有据以设立的根据。使尊贵和卑贱各有其名分，上级和下级各有其等级，这就是所说的礼制；使人们安适其生活，情感上没有哀伤，这就是所说的音乐。车舆礼服旌幡旗帜、宫殿居室美酒佳肴，都是施行礼制的用具；金钟石磬革鞸皮鼓、精琴美瑟歌吟舞蹈，都是演奏音乐的

用具。行礼时超过法定的制度则尊卑等级乖舛，奏乐时丧失上下的秩序则亲疏关系混乱。礼制规定了人们的表象，音乐平正了人们的意念，礼制治理民众的外行，音乐感化民众的内心，礼乐端正而天下太平。

“从前卫国人（指卫国大夫仲叔于奚）请求得到繁缨和曲县，然而孔子对此感慨叹息。大概是惋惜礼制败坏而正乐废毁。金钟，是音乐诸声的君主；曲县，是悬挂金钟的具体制度。金钟丧失其制度则诸声丧失其君主，君主和制度不依常规则各种怪声并出。兴盛和衰败的朝代相继更替，古代和当今的变化仿佛相同，所以圣王的教化废毁，便有聪慧的人们共同创造新奇的乐音。周景王喜欢无射大钟的不和音律，晋平公爱听师延创作的靡靡乐曲，公卿大夫对此击掌叹息，平民百姓却欢欣踊跃企盼听闻，正乐于是荒废，郑声因而盛行，《雅》《颂》之诗无人讲习，而只追求那些妖邪淫荡的乐曲。李延年创作‘倾国倾城’的新歌，汉武帝思念�迷人的女色；乐人雍门演奏松柏秋风的琴曲，齐愍王思念御冷防寒的冬装。所以柔美而悲哀的音乐发生，愁怨而偷薄的乱曲兴起，而后人们便有纵欲奢侈的意念，人们便有顾己自养的私心。因此君子厌恶大陵的歌曲，憎恨北里的舞蹈。

“从前先王创制音乐，不是用来放纵耳目的观赏、崇尚后宫的欢乐。完全是为了通达天地的精气，而安静万物的神灵；稳固上下的地位，而正定性命的淳真。所以太庙祭祀的歌曲咏赞成就殊功的伟绩，宾客宴会的诗文称颂循礼谦让的楷模，百姓感化其美善，外邦信服其盛德，这是淫声之所以鄙薄，正乐之所以珍贵的原因所在。然而礼制与各种变故共存于世，音乐和时代更替一同演化，所以五帝实行不同的制度，三王各造不同的礼乐，不是由于各自的治国方针相反，而是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大凡平民百姓们安心而顺服于淫乱的邪声，残毁先王创制的正乐，所以后代帝王一定要重新制作音乐，各自宣扬其功德于天下，通达时代的变迁，使万民不感到厌倦。然而他们只是改变了音乐的名称，另造了歌咏的内容，至于音乐声

调，依然平正和谐如故。所以黄帝咏赞云门的神灵，少昊歌颂凤鸟的形迹，《咸池》、《六英》等乐曲的名称虽已改变，然而黄钟的宫声之律并未改易。所以通达大道的变化者方可与之共审正乐，喜好诸音的声响者不足以与之共论音律。

“舜命令夔帮助自己主掌音乐，并教育贵族子弟以中正平和的品德时说：‘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用歌曲来咏唱诗的语言，五声的选择依赖于咏唱的内容，六律用来和调五声，八类乐器演奏的乐音能够和谐一致，不使它们相互失其伦次，那么神和人都会因此而和谐了。’舜又说：‘我要听六律六吕、宫商五声、金石八音的演奏，从其乐声之中考察治与乱的情况，并用以宣达和采纳五德之言，你要认真治理音乐事宜。’（《左传》说）‘繁杂的演奏手法奏出的靡靡淫声，会迷惑壅塞人的心神耳目，使人忘记平正与和谐，所以君子不听。’这些都说明正乐周通平和而且简易不烦，使人心神澄静情绪清正，可以审听五音六律，并且宣达和采纳五德之言。夔说：‘敲响玉磬，拍打搏拊，奏鸣琴瑟，以唱起歌来吧，祖先的灵魂降临了，舜帝的宾客就位了，各位诸侯贤德礼让。庙堂下吹起管乐，打着小鼓，开始合乐时敲击柷，止乐时敲击敔，笙和大钟交替演奏，众多鸟兽（实为扮演飞禽走兽的舞人）脚步整齐而有节奏，《箫韶》的乐曲演奏了九曲之后，凤凰（实为扮演凤凰的舞人）前来显露威仪。’夔说：‘啊！我重击石磬轻拍石磬，百兽都来起舞，众官的确和谐。’（《韶》乐）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用歌曲来咏唱诗的语言，奏击石磬鸣弹佳琴，用五声依合六律，称述先王的美德，所以祖先的灵魂降临了；（《韶》乐）笙和大钟交替演奏，雅正的乐曲声音希疏而不烦杂，治国修身无所伤害，所以鸟兽众生舞步整齐而有节奏；（《韶》乐）有所节制并且适度，只是演奏九支乐曲，阴阳二气协调畅达，吉祥的和气均匀通顺，所以远方的凤凰来此显露威仪；（《韶》乐）质朴而不尚华美，四海之内可以合同一致，所以随着重击石磬轻拍石磬（的简单音乐），百兽都来跳舞；（《韶》乐）陈说天下治理太平，万物各得其所，各种声音不乱喧哗，疆域清静没有

不良征兆，所以众官都很和谐。所以孔子在齐国听《韶》乐，三个月内不知肉味，说明至美的音乐使人没有杂欲，心神平和情绪正定，不把肉食视为美味。由此看来，可知圣人的音乐只是注重和谐而已。

“自从西陵氏、青阳帝的音乐，都是选取竹子制作律管，聆听凤凰的歌鸣，敬从长风的迹象，采择大林的□□，当时的人们不曾见识，平民百姓很少听闻，所以天下万民都感念于圣王的恩德而服化于圣王的精神。大凡正乐周遍畅达则万物和谐，质朴有序则听觉不致淫荡，简易不烦则可以节制全部精神，有序庄重则能够服化人的心灵，这是先王制作音乐的本意。此后衰末之世所制作的音乐，乐器使用的材质不纯真，乐器本身不坚固，乐器的形制不依旧制，只是选取附近的材质，与民间的乐器相同，大家各自追求自己喜好的音乐，尽情享用自己想听的音乐，致使民间俗曲的乐声竞相高奏，后宫奢靡的淫声争先歌吟，小孩们相聚一处则咏赞富贵荣耀，农牧民劳作间隙则歌唱贫贱生活，君王与臣下的职分虽未废除，然而全中国人民已经怀有万心了。

“在那夏朝末代君主桀的时候，众多的女乐数以万计，都穿着刺绣华美的衣服，吃着美味佳肴，她们早上喧嗓清晨高唱，听到歌曲的人们都感到忧愁悲戚，天下痛苦于淫乐无度的祸殃，百姓伤损于淫乐无度的苦患。殷朝的末代君主纣王，也演奏这样的音乐，以酒为池悬肉为林，日夜不停地纵酒行乐，然而赞叹之声尚未停息，而敌对的周国已经接收了殷朝的琴瑟。宾朋满堂而相聚饮酒，乐曲高奏而流涕落泪，这并不是因为大家都有忧愁，而是由于这种乐曲不能使人快乐。当年王莽身为大臣的时侯，演奏新作的乐曲于明堂太庙之中，听到乐曲的人都为之悲伤流泪。汉桓帝聆听楚调的琴声，凄然伤心，倚靠着扆屏悲哀忧愁，慷慨长叹说：‘真好啊！琴能演奏到如此程度，听一次也就满足了。’汉顺帝去父亲安帝的陵墓，路过樊衢，听到鸟的鸣叫而悲伤，泪下横流，说：‘真好阿，鸟的叫声！’并命令左右随从学鸟鸣叫，说：‘假如琴声能够如此，难道不是非常快乐吗？’这些都是所说的以悲伤为快乐的人。如果真是把悲伤当作快

乐，那么天下还有什么快乐呢？天下没有快乐，而希望阴阳调和，灾害不生，这是非常困难的。

“音乐，能够使人的精神平正和谐，衰败之气不入于体，天地之气融通而万物安泰，远方的珍物来此聚集，所以才称之为快乐。现在的音乐使人落泪动情，哽咽伤心，寒暑之气不能和顺，万物不能生养，虽然出自于丝竹乐器，也应该称之为悲哀。为什么屈身俯仰叹息不止，还要把这样的音乐称为快乐呢？从前季流子迎风弹琴，听琴的人感伤泪下沾湿衣襟。季流子的弟子说：‘您的演奏真好啊！这是非常美妙的琴声。’季流子说：‘快乐的事情被称之为美善，悲哀的事情被称之为伤心。我弹奏的是悲哀伤心之声，不是美善快乐之音。’据此而论，丝竹之音不一定都是快乐，歌咏之辞不一定都是美善，所以墨子非难当时的音乐。可悲啊！把悲哀当作快乐的人们。秦二世胡亥沉迷于哀世而不知通变，所以情愿作一普通平民（以求活命）；秦丞相李斯随顺于哀世而不知还身自保，所以（临刑之时）怀念牵犬逐兔的乐趣。啊！君子们能不认真详察吗！”

【解析】 本文系统地阐述了阮籍的音乐观，其主要观点有：一、关于音乐的起源，认为音乐是大自然本身具有的一种现象，是“天地之体，万物之性”，经过圣人的加工制作，“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而成为“刑罚不用而民自安”的治世工具。二、重视音乐的社会功用，强调圣人创制的音乐，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为了“通天地之气，静万物之神，固上下之位，定性命之真”，是为了使人“心气和洽”，“屈形体，服心意，便所修，安所事”，“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进而实现“天地交泰，远物来集”的治世。所以，作者肯定“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这一命题。三、认为正乐的基本标准是“和”。正因为音乐是顺应自然的，“乾坤易简”，“道德平淡”，这样，“合其体，得其性，则和”，“律吕协则阴阳和，音声适而万物类”，所以，“知圣人之乐和而已矣”。“和”的具体表现是周通、质静、易简、静重，“此先王造乐之意也”。相反，那些淫声俗乐，以及“以悲为

乐”的观点，都违背“和”的准则，必然导致阴阳不调，灾害横生。

本文虽然吸取部分老庄的道家学说，主张顺应自然，在简易恬淡的和谐氛围中陶冶情操，“日迁善成化而不自知”，颇有一番“无为而无不为”的味道。然而，本文立论的基点仍然是传统儒学，为此，作者采纳了一些儒家观点，主要有：一、强调圣人、先王在创制音乐中的重要作用。文中所谈正乐的音调、歌辞、姿容、器具、规则等等，无一不是圣人、先王所制。二、承认礼制的社会作用，认为礼和乐是表里内外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礼废则乐无所立”，“礼乐正而天下平”。

本文引古与述今交错，立论与驳难并行，观点明确，论证缜密，语言精练，辞气紧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然而，亦有某些观点值得商榷。例如：作者为了维护圣人、先王所制音乐的神圣地位，要求人们完全遵循其一音一调，一举一动，“使天下为乐者莫不仪焉”。而衰末之乐“其物不真，其器不固”则要受到批评，似乎只有空桑之琴、云和之瑟、孤竹之管、泗滨之磬才为正音，这就太过分了，也是不现实的。本文完成于玄学初盛的曹魏时代，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同时，也遭到了当时的知名学者、当朝权贵夏侯玄的反对，夏侯玄做有《辨〈乐论〉》一文予以批驳（《辨〈乐论〉》残句附后）。本文撰写的具体年月不详，疑为作者早期思想的写照。又据《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夏侯玄于嘉平六年（公元 254 年）二月被司马师杀害，则本文至迟完成于嘉平六年二月。

附：夏侯玄《辨〈乐论〉》残句

阮生云：“律吕协则阴阳和，音声适则万物类。天下无乐，而欲阴阳和调，灾害不生，亦以难矣。”此言律吕音声非徒化治人物，乃可以调和阴阳，荡除灾害也。夫天地定位，刚弱相摩，盈虚有时。尧遭九年之水，忧民阻饥；汤遭七年之旱，欲迁其社。岂律吕不和，音声不通哉？此乃天然之数，非人道所招也。

《太平御览》卷十六

昔伏羲氏因时兴利，教民田渔，天下归之，时则有网罟之歌；神农继之，教民食谷，时则有（原无“有”字，据严可均《全三国文》补）丰年之咏；黄帝备物，始垂衣裳，时则有龙衮之颂。

《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一

通　易　论

阮子曰：《易》者何也？乃昔之玄真，往古之变经也。庖牺氏当天地一终，值人物憔悴，利用不存，法制夷昧，神明之德不通，万物之情不类，于是始作八卦[1]。“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分阴阳，序刚柔，积山泽，连水火，杂而一之，变而通之，终于“未济”，六十四卦尽而不穷[2]。是以天地象而万物形，吉凶著而悔吝生，事用有取，变化有成，南面听断，向明而治，结绳而为网罟，致日中之货，修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皆得其所[3]。黄帝、尧、舜应时当务，各有攸取，穷神知化，述则天序[4]。庖牺氏布演六十四卦之变，后世圣人观而因之，象而用之。禹、汤之经皆在，而上古之文不存，至乎文王，故系其辞，于是归藏氏逝而周典经兴[5]。“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故谓之《易》[6]。

《易》之为书也，本天地，因阴阳，推盛衰，出自幽微，以致明著。故“乾元”初“潜龙勿用”，言大人之德隐而未彰，潜而未达，待时而兴，循变而发[7]。天地既设，“屯”“蒙”始生，“需”以待时，“讼”以立义，“师”以聚众，“比”以安民，是以“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收其心也[8]。原而积之，畜而制之，是以上下和洽，“裁成天地之道，辅

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顺其理也[9]。先王既殁，德法乖易，上凌下替，君臣不制，刚柔不和，“天地不交”，是以君子一类求同，“遏恶扬善”，以致其大[10]。“谦”而光之，“裒多益寡”，崇圣善以命，雷出于地，于是大人得位，明圣又兴，故先王“作乐”“荐上帝”，昭明其道，以答天贶[11]。于是万物服从，随而事之，子遵其父，臣承其君，临驭统一，“大观”天下，是以“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仪之以度也[12]。包而有之，合而含之，故先王用之，“以明罚敕法”[13]。自上乃下，贵复其贱，美成亨尽，时极日至，“先王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静民也[14]。季叶既衰，非谋之获，应运顺天，不妄其作，故先王“茂对时育万物”，施仁布泽，以树其德也[15]。万物归随，如法流承，养善反恶，利积生害，“刚过”失柄，“习坎”以位，上失其道，下丧其群，于是大人“继明照于四方”，显其德也[16]。自“乾元”以来，施平而明，盛衰有时，刚柔无常；或得或失，一阴一阳，出入吉凶，由暗察彰；“文明以止”，有翼不飞，随之乃存，取之者归；施之以若，用之在微，贵变慎小，与物相追；非知来藏往者，莫之能审也[17]。

《易》之为书也，覆焘天地之道，囊括万物之情，道至而反，事极而改[18]。反用应时，改用当务。应时，故天下仰其泽；当务，故万物恃其利，泽施而天下服，此天下之所以顺自然，惠生类也。富贵侔天地，功名充六合，莫之能倾，莫之能害者，道不逆也[19]。天地，《易》之主也；万物，《易》之心也，故虚以受之，感以和之[20]。男下女上，通其气也；柔以承刚，久其类也[21]。顺而持之，遁而退之；上隆下积，刚动“大壮”[22]。正大必用，力盛则望；明升惟进，光

大则伤[23]。聚以处身，异以成类[24]。乖离既解，缓以为失；损益有时，察以主使[25]。"扬于王庭"，乘五马败[26]。刚既决柔，上索下合，令臣遭明君；以柔遇刚，品物咸亨；刚据中正，天下大行，是以"后用施命诰四国"，贵"离"教也[27]。于是天地萃聚，百姓合同；升而不已，届极及下[28]。"井养不穷"，卑不能通；不可弗革，改以成器[29]。尊卑有分，长幼有序；主之以"震"，守之以威[30]。动不可终，敌应而行；"渐"以进之，为人求位，君子之欲进者也[31]。臣之求君，阴之从阳，委之归诚，乃得其所[32]。归而应之，专而一之，阳德受归，道丰位大也[33]。贤人君子，有众以成其大也。穷侈丧大夫之位，群而靡容，容而无所[34]。卑身下意，"利见大人"，"巽"以申命，柔顺乎刚[35]。入而说之，说而教之，顺天应人，涣然成章[36]。"风行水上"，有文有光，男行不穷，女位乎外，众阴承五，上同在中，从初更始，"乘木有功"，故"先王以享于帝，立庙"，奉天建国也[37]。"刚柔分"，适得中，节之以制，其道不穷[38]。信爱结内，刚得中位，诚发于心，庶物唯类[39]。大得则亏，甚往则过，既应于远，默则不利，故君子是以行重乎恭，丧重乎哀，笃伪薄也；"小过"下泰，不宜于上，下止上动，"有飞鸟之象焉"；初六坎下，上六离体，"飞鸟以凶"，是以灾眚也；柔处中，刚失位，利与时行，过而欲遂[40]。小亨正象，阴皆乘阳，阳刚凌替，君臣易位，乱而不已，非中之谓，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虑其败也[41]。通变无穷，周败又始；刚未出，阴在中；柔济不遗，遂度不穷[42]。则象《河》《洛》，神物设教而天下服[43]。"慎辨居方"，阴阳相求，初与之道，远作之由也[44]。

卦体开阖，乾以一为开，坤以二为阖[45]。乾坤成体而刚

柔有位，故木老于未，水生于申，而“坤”在西南；火老于戌，木生于亥，而“乾”在西北[46]。刚柔之际也，故谓之父母[47]。阳承震动，发而相承，专制遂行，万物以兴，故谓之长男[48]。水老于辰，金生于巳，一气存之，终而复起，故“巽”为长女[49]。“震”发于风，阴德有纪，火中鸱鸣，母道将始，故“离”为中女[50]。又在西北，健战将升，季阴幼昧，衰而不胜，故“兑”为少女[51]。仓中拔留，肇幽为阳，在中未达，含而未章，故“坎”为中男[52]。周流接合，万物既终，造微更始，明而未融，故“艮”为少男[53]。乾圆坤方，女柔男刚，健柔时推，而祸福是将，循化知生，从变见亡，故吉凶成败，不可乱也[54]。

“大过”何也？栋桡莫辅，大者过也[55]。先王之驭世也，刑设而不犯，罚著而不施，“习坎”刚中，惟以心亨，王正其德，公守厥职，上下不疑，臣主无惑，“纳约自牖”，非户何咎[56]？车骑中门，剑戟在阂，虽寘丛棘，凶已三岁，“上六失道”，刑决也[57]。故“高宗伐鬼方”，柔道中也；“三年有赏”，德乃丰也；“同人先号”，思其终也；“旅”上之美，乐其穷也[58]。是以失刑者严而不检，丧德者高而不尊，故君子正义以守位，固法以威民，“何衢”则亨，“灭耳”而凶也[59]。

“小过”何也？逾位凌上，害正危身，小者过也。“既济”“初吉终乱”何也[60]？水加日上，三阴乘阳，以力求济，不止必亡，故“初吉终乱”也[61]。“未济”上九“饮酒，无咎”何也[62]？过而莫改，危而弗间，谁咎之也[63]？“无妄”何也？无望而至，非会合阴阳之违行也。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得之，邑人灾”，何也[64]？有国而不收其民，有众而不修其器，行人得之，不亦灾乎？九五之疾“勿药”

何也[65]？非常之厚，离以为同；无妄之疾，灾以除凶；天时成败，何疾之功？"勿药有喜"，不成何试也。

"龙"者何也？阳健之类，盛德尊贵之喻也。配天之厚，盛德莫高之谓尊贵。大人受命，处中当阳，德之至也。"亢龙有悔"何也[66]？继守承贵，有因而德不充者也[67]。欲大而不顾其小，甘侈而不思其匮，居正上位而无卑有贵，劳而无据，丧志危身，是以悔也[68]。

"先王"何也？大人之功也。故"建万国，亲诸侯"，树其义也；"作乐""荐上帝"，正其命也；"省方""观民"，施其令也；"明罚敕法"，督其政也；"闭关""不行"，静乱民也；茂应时育德，显其福也[69]；"享帝立庙"，昭其禄也。称圣王所造，非承平之谓也。"后"者何也？成君定位，据业修制，保教守法，畜履治安者也[70]。故自然成功济用，已至大通，后"成天地之道"，"以左右民也"[71]。成化理决，施令诰方，因统绍衰，中处将正之务，非应初受命之事也[72]。"上"者何也？日月相易，盛衰相及，"致饰"则利之未捷受，故王后不称，君子不错，"上以厚下"，道自然也[73]。"君子"者何也？佐圣扶命，翼教明法，观时而行，有道而臣人者也。因正德以理其义，察危废以守其身，故经纶以正盈，果行以遂义，饮食以须时，辩义以作事，皆所以章先王之建国，辅圣人之神志也[74]。见险虑难，"思患预防"，"别物居方"，慎初敬始，皆人臣之行，非大君之道也[75]。"大人"者何也？龙德潜达，贵贱通明，有位无称，大以行之，故"大过"灭示，天下幽明；大人发辉重光，"继明照于四方"，万物仰生，合德天地，不为而成，故"大人虎变"，天德兴也[76]。

君子曰：《易》顺天地，序万物，方圆有正体，四时有

常位，事业有所丽，鸟兽有所萃，故万物莫不一也[77]。阴阳性生，性故有刚柔；刚柔情生，情故有爱恶，爱恶生得失，得失生悔吝，悔吝著而吉凶见[78]。八卦居方以正性，蓍龟圆通以索情[79]。情性交而利害出，故立仁义以定性，取蓍龟以制情。仁义有偶而祸福分，是故圣人以建天下之位，定尊卑之制，序阴阳之适，别刚柔之节[80]。顺之者存，逆之者亡，得之者身安，失之者身危，故犯之以别求者，虽吉必凶；知之以守笃者，虽穷必通。故寂寞者德之主，恣睢者贼之原，进往者反之初，终尽者始之根也，是以未至不可坼也，已用不可越也[81]。纣有天下之号，而比匹夫之类；邻周处小侯之细，而享于西山之宾[82]。外内之德已施，而贵贱之名未分，何也？天道未究，善恶未淳也。是以明夫天之道者不欲，审乎人之德者不忧，在上而不凌乎下，处卑而不犯乎贵。故道不可逆，德不可拂也[83]。是以圣人独立无闷，大群不益，释之而道存，用之而不可既[84]。

由此观之，《易》以通矣。

【校注】 （1）庖牺氏：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之一，又写作“伏羲”、“宓牺”。天地一终：指日月星辰在宇宙中运行一个周期又归于原处。《宋书·律历志中》引杨伟魏文帝黄初元年上书称：“曩自开辟，清浊始分，则日月五星聚于星纪。发自星纪，并而行天，迟疾留滞，互有逮及。星与日会，同宿共度，则谓之合。从合至合之日，则谓之终。”据《淮南子·天文训》，日月星辰运行一个周期需一千五百二十年。利用：泛指各种有效的制度、器物，犹《荀子·王霸篇》所言“国者，天下之利用也”。神明：天地间一切神灵的总称。八卦：《易》中八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基本图形，每个图形由三个阳爻“—”或阴爻“- -”重叠组成，其名称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分别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易·系辞下》：“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

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2）《易·系辞上》：“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易·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未济：六十四卦的最后一卦。

（3）《易·系辞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悔吝：悔恨与艰难之事。《易·系辞上》：“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成：本指周代的官成、邦成、成事品式，是周秦时代官人决事或断狱时所依据的先人成法，汉代叫做决事比，此谓《易》为世界的千变万化提供了基本的成式。南面：面向南而坐，为古时帝王等尊者之位。向明：天将亮时。《易·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网罟（gū 估）：泛指捕捉禽兽和鱼类的网。耒耜（lěi sì 垒四）：古代耕地翻土的农具。《易·系辞下》：“古者庖牺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4）《易·系辞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孔颖达疏：“穷极微妙之神，晓知变化之道，乃是圣人德之盛极也。”述则：遵循效法。范陈本“述”作“逑”。逑，合。

（5）禹、汤之经：指《连山》和《归藏》，相传为神农和黄帝所作。《周礼·春官·太卜》：“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郑玄《易赞》和《易论》称：“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孔颖达《周易正义·论三代易名》：“案《世谱》等群书，神农一曰连山氏，黄帝一曰归藏氏。”《北堂书钞》卷一零一引桓谭《新论》：“《历山》（即《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太平御览》卷六零八引桓谭《新论》：“《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字。”司马迁和班固认为《易》的卦辞和爻辞均为周文王所作（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艺文志》），马融和陆绩认为周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见孔颖达《周易正义序》）。

（6）《易·系辞下》：“《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

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孔疏：“上下无常者，初居一位，又居二位，是上无常定也。既穷上位之极，又下来居于初，是上下无常定也……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者，言阴阳六爻两相交易，或以阴易阳，或以阳易阴，或在初位相易，或在二位相易，六位错综，上下所易皆不同，是不可为典常要会也……刚柔相易之时既无定准，唯随应变之时所之适也。”以下两段，作者按六十四卦的顺序，依次陈述各卦大旨，及其对众卦立意的理解。

（7）乾元：指“乾”卦。《易·乾》：“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勿用：无所施用（从王引之说）。大人：有高尚道德的人。阮籍下文对“大人”专有解释。

（8）天地：指乾坤二卦。《易·系辞上》：“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按照《周易》的顺序，乾坤二卦之后为屯、蒙、需、讼、师、比六卦。《易·屯·象》：“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序卦》：“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通“萌”。《易·需·象》：“需，须也。”《说文》“需”字段注：“凡相待而成曰需。”《说文》：“讼，争也。”《易·讼·象》：“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易·师·象》：“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易·比·象》：“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9）本句在说履、小畜、泰三卦。《周易》“小畜”卦在“履”卦之前。原：“源”的本字。本句用“原”暗喻“履”卦（《道光）尉氏县志》引本文“原”作“履”）。“履”卦的卦象是☰，上为乾，为天；下为兑，为水，正谓积蓄而成的一片大泽。《易·履·象》：“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畜：积蓄。本句用“畜”字暗喻“小畜”卦。小畜，较少的积蓄。《序卦》：“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释文：“畜本亦作蓄。”《易·系辞上》：“制而用之谓之法。”孔疏：“言圣人裁制其物而施用之。”《易·泰·象》：“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后，君王。财，通“裁”。

（10）德法：治理国家的德政法度。《大戴礼记·盛德》：“礼度，德法也。”《孔子家语·执辔》：“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犹御马之有衔勒也。”替：废弛怠惰。“泰”卦之后是否、同人、大有三卦。《易·否·象》：“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一类求同”为“同人”卦的内容。《易·同人·象》：“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象》曰：

"君子以类族辨物。"王弼注："君子小人各得所同。"《易·大有·象》："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大：《老子》中的哲学术语，含义与"道"同义。《老子》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11) 本句在说谦、豫二卦。《易·谦·彖》："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象》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谦：谦虚。裒（póu 剖阳平）：减损。圣善：父母尊长的代称。"雷出于地"为"豫"卦的内容。"豫"卦上为震，为雷；下为坤，为地。古人认为春季二月雷出于地，八月天转寒时雷返地中。由雷声可以震动万物，联想到音乐也可以感动天神人鬼，所以"豫"卦又有以音乐娱悦上帝祖考之意。《易·豫·象》："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以配祖考。"贶（kuàng 况）：赐与、加惠。

(12) 本句在说随、蛊、临、观四卦。《易·随·彖》："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序卦》："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易·临·象》："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临，居高视低，引申有统治之意，所以《序卦》称："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大观：犹言遍视。《易·观·彖》："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方：邦国。

(13) 本句在说"噬嗑"卦。《易·噬嗑》："噬嗑，亨。利用狱。"《彖》曰："颐中有物曰噬嗑。"《象》曰："先王以明罚敕法。"敕：修正整理。噬嗑（shìkè 是克）谓啮咬。"包而有之，合而含之"，即"颐中有物"。本卦以口含食物，咀嚼以知其味，喻应细思刑法条文，修明刑罚。"合"字原作"含"，据范陈本改。

(14) 本句在说贲、剥、复三卦。《易·贲》："贲，亨。小利有攸往。"《易·剥》："剥，不利有攸往。"由"贲"至"剥"，渐有不利，故言"美成亨尽"。复：返。《序卦》："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易·复》："六二：休复，吉。"《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休复谓美好地复返，包括辞官退休，让位仁人，返回故里，所以阮籍称"贵复其贱"。《易·复·象》："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至日指冬至、夏至二日。

(15) 本句在说"无妄"卦。无妄，指事先不曾料到。《战国策·楚策四》："世有无妄之福，又有无妄之祸。"《易·无妄·象》："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茂：勉力。

(16）本句在说大畜、颐、大过、坎、离五卦。法：谓坎（据《易·蒙·象》“以正法也”虞翻注），指水。《说卦》：“坎为水，为沟渎。”《易·大畜》：“大畜，利贞，不家食，吉。”《象》曰：“不家食，吉。养贤也。”《象》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序卦》：“颐，养也。”《易·颐·象》：“圣人养贤以及万民。”《易·颐》：“六三：拂颐（违背颐养之道），贞凶。”大畜谓积蓄者大也，颐谓颐养万物，然而物极必反，故有“养善反恶，利积生害”之虞，进而有大过与坎二卦之艰。“刚过”为“大过”卦的内容。《易·大过》：“大过，栋桡（栋梁弯曲）。”《象》曰：“刚过而中。”“大过”卦的中间四爻为阳爻，为刚；上下二爻为阴爻，为柔，故称“刚过”。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称“此比喻国君用庸材为将相”，正合“失柄”之意。“习坎”为“坎”卦的内容。《易·坎》王弼注：“坎为险陷之名也。”《象》曰：“习坎，重险也。”“离”卦为两离相叠，离为日，为明，所以《易·离·象》：“日月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17）《周易》将以上三十卦作为上经，以下三十四卦作为下经。《易·贲·象》：“文明以止，人文也。”“贲”卦下为离，为文明；上为艮，为止。孔疏：“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若：善。物：与“我”相对的天下万物。藏往：记藏往事于心中。《易·系辞上》：“神以知来，知以藏往。”

（18）覆焘：同“覆帱”，指覆盖、遮蔽。反：类推。道、事指《易》中涉及的道理和事物。

（19）侔：齐等。六合：天地四方。

（20）从本句起依次陈述“咸”以下三十四卦。《易·咸·彖》：“咸，感也。”《象》曰：“君子以虚受人。”心：犹“主”。《荀子·解蔽》：“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

（21）“男下女上”为“咸”卦的内容。“咸”卦下为艮，为阳卦；上为兑，为阴卦。《易·咸·彖》：“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古代男尊女卑，只在婚礼中有男敬女之仪，“咸”卦以此为象，认为阴阳二气相感而家道亨通。“咸”卦之后为“恒”卦，其卦象为刚上柔下，与“咸”卦相反，故阮籍称“柔以承刚”。《易·恒·彖》：“恒，久也。刚上而柔下……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22）本句在说遁和大壮二卦。《序卦》：“遁者，退也。”“大壮”的卦象上为震，为雷；下为乾，为天，故云“上隆下积”。《易·大壮·彖》：“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遁”与“大壮”正为相对，“遁”卦多言隐退，“大

壮”卦多叙进取之事，所以孔颖达疏：“柔弱而动，即有退弱；刚强以动，所以成壮。”“下积”原作“不积”，据范陈本改。

（23）“大壮”卦之后为晋与明夷二卦。《易·大壮·彖》：“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易·晋·彖》：“晋，进也。明出地上。”“晋”卦上为离，为日；下为坤，为地，则其卦象为日出地上，冉冉上升之意，故云“明升惟进”。《序卦》：“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易·明夷·象》：“明入地中，明夷。”“明夷”卦的卦象与“晋”卦相反，上为坤，下为离，象征白日运行中天之后，西入地中，故云“光大则伤”。

（24）本句在说家人与睽二卦。《易·家人·彖》：“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父父、子子、弟弟、兄兄、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家人”卦所述均为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即“聚以处身”的最基本原则。《序卦》：“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易·睽·彖》：“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象》曰：“君子以同而异。”

（25）本句在说蹇、解、损、益四卦。“乖离”为险难之事，此暗指“蹇”卦。《序卦》：“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物不可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易·损·彖》：“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26）本句在说“夬”卦。《序卦》：“夬者，决也。”《易·夬》：“夬，扬于王庭。”孔疏：“显然发扬决断之事于王者之庭，示公正而无私隐也。”“夬”卦的卦象为一阴爻居五阳爻之上，是小人自取失败之象，故《彖》曰：“夬，决也，刚决柔也……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杂卦》亦称：“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乘：凌犯。五马：犹谓五刚，古人以乾为马，为刚。

（27）本句在说“姤”卦。《易·姤·彖》：“姤，遇也，柔遇刚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象》曰：“后以施命诰四方。”令：美善。遭：遇。“姤”卦的卦象是五阳爻在一阴爻之上，《易》的六爻顺序为自下而上，且以阴爻为臣，阳爻为君，所以称“令臣遭明君”。刚据中正：谓“姤”卦的九二、九五均为阳爻，居于下卦、上卦的正中，象征君子居于臣君之位，各守中正之道。《说文》：“后，继体君也。”段注：“开创之君在先，继体之君在后也。析言之如是，浑言之则不别矣。”诰：告，用于君王对其臣属。离教：指“离”卦所说的教化。《易·离·彖》：“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象》曰：“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这也

正是本句"天下大行"之意。

（28）本句在说萃、升、困三卦。《易·萃·彖》："萃，聚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序卦》："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届：至。及：继。

（29）本句在说井与革二卦。《序卦》："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易·井·彖》："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革：改。《序卦》："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韩康伯注："井久则浊秽，宜革易其故。"

（30）本句在说鼎与震二卦。鼎为古代重要的礼器。《序卦》："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易·鼎·象》："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王弼注："正位者，明尊卑之序也；凝命者，以成教命之严也。"《序卦》："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说卦》："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易·震·彖》："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

（31）本句在说艮和渐二卦。《序卦》："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终：久。《易·艮·彖》："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敌应：犹言与自己相敌对的敌方、对手。《序卦》："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易·渐·彖》："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

（32）本句在说"归妹"卦。《序卦》："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归，遣嫁之意。归诚：谓对人寄以诚心。

（33）本句在说"丰"卦。《序卦》："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专：集中。

（34）本句在说"旅"卦。《序卦》："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谓无家可归的行旅之人。

（35）本句在说"巽"卦。《序卦》："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下意：曲意谦恭之意。《易·巽》："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彖》曰："重巽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象》曰："君子以申命行事。""巽"卦为两巽相重，巽为风，卦象表示君主重申其教命，故曰："巽以申命"。"巽"卦的初六、六四为阴爻，分别居于九二、九三和九五、九六的阳爻之下，故曰："柔顺乎刚"。

（36）本句在说"兑"卦。《序卦》："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易·兑·彖》："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涣然：

通“焕然”，明灿貌。成章：指事物达到一定的阶段，此谓学有所成。《孟子·尽心上》：“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37）本句在说“涣”卦。涣为盛美明灿之意。《易·涣》：“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彖》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涣”卦上为巽，指风；下为坎，指水，故云“风行水上”。坎又为中男，为刚；巽又为长女，为柔。古以下卦为内卦，上卦为外卦；以一、三、五爻为阳位，二、四、六爻为阴位。王弼注云：“二以刚来居内而不穷于险，四以柔得位乎外而与上同，内刚而无险困之难，外顺而无违逆之乖，是以亨。”众阴：指初六、六三、六四三个阴爻。巽又为木。董仲叔《春秋繁露·五行之义》：“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故云“从初更始”。“涣”卦又为木（船）行水上之象，所以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有功无难之时，正宜祭天立庙，故云“奉天建国”。

（38）本句在说“节”卦。《杂卦》：“节，止也。”《易·节·彖》：“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节”卦的上卦为坎，为阳卦；下卦为兑，为阴卦，阳上阴下，以象君臣各守职分，故云“刚柔分”。“节”卦的九二、九五均为阳爻，分别居于上下卦的中位，以象君王得正中之道，故云“适得中”。

（39）本句在说“中孚”卦。《杂卦》：“中孚，信也。”即心中诚信之意。《易·中孚·彖》：“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类：善。

（40）本句在说“小过”卦。小过，小的过错。《易·小过·象》：“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小过”卦下为艮，为山；上为震，为雷，故称“山上有雷”，这是一种惩罚的征兆，所以君子用“笃伪薄”的举措予以应合。《易·小过》：“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震又为鹄（天鹅），鹄飞山上，故云“下止上动”。《易·小过》：“初六：飞鸟以凶。”“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坎：此谓险难。离：通“罗”，指捕鸟的罗网。灾眚（shěng 生上声）：灾祸。《易·小过·彖》：“小过，小者过而亨也。过以利贞，与时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小过”卦的二、五爻均为阴爻，故云“柔处中”；九四为阳爻而居阴位，九三为阳爻又不居中，故云“刚失位”。

（41）本句在说“既济”卦。既济，谓事已成功。《易·既济》：“既济，亨，

小利贞。初吉终乱。"《象》曰："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既济"卦的卦象为䷾，上为坎，下为离，其阳爻皆居阳位，阴爻皆居阴位，故云"正象"。本卦阴爻皆在阳爻之上，故云"阴皆乘阳"。豫：同"预"。

(42) 本句在说"未济"卦。未济：谓事情未成。《序卦》："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周：终。《易·未济·象》："未济，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未济"卦的卦象为䷿，上为离，下为坎，三个阳爻虽然分别在三个阴爻的上面，但阴阳爻位均不当，特别是阴爻六五居上卦的中位，居于全卦的主导地位，故云"刚未出，阴在中"。济：渡河。遗：废止。遂：犹"故"。度：同"渡"。

(43) 则象：效法。河洛：《河图》《洛书》的简称。《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据孔安国、刘歆等人之说，伏羲时有龙马出于黄河，马背有旋毛如星，称为龙图，伏羲取法以画八卦；夏禹时有神龟出于洛水，背上有裂纹如文字，称为洛书，禹取法以作《尚书·洪范》。神物：指蓍草与龟甲两种占卜之物。《易·系辞上》："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孔疏："谓天生蓍龟，圣人法则之，以为卜筮也。"《易·观·象》："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44)《易·未济·象》："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与：通"举"。远：久。由：通"迪"，指道路。

(45) 阖：闭。《易·系辞上》："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本段分别陈述《易》的八个基本卦，即乾、坤、震、巽、离、兑、坎、艮。

(46) 古人认为五行、地支、八卦、方位、四季等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其关系如图。《淮南子·天文训》："木生于亥，壮于卯，死于未，三辰皆木也。火生于寅，壮于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午，壮于戌，死于寅，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壮于酉，死于丑，三辰皆金也。水生于申，壮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据本段所言各卦的方位看，阮籍所论之《易》为《周易》。

东	东南	南	西南	西	西北	北	东北	中
震	巽	离	坤	兑	乾	坎	艮	
卯	辰巳	午	未申	酉	戌亥	子	丑寅	
春		夏		秋		冬		
木		火		金		水		土

(47) 际：合。《说卦》："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

(48) 震为阳卦。《说卦》:“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震,动也……震为龙……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震为雷。”

(49) 巽为阴卦。《说卦》:“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巽为木,为风。”

(50) 离为阴卦。火:又称大火,星名,指心宿二。火中:指大火星运行中天,时为仲夏六月。鵙(jú 菊):鸟名,又称伯劳。《吕氏春秋·仲夏纪》:“鵙始鸣。”高诱注:“鵙,伯劳也。是月阴作于下,阳发于上,伯劳夏至后应阴而杀蛇,磔之于棘而鸣于上。”《说卦》:“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离为火。”

(51) 兑为阴卦。西北为乾卦的方位。健战:犹谓乾战。《说卦》:“乾,健也。”健战指《易·坤》“上六,龙战于野”事。季:指排行中最末的、最小的。阮籍似谓交战双方有一“季阴”之龙,即幼小的雌龙。《说卦》:“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兑为泽。”

(52) 坎为阳卦。坎字指地面的凹陷处,《易》卦用为陷、为隐伏、为水。肇:改正。“肇幽为阳”明述选物出仓事,暗指坎卦与子位相应,处在改阴为阳之位。章:同“彰”。《说卦》:“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

(53) 艮为阳卦。造:达到。微:指日月亏损不明。《诗·邶风·柏舟》:“日居月诸,胡迭而微?”郑玄笺:“微谓亏伤也。”明:黎明。融:天大亮之时。《左传·昭公五年》:“明而未融,其当日乎?”《说卦》:“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

(54)《说卦》:“乾,健也;坤,顺也……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坤为地,为母。”《杂卦》:“乾刚坤柔。”推:按序更换。是:因此。将:行。

(55)《易·大过·彖》:“大过,大者过也。”《易·大过》:“六三:栋桡,凶。”《象》:“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桡:弯曲。

(56)《易·坎·彖》:“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刚中:谓刚居中正之位,亦喻君王有刚健、中正之德。亨:美善。《易·坎》:“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王弼注:“处重险而履正……虽复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纳此至约,自进于牖,乃可羞之于王公,荐之于宗庙,故云终无咎也。”闻一多曰:“酒食而必自牖纳取之者,盖亦就在狱者言之。”约:简约。牖:屋墙之窗。咎:灾祸。

(57) 车骑:指战马战车。晁错《论贵粟疏》:“车骑者,天下武备也。”中(zhòng 众):满。闶:小门。《易·坎》:“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

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王弼注：“险峭之极不可升也，严法峻整难可犯也，宜其囚执，寘于思过之地。三岁，险道之夷也。险终乃反。”寘：同“置”。丛棘：指四周布满荆棘的囚禁之处，犹今之监狱。

(58)《易·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高宗：指殷王武丁，其庙号为高宗。鬼方：古时西北部落之一。据《竹书纪年》，武丁伐鬼方事在武丁三十二至三十四年。“既济”卦为六二阴爻居下卦中位，同时高宗此役耗时三年，非为阳刚之道，故云“柔道中也”。《易·未济》：“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德：赏赐。《韩非子·二柄》：“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易·同人》：“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同人：汇聚起来的众人，此指军队。号咷，大哭。《易·旅》：“上六：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旅人谓殷人祖先王亥，易为古国名。本句在述王亥客居易国牧牛，却行淫享乐，易君绵臣杀王亥而取其牛的故事。

(59)检：法式、法度。《易·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何：通“荷”，指承受。衢：四通八达的大道。《易·噬嗑》：“上六：何校灭耳，凶。”王弼注：“处罚之极，恶积不改者也。罪非所惩，故刑及其首，至于灭耳。及首非诫，灭耳非惩，凶莫甚焉。”何校，担负枷械。灭耳：割耳。

(60)《易·既济》：“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本句“初吉”原作“初六”，据《易》卦辞及本文下句改。

(61)“既济”卦上为坎，为水；下为离，为火，为日，故称“水加日上”。此象既喻不会长久，亦兼有以阴蔽阳之意。参见本文注(41)。

(62)《易·未济》：“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孚，信。濡，沾湿。“上九”原作“上六”，“未济”卦无“上六”，今正。

(63)间：远离。

(64)或系之牛：有人拴系其牛。今本《周易》“得之”作“之得”。

(65)《易·无妄》：“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勿药有喜”谓没有服药而疾病自愈。

(66)《易·乾》：“上九：亢龙，有悔。”亢(kàng 抗)：极高。悔：悔吝。孔颖达疏：“上九，亢阳之至，大而极盛，故曰亢龙，此自然之象。以人事言之，似圣人有龙德，上居天位，久而亢极，物极则反，故有悔也。”《文言》曰：“亢

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67) 守（shòu 受）：指为天子守土的诸侯。《书·舜典》：“东巡守。”孔传：“诸侯为天子守土，故称守。”

(68) 据：安。

(69) 茂应时育德，即《易·无妄·象》“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之意，见注（15）。德，指化育天地万物。《管子·心术上》：“化育万物谓之德。”“茂应时育德”原作“茂时育德应”，今正。

(70) 参见注（27）。修：遵循。保：守。《国语·越语下》：“抚民保教以须之。”韦昭注：“保，守也。”畜：积储。履：福禄。

(71) 济用：有利于人们使用。已：又。大通：犹大道，指自然法则。《庄子·大宗师》：“用于大通。”成玄英疏：“大通，犹大道也。道能通生万物，故谓道为大通也。”

(72) 绍：承继。因统绍衰，亦即《论语·尧曰》所言“兴灭国，继绝世”之意。

(73) 阮籍认为，上位与下位，如同日月更移，盛衰变易，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因此，居于上位的君王不应穷侈极欲，而应谦恭谨慎，厚待下民。致饰：极尽修饰奢华，语本《序卦》“致饰然后亨者尽矣”。捷：及。错：通“措”。《易·剥·象》：“上以厚下安宅。”道：遵循。

(74) 经纶：筹划治理国家大事。《易·屯·象》：“君子以经纶。”孔疏：“经谓经纬，纶谓纲纶，言君子法此‘屯’象有为之时，以经纶天下，约束于物。”盈：谓物满而多，此指充盈天地间的万物。《序卦》：“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易·蒙·象》：“君子以果行育德。”孔疏：“君子当发此‘蒙’道以果决其行。”遂：完成。《易·需·象》：“君子以饮食宴乐。”《序卦》：“需者，饮食之道也。”须：待。辩义：同“辨义”。

(75) 古人认为行为处事，应该从一开始就谨慎小心。《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老子》第六十四章：“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敬：慎重。《易·师》：“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孔疏：“大君，谓天子也。”

(76)《易·乾·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先天而天勿违，后天而奉天时。”无称：谓没有官职。《易·大过·象》：“泽灭木，大过。”《易·革》：“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孔疏：“损益前王，创制立法，有文章之美，

焕然可观，有似虎变，其文彪炳，则是汤武革命，广大应人，不劳占决，信德自著，故曰大人虎变，未占有孚也。”虎变：指虎的斑斓多彩的毛皮。“变”通“辨”，指斑纹（从高亨说）。

（77）君子其人不详。方圆：指卦形和蓍草。《易·系辞上》：“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韩康伯注：“圆者运而不穷，方者止而有分，言蓍以圆象神，卦以方象知也。唯变所适，无数不周，故曰圆；卦列爻分，各有其体，故曰方也。”丽：附着。萃：汇聚。

（78）性：本性。《易·系辞上》：“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孔疏：“若能成就此道者，是人之本性。”《易·系辞下》：“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

（79）索：绳索，此用为动词，指规范、限定。

（80）偶：用土、木制成的象征某一特定人物的偶象，此指寄寓着仁义内容的各种表现形式，如礼仪制度等。《方言》卷三：“别，治也。”

（81）寂寞：恬静淡泊、无私无欲的精神状态。恣睢（suī 虽）：放纵任情。贼：泛指邪恶不正。原：源。坼（chè 彻）：裂开。《易·解·彖》：“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甲坼谓植物种子发芽时外皮裂开。《易·系辞下》：“其称名也，杂而不越。”

（82）享：同“亨”，指祭祀。西山：岐山，因其位于周国都城镐京之西，故名。《易·随》：“上六：王用亨于西山。”宾：同“滨”，指涯际。《诗·小雅·北山》：“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本句述殷周事，意在重申“寂寞者德之主，恣睢者贼之原”的观点。范陈本“享”作“亨”，“宾”作“滨”。

（83）拂：违背。

（84）《易·大过·象》：“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释之：谓当权者不任用圣人君子。既：尽。

【今译】 阮籍说：《易》是一部什么书？是前代的玄妙真言，是往古的阐述变易的经典。先皇庖牺氏在那宇宙星辰运行一个周期之际，恰值人民大众困顿憔悴之时，各种利民所用的事物不复存在，法

规制度夷毁暗昧，天地神灵的德惠不能通达民众，世间万物的情性不伦不类，于是始创八卦。（由八卦）“引伸延展，触逢同类事物而推衍增长”，划分阴阳，序列刚柔，蓄积山泽，连接水火，杂取众物而混同于一体，变应万事而通达顺畅，终结于“未济”之卦，六十四卦的卦数虽尽而其蕴含的内容无穷。因此天地成象而万物定形，吉凶显著而悔吝昭明，万事之用有所选取，千变万化亦有成式，面南而坐听讼断事，天明视政治理庶务，编结绳索而制成各种罗网，招致正午集市交易的四方货物，推行用耒耜进行农耕的生产便利，用以上这些教化天下，使天下万民都得其所。继而黄帝、唐尧、虞舜应合天时当对庶务，各自有所进取，穷究事物的神妙，了解事物的变化，遵循效法上天的规律。自从庖牺氏排布推演了六十四卦的变化，后代的圣人都观察而因循这些卦形，效法而使用这些卦形。夏禹、商汤时（《易》）的经典都还存在，而上古时代的《易》文已经不存，到了周文王时，特意系连了有关《易》的文辞，于是归藏氏逝世而周代的经典兴盛。“（《易》经）阴阳上下并无常位，刚柔时常相互变易，不能作为经常不变的准则，只能随应变化而有所归往”，所以称之为《易》。

《易》作为一部书，本源天地，因循阴阳，推断盛衰，出自于幽昧微妙，以致于显明昭著。所以“乾元”卦的初爻称“潜龙无所施用”，是说大人的品德隐蔽而尚未明彰，潜身藏形而尚未显达，等待时机而兴起，因循时变而奋发。代表天地（的“乾”“坤”二卦）既已设立，“屯”卦“蒙”卦表示万物始生，“需”卦表示等待时机，“讼”卦用以树立大义，“师”卦用以聚合大众，“比”卦用以安定万民，所以“先王观看‘比’卦之象而建立众多邦国，亲近各方诸侯”，这是在收聚众人之心。就像那源泉之水积而可用，众物稍稍积蓄则可以裁制而用之，因此上下和谐融洽，“（君王）斟酌裁断以成就天地之道，辅助天地所生之宜，用以支配万民”，这是顺适天地之理。前代贤王既已去世，德政法度乖违变易，上上下下凌犯懈惰，君王属臣不依法制，阳刚阴柔不能和谐，“天地之气不能交接相通”，因

此君子区分各类人物并谋求各类人物的共同之处，“遏止邪恶宣扬美善”，进而达到人间治世的大道。（君子）具有“谦”德而发扬光大，“损多余以补不足”，崇尚父母尊长以教命天下，犹如震雷生发于大地，于是大人得居高位，贤明圣王又获繁兴，所以先王“制作佳乐”“进献上帝”，昭显其治世之道，以答谢上天的惠赐。于是天下万物归顺服从，随应王令而专事王命，儿子遵奉其父，臣僚敬承其君，（君王）监临驾驭一统寰宇，“遍视”普天之下，所以“先王据以省察邦国、观睹民情、施行教化”，这是用法度仪范天下。（正像那口含食物）包容而拥有之，合颐而含咬之，所以先王运用“噬嗑”卦，“以明察刑罚修正律法”。从上至下，都以能够复返贫贱为贵，美事已成亨通已尽，闭关的时日已到，所以“先王封闭关卡，商人行旅不得通行，君王不省察邦国”，这是为了安定万民。末世既已衰微，（将有）不曾预想的收获，（此时则要）应和时运顺从天命，不要谬妄其所作所为，所以先王“勉力应和时节以养育万物”，遍施仁政广布惠泽，这是在树立其恩德。天下万物归顺随从，就像那源源之水流转继承，然而颐养善良反成罪恶，福利积蓄却生灾害，“阳刚太过”的卦象隐喻君王失去权柄，致使皇权高位“陷入重重艰险的境地”，上官丧失其治国之道，下臣丧失其僚属民众，于是大人“光明相继普照四方”，以昭显其大德。自从“乾元”之卦以至于此，布施平允而且显明，兴盛衰败各有其时，亦刚亦柔变化无常；或有所得或有所失，一时为阴一时为阳，出入梭巡吉凶之域，能从幽微察知显彰；“用那文明之道规范民众”，虽有双翼并不高飞，随合时势乃得生存，有所获取便应回归；布陈各卦要用善心，使用各卦重在审微，贵在变化谨慎细小，心与万物相随相追；（对于这些内容）不能心晓未来胸怀往事的人，不能细审详究。

《易》作为一部书，能够覆蔽天地的诸般道理，囊括万物的多种性情，道理虽尽而能举一反三，事物有竭而能变应万端。举一反三用以应合天时，变应万端用以当对庶务。应合天时，所以天下百姓仰赖其恩泽；当对庶务，所以万物众生依恃其厚利，泽惠普施而天

下顺服，这是天下之所以顺乎自然之道，惠爱有生之物的原因。有的人富贵齐同天地，功名充盈六合，没有谁能够倾侵，没有谁能够伤害，是（因为他）道不逆行。天地，是《易》的根本；万物，是《易》的核心，所以要用谦虚之心接受它，要用真情实感迎和它。男在下女在上，这是要通达阴阳之气；用阴柔承受阳刚，这是要永保刚柔的区别。顺利则持守其职，（不顺利则）遁避而退隐归乡；上为隆雷下为积云，阳刚兴动则为“大壮”。既正且壮必得施用，力量强盛则可雄视广望；红日初升一直冉冉上进，直至光亮极盛则逐渐夷伤。家人相聚以安处其身，万物有别而各成其类。乖离之难既已缓解，缓解本身即为损失；或损或益均有其时，仔细详察以定所施。“昭然决断于王者大庭”，（一阴）凌犯五阳则自取失败。阳刚既已决断阴柔，（继为）上阳求索下阴迎合（之象），表示贤臣逢遇明君；由于阴柔逢遇阳刚，所以天下万物皆得亨通；阳刚占据中正之位，天下正道得以大行，所以“君王用以施其号令告于四方之国”，这是崇尚“离”卦的教化。于是天地万物荟萃汇聚，百姓大众合力同心；（佳运）蒸蒸上升而不停不止，直到极高困境而后降下。“井水养人而无穷无尽”，地处卑下而不能旁通；（陈旧事物）不能不有所变革，改进之后便成为有用之器。（新鼎铸成使得）富贵尊卑各得其分，老少长幼各有其序；用（“震”卦表示的）长男来主持这些礼制，用严法威仪来守护这些礼制。各种作为都不能长久不止，遇有匹敌的对手则宜避而远行；（相反）“渐”卦用以表示上进，是在为人谋求官位，是指君子中那些希望仕进的人。贤臣寻求明君，阴柔随从阳刚，委身之时要寄以诚心，这样才适得其所。有人归顺则予以应允，集聚众贤而统一安排，具有乾阳并且接受众人所归，则道德丰盈地位显大。贤人君子，能够拥有众人扶持而成就其大业。极尽奢侈则会丧失其大夫的地位，身处群僚之中而无法容身，谋求容身之地而无处所。（于是转而）卑屈其身谦恭己意，这样“利于入见大人”，“巽”卦用以大人申明教命，使得阴柔顺从于阳刚。他人入来则大人予以申说，一旦申说则予以开导教化，（申说的内容）顺乎天意应合

人心，使之焕然更新成为新人。“劲风吹行于水上”，既有波纹又有涛光，男刚畅行无穷无困，女柔居于顺从的外卦，各个阴爻均敬承九五的阳爻，并与在上的九五同心同德且居中正，从最初重新开始，乘借木德获有大功，所以“先王据此‘涣’卦享祭于天帝，设立宗庙”，这是在奉顺天意建立王国。“阳刚阴柔各守其分”，（君王）适得中正之位，节制臣民以各种法度，则其王道不困不穷。诚信仁爱之情结集于内胸，阳刚得居于中正之位，真诚发自一片淳心，则天下万物尽为美善。所得太多则要亏失，走得太远则为过错，既已应合（震雷之兆）于远方，沉默不动则要招致不利，所以君子因而举止上注重谦恭，丧事中注重哀悯，专笃于这些看似虚伪浅薄的行为；“小过”卦为处下安泰，不宜于在上，下方静止上方飞动，“具有飞鸟的形象”；初六表示有险难于下，上六表示被网罗捕住身体，“飞鸟以此卦象为凶”，所以视为灾祸；阴柔处于中正，阳刚失去其位，利于应时而行，这样虽有小过而愿望亦能遂意。（“既济”卦为）小事亨通的端正卦象，阴爻全都乘凌阳爻，阳刚衰弱，君臣易位，祸乱不止，这不是所说的中正之道，所以“君子常思后患而预先防范”，这是在忧虑其遭受失败。（《易》理）通达变化而无穷无尽，接近终止衰败则又将开始；阳刚尚未显出，阴柔得居（上卦）中位；用此阴柔之道主持渡河而不能停止，所以渡河之劳无穷无尽而不能成功 。（《易》的全部卦象）效法于《河图》《洛书》，用蓍草龟甲等神灵之物施设教化而使天下信服。正人君子应该“谨慎辨物择居方位”，阴阳之意仔细相求，这是开始行事的最佳门路，这是长久作为的最好路途。

卦的形体有开有阖，乾用一表示开，坤用二表示阖。乾坤构成卦体而使刚柔各有其位，所以木终老于未，水始生于申，而“坤”卦在西南；火终老于戌，木始生于亥，而“乾”卦在西北。阳刚阴柔相互交会配合，所以称乾坤为父母。阳刚承顺着震雷而兴起奋动，焕发出巨大威力而相继相承，于是帝王专制得以实行，天下万物得以兴盛，所以称“震”卦为长男。水终老于辰，金始生于巳，只要一

丝气息尚存，将要终止又能复起，所以“巽”卦为长女。“震”雷发生于“巽”风，阴柔之德自有其纲纪法则，仲夏火中鵙鸟应阴而高鸣，母亲之道即将开始，所以“离”卦为中女。另外在那西北方向，健龙的交战将要升空，其中最小的雌龙幼稚无知，身体衰弱而不能取胜，所以“兑”卦为少女。从仓库之中选取存物，改其幽隐转为显阳，只是处于中位尚未贵达，含而不露尚未明彰，所以“坎”卦为中男。（经过一番）周转流通交接会合之后，万物活动既已终止，（日月运行）达到亏损晦暗之时又会重新开始，恰值天已黎明尚未大亮，所以“艮”卦为少男。乾为圆坤为方，女为柔男为刚，乾健坤柔应时推移，于是灾祸幸福因此而运行不止，遵循着这些变化的轨迹可以预知生存，顺从着这些变化的规律可以预见死亡，所以世间的吉凶成败，都是不能随意扰乱的。

“大过”是什么意思？栋梁弯曲而无人辅助，这是大事上的过错。前代君王治理天下，酷刑设置而人不触犯，重罚昭著而不必施行，虽有“重重险难”而刚正居中，全凭其内心美善，于是君王能够端正其品德，公侯能够恪守其职责，上上下下互不怀疑，臣仆君主均无困惑，尽管“进纳的简约食物自窗而入”，不从门户又有何咎？兵车战马布满前门，剑戟士卒守在闱闼，虽然置身于丛棘囹圄（而无生命危险），凶险之难已经承受三年，“上六之爻表示丧失正道”，这是刑法的处决。所以“殷高宗武丁征伐鬼方部落”，这是阴柔之道居于中正之位；“三年征战获赏于殷商大国”，这是君王遍施惠赐并且十分丰厚；“聚集的众人先有哭号”，这是因为他们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将要终结；“旅”卦上六所说的得意大笑，是指王亥陶醉自乐于困窘之地。因此丧失刑柄的君王虽有威严而不行法度，丧失德义的君王虽居高位而不受尊崇，所以君子修正德义以恪守其位，固持刑法以威慑下民，“承应上天之道”，则吉祥亨通，“承受（肩负枷械）割掉耳朵的刑罚”则祸殃险凶。

“小过”是什么意思？逾越本职凌犯上官，伤损正义危害自身，这是小事上的过错。“既济”卦的“开始吉利终末祸乱”是什么意思？

水强加在日的上面，三个阴爻都凌驾阳爻，这犹如单凭一时气力以求渡河，不快停止必然灭亡，所以说“开始吉利终末祸乱”。“未济”卦上九爻辞“饮酒（无度），没有罪过”是什么意思？有了过错而不能改正，身处危难而不能远离，又有谁来怪罪他呢？“无妄”是什么意思？不曾期望的事情忽然而至，这是不能会合阴阳的乖违之行。（“无妄”卦）六三爻说的“不曾预料的灾害，邑中某人栓系其牛（而不看管），行路之人获得此牛，这是邑人之灾”，是什么意思？拥有国家而不能收聚其民众，拥有民众而不能修治其国家重器，反被外来的行路之人获得其国家与民众，这不也是灾害吗？（“无妄”卦）九五爻说的无妄之疾“不用服药”是什么意思？非同寻常的厚惠，常常使人把分离视为聚合；没有预料的意外疾病，是在用灾祸的方法除去险凶；苍天的应时运行决定着万事成败，哪里是疾病本身具有的奇功？“没有服药而疾病自愈”，不见药的成效何必用以试服。

“龙”是什么？是指事物中阳刚强健之类，是对盛德尊贵之人的比喻。具有苍穹般的淳厚，品行高尚无人可比的人被称之为尊贵。大人承受天命，居处中位承当阳刚，这是大道的最佳状态。“亢极之龙将有悔吝”是什么意思？是在说那些继嗣侯爵承接贵位，具有世袭特权而道德并不充实的人。他们欲望很大而不顾忌自己的言行小节，甘享侈奢而不考虑财富匮乏，居于君侯上位而没有卑微只有显贵，(尽日逸乐）疲劳困倦而不得安宁，丧失大志危害身形，所以将有悔吝。

“先王”指什么人？是对大人的功勋业绩的称誉。所以“建立众多邦国，亲近各方诸侯”，这是指大人树立其道义；“制作佳乐”“进献上帝”，这是指大人端正其教命；“省察邦国”“观睹民情”，这是指大人施行其政令；“明察刑罚修正法律”，这是指大人督治其政务；“封闭关卡”“商旅不行”，这是指大人安定其乱民；勉力应合时节以养育万物，这是指大人显示其（给予人民的）幸福；“享祭天帝建立宗庙”，这是指大人昭示其（承受上天神灵的）厚禄。之所以称上述

内容为圣明的先王创造，是因为它们都不是所说的承继常规旧制的做法。“后”指什么人？是指那些成为君主稳居上位，凭依先业遵循定制，保持教化恪守成法，蓄积福禄治政安民的人。所以大自然造就了诸多事物有利使用，且又直达于天地法则，于是君后“成就天地之道”，“用以支配万民”。（这些君后）完成教化理政决狱，布施号令诰命四方，因循（贵族的）血统世系而承续其衰微的家族，务求于处置适中奉行正义，而不同于先王承运之初接受天命之时的所作所为。“上”指什么人？就像那日月相互移易，盛衰相互追及，“极尽修饰奢华”则会使有利的事物未及接受（而丧失），所以君王不自称自己为上，君子不自置己身于上，“居于上位的君王贵族应该厚待庶民”，这是在遵循大自然的规律。“君子”指什么人？是指那些辅佐圣君扶助王命，维护教化明晓法度，审时度势或行或止，身怀道艺而担任臣僚的人。他们根据纯正的道德修整自己的处事大义，详察危害祸乱而保护自己的贞正躯身，所以能够经纶天下而齐正万物，果断行事而成就大义，饮食自乐而等待时机，明辨德义而兴作万事，这些都足以用来彰显先王的建国大业，辅佐圣人的精神意志。预见危险忧虑灾难，“思考祸患预先防范”，“辨别事物择居方位”，万事谨慎从始至终，这些都是为人之臣的具体行为，不是君王天子的处世之道。“大人”指什么人？大人具有龙的品德，有时隐居有时显达，或贵或贱始终通慧贤明，无论身居高位还是没有官职，都用高尚的情操支配自己的言行，所以“大过”卦有泽水淹没树木的卦象，表示天下（由于大人不得显达而呈现出）的幽暗晦明；一旦大人焕发明辉重光叠映，“光明相继普照四方”，万物仰仗其光芒而生，（大人的）恩德与天地相合，不曾有所作为而天下化成，所以（“革”卦称）“大人具有虎皮般的斑斓光彩”，这便是天德兴旺之世。

君子说：“《易》这部书顺应天地，序列万物，使得方卦圆蓍具有规范的形体，春秋四时具有常居的方位，诸多事业有所附着，飞禽走兽有所汇聚，所以天下万物莫不统一于该书。”阴阳是由事物的本性产生的，人的本性本身具有刚与柔；刚柔是由人的情感产生的，

人的情感本身具有爱与恶；爱恶产生得失，得失产生悔恨和艰难，悔恨和艰难昭明而吉凶祸福显现。八卦卦位排布方正可以端正本性，蓍草龟甲圆正周通可以规范情感。情感与本性交合而利益与危害由此产生，所以设立仁义道德以正定人的本性，选取蓍草龟甲以制约人的情感。仁义具有寄寓其内容的表现形式，才能使祸福分明，因此圣人建立遍布天下的各种职位，确定尊卑贵贱的各种制度，序列阴阳相交的适当比度，整治刚柔之间的节制法则。顺应这些的人生存，违逆这些的人灭亡，获得这些的人身心安乐，失去这些的人身处危境，所以凌犯这些而另有所求的人，虽有吉祥最终凶险；懂得这些而遵守笃行的人，虽有穷困最终亨通。所以恬静无欲是德义的根本，纵情无度是邪恶的渊源，持续向前是转而返还的开端，终结穷尽是重新开始的根由，因此时机未至则（草木种子）不能坼解，（卦象）已用则（万事虽然杂乱而）不能踰越。就像那殷纣王具有统括天下的名号，却等同于匹夫之类；相邻的周国处于小侯的微卑，却能祭祀祖先神灵于岐山之滨。（有的人）对外对内的德义都已施行，然而高贵与贫贱的名分却未分明，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对于上天之道尚未详究，善恶之心尚未淳清。因此明晓上天之道的人不求私欲，悉知人的道德的人不怀愁忧，居于高位而不欺凌下属，处于卑贱而不触犯权贵。所以天道不能抗逆，道德不能违背。因此圣人超凡独立无忧无闷，大众不能增益（其德智），当权者弃置不用则道存己身，当权者加以重用则才智不能穷尽。

用上述这些观点看待《易》，《易》便可以通晓了。

【解析】 鉴于《易经》是古代“初兴之道，远作之由”的基础经典，为使初学者略窥治《易》门径，作者撰写本文以通释《易经》全书。文中首先介绍了《易经》的产生过程，继而从乾卦开始，依次简释六十四卦主旨，陈说八卦卦意，然后重点讲解部分卦意、爻辞、名词概念，最后概述《易经》的价值与功用。

由于作者通释《易经》的依据，是符合儒家正统思想的《彖》

《象》《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等所谓《易》学十翼，所以在叙述《易经》所揭示的世间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变化的、对立统一的这一基本思想的同时，突出强调了《易经》在立身处世、齐家治国方面的重大价值。行文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作者精通儒学述《易》之要，伸张儒家治国之本，完全不同于其它文章崇尚道家清虚无为的立意与风格，似为作者早年的作品。本文精当扼要，一气贯通，社会人生剖析剔透，天地自然通览兼容，在当时诸多述《易》者中颇有独到之处，所以范陈本附有注语称："籍之《通易》，京房、管辂有余愧矣。汉儒训诂，宁无陋乎！今之谈《易》，乃遗籍何耶？贵耳贱目，世固比比尔也。"

达 庄 论

伊单阏之辰，执徐之岁，万物权舆之时，季秋遥夜之月，先生徘徊翱翔，迎风而游[(1)]。往遵乎赤水之上，来登乎隐弅之丘，临乎曲辕之道，顾乎泱漭之州[(2)]。恍然而止，忽然而休，不识曩之所以行，今之所以留[(3)]。怅然而无乐，愀然而归白素焉[(4)]。平昼闲居，隐几而弹琴[(5)]。

于是缙绅好事之徒相与闻之，共议撰辞合句，启所常疑[(6)]。乃阙鉴整饬，嚼齿先引，推年蹑踵，相随俱进[(7)]。奕奕然步，腑腑然视，投迹蹈阶，趋而翔至[(8)]。差肩而坐，恭袖而检，犹豫相临，莫肯先占[(9)]。

有一人，是其中雄杰也，乃怒目击势而大言曰："吾生乎唐、虞之后，长乎文、武之裔，游乎成康之隆，盛乎今者之世，诵乎六经之教，习乎吾儒之迹，被沙衣、冠飞翮、垂曲裾、扬双鹍有日矣，而未闻乎至道之要有以异之于斯

乎[10]。且大人称之，细人承之，愿闻至教，以发其疑[11]。”

先生曰："何哉子之所疑者？"

客曰："天道贵顺，地道贵贞，圣人修之，以建其名[12]。吉凶有分，是非有经，务利高势，恶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13]。今庄周乃齐祸福而一生死，以天地为一物，以万类为一指，无乃激惑以失贞，而自以为诚是也[14]。"

于是先生乃抚琴容与，慨然而叹，俛而微笑，仰而流盼，嘘噏精神，言其所见[15]，曰："昔人有欲观于阆峰之上者，资端冕，服骅骝，至乎昆仑之下，没而不反[16]。端冕者，常服之饰；骅骝者，凡乘之马，非所以矫腾增城之上，游玄圃之中也[17]。且烛龙之光，不照一堂之上；钟山之口，不谈曲室之内[18]。今吾将堕崔巍之高，杜衍谩之流，言子之所由，几其寤而获及乎[19]！

"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20]。当其无外，谁谓异乎？当其有内，谁谓殊乎[21]？地流其燥，天抗其湿[22]；月东出，日西入；随以相从，解而后合[23]；升谓之阳，降谓之阴；在地谓之理，在天谓之文[24]；蒸谓之雨，散谓之风[25]；炎谓之火，凝谓之冰[26]；形谓之石，象谓之星[27]；朔谓之朝，晦谓之冥[28]；通谓之川，回谓之渊；平谓之土，积谓之山。男女同位，山泽通气，雷风不相射，水火不相薄[29]。天地合其德，日月顺其光。自然一体，则万物经其常[30]。入谓之幽，出谓之章，一气盛衰，变化而不伤[31]。是以重阴雷电，非异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异者视之，则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则万物一体也[32]。

"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积气也；性

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者也[33]。以生言之，则物无不寿；推之以死，则物无不夭。自小视之，则万物莫不小；由大观之，则万物莫不大。殇子为寿，彭祖为夭；秋毫为大，泰山为小，故死生为一贯，是非为一条也[34]。别而言之，则须眉异名；合而说之，则体之一毛也。彼六经之言，分处之教也；庄周之云，致意之辞也[35]。大而临之，则至极无外；小而理之，则物有其制[36]。夫守什五之数，审左右之名，一曲之说也[37]；循自然，性天地者，寥廓之谈也[38]。

凡耳目之官，名分之施，处官不易司，举奉其身，非以绝手足、裂肢体也[39]。然后世之好异者不顾其本，各言我而已矣，何待于彼[40]。残生害性，还为仇敌，断割肢体，不以为痛[41]；目视色而不顾耳之所闻，耳所听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适性之所安，故疾疢萌则生意尽，祸乱作则万物残矣[42]！至人者，恬于生而静于死[43]。生恬则情不惑，死静则神不离，故能与阴阳化而不易，从天地变而不移；生究其寿，死循其宜，心气平治，消息不亏[44]。是以广成子处崆峒之山，以入无穷之门[45]；轩辕登昆仑之阜，而遗玄珠之根[46]。此则潜身者易以为活，而离本者难以永存也。

"冯夷不遇海若，则不以己为小[47]；云将不失问于鸿濛，则无以知其少[48]。由斯言之，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有据，持其无者无执。月弦则满，日朝则袭咸池，不留阳谷之上，而悬车之后将入也[49]。故求得者丧，争明者失，无欲者自足，空虚者受实。夫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实也。是以作智造巧者害于物，明是考非者危其身，修饰以显洁者惑于生，畏死而荣生

者失其真[50]。

“故自然之理不得作，天地不泰而日月争随，朝夕失期而昼夜无分，竞逐趋利，舛倚横驰，父子不合，君臣乖离[51]。故复言以求信者，梁下之诚也[52]；克己以为人者，郭外之仁也[53]；窃其雉经者，亡家之子也[54]；刳腹割肌者，乱国之臣也[55]；曜菁华、被沆瀣者，昏世之士也[56]；履霜露、蒙尘埃者，贪冒之民也[57]；洁己以尤世、修身以明洿者，诽谤之属也[58]；繁称是非、背质追文者，迷罔之伦也[59]。成非媚悦，以容求孚，故被珠玉以赴水火者，桀纣之终也[60]；含菽采薇，交饿而死，颜夷之穷也[61]。是以名利之途开，则忠信之诚薄；是非之辞著，则醇厚之情烁也[62]。

“故至道之极，混一不分，同为一体，得失无闻[63]。伏羲氏结绳，神农教耕，逆之者死，顺之者生，又安知贪洿之为罚，而贞白之为名乎[64]？使至德之要，无外而已[65]。大均淳固，不贰其纪，清净寂寞，空豁以俟，善恶莫之分，是非无所争，故万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66]。儒墨之后，坚白并起，吉凶连物，得失在心，结徒聚党，辩说相侵[67]。昔大齐之雄，三晋之士，尝相与瞋目张胆分别此矣[68]。咸以为百年之生难致，而日月之蹉无常，皆盛仆马，修衣裳，美珠玉，饰帷墙，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矫厉才智，竞逐纵横[69]。家以慧子残，国以才臣亡，故不终其天年，而大自割系其于世俗也[70]。是以山中之木，本大而莫相，吹万数窍相和，忽焉自已[71]。夫雁之不存，无其质而浊其文[72]；死生无变，而龟之见宝，知吉凶也。故至人清其质而浊其文，死生无变而未始有云[73]。

“夫别言者，坏道之谈也；折辩者，毁德之端也；气分

者，一身之疾也；二心者，万物之患也[74]。故夫装束冯轼者，行以离交[75]；虑在成败者，坐而求敌[76]；逾阻攻险者，赵氏之人也[77]；举山填海者，燕楚之人也[78]。庄周见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叙无为之本，寓言以广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娱无为之心，而逍遥于一世，岂将以希咸阳之门，而与稷下争辩也哉[79]？

“夫善接人者，导焉而已，无所逆之。故公孟季子衣绣而见，墨子无攻[80]；中山子牟心在魏阙，而詹子不距[81]。因其所以来，用其所以至，循而泰之，使自居之[82]；发而开之，使自舒之。且庄周之书何足道哉！犹未闻夫太始之论、玄古之微言乎[83]！直能不害于物而形以生，物无所毁而神以清，形神在我而道德成，忠信不离而上下平[84]。兹客今谈而同古，齐说而意殊，是心能守其本，而口发不相须也[85]。”

于是，二三子者风摇波荡，相视膌脉，乱次而退，蹐跌失迹，随而望之耳[86]。后颇亦以是知其无实，丧气而惭愧于衰僻也。

【校注】 (1) 单阏 (chán yān 缠烟)：太岁纪年法的卯年。辰：时，此指卯年。执徐：太岁纪年法的辰年。岁：年。《尔雅·释天》：“(太岁) 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淮南子·天文训》高诱注：“单，尽；阏，止也。阳气推万物而起，阴气尽止也……执，蛰；徐，舒也。伏蛰之物皆散舒而出也。”权舆：初始，此指万物的萌芽、新生。季秋：秋季的最后一个月。先生：作者虚构的人物，实为其本人的化身。

(2) 遵：沿着。赤水：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水名，源于西方的神山昆仑。隐弅 (fēn 纷)：《庄子》中的地名，在北方玄水附近。《庄子·知北游》：“知北游于玄水之上，登隐弅之丘。”成玄英疏：“隐则深远难知，弅则郁然可见。”《集韵》平声二：“弅，丘高起貌。”曲辕：《庄子》中的地名，在东方的齐国。《庄子·人间世》：“匠石之齐，至于曲辕。”成玄英疏：“曲辕，地名也。其道屈曲，

犹如嵩山之西有轘辕之道。”泱漭（yǎng mǎng 仰莽）：水泽广大貌，此是就南方的湖沼泽野而言。州：水中的陆地，今多作“洲”。《说文》：“州，水中可居者曰州。”“弁”原作“坌”，据《庄子·知北游》改。

（3）恍然：犹“忽然”，谓时间的短暂，犹今语“一会儿”。止：进。《史记·高祖本纪》：“吏人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今足下尽日止攻，士死伤者必多。”“止”训为“进”。

（4）怅然：失意不乐貌。愀（qiǎo 巧）然：忧愁貌。白素：犹“平素”。

（5）隐几：倚靠着几案。

（6）缙绅：指士大夫。撰：编集。

（7）闚：同“窥”。鉴：镜。整饬（chì 赤）：此指整理个人的服饰仪容。嚼齿：咬牙切齿。推年：按年辈高低进行排列。蹑踵：犹“接踵”，指后边的人紧跟着前边的人。踵，脚后跟。

（8）奕奕然：盛大貌，此指士大夫们盛气凌人的神态。膌膌（zhé 哲）然视：用十分挑剔的眼光看视。《集韵》入声十：“膌，挑取骨间肉。”投迹：举步前进。趋：碎步疾行，为儒家表示敬意的一种礼节。翔：行走时张开双臂，属轻佻无礼的举止。《礼记·曲礼上》：“室中不翔。”郑玄注：“行而张拱曰翔。”按照儒家礼法，“趋”则不应该“翔”，本句形象地揭示了士大夫们貌似懂礼的行为。

（9）差肩：肩挨着肩。检：自我约束。《尚书·伊训》孔疏：“检，谓自摄敛也。”占：此指开口说话。

（10）成康：指周成王和周康王。《史记·周本纪》：“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六经：指儒家的《易》《诗》《书》《礼》《乐》《春秋》六部经典。沙衣：同“纱衣”，用稀疏而薄的织物制成的衣服。飞翮：用鸟羽装饰的冠带。曲裙：底边有曲褶的裙子，多为古代妇女所用。倪其心先生认为“沙衣、飞翮、曲裙”为西汉的幸佞小人江充初见汉武帝时的穿戴，“作者有意暗用江充典故，以勾勒讽刺‘雄杰’嘴脸”。双鹢（yì 益）：同“双鹢”，鹢为水鸟，古时贵者之船多在船首绘有双鹢。有日：多日。至道：最高深的道理。“沙衣”原作“袁衣”，据范陈本改。

（11）大人：对尊贵者的称呼。细人：小人。至教：极为高深的教诲。本句雄杰之客用“大人”“至教”称先生，自称“细人”，在貌似谦恭的外交辞令中，含有气势汹汹的对先生异于儒学的“至道之要”的质问。

（12）贞：正。《汉书·杜钦传》载杜钦应对“天地之道何贵”的策问时说：“臣闻天道贵信，地道贵贞；不信不贞，万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贵也……王者

法天地，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克己就义，恕以及人，《六经》之所上也。”修：研习。名：名分。《论语·子路》：“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顺”原作“生”，据《艺文类聚》卷三十七改。

（13）经：划分界限。

（14）庄周：即庄子，战国时宋国人，道家思想家，主要学说见于《庄子》。庄周基于天道自然无为理论，认为事物都是相对的，变化的，但从道的角度都可以通而为一，因而淡化天地万物之间的区别，反对是非之争。《庄子·齐物论》：“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秋水》：“万物一齐。”无乃：表示委婉测度语气的副词，相当于“莫非”、“恐怕是”。《艺文类聚》三十七“激”作“徼”，“是”作“者”。

（15）容与：从容闲舒貌。俛（fǔ 俯）：低头。流眄：同“流盼”、“流眄”，流转目光观看。嘘噏（xī 西）：呼吸吐纳。

（16）阆（làng 浪）峰：同“阆风”，神话传说中昆仑仙境的地名，又名玄圃。《水经·河水注一》引《昆仑经》曰：“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阆风；三曰增城，一名天庭。”一说阆风与玄圃非一地。《广雅·释山》：“昆仑墟有三山，阆风、板桐、玄圃。”资：取用，此指穿戴。端冕：玄衣和大冠，为古代帝王、贵族的礼服。服：驾驭。骅骝：见《东平赋》注（47）。没：死亡。反：返。

（17）矫腾：飞腾。增城、玄圃：并为神话传说中昆仑山仙境的地名，见注（16）。

（18）烛龙：古代神话中的钟山之神，相传其张目（或衔烛、珠）能照耀天下，其口张合则为春夏或秋冬。《山海经·海外北经》：“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管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之下。”郭璞注：“烛龙也，是烛九阴，因名云。”《玄中记》：“北方有钟山焉，山上有石首如人首，左目为日，右目为月，开左目为昼，闭右目为夜，开口为春夏，闭口为秋冬。”曲室：犹密室。

（19）隳（huī 灰）：毁。谩（mán 蛮）：欺骗。几：庶几，表示愿望的副词。寤：悟。及：追赶上，此指有所长进。

（20）无外：没有外部的边缘，即谓无限大。名：形成。有内：具有一定的范畴。

（21）这两句是说：在无外的自然之中，天地无异；在有内的天地之中，万

物不殊。以下则进一步列举事例说明"天地日月，非殊物也"，"万物一体"的道理。

(22) 抗：高。古人认为天为阳，地为阴，但同时认为天亦可以用阴性作用于大地，如用雨、雪、霜、露、雹、雾等阴湿之物布洒于地；地在上天阳气的作用下，亦可以呈现出阳性的属性，如风日使地面燥热等等，所以《周礼·春官·大宗伯》称："以天产作阴德……以地产作阳德……"本文陈述"地燥""天湿"，意在强调天地无异。《艺文类聚》卷三十七"流"作"沉"。

(23)《易·系辞下》："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解：分。合：会。古人认为农历的月朔时日月交会，称之为辰。《左传·昭公七年》："日月之会谓之辰。"杜预注："一岁日月十二会，所会谓之辰。"

(24) 理：纹理。文：文章，指错杂的色彩或花纹。《易·系辞上》："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孔疏："天有悬象而成文章，故称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

(25) 蒸：蒸发。嵇康《琴赋》："蒸灵液以播云。"李善注："蒸气上貌，言山能蒸出云以沾润万物。"《西京杂记》卷五："(董仲舒曰) 二气之初蒸也，若有若无，若实若虚，若方若圆，攒聚相合，其体稍重，故雨乘虚而坠。"宋本《玉篇》中："风，散也。"《范子计然》："风为天气，雨为地气。"

(26) 炎：火焰升腾。《说文》："炎，火光上也。"《尚书·洪范》："火曰炎上。""冰"原作"米"，据范陈本改。

(27) 象：悬象，指日月星辰构成的天体形象。《易·系辞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孔疏："象谓悬象，日月星辰也，形谓山川草木也。"

(28) 朔：早晨。晦：夜晚。《庄子·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郭庆藩《庄子集释》："晦，冥也；朔，旦也。"

(29) 射：嫌弃。薄：靠近。本句语本《易·说卦》"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而稍有改动。陆德明释文："(薄) 相附薄也……(射) 厌也。"

(30) 经：行。

(31) 章：彰。一气：指混沌之气，古人认为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本原。《庄子·大宗师》："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

(32)《庄子·德充符》："仲尼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成玄英疏："肝胆附生，本同一体也，楚越迢递，相去数千。而于一体之中，起数千之远，异见之徒，例皆如是也。"

（33）《庄子·知北游》："（黄帝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万物一也。"《孔子家语·五帝》："孔子曰：昔某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太平御览》卷十七引《乐论》曰："五行生情性。"游魂：浮游的精气。《易·系辞上》："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孔疏："精气为物者，谓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聚而为万物也。游魂为变者，物既积聚，极则分散，将散之时，浮游精魄，去离物形而为改变，则生变为死，成变为败，或未死之间变为异类也。"范陈本"积气"作"精气"。

（34）以上关于"生死""大小"的论点皆本于《庄子》。《庄子·秋水》："河伯曰：'然则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无穷……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观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之域！"'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殇子：未成年而死者。彭祖：相传为上古的长寿之人，活了八百岁。秋毫：禽兽秋季长出的细毛。《庄子·齐物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一贯：相互贯通的同一整体。一条：犹"一贯"，相互连接的同一事物。《庄子·德充符》："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者，解其桎梏，其可乎？"

（35）致意：进达心意而使人领悟。《庄子·秋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阮籍似以六经之言为"以言论者"，以庄周之云为"以意致者"。

（36）庄子认为，大和小相辅相成，互有所长，应辨证运用。《庄子·秋水》："北海若曰：夫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故异便，此势之有也。"

（37）什五：同"什伍"，古代的编制单位，户籍编制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军队编制以五人为伍，十人为什。审：详究、细察。左右之名：指君主左右官吏的名分。本句"什五之数""左右之名"均指儒家的治国之术。一曲：犹"一隅"，指偏于一端。

（38）性：本性，此用为动词。《孟子·尽心上》："尧舜，性之也。"赵岐注："性之，性好仁，自然也。"寥廓：辽阔远大。"性"，范陈本作"佳"，陈伯君《校注》作"小"。

（39）本句是说，五官虽然各有其名分、功能，但都是为整个身体服务的，进而喻万物虽有不同，都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司：主，此指主要职责。举：全。

“官”，范陈本作“耆”，陈伯君《校注》作“任”。

（40）待：依恃。

（41）还：环绕，此指递相为仇敌。

（42）疢疹（chèn 趁）：疾病。自“然后世之好异者”至此，本于《庄子·天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

（43）至人：《庄子》书中极力推崇的超凡脱俗、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人。《庄子·齐物论》：“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庄子·田子方》：“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

（44）究：极尽。心气：指人的心绪、情感。《庄子·庚桑楚》：“欲静则平气。”消息：盛衰。《艺文类聚》卷三十七“究”作“终”，范陈本“消息”作“不消”。

（45）广成子：《庄子》中达于至道的贤者，自称修身已经一千二百岁。崆峒山：又作“空同山”，在河南省临汝县西南。无穷之门：通往至道境界之门。据《庄子·在宥》，黄帝赴崆峒山向广成子请教至道之精，广成子略加阐述之后，“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

（46）轩辕：黄帝。阜：大丘。玄珠：黑色明珠，比喻道家的真谛。据《庄子·天地》，黄帝游赤水，登昆仑，回归后发现遗失了玄珠，分别派知（指智慧）、离朱（指明眼人）、喫诟（指强辩之人）去找，均未找到。最后派象罔（指无形无迹之人）找回了玄珠。此谓黄帝作为人间君主，不懂至道之理，到了昆仑仙境居然遗失了大道。

（47）冯夷：河伯，为河神之长。海若：海神，此指北海神。据《庄子·秋水》，秋天河水泛滥，河神顺流而下，以为天下盛美尽在己身。到了北海，只见海阔无际，随即对着北海神慨叹自己的渺小。

（48）云将：《庄子》中虚拟的人物，为云神之主将。失问：不得问。鸿濛：《庄子》中虚拟的人物，代表着自然元气。据《庄子·在宥》，云将向鸿濛请教合六气之精以育群生之法，鸿濛说“吾弗知”，结果“云将不得问”。三年后，云将又遇鸿濛而再次请教，鸿濛教给云将“心养”之法：“徒处无为而物自化。堕尔形体，黜尔聪明，伦与物忘……无问其名，无窥其情，物固自生”。云将满意而归。原无“问”字，据陈伯君《校注》补。

（49）月弦：指弦月，半边月。满：指满月，圆月。袭：入。咸池：传说中日浴之处。阳谷：同“暘谷”、“汤谷”，传说中日居之处。悬车：又作“县车”，传说羲和驾驭着太阳在悲泉稍作休息，称之为悬车。《淮南子·天文训》：“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马，是谓县车。”

（50）荣：乐。“明是考非”原作“明著是非”，据《艺文类聚》卷三十七改。范陈本“真”作“贞”。

（51）随：逐。期：预定的时间。舛：交错。

（52）复言：谓实践诺言。梁下：桥下。《庄子·盗跖》：“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

（53）克己：约束自己。郭外：城郭之外，犹谓郊外。仁：儒家推崇的惠爱他人的道德观念。《庄子·让王》：“孔子谓颜回曰：‘回，来！家贫居卑，胡不仕乎？’颜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饩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

（54）窃：私下里。其：语气词。雉经：自缢而死。亡家之子：此指春秋时晋献公的太子申生。据《国语·晋语二》，晋献公的宠姬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取代申生的太子地位，设计陷害申生。有人劝申生赶快逃避，申生拘于礼教虚名，认为“去而罪重，不智；逃死而怨君，不仁；有罪不死，无勇”，“乃雉经于新城之庙”。不久，晋国大乱。

（55）刳（kū哭）腹：剖腹。本文“刳腹割肌者”，指比干、伍子胥等人。《庄子·盗跖》：“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谓忠臣也，然卒为天下笑。”“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祸也。”

（56）曜：同“耀”。菁华：泛指香草、野花。华，花。被：披。沆瀣（hàng xiè 航去声谢）：夜间的水气、露水。屈原《远游》：“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王逸注：“沆瀣者，北方夜半气也。”本句“曜菁华，被沆瀣者”，指屈原一类忠而被逐的忧国之士。

（57）贪冒：贪图财利。

（58）尤：惊异。洿（wū屋）：污浊。诽谤：刺怨时政。属：类。《庄子·山木》：“大公任曰……子（指孔子）其意者，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污。”《庄子·刻意》：“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

（59）文：华饰。迷罔：迷惑，欺罔。伦：类。《庄子·盗跖》：“（盗跖称

孔子）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多辞缪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

（60）孚：诚信。《庄子·天地》：“垂衣裳，设采色，动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谓道谀。”范陈本“成”作“诚”。

（61）菽：豆类的总称。薇：山菜名，又称野豌豆。颜夷：颜回和伯夷，都是儒家推崇的甘于清贫的贤士。《庄子·人间世》：“（颜）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庄子·盗跖》：“世之所谓贤士，莫若伯夷、叔齐。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皆离名轻死，不念本养寿命者也。”

（62）著：显明。烁：通“铄”，销毁，熔化。《庄子·盗跖》：“名利之实，不顺于理，不监于道。”《庄子·齐物论》：“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

（63）极：顶点。《庄子·缮性》：“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庄子·田子方》：“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孙叔敖曰）吾以为得失之非我也，而无忧色而已矣。”范陈本“得失”作“乃失”。

（64）《庄子》认为，随着古代帝王治国制度的逐渐完善，“至一”“自然”的质朴社会逐渐丧亡了。《庄子·缮性》：“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易·系辞下》：“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贪洿：贪污，指贪利忘义的行为。罚：犹“罪”。据本段文意，本句似应在下文“故万物反其所而得其情也”之后。

（65）无外：即上文所说的“自然者无外”。

（66）大均：谓自然造化的惠施公允平均，而使万物都能满足。不贰：专一，没有第二个。纪：法度。清净：同“清静”，范陈本“净”作“静”。《庄子·天道》：“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本（“本”字亦作“乎”，今从马叙伦说）而道德之至。”成玄英疏：“虚静、恬淡、寂漠、无为，四者异名同实者也。”俟：大。

（67）坚白：我国先秦时期名实问题争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名家学者公孙龙认为，石具有坚和白两种属性，作用于人的触觉和视觉，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感觉，因而提出石的坚和白是互相分离的，进而夸大了事物属性之间的差异，抹

杀了其统一性。此外，惠施与后期墨家学者也有相关的论述。《庄子·齐物论》："彼（指惠施）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

（68）大齐之雄：指齐国稷下学宫的诸多雄杰。战国时，齐威王、宣王曾在齐国都城临淄西门稷门附近修建学宫，广招学者讲学议论，是当时百家争鸣活动的中心。三晋之士：指韩、赵、魏三国的学者，如公孙龙、荀子、韩非等，他们都曾周游列国收徒讲学。瞋目张胆：指人在激动时瞪眼耀武的表情，此形容各派学者激烈争辩时的神态。

（69）蹉：蹉跎，指失足，此谓人生的坎坷、挫折。帷墙：障隔内外的帷幔，此借指后庭内院。矫厉：勉身自厉。

（70）天年：自然的寿数。陈伯君《校注》"大"作"天"，范陈本"系"作"繁"。

（71）本：树干。莫相（xiàng 向）：无人顾视。《庄子·逍遥游》："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此外，《庄子》的《人间世》和《山木》亦有大树繁茂，而匠人因其"无所可用"而不顾不取的叙述。已：止。《庄子·齐物论》："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范陈本"莫相"作"莫伤"。陈伯君《校注》"已"作"己"。

（72）雁：此指鹅。质：内在的品质，此指鹅的追求自由的天性。文：外在的技艺，此指鹅的鸣叫的能力。据《庄子·山木》，庄子到故友家做客，故友命童子杀鹅待客。有两只鹅，一只会鸣叫，一只不会，故友命童子把不会鸣叫的鹅杀了。

（73）未始：不曾。云：语末助词，无义。范陈本"云"作"之"。《庄子》认为，至人"死生无变于己"（《齐物论》），是超脱于世俗生死范畴的人，所以阮籍上文称至人"能与阴阳化而不易，从天地变而不移"，而最终"消息不亏"。参见注（43）。

（74）气分：指人的精气分散。《庄子·知北游》："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二心：分心。《庄子》认为"万物一体"，人的意念也应专一，所以，"一心定而王天下"，"一心定而万物服"（《天道》），反之，万物就要遭殃。

（75）装束：整理行装。冯（píng 平）轼：同"凭轼"，凭倚着车前的横木，为古人乘车时表示敬意的一种姿势，此指游士四出周游。《汉书·郦食其传》：

"韩信闻食其冯轼下齐七十余城。"颜师古注："冯读曰凭。凭，据也。轼，车前横板隆起者也。云凭轼者，言但安坐乘车而游说，不用兵众。"《庄子·渔父》："析交离亲谓之贼。""离交"原作"离支"，据范陈本旧校改。

(76) 而：以。求：招致。

(77) 赵氏之人：指战国时赵国的王室宗族，其中，特指赵国名将赵奢之子赵括。赵括少学兵法，说起来井井有条。公元前263年，秦国和赵国为争夺韩国的上党郡而发生了长平（今山西省高平县西北）之战，赵括率四十万大军翻越太行山攻击秦军壁垒，结果中箭身亡，全军覆没。

(78) 移山填海：指愚公移山的故事。据《列子·汤问》，太行、王屋二山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愚公面山而居，很不方便，于是，率领全家挖山不止，并将土石"运于渤海之尾"。天帝有感愚公之诚，派大力神把王屋山移到朔东（古燕国之地），太行山移到雍南（古楚国之地）。

(79) 无为：道家学说之一，主张清静虚无、顺应自然。寓言：寄寓于某种人物事件以阐述某种道理的言论或文章。《庄子·天下》："（庄周）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寓言为广。"假物：借助事物。聊：姑且。希：求。咸阳：战国时秦国的都城。本文用"希咸阳之门"喻求取高官。

(80) 公孟季子：即《墨子·公孟》所说的公孟子，事迹不详。衣绣：穿戴着华丽的礼服。墨子：墨翟，战国时宋国人，墨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攻：批评指责。据《墨子·公孟》，公孟子穿戴着严整的儒服来见墨子，请教说："君子服然后行乎？其行然后服乎？"墨子引用齐桓公、晋文公、楚庄公、越王勾践四人的服装有华有简而国家均得治理的事例，说明"行不在服"。公孟子请求脱掉儒服再次拜见墨子，墨子让公孟子仍然穿着儒服相见，否则"行果在服也"。

(81) 中山子牟：战国时魏国的公子，封于中山，名牟。魏阙：古代宫门外两边高耸的楼观，此借指朝廷。詹子：又作"瞻子"，指战国时的贤人詹何。距：通"拒"。据《庄子·让王》，中山公子牟请教瞻子，自己既想隐居，却又惦念着宫廷的荣华富贵，怎么办好。瞻子劝中山公子牟"要重生"，重生就能轻利，就能把握住自己，安安稳稳地隐居了。

(82) 泰：通畅。居：处置。

(83) 太始之论：关于天地开辟、万物开始形成的理论。《列子·天瑞》："太始者，形之始也。"玄古：远古。

(84) 直：特、但。神：精神，古人认为凡有生命的物体均有其精神。

(85) 兹：此。须：宜。范陈本"客"作"容"。

(86) 二三子：指诸位缙绅好事之徒。膌脉：脉博狂跳。踖跌：犹跌倒。“耳”字后范陈本有旧校云：“或作其”。

【今译】在那（阳气初起的）卯年，在那（蛰物舒出的）辰年，在那万物萌生的良时，在那季秋漫长的月夜，有位先生往来飞翔，迎风周游。他沿着西方的赤水一往直前，继尔登上北方的隐弅山丘，继尔亲临东方齐国的曲辕弯途，继尔瞻视南方茫茫泽野的水中小洲。他忽尔行进，忽尔休息，并不知道先前为什么要行进，现在为什么要停留。（他感到这样的周游）怅然失意而并不快乐，便满怀忧愁回归到往常的生活。平日闲适而居，凭依几案弹琴自娱。

于是，士大夫中的好事之徒相互间听说了这件事，他们共同商议编合辞句，彼此启发对先生多年来的疑惑。继而大家对镜整容，由一个最恨先生的士大夫在前引路，其余人按年辈高低紧跟其后，相互随从一同向先生住处走去。他们盛气凌人地走着，用挑剔的眼光四下看着，阔步而来踏上台阶，张臂趋行来到先生房中。他们肩挨着肩席地而坐，恭敬地袖着双手而容止检点，犹豫迟疑面面相觑，谁都不肯首先开口发难。

有一个人，是这些人当中的枭雄俊杰，便瞪大了眼睛，摆出攻击的气势大声说：“我们出生在唐尧、虞舜的宏业之后，成长在周文王、周武王的后裔之朝，游学在周成王、周康王的太平治世，兴盛在当今的吉世佳时，诵读的是六经的深奥教义，学习的是我们儒家的先贤事迹，我们身穿细纱轻衣、头戴羽缨之冠、下垂曲边褶裙、张扬双鹢贵船之帆游玩嬉乐已经好多日子了，却没听说过世间至道的精要会有不同于我们的儒家学说。况且大人所称道的内容，应是小人所承受的内容，我们愿意聆听您的高深教诲，以启发我们的疑惑。”

先生说：“您所疑惑的是什么呢？”

雄杰之客说：“上天之道贵崇敬顺，大地之道贵崇贞正，我们儒家的圣人研习天地的顺贞之性，并据以确立了（儒家礼法范畴之内的）百事之名。使得吉凶祸福有了分别，是非对错有了界限，人们

都追求利益尊崇势位，厌恶死亡重视生存，所以天下安康而大功告成。如今庄周竟然齐同祸福而一视生死，把天地当成一件物品，把万物当成一个手指，这恐怕是激扬疑惑以至丧失贞正，而又自以为非常正确吧。”

于是先生手抚弦琴神情从容，颇有感慨而轻叹，低头微微一笑，抬头远视片刻，深吸口气定定精神，然后畅谈他的见解，说：“从前有一个人打算览胜于阆风山上，他穿戴着端冕礼服，驾驭着周穆王的骅骝骏马，来到昆仑山下，结果身死山中而未能回归。端冕，是平常人穿戴的服饰；骅骝，是平常人乘驭的骏马，不能用以飞腾在增城之上，巡游在玄圃之中。况且烛阴长龙的明辉，不能仅照一间厅堂之上；钟山之神的神口，不能谈论于密室暗房之中。如今我要摧破您这些崔巍高崇的宏论，杜塞这些广衍欺世的流言，阐述您的这些观点的由来，但愿您能有所觉悟而获得长进。

“天地产生于混沌自然，万物产生于苍天大地。混沌自然无限广大，所以苍天和大地得以形成；苍天和大地具有一定的范围，所以万物得以产生。面对无限广大的混沌自然，谁能说天地有异？面对具有一定范围的苍天大地，谁能说万物有别？大地流布着燥热，苍天高洒其阴湿；月亮从东方升起，太阳向西方坠落；日月相互追随而又相互跟从，有所分离而后又有所相合；向苍天上升的称之为阳，向大地下降的称之为阴；存在于大地的称之为理，存在于苍天的称之为文；蒸发于大地的称之为雨，流散于天空的称之为风；火焰腾烧称之为火，水冻凝结称之为冰；在地上成形的称之为石，在天上成象的称之为星；早晨称之为朝，夜晚称之为冥；水流通畅的称之为河川，水流回旋的称之为渊潭；平坦的称之为土地，积聚的称之为高山。男人和女人具有相同的重要地位，高山和湖泽相互通达其灵气，雷和风不相厌弃，水和火不相接近。天地共同拥有其德惠，日月依次普照其明光。茫茫自然浑为一体，则天地万物各自遵循其常法。隐入的称之为幽暗，显出的称之为明彰；混沌之气有盛有衰，虽有变化而并不损伤。因此天空出现浓重的阴云雷鸣电闪，并不是异

象显现；苍天大地太阳月亮，也并不是不同的事物。所以说：从事物的不同点来看，则肝和胆如同楚国和越国相距得那么遥远；从事物的相同点来看，则万物浑为一体。

“人类生存在天地之中，禀赋着自然生成的形态。其身躯，是阴阳的积聚之气；其本性，是五行的端正之性；其情感，是游魂的变异欲望；其精神，是天地之所以驾驭人类的根本。从活着的角度说，则万物无不长寿；从死亡的角度推论，则万物无不短命。从小的方面来看，则万物没有不是小的；从大的角度来看，则万物没有不是大的。正如夭亡的殇子为长寿，高龄的彭祖为短命；禽兽的毫毛为大物，高大的泰山为小物，所以死和生相互贯穿一起，是与非相互连接一处。分别来说，则胡须和眉毛有不同的名称；合起来说，则都是人体的一根毛。那些儒家六经的言论，是分别处置天地万物的教诲；庄周的种种论述，是进达心意而使人领悟的言辞。从大的方面俯视万物，则能看尽万物而不去区分它们之间的外部界限；从小的方面审理万物，则万物各有其不同的形制。那些墨守于什伍编制的数额，详究君王左右官员的名分，都是偏于一端的谬说；而遵循自然之道，性本天地之理，才是辽阔深远的宏论。

“大凡耳目等种种器官，以及各自名分的设立，都是为了使其居于各自的位置而不改变其主要职责，进而全部服务于整个身体，并不是为了断绝手足、割裂肢体。然而后世喜好事物差异的人不顾及事物的根本，各自都说有我足矣，何必依恃于其他一方？他们摧残生命危害本性，相互之间递为仇敌，割断了四肢身体，而不以之为痛苦；他们的眼睛注视颜色而不顾耳朵听见的声音，耳朵注重所听的声音而不依恃于心神思考的内容，心神奔放其欲念而不顺适于本性的安和，所以疾病萌发则生存的意念竭尽，祸乱四起则万物遭受摧残！而至德之人，恬淡于生存而平静于死亡。生存恬淡则情感不会惑乱，死亡平静则神魂不会离散，所以能够和阴阳一同演化而性不改易，随从天地一道变迁而性不徙移；能够生则极尽其天赋寿命，死则遵循其品性之宜，心神情感平允修治，或盛或衰均不损亏。因

此广成子住在崆峒山上，而进入至道的无穷之门；轩辕登上昆仑高丘，而遗失了持有玄珠的根本要求。这就是潜身遁世的人容易生活，而离弃了自然真谛的人难以长久生存的缘由。

“河神冯夷如果不遇到北海神，就不会认为自己渺小；云将如果没有不得问于鸿濛，就无从知道自己见识少。由此说来，自以为是的人不能显彰，自我建树的人不能成立，恪守自然禀赋的人有所依据，秉持天赋所无的人一无所获。月亮有弦便有满，太阳早晨进入咸池，不停留在阳谷之上，而（在悲泉）稍稍停车休息之后便没入西方。所以谋求所得的人必有所丧，争抢显赫的人必有所失，没有欲望的人自我满足，虚怀若谷的人得到实惠。高山沉静而山谷深邃，这是自然造化的规律。懂得自然规律并且能够正确实践的人，是君子的实质。因此创造智慧制作巧器的人伤害于万物，明示正确考辨错误的人危害其自身，修饰容貌以显示自己高洁的人迷惑于人生，害怕死亡而享乐人生的人丧失了生命的真谛。

“所以自然的基本道理不能得到发扬，就会天地不得安泰而日月争相追逐，早晚失去定时而昼夜无法分别，人们竞相追求各种利益，交互勾结横驰竖窜，父子之间不能和睦，君臣之间乖违背离。所以为了实践诺言而求得恪守信义美名的人，却表现出尾生淹死桥下的愚诚；口称约束自己而为他人着想的人，却表现出颜回安享郭外田园生活的虚仁；私下里自缢身亡（以保全名节）的人，正是申生这样的丧家亡国的儿子；被剖腹割体遭受酷刑的人，正是比干、伍子胥这样的混乱国家的忠臣；辉耀着芳草鲜花、披戴着夜半清露的人，是昏庸乱世的士人；脚踏冰霜寒露、身蒙风尘灰埃的人，是贪图财利的小民；洁饰己容以惊骇世间民众、修饬己身以显露别人污浊的人，是不满现实抨击时政的一类；繁琐地论说是是非非、背弃质朴追求文彩的人，是迷惑世人的一类。成就万事绝不能靠媚世悦俗，用各种仪容华饰来谋求诚信的美誉，所以身披珠玉而投身水火的人，是夏桀、殷纣的最终结局；采食薇薇为生，遭受饥饿而死，是颜回、伯夷的困顿穷途。因此追求名利的道路一旦开辟，那么忠贞信义的精

诚就会淡薄；是非对错的言辞越是明著，那么敦厚质朴的情感就会销熔殆尽。

“所以至道的最高境界，是达到自然造化混沌一统不能区分，万物同为一个整体，是非得失无所知闻的程度。伏羲氏教给百姓编结绳网以狩猎捕鱼，神农氏教给百姓耕种农田，违背这些做法的人遭受死亡，顺从这些做法的人获得生存，百姓又怎么能知道贪利忘义之所以是罪恶，而贞正清白之所以是美名呢？假使概括最高道德的精要，只要了解混沌自然无限广大即可。混沌自然的惠施极为均等并且淳厚专固，没有其它不同的法度，同时清虚安静寂寞无声，空旷开阔并且广大无际，善恶无人加以区分，对错也不值得辨争，所以万物都能回归各自的适宜处所而满足各自的情性。儒墨诸家产生之后，有关坚白一类的名实之争随之一同兴起，使得吉凶祸福之说连接天下万物，得失利害之虑存在万民之心，他们结聚徒众纠集朋党，争辩论说相互攻讦。从前强大齐国稷下学宫的诸多雄杰，韩、赵、魏三国的诸多学士，都曾经相互瞪眼逞威激烈分辩这些是非利害的名目。他们都认为百年的寿命难以实现，而每天每月的人生坎坷却变化无常，所以都盛置仆从车马，修治华丽衣裳，美饰以珍珠宝玉，装修后宅内庭，出则取媚君上，入则欺凌父兄，勉身自厉于才华智慧，竞相角逐奔走纵横。致使家族因为有了聪敏智慧的子孙而残败，国家因为有了干练博识的能臣而灭亡，所以他们不能终尽其寿命，而极大地自我割伤、束缚于尘世民俗。因此自然界里山中的大树，树干粗壮而没有哪位木匠顾视，风吹巨树万种孔窍发出的声音相互应和，忽然间又自我停息。那只不会鸣叫的鹅不得生存，是因为它失去了应有的品质而又浊乱其应有的文彩；死亡和生存的命运无法改变，而灵龟被当作珍宝，是因为它能预知吉凶祸福。所以至德之人清正其品质而浊乱其文彩，死亡和生存无法改变的情况对于他们不曾有过。

“那些区别名物的言论，是败坏大道的谬说；折服对方的争辩，是伤毁至德的开端；体内的精气分散，是一人之身的疾病；（不能专

一而）怀有二心，是天下万物的祸患。所以那些整备行装乘车游说的人，其行为在于离间友谊；全力考虑成功与失败的人，实际上是坐在那里招致敌人；逾越阻阨攻战艰险的人，是战国时赵国王室宗族的后人；移山填海的愚公子子孙孙，是燕楚两国的辛劳人民。庄周看见人们如此惑于人生，故而论述道德的奥妙，叙说无为的根本，运用寓言来推广其道理，借物喻事以延展其道理，姑且用以娱悦其自然无为之心，而逍遥自在于整个世界，哪里是要用这些学说谋求进入秦都咸阳的城门，或者和稷下学士争辞辩说呢？

"那些善于交接他人的人，只是说些开导对方的话罢了，并不顶撞否定对方。所以公孟季子穿戴着华丽的儒服前来相见，墨子并不加以责难；中山公子牟心里惦念着宫廷的荣华（而前来询问仕隐的矛盾），詹子并不因其怀有二心而拒绝回答。他们都是根据对方前来提问的初衷，利用对方所要达到的目的，循循善诱而疏通对方，使其自己处理自己的矛盾；缓缓启发而开导对方，使其自己舒释自己的疑惑。况且庄周的著作又有什么足以称道的呢！他还没有听说那天地开辟万物始成的高论，以及有关玄远太古的精妙言辞啊！（他的学说）仅仅能够不伤害于万物而使有形之物得以繁生，万物无所毁坏而使其精神得以清正，形体和精神都和谐地存在于自己而使道德得以形成，忠贞和诚信不相背离而使社会的上上下下得以太平。这位来客今日高谈而求同于上古高贤，都是虚妄之论而意思并不相同，这是由于来客内心虽然持守作人的根本，而口中所说的却不相适宜。"

于是，这些士大夫们就像是被风摇摆被水荡动似的难以自持，面面相视脉搏狂跳，次序大乱纷纷后退，跌跌撞撞足迹杂乱，相随相望逐渐离去。事后他们因此而深知自己学而无实，神情颓丧而羞怯惭愧于简陋的僻境。

【解析】　《庄子》是魏晋玄学赖以盛行的重要典籍之一，它崇尚道家的自然无为，与儒家的纲常名教显然不同，因此遭到当时礼

法之士的猛烈抨击。为此，作者撰写本文以通达《庄子》主旨，并且采用了驳难论辩的方式以应答非难。

本文虚构了论辩双方，其中的先生是作者化身，缙绅好事之徒则指礼法之士。论辩的中心，是庄子“齐祸福而一生死，以天地为一物，以万类为一指”的齐物论学说，与儒家设立“吉凶”“是非”之名以分理万物的治国主张的矛盾。阮籍依据庄子学说，首先从宇宙宏观的角度，论证客观事物“自然一体”，“万物一体”，继而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论证生死、是非也是相互“一贯”“一条”的道理，并由此进一步推论，“君子之实”应该遵循“自然之道”，以求“得之道而正”。随后，作者联系社会政治现实，引古述今，指出名教行而“自然之理不得作”，故“父子不合，君臣乖离”，“名利之途开，则忠诚之诚薄；是非之辞著，则醇厚之情烁”，导致士人们“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矫厉才智，竟逐纵横。家以慧子残，国以才臣亡。”其批判的矛头，直指那些依附于司马氏权势，借助儒家名教取媚谋私的礼法之士，以及当时的昏暗政治。

阮籍虽然立足于庄子的齐物论学说，但亦稍有不同，主要表现在：一、庄子在阐述“万物一齐”的相对主义认识论的过程中，过分强调事物的相对性，而淡化事物的特殊性，因而有虚无主义的偏颇。阮籍在宏观上论述“至道之极，混一不分”，“至德之要，无外而已”的同时，承认万物（如阴阳、天地、雨风、火冰等等）的对立统一性，人的耳目五官亦是各司其职而又“举奉其身”，这实际上意味着，齐物论学说是有一定条件的，即只适用于从宏观的角度看问题。二、从这一点出发，阮籍并未从根本上否定儒学。他指出：“《六经》之言，分处之教也；庄周之言，致意之辞也。大而临之，则至极无外；小而理之，则物有其制。”即承认儒学从具体现实方面处理事物的社会功能。而阮籍着力批判的，是当时礼法之士打着儒学旗号所宣扬的虚伪的礼法名教。这些不同，可以视为魏晋玄学调合儒道学说在阮籍身上的反映。

本文文思明快，笔意洒脱，格调高致，气势强劲，人物鲜明真

切，语言犀利明晰，是一篇很有艺术特色的论辩文章。

通　老　论[1]

圣人明于天人之理，达于自然之分，通于治化之体，审于大慎之训，故君臣垂拱，完太素之朴；百姓熙怡，保性命之和[2]。

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3]。《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4]。

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王施仁，五霸行义，强国任智，盖优劣之异，薄厚之降也[5]。

【校注】　(1) 本文创作动机当与《通易论》、《达庄论》相近，是为通达《老子》大旨而作。然而全篇散佚过甚，只存有互不连贯的三小段文字，其中第一、第二段见于《太平御览》卷一，第三段见于《太平御览》卷七十七，当为众明本所本。《文选·孙盛·游天台山赋》注及《文选·何晏·景福殿赋》注引有第二段中的部分文字，题为“阮籍《通老子论》”。

(2) 天人之理：指天道与人事的相互关系。古人认为天意能够干预人事，人事能够感动天意。分：法度，原则。《荀子·荣辱》杨倞注：“分，制也。”治化：谓治理国家，教化人民。体：体制。大慎：万分谨慎。大，重视。古人多有处事谨慎的言论。《礼记·大学》：“有国者不可以不慎。”《左传·昭公七年》：“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垂拱：垂衣拱手，形容无所事事而得无为而治的功效。《书·武成》：“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完：全。太素：天地万物原始时代的最质朴的状态。《列子·天瑞》：“太素者，质之始也。”熙怡：和乐喜悦。性命：中国古代哲学范畴，指万物的天赋和禀受。《易·乾·彖》：“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孔疏：“性者，天生之质，若刚柔迟速之别；命者，人所禀受，若贵贱夭寿之属也。”高亨注：“性，

属性。命，寿命。”

（3）道：此指宇宙的本源和普遍规律。《老子》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法自然。”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4）《易·系辞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韩康伯注：“夫有必始于无，故太极生两仪也。太极者，无称之称，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极，况之太极者也。”孔疏：“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故《老子》云‘道生一’，即此太极是也。”《春秋》及三传没有明言“道”为“元”，此内容见于后人的注释。《公羊传·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何休注：“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

（5）三皇：传说中上古的三位帝王，所指说法不一。《白虎通·号》：“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神农、燧人也。”五帝：传说中后于三皇的五位帝王，所指说法不一。《白虎通·号》：“五帝者何谓也？《礼》曰：‘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也。”三王：指夏、商、周三代的开国之君。五霸：同“五伯”，春秋时的五位霸主，所指说法不一。《吕氏春秋·当务》高诱注：“五伯，齐桓、晋文、宋襄、楚庄、秦缪也。”强国：指战国时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强国。

【今译】 圣人明辨天道人事的基本原理，晓达宇宙自然的运行规律，精通治国化民的政体制度，审知万分谨慎的立身训诫，所以君臣能够垂衣拱手无为而治，保全最淳真时代的质朴；百姓能够愉悦和美安居乐业，持守人的天赋与寿命的平和。

道，取法自然而化育万物，侯王如果能够保有它，万物都将自行化育。《易》称“道”为“太极”，《春秋》称“道”为“元”，《老子》称为“道”。

三皇依恃“道”，五帝倚仗“德”，三王实施“仁”，五霸奉行“义”，战国七强纵任“智”，大概各代治国优劣的差异，在于（对“道”的持守）有薄有厚并且逐渐衰减。

大人先生传[1]

大人先生盖老人也，不知姓字。陈天地之始，言神农、黄帝之事，昭然也，莫知其生年之数。尝居苏门之山，故世或谓之闲[2]。养性延寿，与自然齐光。其视尧、舜之所事，若手中耳。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处，求乎大道而无所寓[3]。先生以应变顺和，天地为家，运去势隤，魁然独存[4]。自以为能足与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与世同。自好者非之，无识者怪之，不知其变化神微也，而先生不以世之非怪而易其务也。先生以为中区之在天下，曾不若蝇蚊之着帷，故终不以为事，而极意乎异方奇域，游鉴观乐非世所见，徘徊无所终极[5]。遗其书于苏门山而去，天下莫知其所如往也。

或遗大人先生书曰："天下之贵，莫贵于君子。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若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6]；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一日，择地而行，唯恐遗失[7]；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礼是克，手执珪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8]；少称乡闾，长闻邦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故挟金玉，垂文组，享尊位，取茅土，扬声名于后世，齐功德于往古，奉事君上，牧养百姓，退营私家，育长妻子，卜吉而宅，虑乃亿祉，远祸近福，永坚固已[9]。此诚士君子之高致，古今不易之美行也。今先生乃被发而居巨海之中，与若君子者

远，吾恐世之笑先生而非之也[10]。行为世所笑，身无由自达，则可谓耻辱矣。身处困苦之地，而行为世俗之所笑，吾为先生不取也。”

于是，大人先生乃逌然而叹，假云霓而应之曰[11]：“若之云尚何通哉？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于内，而浮明开达于外[12]。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也。吾将为汝言之。

“往者，天尝在下，地尝在上，反覆颠倒，未之安固，焉得不失度式而常之？天因地动，山陷川起，云散震坏，六合失理，汝又焉得择地而行，趋步商羽[13]？往者，群气争存，万物死虑，支体不从，身为泥土，根拔枝殊，咸失其所，汝又焉得束身修行，磬折抱鼓[14]？李牧功而身死，伯宗忠而世绝，进求利以丧身，营爵赏而家灭，汝又焉得挟金玉万亿，祇奉君上而全妻子乎[15]？且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于裈之中乎[16]！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裈中而不能出[17]。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18]？悲夫！而乃自以为远祸近福，坚无穷已。亦观夫阳乌游于尘外，而鷦鷯戏于蓬艾，小大固不相及，汝又何以为若君子闻于予乎[19]？且近者夏丧于商，周播之刘，耿、薄为墟，丰、镐成丘，至人未一顾，而世代相酬，厥居未定，他人已有，汝之茅土，将谁与久[20]？是以至人不处而居，不修而治，日月为正，阴阳为期，岂吝情乎世，系累于一时[21]？乘东云，驾西风，与阴守雌，据阳为雄，志得欲从，物莫之穷，又何不能自达而畏夫

世笑哉[22]！

“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并生，大者恬其性，细者静其形；阴藏其气，阳发其精；害无所避，利无所争；放之不失，收之不盈；亡不为夭，存不为寿；福无所得，祸无所咎；各从其命，以度相守；明者不以智胜，暗者不以愚败；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尽。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保身修性，不违其纪，惟兹若然，故能长久[23]。今汝造音以乱声，作色以诡形，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24]。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25]。强者睽眂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26]；假廉以成贪，内险而外仁；罪至不悔过，幸遇则自矜。驰此以奏除，故循滞而不振[27]。

“夫无贵则贱者不怨，无富则贫者不争，各足于身而无所求也。恩泽无所归，则死败无所仇[28]。奇声不作则耳不易听，淫色不显则目不改视，耳目不相易改则无以乱其神矣，此先世之所至止也。今汝尊贤以相高，竞能以相尚，争势以相君，宠贵以相加，驱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残也[29]。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此非所以养百姓也。于是惧民之知其然，故重赏以喜之，严刑以威之，财匮而赏不供，刑尽而罚不行，乃始有亡国、戮君、溃败之祸。此非汝君子之为乎？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而乃目以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今吾乃飘飖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飡汤谷，夕饮西海，将变化迁易，与道周始，此之于万物，岂不厚哉[30]？故不通于自然者，不足以言道；暗于昭昭者，不足与达明，子之谓也[31]。”

先生既申若言，天下之喜奇者异之，伉忾者高之[32]。其

不知其体，不见其情，猜耳其道，虚伪之名[33]。莫识其真，弗达其情，虽异而高之，与向之非怪者，蔑如也[34]。至人者，不知乃贵，不见乃神，神贵之道存乎内，而万物运于外矣，故天下终而不知其用也。

过乎有宋扶摇之野，有隐士焉，见之而喜，自以为均志同行也[35]，曰："善哉！吾得之见而舒愤也。上古质朴淳厚之道已废，而末枝遗华并兴，豺虎贪虐，群物无辜，以害为利，殒性亡躯，吾不忍见也，故去而处兹。人不可与为俦，不若与木石为邻。安期逃乎蓬山，角李潜乎丹水，鲍焦立以枯槁，莱维去而逌死，亦由兹夫[36]！吾将抗志显高，遂终于斯，禽生而兽死，埋形而遗骨，不复反余之生乎！夫志均者相求，好合者齐颜，与夫子同之。"

于是，先生乃舒虹霓以蕃尘，倾雪盖以蔽明，倚瑶厢而徘徊，总众辔而安行，顾而谓之曰[37]："泰初真人，唯大之根，专气一志，万物以存[38]；退不见后，进不睹先；发西北而造制，启东南以为门[39]；微道德而久娱，跨天地而处尊[40]。夫然成吾体也[41]。是以不避物而处，所睹则宁；不以物为累，所逌则成[42]。彷徉足以舒其意，浮腾足以逞其情[43]。故至人无宅，天地为客；至人无主，天地为所；至人无事，天地为故[44]。无是非之别，无善恶之异，故天下被其泽，而万物所以炽也[45]。若夫恶彼而好我，自是而非人，忿激以争求，贵志而贱身，伊禽生而兽死，尚何显而获荣？悲夫！子之用心也。薄安利以忘生，要求名以丧体，诚与彼其无诡，何枯槁而逌死[46]？子之所好，何足言哉？吾将去子矣。"乃扬眉而荡目，振袖而抚裳，令缓辔而纵策，遂风起而云翔[47]。彼人者瞻之而垂泣，自痛其志。衣草木之皮，伏于岩

石之下，惧不终夕而死。

先生过神宫而息，漱吴泉而行，回乎过而游览焉[48]。见薪于阜者，叹曰："汝将焉以是终乎哉[49]？"

薪者曰："是终我乎？不以是终我乎？且圣人无怀，何其哀夫[50]！盛衰变化，常不于兹，藏器于身，伏以俟时[51]。孙刖足以擒庞，睢折胁而乃休[52]；百里困而相嬴，牙既老而弼周[53]。既颠倒而更来兮，固先穷而后收。秦破六国，并兼其地，夷灭诸侯，南面称帝。姱盛色，崇靡丽[54]；凿南山以为阙，表东海以为门[55]；閷万室而不绝，图无穷而永存[56]；善宫室而盛帷帟，击钟鼓而扬其章[57]；广苑囿而深池沼，兴渭北而建咸阳[58]。峢木曾未及成林，而荆棘已蓁乎阿房[59]。时代存而迭处，故先得而后亡，山东之徒虏遂起而王天下[60]。由此视之，穷达讵可知耶？且圣人以道德为心，不以富贵为志；以无为为用，不以人物为事[61]；尊显不加重，贫贱不自轻；失不自以为辱，得不自以为荣。木根挺而枝远，叶繁茂而华零。无穷之死犹一朝之生，身之多少，又何足营[62]？"

因叹而歌曰："日没不周方，月出丹渊中[63]。阳精蔽不见，阴光大为雄[64]。亭亭在须臾，厌厌将复东[65]。离合云雾兮，往来如飘风。富贵俯仰间，贫贱何必终。留侯起亡虏，威武赫荒夷[66]。召平封东陵，一旦为布衣[67]。枝叶托根柢，死生同盛衰。得志从命升，失势与时隤[68]。寒暑代征迈，变化更相推。祸福无常主，何忧身无归？推兹由斯理，负薪又何哀[69]？"

先生闻之，笑曰："虽不及大，庶免小矣。"乃歌曰："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贯兮日月隤，我腾而上将何怀[70]？

衣弗袭而服美，佩弗饰而自章，上下徘徊兮谁识吾常[71]？遂去而遐浮，肆云轝，兴气盖，徜徉回翔兮漭漭之外[72]。建长星以为旗兮，击雷霆之硠磕[73]。开不周而出车兮，步九野之夷泰[74]。坐中州而一顾兮，望崇山而回迈。端余节而飞旃兮，纵心虑乎荒裔[75]。释前者而弗修兮，驰蒙间而远过[76]。弃世务之众为兮，何细事之足赖？虚形体而轻举兮，精微妙而神丰[77]。命夷羿使宽日兮，召忻来使缓风[78]。攀扶桑之长枝兮，登扶摇之隆崇[79]。跃潜飘之冥昧兮，洗光曜之昭明。遗衣裳而弗服兮，服云气而遂行[80]。朝造驾乎汤谷兮，夕息马乎长泉[81]。时崦嵫而易气兮，辉若华以照冥[82]。左朱阳以举麾兮，右玄阴以建旗[83]。变容饰而改度，遂腾窃以修征[84]。

"阴阳更而代迈，四时奔而相过[85]。惟仙化之倏忽兮，心不乐乎久留[86]。惊风奋而遗乐兮，虽云起而忘忧[87]。忽电消而神逌兮，历寥廓而遐游[88]。佩日月以舒光兮，登徜徉而上浮[89]。压前进于彼逌兮，将步足乎虚州[90]。扫紫宫而陈席兮，坐帝室而忽会酬[91]。萃众音而奏乐兮，声惊渺而悠悠。五帝舞而再属兮，六神歌而伐周[92]。乐啾啾肃肃，洞心而达神；超遥遥茫茫，心往而忘反；□□□□□，虑大而志矜[93]。粤大人微而弗复兮，扬云气而上陈[94]。召大幽之玉女兮，接上王之美人[95]。体云气之逌畅兮，服太清之淑真[96]。合欢情而微授兮，先艳溢其若神[97]。华姿烨以俱发兮，采色焕其并振。倾玄髦而垂鬓兮，曜红颜而自新[98]。

"时暧𨗨而将逝兮，风飘飖而振衣[99]。云气解而雾离兮，霭奔散而永归[100]。心惝惘而遥思兮，眇回目而弗晞[101]。扬清风以为旟兮，翼旋轸而反衍[102]。腾炎阳而出疆兮，命

祝融而使遣[103]。驱玄冥以摄坚兮，蓐收秉而先戈[104]。勾芒奉毂，浮惊朝霞[105]。寥廓茫茫而靡都兮，邈无俦而独立[106]。倚瑶厢而一顾兮，哀下土之憔悴。分是非以为行兮，又何足与比类？霓旌飘兮云旂霭，乐游兮出天外。”

大人先生被发飞鬓，衣方离之衣，绕绂阳之带，含奇芝，嚼甘华，噏浮雾，飡霄霞，兴朝云，飏春风，奋乎太极之东，游乎昆仑之西，遗辔隤策，流眄乎唐、虞之都[107]。惘然而思，怅尔若忘，慨然而叹[108]，曰："呜呼！时不若岁，岁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神[109]。神者，自然之根也。彼勾勾者自以为贵夫世矣，而恶知夫世之贱乎兹哉[110]？故与世争贵，贵不足尊；与世争富，富不足先。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沕漠之初[111]；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自舒；飘飖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112]；欲从肆而仿佛，洸漭而靡拘[113]；细行不足以为毁，圣贤不足以为誉；变化移易，与神明扶[114]；廓无外以为宅，周宇宙以为庐；强八维而处安，据制物以永居[115]。夫如是，则可谓富贵矣。是故不与尧、舜齐德，不与汤、武并功；王、许不足以为匹，阳、丘岂能与比纵[116]？天地且不能越其寿，广成子曾何足与并容[117]？激八风以扬声，蹑元吉之高踪[118]；被九天以开除兮，来云气以驭飞龙[119]；专上下以制统兮，殊古今而靡同。夫世之名利，胡足以累之哉？故提齐而蹴楚，掣赵而蹈秦，不满一朝而天下无人，东西南北莫之与邻[120]。悲夫！子之修饰，以余观之，将焉存乎于兹？”

先生乃去之，纷泱莽，轨沕洋，沵衍溢，历度重渊，跨青天，顾而逌览焉[121]。则有逍遥以永年，无存忽合散而上臻[122]。霍分离荡，漭漭洋洋，飙涌云浮，达于摇光[123]。直

驰骛乎太初之中，而休息乎无为之宫[124]。太初何如？无后无先，莫究其极，谁识其根？邈渺绵绵，乃反复乎大道之所存，莫畅其究，谁晓其根[125]？辟九灵而求索，曾何足以自隆[126]？登其万天而通观，浴太始之和风。瀏逍遥以远逌，遵大路之无穷[127]。遗太乙而弗使，陵天地而径行[128]。超濛鸿而远迹[129]：左荡莽而无涯，右幽悠而无方，上遥听而无声，下修视而无章，施无有而宅神，永太清乎敖翔[130]。

崔巍高山勃玄云，朔风横厉白雪纷，积冰若陵寒伤人[131]。阴阳失位日月隤，地坼石裂林木摧，火冷阳凝寒伤怀[132]。阳和微弱隆阴竭，海冻不流绵絮折，呼噏不通寒伤裂[133]。气并代动变如神，寒倡热随害伤人[134]。熙与真人怀太清，精神专一用意平[135]。寒暑勿伤莫不惊，忧患靡由素气宁[136]。浮雾凌天恣所经，往来微妙路无倾。好乐非世又何争？人且皆死我独生[137]。

真人游，驾八龙，曜日月，载云旗，徘徊逌，乐所之。真人游，太阶夷，原□辟，天门开，雨濛濛，风飖飖，登黄山，出栖迟，江河清，洛无埃[138]。云气消，真人来。真人来，唯乐哉[139]！时世易，好乐隤，真人去，与天回[140]。反未央，延年寿，独敖世[141]。望我何时反，超漫漫，路日远[142]。

先生从此去矣，天下莫知其所终极。盖陵天地而与浮明遨游无始终，自然之至真也。鷃鸽不逾济，貉不渡汶，世之常人，亦由此矣[143]。曾不通区域，又况四海之表，天地之外哉！若先生者，以天地为卵耳。如小物细人欲论其长短，议其是非，岂不哀也哉！

【校注】 (1) 大人先生：对尊敬长者的称呼。本文的大人先生的创作

原型是曾在苏门山修行的孙登。《晋书·阮籍传》："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遂归著《大人先生传》。"司马相如《大人赋》，刘伶《酒德颂》的主人公与本文相近，可参阅。

（2）苏门之山：指河南省辉县西北的苏门山。

（3）赴：至，此指行动的目的。大道：犹"至道"，指宇宙自然的最为高深的道理。

（4）隤（tuí 颓）：崩颓、败坏。魁（kuǎi 块）然：独立不群。《汉书·东方朔传》："魁然无徒，廓然独居。"

（5）中区：中心区域，此指中原地区，亦即上古时代所说的中国。范陈本"鉴"作"览"。

（6）磬折：指弯腰若磬的曲尺状以示谦恭。《后汉书·马援传》："磬折而入。"李贤注："磬折者，屈身如磬之曲折，敬也。"拱：古人礼节之一，两手相合抱拳置于身体前方，其高度视对方的年龄辈份而有所不同。抱鼓：此指行拱手礼时双手两臂的形状。《说文》"拱"字段玉裁注："凡拱不必皆如抱鼓也。推手曰揖，则如抱鼓。"趋步：此指举步行走。趋，碎步疾行，为古代示敬礼仪之一；步，一般的行走。商羽：此代指古代的音律。周旋：古代行礼时进退揖让的动作。《礼记·乐记》："升降上下，周还裼袭，礼之文也。"释文："还，音旋。"孔疏："周谓行礼周曲回旋也。"

（7）心若怀冰：谓人品行恭谨忠诚，犹如胸怀洁莹的寒冰。战战栗栗：敬畏戒惧貌。《韩非子·初见秦》："且臣闻之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择地而行：谓举止谨慎，选择正确的地方行走。《汉书·冯世奉冯参传赞》："宜乡侯参鞠躬履方，择地而行，可谓淑人君子。"

（8）叹：吟。克：成。珪璧：古代用作礼器的瑞玉。珪的形制上圆（或尖）下方；璧为圆形，中间有孔。《荀子·大略》："聘人以珪，问士以璧。"绳墨：喻规则、法度。检：法式、准则。

（9）乡闾：乡里。古时以二十五家为闾，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邦国：国家。九州牧：九州的州牧，古时州牧为一州的最高长官。文组：彩色的丝带，此指佩印用的绶带。取茅土：谓取得封爵及领地。古代天子分封王、侯时，按封地所在方向取一色土，包以白茅而授之，作为受封者得以有国建庙的表征。牧养：此指治理、统治。亿：安。祉：福。已：句尾语气词。"卜吉而宅"原无"而"字，据陈伯君《校注》补。《晋书》本传"乡闾"作"乡党"，"邦国"作

"邻国"。

(10) 若：犹"彼"。"笑"原作"叹"，据范陈本校语改。

(11) 逌（yóu 尤）然：长叹息貌。假：借。云霓：彩虹。《孟子·梁惠王下》孙奭疏："云霓，虹也。"古人多以彩虹喻桥梁，故能借以应答。

(12) 浮明：日月星辰，因其在茫茫寰宇中能放射光芒，故名。开达：犹谓远放光芒。

(13) 震：雷。坏：败。六合：天地四方。

(14) 群气：犹"群生"，指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种动物。支体不从：肢体伤损不附于体。支体，肢体。殊：绝离。

(15) 李牧：战国时赵国的名将。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李牧因屡败秦军和匈奴，被封为武安君。后来秦人贿赂赵王宠臣郭开，诬陷李牧谋反，赵王派人斩杀李牧。伯宗：春秋时晋国大夫。据《左传·成公十五年》及《史记·晋世家》，伯宗正直好谏，结果遭三郤谗言而被杀，其子奔楚而世绝。营：谋虑。祗（zhī 支）：敬。

(16) 裈（kūn 昆）：满裆裤，以别于无裆的套裤而言。"裈之中乎"原无"之""乎"二字，据范陈本补。《晋书》本传"夫"作"群"。

(17) 炎丘：火山。火流：谓炽热的岩浆四溢横流。

(18) 区内：人间尘世之中。"区内"，范陈本作"寰区之内"，《晋书》本传作"域内"。

(19) 阳鸟：鸿雁之类的候鸟。鷦鷯（jiāo liáo 胶辽）：鸟名。张华《鷦鷯赋序》："鷦鷯，小鸟也。生于蒿莱之间，长于篱落之下。"蓬艾：两种草木植物名。"艾"原作"芰"，据及朴本改。范陈本"阳鸟"作"阳乌"。

(20) 播：弃。耿、薄：均为商代故都。耿，同"邢"，商王祖乙所建都城，在今河南省温县东。薄，通"亳"，商王汤所建都城，在今河南省商丘县。丰、镐（hào 耗）：指丰京和镐京，均为周代故都。丰京为周文王所建，在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南。镐京为周武王所建，在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北。至人：道德修养达到极高境界的人，参见《达庄论》注(43)。酬：劝人饮酒。"未顾"原作"来一顾"，据及朴本改。

(21) 正：此指历法。期：时间的周而复始，可以分别指一周年、一个月或一整天。吝情：犹"顾惜"。系累：囚拘、束缚。

(22) 与：用。守雌：以柔弱的态度处世。《老子》第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均天下谿。"吴澄注："雄，谓刚强；雌，谓柔弱。""乘东云"原作

"来东云"，据陈伯君《校注》改。

(23) 惟兹：同"惟其"，犹言"正因为"。

(24) 诡：变。要（yāo 腰）名：求取名誉。

(25) 藏：通"臧"，善。自神：自我神化，故弄玄虚。

(26) 睽眂（kuí shì 魁视）：怒目而视。"眂"原作"眠"，据及朴本改。

(27) 驰：施。奏：进。除：拜官授职。滞：废。《国语·楚语下》："滞久而不振，生乃不殖。"韦昭注："滞，废也。"

(28) 归（kuì 溃）：通"馈"，赠送。"泽"原作"深"，据范陈本改。

(29) 相尚：此指官场上争相居于对方之上。尚，上。君：主宰、统治。加：欺凌。

(30) 飡：同"餐"。汤谷：同"旸谷"，相传为太阳升起的地方。西海：传说中西方的神海，亦为日落之处。将：顺从。厚：深。

(31) 昭昭：明白、显著。明：大明，谓彻悟天地事理。

(32) 忼忾（kài 开去声）：同"慷慨"，激昂愤慨。

(33) 体：禀性。耳：语气词。道：道德。

(34) 蔑如：微小浅显而不足称道。

(35) 有宋：指周代的宋国。扶摇：盘旋而上的飙风。均：同。"有宋"原作"有宗"，据范陈本旧校改。

(36) 安期：指古仙人安期生。蓬山：蓬莱山，古人所说的海中三座仙山之一。据刘向《列仙传》，安期生与秦始皇交谈三日三夜之后，赴蓬莱山。角李：指商山四皓之一的角里先生，为汉代的著名隐士。丹水：河流名，源于陕西省商县西北的冢岭山，四皓曾隐居于丹水支流的楚山。鲍焦：周代的廉士。枯槁：此指憔悴消瘦而死。据《韩诗外传》一，鲍焦清廉不仕，采食野菜为生。子贡批评鲍焦采的是周朝土地上生长的野菜，站立在周朝的土地之上，却抨击君昏世污，是自相矛盾。于是，鲍焦"弃其蔬而立槁于洛水之上"。莱维其人其事不详。逌死：坦然赴死。疑"莱维"指春秋时齐相晏婴。《史记·管晏列传》称晏婴是"莱之夷维人"。据《吕氏春秋·士节》和《说苑·复恩》，晏婴因受齐景公的猜疑而逃离齐都，齐国的贤者北郭骚主动赴齐君宫廷，申述晏婴是"天下之贤者也，今去齐国，齐国必侵矣"。然后，北郭骚坦然自刎以证明己言之诚。只因古籍中尚未见以"莱维"称晏婴的例证，故缺疑待考。兹：此指道废世乱、君昏政衰的社会现实。

(37) 蕃：通"藩"，屏障，此指隔开。瑶：美玉。辔：缰绳。顾：视。

（38）泰初：同“太初”，天地开辟之初，元气始萌的混沌状态。真人：最初的、本原的人类祖先。实际上也是道家推崇的仙人。《庄子·大宗师》：“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唯：通“惟”，思。大：大道。《老子》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专气：固守精气。《老子》第十章：“专气致柔。”

（39）发：开。西北为乾卦的方位。《易·乾·象》：“大哉乾元，万物资始…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东南为巽卦的方位。《易·说卦》：“（巽）为风……桡万物者莫疾乎风。”本句谓打开东南方向之门，导入巽风以桡正万物。

（40）微道德：谓当时正值创世之初，质朴淳真，尚无道德观念与道德规范。微，无。跨：据。“微道德而久娱”原作“微道而以德久娱乐”，据李志钧等人校点改。

（41）夫：发语词，此有提示之意。然：如此。

（42）逌：欣悦自得。

（43）彷徉（fǎng yáng 访羊）：周游。

（44）故：事。

（45）炽：兴旺昌盛。

（46）彼：指上文的至人。诡：异。

（47）令：善，此指驾驭车辆的技术娴熟。策：马鞭。“令”原作“今”，据范陈本改。

（48）神宫：古星名，属尾宿。《晋书·天文志上》：“（尾九星）第三星旁一星，名曰神宫，解衣之内室。”吴泉：即虞渊。明杨慎《艺林伐山·吴泉》：“吴泉，即虞渊也，相传为月升之处。吴，古虞字省文……唐人避渊为泉……《河图纬象》云：郄之隘，上为扶桑，日所升；宣陆之阻，上为吴泉，月所登。”虞渊亦为日没之处。《淮南子·天文训》：“日至于虞渊，是谓黄昏。”范陈本“过”作“逌”。

（49）薪：打柴。阜：土山。焉：于此。

（50）怀：哀伤。夫：犹“乎”。

（51）兹：今。器：才能。

（52）孙：指战国时齐国的著名军事家孙膑。刖（yuè 月）足：断足，古代肉刑之一。庞：指战国时魏将庞涓。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孙膑曾与庞涓一同学习兵法。庞涓在魏国做了将军，忌妒孙膑才高于己，便将孙膑“断其两

足而黥之”。孙膑逃回齐国，为齐威王师。后来齐魏交战，孙膑计诱庞涓至马陵道，大败魏军，庞涓自杀。睢（suī虽）：指战国时魏人范睢。休：美善，吉庆。据《史记·范睢蔡泽列传》，魏中大夫须贾诬告范睢私通齐国，魏相魏齐怒打范睢，“折胁摺齿”，弃于厕中使宾客便溺。后来范睢逃入秦国，为秦昭公客卿，屡建奇功，进为秦相，受封于应。

(53) 百里：指春秋时虞国大夫百里奚。相嬴：在秦国任相。嬴，秦姓。据《史记·秦本纪》，晋国灭虞，百里奚被送到秦国充当秦缪公夫人的陪嫁奴仆。百里奚逃到楚国，秦缪公知其贤，用五张黑色的公羊皮将年已七十余岁的百里奚赎回，礼遇备至，授以国政，号为五羖大夫。牙：指殷末周初的姜子牙。弼：辅佐。据《史记·齐太公世家》，姜子牙年老困穷，隐居渭水，垂钓为生。恰值周文王欲图大业，求贤若渴。文王深重子牙之才，立为国师。

(54) 姱（kuā夸）：喜好。

(55) 南山：终南山。阙：宫门、城门两侧的高台，中间有道路，台上起楼台。表：立石以为标记。《史记·秦始皇本纪》：“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

(56) 阔：开辟，此指修建。“阔”原作“门”，据陈伯君《校注》改。

(57) 帣（luán峦）：丝带。章：乐章。《说文》：“乐竟为一章。”

(58) 苑囿（yòu又）：古代帝王畜养禽兽以供观赏的园林。渭北：渭河以北，秦始皇曾在渭河北岸模仿六国形制修建了众多宫室。《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

(59) 㠑木：骊山秦始皇陵墓的树木。㠑，通“骊”（从倪其心说）。叢：同“丛”。阿房：阿房宫，秦始皇修建的最为宏伟豪华的行宫，在渭南上林苑中，被项羽焚毁。

(60) 迭：轮流。处：享有，占据。山东之徒虏：指秦末陈涉吴广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山东，古人指崤山或华山以东地区；徒虏，刑徒与奴仆。

(61) 无为：道家的顺应自然、清静虚无的主张。用：行。“以无为为用”，原无后一“为”字，据及朴本补。

(62) 营：求。

(63) 不周：传说中的山名，在昆仑山的西北。丹渊：即“虞渊”，传说中的水名，为太阳和月亮升起的地方。

(64) 阳精：太阳，此指阳光。阴光：月光。及朴本“大”作“代”。

(65) 亭亭：皎洁明美貌。厌厌：微弱貌。古人认为月亮升于西方而落于东方。

(66) 留侯：指秦末汉初的张良。亡虏：逃亡的罪人。荒夷：荒远的蛮夷之地。据《史记·留侯世家》，张良因派刺客于博浪沙行刺秦始皇，避罪逃亡。后投奔刘邦，出谋划策，建有大功，被封为留侯。“荒夷”原作“夷荒”，据及朴本改。

(67) 召平：秦末汉初人，曾被秦朝封为东陵侯。秦亡，沦为平民，在长安城东种瓜为生，事见《史记·萧相国世家》。一旦：一个早晨，喻时间短暂。布衣：平民。

(68) 失势：丧失权势，处于不利的境地。

(69) 原无“理”字，据及朴本补。

(70) 賨 (yǔn 陨)：坠落。怀：至。

(71) 袭：穿。佩：泛指各种佩戴的饰品。章：犹“彰”，美盛鲜明。吾常：我的真相。常，质。

(72) 轝：同“舆”，指车。徜徉 (cháng yáng 常羊)：盘旋往返。漭瀁 (mǎng yǎng 莽养)：广大无际貌，此指广阔的空域。

(73) 礚礚 (kāng kē 康刻)：象声词，形容雷声。

(74) 不周：风名。《史记·律书》：“不周风居西北，主杀生。”步：车缓行。九野：九州大地。夷泰：平坦通畅。

(75) 节：旄节，编旄牛尾以象符节，插于车上作为信物。旃 (zhān 沾)：同“旃”，旌旗中的赤色、无饰、曲柄的旗。

(76) 前者：指中州顾望及其纵心联想。修：好。蒙：草名，又名女萝，多附生在松枝上，成丝状下垂。《尔雅·释草》：“蒙，王女。”郭璞注：“蒙即唐也，女萝别名。”过：历。及朴本“过”作“逌”，有注称：“疑迈误。”

(77) 虖：通“舒”。精：神情。微妙：此指心情不可言状的美好感受。

(78) 夷羿：即“后羿”，相传为尧时的善射者，曾射日以安民。忻来：其人不详。疑为一神名。古人认为风伯名叫飞廉。陈伯君《校注》：“疑为飞廉之声转。”

(79) 扶桑：神木名。《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扶摇：神木名。《庄子·在宥》：“过扶摇之枝而适遭鸿蒙。”释文引李颐语：“扶摇，神木也，生东海。”

(80) 潜飘：同“潜漂”，深而流动之水，似指扶桑所在的汤谷或扶摇所在

的东海。遂：前进。

(81) 造：起始。长泉：即悲泉，古代传说中太阳歇马的地方。参见《达庄论》注[49]。

(82) 时：通“畤”，止息。崦嵫（yān zī 烟滋）：山名，在甘肃省天水县西，传说为日落的地方。屈原《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注：“崦嵫，日所入山也。”气：景象。若华：若木的花。古人认为若木是西方的神木。《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阴山、洞野之山，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文选·谢庄·月赋》注引本文末还有“日之所入处”五字）郭璞注：“生昆仑西，附西极，其华光赤下照地。”华，花。

(83) 朱阳：太阳。麾（huī 挥）：将帅所用的旌旗。玄阴：月亮。

(84) 度：计虑，打算。窃：假借为“察”（据《说文通训定声》履部第十二）。修：远。

(85) 迈：行。

(86) 惟：思。仙化：道家对死亡的婉辞。倏（shū 殊）忽：顷刻，指极短的时间。

(87) 惊风：猛烈、强劲的风。忘：无。范陈本“忘”作“亡”。

(88) 寥廓：辽阔的空间。“逌”原作“过”，据范陈本改。

(89) 佩：在旁为佩之意。登：升。

(90) 压：克制，按捺。于：犹“之”（据《经传释词》卷一）。“逌”原作“迺”，据范陈本改。及朴本“前进”作“前途”。

(91) 紫宫：星官名，指紫微垣。《晋书·天文志上》：“紫宫垣十五星，其西蕃七，东蕃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会酬：聚会饮酒。

(92) 五帝：即古代所谓的五方天帝。《周礼·春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郑玄注：“五帝，苍曰灵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黄曰含枢纽，黄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纪，颛顼食焉。”再属：舞姿的齐整连贯。再，重复；属，联接。六神：古代祭祀的六宗之神，具体所指说法不一，郑玄认为指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伐：美好。周：循环反复。范陈本“伐”作“代”。

(93) 啾啾、肃肃：均为象声词，此在形容乐声。超：遥远。遥遥、茫茫：悠远貌，此在形容乐曲的意蕴深远。虑大：此谓乐曲使之心胸远大。虑，谋思。矜：端庄。“洞心而达神”，原无“而”字，据范陈本补。“虑大而志矜”之前原

无缺字符号，据文意似缺佚五字，故以臆补。及朴本有旧注云：“‘乐’下至‘茫茫’多误。”

（94）粤：表示审慎的语气助词。大人：指上文的五帝、六神等。微：隐匿。复：告诉。上：指天帝。

（95）大幽：犹谓深宫。玉女：美女。接：会合。

（96）体：禀性。逌畅：舒展畅达，此在形容玉女美人的柔顺美德。服：承受。太清：元气之清者。“逌畅”原作“过畅”，据范陈本改。范陈本“淑真”作“淑贞”。

（97）先：尊崇，重视。

（98）髦：垂于前额的头发。

（99）暧曃（ài dài 爱逮）：昏暗不明貌。

（100）霭（ài 爱）：浓密的云雾。

（101）惝惘（chǎng wǎng 敞往）：怅惘失意。眇：谛视、细看。回目：四顾。晞：通“睎”，望。

（102）旟（yú 鱼）：泛指旗帜。翼：凭借。轸：指车。反（pàn 判）衍：犹“反覆”，此指返途回归。

（103）祝融：传说中的火神，主南方，主夏季。使遣：听候差遣。

（104）玄冥：传说中的水神，主北方，主冬季。摄：执持。坚：此指坚冰。古时贵族夏季多用冰块消暑。蓐（rù 入）收：传说中的金神，主西方，主秋季，主刑杀。

（105）勾芒：传说中的木神，主东方，主春季。奉毂：侍奉车辆，此指驾车。毂，车。

（106）俦：伴侣。

（107）方离：犹“二离”，指日月。方，并。《文选·傅咸·赠何劭王济》：“二离扬清晖。”李善注：“二离，日月也。”绂（fú 福）：坤（据《易·困》虞翻注），此指阴。甘华：神木名，红枝红干黄叶，见于《山海经·海外北经》等，此指甘华的果实。噏：吸。太极：此指天宫。隤：犹“遗”。流眄：同“流盼”，流转目光四外观看。唐、虞之都：唐尧和虞舜建立的都城。《帝王世纪》称尧建都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舜建都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

（108）惘然：茫然恍惚。怅尔：同“怅然”，惆怅失意。慨然：感慨貌。

（109）时：一个季度。岁：年。神：犹谓“玄”，指深奥玄妙的道的本源。《易·系辞上》：“阴阳不测之谓神。”韩康伯注：“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

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说苑·修文》："神者，天地之本，而为万物之始。"

（110）勾勾者：指循规蹈矩，拘束于世俗礼法的庸人俗士。勾勾，屈曲拘局。兹：指勾勾者的行为。

（111）太始：天地开辟，万物开始形成的时代。《列子·天瑞》："太始者，形之始也。"淴（hū 忽）漠：同"忽漠"、"芴漠"，寂静，此指寂静状态的原始寰宇。

（112）及朴本"飘"前空一字，似应有一个与"翻"字相对应的动词。四运：四季。八隅：八方。

（113）从（zòng 纵）肆：放纵恣肆。从，纵的古字。仿佛：模模糊糊不甚真切。洸漾（huàng yàng 晃样）：浩瀚荡漾之水，此在形容奔放的情思。"洸"原作"浣"，据及朴本改。

（114）神明：指人的精气、元神。《楚辞·远游》："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气入而粗秽除。"

（115）八维：系天的八根大绳。《七谏·自悲》："引八维以自道兮。"王逸注："天有八维，以为纲纪也。"据：安。制物：断事。

（116）王：尧时的贤人王倪。许：尧时的隐士许由。阳：指老子。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丘：指孔子。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名丘，字仲尼。比纵：同"比踪"，指并驾、齐步。纵，通"踪"。及朴本"纵"作"踪"。

（117）广成子：传说中的上古仙人。《庄子·在宥》载有黄帝向广成子问道事。

（118）八风：八方之风。蹑：追。元吉：大吉。高踪：发生在遥远的过去的事迹。《汉书·扬雄传上》载《河东赋》："蹑三皇之高踪"。

（119）开除：廓清、开拓。陈伯君《校注》疑"来"字为"乘"字之误。

（120）蹴（cù 促）：通"蹴"，踩踏。挈：执。

（121）纷：放。《释名·释车》："纷，放也。"泱（yǎng 养）莽：同"泱漭"，辽阔广大，此指无际的寰宇。轨：迹，此用为动词。淴（hū 忽）洋：渺茫无涯。汓（liú 留）：流的古字。衍溢：大水横溢。历、度均有"过"的意义。疑"历度"二字中有一字为衍文。跨：凌越。逌：舒适自得。"泱"原作"决"，"逌"原作"过"，并据及朴本改。

（122）忽：灭亡。臻：至。范陈本"上臻"作"下臻"。

（123）霍：犹"涣"。漭漭洋洋：广大无际貌。摇光：同"瑶光"，指北斗

七星中的第七星。

（124）驰骛：同“驰骛”，疾驰、奔腾。太初：同“泰初”，天地未分之前的混沌元气状态。《列子·天瑞》：“太初者，气之始也。”曹植《魏德论》：“在昔太初，玄黄混并，浑沌鸿濛，兆朕未形。”无为：无所作为，此用为宫名。

（125）畅：通达。究：终极。

（126）辟：历（据《尔雅·释言》）。九灵：犹“九天”。王褒《九怀·思忠》：“登九灵兮游神。”王逸注：“想登九天，放精神也。”曾何：何曾。隆：丰厚。本句是说，太初玄奥微妙，即使九天求索也难以知晓。

（127）瀏（piāo 飘）：同“漂”，此谓轻貌。远逈：怡悦远游。“逈”原作“过”，据范陈本改。

（128）太乙：同“太一”，天神名，为北极之神。陵：奔驰。《宋本玉篇·阜部》：“陵，驰也。”

（129）濛鸿：同“鸿濛”，宇宙形成前的混沌状态。《庄子·在宥》成玄英疏：“鸿濛，元气也。”远迹：犹“远游”。

（130）荡莽：同“荡漭”，广阔无边貌。修：远。章：彩色。施：通“驰”。宅：安。太清：见注(96)。敖：同“遨”。

（131）勃：兴。玄云：乌云。朔风：北风。“积冰”原作“积水”，据严可均本改。

（132）坼（chè 彻）：分裂。范陈本“火”作“大”。

（133）阳和微弱：谓春意尚很微弱。阳和，指春天。隆阴竭：指严寒的冬季之末。呼噏：呼吸。

（134）代动：交递运行。倡：先导、带头。

（135）熙：和乐。与：语助词。本句的真人和下文的真人均指大人先生，因其是泰初真人“成吾体也”，故名。

（136）靡由：没有产生的缘由。素气：平素的体气。《文心雕龙·养气》：“玄神宜宝，素气资养。”

（137）我：指大人先生。

（138）太阶：同“泰阶”，古星名，又称“三阶星”。《文选·扬雄·长杨赋》：“是以玉衡正而太阶平也。”李善注：“泰阶者，天之三阶也……”李周翰注：“太阶，三阶星也。此三星正平则天下太平。”夷：平。“原”字后原不空，及朴本“原”后空一字，严可均本“原”前空一字。考本句为三字句，当补一字，暂从及朴本补于“原”字之后，而本句文意待考。天门：天宫之门，指天

帝所居的紫微宫之门。古以“天门开”为吉兆。濛濛：细雨零落貌。飋飋：陈伯君《校注》：“字书无飋字。”韩按：疑为轻风貌。黄山：传说中山名，见《山海经·西山经》。栖迟：游息。江河：长江和黄河。古人以黄河水清为升平祥瑞的象征。

(139) 唯：同“惟”，句首语气助词。

(140) 好乐：喜好。此指真人前来漫游的良好兴致。与：向。

(141) 反：返。未央：无边无际。《老子》第二十章：“荒兮其未央哉！”王安石注：“道之荒大而莫知畔岸。”高亨注：“犹云茫茫无极耳。”敖：傲。

(142) 趈（zhān 沾）：疾行貌。漫漫：广远无际貌。及朴本在“我”字后空一字。

(143) 鸜鹆（qú yù 渠玉）：同“鸲鹆”，鸟名，俗称八哥。济：济水，在山东省。貉（hé 合）：兽名，外形似狐。汶：水名，在山东省。《周礼·考工记序》：“桔逾淮而北为枳，鸜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由：通“犹”。

【今译】 大人先生大概是一位老人，不知道他的姓氏名字。他陈述天地的原始情形，谈论神农、黄帝的往事，都昭然清晰，却没有人知道他的确切年龄。他曾经居住在苏门山，所以世上有的人称他清闲。他修养自己的情性延长自己的寿命，使自己和宇宙自然一同生辉。他看待唐尧、虞舜所做的种种功业，就如同手中的小物。他把万里当作短短的一步距离，把千年当作短暂的一个早晨。他出行没有奔赴的目的，而居住没有一定的住处，一心追求宇宙至道而没有其它寄托。先生由于应合万变而顺适和美，把广阔天地作为自己的家，尽管人间的世运乖离时势衰败，他却孤身不群独自生存。他自认为自己的能力足以与自然造化一同推迁移易，所以默默地专心探索道德的精要，不与世人的行为相同。结果世间自以为是的人非难先生，没有见识的人责怪先生，都不了解先生变化莫测出神入微，然而先生并不由于世人的非难责怪而改易自己的所为。先生认为中原地区在天下所占的地域，还不如苍蝇蚊子在帷帐中占据的地方大，所以始终不把中原地区当成回事，而是尽情于异方奇域，巡游鉴赏

观瞻娱乐之处都不是世人所曾见，徘徊往行没有最后的终点。他在苏门山留下一封书信后离去，天下人没有谁知道他去往何方。

有人给大人先生写信说："天下的贵人，没有谁比君子更为尊贵。君子们衣服具有一定的颜色，容貌具有一定的规则，言谈具有一定的法度，举止具有一定的模式；站立则犹如磬石微微屈折，拱手行礼则犹如虚抱大鼓；行动和静止都有一定的节奏，举步行走符合商羽音律，前进后退周折旋回，都有一定的规矩；心中时常像是怀有寒冰，总是战战栗栗敬畏小心，约束己身修养德行，一天比一天谨慎，选择稳妥的地方行走，只怕有所遗缺失误；他们诵读周公、孔子的遗训，吟叹唐尧、虞舜的道德，全心修治法度，全力成就礼制，手里拿着珪璧礼器，脚下遵行各项规章，行为想要成为百姓的眼前标准，言谈想要成为后代的不尽准则；他们从小著称乡里，长大后闻名全国，向上立志居于三公的高位，向下也不免于做九州的州牧，所以能够拥有金玉财宝，披垂彩色绶带，享有尊贵地位，取得天子所赐茅土，传扬自己的声誉美名于后代的世人，齐同自己的丰功大德于往古的圣贤，敬心服事君王主上，勤恪治理庶民百姓；退职后经营自己的家庭，教育抚养妻子儿女，占卜吉地构建居宅，为的是求得安宁吉祥，远离灾祸靠近幸福，使得家族基业永远坚固。这的确是士君子们的高雅情致，古往今来不可改变的美好操行。如今先生竟然披散头发居住在大海之中，和那些君子们疏远，我担心世人会讥笑先生而非难您。行为被世人讥笑，自己又没有办法使自己显达，就可以称之为耻辱了。自身处于困苦的境地，而行为被世俗讥笑，（这样的生活）我认为先生是不可取的。"

于是，大人先生长长地叹了口气，借助于彩虹回答那人说："你的这些话还算得上什么通达事理吗？那些被称为大人的人，和自然造化同为一体，和苍天大地一同产生，自在逍遥地浮游人世，和宇宙大道一同形成，变化不定时聚时散，不经常保持固定的外形。天地各自划分一定的区域于宇宙之内，而日月星辰远放明辉于天地之外。天地的长久之事，原本就不是世俗之人的思维所能想象到的。我

将要为你说说这些。

“从前，天曾经在下，地曾经在上，翻来覆去倾动颠倒，尚未安定稳固，怎么能够不失法度而保持常态？其时苍天随着大地而动，高山塌陷河川隆起，彩云离散雷电破败，上下四方无法治理，你又怎么能够选择稳妥的地方行走，一步一趋符合商羽音律？从前，众多的有生之物争相生存，天下万物忧虑死亡，（结果是群生的）肢体伤损不全，身体化为泥土，（植物的）根须拔出枝叶残落，全都失去了各自的立身之处，你又怎么能够约束己身修养德行，站如磬折拱如抱鼓？李牧建有大功而身遭惨死，伯宗忠贞直谏而后世断绝，都是仕进求取名利而丧亡躯体，图谋爵禄恩赏而家族灭亡，你又怎么能够拥有亿万金玉财宝，恭敬服事君王主上而保全妻子儿女呢？况且你难道没看见那些虱子置身于裤子之中吗！它们逃避在深深的缝隙里，藏匿在破败的棉絮中，自以为是最好的居宅。它们行走不敢离开缝隙的边际，举动不敢爬出裤裆，自以为遵守了绳墨准则。它们饥饿时便叮咬人体，自以为有了不尽的食物。然而火山喷发溶岩横溢，烧焦城邑毁灭都市，群虱被烧死在裤子之中而不能逃出。你们这些君子处身在人间尘世之内，和那些群虱处身裤子之中又有什么不同呢？可悲啊！你们却自以为远离灾祸靠近幸福，坚实稳固无穷无尽了。再看那鸿雁翱游于尘世之外，而鷃鹩戏飞在蓬艾杂草之中，这大鸟与小鸟原本就无法相比，你又根据什么认为那些君子能够知晓了解我呢？况且近代的夏朝丧亡于商朝，周朝弃位于刘氏汉朝，耿城、薄城都已成为废墟，丰京、镐京均已成为荒丘，至人尚未来此一顾，只是商周的几代君主在此设酒相酬，然而他们的居处尚未稳定，别人便已占有其城，你所说的封爵茅土，将要和哪一朝代长久共存呢？因此至人没有固定的住所而能够栖身，不必特意修养德行而得以整治，以日月的运行情况作为生活的历法，以阴阳的消长盈缩作为时间的周期，哪里会顾念于尘世，把自己束缚在某一个时代？我乘御着东方的白云，驾驭着西方的劲风，运用阴气使自己安于柔雌的境地，凭据阳气使自己变得刚强，志向欲望都能得到满足，没

有什么事物能使我感到困厄，又为什么不能自我显达而惧怕世人的讥笑呢！

“往昔天地开辟之初，万物一同产生，大物安适于自己的性情，小物沉稳于自己的体形；阴柔珍藏自己的正气，阳刚焕发自己的纯精；百害不须躲避，万利不必抢争；放散不会丢失，收聚不会溢盈；死亡并不被视为夭折，存活并不被视为长寿；受福并没有多余的获取，蒙祸也没有意外的灾殃；万物各自遵循自身的命运，用自然法则持守相互之间的关系。聪明的人不凭借智慧争胜，昏昧的人不因愚笨失败；体弱的人不因为受到逼迫而恐惧，健壮的人不因为强劲有力而身心尽竭。这便是没有君主而万物安定，没有臣僚而万事治理，万物各保己身各修己性，均不违犯各自的法纪，正因为如此，所以万物能够长久繁衍。如今你们这些君子创造五音之乐来扰乱自然之声，制作五彩之色来变易天生的外形，表面上改换了你们的外貌，内心里却隐去了你们的淳情，胸怀私欲以谋求众物，欺诈作伪以索取声名。结果君主拥立之后暴虐随之兴起，臣僚设置之后贼害随之产生。你们端坐穷思制订各种礼法，用来束缚下方万民，欺侮诳骗愚昧笨拙的百姓，崇尚智慧以显示自我神奇。致使强者怒目横视而凌虐残暴，弱者憔悴忧惧而事奉他人；人们假借廉洁之名以实现贪婪之欲，内怀阴险之心而外享仁爱之誉；罪行极至而不能悔改过错，喜事逢遇便自傲自夸；(正是由于你们)施行这些做法以求进身升官，所以使得国家因循着荒废停滞而不能振兴。

“如果没有尊贵，那么卑贱的人就不会怨恨；如果不存在富有，那么贫穷的人就不会争夺，人们各自满足于自身境况而没有其它奢求。如果（当权者的）恩泽不再有所施舍，那么人们在死亡失败之中便不会有什么仇敌。如果奇异的乐声不曾制作，那么人们的耳朵不会改变听闻的内容；邪僻的颜色不曾显耀，那么人们的眼睛不会改变观赏的内容，耳目视听的内容不相改变，那么就没有什么能够扰乱人们的精神了，这就是远古时代之所以能够达到最高止境的原因。如今你们利用尊贤的口号来相互吹捧，利用比试才能的名义来

相互争上，利用争权夺势来相互辖制，利用宠幸高贵来相互欺压，并且驱赶天下民众趋从于此，这就是世间上下相互残害的根由。取尽天地万物的精华，用来事奉当权者无穷的声色欲望，这不是所谓的养育百姓民众。于是害怕民众知道事情的真相，所以设立重赏来喜悦百姓，实施严刑来威慑百姓，结果财物匮乏而重赏不得供给，严刑用尽而惩罚难以施行，便开始发生国家灭亡、杀戮君主、崩溃失败的大祸。这不正是你们君子的所作所为吗？你们君子的礼法，确实是导致天下残酷暴虐、祸乱危难、死亡溃败的法术呀，而你却视之为美好的操行，古今不变的正道，这不是太过份了吗！如今我就要飘飖于天地之外，和自然造化成为朋友，早晨在汤谷吃饭，傍晚在西海饮水，随顺着宇宙的变化规律而迁徙移易，和自然大道一同周而复始，这对于天下万物的启示，难道不是很深刻吗？所以不知晓自然玄妙的人，不足以和他谈论大道；暗昧于浅显事理的人，不足以和他通达大明，说的就是你呀。”

大人先生既已申述完这些话，天下喜好新奇的人因此而异待先生，感情激愤的人因此而推崇先生。其实这些人并不了解先生的本性，不明瞭先生的真情，只是猜测先生的德行，给予虚伪不实的名声。没有认识到先生的真谛，没有晓达先生的至情，虽然异待并推崇先生，这和以上的非难责怪先生的人一样，都是十分浅薄的。对于（先生这样的道德修养极高的）至人，世人不能了解他的高贵，不能看见他的神奇，神奇高贵的道行存在于至人的心内，而万物运行于至人的体外，所以天下民众最终不能知晓至人的作用。

大人先生经过宋国的刮着阵阵飙风的原野，有一位隐士在那里，他看见了大人先生非常高兴，自以为先生与他志同道合，说：“真好啊！我有幸和您相见而舒发郁愤了。远古时代质朴淳厚的大道早已荒废，而那些末枝落叶般的事物却一同兴起，豺狼虎豹贪狠残暴，众多的生物无辜受欺，人们把祸害当成吉利，殒伤性命丧亡身躯，我不忍心看到这些，所以离开人世而住到这里。世人既然不能与之成为伴侣，不如和树木山石结为近邻。当年安期生逃避到蓬莱仙山，角

李先生隐居在丹水河畔，鲍焦站在洛水之滨而枯槁亡躯，莱维离去而坦然身死，这些都是由于道废政衰的缘故啊！我将要抗举雅志彰显高行，就在此生活直至终生，像飞禽那样生活，像走兽那样死亡，埋葬形体而遗弃白骨，不再返还我的生命啦！大凡志向相同的人相互追求，情投意合的人有相同的容颜，我和先生您是相同的。”

于是，大人先生舒展彩虹隔断尘雾，倾斜雪白车盖遮蔽阳光，凭倚玉制车厢慢步徘徊，总揽全部缰绳缓缓安行，看着这个隐士并且对他说："创世之初的真人，只想着大道的根本，固守精气集中心志，万物得以生存；他退却并不见其后移，前进并不见其在先；他打开西北方向而制造万物，打开东南方向而作为风门；他没有道德的观念而能够长久娱悦，雄据天地之中而独处至尊。正是这样的真人制成了我的躯体。因此我不必躲避万物而居住，看到的万物平静安宁；不必把万物作为负担，欣悦那万物自生自成。逍遥周游足以舒展自己的心志，升空腾越足以畅快自己的性情。所以至人没有住宅，把天地作为栖息的客舍；至人没有君主，把天地作为活动的场所；至人无所事事，只把整个天地作为关注之事。没有是非的区别，没有善恶的差异，所以普天之下都能蒙受他的恩泽，而世间万物因此繁荣昌盛。如果他厌恶别人而珍爱自我，自以为是而否定别人，情绪激愤以争夺求取，崇贵己志而微贱己身，像你这样似飞禽生活如走兽死亡，还有什么值得显耀而获此殊荣？可悲啊！您的这番用心。您轻薄安逸吉利以至于忘记生命，全力求取虚名以至于丧亡躯身，如果您的确和至人没有什么差异，又何必枯槁憔悴而安然死去？您所喜好的这些，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我将要离开您了。”于是大人先生舒展双眉流转双目，微振双袖轻拍衣裳，娴熟地放松缰绳而挥纵鞭策，随即乘风腾起而驾云翱翔。那位隐士瞻望着大人先生的背影而垂泪哭泣，哀痛自己的心志鄙陋。他穿着草木编结的外衣，躺卧在岩石的下边，忧惧自己到不了晚上就会死去。

大人先生经过神宫星空而小憩，口漱吴泉之水而后又行，回旋于所经之处而巡游观览。他看见一个在土丘上打柴的人，便叹息说：

“你将要在这里用这样的生活方式直至终生吗?”

打柴的人说:“就这样终我一生如何?不这样终我一生又如何?况且圣人无所忧伤,我又有什么悲哀的呢!兴盛衰败不断变化,常常不停留于此刻此时,因而深藏大才殊能于己身,潜伏起来等待时机。孙膑虽断双足而能擒制庞涓,范雎折断胁骨而后命运转优;百里奚处境困窘而为相赢秦,姜子牙既已老迈而辅弼西周。这都是时运颠倒而又重新复来啊,原本就是先遭穷困而后丰收。秦始皇击败东方六国,兼并六国土地,消灭各方诸侯,南面自称皇帝。他喜好盛美颜色,崇尚侈靡华丽;开凿终南山作为秦都的宫阙,设表东海之滨作为秦国的东门;构建万千宫室而延绵不绝,希望继嗣不尽而永世长存;精修宫廷后室而盛饰帷帐锦带,奏击钟鼓声乐而显扬秦国的乐章;广辟苑囿园林而深掘池塘湖沼,兴筑渭北群殿而扩建都城咸阳。然而骊山皇陵的树木尚未长大成林,荒草荆棘便已丛生在阿房宫的废墟。时代存继而更迭当政,所以秦国先得皇位而后有丧亡,山东的刑徒奴仆随即揭竿起事而称王天下。由此看来,穷困和显达难道可以预知吗?况且圣人把道德修养作为自己的心志,不把富有显贵作为自己的志向;把清虚无为视为最高的功用,不把治理吏民和万物作为自己的事业;尊贵显达并不更加看重自己,贫穷低贱并不轻视自己;有所丧失并不自认为是耻辱,有所获得并不自认为是光荣。就像那树木根干挺拔而枝杈高远,树叶繁茂而花朵却易凋零。漫长不尽的死亡同一个早晨般的短暂人生相比并无多大差别,那么自身获取的或多或少,又何必值得追求?”

继而打柴的人颇有感叹地唱道:“白日隐没不周山下,明月跃出丹渊水中。阳光蔽藏无法看见,月光显耀占天为雄。亭亭皎美只在瞬间,厌厌转暗又将归东。离合聚散如云雾啊,日往月来迅如飘风。富贵仅是俯仰间事,贫贱未必持续终生。张良起于逃亡罪徒,威武显赫名传荒夷。召平被封东陵之侯,转眼之间成为布衣。枝叶生长依靠树根,一同生死一同盛衰。得志便随命运升腾,失势则与时运衰败。四季寒暑交替运行,岁月变化递相推移。祸福不能永恒不变,

为何忧虑身无归宿？用这道理看此人生，砍柴终身又有何哀？”

大人先生听了这些话，笑着说：（此人）虽然尚未通达于大道，却差不多可以摆脱世俗间小道理的局限了。”于是唱道：“天地分解啊六合辟开，星辰陨落啊日月下坠，我腾空而上啊将去何方？我不穿（俗世的）衣裳而服装却很美丽，不戴（人间的）佩饰而容貌自然明新，上下徘徊巡游啊谁能认识我的真相？随即起身离去而远方行游，纵驰彩云飞车，广张云气车盖，盘旋翱翔啊在那无际的天外。陈设那长列的群星作为旗帜啊，奏击起震雷轰鸣�磕隆隆。开动不周疾风而驶出我车啊，缓行在九州原野的坦荡大地。居停在中州沃土而回头一望啊，望见那高崇的群山我回身又行。端正我的旄节而飞扬我的旃旗啊，纵逸我的思虑于荒远边裔。放却那中州的愿望而认为不好啊，驰骋在女萝之间而去远方游历。摈去那众人所为的世间庶务啊，都是些细琐小事而何足依赖？舒展我的形体而轻轻高起啊，我的心情恬悦惬意而精神丰盈。命令后羿使其宽恕白日啊，召唤忻来使其缓和迅风。攀援扶桑巨树的长长枝条啊，登上扶摇神木的高崇树顶。跃入深邃飘动的幽暗水流啊，洗浴后身体光洁显曜而昭美鲜明。遗弃那原有的衣裳而不再穿戴啊，披挂着彩云虹霓而继续前行。早晨我起车于汤谷啊，傍晚我歇马于长长的悲泉。停息在崦嵫山而景色有所改变啊，辉耀着的若木奇花映照幽冥。左边有太阳为我高举麾旌啊，右边有月亮为我竖起旗帜。我变换了仪容服饰而更改了原来的打算，于是腾空察看而准备远征。

“阴阳更迭而交替运行，四季奔逐而交相经过。想到那死亡的一刻瞬间即至啊，心中不乐于在此久留。一阵疾风奋扬使我失去乐趣啊，然而虽有浓云骤起而我没有忧愁。忽然间雷电消歇而神情舒畅啊，我决意历经寥廓天宇而开始远游。佩带有白日明月以舒放光辉啊，升空徜徉翱翔而向上飘浮。暂时抑制一下乘车前进的那种舒适之情啊，将要徒步行进在茫茫空域的州野。打扫了紫微神宫而铺设坐席啊，我坐在天帝宫室而片刻后众神聚会宴饮行酒。荟萃众多佳音而奏鸣美乐啊，声音惊心飘渺而绵长悠悠。五帝翩翩起舞而舞姿

齐整连贯啊，六神纷纷献唱而歌声美好往复。乐曲的声音啾啾肃肃，洞彻心扉而通达精神；（乐曲的意蕴）深远而遥遥茫茫，心神向往而忘记回返，……胸怀远大而神志庄矜。然而各位大人纷纷离去而无法倾诉心志啊，我激扬起五彩云霓而向天帝诉陈。（天帝为了宽慰我心而）召来了幽深后宫的皎莹玉女啊，使我得以会见上天帝王的美好佳人。她禀赋着苍天云气的舒缓顺畅啊，承受着元气精华的淑美淳真。我们同享欢悦之情而稍有授受啊，敬重她艳丽横溢犹如天神。她华姿明灿而放射全部光辉啊，五彩的色泽焕发而共同扬振。她微倾前额黑发而飘垂双鬓啊，明曜着红润的容颜而自然清新。

"时光逐渐昏暗而将要消逝啊，晚风飘飖吹拂而振荡我衣。云气分解而迷雾离散啊，浓云四下奔逸而她永远回归。我心中怅惘失意而思念远方啊，仔细地四外观望而没有看见美人。扬起清风作为我的旗帜啊，借助于风力我调转车驾而返途回归。腾空的赤日刚刚升出其栖息的疆域啊，我命令火神祝融听候我的差遣。驱使水神玄冥为我摄持坚冰啊，金神蓐收秉承我命而在前方开路执戈。木神勾芒为我驾驭车辆啊，一行人浮游天空而惊散朝霞。寥廓寰宇茫茫无际而没有一座城邑啊，在高远的天空我没有伴侣而独自停立。依倚着美玉车厢而低头一看啊，哀伤那下方土地的困阨憔悴。（下方之人）分辨对错是非作为行动的规范啊，又怎么足以和我现在比同一类？虹霓的旌旗飘扬啊彩云的旂旗浓密，我乐于巡游啊飞出天外。"

大人先生披散着头发，飘飞着双鬓，身穿绘有日月的衣裳，系绕着绘有阴阳图案的衣带，口含奇妙的灵芝，咀嚼甘华的仙果，吸吮浮荡的云雾，吞食高空的彩霞，兴动朝云，吹扬春风，奋起于太极天宫的东面，游乐于昆仑仙境的西隅，放下马缰马鞭，流览那唐尧、虞舜的故都。他恍惚惘然而若有所思，怅然失意而若有所忘，颇有感慨而深深长叹，说："唉！一季不如一年长久，一年不如宇宙长久，宇宙不如大道长久，大道不如神长久。神，是天地自然的根本。那些拘谨于礼法的人们自以为尊贵于当世，却哪里知道世上的卑贱正在于此呢？所以和世俗争高贵，这个高贵并不足以尊崇；和世俗

争富有，这个富有并不足以抢先。一定要超脱尘世而绝离人群，遗弃众俗而独自往来；进身于太始时代之前，观览那寂静状态的寰宇之初；思虑周流于无边无际的空域，心志浩荡旷远而自在舒展；乘风飘飖于一年四季，翻飞翱翔于四面八方；欲望纵放而自我感觉并不真切，情感奔放荡漾而无拘无束；小事小节不足以成为批评的内容，圣人贤者不足以成为赞誉的对象；不断变化不断移易，但时时与自己的精气元神相依相扶；容括无边无际的空域作为自己的住宅，周绕茫茫辽阔的宇宙作为自己的室庐；强固系天的八维而居处安乐，稳妥地决断诸事而长久停居。只有像这样，才可以称为富贵了。因此，不必与唐尧、虞舜的德行齐同划一，不必与商汤、周武王的功绩平列并立；王倪、许由不足以作为相比的对象，老子、孔子怎能与神并行同踪？天地尚且不能超过神的寿命，广成子何曾足以与神同在并容？我激荡起八方之风用以扬播（自己的）声誉，追随着大吉大利的高远行踪；身披着九重青天以廓清开拓啊，招来云气以驾驭飞龙；专致于天地之事以制订纲纪体统啊，有别于古今之法而全不相同。那么世间的名誉利益，怎么足以系累自己呢？所以（尽管您的才能足以）手提齐国而脚踩楚国，执持赵国而践踏秦国，（结果）不到一个早晨而使天下无人匹敌，东西南北没有谁与您为邻。可悲啊！您的上述自我修饰，以我看来，将怎样生存于此世呢？"

大人先生随即离开了打柴人，放逸于泱漭寰宇，遗迹于沕洋广域，漂流于衍溢洪波，历经那重重深渊，横跨那苍茫青天，然后回头看望而悠然观览。于是，享有着逍遥安乐而益寿延年，没有存亡聚散之愁而向上升进。（天空中的元气）涣然分扬离析动荡，茫茫无际漭漭洋洋，象狂飙涌动似行云浮翔，直达那北斗七星的瑶光。大人先生一路奔驰到太初的元气之中，而休息在无为天宫。太初是什么样的？太初之中没有先后，没人能够探究它的极限，谁又能认识它的根原？太初遥远渺茫延绵不绝，并且翻转动荡于大道所存之处，没人能够到达它的终极，谁又能知晓它的根原？即使历经九天而寻求探索，又何曾足以使自己知识丰厚？（大人先生）登上万重天巅而

通观遍览，沐浴着太始的和煦轻风。轻身而起逍遥自在而怡悦远游，犹如遵行于坦荡大路而无尽无穷。舍弃太乙天神而不予役使，腾跃在天地之间而照直前行。超越鸿濛元气而远放踪迹：左面荡漭广阔而无边无涯，右面幽暗悠远而不辨四方，向上远听而没有声响，向下遥望而无色无光，驰骋于一无所有的空域而安定精神，永远在太清佳境遨游飞翔。

巍巍高山兴起浓厚乌云，北风横扫四野白雪纷飞，积冰犹如山陵严寒伤人。阴阳丧失正位日月崩坠，大地裂岩石碎林木摧折，火焰冷阳气凝严寒伤怀。春意微渺恰值隆冬之末，海冰不流犹如绵絮曲折，呼吸不畅严寒伤身（使人）肤裂。节气排列递进变化如神，寒先导热随后伤害人民。和乐的玄妙真人胸怀太清，精神专一处事稳健平静。冷热不伤世人无不震惊，忧患不生平素气神安宁。乘雾凌空任意东驰西行，往来微妙道路不能覆倾。喜好不同于世又有何争？世人都有一死独我（大人先生）长生。

真人漫游，驾驭八龙，辉耀日月，插载云旗，徘徊安适，乐于所往。真人漫游，太阶平夷，……天门大开，细雨濛濛，轻风飕飕，登临黄山，出外游息，江河水清，洛水无埃。云气消散，真人前来。真人前来，实在快乐！时世变易，兴致败坏，真人离去，朝天飞回。归返未央，延年益寿，独自傲世。望我（大人先生）何时返人间，疾行漫漫在九天，路途日日渐遥远。

大人先生从此离去了，天下人没有谁知道他的最终去处。大概升腾天地之间而与日月星辰一起遨游并且无始无终，这是大自然中最淳真的境界。鹳鹆不飞逾济水，貉不渡过汶水，世间的平常之人，也如同鹳鹆、貉（局限于一方）。尚且不能通行于一定的区域之内，又何况四海之外、天地之外呢！像大人先生这样的人，只把天地当作一个卵而已。如果小物小人想要论说他的长短、评议他的是非，难道不是很可悲的吗！

【解析】 这是一篇用韵散相间的赋体撰写的人物传记。作者首

先简略介绍了大人先生的超凡举止，然后详细描述了大人先生同君子、隐士、薪者的不同对话，最后以对大人先生的赞叹结束。全文洋洋洒洒四千余字。

身处魏晋交替的乱世，如何看待社会，如何正视人生，这个问题时时困扰着作者。与苏门山的孙登接触，使作者情思开阔，心绪清朗，于是撰写本文以尽抒“胸怀间本趣”（《竹林七贤论》）。全文以充分肯定大人先生“超世绝群”的人生道路为基调，同时借助大人先生之口，逐一否定了君子、隐士、薪者的处世方式。其中，对“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假廉以成贪，内险而外仁”的正人君子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尖锐的批判，将他们比做裤裆中的群虱，指出“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危乱、死亡之术耳”；对隐居山林“禽生兽死”糟蹋生命的颓废隐士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称其“薄安利以忘生，要求名以丧体”的做法“何足言哉”；而对于“藏器于身，伏以俟时”，期盼着“先穷而后收”的薪者，则循循善诱，极述飞天巡游之奇，详说拔俗绝尘之乐，阐明“与世争贵，贵不足尊；与世争富，富不足先”的道理，希望薪者摆脱“世之名利”的牵累。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作者对当时现实黑暗政治的深恶痛绝，和对清新自由的人生追求。

本文的主人公是一位展示老庄道家社会政治观念的理想化的人物形象。作者成功地将其塑造成一位音容笑貌栩栩如生的长者，赋予其德行并重的人格，高深而平易，清逸而多情，令人钦敬神往。同时，这一形象又具有“专上下以制统”的救世仙人的意味，来无影，去无踪，令人可望可叹而不可及，这也正是作者内心中理想与现实矛盾痛苦的真切反映。作者善于吸取借鉴前人铺陈论辨的写作技巧和道家文学清峻洒脱的艺术风格，使得本文意境宏廓，旨趣玄远，格调清正，气韵非凡，文思迭宕起伏而多姿多彩，语言犀利达神而入木三分，具有较高的艺术魅力。

老　子　赞(1)

阴阳不测，变化无伦，飘飖太素，归虚反真(2)。

【校注】　(1) 赞：文体名，多用于颂扬人物的文章。《文心雕龙·颂赞》："赞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辞也。及益赞于禹，伊陟赞于巫咸，并扬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也。"本文有佚缺。

(2) 阴阳：天地间的阴阳二气。"阴阳不测"指老子的道德修养高深莫测。《易·系辞上》："阴阳不测之谓神。"太素：见《通老论》注（2）。虚：虚无飘渺的原始大道的境界。真：化生万物的宇宙自然。"归虚反真"，婉言老子逝世，其灵魂返还太虚真境。影宋本《太平御览》卷一"真"作"祚"。

【今译】　（老子）涵容阴阳不可臆测，变化无穷没人比伦，飘飖遨游太素玄境，回归虚渺还返淳真。

孔　子　诔(1)

养徒三千，升堂七十(2)。潜神演思，因史作书(3)。考混元于无形，本造化于太初(4)。

【校注】　(1) 诔：文体名，多用于生者悼念死者的文章。《文心雕龙·诔碑》："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本文残缺过甚，然崇敬孔子之情亦可略见。

(2) 徒：弟子，门徒。升堂：喻学问技艺已经入门。《论语·先进》："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

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阮籍所云“七十”，为取成数而言之。

（3）《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史”原作“使”，据《太平御览》卷一改。

（4）无形：指远古时代天地未成的混沌状态。造化：能够化生万物的宇宙自然。太初：同“泰初”，见《大人先生传》注（38）。

【今译】 教育弟子三千，学有所成七十。专心推演深思，据史撰著《春秋》。考求混沌元气于无形的远古，探究宇宙自然于鸿濛的太初。

搏赤猿帖(1)

仆不想欻尔梦搏赤猿，其力甚于貔虎，良久反覆(2)。余乃观天背地瞎穹，亦当不爽(3)。但仆之不达，安得不忧(4)？吉乎？报我。凶乎？详告。三日，阮籍白繇君(5)。

【校注】 （1）本文见于唐李怀琳《七贤帖》。陈伯君《校注》引梅本注云：“米芾《书史》云：‘《七贤帖》并唐胄曹参军李怀琳伪作。’此帖比今刻石字多，乃怀琳所撰语。”刻石之语已不可考，然本文虽有增伪，但大体还是可信的。这是阮籍请繇君为自己占梦的一封短信，从中可以略见阮籍生活中的一件小事。

（2）仆：自称的谦词。欻（xū须）尔：忽然间。貔（pí皮）：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猛兽，似熊。“于”原作“千”，据范陈本改。

（3）观天背地瞎穹，似为当时清烦去忧的惯常动作。当：副词，很。不爽：指身体、心情的不爽快。

（4）但：仅。不达：不明白，不通达。

（5）繇君：其人不详，当为其时善于占梦的人。“日”原作“月”，据范陈本改。

【今译】 我没想到忽然间梦见与赤色的猿猴搏斗，这个猿猴的力量比貔虎还大，经过了长时间的翻来覆去。我于是观望天空、背靠大地、细睹苍穹，亦很不爽快。仅凭我这样的不能通达事理（的能力），怎能不怀愁忧？（这个梦）吉祥吗？请告知我。凶咎吗？请详细诉说。三日，阮籍谨告繇君。

吊北公文[1]

沈澌荼酷，仁义同违[2]。如何不砰，玉碎冰摧[3]。

【校注】 （1）吊：凭吊。北公：其人不详。“北”原作“某”，据《北堂书钞》卷一〇二改。本文大部佚缺。

（2）沈澌：同“沈潜”、“沉潜”，语出《尚书·洪范》“沈潜刚克”，本指深沉柔弱的大地，此指苦难深重的神州大地。荼酷：苦难深重。违：离。

（3）砰：同“砰”（据《集韵》平声四），破败毁坏。玉、冰：比喻纯洁美好的事物，亦暗喻北公。“砰”原作“吊”，据《北堂书钞》卷一〇二改。

【今译】 苍茫大地灾难深重，仁义道德全都离违。（万物）怎么能不残败毁坏，莹玉破碎洁冰摧颓。

宜　阳　记[1]

金山之竹，堪为笙管[2]。

【校注】 （1）宜阳：汉代县名，故址在今河南省宜阳县西五十里，战

国时为韩邑。《战国策·东周策》："宜阳城方八里，材士十万。"阮籍集原无此文，据《太平御览》卷四十二补。全文大部佚缺，仅存此一句。

（2）金山：指金门山，在与宜阳县相邻的河南省洛宁县西南，因其山盛产美竹可作律管，又名律管山。笙管：均为竹制乐器。

【今译】 金门山的美竹，可以制作笙管乐器。

四言咏怀诗十三首[1]

其　一

天地烟缊，元精代序[2]。清阳曜灵，和气容与[3]。明月映天，甘露被宇。蓊郁高松，猗那长楚[4]。草虫哀鸣，鸧鹒振羽[5]。感时兴思，企首延伫[6]。於赫帝朝，伊衡作辅[7]。才非允文，器非经武[8]。适彼沅湘，托介渔父[9]。优哉游哉，爰居爰处[10]。

【校注】 （1）张溥本仅收三首四言《咏怀诗》（其一、其二、其三）。清人钱曾《读书敏求记》卷四："阮嗣宗《咏怀诗》行世本，惟五言八十首。朱子儋取家藏旧本，刊于存余堂，多四言《咏怀诗》十三首。览者勿漫视之。"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所据旧藏潘璁本（《明崇祯间翻嘉靖刻本）有四言《咏怀诗》十三首。今取黄本为底本，加以校注。

（2）烟缊（yīnyūn 因晕）：天地阴阳二气交互作用的状态。《易·系辞下》："天地烟缊，万物化醇。"高亨注："烟缊借为氤氲，阴阳二气交融也……天之阳气与地之阴气交融，则万物之化均遍。"元精：天地的精气。代序：依次更替。此谓天地的精气交替居于主导地位，其结果，将导致四季寒暑的更替。《艺文类聚》卷二十六"烟缊"作"烟煴"。

（3）清阳：清正的阳气，亦多指天。《淮南子·天文训》："清阳者，薄靡而

为天。”曜灵：辉耀灵光，此指辉耀日光。屈原《天问》：“角宿未旦，曜灵安藏。”王逸注：“曜灵，日也。”和气：阴阳二气交和而成的协调和谐之气，古人视之为祥瑞之源。王充《论衡·讲瑞》：“瑞物皆起和气而生。”容与：徘徊微动，此指和气缓缓地徘徊荡动于天空。“和气”原作“和风”，据《艺文类聚》卷二十六改。

（4）蓊（wěng 翁上声）郁：草木茂盛貌。猗那（ē nuó 婀娜）：同“猗傩”、“婀娜”，柔美貌。长楚：同“苌楚”，植物名，又名羊桃，野生，开紫红花，实如小桃，可食。《诗·桧风·隰有苌楚》：“隰有苌楚，猗傩其枝。”

（5）草虫：蝈蝈。《诗·召南·草虫》：“喓喓草虫，趯趯阜螽。”鸧鹒：黄鹂。《诗·豳风·东山》：“仓庚于飞，熠燿其羽。”

（6）延伫：长久站立。

（7）於（wū 屋）赫：叹美之词。伊衡：指商相伊尹。《史记、殷本纪》：“伊尹名阿衡。”

（8）允：当。此与“经”对文，有当对、治理之意。器：能力。

（9）沅湘：沅水和湘水，在湖南省境内。屈原遭放逐后，曾长期流浪沅水和湘水之间。《离骚》：“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介：独特。渔父：屈原《渔父》中的隐士。王逸注：“《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生答。”“介”原作“分”，据《艺文类聚》卷二十六改。

（10）优哉游哉：形容从容自得，悠闲无事。《诗·小雅·采菽》：“优哉游哉，亦是戾矣。”爰：于是。《诗·小雅·斯干》：“爰居爰处，爰笑爰语。”

【今译】

天地阴阳交融细缊，乾坤精气更替代序。
清朗苍穹辉耀彤日，和气吉祥徘徊容与。
皎洁明月映照当空，丰沛甘露被覆寰宇。
郁郁秀挺健劲青松，婀娜柔美繁茂苌楚。
草虫低卧凄声哀鸣，鸧鹒高飞挥振双羽。
感触时事兴动情思，抬头远望久久立伫。
於赫美好帝国王朝，伊衡贤相担任弼辅。

我的才华不足治文，我的能力不足经武。

远迹去那沅水湘水，寄托孤身江滨渔父。

优哉游哉悠然自得，于是闲居于是安处。

【解析】 本诗抒发了作者怀才不遇，企盼逸隐的情怀。作者起笔高远，在和悦怡人的景物描写之后，轻轻点出一个“哀”字，笔法巧妙。诗中的“伊衡”暗喻何人？是曹爽，还是司马氏父子？作者没有明言。不过，作者明确表述了自己的“才”“器”不能在当时“允文““经武”，因而向往远适，与渔父为伴。本诗的视点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作者的情感亦随之形成一个愉悦——忧愁——愉悦的波动曲线，细腻而委婉。全诗韵脚严整（各句均谐“鱼”韵），意蕴清远超俗，是作者独特性格的真实写照。

其　二

月明星稀，天高气寒[1]。桂旗翠旌，佩玉鸣鸾[2]。濯缨醴泉，被服蕙兰[3]。思从二女，适彼湘沅[4]。灵幽听微，谁观玉颜？灼灼春华，绿叶含丹[5]。日月逝矣，惜尔华繁。

【校注】 (1) 本句起兴借鉴于曹操《短歌行》之一：“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艺文类聚》卷二十六“气”作“地”。

(2) 桂旗：结挂桂树作为旗帜。屈原《九歌·山鬼》：“辛夷车兮结桂旗。”翠旌：用翡翠鸟羽毛制成的旌旗。屈原《九歌·少司命》：“孔盖兮翠旍。”（旍一作旌）鸣鸾：同“鸣銮”。銮，装在车衡上的小铜铃。古人在车轼上亦装有小铜铃，称之为和。车辆行进，銮和摇荡鸣动，其声应节悦耳。《大戴礼记·保傅》：“行则鸣佩玉，升车则闻和鸾之声，是以非僻之心无自入也。”

(3) 濯：洗涤。缨：系冠的带子。《孟子·离娄上》：“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醴泉：甜美的泉水。蕙、兰：均为香草名。

(4) 二女：指传说中尧的二个女儿娥皇与女英，为舜之妻，死后为湘水之神。黄本“湘沅”原作“沅湘”，据张溥本改。

（5）灼灼：鲜明貌。《诗·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华：同"花"。

【今译】

皓月映空繁星依稀，天穹高阔夜气微寒。

桂树为旗翠羽为旌，佩饰美玉鸣动车鸾。

濯我冠缨在那醴泉，身上披戴香草蕙兰。

思念追随娥英二妃，起程去那湘沅水边。

（二妃）神魂幽隐视听微渺，谁人得观娇容美颜？

灼灼明灿春日鲜花，翠绿嫩叶含裹赤丹。

时光消逝不复返啊，叹惜此花茂盛华繁。

【解析】 本诗抒发了作者对美好追求难以实现，而大好时光一去不返的感伤。在一个清凉的夜晚，作者备车整装，南下湘沅，寻求钦慕向往的幽冥中的二妃，结果一无所获。这一过程，亦可以视为作者现实生活颇不如意的曲折反映。面对盛开的春日鲜花，作者联想到时光易逝，花开自有花落时，"惜尔华繁"貌似叹花，实为作者自叹。全诗格调清雅，情意深沉，淡入淡出，别有韵味。

其　三

清风肃肃，脩夜漫漫[1]。啸歌伤怀，独寐寤言[2]。临觞拊膺，对食忘餐[3]。世无萱草，令我哀叹[4]。鸣鸟求友，《谷风》刺愆[5]。重华登庸，帝命凯元[6]。鲍子倾盖，仲父佐桓[7]。回滨嗟虞，敢不希颜[8]？志存明规，匪慕弹冠[9]。我心伊何？其芳若兰[10]。

【校注】 （1）肃肃：风声。脩：通"修"，长。

（2）啸：撮口吹出声音。《诗·小雅·白华》："啸歌伤怀。"寐：睡。寤：醒。《诗·卫风·考槃》："独寐寤言。"

（3）觞（shāng 伤）：装满酒的杯。拊膺：拍击前胸，古人多用以表示哀伤。

（4）萱草：植物名。古人认为萱草可以使人忘忧，故又称忘忧草。

（5）鸣鸟求友：语本《诗·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谷风：《诗·小雅》篇名。《诗序》曰："《谷风》，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绝焉。"愆：过错。

（6）重华：舜的美称。《书·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孔传："华，谓文德。言其光文重合于尧，俱圣明。"登庸、凯元：并见《与晋王荐卢播书》注(3)。

（7）鲍子：指春秋时的鲍叔牙。倾盖：车上的伞盖靠在一起，喻二人感情亲密。仲父：指春秋时的管仲。桓：齐桓公。据《史记·管晏列传》，鲍叔牙和管仲为知交至友，鲍叔牙举荐管仲于齐桓公，桓公任用管仲为相，遂霸诸侯，一匡天下。

（8）回：指孔子的学生颜回，字子渊。滨：同"宾"，在此用为"嗟"的状语，表示"敬"。古书中"滨""宾"经常混用，如《诗·小雅·北山》"率土之滨"，《汉书·王莽传》、《白虎通·丧服》所引"滨"均作"宾"。《广雅·释诂》一："宾，敬也。"虞：舜。《孟子·滕文公上》："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论衡·案书篇》："五帝三王，颜渊独慕舜者，知己步骀有同也。"希颜：同"睎颜"，仰慕颜回。《法言·学行》："睎骥之马，亦骥之乘也；睎颜之人，亦颜之徒也。"黄本"回"原作"河"，有校语称"一作回"。疑"河"涉"滨"字而误，今据张溥本改。

（9）志：向慕，有志于。明规：鲜明超群的典范，此指颜回。弹冠：比喻由相友善者援引入仕为官。《汉书·王吉传》："吉与贡禹为友，世称'王阳在位，贡公弹冠。'言其取舍同也。"颜师古注："弹冠者，且入仕也。"

（10）伊何：如何。其芳若兰：语本《易·系辞上》："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今译】

清冷凄风风声肃肃，孤寂长夜夜色漫漫。

长啸歌吟感伤情怀，独睡独醒独自放言。

面对酒杯拊膺哀痛，面对佳肴忘却进餐。

世上并无解忧萱草，使得我仍悲戚慨叹。

鸟鸣嘤嘤寻求好友，《谷风》刺怨"友道绝焉"。

舜帝注重选贤任能，舜帝起用八凯八元。

鲍子不忘倾盖旧情，管仲得以辅佐齐桓。

颜回崇敬嗟叹虞舜，我辈敢不仰慕颜渊？
心志寄此光辉典范，并不企盼藉友做官！
我的内心究竟如何？心中芳香犹如蕙兰。

【解析】 本诗倾诉了作者对某一友人误解自己心志的深痛哀怨。诗的前四句浓笔重书自己的悲哀心情，第五句方点出悲哀与朋友有关。继而作者引述了虞舜、鲍叔牙、颜回诸事。在作者看来，虞舜起用凯元，鲍子荐举管仲，颜回赞叹虞舜，都在于内心的真正相知。作者陈诉“希颜”之意，亦在表示自己安于贫贱。最后作者重申，自己决不指望朋友提携做官，自己的心志依旧高洁如兰。就诗中浓郁的哀伤之情看，其友人曾与作者有过相当密切的交往，所以，作者对其“慕弹冠”的误解不能容忍。而这个友人，很有可能是曾经荐举嵇康做官的山涛。本诗情感浓重，气势强劲，反映出作者坚定、刚正的人生追求。

其　四

阳精炎赫，卉木萧森[1]。谷风扇暑，密云重阴[2]。激电震光，迅雷遗音[3]。零雨降集，飘溢北林[4]。泛泛轻舟，载浮载沉[5]。感往悼来，怀古伤今。生年有命，时过虑深。何用写思？啸歌长吟。谁能秉志，如玉如金。处哀不伤，在乐不淫[6]。恭承明训，以慰我心[7]。

【校注】 （1）阳精：太阳。炎赫：炽热。萧森：草木茂密貌。

（2）谷风：东风。《诗·邶风·谷风》：“习习谷风，以阴以雨。”毛传：“东风谓之谷风。”《易林·坤之乾》：“谷风布气，万物出生；萌庶长养，华叶茂成。”

（3）遗（wèi 魏）：给予。

（4）零雨：缓而细的小雨。

（5）泛泛：水中漂行貌。载：语气助词。载浮载沉：谓船在水中时上时下地向前漂行。《诗·小雅·菁菁者莪》：“泛泛杨舟，载沉载浮。”

（6）伤：过于悲哀。淫：过于欢乐以至于纵佚放荡。此句本于《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7）明训：指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语。

【今译】

赤日炎炎映照当空，花卉草木茂盛萧森。
东方谷风扇却酷暑，乌云密布结积浓阴。
激烈闪电震抖强光，疾迅惊雷送来宏音。
细雨濛濛洒落降下，飘然充溢北面树林。
泛泛漂行轻便小舟，时尔浮起时尔伏沉。
感慨往事哀悼未来，怀念古昔忧伤当今。
人生寿夭自有其命，时光飞逝愁思愈深。
何必劳神抒写情思？仰天纵放长啸歌吟。
谁人能够秉持高志，如同洁玉如同纯金。
身在悲中不至伤恸，身在乐境而不荒淫。
敬受先师明达教诲，足以宽慰我情我心。

【解析】 这是一篇述怀解忧之作。作品开头的景物描写用笔较重，隐含着作者内心的痛楚与激动。继而轻舟流水，悼古伤今，逐渐展示出作者虽有"如玉如金"的高志，却年华将逝，美愿难成的人生感叹。最后，孔子"哀而不伤"一语，使作者忧愁悲伤的心情略感宽慰平衡。如此心境，实为作者生活后期的基本格调。全诗平实质朴，简达明白，情感浓郁，淳真动人。

其　五

立象昭回，阴阳攸经[(1)]。秋风夙厉，白露宵零[(2)]。翛林凋殒，茂草收荣[(3)]。良时忽迈，朝日西倾。有始有终，谁能久盈？太微开塗，三辰垂精[(4)]。峨峨群龙，跃奋紫庭[(5)]。鳞分委瘁，时高路清[(6)]。爰潜爰默，韬影隐形。愿保今日，永

符脩龄[7]。

【校注】 （1）立象：设立卦象以展现、考求天地万物的推演变化。《易·系辞上》："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昭回：明耀的星辰周行运转。《诗·大雅·云汉》："倬彼云汉，昭回于天。"朱熹集注："昭，光也；回，转也。言其光随天而转也。"经：行。

（2）夙：早晨。厉：猛烈。宵：傍晚。零：落。

（3）脩：长。荣：草木之花。

（4）太微：古星官名，为三垣之一，在北斗星之南，包括太微右垣与太微左垣计十颗星。《晋书·天文志上》："太微，天子之庭也，五帝之坐也，十二诸侯府也。"塗：途。三辰：日、月、星。垂精：犹谓放射光芒。

（5）峨峨：盛壮，盛美。群龙：喻群贤。《后汉书·郎顗传》："唐尧在上，群龙为用。"李贤注："群龙，喻贤臣也。"紫庭：犹谓紫宫，指紫微垣，古星官名，为三垣之首，在北斗星之北，包括紫微右垣七星与紫微左垣八星计十五星。《晋书·天文志上》："紫微，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

（6）委痒：懈怠劳累。

（7）符：合。此言应合天命而享长寿。

【今译】

圣人立象星辰运转，阴阳兴作各有所行。
凛烈秋风清晨劲厉，白露成冰傍晚坠零。
郁郁长林凋枝殒叶，繁茂野草收敛花荣。
良辰佳时迅速流逝，朝日升空向西偏倾。
既有其始便有其终，谁能保持长久丰盈？
太微星宫途路开辟，日月星辰垂降光明。
峨峨盛壮群龙众贤，跃身效力紫微天庭。
龙鳞散乱懈怠劳累，（却赢得）时世高朗仕路淳清。
于是潜藏于是沉默，韬隐身影掩匿身形。
但愿长保今日佳境，永久应合高寿之命。

【解析】 本诗围绕“有始有终，谁能久盈”这一主题，首先从自然现象入手，叙述了群星周转、阴阳运行、朝露夕落、草木凋荣等盛衰更替的事例。继而以群龙喻贤臣，称其效身皇庭，成就功业之后，亦要“鳞分委瘁”，“韬影隐形”，说明人事也是有盛有衰，不能长久丰盈。最后一句，反映了作者安于现状，颐享天年的生活追求。全诗看似平淡，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其　六

巩衡运速，四节佚宣[1]。冬日悽唏，玄云蔽天[2]。素冰弥泽，白雪依山。□□逝往，譬彼流川[3]。人谁不设？贵使名全[4]。大道夷敞，蹊径争先[5]。玄黄尘垢，红紫光鲜[6]。嗟我孔父，圣懿通玄[7]。非义之荣，忽若尘烟。虽无灵德，愿潜于渊。

【校注】 (1) 巩衡：指北斗七星中的第三星和第五星，此代指北斗星。佚（dié 叠）：通“迭”，更迭，轮流。宣：布施。

(2) 悽唏（xī 西）：悽切悲伤。玄云：乌云。

(3) 空缺二字似与孔子有关，故译文中以意补之。《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4) 设：黄节案：“疑‘没’之误。”黄说是，今从。

(5) “大道”喻正，“蹊径”喻邪。

(6) 玄黄：犹谓“黑黄”。古人以青、赤、白、黑、黄为正色，红紫为正色以外的杂色。《论语·乡党》：“红紫不以为亵服。”朱熹集注：“红紫，间色不正，且近于妇人女子之服也。亵服，私居服也。”

(7) 孔父（fǔ 抚）：指孔子。玄：泛指高深玄妙的哲理。“懿”下原有旧注：“一作意。”

【今译】

北斗七星运转神速，一年四季更迭布宣。

严冬之日心情悽苦，乌云浓重遮蔽中天。
素莹坚冰遍布湖泽，皑皑白雪依傍群山。
（孔子感叹）往事飞逝，设喻用那流淌河川。
世人谁能不死不没，贵在能使名声保全。
人间大道平坦宽敞，偏偏争以蹊径为先。
玄黄正色蒙尘受垢，红紫杂色光灿新鲜。
嗟叹我师孔子仲尼，圣明懿美通晓妙玄。
不合道义的荣华富贵，转瞬消逝犹如尘烟。
我虽没有美好品德，甘愿潜身在那深渊。

【解析】 本诗抒发了作者时光飞逝、人生短暂、世路不清、自甘退隐的人生慨叹。全诗如吟如诉，恬淡自然，在平稳的哀婉语气中隐含着作者特有的郁愤。

其　七

朝云四集，日夕布散。素景垂光，明星有灿[1]。肃肃翔鸾，雍雍鸣雁[2]。今我不乐，岁月其晏[3]。姜叟毗周，子房翼汉[4]。应期左命，庸勋静乱[5]。身用功显，德以名赞。世无曩事，器非时干[6]。委命有□，承天无怨[7]。嗟尔君子，胡为永叹。

【校注】 （1）素景：指月亮。《诗·郑风·女曰鸡鸣》："子兴视夜，明星有灿。"

（2）肃肃：鸟羽声。《诗·小雅·鸿雁》："鸿雁于飞，肃肃其羽。"雍雍：同"雝雝"，鸟和鸣声。《诗·邶风·匏有苦叶》："雝雝鸣雁，旭日始旦。"毛传："雝雝，雁声和也。"作者述鸾雁事，意在反衬自己的孤独寂寞。

（3）《诗·唐风·蟋蟀》："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今我不乐，日月其迈……今我不乐，日月其慆。"岁月：此指作者的年华。晏：晚。

（4）姜叟：指姜尚，即姜子牙。毗（pí 皮）：辅佐。子房：指汉初名臣张良。翼：辅佐。

（5）左命：同“佐命”，谓辅佐帝王建功立业。庸勋：运用功勋。《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庸勋、亲亲、暱近、尊贤，德之大者也。”杜预注：“庸，用也。”

（6）曩事：往事。黄节注：“曩事，谓姜叟、子房事也。”器：指人的才性、能力。

（7）委命：听任命运支配。本句末原有旧注称：“一作‘委命承天，无尤无怨。’”

【今译】

早晨浓云四下聚集，傍晚时分四下离散。
一轮皓月垂放素光，明星繁布星光灿烂。
肃肃振翅翱翔飞鸾，雍雍鸣叫和谐群雁。
此时我心郁郁不乐，只为岁月实在太晚。
姜尚老叟辅佐西周，张良子房翼助刘汉。
应和天时佐助王命，运用殊勋平定祸乱。
身因功业得以显彰，德因盛名得以颂赞。
世上已无壮美往事，我器亦非今时才干。
听任命运自有□□，承顺天意无尤无怨。
嗟叹尔等正人君子，为何还要哀声长叹。

【解析】 明月繁星之夜，作者孤寂独坐，郁闷哀愁。愁从何来？来自年华将近，功业未就。作者十分钦佩景慕姜尚、张良的丰功伟业，却又十分无奈于今时今世，最后用听任命运、承顺天意聊以自慰。这种心境，正是作者生活后期主要情感的真实写照。本诗直抒胸臆，读来颇为感人。

其　八

日月隆光，克鉴天聪[(1)]。三后临朝，二八登庸[(2)]。升我俊髦，黜彼顽凶[(3)]。太上立德，其次立功[(4)]。仁风广被，玄

化潜通[5]。幸遭盛明，睹此时雍[6]。栖迟衡门，唯志所从[7]。出处殊途，俯仰异容[8]。瞻叹古烈，思迈高踪。嘉此箕山，忽彼虞龙[9]。

【校注】 (1) 隆：丰大，此用为动词。克：能。鉴：察。天聪：上天赋予人的听力，此亦代指上天赋予人的耳聪、目明、思维等多种能力。《韩非子·解老》："人也者，乘于天明以视，寄于天聪以听，托于天智以思虑。"

(2) 三后：黄节注："尧、舜、禹也。"二八：指八恺、八元，见《与晋王荐卢播书》注（3）。登庸：选拔任用。"朝"字下原有旧注称："一作轩。"

(3) 俊髦：才智杰出之士。顽凶：愚顽凶残的恶人。此指舜请求尧帝流放共工、驩兜，迁徙三苗，殛杀鲧事。

(4)《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大上谓人之最上者，上圣之人也。其次，次圣者，谓大贤之人也……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

(5) 玄化：圣德教化。蔡邕《陈留太守行小黄县颂》："玄化洽矣，黔首用宁。"

(6) 时雍：指和熙安定的太平治世。《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孔传："时，是；雍，和也。"

(7) 栖迟：游息。衡门：横木为门，指简陋的房屋。《诗·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朱熹集传："衡门，横木为门也……栖迟，游息也……此隐居自乐而无求者之词，言衡门虽浅陋，然可以游息。"

(8) 出处：出仕与退隐。俯仰：举止、行为。

(9) 箕山：山名，具体所在其说不一，此代指尧时隐居于箕山的许由。虞龙：虞舜之臣，名龙，曾任纳言之职。《书·舜典》："龙，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

【今译】

日月当空普照辉光，能够映察世人天聪。

尧舜禹帝临视朝政，八恺八元得以选用。

提拔我辈俊髦贤士，罢黜那些作恶顽凶。
上有圣哲树立德行，次有大贤树立丰功。
仁义之风广覆大地，圣德教化潜达遍通。
有幸逢遇盛明佳世，观睹如此和乐安宁。
自愿游息衡门陋居，只随我意所适所从。
仕隐与世途路各异，举止与世形貌不同。
景仰赞叹古代英烈，企望追随高尚行踪。
嘉誉此方箕山许由，轻蔑那位虞舜臣龙。

【解析】 作者十分向往上古尧舜禹时代君明臣贤的太平治世，本诗的前五句充分表达了作者这一心情。他以“日月隆光”喻“三后临朝”，对“仁风广被，玄化潜通”钦慕不已。然而，当其笔触一旦落在现实中的作者身上时，便出现了“出处殊途，俯仰异容”的不和谐。这也正是作者现实生活矛盾在诗中的曲折反映。对此，作者选择了清高的处世原则，嘉许许由，轻蔑虞龙，力求个人精神世界的完美。对于这样一个严肃的人生主题，全诗写得潇洒自如，落落大方。既无明显的抨击时政的“把柄”，又充分表达了不与时政合作的态度，实属不易。

其　九

登高望远，周览八隅。山川悠邈，长路乖殊。感彼墨子，怀此杨朱[(1)]。抱影鹄立，企首踟蹰[(2)]。仰瞻翔鸟，俯视游鱼。丹林云霏，绿叶风舒[(3)]。造化絪缊，万物纷敷[(4)]。大则不足，约则有余[(5)]。何用养志？守以冲虚[(6)]。犹愿异世，万载同符[(7)]。

【校注】 （1）墨子：春秋战国之际著名思想家墨翟，其学说主张“兼爱”“非攻”“节用”等。杨朱：战国初思想家，魏国人，其学说反对“兼爱”及儒家伦理，主张“贵生”“重己”。墨杨学说在战国时期的影响都很大。《孟子·滕文公下》：“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阮籍诗中感

怀墨子与杨朱，似联想到墨杨对人生的悲泣。《淮南子·说林训》：“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参考黄节注）

（2）抱影：同“抱景”，守着影子，形容孤独。鹄（hú 胡）立：象鹄一样引颈而立，形容直立。鹄，大雁。

（3）丹林：红叶或红干的树林，如枫树、丹桂树之林。霏：云飘洒飞扬貌。

（4）造化：创造万物的自然本源，即大自然。絪缊：见《四言咏怀诗》其一注（2）。纷敷：盛多貌。

（5）大：多。约：少。

（6）《庄子·让王》：“养志者忘形。”守：求。冲虚：虚无飘渺的太空仙境。《五言咏怀诗》其四十一：“列仙停修龄，养志在冲虚。飘飖云日间，邈与世路殊。”

（7）犹：仍。符：祥瑞。

【今译】

登临高境极目远望，周观遍览四方八隅。
群山大河连绵悠远，漫漫长路纵横乖殊。
感叹那墨子（泣丝），怀思这杨朱（哭路）
独抱孤影引颈直立，抬头顾盼犹豫踟蹰。
仰面看那翱翔飞鸟，低眉观此戏水游鱼。
丹树林里乱云飘舞，绿叶丛中疾风卷舒。
自然造化混沌絪缊，创制万物繁多丰富。
万物说多则仍不足，万物说少则已有余。
运用何法颐养心志？寻求去那飘渺太虚。
却仍愿那不同世界，千年万年同瑞同福。

【解析】 本诗反映了作者面对纷纭复杂的现实世界的矛盾心情。登高望远，本欲清虑舒心，然而，悠邈乖殊的山川长路却使作者联想到泣丝哭路的墨子和杨朱，他孤寂，他踟蹰。飞鸟游鱼的自由自在，丹林绿叶中的乱云疾风，更加重了作者心情的沉重感。世

间的万物都不足以“养志”，作者盼望能够“守以冲虚”。但又牵挂人间，希望天上地上两个世界“万载同符”。全诗基调哀婉，笔意细腻。作者善于运用景与情的有机配合，在视线的移动变化中，情思如流水顺势而出，非常自然地倾诉了作者内心中深沉的压抑与无奈。

其　十

微微我徒，秩秩大猷(1)。研精典素，思心淹留(2)。乃命仆夫，兴言出游。浩浩洪川，泛泛杨舟(3)。仰瞻景曜，俯视波流(4)。日月东迁，景曜西幽(5)。寒往暑来，四节代周。繁华茂春，密叶殒秋。盛年衰迈，忽焉若浮(6)。逍遥逸豫，与世无尤(7)。

【校注】　(1) 我徒：我辈同类之人。秩秩：明智貌。大猷（yóu 油）：犹谓大道。《诗·小雅·巧言》：“秩秩大猷，圣人莫之。”毛传：“秩秩，进知也。莫，谋也。”郑笺：“猷，道也。大道，治国之礼法。”

(2) 典素：犹谓典籍。《刘子·崇学》：“慕学者情缠典素，不可以一读能也。”思心：心中的思虑。《楚辞·九章·悲回风》：“纠思心以为纕兮，编愁苦以为膺。”淹留：羁留。

(3) 泛泛：漂浮而行貌。《诗·小雅·菁菁者莪》：“泛泛杨舟，载浮载沉。”

(4) 景曜：辉耀的彤日。

(5) 本句“日月”重在说“月”，古人认为月亮升于西方而落于东方。《大人先生传》：“亭亭不须臾，厌厌将复东。”

(6) 浮：犹谓漂浮一过。《庄子·刻意》：“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7) 逸豫：闲适安乐。无尤：没有过失。《老子》第八章：“夫唯不争，故无尤。”

【今译】

微微渺小我辈学子，秩秩明智治国大道。

专志精研先贤典籍，心中思虑羁绕积留。

于是命令仆从车夫，声言我要出外行游。
浩浩壮阔洪河大川，泛泛漂浮杨木小舟。
抬头瞻望辉耀彤日，低头观看远去波流。
明月不居向东迁逝，辉耀彤日西倾藏幽。
寒来暑往暑往寒来，一年四季循环运行。
从那繁花茂盛之春，到那密叶凋落之秋。
壮盛年华衰弱老迈，转瞬之间犹如浮游。
莫如逍遥安适自乐，与此时世无争无尤。

【解析】 本诗以简洁的笔墨，描写了作者由入世到出世的思想转变过程。全诗以研读圣贤之书，领悟治世"大猷"入笔。作者的情思显然与书中的内容不相和谐，导致"思心淹留"。因而命驾出游，所见景物使作者认识到"盛年衰迈，忽焉若浮"，于是决定逍遥于世以求无尤。全诗折转自然，清新超脱，无哀无怨，傲世不俗。

其十一

我徂北林，游彼河滨。仰攀瑶干，俯视素纶[(1)]。隐凤栖翼，潜龙躍鳞[(2)]。幽光韬影，体化应神[(3)]。君子迈德，处约思纯[(4)]。货殖招讥，箪瓢称仁[(5)]。夷叔采薇，清高远震[(6)]。齐景千驷，为此埃尘[(7)]。嗟尔后进，茂兹人伦[(8)]。荜门圭窦，谓之道真[(9)]。

【校注】 （1）瑶干：瑶木的枝干，古人称玉树为瑶木。素纶：此指玉树枝干的洁白纹理。纶，迹。

（2）躍：通"濯"。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濯鳞清流，飞翼天衢。"阮籍《答伏义书》："螭浮八滨以濯鳞。"

（3）化：大自然的化育万物的巨大能量。神：大自然的支配万物的神奇魅力。《易·系辞下》："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4）迈德：勉力行德。《书·大禹谟》："皋陶迈种德。"孔传："迈，行。"约：

简约。纯：正。《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在约思纯。"孔颖达正义："在约思纯，处贫匮而思纯，固无叨滥之心也。"

（5）货殖：经商营利。此指孔子的弟子端木赐。《论语·先进》："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箪：古代盛饭食的器具，竹或苇制。此指孔子的弟子颜回。《论语·雍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6）夷叔：周初的名士伯夷和叔齐。武王灭纣，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论语·季氏》："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

（7）齐景：春秋时的齐景公。千驷：千乘之马，此言马多。《论语·季氏》："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

（8）茂：勉。伦：理。

（9）荜门圭窦：同"筚门闺窦"，指柴门小户，喻贫贱的住处。《左传·襄公十年》："筚门闺窦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难为上矣。"杜预注："筚门，柴门；闺窦，小户，穿壁为户，上锐下方，状如圭也。"道真：大道的真谛。

【今译】

我今去那北面树林，行游在那大河之滨。
抬头攀折瑶木枝干，低头观看玉树素纹。
凤凰隐匿息歇羽翼，群龙潜藏洗濯锦鳞。
幽敛奇光韬掩异影，体悟造化顺应冥神。
贤人君子勉力行德，身处贫困情思清纯。
经商营利招致讥讽，箪食瓢饮被称为仁。
伯夷叔齐采薇首阳，清高声名远近响震。
齐国景公拥有千驷，化成如此泥埃灰尘。
嗟叹尔等后学诸子，勉力修兹人间大伦。
荜门圭窦安贫乐道，可以称为大道本真。

【解析】 本诗以热情明快的笔触，高度赞誉了安贫乐道的处世原则。"君子迈德，处约思纯"一语，正是作者立身行事的基本信条。全诗明为劝进后学，实亦含有作者自勉。

其十二

华容艳色，旷世特彰。妖冶殊丽，婉若清扬[1]。鬒发娥眉，绵邈流光[2]。藻采绮靡，从风遗芳[3]。回首悟精，魂射飞扬[4]。君子克己，心絜冰霜[5]。泯泯乱昏，在昔二王[6]。瑶台璇室，长夜金梁[7]。殷氏放夏，周翦纣商[8]。於戏后昆，可为悲伤[9]。

【校注】 （1）婉：眉目美好貌。清扬：谓眉清目秀。《诗·郑风·野有蔓草》："有美一人，清扬婉兮……有美一人，婉如清扬。"毛传："清扬，眉目之间婉然美也。"《诗·齐风·猗嗟》："清扬婉兮。"毛传："婉，好眉目也。"

（2）鬒（zhěn 枕）发：稠美的黑发。《诗·鄘风·君子偕老》："鬒发如云，不屑髢也。"毛传："鬒，黑发也。"娥眉：女子的秀眉。绵邈：同"𥊳眇"、"緜藐"，含情而视貌。《汉书·司马相如传上》："长眉连娟，微睇緜藐。"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十》："緜藐，好视貌。"

（3）藻：修饰。

（4）精：此指眼神中流露出的真情。

（5）絜（jié 杰）：通"洁"。

（6）泯泯：昏乱貌。《逸周书·祭公》："汝无泯泯芬芬，厚颜忍丑。"二王：指夏桀与殷纣两位昏君。

（7）瑶台璇室：用美玉砌饰的楼台屋室。璇，美玉。《淮南子·本经训》："晚世之时，帝有桀纣，为璇室瑶台，象廊玉床。"长夜：宫名，夏桀所建。《博物志》卷十："夏桀之时，为长夜宫于深谷之中，男女杂处，十旬不出听政。"金梁：不详。黄节注："长夜是宫名，金梁亦当是宫名。"今从。

（8）殷氏：指殷商的开国君主成汤。放：放逐。《书·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周：指周武王。翦：灭绝。《诗·鲁颂·閟宫》："实始翦商。"高亨注："翦，灭除。"

（9）於戏（wū hū 呜呼）：同"呜呼"。后昆：后嗣，子孙。

【今译】

华容美貌娇姿艳色，旷世绝伦独特明彰。
妖冶媚妍卓异佳丽，眉目婉然清秀鲜亮。
稠黑浓发巧倩娥眉，含情脉脉流放奇光。
服饰多彩绮丽侈靡，从风而过遗有芳香。
回眸对视感悟真情，魂魄激荡神采飞扬。
君子能够克制自己，内心高洁犹如冰霜。
泯泯纷扰昏乱无道，在那往昔桀纣二王。
居处奢华瑶台璇室，修建名宫长夜金梁。
殷王成汤放逐夏桀，武王翦灭纣王殷商。
呜呼后代子子孙孙，可为往事感慨悲伤。

【解析】 本诗为针对当时上下官吏崇奢之风而作，亦包括对曹魏皇室安于富贵不思图治的感叹。诗的前五句极言美女迷人的妖冶姿色，承认女色确实可以动人情思，使人“魂射飞扬”。继而用“君子克己，心絜冰霜”一语，指出对待此事的正确原则。然后列举桀纣二王淫佚奢靡、沉湎酒色而身殒国亡的史实，希望后人莫忘前代的教训。全诗情意真切，饱含了作者的人生感受和对时世的种种忧伤。

其十三

晨风扫尘，朝雨洒路。飞驷龙腾，哀鸣外顾。揽辔按策，进退有度[1]。乐往哀来，怅然心悟。念彼恭人，眷眷怀顾[2]。日月运往，岁聿云暮[3]。嗟余幼人，既顽且固。岂不志远，才难企慕。命非金石，身轻朝露。焉知松乔，颐神太素[4]。逍遥区外，登我年祚[5]。

【校注】 （1）策：驱赶骡马役畜的鞭棒。“退有”二字下原有旧注称：“一作止应。”

（2）恭人：同“共人”，恭谨温厚的贤人。眷眷：同“睠睠”，依恋反顾貌。《诗·小雅·小明》：“念彼共人，睠睠怀顾。”《诗序》称：“《小明》，大夫悔仕于乱世也。”

（3）聿（yù 玉）：语中助词。《诗·小雅·小明》：“曷云其还，岁聿云莫。”

（4）知：犹“得”。《吕氏春秋·审应》：“其在于民而君弗知。”高诱注：“知犹得也。”《太平御览》卷一引本句“知”作“得”。松乔：神话传说中的仙人赤松子与王子乔。太素：古代谓最原始的物质。《列子·天瑞》：“太素者，质之始也。”

（5）登：增加。年祚：指人的寿命。

【今译】

晨风清爽吹扫泥尘，朝雨沥沥洒润途路。
飞驰驷马如龙腾跃，心怀哀鸣四外环顾。
手揽缰辔抚按马策，或进或退均合法度。
乐于往事哀于未来，怅然若失心有所悟。
想念古昔恭谨贤人，眷眷依恋怀思回顾。
日月不居周行运转，年岁已经堪称迟暮。
嗟叹我等幼稚之人，既很愚顽又很固执。
哪里不曾志向远大，才华难以企望景慕。
生命并非坚金磐石，人体轻微犹如朝露。
如何能与赤松王乔，颐养精神在那太素。
逍遥逸豫区域之外，增加我的年华寿数。

【解析】 本诗抒发了作者年事渐高远志难遂，企盼遁世延生的心情。作者清晨外出行游，心情抑郁，联想到古昔的恭人。《诗经》中的恭人是十分温厚恭谨的官员。《诗·小雅·小宛》：“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与阮籍为官的心态十分相近。此刻，作者对政治前途心灰意冷，自知人生短暂，故而希望能与仙人逍遥区外，益寿延年。诗中“既顽且固”一句反语，是对作者自己过去的肯定，也是对官场中种种非议的抗争。

全诗清高傲俗，坦荡超脱，反映了作者固有的人格。

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1]

其　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2]。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校注】　（1）阮籍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问世至今，学子传诵，注者如林。其中颇使注者费神的，是阮籍诗中具体感慨何事，讥刺何人。本人反复研读阮诗，觉得既然作者不愿或不能明说之事，似乎不必一一强为猜测，引史证之。更不必像某些学者那样，考求每字每句的隐喻对象。本诗作于阮籍生活后期，当时的社会背景作为一个整体作用于作者的情感，使其忧思，使其激愤。作者以较高的视角审视时世人生，故而笔意深邃，心性高洁。各篇诗文分别反映了作者情感的某一侧面，各个侧面的总和，构成了诗人丰满感人的抒情形象，这便是本诗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的原因所在。本诗各篇长短不一，疑有佚缺；各本所载诗文排列顺序不尽相同，个别诗篇亦有分合差异（如范陈本将第四十七首与第四十八首合为一首），显系后人整理所致；臧荣绪《晋书》称阮籍“成陈留八十余篇”，则“咏怀”之名亦似后人所题。

（2）号：鸣。李善本《文选》“翔”作“朔”。

【今译】

深夜之中难以入睡，起身独坐弹奏鸣琴。
薄薄帷帐映照明月，习习清风吹我衣襟。
孤鸿号啼在那外野，翔鸟鸣唳北面树林。
徘徊月下将有何见？忧愁哀思独自伤心。

【解析】 本诗抒发了作者浓郁的孤寂忧伤之情。诗中深夜难眠的主人公，与月中飞鸣的孤鸿翔鸟，正是当时不安的社会、不安的人生的缩影。夜晚的宁静与作者心中难以抑制的愁绪形成鲜明的反差，使得本诗情感真切，很有感染力。

其　二

二妃游江滨，逍遥顺风翔[1]。交甫怀环佩，婉娈有芬芳[2]。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3]。倾城迷下蔡，容好结中肠[4]。感激生忧思，萱草树兰房[5]。膏沐为谁施，其雨怨朝阳[6]。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7]。

【校注】 (1) 二妃：即江妃二女，传说中江汉间的二位神女。刘向《列仙传》卷上“江妃二女”条称：“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交甫) 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仆曰：‘此间之人皆习于辞，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听，遂下与之言曰：‘二女劳矣！’二女曰：‘客子有劳，妾何劳之有？’交甫曰：‘桔是柚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以知吾为不逊也。愿请子之佩。’二女曰：‘桔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与交甫。交甫悦，受而怀之，中当心，趋去数十步，视佩，空怀无佩，顾二女，忽然不见。《诗》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谓也。”交甫求佩，有求婚之意，故自称“不逊”。二妃解佩，有应允之意，故“交甫悦”。

(2) 环佩：环状玉佩。婉娈 (luán 峦)：美好貌，此指二妃的环佩。

(3) 猗靡：缠绵。

(4) 倾城：形容女子极为美丽，可以使全城人为之倾倒。下蔡：古邑名，故址在今安徽省凤台县。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臣东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

(5) 萱草：同“谖草”，古人认为此草可以使人忘忧，故又称忘忧草。《诗·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毛传：“谖草令人忘忧。背，北堂也。”兰房：高雅的居室。阮籍《咏怀诗》其二十三：“仙者四五人，逍遥宴兰房。”

（6）膏沐：古代妇女润发的油脂。《诗·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其雨怨朝阳：盼望下雨而怨恨出太阳，语本《诗·卫风·伯兮》"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本句及上句所引《伯兮》语，均是思妇盼夫之语，故许多学者认为这两句是写二妃想念郑交甫。然而，如果把二妃和郑交甫释为苦思苦想的恋人，则下句金石之交的破裂便很难理解了，即没有理由埋怨某一方辜负了对方，并且不合"江妃二女"故事的原意。所以这两句是作者将《伯兮》语反其意而用之，是写郑交甫思念二妃。

（7）金石交：比喻坚贞牢固的友情。一旦：一个早晨，喻时间短暂。离：遭受。

【今译】

江妃二女行游江滨，逍遥自在顺风翱翔。
交甫珍怀二妃环佩，婉娈美好含有芳香。
缠绵柔情欢悦相爱，千年万载不能相忘。
倾城姿色迷倒下蔡，容貌娇媚结记中肠。
情感激动而生忧思，栽种萱草在那兰房。
膏沐油脂为谁施用，盼望下雨偏出朝阳。
为何当初金石之交，一朝变更使人哀伤。

【解析】 作者有感于"江妃二女"故事，以十分同情的笔触，描写了郑交甫对爱情的忠贞与痴情，以及因神女"不可求思"而"罹悔"的哀伤。最后一句的发问，既是对二妃薄情的不满，也是对"交甫见欺"（黄侃语）的故事结局的不平。本诗显然是用刺交道不终的方法有所抨击。李周翰认为"金石交"喻臣主关系，李善注引《汉书》："楚王使武涉说韩信曰：'足下虽自以为与汉王为金石交，然今为汉王所禽（擒）矣。'"若此，本诗似讥刺司马氏有负于曹氏皇室的厚望。

其　三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1]。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

始[2]。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3]。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4]。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5]。

【校注】 (1) 嘉树：美好的树木。《汉书·李广传赞》引古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颜师古注："蹊谓径道也。言桃李以华实之故，非有所召呼，而人争归趣，来往不绝，其下自然成径。"

(2) 藿：豆叶，此亦代指普通的草木之叶。沈约注："风吹飞藿之时，盖桃李零落之日，华实既尽，柯叶又凋，无复一毫可悦。"

(3) 憔悴：枯萎衰败。堂上：殿堂之上。荆杞：荆棘和枸杞，皆野生灌木。此用以形容残破萧条的景象。

(4) 西山：首阳山，伯夷、叔齐隐逸处。李善注："西山，夷齐所居，言欲从之以避世祸。"趾：山脚。

(5) 岁暮：一年将终之时。亦云已：犹谓一年也可以说完毕了。已，毕。本句隐喻作者对自己人生的看法，谓人至晚年，万事皆可不闻不问了。

【今译】

嘉树下蹊径自然成，就像那东园桃与李。
秋风吹卷飘飞豆叶，凋零败落从此开始。
繁华之后必有衰微，堂上已生杂芜荆杞。
驱赶车马舍此离去，决意奔向首阳山隅。
自己性命尚难自保，何况顾恋妻子儿子。
严霜覆盖原野荒草，岁已迟暮如此而已。

【解析】 本诗以东园桃李凋零、殿堂生长荆杞这些由盛至衰的自然景物起兴，抒发了作者预感曹魏将亡的忧伤和弃世避祸的意向。言语之中，读者可以体味到魏晋之交的时世险恶，以及作者通晓盛极则衰的自然规律，不甘随俗逐流的高洁心志。全诗言明情切，最后一句以写景收笔，余味深长。

其　四

天马出西北，由来从东道[1]。春秋非有讫，富贵焉常保[2]？清露被皋兰，凝霜沾野草[3]。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4]！

【校注】　(1) 天马：骏马的美称。《汉书·张骞传》："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马'，宛马曰'天马'云。"《汉书·礼乐志》载《天马》歌曰："天马来，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来，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刘良注本句称："此亦万事不定。"

(2) 讫：终尽，停止。"讫"原作"讬"，据《文选》五臣本改。沈约注："春秋相代，若环之无端，天道常也。譬如天马本出西北，忽由东道，况富之与贫，贵之与贱，易至乎！"

(3) 皋兰：泽边的兰草。吕向注："春露秋霜互以相代。"本句以春季皋兰喻盛，秋季野草喻衰。

(4) 自非：倘若不是。王子晋：古仙人名。《列仙传》卷上："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上，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巅。"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

【今译】

天马出生在那西北，今由西来从这东道。
春秋更替没有休止，荣华富贵怎能常保？
白露覆盖泽边香兰，严霜沾湿原野荒草。
早晨看是俊美少年，晚上变得丑陋衰老。
倘若非仙人王子晋，谁能永葆青春美好！

【解析】　本诗抒发了作者盛衰无常、转瞬变化的人生感叹。天马本来自由驰骋在西北，宛王受诛，被引来役使于东方，这正是富

贵难常保的实例。人生亦然，“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普通人谁也不能永葆青春常在。本诗饱含着作者的人生感受，“若夫言外之意，当潜心领会可也。”（刘履语）

其　五

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1)]。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2)]。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3)]。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4)]。黄金百镒尽，资用常苦多[(5)]。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6)]。

【校注】　(1) 平生：有生以来。弦歌：依琴瑟而咏歌，此指歌舞行乐。

(2) 咸阳：秦代都城，汉代为西北的繁华城市，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二十里。赵李：指汉成帝皇后赵飞燕和汉武帝李夫人，二人都以能歌善舞著称，此代指咸阳城中最出色的歌妓舞女。颜延年注：“赵，汉成帝赵后飞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并以善歌妙舞幸于二帝也。”此外对“赵李”的解释有：汉成帝时游侠赵季、李欵；汉成帝小臣赵钦、赵䜣、李延年；秦代赵高、李斯。据上句“弦歌”与下句“娱乐”，本句“赵李”当与歌舞美女有关，故从颜说。相经过：犹谓曾与之相交往。

(3) 白日：比喻青春少年的大好时光。蹉跎：谓虚度光阴。

(4) 复：还返。三河：指河东、河南、河内三郡，即今河南省洛阳市黄河南北一带。魏都洛阳，则作者此语意味着已结束归程。

(5) 镒：古代重量单位，合二十两，一说合二十四两。资用：生活所需的钱财费用。

(6) 临：面对。失路：走错路。此用“南辕北辙”的典故。据《战国策·魏策四》，有人在太行山的驿道上，欲去南方的楚国，正要朝北方驱赶车马。别人前来劝阻，他却认为自己的马好、财物多、驭手技术精良，早晚能到。其结果，只会是道路不对而越走越远。

【今译】

回想往日青少年时，轻佻浮薄喜好琴歌。

西行游历咸阳城中，绝色美妓也曾交过。
欢娱快乐尚未尽兴，大好年华转瞬消磨。
策马还返起程归来，回头顾望三郡山河。
黄金百镒亦已耗尽，今日费用常苦钱多。
犹如北向太行山道，路已走错将会如何！

【解析】 本诗用追述的手法，对作者青少年时代的虚度光阴深感悔恨，同时对当前的窘迫处境深感哀伤。“反顾望三河”一语，隐含着作者年华已逝、钱财空耗而前途难测的失落与怅惘。事实上，阮籍三十多岁才入仕为官，且一直没有介入军国大事，无所建树，这对于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件憾事。本诗有助于理解阮籍一生行为疏放、追求清逸时的矛盾心态。

其　六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1)。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2)。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3)。膏火自煎熬，多才为患害(4)。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5)？

【校注】 (1) 东陵瓜：秦东陵侯召平所种的瓜。青门：即霸城门，为汉代长安城东边靠南的第一座城门，因其门色青，俗称青门。《史记·萧相国世家》：“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

(2) 畛（zhěn 枕）：田间分界的小路。距：至。阡陌（mò 默）：田间小路，分言之，南北向曰阡，东西向曰陌。本句谓瓜田较大，其田间小路纵横不断。子母：指小瓜和大瓜。钩带：相互连缀。

(3) 嘉宾：召平的客人（从刘良说）。

(4) 膏火自煎熬：此用油膏因其具有照明的功用而致自我燃烧销亡，喻人有才能而得祸患。膏火，照明用的油火。《汉书·龚胜传》：“薰以香自烧，膏以明自销。”“才”原作“财”，据范陈本改。本句仍借召平事抒发感慨，其“煎

火”“多才”喻萧何。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萧何以才智辅佐刘邦，功勋卓著，位居众官之首，且因设计诛杀淮阴侯韩信而得拜相国，益封五千户，宠禄已极。诸官皆来贺喜，只有布衣召平来吊。称萧何祸亦从此开始，劝其悉以自家私财佐军。此举虽暂释刘邦疑心，不久，仍借故将萧何下狱治罪。

（5）布衣：此指召平。终身：此谓寿终。宠禄：荣宠与禄位，此指萧何。

【今译】

早年听说东陵瓜美，近在长安青门之外。
瓜田小路纵横缀接，小瓜大瓜相互连带。
五色瓜纹辉映朝日，嘉友宾朋四方来会。
膏火照明自我煎熬，多才本身便是祸害。
平民百姓能得善终，荣庞禄位怎可依赖？

【解析】 本诗借助于秦故东陵侯召平布衣种瓜、自享其乐的故事，抒发了作者蔑视荣宠禄位，企盼超脱官场布衣终身的人生追求。诗中“膏火自煎熬，多才为患害”一语，显然受有老庄韬智保身思想的影响，也可视为阮籍不愿多预政务的主要原因。阮籍一生清贫，与本诗的基本情调相一致。

其　七

炎暑惟兹夏，三旬将欲移[1]。芳树垂绿叶，青云自逶迤[2]。四时更代谢，日月递差驰[3]。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4]。愿睹卒欢好，不见悲别离[5]。

【校注】 （1）惟：语助词。三旬：指六月份（从张铣说）。

（2）芳树：泛指各种佳树。逶迤（yí 移）：舒展自如貌。

（3）差（cī 疵）驰：相次而奔驰。“差驰”原作“参差”，据范陈本及《文选》卷二十三改。

（4）忉怛（dāo dá 刀达）：愁苦忧伤。

（5）卒：终。

【今译】
炎热酷暑在此盛夏，时值六月暑热将移。
繁茂佳树低垂绿叶，碧空青云舒展飘逸。
春夏秋冬更迭代谢，日月交替依次奔驰。
独自徘徊空堂之上，我心忧愁无人能知。
愿看始终欢悦友好，不愿见那悲伤别离。

【解析】 炎暑盛夏之时，芳树青云之景，作者却徘徊空堂，独自忧愁。其愁引发于四时更谢，根源于欢好不终，至于具体愁于何事，作者并未点破，看来自有难言之处。刘履认为本诗为“忧魏祚将移于晋”，“篇末复谓愿见君臣终于欢好，不致篡夺”，较合诗意。

其　八

灼灼西隤日，余光照我衣(1)。回风吹四壁，寒鸟相因依(2)。周周尚衔羽，蛩蛩亦念饥(3)。如何当路子，磬折忘所归(4)。岂为夸誉名？憔悴使心悲(5)。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6)。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

【校注】 （1）灼灼：火光明盛貌，此形容火红的落日。隤（tuí 颓）：坠落。六臣注《文选》“隤”作“颓”。张铣注：“颓日，喻魏也。”

（2）回风：旋风。此喻司马氏父子。因：亲近。

（3）周周：传说中的鸟名，又作“翢翢”。据《韩非子·说林下》，有一种鸟叫翢翢，头重而尾巴短秃，到河边饮水时很容易掉到河里，必须由另一只鸟衔着它的羽毛方能饮水。蛩蛩（qióng 穷）：传说中的兽名，又作“邛邛”。据《尔雅·释地》郭璞注及郝懿行义疏，西方有一种兽叫蟨，其前足像鼠，后足像兔，便于觅食而不便奔跑；又有邛邛、岠虚二兽，其前足像鹿，后足像兔，便于奔跑而不便食草。于是它们互相帮助，蟨为邛邛、岠虚觅食甘草，危难时，邛

邛、岠虚背负蟨逃跑。

（4）当路子：指有权有势的各级官员。磬折：屈身弯腰如磬状以表示谦卑恭敬，此在形容当路子们汲汲仕进时的卑屈丑态。忘所归：忘却自己归属于谁，即当路子本应属魏却趋附司马氏。

（5）夸：虚。憔悴：疲累困顿，此指竞进的当路子。使心悲：使作者伤悲。

（6）燕雀：喻无位无势者。黄鹄：鸟名。《商君书·画策》："黄鹄之飞，一举千里。"此喻执掌军国大政的司马氏。

【今译】

彤彤赤炽西坠落日，残光辉耀映照我衣。
旋风吹拂四面墙壁，寒中栖鸟相亲相依。
周周尚知衔羽饮水，蛩蛩亦思负蟨解饥。
为何当政诸多官员，卑躬竞进忘却属谁。
难道是为虚名浮誉？身心憔悴使人伤悲。
宁可与那燕雀同翔，也不追随黄鹄远飞。
黄鹄遨游能达四海，（我等）中途有故怎能回归？

【解析】 本诗系有感于魏末官场现状而发。夕阳将坠，风紧天寒，正是当时形势的真实写照。此时，鸟兽尚知相因相依，而曹魏政权的大小官吏不但不能相互帮助共渡危难，反而趋炎附势，憔悴于虚名。作者心悲之余，抒发了自己"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的高洁心志，决心甘居下位，不阿附权贵。孤傲之中，饱含着作者对时事的哀怨与不满。

其　九

步出上东门，北望首阳岑[1]。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树林[2]。良辰在何许？凝霜沾衣襟[3]。寒风振山冈，玄云起重阴[4]。鸣雁飞南征，鶗鴂发哀音[5]。素质游商声，凄怆伤我心[6]。

【校注】 (1) 上东门：汉代洛阳城东面北侧的城门。李善注引《河南郡图经》曰："东有三门，最北头曰上东门。"首阳：山名，见《首阳山赋》注(1)。岑：山顶。

(2) 采薇士：指伯夷和叔齐。相传二人曾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后人在首阳山上建有夷齐祠。薇，俗称野豌豆，可食。

(3) 良辰：美好的时辰，此指和熙祥乐的太平盛世。何许：何处。

(4) 振：击。玄云：乌云。重阴：犹"浓阴"。

(5) 雁为候鸟，天寒则飞往南方，此喻贤良退避。鶗鴂（tí jué 题决）：同"鹈鴂"、"鹈鴂"，即杜鹃鸟。《文选·屈原·离骚》："恐鹈鴂之先鸣兮，使百草为之不芳。"吕向注："鹈鴂，鸟名，秋分前鸣，则草木凋落……喻谗臣为言以害忠良矣。"

(6) 素质：白色质地，此谓茫茫大地草木凋谢的萧条景象。游：通"繇"（旧校称："一作繇。"）由于。商声：秋声，古时用五音中的商声配秋季，本句"商声"指鶗鴂的啼鸣之声。

【今译】

信步走出上东城门，向北眺望首阳山巅。
山下葬有采薇隐士，山上生长嘉树茂林。
美好时光今在何处？严霜凛冽沾我衣襟。
寒风阵阵吹打山冈，乌云滚滚兴起浓阴。
鸣雁避寒飞往南方，鶗鴂啼叫发出哀音。
一片萧条由此秋声，凄楚悲凉痛伤我心。

【解析】 本诗为触景伤情之作。秋风萧瑟之中，作者步出上东门，眺望首阳山。在遥思伯夷叔齐的同时，作者更企慕那时的烈烈盛世，故而发出了"良辰在何许"的忧愁。这种忧愁同眼前所见的一片秋景交织在一起，同作者身处的压抑氛围交织在一起，使得全诗格调悲凉哀伤。本诗同《首阳山赋》情景相近，似为同时之作。

其 十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1]。轻薄闲游子，俯仰乍浮沉[2]。捷径从狭路，僶俛趋荒淫[3]。焉见王子乔，乘云翔邓林[4]。独有延年术，可以慰吾心。

【校注】 （1）北里：古舞曲名。《史记·殷本纪》："（帝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后多代指荒淫奢靡的乐曲。阮籍《乐论》："是以君子恶大陵之歌，憎北里之舞。"奇（jī 机）舞：诡异不正之舞。濮上：濮水之滨，古属卫地，春秋时濮上以侈靡之乐闻名。《礼记·乐记》："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参见《东平赋》注（11）。微音：轻靡衰微之音。

（2）闲游子：闲散游荡的士人，此亦包括寄食于权贵门下的卿客幕僚。乍：忽尔。浮沉：犹升降。本句谓闲游子沉溺于奇舞淫声，身体亦随之忽尔俯仰，忽尔浮沉。

（3）捷径：近便的小路，比喻闲游子不循正轨，巧取进身的门路。狭路：狭小僻邪之路，谓非正大光明之路。僶俛（mǐn miǎn 敏免）：竭心尽力、全力以赴。

（4）王子乔：即王子晋，见五言《咏怀诗》其四注（4）。邓林：神话传说中的树林。《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今译】

北里古曲多含诡舞，濮上靡乐隐有衰音。
轻佻浮薄闲散士人，沉溺歌舞俯仰浮沉。
捷径入仕竞从邪路，竭思尽力争赴荒淫。
岂可见仙人王子乔，已乘白云游翔邓林。
只有益寿延年佳术，可以安慰我情我心。

【解析】 本诗有感于当时士人阶层的现状，对闲游子们沉溺淫

声奇舞，贪享无度，摈弃正道，狭路竞进的卑劣行径予以无情的揭露。“焉见”以下语气一转，述作者面对如此世风，登仙且又不能，唯有延年之术聊可自慰。全诗隐含着作者对闲游子们精神颓废，道德沦丧，不务正业，荒淫误国的行为的忧虑，亦显示了作者不愿随流同污的孤傲与清高。

其十一

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1)]。皋兰被径路，青骊逝骎骎[(2)]。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3)]。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4)]。朱华振芬芳，高蔡相追寻[(5)]。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

【校注】 （1）湛湛：水流清澈貌。宋玉《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王逸注："言湛湛江水浸润枫木，使之茂盛。"

（2）皋兰：水边的兰草。青骊（lí 离）：纯黑色的骏马。逝：往。骎骎（qīn 侵）：马疾速奔驰貌。《招魂》："皋兰被径兮斯路渐。"王逸注："言泽中香草茂盛，覆被径路。"《招魂》又曰："青骊结驷兮齐千乘。"洪兴祖补注："盛言畋猎之乐。"

（3）《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王逸注："言湖泽博平，春时草短，望之千里，令人愁思而伤心也。"

（4）三楚：即古楚地。楚国疆域辽阔，秦汉时分为西楚、东楚、南楚。《史记·货殖列传》以淮北、沛、陈、汝南、南郡为西楚；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为东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为南楚。唐李商隐《过郑广文旧居》诗："宋玉平生恨有余，远循三楚吊三闾。"秀士：才艺出众的文士，此指宋玉之类的文人侍从，亦喻何晏、丁谧之流。朝云：此指巫山神女。宋玉《高唐赋》称巫山神女"旦为朝云，暮为行雨"，随时可应召与楚王幽会。

（5）高蔡：古地名，在今河南省上蔡县。追寻：谓寻欢作乐。《战国策·楚策四》："庄辛谓楚襄王曰：'（君王）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矣……（黄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树，鼓翅奋翼，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公子王孙左挟弹，右摄丸，将加己乎十仞之上……倏忽之间，坠于公子之手。夫

雀其小者也……蔡圣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饮茹溪流，食湘波之鱼，左抱幼妾，右拥嬖女，与之驰骋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不知夫子发方受命乎宣王，系己以朱丝而见之也……’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慄。”这里用黄雀、蔡圣侯的故事，喻曹魏皇室贵族在权位正盛时不知居安思危，一味贪图享乐，最终将导致可悲的下场。

【今译】

湛湛清澈长江流水，两岸长有枫树茂林。
岸边兰草覆盖路径，青骏驾车疾速远行。
远望此景使人悲戚，春天气象感伤我心。
楚地多有才华文士，却赋“朝云”进益荒淫。
红花正盛振放芬芳，蔡侯行乐尽欢尽情。
一旦成为黄雀悲剧，想来泪下谁人能禁。

【解析】 本诗借古喻今，对曹魏皇室（主要指曹爽、曹芳等）荒淫误国的行为予以尖锐的批评，同时抒发了作者的忧国之情。诗的前三句化用宋玉《招魂》语，既暗示自己同屈原的心情相近，又借以展示了一幅春季生机盎然的景象。这种景象与作者内心的愁绪形成强烈的反差，于是笔锋一转，客观上批评文人侍从“进荒淫”，主观上批评当政者红花振芳时只知“高蔡相追寻”。作者预感到“黄雀哀”已经临近，不由得为国流泪悲戚。本诗全用楚国旧事以喻当今曹魏，用典贴切达意而又不致招惹是非。

其十二

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1]。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2]。悦怿若九春，磬折似秋霜[3]。流盼发姿媚，言笑吐芬芳[4]。携手等欢爱，宿昔同衣裳[5]。愿为双飞鸟，比翼共翱翔。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6]。

【校注】 (1) 繁华子：容貌美艳如春花的人。安陵：战国时楚宣王的幸臣安陵君，名坛（《说苑》卷十三作缠）。据《战国策·楚策一》，坛以貌美得幸于楚王，江乙向坛讲述了“华落而色渝”的道理，并设计使坛固宠。一次，楚王出猎，仅用一箭便射杀一只雕犀于车下。楚王大悦，对坛说，今天的游猎太高兴了！我死之后，你和谁如此游乐呢？坛随即边哭边说，你死之后，我情愿以身相殉。楚王十分高兴，当即封坛为安陵君。龙阳：战国时某位魏王的幸臣龙阳君。据《战国策·魏策四》，魏王与龙阳君同船钓鱼，龙阳君钓得十多条鱼，不但未高兴反而落泪。魏王问其原因。龙阳君说，我刚钓得鱼时很高兴，后来钓得的鱼比开始的大，我就想抛弃开始钓得的鱼。因此联想到，我凭容貌得以与大王同床共寝，爵至人君，但四海之内美人甚多，我担心自己也会像开始钓得的鱼那样被抛弃。魏王听后下令，谁敢再进言美人，灭其全族。按：《战国策》述安陵君事未明言是哪位楚王，只是按顺序将其排在楚宣王时代。《说苑》述此事作楚共王，李善注引《说苑》作楚恭王。查史无楚恭王，楚共王即位于春秋时代（公元前 590 年），与《战国策》时代不合。考江乙曾于楚宣王时任楚大夫，故以安陵君为楚宣王时人。又按：安陵君与龙阳君是男是女有歧说。《战国策》汉高诱注二人均为幸臣，宋鲍彪注安陵君为妾妇，元吴师道《战国策校注补正》称龙阳君是幸姬。阮籍本诗称二人“磬折似秋霜”，考古时女人无磬折礼，则阮籍似以二人为男子，今从高诱说。

(2) 夭夭：娇美貌。灼灼：明盛貌。《诗·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夭》为赞美女子出嫁适宜之诗，阮籍引此意在描绘安陵君和龙阳君有美女般的容貌。

(3) 悦怿（yì 义）：欢乐、愉快。此谓安陵君与龙阳君的和悦美貌给人以柔情如春的感觉。九春：犹谓阳春。磬折：见《大人先生传》注（6）。

(4) 流盼：同“流盼”、“流眄”，流转目光观看。

(5) 宿昔：夜晚。《玉台新咏》卷二、《艺文类聚》卷三十三“衣”作“衾”。

(6) 丹青：指史书。誓：誓言，即相互约定的话，如楚王封坛为君，魏王禁止再言美人等语。永世：犹谓终身。

【今译】

古时有俩美貌男子，是楚安陵与魏龙阳。

娇容胜似桃李鲜花，灼灼明艳映有辉光。
柔情怡人暖如阳春，循礼恭谨肃似秋霜。
倩波顾盼生发媚姿，言谈笑语吐露芬芳。
与王携手同欢同爱，夜晚侍寝共衣共裳。
情愿化作双飞禽鸟，比翼兰天一道翱翔。
史书记有明晰誓言，终身不会彼此相忘。

【解析】 安陵君和龙阳君凭借容貌美丽取悦君王而得享富贵，其行为本身是卑陋猥下的，然而，作者却用赞许的口吻描述了二人的美貌及其对君王的忠贞不渝，其意何在？长期以来猜测者甚多，大都认为作者是用说反话的方式倾诉胸臆，言外之意是要讥刺当时那些道貌岸然之士，在竭忠事君方面连嬖人幸臣都不如。就当时的情形看，本诗所讥刺者似当包括图谋篡逆的司马氏父子，以及不能挺身济魏的朝臣。

其十三

登高临四野，北望青山阿(1)。松柏翳冈岑，飞鸟鸣相过(2)。感慨怀辛酸，怨毒常苦多(3)。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4)。求仁自得仁，岂复叹咨嗟(5)！

【校注】 （1）临：从上往下看。山阿（ē鹅平声）：山曲之处。

（2）翳（yì义）：遮蔽。冈岑（cén沉平舌）：山岭。古人多葬死者于城北冈地，且种植松柏作为标志，所以城北冈地松柏茂密处多为坟地。

（3）怨毒：悲痛。

（4）李公：指秦相李斯。悲东门：谓李斯遭赵高谗害，腰斩咸阳，临刑前，悲叹不能与其子再牵黄犬，出家乡上蔡东门追逐狡兔了。事见《乐论》注(65)。苏子：指战国时纵横家苏秦。据《史记·苏秦列传》，苏秦游说六国合纵抗秦，得佩六国相印，后来被齐国大夫派人刺杀。狭：小看，轻视。三河：指河东、河南、河内三郡，即今河南省洛阳市黄河南北一带。苏秦为洛阳人，当

时东周亦都于洛阳，且仅统辖三河之地。狭三河，指苏秦游说合纵成功，凯旋而归，途经洛阳，耀功三河，周显王恐惧，为之除道郊劳事。

(5) 求仁自得仁：此在述伯夷叔齐事。《论语·述而篇》载孔子赞叹伯夷叔齐语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咨嗟：叹息。

【今译】

登高俯视四外原野，向北眺望青青山阿。
松柏茂密遮蔽山冈，飞鸟鸣啼相伴掠过。
感慨人生心怀辛酸，世间悲痛常苦其多。
李斯临刑悲思东门，苏秦功成傲视三河。
夷齐求仁自会得仁，我又何必嗟叹生活！

【解析】 本诗为触景抒怀之作。作者登高北望，松柏浓郁的山冈，使作者联想到葬于其下的无数死者，联想到人世间的无数辛酸悲哀。继而，作者联想到李斯与苏秦这二位显赫一时而又下场可悲的权相。其中，"悲东门"是李斯一生中最悲惨的时刻，"狭三河"是苏秦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作者选取这两件事一并叙述，意在说明人生无常，荣辱难测。接着，作者又联想到求仁得仁，轻视人间富贵荣华的伯夷叔齐，使自己的抑郁心情稍得宽慰。全诗随着作者联想的起伏折转，展示了作者深刻的人生反思。

其十四

开秋兆凉气，蟋蟀鸣床帷[1]。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2]。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述谁[3]？微风吹罗袂，明月耀清晖[4]。晨鸡鸣高树，命驾起旋归。

【校注】 (1) 兆：始。蟋蟀：昆虫名。马缟《中华古今注·蟋蟀》："秋初生，得寒则鸣噪。"《诗·豳风·七月》："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床帷：床帐。《太平御览》卷九四九"兆"作"肇"。

（2）殷忧：浓重的忧愁。悄悄（qiǎo 巧 qiǎo 巧）：忧伤貌。《诗·邶风·柏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

（3）本句"多言"、"繁辞"明指蟋蟀，暗喻作者自己。

（4）罗袂（mèi 妹）：绫罗衣袖。

【今译】

秋初时节始行凉气，蟋蟀鸣翼入我床帷。
感触景物满怀深忧，悄悄哀伤使人心悲。
众多话语何处诉告，不尽言辞将述与谁？
微风吹我绫罗长袖，明月照耀映洒清晖。
晨鸡报晓长鸣高树，命令车驾起程回归。

【解析】 本诗为感时伤怀之作。初秋微寒，蟋蟀噪鸣，本是大自然的正常现象，作者却敏锐地预感到气候将变，严寒不远，浓郁的悲秋之情油然而生。此情却又无人可以相与诉说，使得作者的悲哀更加深重。清风明月的恬淡意境，洗刷了作者的烦闷忧愁，于是决意从现实环境中抽身退出，晨起旋归。全诗显然寄寓了作者对人生前途的种种忧惧，和追求清新自然而避世归隐的生活愿望。

其十五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1]。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2]。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3]。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4]。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5]！乃悟羡门子，噭噭令自蚩[6]。

【校注】 （1）志尚：志向。《书》《诗》：《尚书》《诗经》，此代指儒家经典。

（2）被（pī 披）褐：穿着粗布短袄，谓处境贫困。怀珠玉：喻具有较高的才华道德。颜闵：指孔子的学生颜回（字子渊）和闵损（字子骞）。据《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二人并以德行著称，且均安贫乐道。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闵损“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相与：共同。期：期望，追求。

（3）轩：窗户。所思：所思念的人，此指颜闵二人。《文选》五臣本“轩”作“都”，“望”作“有”。

（4）万代同一时，谓历代死者同埋此处，已无时代先后之分了。言外之意：亦无是非贵贱之分了。

（5）千秋万岁：婉言帝王死亡，此亦包括历代的贤者伟人。荣名：美名。之：用。

（6）羡门子：又称羡门子高、羡门高，古仙人，相传秦始皇曾派卢生求之而不得。噭噭（jiào 叫）：出声哭泣。蚩：通“嗤”，象声词，此指抽泣之声。本句“噭噭”与“蚩”分别表示哭泣时呼气与吸气的不同声音。《文选》卷二十三“令”作“今”。

【今译】

往昔我年十四五岁，志向喜好儒学《书》《诗》。
安于贫贱胸怀美德，与那颜闵同有所期。
此刻开窗俯视四野，登高远望所思二子。
坟丘陵墓覆蔽山冈，历代古人同在此时。
王侯圣贤一旦死后，令闻美名又有何用！
于是始悟羡门遁世，噭噭哀伤使我悲泣。

【解析】 本诗简述了作者的人生态度由儒家的积极进取到道家的消极避世的转变。其转折点，是作者认识到生命短暂，荣名虚浮。于是，作者悔不早悟而悲泣。本诗饱含着作者半生追求一朝放弃的痛苦，也显示了作者能够面对生活，主动调整人生坐标的勇气与心胸。

其十六

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1]。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

茫[2]。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3]。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4]。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5]。岂惜终憔悴，咏言著斯章[6]。

【校注】　(1) 蓬池：又称逢池、逢泽、百尺陂，古泽薮名，在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南。战国时为魏地，本逢忌之薮，今已堙废。大梁：战国时魏国都城，为战国时几个著名国都之一。秦始皇二十二年，秦将王贲攻魏，决黄河及大沟水灌大梁，城毁，其故址在今河南省开封市西北。阮籍所望者只是大梁的遗址。本句有用战国之魏暗喻当时曹魏之意。

(2) 莽茫茫：同"莽芒芒"，草木旺盛且无涯际貌。屈原《九章·悲回风》："莽芒芒之无仪。"王逸注："草木弥望，容貌盛也。"

(3) 鹑火：星次名。古二十八宿以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称为朱雀七宿，其中称柳、星、张三宿为鹑火。中：此指鹑火运行至南方星空正中，其时为农历九月、十月之交。日月正相望：农历的每月十五日，月亮运行到距太阳的最远点，故称相望，此指九月十五日。"鹑火中"暗用春秋时晋灭虢事。据《左传·僖公五年》，晋侯曾问卜偃伐虢能否成功，卜偃说能成功，并说"其九月十月之交乎……鹑火中，必是时也。"何焯认为阮籍用晋灭虢事，是在喻嘉平六年九月十月之际，司马师废魏帝曹芳为齐王，另立高贵乡公事。

(4) 朔风：北风。厉：此谓疾风劲吹。

(5) 道：遵循。常：经常不变的、永恒的事物，此指君子崇高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荀子·天论》："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

(6) 本句言外之意：自甘终身憔悴，也要"道其常"。

【今译】

漫步徘徊蓬池岸上，回首还望古都大梁。
碧绿池水翻卷巨浪，旷野无际草木盛旺。
野兽结伴纵横驰骋，飞鸟比翼随群翱翔。
此时恰值鹑火中天，日月正好相互对望。

北风疾劲吹来严寒，阴气浓重降下薄霜。
旅居在外没有伴侣，低视仰望均怀哀伤。
小人思谋功名利禄，君子遵循人格高尚。
哪是叹惜终身憔悴，才咏诗文写下此章。

【解析】 本诗因睹景触怀而作。作者漫步蓬池古泽，眺望大梁遗迹，其心情相当复杂。洪波野莽，兽驰鸟翔，使作者从大自然的景物依旧，联想到历史何其相似：鹑火中天，古今都有施暴逼君之事。于是，作者感到寒气袭人，这也正是他对当时社会环境的真实感受。在孤寂无朋、悲戚哀伤之中，作者想到了应该如何做人，自己怎样做人，并以“终憔悴”自励自勉。全诗充满了浓郁的忧国之情，言辞质朴，心志高洁，读来感人。

其十七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1]？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2]。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3]。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4]。

【校注】 (1) 范陈本“欢”作“亲”，有旧校云：“一作欢。”

(2) 九州：指全国大地。悠悠：连绵不尽貌。分旷野：喻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

(3) 本句喻国人离家四下奔走，民不聊生。

(4) 晤言：面对面交谈。用：以。写：倾吐，抒发。

【今译】

独自闷坐空堂之上，谁能与我共寻欢乐？
出门临对漫漫长路，不见行人及其车马。
登高眺望九州大地，茫茫分作几处旷野。
孤翔禽鸟飞往西北，离群独兽东南奔去。

时已傍晚思念亲友，盼能面叙诉我愁绪。

【解析】 本诗意在倾诉孤寂之情。作者笔法巧妙，独坐、出门、登高三句，场景逐渐扩大，直至将自己置身于寥阔广大的空间，气度恢宏，使读者在其悲戚苍凉之中，感悟到作者的孤寂之苦源于伤悼乱世、忧国忧民。末尾一句，作者又将视点拉回，重申企盼知己之情。全诗文辞质直恬淡而意蕴清远，是一首颇有情味的小诗。

其十八

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1)]。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2)]。朝为咸池晖，濛汜受其荣[(3)]。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4)]。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5)]？君子在何许？叹息未合并[(6)]。瞻仰景山松，可以慰吾情[(7)]。

【校注】 （1）悬车：古代记时名称，指黄昏前的一段时间。羲和：传说中驾御日车的神。《淮南子·天文训》：“（日）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马，是谓悬车。”《初学记》卷一引此“其女”作“羲和”，“其马”作“六螭”，有旧注云：“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于虞泉，羲和至此而回六螭。”

（2）忽忽：急速貌。《离骚》：“日忽忽兮其将暮。”

（3）咸池：传说中日浴之处。濛汜（sì 四）：同“蒙汜”，传说中日落之处。荣：光明。

（4）穷达士：困顿与显达的具有忠义美行的人。一死不再生，“死”谓仗义而死，亦即《史记·刺客列传》豫让所言“士为知己者死”之意。“知”下原有旧校云：“知，集作放。”

（5）荧荧：草木之花光艳可人貌。本句用桃李花开难以久荣，喻穷达之士建功立业的最佳年龄亦很短暂。

（6）君子：才德出众能成大业的人。未合并：谓君子与穷达士没有结合在一起。“叹息”原作“旷世”，原有旧注云：“旷世一作叹息。”查范陈本等作“叹息”。今据改。

（7）景山：大山。

【今译】

悬车已在西南天空，羲和御日将要斜倾。
流散余光辉耀四海，转瞬已经昏暗不明。
彤日晨为咸池增晖，傍晚濛汜受其暮荣。
怎知穷达忠义之士，一旦身死不会再生。
看那盛开桃花李花，谁能久葆荧荧美盛？
借问君子今在何处？叹息未与志士合并。
瞻望高山郁郁青松，可以略慰我心我情。

【解析】 本诗倾诉了作者危难之世希冀进身报国、建功立业而又不得贤主的复杂心情。作者用太阳西倾时的景象起笔，暗喻曹魏政权正处衰颓之势。继而“朝为”以下话题一转，夕阳西下，次日还可以再为咸池晖，士人的生命却只有一次。就像那盛开的桃李鲜花，人生的最佳年华亦转瞬即逝，世无君子，士人唯有叹息而已。最后一句，作者由高山青松经霜不改，联想到穷达之士亦应守志不渝，心情方略得宽慰。本诗于数十字之中，景物多次切换而文思不乱，足见作者行文之妙。

其十九

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纤罗衣，左右佩双璜(1)。修容耀姿美，顺风振微芳(2)。登高眺所思，举袂当朝阳(3)。寄颜云霄间，挥袖凌虚翔(4)。飘飖恍惚中，流眄顾我傍(5)。悦怿未交接，晤言用感伤(6)。

【校注】 （1）纤罗：细薄精美的丝织品。左右：指腰的左右，古人将佩玉系于腰带。据《礼记·玉藻》，君子左右均佩玉。璜：玉器名，状如半璧。双璜代指杂佩。古人用丝绳将几种形状不用的玉连缀在一起，称为杂佩，一般

包括珩一、琚二、瑀一、璜二、冲牙一，共七块玉。

（2）修容：经过修饰的仪容、外表，包括服装、佩饰等。

（3）袂：袖。当：遮蔽。“当”字原有旧校云：“当，集作向。”

（4）寄颜：寄托容颜，犹谓托身。

（5）飘飖：飞翔貌。恍惚：模糊迷离的空域。流眄：流转目光观看。傍：旁。

（6）悦怿：欢乐愉快。交接：交往接触。晤言：面对面交谈。

【今译】

西方有位美丽女郎，皎洁犹如白日之光。

身穿纤细绫罗衣裳，左右悬系佩玉双璜。

美好仪容映耀美姿，顺风吹来散逸微香。

（她）登高眺望思念之人，举起衣袖遮挡朝阳。

托身在那云霄之间，挥振长袖凌空飞翔。

飘逸翩舞茫茫空中，目光流盼看我身旁。

我心愉悦尚未接触，未及面叙使我悲伤。

【解析】 本诗抒发了作者对一美貌神女的景慕，以及未能与其交往畅谈的哀伤。诗中的神女形象，实际上是作者美好理想的化身，她的美丽绝伦，体现了作者理想的崇高；她与作者若即若离的关系，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作者对其理想的既难实现又难割难舍的感受。为此，作者感到由衷的悲伤。这种写法，显然借鉴于屈原《离骚》，同时，也与作者《清思赋》的立意相吻合。

其二十

扬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1)]。揖让长离别，飘飖难与期[(2)]。岂徒燕婉情，存亡诚有之[(3)]。萧索人所悲，祸衅不可辞[(4)]。赵女媚中山，谦柔愈见欺[(5)]。嗟嗟途上士，何用自保持[(6)]？

【校注】

（1）杨朱：战国初思想家。墨子：名翟，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淮南子·说林训》："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杨墨所悲者，是由歧路染丝，联想到人生多故，祸福变化不定，前途吉凶难卜。

（2）揖让：礼乐文德之治。《汉书·礼乐志》："揖让而天下治者，礼乐之谓也。"飘飖：缥渺貌。

（3）燕婉：同"嬿婉"，本指女子仪态安祥温顺，此紧承上句，指世风中的和美柔情。存亡：存在与衰亡，本句侧重于衰亡。《国语·郑语》："凡周存亡，不三稔矣！"

（4）萧索：萧条凄凉。祸衅：犹谓祸端，即祸乱所由产生的缝隙、根由。"祸衅"的具体所指作者没有明言，疑指一味贪图享乐的统治者和争权夺势的权贵们。辞：遣去、辞退。

（5）赵女：赵地的美女，此泛指美女。刘复《杂曲》："赵女颜虽少，宛驹齿正齐。"媚：顺承取悦。谦柔：谦卑柔顺。《荀子·富国篇》论述对于强暴"事之弥烦，其侵人愈甚"的道理时举例说："是犹使处女婴宝珠、佩宝玉、负戴黄金而遇中山之盗也。虽为之逢蒙视，诎要桡腘，君卢屋妾，由将不足以免也。"杨倞注："言处女如善射者睹物，谓微眇不敢正视也。既微视，又屈腰桡腘，言俯伏畏惧之甚也。君庐屋妾，谓处女自称是君庐屋之妾，犹言箕帚妾，卑下之辞也。虽畏惧卑辞如此，犹不免劫夺也。"（本注参照了陈伯君注引姚范说。）

（6）嗟嗟：感叹词。途上士：指魏臣。保持：保全自己不受损害。

【今译】

杨朱哭泣歧路难行，墨子悲伤丝染无常。
文德礼治久已离逝，缥渺茫茫难以期望。
哪仅燕婉柔情丧尽，国家衰亡确显其状。
社会萧条人所共悲，然其祸端不能遣放。
淑女恭事中山强盗，愈是卑顺愈被欺抢。
嗟叹在位诸多臣士，用何方法自保无伤？

【解析】 本诗抒发了作者浓郁的忧世之情。诗文以杨朱之事起

笔，意在说明人生艰难，并为全诗定下抑郁哀惋的基调。继而感伤时事，对当时礼治久违、社会萧条的现状深为悲戚，对造成国家衰亡的“祸衅”深为不满。“赵女”一语引古喻今，是要重申对于强暴不能卑躬迎逢的道理。末尾一句，意在提醒魏臣不要重蹈“谦柔愈见欺”的复辙。本诗反映了作者对国家命运及士人行止的由衷关切，亦可从中略窥作者一生对权贵不卑不亢的思想基础。

其二十一

于心怀寸阴，羲阳将欲冥[1]。挥袂抚长剑，仰观浮云征。云间有玄鹤，抗志扬哀声[2]。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3]。岂与鹑鷃游，连翩戏中庭。

【校注】 （1）羲阳：太阳的别称。

（2）玄鹤：老鹤。崔豹《古今注·鸟兽》：“鹤千岁则变苍，又二千岁变黑，所谓玄鹤也。”抗志：高尚其志。

（3）旷世：谓久历年代。《史记·滑稽列传》载齐威王解答国中三年不飞不鸣的大鸟时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阮籍本句及上句化用齐威王语，谓玄鹤倾注全部精力正在“一鸣”“一飞”。

（4）鹑：鹌鹑。鷃（yàn 燕）：鷃雀，鹑的一种。鹌鹑和鷃雀都是不善高飞的小鸟，古书中多用以喻碌碌小人。连翩：连续飞翔貌。中庭：庭院之中。诗末原有校语云：“京师曹氏家藏阮步兵诗一卷，唐人所书，与世所传多异，其一篇云：‘放心怀寸阴，羲和将欲冥。挥袂抚长剑，仰观浮云行。云间有立鹄，抗首扬哀声。一飞冲青天，疆世不再鸣。安与鹑鷃徒，翩翩戏中庭。’孔宗翰亦有本，与此多同。”

【今译】

心中怀思寸寸光阴，太阳将要西落不明。
挥振衣袖手抚长剑，仰望浮云漂动运行。
云中有只苍黑老鹤，励志高扬悲壮之声。
奋翅一飞直冲兰天，历经多年不再啼鸣。

怎能与那鹑鷃同游，翩翻嬉戏庭院树丛。

【解析】 本诗为作者晚年述志抒怀之作。作者在夕阳西下之时，怀思寸寸光阴的可贵，于是有挥袂抚剑、仰天观云以求一逞的渴望。继而以云间玄鹤为自己情感的参照与寄托，用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的壮举激励自己。尾句表达了不与小人为伍碌碌一生的决心。全诗雄浑苍劲，颇有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遗风。

其二十二

夏后乘灵舆，夸父为邓林[1]。存亡从变化，日月有浮沉[2]。凤凰鸣参差，伶伦发其音[3]。王子好箫管，世世相追寻[4]。谁言不可见，青鸟明我心[5]。

【校注】 （1）夏后：指禹子启，曾为夏王九年，死后人们将其神化。灵舆：神灵乘坐的车驾，此指夏启乘坐的由两条龙驾驭的云盖三层的车。《山海经·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夸父：神话人物，事见五言《咏怀诗》其十注（4）。

（2）存：指夏启能够长享乘灵舆周游之乐。亡：指夸父死后化为邓林而身形不存。变化：此指由道支配的天地万物的各种变化。

（3）参差：此指凤凰之鸣高低抑扬错落有致，和谐悦耳。伶伦：传说为黄帝时的乐官，曾听凤凰之鸣而造乐律。《吕氏春秋·古乐》：“昔黄帝令伶伦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

（4）王子：指古仙人王子晋，事见五言《咏怀诗》其四注（4）。箫管：此指洞箫，即无底的排箫，亦名笙。好箫管，谓《列仙传》所言王子晋“好吹笙，作凤鸣”事。

（5）青鸟：神话传说中为西王母取食传信的神鸟，事见《山海经·西山经》。“谁言不可见”，《文选·江淹·杂体诗·效阮籍〈咏怀〉》李善注引作“虽

云不可知”。

【今译】

夏启乘坐灵舆行乐，夸父变成郁郁邓林。
存亡皆循大道变化，犹如日月时浮时沉。
凤凰啼鸣参差悦耳，伶伦造律能发其音。
仙人子晋喜好吹笙，世代有人景慕追寻。
谁说仙人不能寻见，青鸟明晓我的内心。

【解析】 本诗以夏启和夸父为例，说明万物存亡皆遵循自然大道而变化，晓于此理，则凤音可拟，仙人可寻。作者述此，既为明心，亦为喻世。末尾称西王母的神鸟与“我心”相通，是要进一步证明其说不诬。全诗清逸超脱，颇有“仙”味，反映了作者身处乱世之中保持完善自我的高洁心境。

其二十三

东南有射山，汾水出其阳(1)。六龙服气舆，云盖切天纲(2)。仙者四五人，逍遥晏兰房(3)。寝息一纯和，呼噏成露霜(4)。沐浴丹渊中，炤耀日月光(5)。岂安通灵台，游瀁去高翔(6)。

【校注】 (1) 射山：指姑射山，在今山西省临汾市西。汾水：源出山西省宁武县西南，流经临汾市。阳：山的南面。本句射山、汾水均非实指，系化用《庄子·逍遥游》语，为仙人所居之处。《消遥游》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

(2) 服：驾驭。气舆：以云气为车驾，即《逍遥游》所云“乘云气，御飞龙”之意。切：靠近。天纲：传说中系天的大绳。

（3）逍遥：优游自得。晏：安。兰房：高雅的居室。黄节注引宋玉《风赋》曰："女欲置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乃更于兰房芝室止臣其中。"

（4）寝息：睡眠休息。一：皆。纯和：纯正平和。噏：同"吸"。

（5）丹渊：即"虞渊"，传说中水名，为日月升起之处。炤耀：同"照耀"。

（6）岂（kǎi 恺）安：犹"恺乐"，安适喜乐（从黄节说）。灵台：指心。《庄子·庚桑楚》："不可内于灵台。"郭象注："灵台者，心也，清畅，故忧患不能入。"游瀁：同"游漾"，在水中漂游行乐。晋王嘉《拾遗记·少昊》："降乎水际，与皇娥燕戏，奏婟娟之乐，流漾忘归。"诗末原有校语云："切，一作覆。通，集作迩。"

【今译】

东南有座姑射仙山，汾水源出其山之阳。
六龙驾驭云气车舆，云状车盖切近天纲。
载来神仙四至五人，优游至晚安居兰房。
睡眠姿态皆祥且和，呼吸之气变成露霜。
早起沐浴丹渊之中，浑身映耀日月重光。
安适之情畅达内心，游漾之后离去高翔。

【解析】 本诗以细致传神的笔触，精心描述了姑射仙人逸豫自在的一天。言辞之间，洋溢着作者的钦敬景慕之情。

其二十四

殷忧令志结，怵惕常若惊(1)。逍遥未终晏，朱晖忽西倾(2)。蟋蟀在户牖，蟪蛄号中庭(3)。心肠未相好，谁云亮我情(4)。愿为云间鸟，千里一哀鸣(5)。三芝延瀛洲，远游可长生(6)。

【校注】 （1）殷忧：浓重的忧愁。怵（chù 触）惕：恐惧警惕。

（2）晏：晚。朱晖：太阳的光辉，此指太阳。"朱晖"似应据黄节本改为

"朱阳"，《大人先生传》："左朱阳以举麾兮，右玄阴以建旗。"范陈本"晖"作"华"。

（3）户牖（yǒu 有）：门窗。《诗・豳风・七月》："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蟪蛄：蝉的一种，夏末自早至暮鸣声不息。

（4）心肠：犹心中。相好：彼此感情沟通，相互交好。亮：清楚，明白。

（5）一：独。

（6）三芝：芝为菌类植物，古人认为食之可以长生。三芝所指其说不一。葛洪《抱朴子内篇・仙药》既以参成芝、木渠芝、建木芝为三芝，又以黄卢子、寻木华、玄液华为三芝。瀛洲：传说中的仙山，在东海中，有诸多仙人及三芝之类的不死之药。

【今译】

浓愁使我心志郁结，提心吊胆常像受惊。
优游闲适尚未至晚，太阳急速向西偏倾。
蟋蟀已在门窗栖藏，蟪蛄庭中长鸣不停。
心中不曾彼此交好，谁说知晓我的心情。
我愿化为云间飞鸟，翱翔千里独自哀鸣。
三芝延蔓瀛洲仙山，远去行游可以长生。

【解析】 本诗反映了作者生活后期的苦闷心境与精神寄托。诗文凌空起势，直接阐明自己的殷忧与怵惕。继而申述其原因，一是朱晖西倾，暗喻皇室衰微，是为殷忧之因；二是蟋蟀入户，蟪蛄噪鸣，暗喻群小饶舌，处境不佳，是为怵惕之由。其时又无知心朋友相叙相助，无奈之中，作者寄情于虚幻，愿生双翅远游瀛洲，以求避祸长生而获得精神解脱。诗中愁绪与高傲并存，展示了作者生活后期的情感基调。

其二十五

拔剑临白刃，安能相中伤[(1)]？但畏工言子，称我三江旁[(2)]，飞泉流玉山，悬车栖扶桑[(3)]。日月径千里，素风发微

霜[4]。势路有穷达，咨嗟安可长[5]！

【校注】 (1) 临：面对。白刃：此谓敌方的利刃。中（zhòng 众）伤：受伤。

(2)工言子：伶牙俐齿善于花言巧语的人，此指司马氏身边的谗佞小人，如钟会之流。称：说，此用为贬意。三江：三条江的合称，其说不一，然或在吴，或在蜀，均不在魏。本句是说惧怕工言子在权贵身旁说自己的坏话，“三江”当暗喻司马氏。阮籍至慎，不敢明说，故用“三江”来含糊其辞。黄节注引蒋师爚说，认为工言子指钟会，三江指东征毌丘俭的司马师。

(3) 飞泉：传说中飞泉之谷流淌的甘泉，在昆仑山西南。玉山：传就中西王母居住的仙山，在昆仑山中。悬车：本指为太阳御车的羲和在偏于西方的悲泉暂时停车休息（参见五言《咏怀诗》其十八注（1)，此指羲和停车于东方扶桑准备起程。扶桑：神木名，在东海中，相传为太阳初升处。屈原《九歌·东君》王逸注：“日出，下浴于汤谷，上拂其扶桑，爰始而登，照耀四方。”本句述神话传说中的东西方之地，是为下句日月运行做铺垫。

(4) 径：经过。素风：秋风。本句日月喻正人君子，素风喻谗佞小人。

(5) 势路：谋取权势的途路。穷达：困顿与显达。诗末原有校语云：“势，外编作世。”

【今译】

拔剑面对枪林刀阵，其刃怎能使我受伤？
只怕朝中巧言臣子，恶语诬我三江之旁。
飞泉流淌王母玉山，悬车栖息东海扶桑。
日月行经千里万里，秋风只能生发薄霜。
仕途进取有穷有达，嗟叹小人怎可久长！

【解析】 本诗抒发了作者对谗佞小人的愤恨与蔑视。诗文以“拔剑”起笔，造成了一种紧张的气氛。继而称“工言子”的谗言恶语甚于敌方的锋利白刃，更令人可怕，其愤恨之情达到高潮。接着，

作者将视野放开，站在日月周天运行的高度审视人生，则谗佞小人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产生微霜的阵阵秋风。尾句咨嗟一语，饱含着作者的高傲与蔑视。全诗真实地反映了曹魏末年朝中正直臣僚共同的心理感受。

其二十六

朝登洪波台，日夕望西山[1]。荆棘被原野，群鸟飞翩翩。鸾鷖特栖宿，性命有自然[2]。建木谁能近，射干复婵娟[3]。不见林中葛，延蔓相勾连[4]。

【校注】 (1) 洪波台：春秋时晋卿赵简子所筑之台，故址在今河北省邯郸市东南。据《韩诗外传》卷七，赵简子曾在洪波台宴请诸大夫时，为敢于直谏的周舍丧亡、朝中无人敢谏而哭泣。《史记·赵世家》称"简子由此能附赵邑而怀晋人。"西山：即伯夷叔齐隐居的首阳山。"洪波台"原作"洪坡颠"，范陈本"坡"作"波"，《太平寰宇记》卷五十六"颠"作"台"，《佩文韵府》卷十灰韵作"洪波台"，今据改。

(2) 鸾鷖（yì 义）：鸾鸟和鷖鸟，均为凤凰一类的神鸟。张衡《思玄赋》："感鸾鷖之特栖兮，悲淑人之希合。"特：独。性命：中国古代哲学范畴，指万物的天赋和禀性。自然：天生的、非人为的。"特"原作"时"，诗末原有旧校云："时，集作特。"黄节本作"特"，今据改。

(3) 建木：传说的神木名，高百仞而无枝。《淮南子·地形训》："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射（yè 夜）干：木名。《荀子·劝学》："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婵娟：形容花木秀美动人。

(4) 葛：多年生草本植物，茎蔓生。

【今译】

早上登临洪波古台，傍晚还望夷齐西山。
荒草刑棘覆盖原野，群鸟结伴飞舞翩翩。
鸾鷖神鸟独自栖息，禀赋如此出自天然。
建木通天谁能靠近，射干居高又很美艳。

君不见林中野葛藤，延生长蔓相互勾连。

【解析】 本诗为感悟人生之作。赵简子是颇有卓绩的晋国重卿，伯夷叔齐是舍身求仁的洁身隐士，作者登台望山，自有其景慕钦敬之意。接着，作者基于“性命有自然”的立论，将禽鸟的群飞、葛蔓的勾连，与鸾鹭、建木、射干的独自生息相对比，说明俗士小人结党苟且，以及淑人贤者希与世合都不足为怪。其意既为喻世，亦为自勉。

其二十七

周郑天下交，街术当三河[1]。妖冶闲都子，焕耀何芬葩[2]。玄发照朱颜，睇眄有光华[3]。倾城思一顾，遗视来相过[4]。愿为三春游，朝阳忽蹉跎[5]。盛衰在须臾，离别将如何？

【校注】 (1) 周郑：周郑之地，即春秋时东周王室所辖的今河南省洛阳市及巩县一带，和郑国所辖的今河南省郑州市及新郑县一带，其地位于全国中心。交：交通要冲。街术：四通八达的道路。当：即（据《增韵》)。三河：见五言《咏怀诗》其十三注 (4)。

(2) 妖冶闲都子：美艳雅丽的女子。《汉书·司马相如传》引《上林赋》：“夫青琴虙妃之徒，绝殊离俗，妖冶闲都。”焕耀：此谓容貌明艳耀人。芬葩(pā 趴)：芬芳的鲜花，此在形容女子的美貌。

(3) 睇眄：斜视。“照”原作“发”，诗末原有校语云：“发，一作照。”范陈本、黄节本作“照”，今据改。

(4) 倾城：指具有倾城美貌的妖冶闲都子。遗视：偷看。宋玉《招魂》：“靡颜腻理，遗视矊些。”王逸注：“遗，窃视也。”“过”原作“夸”，《艺文类聚》卷十八，《初学记》卷十九作“过”，今据改。

(5) 三春游：犹谓整个春季游玩逸乐。朝阳：喻青春时光。蹉跎：谓时光丧失。

【今译】

周郑位于全国要枢，道路纵横通达三河。

有位艳丽绝貌女子，何等明灿美如鲜花。

乌黑头发映照红颜，倩目斜视放射光华。

倾城佳人思一顾我，低眉窃视前来经过。

愿意与我尽享春光，彤红朝阳急速倾落。

容貌盛衰在此瞬间，一旦离别将会如何？

【解析】 据《晋书·阮籍传》，蒋济、曹爽、司马氏都曾聘请阮籍作为自己的幕僚。阮籍既想到了应允后随之而来的诸多利益，也想到了一旦主人发生重大变故将会出现的离别之憾，所以对于做官一直采取漠不经心的态度。本诗通过与京畿美女的交往，婉转地表达了作者对于入仕的种种想法。在作者看来，美女的倾城绝貌与热情主动，都可能随着色衰而丧失，因此，结局的暗淡使得作者难以尽情。这与阮籍同当朝权贵的关系何其相似。言辞之中，流露出作者对于时事多变的深深忧虑，以及把握自己情感的谨慎态度。

其二十八

若花耀西海，扶桑翳瀛洲[(1)]。日月经天涂，明暗不相雠[(2)]。穷达自有常，得失又何求[(3)]？岂效路上童，携手共遨游[(4)]。阴阳有变化，谁云沉不浮？朱鳖跃飞泉，夜飞过吴洲[(5)]。俯仰运天地，再抚四海流[(6)]。系累名利场，驽骏同一辀[(7)]。岂若遗耳目，升遐去殷忧[(8)]。

【校注】 (1) 若花：若木之花。若木为古代神话的木名。《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阴山、洞野之山，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郭璞注："生昆仑西附西极，其华光赤下照地。"扶桑：神木名，生于东海中。翳：遮蔽。瀛洲：见五言《咏怀诗》其二十四注（6）。

（2）涂：同“途”。雠：相等。

（3）穷达：人生的困顿与显达。常：规律。

（4）道家学说认为，孩童时期的天真淳朴是人生的最佳状态，无欲无愁，随遇而安，其乐融融，因此“常德不易，复归于婴儿。”（《老子》第28章）

（5）朱鳖：同“珠鳖”，传说中的鱼名，四目六足，足上有珠。《山海经·东山经》：“澧水出焉，东流注于余泽，其中多珠蟞（鳖）鱼，其状如昁（肺）而有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无疠。”泉：泛指江河湖海之水。《逸周书·文传》：“鱼鳖归其泉。”夜飞：指文鳐鱼，传说中的鱼名，因其夜晚能飞，故名。《山海经·西山经》：“泰器之山，观水出焉，西流注于流沙。是多文鳐鱼，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苍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游于东海，以夜飞。其音如鸾鸡，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见则天下大穰。”隋薛道衡《豫章行》：“枫叶朝飞向京洛，文鱼夜过历吴洲。”即化用阮诗。吴洲：泛指吴地。

（6）运：行。再：表示重复。抚：犹临。本句是化用《庄子·在宥》：“其疾俯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语，谓朱鳖与文鳐鱼行动迅速。

（7）系累：束缚。名利场：追名逐利的场所。驽：劣马。骏：良马。辀：车辕。

（8）遗耳目：谓遗忘耳目等视听器官而不闻不问世间事物。《庄子·大宗师》载孔子评述子桑户等至人时说：“（彼）假于异物，托于同体；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反复终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殷：大。诗末原有校语云：“花，一作木。西，一作四。雠，集作侔。”

【今译】

若木赤花映耀西海，扶桑长枝遮蔽瀛洲。
日月行经周天广途，或明或暗不能相同。
人生穷达自有定数，名利得失又有何求？
岂若效仿路上童子，携手淳真共同遨游。
阴阳运作多有变化，谁说沉没不会升浮？
珠鳖时常跃出湍波，文鳐夜晚飞过吴洲。
俯仰之间周行天地，多次抵临四海清流。
如果陷身名利俗域，犹如驽骏同车奔走。
岂若至人忘其耳目，升天远游离此深忧。

【解析】 本诗针对人们“系累名利场”的庸庸碌碌，阐述了道家恬淡无欲顺应自然的人生哲学。诗中分为两个层次，各自说明穷达有定数和沉没亦能浮的道理。其中，作者称誉的童子携手游和至人忘耳目，都是为了劝谕人们跳出世间尘俗，达到较高的人生境界。

其二十九

昔余游大梁，登于黄华颠(1)。共工宅玄冥，高台造青天(2)。幽荒邈悠悠，凄怆怀所怜(3)。所怜者谁子？明察应自然(4)。应龙沉冀洲，妖女不得眠(5)。肆侈陵世俗，岂云永厥年(6)！

【校注】 (1) 大梁：见五言《咏怀诗》其十六注 (1)。黄华：山名，在今河南省林县西二十里。

(2) 共工：神话传说中居于北方的水神。宅：居于某一职任。玄冥：对水神的称谓。据《山海经·大荒北经》，共工之台在系昆之山。造：至。考黄华山东面百里左右即是魏国的北方重镇邺城，自从曹操受封魏王建国于此，曹氏亲族几代聚居，则阮诗共工之台当暗喻邺城西北的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三座名台。

(3) 幽荒：幽渺荒凉。邈：远。悠悠：连绵不尽貌。凄怆：悲伤。

(4) “应自然”原作“自照妍”。诗末有校语云：“自照妍一作应自然。”范陈本、黄书本作“应自然”，今据改。

(5) 应龙：神话传说中的一种有翼的龙，善于兴云作雨。沉：隐没。冀州：古九州之一，其境辖中原北部的广阔地域，故常喻中土。后辖境渐小，东汉时治所曾设于邺城。《山海经·大荒东经》：“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妖女：即女妭、女魃，神话传说中的旱神。作者为求与“应龙”对文，而称“女妖”为“妖女”。《山海经·大荒北经》：“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

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后汉书·张衡传》李贤注引《山海经》"魃"均作"妖"，亦参见阮籍《清思赋》注(60)。考应龙和女魃都是因助黄帝战胜蚩尤而耗尽神力不能再上天的神，则本诗应龙与女魃当暗喻助曹氏创建天下的文武要臣。

(6) 本句在说曹氏皇族。据《三国志·魏书》，自魏明帝以下，皇室崇奢，纵欲无度。诗末有校语云："侈，一作佞。"

【今译】

从前我曾游历大梁，亦曾登上黄华山颠。
共工居北职任玄冥，建造高台直达青天。
满目苍凉一望无尽，心中悲伤有所哀怜。
我所哀怜是为谁人？认真考察自会了然。
应龙隐没冀州原野，女魃游居不得安眠。
穷奢极欲干乱世俗，怎么能说永享天年！

【解析】 本诗为怀古伤今之作。作者游大梁古都，登黄华山颠，神游共工高台，心中却时时关切着曹魏政权的命运，所以置身在满目荒渺之中，顿生悲伤哀怜之情。其原因何在？在于早年创业的文武要臣都已无建功之力，而皇室贵族却一味崇奢纵欲贪图享乐，这样的生活岂能长久！本诗忧国之情深沉浓重，悲愤之辞激切刚正，足见作者特有的禀性。

其三十

驱车出门去，意欲远征行。征行安所如？背弃夸与名[(1)]。夸名不在己，但愿适中情。单帷蔽皎日，高榭隔微声[(2)]。谗邪使交疏，浮云令昼冥[(3)]。嬿婉同衣裳，一顾倾人城[(4)]。从容在一时，繁华不再荣[(5)]。晨朝奄复暮，不见所欢形[(6)]。黄鸟东南飞，寄言谢友生[(7)]。

【校注】 (1) 如：去，往。夸：虚。与名：同“誉名”。五言《咏怀诗》其八：“岂为夸誉名。”

(2) 单帷：单层帷帐。此与“高榭”均喻谗佞小人。皎日：喻当政者。微声：指作者自我申辩的呼声。

(3) 使交疏：谓使作者与当政者的感情疏远。浮云：喻谗邪。

(4) 嬿婉：谓情感欢好、和美。一顾倾人城：本指女子的美貌能使全城人为之倾倒，此指阮籍同友人的亲密关系曾使众人震惊、钦敬。

(5) 从容：举动。一时：即刻。

(6) 奄：忽然，骤然。欢：挚友。

(7) 黄鸟：黄雀。黄鸟东南飞，用《诗·小雅·黄鸟》“黄鸟黄鸟，无集于榖，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谷。言旋言归，复我邦族”意，谓自己将要离此回归东南方的家乡。谢：告知。友生：朋友。

【今译】

驱赶车驾出门而去，打算去那远方旅行。
远方旅行意欲何往？意欲离弃虚誉浮名。
虚誉浮名本不属己，只愿恬适内心淳情。
单帷竟能遮蔽白日，高榭阻隔微弱呼声。
谗邪使得交情疏远，浮云使得白昼昏冥。
挚友亲情同衣共裳，回眸一顾众人钦敬。
而今离去就在此时，盛期已逝不再昌荣。
从早很快又到傍晚，不见挚友送行身形。
黄鸟回归飞往东南，寄此诗文告知友朋。

【解析】 这是一首作者遭谗离职起程前写给朋友的告别诗。诗中陈述了作者蔑视虚誉浮名的高洁心志，抨击了谗佞小人挑拨是非的卑鄙行径，回顾了和友人同衣共裳的美好往事，抒发了临行前未见友人的依恋之情。全诗随着作者的思绪起伏自然倾诉，情感真挚，气韵不凡。

其三十一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1]。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3]。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4]。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5]。

【校注】 (1) 驾言：驾指乘车，言为语助词，语本《诗·邶风·泉水》："驾言出游，以写我忧。"发：往。魏都：战国时魏国都城大梁，故址在今河南省开封市西北。吹台：又名范台、繁台，相传为春秋时师旷吹乐之台，魏王宴乐之处，故址在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南禹王台公园内。

(2) 梁王：魏王。魏惠王时迁都大梁，故魏王亦称梁王。黄节先生据《战国策·魏策》疑梁王指梁王魏婴（即魏惠王莹）。韩按，似应指居于大梁的历代魏王，否则与下文"军败华阳下"不合。《战国策·魏策二》云："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酒酣，请鲁君举觞。鲁君兴，避席择言曰：'……今主君之尊，仪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调也；左白台而右闾须，南威之美也；前夹林而后兰台，强台之乐也。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与！"

(3) 据史书记载，秦军曾多次围攻大梁。

(3) 夹林：吹台前面的一处林苑。朱宫：谓吹台的华丽宫殿。

(5) 华阳：战国时韩国邑名，在今河南省郑州市南。公元前273年，魏、赵两国共同伐韩，攻到华阳。韩求救于秦。秦将白起大破魏赵联军于华阳，斩首十五万，然后兵围大梁，魏献南阳地请和。《史记·韩世家》："（秦、韩）败赵、魏于华阳之下。"竟：终。为土灰：谓身败名裂，为世人蔑视。

【今译】

驱车前往魏国古都，向南眺望大梁吹台。
箫管声乐似有余音，当年魏王今又何在！
他使战士糟糠为食，他使贤者居处蒿莱。
他的歌舞曲未终尽，秦国大军又已杀来。
夹林已非我魏所有，宫殿荒圮落满尘埃。
魏军败于华阳城下，王身最终化为土灰。

【解析】 本诗为借古喻今之作。作者有感于曹魏皇室荒淫纵欲贪图享乐的现实，吟诗引述战国时魏王不能励精图治而奢靡误国的痛心往事，以抒发自己的慨叹忧伤之情。本诗与其十六、其二十九的情感相近，可参阅。

其三十二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1]。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2]？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3]。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4]。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5]。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6]。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7]。

【校注】 (1) 不再盛，谓一天之内不会两次旺盛。

(2) 此：代指一日的时光。俯仰：谓时光短暂。九秋：九月深秋，其时草木萧条，古人多以衬托愁思。

(3) 尘露：喻轻贱而短暂。天道：整个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邈：远。悠悠：久远。

(4) 齐景：春秋时的齐景公。丘山：此指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南面的牛山，齐桓公葬于该山。涕泗：眼泪和鼻涕。《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景公登牛山悲去国而死晏子谏章曰："景公游于牛山，北临其国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据皆从而泣。"

(5) 孔圣：指孔子。浮：谓顺流而下。《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6) 太华山：即西岳华山，在陕西省华阴县南。松子：指古仙人赤松子，相传为神农时雨师。

(7) 渔父：屈原《渔父》中避世隐身，垂钓江滨欣然自乐的老渔翁，曾劝屈原与世推移免遭流放，屈原不听，渔父笑着轻拍船舷离去。

【今译】

朝阳不会两次辉映，白日迅速向西隐幽。
一天消逝快如俯仰，为何情思愁若九秋？
人生就像尘埃晨露，天道恢宏邈远悠久。
景公登牛山而伤怀，涕泪纷落交下横流。
孔子临长河而有感，叹惜光阴飞逝不休。
往昔岁月我不追及，未来时光我不挽留。
只愿攀登太华高山，与赤松子上天巡游。
正如渔父知世忧患，随波逐流泛荡轻舟。

【解析】 本诗意在抒发作者的人生追求。诗中首先陈述了时光短暂、人生轻贱、天道久远这些基本事实，然后指出，景公畏死而流泪，孔子惜时而慨叹的做法都不可取。作者主张不去计较时光的去与来，而是或求仙、或避世，追求逍遥自在的生活。其中“渔父知世患”一语，巧妙地暗示出世间的多难。

其三十三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1)]。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2)]。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3)]。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4)]。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5)]！

【校注】 (1) 一：犹一一，谓一个一个的。

(2) 精神：指人的精气、元神，相对于人的形骸而言。

(3) 汤：热水。变化：指上句所说的颜色与精神的变化。

(4) 魂气：灵魂。

(5) 履薄冰：行走于薄冰之上，喻身处险境，戒慎恐惧之至。语本《诗·小雅·小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末原有校语云：“极，一作理。”

【今译】

白天过后又是夜晚，夜晚过后又是清早。
容貌一改平常模样，精气元神自然损消。
胸中犹如怀抱汤火，所以导致变化不小。
世间万事没有穷尽，苦于智谋并不丰饶。
只怕瞬间（横祸降临），魂灵脱壳随风飘飖。
一生好像行于薄冰，有谁知我心如火烧！

【解析】 本诗充满了浓郁的畏世惧祸的忧虑。这正是作者处身司马氏独掌生杀大权期间的特有心情的真实写照。诗的首句使用了四个“一”字，颇得平中出奇，语势紧凑之妙。全诗直抒胸臆，不卑不亢，反映了作者不甘屈从的高洁性格。通过本诗，亦可以考知阮籍在司马师面前谈吐“至慎”的原因。

其三十四

一日复一朝，一昏复一晨。容色改平常，精神自飘沦(1)。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2)。对酒不能言，悽怆怀酸辛。愿耕东皋阳，谁与守其真(3)？愁苦在一时，高行伤微身(4)。曲直何所为？龙蛇为我邻(5)。

【校注】 (1) 飘沦：颓丧消沉。
(2) 觞：盛满酒的杯。哀楚：悲伤凄楚。疑“故时人”指嵇康一类的友人。
(3) 东皋阳：见《辞蒋太尉辟命奏记》注 (9)。
(4) 高行：高尚的品行。微身：微贱之身。
(5) 曲直：犹屈伸（从黄节说），本句侧重于屈曲义。《易·系辞下》：“尺蠖之屈，以求信（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今译】

白天过后又是早上，黄昏过后又是清晨。

容颜一改平常模样，精气元神自然消沦。
低视金觞多怀凄楚，想我往昔佳朋友人。
面对美酒无话可言，心中悲戚满腹酸辛。
虽愿躬耕东皋之阳，和谁共守大道淳真？
愁苦虽仅在此一时，固持高行亦伤我身。
为何屈曲（以应俗世）？蛰伏龙蛇与我为邻。

【解析】 本诗紧承上一首诗，重在倾诉怀念故友的悲愤之情。诗中的“故时人”指谁？作者没有明言，且亦难以明言，所以语气显得格外抑郁、哀戚。“高行伤微身”语义双关，明在述己，暗喻故人，最后一句自陈屈身尘世与时俯仰的原因，是为了像龙蛇那样蛰伏存身。全诗基调悲哀凄楚，却又不失高洁傲俗之韵，耐人品味。

其三十五

世务何缤纷，人道苦不遑[1]。壮年以时逝，朝露待太阳[2]。愿揽羲和辔，白日不移光[3]。天阶路殊绝，云汉邈无梁[4]。濯发旸谷滨，远游昆岳傍[5]。登彼列仙岨，采此秋兰芳[6]。时路乌足争？太极可翱翔[7]。

【校注】 （1）缤纷：纷乱貌。人道：人生之道。遑：闲暇。

（2）壮年：壮盛之年，一般指三四十岁。以：与。朝露待太阳，喻人生短暂。

（3）羲和：古代传说中的御日之神。“揽”原作“揽”，据黄节本改。

（4）殊绝：断绝，隔绝。云汉：银河。

（5）濯：洗涤。旸谷：古称日出之处。

（6）岨（qū 驱）：戴土的石山。秋兰：秋天的兰草，古人用为高洁的佩饰。屈原《离骚》：“纫秋兰以为佩。”

（7）乌：疑问副词，何。太极：古人谓漫布于宇宙中的混沌之气，为派生万物的本原。

【今译】

世间事务多么纷乱，人生苦于每日奔忙。
壮年随着时光流逝，就像晨露等待太阳。
愿能挽揽羲和缰辔，使那白日不移辉光。
天宫陛阶途路隔绝，银河邈远没有桥梁。
（故而）沐发旸谷之滨，远方行游昆仑山旁。
攀登上那众仙仙山，采摘下这秋兰芬芳。
当今世路何足竞争？茫茫太极可以翱翔。

【解析】 本诗倾诉了作者欲有所为而又难以作为的苦闷。面对尘世纷乱壮年已逝的现实，作者仍然怀有力挽时光的雄心壮志，这其中显然含有“欲使魏祚不遽移于晋”（陈伯君校注引曾国藩语）之意。然而天阶殊绝，云汉无梁，作者无力回天，转而寄情于避世游仙。这样做，既是其不甘随俗的抗争，也是在追求自己心理上的平衡。

其三十六

谁言万事艱，逍遥可终生[1]。临堂翳华树，悠悠念无形[2]。彷徨思亲友，倏忽复至冥[3]。寄言东飞鸟，可用慰我情[4]。

【校注】 （1）艱：古“艰”字。

（2）临堂：犹谓堂屋的近前。翳：遮蔽。梁元帝《纂要》：“春木曰华树。”悠悠：远貌。无形：古人谓尚未形成为万物的存在于茫茫寰宇的特定物质。《淮南子·原道训》：“夫道者，……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夫无形者，物之大祖也。”悠悠念无形，犹修炼气功时运思周天广吸乾阳之气。

（3）彷徨：坐立不定，心神不定。

（4）本句犹五言《咏怀诗》其三十“黄鸟东南飞，寄言谢友生”意，古人

多用“东飞鸟”借指离别的亲友。

【今译】

谁说世间万事艰难，消遥逸豫可以终生。
堂前郁覆华茂佳树，我心远思茫茫无形。
神情恍惚想念亲友，转瞬之间又到昏冥。
此言寄与东飞禽鸟，聊可宽慰我的愁情。

【解析】 本诗意在诉说思友之情。言辞恬淡，文思清逸，足见作者与其友人特有的情感追求。

其三十七

嘉时在今辰，零雨洒尘埃(1)。临路望所思，日夕复不来。人情有感慨，荡漾焉能排(2)？挥涕怀哀伤，辛酸谁语哉！

【校注】 (1) 零雨：慢而细的小雨。《诗·豳风·东山》：“我来自东，零雨其濛。”

(2) 荡漾：谓情思起伏波动。

【今译】

美好时刻在此良辰，细雨濛濛飘洒尘埃。
眺望大路思念佳友，直到傍晚又不曾来。
人情自有伤感慨叹，思绪波动怎能遣排？
挥洒热泪心怀哀伤，辛酸话语向谁表白！

【解析】 本诗主旨与上首诗相近，亦在诉说思友之情。全诗言辞直露，愁思浓重，充分表达了作者处身乱世孤寂无朋的痛苦与哀伤。

其三十八

炎光延万里，洪川荡湍濑[1]。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2]。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3]。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4]。捐身弃中野，乌鸢作患害[5]。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

【校注】 (1) 炎光：火光，此指由于各种自然原因形成的山林原薮的野火，亦包括《大人先生传》所云“炎丘火流，焦邑灭都”之火。湍濑（tuān lài 团平声赖）：水浅流急之处。本句用夸张的笔触描绘了自然界的大火与大水。

(2) 扶桑：见五言《咏怀诗》其二十五注（2）。天外：犹言九天之外，此化用宋玉《大言赋》“长剑耿耿倚天外”语。本句及下句均是用夸张的语言描绘具有超凡才能的雄杰士。

(3) 砥砺：磨刀石。本句隐有雄杰士治服山河之意。

(4) 庄周子：战国时道家学派的著名思想家庄周，其学说主张用虚无主义的态度看待人生，淡化大小、荣辱、生死、寿夭的差别，顺应自然，唯天命是从。荣枯：喻个人命运的显荣与衰微，本句侧重于显荣。

(5) 乌鸢（yuān 渊）：乌鸦和鹞鹰。《庄子·列御寇》：“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

【今译】

烈焰腾辉延及万里，大河奔涌激荡湍濑。
巨大弯弓挂在扶桑，锋利长剑倚在天外。
泰山成为磨剑砺石，黄河当作束裳腰带。
再看那位庄周先生，以为穷达不足依赖。
抛弃尸身荒野之中，任凭鸦鹰啄食侵害。
怎像这位雄杰之士，丰功美名从此光大。

【解析】 本诗颂赞了一位水火横虐期间，顶天立地建功立业的雄杰之士。在这个虚构的人物身上，寄予了作者建立赫世殊勋的强烈愿望。诗中巧用夸张和对比，衬托出作者宽广的胸怀和其不同于世俗的功名观。

其三十九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1]。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2]。良弓挟乌号，明甲有辉光[3]。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4]。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5]。

【校注】

(1) 八荒：八方荒远之地。
(2) 念自忘：谓顾惜自己生命等杂念自然而然地全部遗忘。
(3) 乌号：古良弓名。
(4) 全躯士：指贪生怕死保全性命的人。效命：舍命报效。
(5) 谢：告知。故：通“固”，本来。常：永恒不变的准则。

【今译】

有位壮士多么激昂，志要为国威振八方。
驾车远行从军服役，一旦受命杂念全忘。
手中挟持乌号良弓，披挂亮甲映有辉光。
面对危难不顾性命，身虽战死灵魂飞扬。
怎能做那贪生懦士，舍命报国拼争沙场。
忠诚成为百世荣誉，大义使他美名显彰。
垂留声名告知后代，气节是人固有纲常。

【解析】 本诗颂赞了一位为国捐躯战死沙场的忠义壮士。在这

个虚构的人物身上，寄予了作者对人生价值的认识和追求。诗中推崇忠义、气节，这显然是针对世风缺乏忠义、气节而发。全诗悲壮豪放，具有催人奋发的阳刚之美。

其四十

混元生两仪，四象运衡玑[1]。皦日布炎精，素月垂景晖[2]。晷度有昭回，哀哉人命微[3]。飘若风尘逝，忽若庆云晞[4]。修龄适余愿，光宠非己威[5]。安期步天路，松子与世违[6]。焉得凌霄翼，飘飖登云湄[7]。嗟哉尼父志，何为居九夷[8]！

【校注】 （1）混元：指化生天地的太极元气。两仪：指天地。四象：春夏秋冬四季的物象。衡玑：古代观测天象的仪器。《易·系辞上》："是故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2）皦（jiǎo 绞）日：明亮的太阳。炎精：犹谓阳光。景晖：光辉。

（3）晷度：指在日晷仪上投射的日影长短的度数，人们用以测定十二时及四季等。昭回：谓日月星辰之光随天体运行而回转，形成昼夜及四季。

（4）忽：灭。庆云：五色云。《汉书·天文志》："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萧轮囷，是谓庆云。庆云见，喜气也。"晞：消失。

（5）修：长。适：符合。光宠：光显荣耀。

（6）安期：古仙人安期生。松子：古仙人赤松子。

（7）登：升。云湄：云际、云表。黄节本"湄"作"巍"。

（8）尼父：指孔子。九夷：古代称东夷的九个部族。《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刘宝楠正义："夫子不见用于中夏，乃欲行道于外域。"《后汉书·东夷列传》："仲尼怀愤，以为九夷可居。"

〔今译〕

混元之气化生天地，四季运作同于衡玑。

白天彤日布施阳光，夜晚皓月垂洒明晖。

晷度显示日月运转，哀叹人生性命藐微。
飘零犹如风尘飞逝，散灭就像彩云消碎。
长寿适合我的心愿，显荣并非我的尊威。
安期生步行天上路，赤松子与俗不同为。
我岂能生凌空双翅，飘飖升腾云上翻飞。
嗟叹孔子忧愤之情，为何避世择居九夷！

【解析】 本诗陈述了作者有关人生追求的内心感受。鉴于岁月不居而人生短暂的事实，作者企盼着延年益寿生命长存。然而，仙人难相随，九夷不足居，作者并未找到合适的生活出路。这种不满于喧嚣尘世而又不得不居住其间的矛盾，正是作者长期苦闷、孤傲的根源。

其四十一

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1)]。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2)]。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3)]。列仙停修龄，养志在冲虚[(4)]。飘飖云日间，邈与世路殊。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采药无旋返，神仙志不符[(5)]。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踌躇。

【校注】 （1）天网：上天布下的罗网，此喻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老子》第七十三章："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弥：满。六翮：代指鸟的双翅，此为作者自喻。

（2）随波：随波逐流，此谓随着世俗颠沛奔忙。纷纶：众多貌。客：离家在外的人。泛泛：浮行貌。凫（fú 伏）：野鸭。

（3）期度：预计的期限。不虞：意料不到的事情，本句侧重于灾祸。

（4）停修龄：谓众仙人安居在能够享受长寿的人生层面。冲虚：见四言《咏怀诗》其九注（6）。

（5）符：合。此谓求仙之志难以实现。诗末原有校语："客，集作落；浮凫，一作凫鹥。"

【今译】

天网恢恢遍布四野，双翅掩敛不能展舒。
随波逐流众多过客，漂荡就像野鸭游浮。
生命没有预定期限，早晚却有不测祸福。
众仙居于长寿层位，养志在那幻渺太虚。
飘飖逸愉云日之间，与世邈远且不同路。
荣耀名誉非我所贵，音乐女色岂足欢娱！
采仙药者都不还返，求仙之志不能相符。
迫此困境实在惶惑，使我长久迟疑踌躇。

【解析】 本诗倾诉了作者才智难施、求仙不得且又不愿随波逐流的苦闷心情。这种心情，是从屈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正直文人所共有的。诗中哀世而不颓废，轻荣名，蔑声色，惜时重生，展示了作者特有的高洁情操。

其四十二

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1]。元凯康哉美，多士颂声隆[2]。阴阳有舛错，日月不常融[3]。天时有否泰，人事多盈冲[4]。园绮遁南岳，伯阳隐西戎[5]。保身念道真，宠耀焉足崇！人谁不善始，鲜能克厥终。休哉上世士，万载垂清风[6]。

【校注】 (1) 良辅：出色的辅弼重臣。俟：待。

(2) 元凯：指八元、八凯，见《与晋王荐卢播书》注(3)。康哉：赞誉之辞。《书·益稷》："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多士：众多的贤士。《诗·大雅·文王》："济济多士，文王以宁。"颂声：歌颂赞美之声。《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颂声者，太平歌颂之声，帝王之高致也。"扬雄《法言·孝至》："周康之时，颂声作乎下。"

(3) 舛：错乱。融：大明，大亮。

（4）天时：犹天命。否（pǐ痞）泰：《易》的两个卦名。天地交，万物通谓之泰；相反，不交闭塞谓之否，此喻命运的顺逆。盈冲：盈满与虚空，此谓人事的盛衰存亡。《易·丰·彖》："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

（5）园绮：指秦末汉初避世隐居的商山四皓中的东园公和绮里季，此代指商山四皓。南岳：犹谓南山，四皓隐居的商山又名南山，在今陕西省商县东。伯阳：指春秋时道家创始人老子。西戎：此泛指我国西部的少数民族。据《史记·老子列传》及索隐引《列仙传》，老子见周室衰微，避世西行，与尹喜同赴流沙之西。

（6）休哉：赞美之辞。上世士：指八元、八凯、商山四皓、老子等贤士。

【今译】

帝王大业须有良臣，建立奇功期待英雄。
八元八凯德才完美，贤人济济颂声盛隆。
然而阴阳时有差误，白日皓月也不常明。
天命兼有顺畅壅塞，人事亦多盛衰虚盈。
四皓遁世避居商山，老子隐退奔赴西戎。
保身不忘大道真谛，光宠荣耀怎值推崇！
谁人不是从善开始，很少有人能得善终。
钦敬赞誉前世贤士，万代垂留清雅遗风。

【解析】 本诗高度赞誉了前代贤士"逢时则为元凯、多士，失时则为园绮、伯阳"（黄侃语）的高行清风，钦敬、景慕之情溢于言表。全诗融汇了对于人生的成熟审视，展示了作者不凡的气度和情怀。

其四十三

鸿鹄相随飞，飞飞适荒裔[1]。双翮临长风，须臾万里逝[2]。朝餐琅玕实，夕宿丹山际[3]。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岂与乡曲士，携手共言誓[4]！

【校注】 (1) 鸿鹄：天鹅。适：往。荒裔：边远地区。范陈本“飞飞适”作“浩渺运”。

(2) 双翮：犹谓双翅。临：逢遇。长风：巨风。逝：往。范陈本、黄节本“临”作“凌”。

(3) 琅玕：传说中的仙树，其果实似珠。丹山：指凤凰所居的丹穴之山。《山海经·南山经》:“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鸡或作鹤，或作鹄），五采而文，名曰凤凰。”范陈本“宿”作“栖”。际：指处所。

(4) 乡曲士：村间鄙陋之人，此亦隐喻官场上庸俗浅薄的幕僚、官吏。诗末有校语云：“从《艺文》定正。”

【今译】

天鹅结伴一同高飞，飞啊飞啊去那边地。
双翅正逢强劲巨风，万里之遥转瞬已至。
早上吃那琅玕果实，傍晚去那丹穴山息。
举身高翔青云之中，罗网怎能将其擒制？
岂能同此乡间俗士，携手共结山盟海誓！

【解析】 本诗借颂赞鸿鹄高飞远翔的壮举，抒发了作者企盼超脱现实束缚、追求身心自由的强烈愿望，以及对世间乡曲士们的蔑视鄙弃。全诗平直流畅，气韵不凡，颇显作者清逸傲俗的高雅心性。

其四十四

俦物终始殊，修短各异方[1]。琅玕生高山，芝英耀朱堂[2]。荧荧桃李花，成蹊将夭伤[3]。焉敢希千术，三春表微光[4]。自非凌风树，憔悴乌有常[5]！

【校注】 (1) 俦物：同类之物。终始：谓事物从始至终发生演变的全过程，即其命运。修短：长短，此指事物结局的好坏。异方：不等同，不一样。

（2）琅玕：见上一首诗注（3）。《尔雅·释地》："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芝英：灵芝。《宋书·符瑞志下》："芝英者，王者亲近耆老，养有道，则生。"又据《汉书·武帝纪》，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甘泉宫中曾生长灵芝。朱堂：富丽华贵的殿堂。

（3）荧荧：草木之花光艳可人貌。桃李成蹊事见五言《咏怀诗》其三注（1）。夭伤：夭折损伤。

（4）希：犹谓无视、不顾。《老子》第十四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老子》是在解释不可感知、不可认识的"道"，后来体道者将"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作为修身处世的原则。千：通"阡"（参考了黄节说）。《管子·四时》房玄龄注："千伯，即阡陌也。"阡，泛指田间小路。术：道路。本句"千术"是针对上句的蹊径而言的。三春：此指暮春，即桃李开花的季节。表：显扬。微光：指桃李花的光华。

（5）凌风：迎风。憔悴：凋零、衰败。乌：疑问副词，何。常：相对不变的规律、通例。乌有常，即谓无常。诗末有校语云："乌，一作要。"

【今译】

同类事物命运殊异，或好或坏各不一样。
琅玕生在高峻山冈，灵芝辉映华丽殿堂。
荧荧美盛桃李鲜花，树下成蹊则将夭伤。
怎敢无视这些径路，只为暮春略显微光。
自知不是迎风劲树，凋零衰败哪有其常！

【解析】 本诗基于"俦物终始殊，修短各异方"的认识，描述了生长在高山、朱堂的琅玕、芝英，同生长在世间的桃李鲜花的两种不同的命运。诗中对桃李花不顾危险应时开放的倔犟性格深表钦敬，亦对其憔悴无常的悲惨结局深表同情，言辞之中，融入了作者的深刻寓意与审美追求。

其四十五

幽兰不可佩，朱草为谁荣[1]？修竹隐山阴，射干临增

城[2]。葛藟延幽谷，绵绵瓜瓞生[3]。乐极消灵神，哀深伤人情[4]。竟知忧无益，岂若归太清[5]！

【校注】 （1）幽兰：兰花。屈原《离骚》："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王逸注："言楚国户服白蒿，满其要带，以为芬芳，反谓幽兰臭恶，为不可佩也。以言君亲爱谗佞，憎远忠直，而不肯近也。"朱草：一种红色的草，古人以为祥瑞之物。《鹖冠子·度万》："唯圣人能正其音，调其声，故其德上反太清，下及泰宁，中及万灵。膏露降，白丹发，醴泉出，朱草生，众祥具。"《抱朴子内篇·金丹》："朱草状似小枣，栽长三四尺，枝叶皆赤，茎如珊瑚。"荣：草木之花。

（2）修竹：长竹。射干：见五言《咏怀诗》其二十六注（3）。增（céng层）城：神话传说中的地名。《淮南子·墬形训》："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3）葛藟（lěi 垒）：落叶木质藤本植物，属葡萄科，果实黑色，可入药。《诗·王风·葛藟》："绵绵葛藟，在河之浒。"《左传·文公七年》："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绵绵：连绵不断貌。瓜瓞（dié 迭）：大瓜和小瓜。《诗·大雅·绵》："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本句指葛藟的果实。

（4）灵神：指人的精神。《礼记·曲礼上》："乐不可极。"本句侧重于后半句。

（5）竟：犹果然。岂若：犹何如，表示不如。太清：苍穹天空，其中有道家心中的列仙神宫。《抱朴子内篇·杂应》："上升四十里，名曰太清。"

【今译】

兰花不能作为佩饰，朱草为谁开放花荣？
长竹隐生山冈北阴，射干高临昆仑增城。
葛藟绵延幽深山谷，大小果实连缀而生。
过度欢乐消损精神，深切哀恸伤人感情。
果真知道忧戚无益，不如归往太清天穹。

【解析】 本诗为忧世之作。在作者看来，世道不佳，幽兰不被

作为佩饰，朱草无由开放花荣，长竹下隐山阴，射干高避昆仑，甚至葛藟也躲到幽谷繁衍生息。作者深知殷忧伤人而毫无益处，因而企盼飞往太空仙境以求精神解脱。全诗抑郁沉重，足见作者忧世之深。

其四十六

鷽鸠飞桑榆，海鸟运天池[1]。岂不识宏大，羽翼不相仪[2]。招摇安可翔，不若栖树枝[3]。下集蓬艾间，上游园圃篱[4]。但尔亦自足，用子焉追随[5]！

【校注】 （1）鷽（xué 学）鸠：斑鸠。海鸟：此指《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运：行。天池：大海。《庄子·逍遥游》："（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是鸟也，海运则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鷽鸠"原作"鷽鴳"，据范陈本改。

（2）仪：匹对，比配。"仪"原作"宜"，据黄节本引蒋师爚说及《文选》卷二十五李善注引本诗改。

（3）招摇：神话传说中的山名，其上多有桂树，因此后人亦多以招摇代指桂树。《山海经·南山经》："（鹊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翔：栖止。黄节先生疑"招摇"为"扶摇"之误。

（4）蓬艾：蓬蒿和艾草，亦泛指丛生的杂草。园圃：种植果木菜蔬的园地。

（5）用：于。子：指大鹏。"焉"原作"为"，据北京图书馆善本库藏明刻本《阮嗣宗诗》改。诗末原有校语云："此首《艺文类聚》所载与今本不同而义意近优。观李善《文选》注江文通《拟咏怀诗》所引与《艺文》同，亦一证也。今从《艺文》定正。"

【今译】

斑鸠翻飞桑榆之间，大鹏腾空往行海区。

怎不知晓鹏鸟巨大，斑鸠羽翼不能相比。

招摇桂树怎能止息，不如栖宿普通树枝。

下可聚集蓬艾之中，上可游嬉园圃樊篱。

仅此亦感自我满足，为何追随大鹏远徙！

【解析】 本诗所云即五言《咏怀诗》其八“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之意。作者以鸴鸠自喻，抒发了安于卑贱逍遥自在，而不追随权贵飞黄腾达的高洁心志。

其四十七

生命辰安在？忧戚涕沾襟[1]。高鸟翔山冈，燕雀栖下林[2]。青云蔽前庭，素琴悽我心[3]。崇山有鸣鹤，岂可相追寻[4]。

【校注】 (1) 安在：何在，此谓在吉还是在凶。生命辰安在，此化用《诗·小雅·小弁》“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语，原诗本为替周太子宜臼遭父王废逐之事归咎于天，抱怨生时不善（一说其诗为周尹吉甫之子伯奇遭后母谗毁而被放逐之作）。阮籍少孤，亦有失亲而无依之苦，故忧戚落泪。

(2) 翔：栖止。

(3) 青云：乌云。素琴：不加装饰的琴，多于居父母、亲人之丧的祥祭时弹奏。《礼记·丧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

(4) 本句反用《易·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语，谓自己无法同父亲和鸣。

【今译】

天生我命时辰何在？念此忧伤泪湿衣襟。

高飞大鸟止息山冈，燕雀小禽栖宿矮林。

乌云遮蔽屋前庭院，素琴声声悽伤我心。

高山有只鸣啼老鹤，怎能前往相追相寻。

【解析】 本诗有感于宜臼（或伯奇）不得父母惠爱的哀叹，联

想到自己少孤多艰的经历，感慨命运如高鸟燕雀确有高下之分，进而引发了浓郁的思亲之情。全诗哀思萦结，足见作者当时孤寂忧伤的心境。

其四十八

鸣鸠嬉庭树，焦明游浮云[1]。焉见孤翔鸟，翩翩无匹群[2]。死生自然理，消散何缤纷[3]。

【校注】 (1) 焦明：传说中凤凰一类的神鸟。

(2) 焉：连词，表示承接。孤翔鸟：指焦明。

(3) 消散：谓死亡（从黄节说）。缤纷：纷乱貌。诗末有校语云："《汉魏诗集》合前为一首。"

【今译】

鸣鸠嬉戏庭前茂树，焦明遨游飘浮霞云。

于是见此孤翔俊鸟，翩翩高飞无友无群。

死生本是自然常理，死后形消散乱纷纭。

【解析】 本诗基于庄子的"齐物"思想，主张淡化大小、生死的界限。在作者看来，鸣鸠虽小却享逸娱之乐，焦明虽大却有孤寂之苦，二者各有其短长。而这些都决定于自然，一旦身死成灰，也就混在一起不辨何物了。

其四十九

步游三衢旁，惆怅念所思[1]。岂为今朝见，恍惚诚有之。泽中生乔松，万世未可期[2]。高鸟摩天飞，凌云共游嬉[3]。岂有孤行士，垂涕悲故时[4]。

【校注】　(1) 三衢：犹谓三岔路口。衢，四通八达的道路。惆怅：伤感、失意。所思：指所思念的人。

(2) 泽：水草丛杂之地。乔松：高大的松树。一般情况下，泽中不能生长乔松，故称“未可期”。期：希望。

(3) 摩天：迫近蓝天，形容极高。

(4) 诗末有校语云：“未，一作安。”

【今译】

漫步行游三岔路旁，心中惆怅思念友人。
难道是该今朝相见，恍惚感到确有其事。
却如泽中生长巨松，此事永世不能希冀。
高飞禽鸟凌空翱翔，乘云翻雾同游共嬉。
哪有如此独行之士，落泪悲思昔日佳时。

【解析】　本诗为怀念故友（如嵇康等人）而作。诗中所描写的步游三衢、念所思、悲故时的孤行士，实为作者自己。所云乔松难期，意谓友人已经身亡不能相见；高鸟嬉云，意谓友人灵魂已获彻底解脱。相比之下，只剩自己孤留世上垂涕悲伤。全诗愁绪浓重，哀婉之中仍能品味出作者秉持高义傲世不阿的清正人格。

其五十

清露为凝霜，华草成蒿莱(1)。谁云君子贤，明达安可能(2)。乘云招松乔，呼噏永矣哉(3)！

【校注】　(1) 清露：洁净的露水。华草：华美的香草。蒿莱：泛指野草、杂草。华草成蒿莱，即屈原《离骚》“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之意（从黄节先生说）。

(2) 明达：对事理有明确透彻的认识。能：通“耐”。本句谓君子不能忍受华草成蒿莱的现实而无动于衷，故而下句乘云求仙。范陈本“能”作“哀”。

(3) 招：访求。松乔：指古仙人赤松子和王子乔。噏：同“吸”。呼吸为道家导引吐纳的养生长寿之术。《庄子·刻意》：“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成疏：“斯皆导引神气以养形魄，延年之道，驻形之术。”永：长久。

【今译】

清露遇寒结为凝霜，美草因故变成蒿莱。
谁人都说君子贤能，明达事理怎会忍耐。
乘云访求松乔二仙，呼吸导引长寿自在！

【解析】 本诗意在申述作者面对世间多故好人变坏的现实，企盼超脱求仙长寿的心志。

其五十一

丹心失恩泽，重德丧所宜(1)。善言焉可长，慈惠未易施(2)。不见南飞燕，羽翼正差池(3)。高子怨新诗，三闾悼乖离(4)。何为混沌氏，倏忽体貌隳(5)。

【校注】 (1) 丹心：赤诚之心。恩泽：帝王或朝廷给予臣民的恩惠。重德：大德，厚德。宜：谓适当的待遇、地位。

(2) 慈惠：谓长官、长辈对属下、晚辈的具有仁爱之情的恩惠、礼遇。

(3) 差（cī疵）池：犹参差，不齐貌。语本《诗·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郑笺：“差池其羽，谓张舒其尾翼。”《燕燕》又曰：“之子于归，远送于南。”一般认为《燕燕》诗作于卫国发生州吁弑君事件之后，此隐喻当时社会正处于危乱之中。

(4) 高子：又称高叟，《孟子》中解《诗经》的长者，其人其事无考。新诗：指《诗经》中的变风、变雅（从陈伯君校注引蒋师瀹说），此特指属于变雅的《小弁》。据《孟子·告子下》，高子认为《小雅·小弁》含有怨恨之情。三闾：指三闾大夫屈原。乖离：离别，此指屈原遭楚王流放事。《小弁》述周太子宜臼遭谗言而被父废逐，屈原亦因遭谗言被罢官流放，本句引此二事，意在抨击当

时邪佞当道谗言横行。

（5）混沌氏：又称浑沌。倏忽：同“儵忽”。隳（huī灰）：毁坏。《庄子·应帝王》：“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今译】

一片赤心却失恩泽，身具厚德而丧其宜。
良言怎能自保长久，爱惠并不轻易布施。
难道未见南飞归燕，羽翅翩翩尾翼参差。
高叟指出《小弁》多怨，屈原伤悼乖违分离。
为何混沌诚心相待，儵忽二帝毁坏其体。

【解析】 本诗为感世伤时之作。诗中首先列举了当时社会中丹心、重德、善言、慈惠的扭曲表现，继而暗示，这些扭曲的根源在于政治昏暗，是非不明。尾句引述的混沌故事，反映了作者有心报效于世，却又担心因此而反遭其祸的忧惧心情。全诗饱含着作者作为一位正直文人，对于当时社会现实的深深关切与忧虑。

其五十二

十日出旸谷，弭节驰万里[1]。经天耀四海，倏忽潜濛汜[2]。谁言焱炎久，游没何行俟[3]！逝者岂长生，亦去荆与杞[4]。千载犹崇朝，一餐聊自已[5]。是非得失间，焉足相讥理[6]。计利知术穷，哀情遽能止[7]？

【校注】 （1）旸谷：同“汤谷”，古称日出之处。《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弭节：停车，此谓御车。屈原《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2）濛汜（sì四）：古称日落之处。屈原《天问》：“出自汤谷，次于蒙汜。”

范陈本“经”作“遥”。

(3) 焱（yàn 焰）炎：明耀的火焰，此谓太阳的光和热。游没：潜泳，此指太阳潜没。何：表示感叹。行俟：犹谓行进匆匆。俟，指俟俟，行进貌。《诗·小雅·吉日》毛传：“行则俟俟。”

(4) 逝者：此指在一定的寿命限度之内理当死去的人类及各种动植物。荆与杞：荆棘和枸杞，此喻奸臣、恶人。

(5) 崇朝（zhāo 招）：从天亮到早饭时，喻时间短暂。一餐：一顿饭的时间。聊：姑且。自已：自止，犹谓自我栖息、生活。本句谓时间的长短都是相对的，千载不为长，一餐不为短，亦即五言《咏怀诗》其五十四所云“一餐度万世，千岁再浮沉”之意。范陈本“载”作“岁”。

(6) 足：值得，足以。理：申诉，辩白。

(7) 计：谋划。知：同“智”。遽：通“讵”，岂。诗末原有校语云：“聊自已，一作百金子；遽，一作克。”

【今译】

十个太阳出于旸谷，乘御车驾驰骋万里。
行经天宇辉耀四海，转瞬之间潜身濛汜。
谁说太阳光热长久，直向隐没行进甚急！
应逝之物怎能长生，荆棘枸杞也会死去。
千年犹如一个早晨，一餐时间亦可自栖。
是非得失万事之中，怎值相互讥讽辩理。
谋利智术总有穷尽，悲哀之情怎能终止？

【解析】 本诗用《庄子·齐物论》的相对主义观点审视社会人生，认为既然一切应逝之物都会死去，那么就不必计较生命长短与是非得失，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图谋私利的人终难逃出常戚戚的悲哀。作者的观点在儒家看来是消极避世，在道家看来却是积极地体“道”修身。作者偏重于后者，既以本诗晓喻乱世众生，又以此求得自己心理上的平衡。

其五十三

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智巧万端出，大要不易方(1)。如何夸毗子，作色怀骄肠(2)。乘轩驱良马，凭几向膏粱(3)。被服纤罗衣，深榭设闲房(4)。不见日夕华，翩翩飞路傍(5)！

【校注】 (1) 大要：大旨，最主要的内容。方：道理。本句谓智巧虽多亦归摄于自然成理。

(2) 夸毗（pí 皮）子：以谄谀卑屈取媚于权贵的人。《诗·大雅·板》："无为夸毗。"朱熹集传："夸，大也；毗，附也，小人之于人，不以大言夸之，则以谀言毗之也。"作色：改变脸色。骄肠：娇媚的心态。骄，通"娇"。

(3) 轩：古时大夫以上高官乘坐的一种前顶较高而有帷幕的车子，此指华贵的车辆。膏粱：精美的食物，古以肉之肥者为膏，食之精者为粱。

(4) 榭：建在高台上的木屋，多为游观之所。闲房：空寂宽敞的房屋。

(5) 华：同"花"。傍：同"旁"。

【今译】

自然大道有其定理，生死规律却无恒常。
智慧技巧出自万端，大旨并不改易其方。
为何那些谄谀之士，变脸而怀娇媚心肠。
乘坐轩车驱使良马，倚几面向美味食粮。
身穿绫罗华贵衣裳，台榭深广设有大房。
君不见那傍晚落花，翩翩飘飞弃置路旁！

【解析】 本诗着力抨击了谄谀取媚的夸毗子。在作者看来，这些人逆自然成道而行，虽然可以得意于一时，享用轩车美味、绫罗榭房，其下场却如傍晚落花，为世不耻。全诗结构巧妙，起笔的博大宏阔与夸毗子的卑鄙行径形成鲜明的对照，加之结尾收束有力，充分表达了作者对夸毗子的厌恶与蔑视。

其五十四

夸谈快愤懑，情慵发烦心[1]。西北登不周，东南望邓林[2]。旷野弥九州，崇山抗高岑[3]。一餐度万世，千岁再浮沉[4]。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

【校注】 （1）夸谈：玄妙幽远的言谈，亦即《晋书·阮籍传》称籍“发言玄远”之意。快：舒适，畅快。愤懑：抑郁烦闷。情：姿态。慵：懒惰。诗末原有校语云：“情，一作惰。”

（2）不周：古代传说中的不周山，在昆仑山西北。邓林：即古代传说中夸父死后，其杖变成的邓林。邓林即桃林。《山海经·中山经》：“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湖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袁珂校注引郝懿行语：“山一名秦山，与太华相连，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南。”又加案语云：“桃林，毕沅说即邓林，是神话中夸父弃杖所化而成林者。”《水经注·河水四》：“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

（3）弥：满。抗：匹敌，此谓对峙。岑：小而高的山。

（4）一餐：一顿饭的时间。再浮沉：在水中两次浮沉。本句与五言《咏怀诗》其五十二“千载犹崇朝，一餐聊自已”相近，可参阅。

【今译】

玄谈畅舒胸中郁愤，惰姿宣发烦闷内心。
西北登上不周之山，东南眺望夸父邓林。
旷野布满九州郡县，大小山峰错落峙立。
一餐仿佛度过万代，千年亦犹两次浮沉。
谁说玉石二者相同？闻之泪下不能自禁。

【解析】 本诗旨在倾吐作者抑郁的情怀。诗中首先解释自己言行异俗的原因；继而四方骋思，借以展示自己涵括时空的博大心胸；尾句笔锋一转，为自己的美玉之才混同于普通顽石而落泪伤心。诗中既包含着作者不被世人理解的深切感伤，也有对以往言行的自我

肯定。

其五十五

人言愿延年，延年欲焉之[(1)]？黄鹄呼子安，千秋未可期[(2)]。独坐山岩中，恻怆怀所思[(3)]。王子一何好，猗靡相携持[(4)]。悦怿犹今辰，计校在一时[(5)]。置此明朝事，日夕将见欺[(6)]。

【校注】 (1) 之：往。在作者看来，长寿之人亦有一死，亦应有一个合适的归宿。

(2) 黄鹄：同“黄鹤”。子安：古仙人陵阳子明时人。据刘向《列仙传》卷下“陵阳子明”条，子安死后，有黄鹤栖其冢树，鸣呼子安。东北师大馆藏旧抄本《汉魏六朝诗纪》本诗尾注云：“窦子明居陵阳山得仙，子安者亦仙人，来就子明二十年，一旦忽死，葬山下，常有黄鹄栖其树上，呼曰：子安，子安。”李白《登敬亭山南望怀古赠窦主簿》诗：“白龙降陵阳，黄鹤呼子安。”

(3) 恻怆：哀伤。

(4) 王子：指古仙人王子晋，事见五言《咏怀诗》其四注 (4)。一何：多么。猗靡：犹缠绵，此谓感情亲密。猗靡相携持，指道士浮丘公接王子晋上嵩高山事。

(5) 悦怿：欢乐、愉快。计校：同“计较”，计议，商量。一时：即时，立刻。此指王子晋毫不犹豫立即随浮丘公游仙。

(6) 明朝事：此指延年、游仙事。黄节本诗末有校语云：“一本第五句下只有四句云：譬晃安能处，山岩在一时。置此明朝事，日夕将见欺。”

【今译】

人人都说希望长寿，长寿之后想去哪里？
黄鹤呼唤子安之事，千年万载不能企期。
独自孤坐山岩之中，哀伤怀念心中友人。
王子晋命运多么好，浮丘公真情来携持。
欢快场面犹在今日，计议游仙贵在即时。

暂搁这些明朝之事，今天傍晚将被人欺。

【解析】 本诗抒发了作者的忧生之情。诗中首先对延年益寿的意义感到迷茫，对死后仍有黄鹄呼唤的结局感到可望而不可及。继而作者盼望能像王子晋和浮丘公那样，同友人一道欢愉游仙。然而，游仙、延年都是虚渺的幻想，末尾一句又把作者拉回到险恶的现实。由于有前五句延年、游仙作为铺垫，所以最后一句显得非常沉重，也十分真切地展示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惊恐与忧惧。

其五十六

贵贱在天命，穷达自有时(1)。婉娈佞邪子，随利来相欺(2)。孤恩损惠施，但为谗夫蚩(3)。鹡鸰鸣云中，载飞靡所期(4)。焉知倾侧士，一旦不可持(5)！

【校注】 (1) 时：时运。

(2) 婉娈（luán 峦)：美好貌，此用为贬意。佞邪子：谄谀奸邪之人。随：追求。

(3) 孤恩：犹负恩。惠施：犹恩惠。蚩：侮。本句为因果倒装句，意为“但为谗夫蚩”，才使得贤人君子“孤恩损惠施”。“恩”原作“思”，据黄节本、陈伯君本改。黄节本“蚩”作“嗤”。

(4) 鹡鸰（jí líng 急铃)：《诗经》作“脊令”，俗称小青雀。《诗·小雅·小宛》：“题彼脊令，载飞载鸣。”毛传：“题，视也。脊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节尔。”本句“鹡鸰”喻贤人君子。载：语气助词。

(5) 焉：疑问副词。倾侧士：行为邪僻不正的人，亦包括上文提到的佞邪子、谗夫。一旦：一天的时间。持：通“恃”。

【今译】

富贵贫贱均由天命，穷困通达各有其时。

却有乔饰谄媚之人，追求私利前来诳欺。

有负恩遇损减惠泽，只因谗人中伤讥刺。
鹓鸰高啼白云之中，翩翩飞舞无所企期。
岂知世间邪僻之人，一天也是不能依恃！

【解析】 本诗着力抨击了貌似美好实为奸险邪恶的佞邪子、谗夫、倾侧士。在作者看来，这些人逆天命时运而动，欺世盗名谗害忠良，是一天也不能信赖的祸害。诗中作者自比飞鸣无所期的鹓鸰，是在申明自己知义重节，亦在展示自己没有私欲的高洁。尾句用疑问语气收束，意在提请当政者与世人警觉。本诗的立意、笔法均与五言《咏怀诗》其五十三相近，可参阅。

其五十七

惊风振四野，回云荫堂除(1)。床帷为谁设？几杖为谁扶(2)？虽非明君子，岂暗桑与榆(3)！世有此聋聩，芒芒将焉如(4)？翩翩从风飞，悠悠去故居(5)。离麾玉山下，遗弃毁与誉(6)。

【校注】 (1) 惊风：猛烈、强劲的风。振：奋起。回云：翻滚的行云。除：台阶。“除”原作“隅”，据李志钧校点本引《初学记》卷五改。

(2) 床帷：床帐。几杖：坐几和手杖，皆老者所用。

(3) 暗：不了解，不明白。桑与榆：喻晚年。《文选·曹植·赠白马王彪诗》：“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李善注：“日在桑榆，以喻人之将老。”本句亦在回答上句的“为谁设，为谁扶”，意为自知已近老年，床帷、几杖都是供自己使用的。

(4) 聋聩（kuì 愧）：耳聋，多用以喻愚昧糊涂之人，此为作者自谦之语。芒芒：迷茫，模糊不清。如：往。

(5) 翩翩：轻捷飞行貌。悠悠：远貌。

(6) 离麾：同“离靡”（从黄节说），连延不绝貌，此谓留连。玉山：传说

中西王母居住的仙山，在昆仑山中。

【今译】

狂风劲吹四方原野，乱云遮蔽堂下阶除。
床边帷帐为谁布设？坐几手杖由谁依扶？
我虽不是明达君子，难道不晓年至桑榆！
世有我这昏昧之人，一片迷茫将去哪里？
翩翩轻举随风飞翔，远远飘逸离开故居。
留连自乐玉山之下，遗弃诋毁和那赞誉。

【解析】 本诗抒发了作者超脱尘世远逸游仙的愿望。首句以“惊风”“回云”起笔，暗示出当时险恶抑郁的政治环境；继而自言年将迟暮，聋聩昏昧无益于世，于是决定弃家高飞，远离世间的是非毁誉。诗中巧妙地使用了几个疑问句式，和“芒芒”“悠悠”之类的语词，既符合作者的年龄特征，也为全诗增添了几分朦胧色彩。正是在这清晰与朦胧的交织之中，作者进入了净化情思的最佳意境。

其五十八

危冠切浮云，长剑出天外[1]。细故何足虑，高度跨一世[2]。非子为我御，逍遥游荒裔[3]。顾谢西王母，吾将从此逝[4]。岂与蓬户士，弹琴诵言誓[5]！

【校注】 (1) 危冠：高冠。切：靠近。高冠长剑为古时气节志士的装饰。屈原《九章·涉江》：“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盐铁论·殊路》：“子路解长剑，去危冠，屈节于夫子之门。”

(2) 细故：细小而不值得计较的事。跨：据有，占有。一世：举世，全天下。

(3) 非子：周时人，善养马，曾为周孝王养马于汧、渭之间。御：驾驭车马。荒裔：边远地区。

（4）谢：辞别。西王母：古代神话中的女仙人，居于昆仑山的玉山。逝：往，去。

（5）蓬户士：此指住在草房陋室中的隐士。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曾对避世苦身的隐士多有讥刺，可参阅。又五言《咏怀诗》其四十三有“岂与乡曲士，携手共言誓”，与本句内容相近。

【今译】

高高华冠上近浮云，长长利剑直出天外。
世间琐事何足多虑，深广度量跨据全世。
非子为我驾驭车马，逍遥行游四方边裔。
回首辞别西王仙母，我将从此远方离逝。
怎能与那蓬户隐士，一同弹琴共结盟誓！

【解析】 本诗抒发了作者超脱尘寰逍遥游仙的高情逸致。全诗豪放清逸，傲世蔑俗，十分真切地展示了作者高洁的情怀。

其五十九

河上有丈人，纬萧弃明珠(1)。甘彼藜藿食，乐是蓬蒿庐(2)。岂效缤纷子，良马骋龙舆(3)。朝生衢路旁，夕瘗横术隅(4)。欢笑不终晏，俯仰复欷歔(5)。鉴兹二三者，愤懑从此舒(6)。

【校注】 （1）丈人：古时对老人的尊称。纬萧：编织苇草。《庄子·列御寇》记有这样一个故事：河边有家靠编织苇草为生的穷人，其子潜入深渊，得到一个价值千金的明珠。其父对儿子说：“拿石头来砸碎它！这千金的明珠，一定是在九重深渊的骊龙颔下；你得到时，一定是龙正在睡觉。等到龙醒来，你可就身命全无了。”

（2）藜藿：灰菜与豆叶，泛指粗劣的食物。本诗所叙河上丈人的言行，与《大人先生传》中的薪者相近，可参阅。

（3）缤纷子：谓众多的仕进求利之人。龙舆：高大轩敞的车辆。范陈本“龙”作“轻”。

（4）衢路：歧路。瘗（yì 义）：埋葬。横术：大道。范陈本“术”作“街”。

（5）晏：晚。俯仰：喻时间短暂。欷歔：抽泣声。

（6）二三者：犹言诸君，几个人。此指缤纷子。

【今译】

河边有位明达老人，编草为生弃置明珠。
甘愿吃那藜藿粗食，乐于居此蓬蒿鄙庐。
怎能效仿势利众人，良马高车驰骋不已。
早上活跃歧路侧旁，傍晚埋尸大道限隅。
欢笑之声尚未至晚，转瞬之间又闻欷歔。
看此诸君这般下场，郁愤之情从此宽舒。

【解析】 本诗抒发了作者对于趋炎附势竞进求荣的缤纷子的蔑视之情。诗中将河上丈人明达利害安于贫贱的恬逸生活，同缤纷子奔走权贵朝生夕死的可悲结局相对比，孰高孰卑分明可见；尾句再补一笔，聊舒作者胸中郁愤。

其六十

儒者通六艺，立志不可干[(1)]。违礼不为动，非法不肯言[(2)]。渴饮清泉流，饥食并一箪[(3)]。岁时无以祀，衣服常苦寒[(4)]。屣履咏《南风》，缊袍笑华轩[(5)]。信道守《诗》《书》，义不受一餐[(6)]。烈烈褒贬辞，老氏用长叹[(7)]。

【校注】 （1）六艺：指儒家的《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干：犯。

（2）法：礼法。

（3）并：合并。箪（dān 单）：古代用来盛饭食的器皿，用竹或苇编成。并

一箪，即《礼记·儒行》所言“并日而食”之意，二天省用一天的粮食。又《论语·雍也》称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并”原作“天”，诗末原有校语云：“并，一作甘。”范陈本、黄节本作“并”，今据改。

(4) 岁时：谓每年中的四季。古人四季中各有不同的祭祀名称与祭品。《尔雅·释天》：“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尝，冬祭曰烝。”《礼记·王制》：“庶人春荐韭，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礼记·儒行》称儒者清苦“易衣而出”。

(5) 屣（xǐ洗）履：趿拉着鞋。《南风》：古乐曲名，相传为舜所作。《孔子家语·辨乐解》：“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此谓儒者穿着破鞋而行，却景慕虞舜，口中唱着关心民间疾苦的《南风》之歌。缊（yùn运）袍：以乱麻为絮的袍子，古为贫者所服。华轩：富贵者乘坐的华美车辆，此指高官权贵。《论语·子罕》：“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指子路）也与？”

(6)《诗》《书》：古人认为是侧重于讲“义”的书。《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诗》《书》，义之府也。”不受一餐：谓不肯接受一顿饭的馈报。

(7) 烈烈：忧伤貌。褒贬辞：此指《庄子》一书中老子对孔子及其学说的评价。老氏：指老子。用：因此。《庄子》书中载有许多老子对孔子儒学的评价，其中在《天道篇》中，孔子认为其说“要在仁义”，“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相反，老子却极力抨击仁义，认为仁义有损于人的自然天性，并且叹息说：“意！夫子乱人之性也。”又《天运篇》载老子评价仁义时说：“夫仁义憯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诗末原有校语云：“艺，一作义。”

【今译】

儒家学者精通六艺，立志笃行不能违犯。
非礼之举不被所动，非礼之话决不肯言。
渴时喝那清泉流水，饿时省食仅一箪饭。
四季没有应时祭品，衣服单薄常苦天寒。
足趿敝履口唱《南风》，缊袍在身嘲笑贵官。
信奉正道恪守《诗》《书》，重义不受馈报之餐。
老子忧虑多有评价，并且为此慨然长叹。

【解析】 本诗阐述了作者对于正直笃行的儒家学者的看法。诗中对于胸怀宏志恪守礼法，安贫乐道济世为民的儒者气节的描述，充满着同情与钦敬。然而，这些人的行为在道家学者看来，却是徒劳无益、有损人的自然天性的，所以作者又为之深深叹息。本诗有助于认识作者由信奉儒家到信奉道家的思想转变。

其六十一

少年学击刺，妙伎过曲城[1]。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2]。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垧[3]。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4]。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5]。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6]。

【校注】 （1）击刺：此指击剑。诗末原有校语云："刺，集作剑。"伎：技巧。曲城：见《亢父赋》注（17）。

（2）英风：雄武的风姿、气概。截云霓：谓能够斩断天上的白云、虹霓，此在夸张其剑术高超。超世：谓卓异于世。发：产生。奇声：美好的声誉。

（3）九野：九州原野。垧（jiōng 迥平声）：远郊，野外。九野垧谓九州大地的边疆。李志钧等校点《阮籍集》"九"作"艽"。

（4）翩翩：飘荡貌。但闻金鼓声，意谓"兵终不交，仗终不接也"（黄节本引蒋师爚语）。

（5）烈烈：忧伤貌。

（6）平常：犹平生。时：岁月。此：指习武从军之事。

【今译】

少年时代曾学剑术，技艺高妙超过曲城。
雄风能够截断云霓，卓异于世享有美名。
挥剑亲临沙漠荒裔，饮马在那九州边境。
战旗猎猎随风飘舞，只听金鼓阵阵击鸣。

军旅生活使人悲戚，心中忧伤怀有哀情。
想我平生漫漫岁月，悔恨之情由此产生。

【解析】 本诗为作者回首往事审视一生时的一点感受。作者自称青少年时代曾经习武从军，渴望报国立功而终无建树，晚年忆起悔恨不已。事实上，阮籍生活的时代，已经从汉末各路诸侯的相互征战，转变为三国鼎立的相对稳定，当政者重文甚于重武，社会的价值取向亦随之由尚武转而尚文。学习击刺是不合时宜的做法，这大概便是作者产生悔恨的原因。

其六十二

平昼整衣冠，思见客与宾[1]。宾客者谁子？倏忽若飞尘[2]。裳衣佩云气，言语究灵神[3]。须臾相背弃，何时见斯人！

【校注】 (1) 平昼：正午。
(2) 倏忽：顷刻，指极短的时间。
(3) 究：达。灵神：指人的精神。

【今译】
正午时分整理衣冠，盼望会见贵客嘉宾。
嘉宾贵客来者是谁？转瞬消逝飘若飞尘。
衣裳饰有云霞雾气，言辞高妙通达精神。
相会片刻弃我而去，不知何时再见此人！

【解析】 本诗表达了作者对故人的思念之情。其人是谁？作者不愿或不能明说。从其稍现即逝的举止，和不同凡俗的衣着言辞来看，此人似指嵇康等亡友。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意识流的笔法，在恍惚朦胧之中骋思抒怀，很有特色。

其六十三

多虑令志散，寂寞使心忧。翱翔观陂泽，抚剑登轻舟[1]。但愿长闲暇，后岁复来游[2]。

【校注】 (1) 翱翔：犹遨游。陂（bēi 悲）泽：池塘湖泊。观陂泽，亦用《诗·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意，谓作者有所寻求而登舟观泽。陈伯君校注本"观"作"欢"。本诗末原有校语云："陂，一作彼。"

(2) 闲暇：平安无事，此既指作者本人，又暗喻国家。

【今译】

思虑太多令人心散，寂寞孤独使人愁忧。

遨游观赏湖泽景色，手抚佩剑登上轻舟。

但愿经常有此闲暇，来年佳时再来行游。

【解析】 本诗为游景遣忧之作。现实生活中的"多虑""寂寞"，使作者"忘散""心忧"，秀丽的湖泽景色只能使其缓解一时，故作者寄希望于下次行游。全诗虽短，却折射出作者当时忧世伤怀的真实心态，写得颇有余味。

其六十四

朝出上东门，遥望首阳基[1]。松柏郁森沉，鹂黄相与嬉[2]。逍遥九曲间，徘徊欲何之[3]？念我平居时，郁然思妖姬[4]。

【校注】 (1) 上东门：见五言《咏怀诗》其九注（1）。首阳：见《首阳山赋》注（1）。基：此指山脚。《水经注·谷水注》"基"作"岑"。

(2) 郁：茂密。森沉：繁茂幽深。鹂黄：鸟名，即黄莺。李志钧等校点

《阮籍集》“鹂黄”作“骊黄”。

（3）逍遥：徜徉，缓步行走貌。九曲：指洛阳东门外的九曲渎。

（4）郁然：忧愁貌。妖姬：美女。阮籍《清思赋》描述了自己在意念中与美女欢会，使其精神得到净化与升华。本句与之情形一致，可参阅。

【今译】

早上走出上东城门，遥望远处首阳山趾。
松柏茂密郁郁幽深，黄莺翩飞相互戏嬉。
漫步九曲弯弯长岸，徘徊彷徨欲去哪里？
想我平素闲居之时，曾怀忧郁思念美女。

【解析】 本诗抒发了作者面对现实茫然不知何往的苦闷心情。松柏森沉，九曲弯弯，隐喻着作者前途并不明朗坦然；黄莺戏飞，反衬出作者的孤独。尾句淡淡的一笔，使人感到忧郁之情仍然萦绕在作者心头，亦隐有作者不甘随俗逐流、自持心志高洁之意。

其六十五

王子十五年，游衍伊洛滨[1]。朱颜茂春华，辩慧情清真[2]。焉见浮丘公，举手谢时人[3]。轻荡易恍惚，飘飖弃其身。飞飞鸣且翔，挥翼且酸辛[4]。

【校注】 （1）王子：指周灵王太子晋，其事见五言《咏怀诗》其四注（4）。游衍：恣意游逛。伊洛：伊水和洛水，二水均流经洛阳附近。

（2）茂：美好。春化：春花。辩慧：聪明而富于辩才。清真：朴素纯真。《逸周书》卷九《太子晋解第六十四》记有王子晋十五岁时分别同晋国的叔誉、师旷论辩，使二人深为叹服之事。又该文载师旷称王子晋“汝色赤白火色”。又该文载师旷称王子晋“汝将为天下宗乎！”王子晋不以世间王位之尊为重，说：“太师何汝贱我乎！”“吾后三年，上宾于帝所。”该文最后称：“师旷归，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孔晁注：“未及三年，并归之年为三年，则王子年十七而卒也。”

（3）焉：于是。浮丘公、谢时人之事并见五言《咏怀诗》其四注（4）引《列仙传》。

（4）飞飞：飞行貌。鸣且翔：指王子晋好风鸣、乘鹤翔事。

【今译】

王子晋时年十五岁，任情游逛伊洛水滨。
面容红润美如春花，聪慧善辩情性淳真。
于是才得见浮丘公，挥手游仙辞别时人。
轻盈飞荡渐变恍惚，飘飖而去如弃其身。
一边长鸣一边飞翔，边挥双翅边怀酸辛。

【解析】 王子晋随道士浮丘公游仙之事向来为世人称道，阮籍诗文亦多有景慕之意。然而就事论事具体分析时，无论如何不能回避王子晋小小年纪便离开人世这一基本事实。所以，本诗突出描述了王子晋的少年聪慧，然后从时人角度入笔，视其成仙是轻荡恍惚，飘飖弃身，成仙如同死亡；继而从王子晋自身入笔，写其且飞且鸣，心怀酸辛，不忍离开人间。这些观点，反映了作者对于现实生活中成仙遁世的否定，和对于人生追求的苦苦探索。

其六十六

塞门不可出，海水焉可浮[1]？朱明奄昧独，无不相见俟[2]。持瓜思东陵，黄雀诚独羞[3]。失势在须臾，带剑上吾丘[4]。悼彼桑林子，涕下自交流[5]。假乘汧渭间，鞍马去行游[6]。

【校注】 （1）塞（sài 赛）门：边关。此用老子西出边关隐身流沙的典故。浮：漂游。《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本句谓老子、孔子逃避乱世之所为均难再行。诗末原有校语云："塞，一作寒。"

（2）朱明：太阳，此喻魏帝。奄昧：同"晻昧"，昏暗不明貌。俟：美好。

本句谓魏帝失权，而众人相见却都自我感觉很正常、很美好。范陈本、黄节本本句作“朱明不相见，奄昧独无侯”。

（3）东陵：见五言《咏怀诗》其六注（1）。黄雀：见五言《咏怀诗》其十一注（5）。本句谓作者思慕东陵侯召平乱世退身贫居求安，而认为黄雀只顾一时逸乐不知祸之将至的行为实在是自招耻辱。

（4）诗末引《丹铅余录》云：“《汉武故事》云：‘汉武帝崩后，忽见形，谓陵令薛平曰：“我虽失势，犹为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剑乎？”因不见。推陵旁果有方石，可以为砺，吏卒尝盗磨刀剑。霍光欲斩之，张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为法。”’故阮公《咏怀诗》曰：‘失势在须臾，带剑上吾丘。’”本句喻司马氏欺凌曹氏亡帝。

（5）桑林子：疑指商汤。据《吕氏春秋·顺民篇》，汤克夏后，天下大旱，汤在桑林以己身为牺牲祈祷上帝，雨乃大至。本句用汤以身祷雨事喻高贵乡公曹髦以身殉魏之社稷事。又据《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注引《魏氏春秋》，曹髦率僮仆攻司马昭之日“会雨”，及至曹髦蒙难，“时暴雨雷霆”。因为商汤与曹髦的结局截然不同，故阮籍伤悼之。

（6）假：借。乘（shèng 圣）：指马。汧（qiān 千）：水名，渭水支流，今名千河。汧渭间为非子替周孝王牧马处，故有好马可借，参见五言《咏怀诗》其五十八注（3）。鞍马：为马备鞍。

【今译】

边塞之门不能轻出，海水怎能随意漂浮？
太阳晦暗且又孤独，众人相见都很坦舒。
持瓜遥想召平贫耕，黄雀罹祸实为耻羞。
汉武身亡虽在须臾，兵士带剑上其坟丘。
伤悼商汤以身祷雨，热泪泣下暗自横流。
借得良骏汧渭之间，备上鞍座远去行游。

【解析】 本诗为愤世伤时之作。诗中首先申明前代哲人完全脱离乱世的做法难以再行。面对君主失权，众人又漠然处之的现实，作者景慕召平退身贫耕，蔑视黄雀苟安蒙羞。鉴于司马氏既欺亡帝，又弑时君的罪恶行径，作者为曹氏江山深为忧伤，最后决定四方行游

以聊尽此生。全诗寓意隐晦，却仍然体味出作者的锋芒所向，是直指当政的司马氏。

其六十七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1]。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2]。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3]。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4]。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5]。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6]。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7]。

【校注】 (1) 洪生：学问渊博，很有名气的儒生，此用为贬义。资：凭借，依靠。制度：此指儒家的礼法规范。有常：具有一定的规则。"正"原作"止"，据范陈本改。

(2) 纪纲：法度。

(3) 颜色：脸色、表情。磬折：屈身弯腰如磬状以表示谦卑恭敬。圭璋：两种贵重的玉制礼器，一般情况下，诸侯朝见帝王执圭，朝见帝后执璋。

(4) 玄酒：古代祭祀中当作酒使用的清水。稻粱：此指供祭祀用的稻与粱，如古四时之祭，在献黍稷饭之后，献稻粱饭。

(5) 厉：振奋，兴作。贞素谈：贞正清雅的言论。芬芳：喻美好的德行。

(6) 放口：谓恣意而言。道义方：犹谓道义要旨。本句谓洪生一方面信口胡诌自己的谬论，一方面又用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欺世蒙人。

(7) 委曲：苟且曲从。周旋：交际应酬。

【今译】

硕儒言行尽依礼制，穿戴端正具有规章。
按照尊卑排列次序，董理万物归于纪纲。
注重仪表整肃神色，卑躬行止手执圭璋。
堂上放置祭神玄酒，室中盛有祀品稻粱。
在外高谈清正言论，在家全无美好形象。
信口胡诌心中己见，赶紧再说道义要方。

曲意逢迎虽合礼仪，姿容鄙伪愁煞我肠。

【解析】 本诗尽情讥刺嘲讽了当时披着儒学外衣欺世盗名的礼法之士。这些人道貌岸然遁规蹈矩，高谈道义讲究礼仪，其实全都是装模作样虚伪已极。全诗言辞犀利辛辣，饱含着作者对他们的蔑视与厌恶。本诗与《大人先生传》中对儒学礼法之士的抨击同出一旨，可参阅。

其六十八

北临乾昧溪，西行游少任[(1)]。遥顾望天津，骀荡乐我心[(2)]。绮靡存亡门，一游不再寻[(3)]。傥遇晨风鸟，飞驾出南林[(4)]。漭漭瑶光中，忽忽肆荒淫[(5)]。休息晏清都，起坐复谁禁[(6)]！

【校注】 (1) 临：从上往下看。乾昧：传说中的山名。《山海经·东山经》："《东山经》之首曰樕螽之山，北临乾昧，食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海。"郭璞注"乾昧"云："亦山名也。"阮籍似自谓站在樕螽山上。少任：地名，具体地点不详。疑少任即仲任。《国语·周语中》："富辰谏曰：'夫婚姻，祸福之阶也。由之利内则福，利外则取祸……昔挚、畴之国也由大任……是皆能内利亲亲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是皆外利离亲者也。"韦昭注："鄢，妘姓之国，取仲任氏之女为鄢夫人。"古鄢国在今河南省鄢陵县西北；仲任氏盖指由古任姓衍生的谢、薛等十国，这些古国大多分布在今山东、河南两省，故曰"西行"。《左传·隐公十一年》孔疏引《世本·氏姓篇》："任姓，谢、章、薛、舒、吕、祝、终、泉、毕、过。"

(2) 天津：指在箕、斗之间，横于银河的天津九星。屈原《离骚》："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王逸注："天津，东极箕、斗之间，汉津也。"天津在东方星空，故曰"顾望"。骀（dài 待）荡：舒缓广大，此就星空银河而言。

(3) 绮靡：侈丽繁华，此在形容少任之地。存亡：指衰亡、灭亡。黄节本"门"字下有校语云："潘刻作间。"

(4) 晨风鸟：即鹯，性凶猛，似鹞，羽色青黄。《诗·秦风·晨风》："鴥彼

晨风，郁彼北林。”出南林，谓背晨风之北林而行之。诗末原有校语云："南，一作东。”

(5) 渀滐：广大无际貌。瑶光：茫茫宇宙中化生万物的祥和之气。《淮南子·本经训》："取焉而不损，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是言瑶光。瑶光者，资粮万物者也。”高诱注："一说瑶光，和气之见者也。”忽忽：倏忽，急速貌。荒淫：谓混沌浮荡的天极高境。薛道衡《隋高祖颂》："太始太素，荒淫造化之初。”

(6) 晏：平静、安逸。清都：神话传说中天帝居住的宫阙。屈原《远游》："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起坐复”原作“超世又”，诗末原有校语云“超世又谁禁，一作起坐复谁禁”，今据范陈本改。

【今译】

向北俯视乾昧溪谷，往西驰行游览少任。
远远回望星空天津，河汉寥阔愉悦我心。
繁华地亦即死亡门，一经游览不再思寻。
倘若逢遇晨风猛禽，飞骋车驾跃出南林。
在那无际祥光之中，急速纵意茫茫荒淫。
休息在这安适清都，或起或坐谁又能禁！

【解析】 本诗似描写作者离开东平西返京师的途中感受。起初，作者临乾昧，望天津，心情还较愉快。随着京师的逐渐接近，作者游兴大减，既感受到繁华之地亦即死亡之门，又预感到晨风般凶猛恶人的种种威胁，于是，作者联想到高飞宇宙，去过那起坐不受人管的自由生活。这种心情，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厌倦与畏惧，也折射出当时强权政治对于人们心灵的巨大震慑。

其六十九

人知结交易，交友诚独难。险路多疑惑，明珠未可干[1]。彼求飨太牢，我欲并一餐[2]。损益生怨毒，咄咄复何言[3]！

【校注】 (1) 干：冒犯。本句用“明珠暗投”的典故，谓人多疑惑，对各种美好事物都怀有戒虑。《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路，人无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

(2) 飨（xiǎng 想）：祭祀典礼之后，享用祭品。太牢：古代祭祀，祭品中牛、羊、猪三牲具备者谓之太牢，为天子使用的礼制规格。古时祭祀礼毕，按尊卑逐级享用祭品。并一餐：谓每日三餐并为一餐。

(3) 损益：犹褒贬，谓对上句“彼”的行为或褒或贬。怨毒：怨恨。咄咄：感叹声。

【今译】

世人都知结交容易，结交挚友却实特难。
人行险路多有疑惑，即使明珠也不能犯。
别人渴望分享太牢，我却只求每日一餐。
直言褒贬会生怨恨，口中嗟叹又有何言！

【解析】 本诗有感于友道颓丧的世风而作。诗中指出当时人与人之间多怀疑惑，欲望不同，且不能相互直言议论评说。全诗欲言又止，使人能够感受到作者呼唤淳真赤诚的热望，以及难与同道倾诉衷肠的苦闷。

其七十

有悲则有情，无悲亦无思。苟非婴网罟，何必万里畿(1)！翔风拂重霄，庆云招所晞(2)。灰心寄枯宅，曷顾人间姿(3)？始得忘我难，焉知嘿自遗(4)。

【校注】 (1) 婴：缠绕。网罟（gǔ 鼓）：罗网。畿：疆域。

(2) 翔风：祥和之风。庆云：五彩云，古人以为喜庆、吉祥之气。招（sháo 勺）：招摇，摇动貌。晞：拂晓，天始明之时。

(3) 灰心：犹“清静之心”，谓心能悟道，不为外界所动，枯寂如死灰。枯宅：谓体道者的形体，无为无欲如枯槁之木，仅仅是“灰心”寓居的宅舍。语

本《庄子·齐物论》："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曷：岂。

（4）忘我难：忘掉我所面临的诸多困难，此在追求"无悲"。焉：连词，于是。嘿（mò默）：同"默"。自遗：遗忘自己，此在追求"无思"。诗末原有校语云："无悲亦无思，集作无情亦无悲。始，集作曲。"

【今译】

人有悲哀则有感情，没有悲哀亦无情思。

如果不怕受羁罗网，何必逃身万里疆域！

和风轻拂九重云霄，彩云飘荡在那晨曦。

静心居于枯槁形体，哪还管那人间万姿？

从此能够忘我多艰，亦懂默默遗忘自己。

【解析】 这是一首阐述人生感受的小诗。作者认为世间"有悲则有情"。悲从何来？来自社会中的诸多危难。一旦避身万里之外，"翔风""庆云"的环境可以使人"无悲"，进而能够做到"灰心寄枯宅"而使人"无思"。既然这样，那么生活在喧嚣俗世，若能无为无欲地"忘我难"、"嘿自遗"，也可以做到"无悲""无思"。全诗基于《庄子》修身学说，申张虚无的人生哲学，这也恰恰是作者晚年人生意识与处世原则的真实写照。

其七十一

木槿荣丘墓，煌煌有光色(1)。白日颓林中，翩翩零路侧(2)。蟋蟀吟户牖，蟪蛄鸣荆棘(3)。蜉蝣玩三朝，采采修羽翼(4)。衣裳为谁施？俯仰自收拭(5)。生命几何时，慷慨各努力(6)。

【校注】 （1）木槿：同"木堇"，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其花有白、红、紫等颜色，朝开暮落。《淮南子·时则训》："木堇荣。"高诱注："木堇，朝荣莫落，树高五六尺，其叶与安石榴相似也。"煌煌：鲜明盛美貌。

（2）颓：坠落。翩翩：飘动貌。

（3）户牖：门窗。《诗·豳风·七月》："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蟪蛄：蝉的一种，夏末从早到晚鸣声不息。

（4）蜉蝣（fú yóu 浮游）：虫名，幼虫生活在水中，成虫褐绿色，有四翅，生存期极短。三朝：三日。采采：服饰华艳貌，此在形容蜉蝣的羽翼。修：美好。《淮南子·说林训》："蜉蝣不食不饮，三日而死。"《诗·曹风·蜉蝣》："蜉蝣之翼，采采衣服。"

（5）衣裳：此指上句蜉蝣的羽翼。施：用，此指穿戴。俯仰：低头抬头，为作者悲泣哀伤时的动作。五言《咏怀诗》其十六："俯仰怀哀伤。"收拭：此指作者收敛、揩拭眼泪。

（6）慷慨：感叹。

【今译】

木槿开花在那坟丘，煌煌明艳富有光色。
傍晚白日西坠山林，花瓣飘飞零落路侧。
蟋蟀长吟门窗上下，蟪蛄高鸣灌木荆棘。
蜉蝣嬉乐只有三日，却有采采华丽羽翼。
美好衣裳为谁穿戴？念此悲泣自我收拭。
生命能有多少时光，感叹群生各自努力。

【解析】 本诗倾注了作者对于人生短暂的无限感慨。诗中介绍了木槿、蟋蟀、蟪蛄、蜉蝣等动植物，它们的开花、鸣吟、玩翼是那么美好，却又是那么短暂，使得作者为之悲泣哀伤。末尾一句，既含有对上述动植物的顽强精神的钦敬，也隐有老之将至珍惜余生的自勉。

其七十二

修涂驰轩车，长川载轻舟[1]。性命岂自然，势路有所繇[2]。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忧。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雠[3]。更希毁珠玉，可用登遨游[4]。

【校注】 （1）修途：宽广的大路。轩车：有屏障的车，古代大夫以上官员所乘。载：行。

（2）性命、自然，并见五言《咏怀诗》其二十六注（2）。势路：谓为官之路。繇（yóu 由）：同"由"。

（3）亲昵：亲近的人，包括亲戚、好友等。怀反侧：谓怀有二心。骨肉：谓至亲，指父母兄弟子女等。还：表示转折。雠：同"仇"。

（4）希：罕有。珠玉：泛指珠宝。可用：可以。登：升，此指超然逸世。本句"毁珠玉"、"登遨游"在说春秋时陈国袁克事。据《左传·昭公八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公子招杀死太子偃师、公子过，陈哀公自缢身亡，楚国乘机会合宋国灭掉了陈国。陈国身为舆嬖的袁克在国灭君亡的危乱时刻，杀马毁玉，埋葬了陈哀公，然后机智地化妆逃逸。

【今译】

大路驰骋高贵轩车，长河航行轻便小舟。
禀性岂是生自天然，为官之路各有所由。
盛名使人神志疑惑，厚利使人情思多忧。
亲戚至友各怀二心，骨肉亲人相互为仇。
又少有人能毁珠玉，能够遐举远逸遨游。

【解析】 本诗着力抨击了当时官吏们的卑鄙心灵与行为。诗中首先描述了通过水路陆路不同途径，采用乘车乘舟不同方式，不顾人的天性而竞争势路的仕途群吏。然后一针见血地指出，是"高名""重利"使这些人亲昵反侧，骨肉相仇，丧尽天良。最后一句，作者强调像袁克这样的仗义之臣实在太少了，其中，隐含着对魏国现状的深切的忧虑之情。

其七十三

横术有奇士，黄骏服其箱[1]。朝起瀛洲野，日夕宿明光[2]。再骋抚四外，羽翼自飞扬[3]。弃置世上事，岂足愁我

肠[4]。一去长离绝，千岁复相望。

【校注】 （1）横术：大路。服（fú负）：负载。箱：车厢，代指车。

（2）瀛洲：见五言《咏怀诗》其二十四注（6）。明光：即神话传说中的丹丘，其地昼夜常明，故名。

（3）抚：抵临，巡游。四外：四方。"再驰抚四外"原作"再抚四海外"，据范陈本改。

（4）我：指奇士。"弃"原作"去"，据北京图书馆藏明刻本《阮嗣宗诗》改。

【今译】

大道有位奇异之士，黄色骏马负其车厢。

早上起身瀛洲原野，傍晚暂宿在那明光。

继而骋行巡游四方，如有双翅自由飞翔。

尽弃世上诸多杂事，怎能忧愁他的衷肠。

从此一去长久离绝，千年后仍令人期望。

【解析】 本诗描述了一位行游四方、弃世无忧的奇士，言辞之中，饱含着作者对其超世绝群的人生道路的景慕。诗中的奇士与《大人先生传》中的大人先生有相近之处，可参阅。

其七十四

猗欤上世士，恬淡志安贫[1]。季叶道陵迟，驰骛纷垢尘[2]。宁子岂不类？杨歌谁肯殉[3]？栖栖非我偶，徨徨非己伦[4]。咄嗟荣辱事，去来味道真[5]。道真信可娱，清洁存精神[6]。巢由抗高节，从此适河滨[7]。

【校注】 （1）猗欤：叹词，表示赞美。上世士：前代的贤士，包括诗末提到的巢父、许由等。恬淡：指人的心境清静淡泊。

（2）季叶：末代，指一个朝代的衰败时期。道：指治理国家之道，包括政

治思想体系与相关的制度、措施等。陵迟：衰败凋敝。驰骛：奔走。《史记·李斯列传》："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之秋也。"垢尘：此指道路上的尘土。

（3）宁子：指宁武子，即春秋时卫国大夫宁俞，《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称其为"宁子"。类：美好。《论语·公冶长》："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杨：指杨朱。殉：从。诗末有校语云："殉，一作询。"询，信。其意相近。据《列子·力命篇》，杨朱的朋友季梁得了重病，季梁的儿子们要请医生。季梁请杨朱唱歌开导其子。杨朱在歌中暗喻季梁之病非天、人等外力所为，是其命该如此，不必请医生。其子不理解，请来了三位医生。不久，季梁之病不治自愈。"杨"原作"扬"，据范陈本改。

（4）栖栖：忙碌不安貌。偶：伙伴，同伴。徨徨：心惊不宁貌。已伦：我辈。本句"栖栖""徨徨"指上文的"驰骛"者。

（5）咄嗟：叹息。去来：离去。来，语气助词。道真：谓世间诸多道理的真谛、精华。

（6）存：保全，此谓养护而不受损害。精神：指人的精气、元神。

（7）巢由：指巢父和许由，相传皆为尧时的隐士。据《史记·伯夷列传》正义引皇甫谧《高士传》，尧欲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隐居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尧又召许由为九州长，许由不愿听，洗耳于颍水滨。时巢父牵牛犊来饮水，听说此事，嫌水污牛犊之口，牵之饮于上流。适河滨：谓效仿巢父、许由隐居水边。

【今译】

多么美好前代贤士，心志恬淡安于贱贫。
末世大道衰败废毁，众士奔波纷扬垢尘。
宁俞装愚岂为不好？杨朱歌吟谁人肯信？
栖栖忙碌非我同伴，徨徨不安非我匹伦。
嗟叹世间荣辱之事，离此体味大道精真。
大道精真确能娱情，心性洁净养人精神。
巢父许由奉行清节，我亦从此隐遁河滨。

【解析】 本诗表达了作者追慕前贤遁世归隐的意愿与决心。作者认为，在末世道衰的时代，宁俞装愚实为明智之举却无人称道，杨朱信命亦是高人一筹却无人信从，而那些驰骛尘世栖栖徨徨陷身荣辱的人们都不足以与己为友。因此，作者决心“去来味道真”，“清洁存精神”，追随巢父许由远适河滨。诗中包含着作者对乱世人生的深刻认识，对恬淡清新生活的企盼渴望，以及对当时官场群吏的轻蔑鄙视。

其七十五

梁东有芳草，一朝再三荣[1]。色容艳姿美，光华耀倾城[2]。岂为明哲士，妖蛊谄媚生[3]。轻薄在一时，安知百世名[4]。路端便娟子，但恐日月倾[5]。焉见冥灵木，悠悠竟无形[6]。

【校注】 (1) 梁：河堤。一朝：谓某一个早上。再三：多次，此指芳草花开的数量很多。荣：开花。本句用芳草盛开喻青年人学业有成。

(2) 倾城：谓芳草具有倾国倾城的美貌。

(3) 明哲士：此指明哲保身的人，语本《诗·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用为贬意。妖蛊：犹“妖冶”，艳丽貌。

(4) 轻薄：此指轻佻浮薄的人生态度。知：犹“管”。

(5) 路端：此谓河堤的尽头。人们多将河堤作为通行的道路。便（pián骈）娟子：柔弱善良的人。便娟：轻柔美好貌。本句谓便娟子不能正确看待芳草（青年人）的品性变坏，产生了杞人忧天的恐慌。

(6) 冥灵木：神话中的树名。《庄子·逍遥游》：“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悠悠：长久。竟：穷极。无形：万物始生时的混沌状态。《淮南子·原道训》：“夫无形者，物之大祖也。”

【今译】

河堤东面生有芳草，一天早上花开繁盛。

色泽艳丽姿形秀美，光彩明耀倾国倾城。
怎能学做明哲之士，妖冶容颜谄媚苟生。
轻佻浮薄在此一时，哪管身后百世誉名。
路端有位柔弱之人，就怕天塌日月圮倾。
他哪曾见冥灵老树，长寿上至茫茫无形。

【解析】 本诗为感时之作。作者借鉴于屈原《离骚》中芳草变萧艾的刺怨，对当时朝中群吏有悖人生正道明哲保身谄媚苟容的时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于善良世人的国家前途的担忧，作者主张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同冥灵老树相比，芳草的寿命是短暂的，人间的一切忧虑也是短暂的、微不足道的，以此求得情感上的宽慰。本诗体现了作者愤世嫉俗的凛凛正气和超然广漠的博大心胸。

其七十六

秋驾安可学？东野穷路旁[1]。纶深鱼渊潜，矰设鸟高翔[2]。泛泛乘轻舟，演漾靡所望[3]。吹嘘谁以益？江湖相捐忘[4]。都冶难为颜，修容是我常[5]。兹年在松乔，恍惚诚未央[6]。

【校注】 （1）秋驾：高速驾车之术。秋，飞翔貌。范陈本“秋”作“税”。本诗末有校语云：“秋驾作税驾者误。按《庄子》逸篇‘尹儒学御，三年而无所得，夜梦受秋驾。明日往朝师，师曰：“今将教子以秋驾。”’注：‘秋驾，法驾。’”李志钧等校语云：“案，‘税’字不误。《史记索隐》：‘税驾，犹解驾，言休息也。’此两句谓：鄙‘税驾’为不足学，终当如东野之困于路旁。为阮籍老庄思想的表现。‘秋驾’为法驾，见《文选·魏都赋》注；倘改‘税’为‘秋’，则于诗意不相衔接。”韩按：本诗秋驾系指御法，不当释为法驾。《汉书·礼乐志》颜师古注：“《庄子》有秋驾之法者，亦言驾车腾骧，秋秋然也。”《吕氏春秋·博志》陈奇猷校释：“秋为翩然而舞之貌。秋驾为驾马腾骧秋秋然，

即驾马腾跃，翩翩而舞也，其类似于今杂技团表演飞车之术无疑矣。”本句后半句意在说明秋驾不可学的原因，因此，当以作“秋”为是。东野：指春秋时的东野毕。穷：困窘。据《韩诗外传》卷二，东野毕为鲁定公表演娴熟的驾车技术，尽管已经历险至远，马已疲惫，东野毕仍然鞭策不止，高速行进，最终其马逃逸了。

（2）纶：粗丝线，此指钓丝。矰（zēng 增）：矰弋，系有生丝绳以射飞鸟的箭。

（3）泛泛：漂行貌。演漾：水波荡漾。

（4）吹嘘：犹“吹呴”（从黄节说），轻轻地吹气、哈气。谁以：何由，怎能。捐忘：遗忘。本句用《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语，谓在危难之中相互帮助，不如逃于危难之外各自自由自在地生活。

（5）都冶：美艳、漂亮，多用以形容女子妩媚的美貌，此用为贬意，指浓妆艳抹的妖冶容颜。本句以“都冶”与“修容”对文，谓作者并不随俗苟容媚生，而是坚持自己特有的修身方式。

（6）兹年：同“滋年”，益寿延年。在：代词，犹“此”。松乔：指古仙人赤松子与王子乔。恍惚：迷离、模糊，此谓松乔二人的寿数无限。未央：无边无际。

【今译】

飞车之术怎能学习？东野因此困窘路旁。
绝丝深垂鱼潜重渊，矰弋安设鸟高飞翔。
乘坐轻舟漂流弃世，碧波荡漾无所期望。
陆上相嘘怎能有益？不如身在江湖相互遗忘。
妖冶浓妆难为己颜，修饰仪容是我经常。
益寿延年有此松乔，寿数迷离的确无量。

【解析】 本诗展示了作者超世蔑俗的高洁心性。诗中首先指出，服务于君王权贵的秋驾之术不能学，言外之意，入仕竞进之途不可行。作者所企盼的，是远难避祸，碧波荡舟，过那自由自在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亦将始终贯穿着高尚的修身原则。其理想，是追随

松乔脱身尘外益寿延年。全诗随着作者的情思折转起伏，颇有“意接而语不接”（方东树语）的感觉，这既显示出作者运笔自如的高超技巧，也是乱世之中作者内心苦闷矛盾的某种潜意识的折射。

其七十七

咄嗟行至老，僶俛常苦忧[1]。临川羡洪波，同始异支流[2]。百年何足言？但苦怨与雠[3]。雠怨者谁子？耳目还相羞[4]。声色为胡越，人情自逼遒[5]。招彼玄通士，去来归羡游[6]。

【校注】 （1）咄嗟：叹息。行：将要。僶俛（mǐn miǎn 敏免）：俯仰，此指作者沉思默想时的低头与抬头的动作。

（2）羡：思慕。洪：大。本句用长河巨浪喻亲朋故友。

（3）雠：同“仇”。

（4）还相：递相、互相。本句借用《淮南子·俶真训》“夫目察秋毫之末，耳不闻雷霆之声；耳调玉石之声，目不见太山之高”语，谓亲如耳目的故友产生仇怨实为相互羞耻的事。

（5）胡越：胡地在北，越地在南，比喻疏远隔绝。《淮南子·俶真训》：“是故自其异者视之，肝胆胡越。”高诱注：“肝胆喻近，胡越喻远。”逼遒：犹逼迫、窘困。

（6）玄通士：指体道悟玄、通达事理的人。《老子》第十五章：“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去来：离去。来，语气助词。归：往。羡：通“衍”（据《说文通训定声》乾部第十四）。羡游，犹游衍，恣意行游。

【今译】

嗟叹自己将至老年，俯仰沉思常苦多忧。

临对长河想那巨浪，始于同源终异支流。

百年长寿何足称道？只是苦于有人怨仇。

仇怨我者究竟是谁？耳目之间应互耻羞。
声音颜色相互隔绝，人的情感自当难受。
莫如邀来通达佳士，一同离去四方畅游。

【解析】 本诗展示了作者晚年生活中的最大忧愁，是故友反目，成为怨仇。对此，作者颇感伤心、痛苦，无奈之中，决意弃世远游。考阮籍生活后期，司马氏已经牢牢控制政权，许多人（包括阮籍的一些故友，如山涛、王戎等人）趋炎附势，争相效命，一改以往处事准则，这大概是作者与其友人产生矛盾分歧的主要原因。

其七十八

昔有神仙士，乃处射山阿(1)。乘云御飞龙，嘘噏叽琼华(2)。可闻不可见，慷慨叹咨嗟(3)。自伤非畴类，愁苦来相加(4)。下学而上达，忽忽将如何(5)？

【校注】 (1) 射山：见五言《咏怀诗》其二十三注 (1)。

(2) 嘘噏：呼吸，此指神仙方士等强体养生的吐纳之术。叽：稍稍吃一点。诗末原有注语："叽，音机，小食也。"琼华：琼树的花蕊，相传食之可以长生。司马相如《大人赋》："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噍咀芝英兮叽琼华。"

(3) 慷慨：感叹。叹咨嗟：此指感叹时的具体动作、表情。

(4) 畴类：同类。

(5) 下学而上达：语见《论语·宪问》"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本意谓下学人事而上达天命（从《史记·孔子世家》集解引孔安国语），此借指学道以达仙。忽忽：迷茫、恍惚。

【今译】

从前有位奇妙神仙，居住在那射山山下。
乘驾青云策御飞龙，呼吸清露细品琼花。

能闻其声难见其面，万般感叹胸中生发。

暗自悲伤非其同类，愁苦之情又有增加。

（虽说）下学仙道上能达神，一片迷茫我将如何？

【解析】 本诗表达了作者精神追求难以实现的痛苦心情。长期以来，作者一直把得道成仙作为一种逃避现实的精神寄托，然而，神仙“可闻不可见”的客观事实告诉作者终难如愿，为此，作者感到愁苦悲伤，空虚迷茫。《史记·孔子世家》引孔子“下学而上达”语在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之后，则阮籍本诗亦当作于其晚年。

其七十九

林中有奇鸟，自言是凤凰。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冈[1]。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2]。适逢商风起，羽翼自摧藏[3]。一去昆仑西，何时复回翔？但恨处非位，怆恨使心伤[4]。

【校注】 （1）醴泉：甜美的泉水。

（2）九州：古代分中国为九州，此泛指整个国内疆域。八荒：八方荒远之地。

（3）商风：西风，此喻严酷险恶的社会环境。东方朔《七谏·沉江》：“商风肃而害生，百草育而不长。”王逸注：“商风，西风。”羽翼：此指飞翔。摧藏：收敛蔽藏。

（4）恨：遗憾。处非位：谓所处的名位与其才能德行不相适合。怆恨：悲痛。“位”原作“立”，据范陈本改。

【今译】

林中有只珍奇禽鸟，声称自己就是凤凰。

清晨畅饮甜美泉水，傍晚栖宿高高山冈。

放声啼鸣响彻九州，伸长颈项眺望八荒。

正值西风骤然兴起，奋力高翔自我避藏。
一旦去那昆仑西域，不知何时还能回翔？
只恨凤凰处非其位，想来悲痛使我心伤。

【解析】 本诗以凤凰自喻，诉说了作者生不逢时处非其位的痛苦心情。诗中的凤凰饮醴泉，栖山冈，超尘脱俗；鸣九州，望八荒，气度不凡。然而，恰值商风骤起，凤凰无处安身，故飞往昆仑仙境。作者由此联想到自己身居乱世才华难施的处境，不由得悲戚心伤。

其八十

出门望佳人，佳人岂在兹[1]？三山招松乔，万世谁与期[2]？存亡有长短，慷慨将焉知[3]？忽忽朝日隤，行行将何之[4]？不见入秋草，摧折在今时[5]？

【校注】 （1）佳人：美好的人，指君子贤人或美女。

（2）三山：传说中的海上三座神山，即方丈、蓬莱、瀛洲。招：访求、邀请。松乔：指古仙人赤松子和王子乔。期：会见。

（3）存亡：犹“寿夭”，此就人的寿命而言。慷慨：感叹。将：能。焉：疑问代词，此指“谁”。诗末原有校语云：“亡，一作日。”

（4）忽忽：急速貌。行行：不断地前进。之：往。

（5）摧折：毁坏，折断。范陈本“入”作“季”。

【今译】

出门张望心中佳人，心中佳人哪能在此？
欲往三山访求松乔，多年以来谁曾相识？
人生寿命有长有短，心中感叹能有谁知？
倏忽之间朝日倾坠，匆匆行进将往何去？
难道不见入秋荒草，凋败断折就在今时？

【解析】 本诗饱含着作者的忧生哀叹。佳人不见，松乔难招，寿夭不定，岁月飞逝，一句句逐渐加重了作者人生如秋草，乱世遭摧折的感伤。全诗均用疑问句式，更反衬出作者对生活的失意与迷茫。

其八十一

昔有神仙者，羡门及松乔(1)。噏习九阳间，升遐叽云霄(2)。人生乐长久，百年自言辽(3)。白日陨隅谷，一夕不再朝(4)。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飖(5)。

【校注】 (1) 羡门：见五言《咏怀诗》其十五注(6)。松乔：见前首诗注(2)。

(2) 噏(xī吸)习：飘忽飞起貌。九阳间：犹谓天地之间。九阳，天地的边沿。升遐：升天。叽：见五言《咏怀诗》其七十八注(2)。"遐"原作"近"，据范陈本改。

(3) 辽：久远。

(4) 隅谷：即虞渊，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日没之处。

(5) 登明：古人谓居于西北方亥位的天神，此代指位于西北方的昆仑仙境。《海内十洲记》："昆仑号曰崐崚，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遂：舒展。飘飖：飞翔貌。本句所云，与五言《咏怀诗》其二十八"岂若遗耳目，升遐去殷忧"相近。

【今译】

相传往昔曾有神仙，是那羡门以及松乔。
飘然飞翔天地之间，升腾苍穹品尝云霄。
人生乐于长寿久世，寿仅百年却自称辽。
(生命犹如)日坠虞渊，一旦迟暮再无清早。
怎如遗弃世间万物，昆仑仙境尽情飘飖。

【解析】 本诗抒发了作者弃世游仙的强烈愿望。诗中古昔神仙的清逸自在与世间凡人的生命短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亦使作者感受到尘俗万物的鄙陋污秽，这便是作者执意游仙的原因。

其八十二

墓前荧荧者，木槿耀朱华[1]。荣好未终朝，连飙陨其葩[2]。岂若西山草，琅玕与丹禾[3]。垂影临增城，余光照九阿[4]。宁微少年子，日夕叹咨嗟[5]？

【校注】 (1) 荧荧：草木之花光艳可人貌。木槿：见五言《咏怀诗》其七十一注 (1)。

(2) 荣：草木之花。终朝 (zhāo 招)：指整个早上。《诗·小雅·采绿》毛传："自旦及食时为终朝。"连飙：连续的几阵狂风。葩 (pā 趴)：花朵。"连"原作"车"，据范陈本改。

(3) 西山：指昆仑山等西方名山。草：此兼指草、木。琅玕 (láng gān 狼竿)：神话传说中的仙树，其果实似珠。《尔雅·释地》："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丹禾：疑指木禾。《山海经·海内西经》："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

(4) 增城：见五言《咏怀诗》其四十五注 (2)。九阿 (ē 饿平声)：古地名，以其山峦层叠道路曲折而得名。《穆天子传》卷五："天子西征，升九阿。"

(5) 宁：岂。微：无。"叹"原作"难"，据北京图书馆藏明刻本《阮嗣宗诗》改。

【今译】

坟前有株光艳之物，那是木槿辉耀红花。
花朵美丽未竟清早，阵阵狂风吹落其葩。
怎如西山灵异草木，亦即琅玕和那丹禾。
垂其荫影俯蔽增城，散布余光映照九阿。
难道没有青春少年，面对落日嗟叹年华？

【解析】 本诗抒发了作者对于人生无常、性命难保的深切忧叹。诗中将木槿盛开遭风摧折，同琅玕丹禾繁茂映辉相对比，真切地显示出人间与仙境的命运差别，显示出作者对人间的恐惧和对仙境的向往。最后一句含蓄地表示：少年子尚且嗟叹夕阳，我岂不更为悲哀！

嵇 康 集

嵇康（公元224—263），字叔夜，谯国铚县（今安徽省宿县）人。父亲嵇昭，曾任督军粮治书侍御史。嵇康早孤，“家世儒学，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嵇氏谱》引嵇喜《康传》）。约在魏正始中期，嵇康娶魏沛王曹林女儿（一说孙女）长乐亭主为妻，迁郎中，拜中散大夫。正始末年，嵇康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学新说，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淡漠仕途，怡悦竹林，逸世保身，实际上，是要以此拒绝参与现实的派系斗争。嵇康不仅为竹林名士提供聚会的场所，是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之一，同时，更以敢于明确反对司马氏的淫威而引人瞩目。司马师兄弟执掌政权之后，加紧拉拢竹林名士为己效力。对此，嵇康始终保持着强硬的态度，惹恼了司马昭，寻衅将嵇康杀害。

嵇康的刚毅个性，在他的诗文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可以说，正是这一鲜明的个性，为其诗文创作，尤其是散文创作，提供了犀利、明快的原

动力，使得他的散文有气势、有锋芒，读来畅快动人而余味浓重。嵇康诗文俱佳，通过赠答、论辩、抒怀、述理等不同形式，倾诉了他对现实生活的诸般感受，和对理想人生的热切追求，气韵高迈，理正情浓，从多种角度，展示了嵇康刚正高洁的秉赋和弘博清逸的情怀。

《隋书·经籍志》“别集类”著录有“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三卷。梁十五卷，录一卷”。其后渐有散佚。现存较早的《嵇康集》，是明吴宽丛书堂钞本与明嘉靖四年黄省曾南星精舍刻本，二本均为十卷，其篇目及排列顺序差别不大，当为同出一源。经与《永乐大典》卷15073引嵇康《家诫》全文比较，吴本略优于黄本。然而吴本的抄工水平较差，多有大段勾删，且屡经后人校改涂抹。今以黄本为底本，参校吴本等不同版本，进行校勘与注释。不再分卷，实在难以考订之处仍付缺疑。

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1)

[一]　双鸾匿景曜，戢翼太山崖(2)。抗首嗽朝露，晞阳振羽仪(3)。长鸣戏云中，时下息兰池。自谓绝尘埃，终始永不亏(4)。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疑(5)。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6)。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7)。隐姿就长缨，卒为时所羁(8)。单雄翻孤逝，哀吟伤生离(9)。徘徊恋俦侣，慷慨高山陂(10)。鸟尽良弓藏，谋极身必危(11)。吉凶虽在己，世

路多崄巇[12]。安得反初服，抱玉宝六奇[13]，逍遥游太清，携手长相随[14]？

［二］鸳鸯于飞，肃肃其羽[15]。朝游高原，夕宿兰渚[16]。邕邕和鸣，顾眄俦侣[17]。俯仰慷慨，优游容与[18]。

［三］鸳鸯于飞，啸侣命俦[19]。朝游高原，夕宿中洲。交颈振翼，容与清流[20]。咀嚼兰蕙，俯仰优游。

［四］泳彼长川，言息其浒[21]。陟彼高冈，言刈其楚[22]。嗟我征迈，独行踽踽[23]。仰彼凯风，涕泣如雨[24]。

［五］泳彼长川，言息其沚[25]。陟彼高冈，言刈其杞[26]。嗟我独征，靡瞻靡恃[27]。仰彼凯风，载坐载起[28]。

［六］穆穆惠风，扇彼轻尘[29]。奕奕素波，转此游鳞[30]。伊我之劳，有怀佳人[31]。寤言永思，实钟所亲[32]。

［七］所亲安在？舍我远迈。弃此荪芷，袭彼萧艾[33]。虽曰幽深，岂无颠沛[34]？言念君子，不遐有害[35]？

［八］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寿？思欲登仙，以济不朽[36]。揽辔踟蹰，仰顾我友[37]。

［九］我友焉之？隔兹山冈[38]。谁谓河广，一苇可航[39]。徒恨永离，逝彼路长[40]。瞻仰弗及，徙倚彷徨[41]。

［十］良马既闲，丽服有晖[42]。左揽繁弱，右接忘归[43]。风驰电逝，蹑景追飞[44]。凌厉中原，顾眄生姿[45]。

［十一］携我好仇，载我轻车[46]。南凌长阜，北厉清渠[47]。仰落惊鸿，俯引渊鱼。盘于游畋，其乐只且[48]！

［十二］凌高远眄，俯仰咨嗟。怨彼幽絷，邈尔路遐[49]。虽有好音，谁与清歌[50]？虽有姝颜，谁与发华[51]？仰讯高云，俯托轻波[52]。乘流远遁，抱恨山阿[53]。

［十三］轻车迅迈，息彼长林。春木载荣，布叶垂阴[54]。

习习谷风，吹我素琴[55]。咬咬黄鸟，顾俦弄音[56]。感寤驰情，思我所钦[57]。心之忧矣，永啸长吟[58]。

[十四] 浩浩洪流，带我邦畿[59]。萋萋绿林，奋荣扬晖[60]。鱼龙瀺灂，山鸟群飞[61]。驾言出游，日夕忘归[62]。思我良朋，如渴如饥[63]。愿言不获，怆矣其悲。

[十五]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64]。流磻平皋，垂纶长川[65]。目送归鸿，手挥五弦[66]。俯仰自得，游心太玄[67]。嘉彼钓叟，得鱼忘筌[68]。郢人逝矣，谁可尽言[69]？

[十六] 闲夜肃清，朗月照轩[70]。微风动袿，组帐高褰[71]。旨酒盈尊，莫与交欢[72]。琴瑟在御，谁与鼓弹[73]？仰慕同趣，其馨若兰[74]。佳人不存，能不永叹[75]？

[十七] 乘风高游，远登灵丘[76]。托好松乔，携手俱游[77]。朝发太华，夕宿神州[78]。弹琴咏诗，聊以忘忧。

[十八] 琴诗自乐，远游可珍[79]。含道独往，弃智遗身[80]。寂乎无累，何求于人[81]？长寄灵岳，怡志养神。

[十九] 流俗难悟，逐物不还[82]。至人远鉴，归之自然[83]。万物为一，四海同宅[84]。与彼共之，予何所惜[85]！生若浮寄，暂见忽终[86]。世故纷纭，弃之八戎[87]。泽雉虽饥，不愿园林[88]。安能服御，劳形苦心[89]？身贵名贱，荣辱何在？贵得肆志，纵心无悔[90]！

【校注】 (1) 秀才：被地方州郡以符合秀才科目条件荐举到朝中做官的人。《后汉书·左周黄列传》论曰："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公穆：嵇康兄嵇喜的字。嵇喜曾历任晋王司马、江夏太守、扬州刺史、徐州刺史、太仆、宗正卿等职。庄万寿先生认为嵇喜可能于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应司马氏征召从军（见《嵇康年谱》第112页，庄万寿著，台湾三民书局1981年版）。本诗明吴宽丛书堂钞本《嵇康集》分作两首，将

前面第一首题为“五言古意”，后面十八首题为“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叶渭清《嵇康集校记》云：“按《初学记》十八人部‘离别’七‘双鸾’引‘双鸾匿景曜’四句，作嵇康《赠秀才入军诗》；《艺文类聚》九十鸟部上‘鸾’引‘双鸾匿景曜’六句，亦作魏嵇叔夜《赠秀才诗》，二书均出唐人，又均引此首，然皆不云‘古意’，必是《嵇集》旧不如此。”

（2）鸾：凤凰一类的神鸟。匿景曜：谓隐藏其五彩羽毛所具有的绚丽光辉。景曜，光芒。太山：泰山。

（3）漱：通“嗽”，吸吮。《艺文类聚》九十及吴钞本“漱”作“嗽”。晞阳：晒太阳。羽仪：羽毛。

（4）终始：终生。不亏：不受损伤。《庄子·达生篇》：“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形精不亏，是谓能移。”

（5）虞人：古代掌管山林川泽的官员。疑：忖度。吴钞本“疑”作“维”，并有小注云：“维一作仪。”

（6）四区：四方。

（7）六翮：鸟类双翅中的正羽，多用以代指鸟的双翅。

（8）就：犹“值”，逢着，碰上。长缨：捕缚人或禽兽的长绳。羁：束缚，拘系。

（9）翻：禽鸟飞翔貌。《初学记》十八“单雄翻孤逝”作“单雌偏独游”。韩按：“雄”似应改作“雌”，方符弟赠兄之意。

（10）徘徊：犹“彷徨”，游移不定貌。慷慨：谓心中抑郁。陂（bēi 悲）：山坡。

（11）极：竭，尽。本句借用《史记·淮阴侯列传》“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语，意在劝谕其兄入仕险恶。“必”原作“心”，据吴钞本改。

（12）崄巇（xiǎn xī 险西）：山路险峻崎岖，此喻世途艰险。

（13）初服：指入仕前的服装。抱玉：谓怀抱德才深藏不露。语本《老子》第七十章：“圣人被褐怀玉。”六奇：本指汉代陈平为高祖刘邦谋画的六个奇计，此代指出奇制胜的谋略。

（14）逍遥：安闲自在。太清：天空。

（15）于：语助词。《诗·小雅·鸳鸯》：“鸳鸯于飞，毕之罗之。”毛传：“鸳鸯，匹鸟也。”此以鸳鸯喻手足兄弟。肃肃：鸟飞时的翅羽振动声。

（16）兰渚（zhǔ 主）：长有兰花等芳草的小洲。

(17) 邕邕：鸟的和鸣声。顾眄（miǎn 免）：用眼睛的余光斜视。

(18) 俯仰：谓一举一动。慷慨：身心舒畅安乐。优游：悠闲自得。容与：从容闲适貌。

(19) 啸、命：均谓呼唤。

(20) 交颈：颈与颈相互依摩，多为雌雄动物之间的一种亲昵表示。

(21) 言：助词，无义。浒：水边。

(22) 刈：割取。楚：木名，又名牡荆，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此借用《诗·周南·汉广》"翘翘错薪，言刈其楚"语，谓砍伐荆楚以利通行，或取其枝条烧饭、喂马。

(23) 征迈：远行。踽踽（jǔ 举）：独行貌。《诗·唐风·杕杜》："独行踽踽。"毛传："踽踽，无所亲也。"

(24) 仰：向。凯风：南方吹来的温暖和风。此借用《诗·邶风·凯风》"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语，以"凯风"喻亲人，思亲之情使之泣涕落泪。

(25) 沚（zhǐ 止）：水中的小块陆地。

(26) 杞：枸杞，落叶小灌木，其果实、根、皮可入药。

(27) 靡：无。

(28) 载坐载起：坐立不安的表现。载，语气助词。

(29) 穆穆：柔顺和美。惠风：轻柔的和风。

(30) 弈弈：通"奕奕"，美盛貌。素波：白色的波浪。游鳞：游鱼。"弈弈"，张溥本、清莫天一五十万卷楼藏明抄本《嵇中散集》（现藏北京图书馆善本库）并作"奕奕"。

(31) 伊：发语词。劳：忧愁。佳人：美好的人，如君子贤人，此指嵇喜。吴钞本"佳"作"遐"，叶渭清云："作佳者是。"韩按：考下首"所亲安在，舍我远迈"方云"远迈"之事，故从叶说。

(32) 寤：醒。言：语助词。此借用《诗·邶风·终风》"寤言不寐，愿言则怀"语，谓夜晚难以入睡而长久思念亲人。钟：汇聚，集中。所亲：所亲近的人，此指嵇喜。

(33) 荪、芷：均为香草名。袭：披戴。萧艾：即艾蒿，古人常视之为臭草。屈原《离骚》："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本句用荪芷喻平民的初服，用萧艾喻从军的官服。

(34) 幽深：此指军营的中军机要之处。嵇喜以秀才身份入军，似为文职官

员，并不直接执刃拼杀。颠沛：困顿挫折，亦包括伤残死亡。

（35）言：发语词。君子：指嵇喜。遐：同“瑕”，通“何”。《诗·邶风·二子乘舟》：“愿言思子，不瑕有害？”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不瑕’犹云‘不无’，疑之之词也。”

（36）登仙：成仙。济：通“跻”，升登，达到。不朽：永存，此谓长生不老。“济”，明万历十一年翁文灝刻《汉魏诸名家集·嵇康集》作“跻”。

（37）踟蹰：徘徊不前貌。我友：指嵇喜。

（38）“冈”，吴钞本作“梁”。

（39）河：黄河。一苇：一束芦苇。本句借用《诗·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语，意在反衬与嵇喜相见比横渡黄河还难。

（40）逝：往。

（41）瞻仰：仰望。徙（xǐ洗）倚：犹徘徊。

（42）闲：谓训练有素。《诗·大雅·卷阿》：“君子之马，既闲且驰。”晖：日光。

（43）揽：握持。繁弱：良弓名。接：持。忘归：良箭名。

（44）蹑景：追上日影，比喻极其迅速。

（45）凌厉：凌空高飞，此在夸张其疾速奔驰的情形。中原：原野之中。眄：看。曹植《与吴季重书》：“左顾右眄，谓若无人。”

（46）好仇（qiú球）：好伙伴，指嵇喜。载：乘坐。

（47）凌：升登，超越。阜：土山。厉：涉水。

（48）盘：快乐。游畋：同“游田”，出游打猎。只且：表示感叹的语气词。《尚书·无逸》：“文王不敢盘于游田。”张衡《西京赋》：“盘于游畋，其乐只且！”

（49）怨：悲伤。彼：他，此指嵇喜。幽絷：囚禁，此谓嵇喜供职于中军幕府，形同囚禁。尔：用作词缀的助词，犹“然”。

（50）清歌：不用乐器伴奏的歌唱。谁与：为谁。

（51）姝颜：美好的容颜。发华：此谓展现其美好的仪容风度。

（52）讯：告诉。《诗·小雅·雨无止》郑笺：“讯，告也。”吴钞本“讯”作“诉”。鲁迅手钞本《嵇康集》“轻”作“清”。

（53）乘流：顺着水流。遁：失。恨：遗憾。山阿：山的曲折处。

（54）载：生长。荣：草木的花。

（55）习习谷风：和舒的东风。此借用《诗·小雅·谷风》“习习谷风，维风及雨……将安将乐，女转弃予”语，以抒思兄之情。素琴：不加修饰的琴。

(56) 咬咬（jiāo 胶）：同“交交”，鸟鸣声。黄鸟：黄雀。此暗用《诗·秦风·黄鸟》所哀三良从秦穆公殉死之事，抒担心其兄从军多难之情。弄音：此指黄鸟的宛转鸣啼。

(57) 感寤：同“感悟”，此指作者受绿叶、谷风、黄鸟等的感染而情有所动。所钦：所敬重的人，此指嵇喜。

(58) “心之忧矣”是《诗经》中的常语，表示心中充满忧伤，如《小雅·小明》：“心之忧矣，其毒大苦。念彼恭人，涕零如雨。”啸：嘬口吹出的清越长音。吟：哀叹。

(59) 洪流：此指黄河。带：如带子般环绕。邦畿：王城及其所属周围千里的近郊地域，此指当时的都城洛阳一带。

(60) 萋萋：草木茂盛貌。

(61) 鱼龙：泛指鳞介水族。瀺灂（chán zhuó 馋琢）：鱼类在水中翻波游动貌，东北师范大学馆藏旧抄本《汉魏六朝诗纪》引本诗夹注云：“鱼龙游水声。”

(62) 言：语助词，下“言”字亦同。《诗·卫风·竹竿》：“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63) 良朋：指嵇喜。如渴如饥：形容心情十分迫切。

(64) 徒：此指跟随嵇康的仆从。《左传·昭公四年》杜预注：“徒，从者。”兰圃：长有兰花香草的原野。刘向《九叹·惜贤》：“览芷圃之蠡蠡。”王逸注：“圃，野也。”秣马：喂马，此指松放驭马任其山上食草。华山：同“花山”，指长满花草的山。

(65) 流磻（bō 播）：发射装有石质箭头的箭，主要用于击射鸟类。磻，通“碆”，《集韵》去声第三十九：“碆、磻，石名，可为矢镞。”平皋：水边平展之地。纶：粗丝线，可用做钓丝。

(66) 五弦：指琴。相传神农造琴五弦，周时加二弦成七弦。

(67) 游心：驰思。太玄：此指老庄道家学派玄奥精妙的精神境界。

(68) 筌：捕鱼器，竹制。本句借用《庄子·外物篇》语：“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谓作者在大自然的游乐中颇得太玄真谛，尽享道家玄妙境界之乐而忘掉了自己身边的一切，就像那钓叟得鱼忘筌一样。

(69) 郢（yǐng 影）人：楚国都城郢邑之人，此喻知己，亦即从军在外的嵇喜。语本《庄子·徐无鬼》：“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从者曰：‘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斲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斲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

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本句谓嵇喜不在，作者得道的深切体会没有交谈的对象。

（70）轩：有窗户的长廊。

（71）袿（guī 规）：衣袖。组帐：华美的帷帐。褰（qiān 牵）：揭起。本句"组帐高褰"谓作者并无睡意。

（72）旨酒：美酒。尊：盛酒器。

（73）在御：犹"在旁"。鼓弹：弹奏。

（74）同趣：情趣志向相同的人，此指嵇喜。馨（xīn 心）：芳香，比喻德行美好。《易·系辞上》："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75）佳人：指嵇喜。

（76）灵丘：神话传说中神仙所居之山，在昆仑山。吴钞本"游"作"逝"，其义较长。

（77）托好：趋身上前与之交好。姚宏本《战国策·齐策一》高诱注："托，附。"松乔：古仙人赤松子和王子乔，其事分别见阮籍五言《咏怀诗》其三十二注（6）和其四注（4）。吴钞本"托"作"结"。

（78）太华：山名，即《山海经·西山经》所云太华之山，郭璞注引《诗含神雾》称此山"上有明星玉女，持玉浆，得上服之，即成仙。道险僻不通"。神州：神话传说中的地名。《佩文韵府》卷二十六上引《河图括地象》云："昆仑东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其中有五山，帝王居之。"

（79）可：堪，值得。吴钞本"自"作"可"。

（80）含道：怀藏道家学说的玄奥精要不公诸于世。遗身：超然物外，追求精神境界的乐趣而遗忘自己的身形。本句所言皆为道家学派之所为。《老子》第五十五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第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庄子·在宥篇》："独往独来，是谓独有。"《淮南子·本经训》："今至人生乱世之中，含德怀道，拘无穷之智，钳口寝说。"

（81）无累（lěi 垒）：不被世间俗事所拖累。《庄子·达生篇》："夫欲免为形者，莫如弃世。弃世则无累。"

（82）流俗：世间平庸之人。逐物：追求身外之物。语本《庄子·天下篇》："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

（83）至人：道家称具有深厚的道德修养，超凡脱俗，达到无我境界的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之：代指至人。

(84) 本句谓至人见识高远，他将世间万物视为物质世界的有机的整体，没有种类与大小的差别；他将辽阔的四海疆域视为同居一宅，没有远近与四方的差别。语本《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85) 彼：指至人。

(86) 见（xiàn 现）：同"现"。

(87) 世故：世事。纷纭：乱貌。戎：古部族名，支系很多，故《史记·商君列传》、《文选·张协·七命》称"八戎"，《尔雅·释地》称"七戎"，《风俗通》、《周礼·夏官·职方氏》郑玄注称"六戎"。因其主要生活于我国西部，故《礼记·王制》称："西方曰戎。"本句所云，犹老子为避乱世而出关西行，隐身流沙之西。"戎"原作"成"，据吴钞本改。

(88) 泽雉：生长于沼泽地的野鸡。语本《庄子·养生主篇》："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祈求）畜乎樊中。"

(89) 服御：被人驾御役使，此指嵇喜的从军行为。

(90) 肆志：不受拘束的纵情快意。

【今译】

[一] 两只鸾鸟藏其异彩，敛翅避身泰山崖壁。
仰头吸吮清晨洁露，沐浴朝阳挥振双翼。
高歌长鸣嬉戏云中，时尔下息兰花清池。
自称离绝世俗尘埃，一生长保不伤身体。
哪料世间多有险难，虞人前来打我主意。
大网广设充塞四方，巨罗遍布有高有低。
奋翅迅飞形势不利，双翼在身无法展施。
隐匿姿形恰遇长缨，终被时人捕缚拘系。
雄鸾孤单翻飞远逝，哀恸悲吟伤悼生离。
彷徨游翔思恋伴侣，心中抑郁高山坡地。
飞鸟射尽良弓收藏，佳谋穷竭身必危急。
吉凶虽然全在自己，世途多有险峻崎岖。
怎能重穿平民衣服，怀抱德才珍藏妙计，
悠然自在再游碧空，携手并肩相随相倚？

［二］一对鸳鸯空中翻飞，振翅肃肃自由嬉戏。
早上行游莽莽高原，傍晚栖宿洲渚芳地。
邕邕啼鸣相应相和，侧目眷顾亲密伴侣。
举止怡悦舒适安乐，悠闲从容自在得意。

［三］一对鸳鸯空中翻飞，你呼我应亲如密友。
早上行游莽莽高原，傍晚栖宿水中小洲。
交颈亲昵挥振双翅，从容嬉戏清沏水流。
口中咀嚼兰蕙芳草，举止闲适（其乐悠悠）。

［四］游过那弯弯的长河，我就在那岸边小驻。
登上那高高的山冈，我砍伐那灌木荆楚。
嗟叹我今外出远行，独自行进无亲无助。
面向那温暖的南风，不禁泣涕泪如雨注。

［五］游过那弯弯的长河，我就在那洲渚小息。
登上那高高的山冈，我砍伐那灌木枸杞。
嗟叹我今独自远行，无人照看无所恃依。
面向那温暖的南风，时尔坐下时尔站起。

［六］温柔习习的和煦微风，扇动那轻轻的灰尘。
壮阔溢涌的清沏波浪，荡动这畅游的鱼群。
我的心中忧愁悲伤，深深思念美好贤人。
夜中难睡久久苦思，实为钟情骨肉之亲。

［七］骨肉之亲现在哪里？离我远行（从军在外）。
舍弃此间芳洁荪芷，披戴彼方臭秽萧艾。
虽说身居军营深处，难道没有身命之灾？
我心思念贤良君子，会不会有什么伤害？

［八］人生寿命十分短促，哪能比得天地长久。
区区百年生命之期，谁能称己享受长寿？
盼望能够成为神仙，以期达到长生不朽。
手揽马缰徘徊迟疑，抬头环顾我的亲友。

［九］我的亲友哪里去了？远隔如此层峦山冈。

谁说黄河辽阔宽广，一束芦苇就能渡航。
只恨与友长期分离，欲往其处道路远长。
极目仰望仍看不见，心中惆怅徘徊彷徨。

[十] 骏马既已调驯完毕，华丽服装明烁映晖。
左手紧握繁弱良弓，右手执持名箭忘归。
纵情驰骋风掣电逝，能追日影能追鸟飞。
腾骧奔跃原野之中，左顾右看生发英姿。

[十一] 携同我的亲密好友，乘坐我这便捷轻车。
向南凌越高大土丘，往北涉过清沏水渠。
抬头射落惊飞鸿雁，俯身钓取深水游鱼。
怡悦于这行游捕猎，尽享其中无穷乐趣！

[十二] 登上高处向远眺望，极目上下悲戚嗟叹。
哀伤兄长拘羁军中，眼前邈然路途遥远。
虽然拥有美好歌曲，为谁清唱（同娱共欢）？
虽然拥有美好容颜，为谁展现仪貌风范？
抬头诉情高空飘云，俯身托意轻逸清涟。
情意顺流远方消逝，我抱遗憾在此山间。

[十三] 驾驭轻车疾迅行进，小憩在那茂密树林。
春日万树盛开花朵，布散绿叶垂投浓荫。
习习和煦东方微风，吹动我的素朴弦琴。
咬咬鸣啼栖枝黄鸟，对视朋俦吐发清音。
感悟此景情思激动，想念我那钦敬亲人。
心中充满无限忧伤，放声长啸放声长吟。

[十四] 浩浩荡荡奔涌黄河，环绕我这京畿（之北）。
萋萋繁茂绿郁树林，奋放花荣映扬明晖。
鱼龙水中欢快戏游，山鸟空中结群嬉飞。
驾驭车马出外行游，夕阳西下忘却回归。
思念我那美好亲朋，如饥如渴盼能相会。
愿望虽好难以实现，悽怆哀伤不胜其悲。

［十五］暂歇仆从芳草原野，松马散放花香小山。
射箭击鸟平坦水滨，投钩垂钓长长河川。
抬头目送归翔鸿雁，挥手弹拨古琴五弦。
一举一动自在得意，驰骋情思翱游太玄。
赞许那位钓鱼老翁，获得鱼儿乐忘竹筌。
楚国郢人早已逝去，谁能和我尽情畅言？
［十六］宁静夜晚肃寂清冷，皓月当空映照长轩。
微风习习吹动衣袖，华帐高挂（难以入眠）。
佳酿美酒注满酒尊，没人和我同饮共欢。
美好琴瑟近在身边，为谁拨弄为谁奏弹？
心中思慕同道佳友，同心同德芳香如兰。
佳友如今不在近前，能不使人伤感长叹？
［十七］乘借疾风高飞翱游，远行登临仙境灵丘。
附身交好松乔二仙，携手并肩一同云游。
早上始发太华仙山，傍晚栖宿奇域神州。
边弹琴瑟边咏诗歌，聊且用以忘却愁忧。
［十八］弹琴咏诗当然愉悦，远方游历值得惜珍。
怀藏大道独行于世，舍弃智慧遗忘己身。
寂静心神无牵无挂，又有何事需求于人？
长年寄身灵秀山岳，怡悦心志保养精神。
［十九］世间俗人难以觉悟，追求财物竞进不还。
至德之人高瞻远瞩，将己身心归于自然。
其视万物犹为同类，四海之内犹同一宅。
能和至人共同生活，我还有何值得惜爱！
人生犹如浮寄于世，暂时一现即速止终。
世间事态纷扰混乱，亦可离弃西去诸戎。
泽中雉鸡虽然饥饿，也不愿意入栖园林。
怎能自甘供人役使，劳累身形困苦心神？
身命贵重名誉轻贱，荣耀耻辱意义何在？

贵在能够肆展心志，纵放情思而无懊悔！

【解析】 这是一组嵇康分三次写给其兄嵇喜的赠诗。

第一次，嵇康将第一首五言诗赠给嵇喜。诗中用雌雄双鸾云中嬉戏，比喻兄弟二人自由自在的平民生活；继而将官府的征召视为虞人撒下的弥天大网，硬将兄弟拆散；最后引述“鸟尽良弓藏”的古训，劝谕嵇喜知危而退拒绝应召，“反初服”，“宝六奇”，重享自由生活。

嵇喜写了三首五言诗回答嵇康（嵇喜答诗共四首见后）。对照嵇康的赠诗，可以看出兄弟二人的主要分歧在于：1. 嵇康视兄从军为天大的不幸；嵇喜则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机遇，十分高兴地自愿应召。2. 嵇康追求的人生乐趣是绝离尘埃，终生平安，无灾无害；嵇喜反对栖居山原，学仙长生，主张积极投身社会，甚至不惜为世捐躯。3. 嵇康主张回避“世路多崄巇”的恶劣环境，嵇喜认为盛衰表里，否泰常变，“不云世路难”。

为了说服嵇喜，嵇康写了第二首至第十八首共十七首四言诗，再赠其兄。诗中将兄弟二人比做相依为命的鸳鸯，称其兄为自己心中日夜思念的“佳人”、“君子”、“我友”、“好仇”、“良朋”、“郢人”等，反复吟诵其兄离去之后，自己独居的孤寂之苦和浓郁的思兄之情。其中第十、十一两首，嵇康用略加夸张的笔触追忆当年兄弟二人的游田之乐，与眼前兄弟分离的景况形成强烈的反差；第十七、十八两首，嵇康重申了自己求仙学道，弃世养神的生活追求。诗中包含着对嵇喜境遇的由衷关切，两诗一组的表达方式更使全诗情意融融。

这十七首诗深深感动了刚刚从军入仕的嵇喜，他写了一首四言诗回赠嵇康。诗中赞许了嵇康清逸高洁的人生追求，并且明确表示自己也要力争“终始不亏”。但是，嵇喜同时又主张“托身灵螭”，即要像螭那样“食乎清而游乎浊”，并不准备辞官回归。

于是，嵇康又写了第十九首四言诗，三赠嵇喜。诗中以“流俗难寤，逐物不还”起笔，实际上，是对嵇喜贪恋仕进的行为提出批

评。诗末的"泽雉虽饥，不愿园林。安能服御，劳形苦心？身贵名贱，荣辱何在"诸语，更显得言辞犀利，一扫以往赠诗的婉转与温情，足见嵇康的性格刚烈，兄弟二人的相互赠答也就到此终止了。

这一组诗充分展示了嵇康超凡脱俗的高洁心性和清思峻骨的艺术风格，因而受到历代诗评家的好评。

附：秀才答诗四首

［一］华堂临浚沼，灵芝茂清泉(1)。仰瞻青禽鸟，俯察绿水滨(2)。逍遥步兰渚，感物怀古人(3)。李叟寄周朝，庄生游漆园(4)。时至忽蝉蜕，变化无常端(5)。

［二］君子体变通，否泰非常理(6)。当流则义行，时游则鹊起(7)。达者鉴通塞，盛衰为表里(8)。列仙徇生命，松乔安足齿(9)？纵躯任世度，至人不私己(10)。

［三］达人与物化，世俗安可论(11)？都邑可优游，何必栖山原(12)？孔父策良驷，不云世路难(13)。出处因时资，潜跃无常端(14)。保心守道居，视变安能迁(15)？

［四］饰车驻驷，驾言出游(16)。南历伊渚，北登邙丘(17)。青林华茂，青鸟群嬉(18)。感悟长怀，能不永思？永思伊何？思齐大仪(19)。凌云轻迈，托身灵螭(20)。遥集芝圃，释辔华池(21)。华木夜光，沙棠离离(22)。俯漱神泉，仰叽琼枝(23)。结心皓素，终始不亏(24)。

【校注】 (1) 浚沼：深池。

(2) 青禽鸟：即青鸟，本句中有两个含义：其一，古以青鸟氏为掌立春、立夏之官，故以之谕示春夏的节气；其二，古以青鸟为西王母取食传信的神鸟，故以之谕示替嵇康传替赠诗的信使。吴钞本"青"作"春"。

(3) 兰渚：见嵇康赠诗注 (16)。物：眼前的景物，其中亦包括嵇康之诗。

(4) 李叟：指老子。庄生：指庄子。据《史记·老庄列传》，老子曾任周朝的守藏室之史，庄子曾任漆园吏。

(5) 时：机遇。蝉蜕：蝉由幼虫变为成虫时的蜕壳现象，此喻脱下平民初服，入仕为官。常端：定式。

(6) 体：通"履"，实行。变通：谓不拘常理，因时、因地而制宜。《易·

系辞上》："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否（pǐ痞）泰：《易》的两个卦名，天地交，万物通谓之泰；不交闭塞谓之否。后人常用以指世事的盛衰，命运的顺逆等。吴钞本"变通"作"通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非"作"无"。

（7）当流：犹"得时"。义行：同"蚁行"，蚂蚁爬行，喻循序渐进。时游：犹"失时"。鹊起：鹊鸟跃身飞起，喻随机应变，当机立断。《文选·谢玄晖·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李善注引《庄子》云："鹊上城之垝，巢于高榆之颠，城坏巢折，陵风而起。故君子之居时也，得时则义行，失时则鹊起。"（《艺文类聚》八十八、九十二，《太平御览》九百二十一亦引此文，文字稍异，今本《庄子》无。）《埤雅·释虫》引《庄子》语："得时则蚁行，失时则鹊起。蚁行逶迟有序，需而不速，故君子之得时也，其廉于进如此。"（此语今本《庄子》无。）吴钞本"义"作"蚁"，"游"作"逝"。

（8）达者：通达事理的人。鉴：照察、审辨。通塞：谓时事的通畅与阻塞。盛衰为表里：谓盛衰互为表里，盛中有衰，衰中有盛。

（9）徇：谋求。松乔：见嵇康赠诗注（77）。安足齿：谓不足以同其在一起。齿，并列。

（10）任世度：任凭社会使用。度，通"剫"，砍劈、削治（木料）。至人：见嵇康赠诗注（83）。私己：自私，利己。

（11）达人：即"达者"。与物化：顺应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吴钞本"世俗安可论"作"无俗不可安"。

（12）都邑：京城。优游：谓悠闲地居于其中，此指入仕为官。

（13）孔父（fǔ斧）：对孔子的尊称。驷：四匹马所驾之车。孔子曾经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周游列国，因此称其"不云世路难"。

（14）出处因时资：谓或入仕或退隐，根据机遇如何而加以选择。资，取用。潜跃：此谓退隐与入仕。

（15）本句谓保持一定的观念、固守一定的道理而不知权变，看见时事变化怎么能够随机应变？

（16）饰车驻驷：谓整好车辆备好马。饰，通"饬"，整治。驻，马站立貌。言：语助词。

（17）厉：涉水。伊渚：伊水中的小洲。邙丘：北邙山的山丘。伊水流经洛阳的东南，北邙山位于洛阳的北面，考之上首诗"都邑可优游"语，知嵇喜并未远征，而是进入司马氏幕府。"从军"一说，主要是就司马懿父子执掌兵权而

言。

（18）青鸟：见注（2）。本诗是对嵇康第二至第十八首赠诗的答诗，故用“群嬉”以喻之，并引出下句的“长怀”、“永思”。

（19）伊何：为何。齐（jī机）：通“跻”，升。大（tài太）仪：同“太仪”，天帝的宫庭。《楚辞·远游》王逸注：“太仪，天帝之庭，习威仪之处也。”

（20）灵螭（chī吃）：犹谓“神龙”。螭，古代传说中的无角龙。《吕氏春秋·举难》引孔子语：“龙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浊。”

（21）芝圃：传说中仙家栽培灵芝的园地。华池：神话传说中的池名，在昆仑山上。吴钞本“芝”作“玄”，似是。

（22）华木：指夜晚放射明赤光华的神树若木（从戴明扬说）。沙棠：木名。《山海经·西山经》：“（昆仑之丘）有木焉，其状如棠，黄华赤实，其味如李而无核，名曰沙棠；可以御水，食之使人不溺。”离离：果实众多而下垂貌。

（23）神泉：灵异之水。《淮南子·地形训》：“河水、赤水、弱水、洋水，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叽：略吃少许。琼枝：传说中的玉树。据《离骚》洪兴祖补注，琼枝高二十仞，粗三十围，果实名为琳琅。

（24）结心：凝聚心神。皓素：洁净无污的太素佳境。终始不亏：见嵇康赠诗注（4）。吴钞本“结”作“栖”，“皓”作“浩”。

幽　愤　诗[(1)]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2)]。哀茕靡识，越在襁褓[(3)]。母兄鞠育，有慈无威[(4)]。恃爱肆姐，不训不师[(5)]。爰及冠带，冯宠自放[(6)]。抗心希古，任其所尚[(7)]。托好老庄，贱物贵身[(8)]。志在守朴，养素全真[(9)]。曰余不敏，好善闇人[(10)]。子玉之败，屡增惟尘[(11)]。大人含弘，藏垢怀耻[(12)]。民之多僻，政不由己[(13)]。惟此褊心，显明臧否[(14)]。感悟思愆，怛若创痏[(15)]。欲寡其过，谤议沸腾[(16)]。性不伤物，频致怨憎[(17)]。昔惭柳惠，今愧孙登[(18)]。内负宿心，外恧良朋[(19)]。仰慕严郑，乐道闲

居[20]。与世无营，神气晏如[21]。咨予不淑，婴累多虞[22]。匪降自天，实由顽疏[23]。理弊患结，卒致囹圄[24]。对答鄙讯，絷此幽阻[25]。实耻讼免，时不我与[26]。虽曰义直，神辱志沮[27]。澡身沧浪，岂云能补[28]？嗈嗈鸣雁，奋翼北游[29]。顺时而动，得意忘忧。嗟我愤叹，曾莫能俦[30]。事与愿违，遘兹淹留[31]。穷达有命，亦又何求[32]？古人有言：善莫近名[33]。奉时恭默，咎悔不生[34]。万石周慎，安亲保荣[35]。世务纷纭，祇搅予情[36]。安乐必诫，乃终利贞[37]。煌煌灵芝，一年三秀[38]。予独何为，有志不就[39]？惩难思复，心焉内疚[40]。庶勖将来，无馨无臭[41]。采薇山阿，散发岩岫[42]。永啸长吟，颐性养寿[43]。

【校注】 (1) 幽愤：郁结的怨愤。嵇康的朋友吕安遭其兄吕巽诬陷入狱，嵇康挺身为吕安申辩，反遭株连身系囹圄。在狱中，嵇康写下此诗。关于吕安受诬的原委，详见嵇康《与吕长悌绝交书》。

(2) 祜（hù 护）：福。不造：不幸，此指嵇康丧父事。《诗·周颂·闵予小子》："闵予小子，遭家不造。"马瑞辰通释：'不'为语词，'造'与'戚'一声之转，古通用。则《诗》云'遭家不造'，犹云遭家戚，即后世所谓丁家难也。"

(3) 茕（qióng 琼）：孤独。靡识：不知。越：失坠。襁褓：背负婴儿用的宽带。《后汉书·桓郁传》："昔成王幼小，越在襁褓。"

(4) 兄：指嵇康的长兄，而不是嵇喜（从戴明扬说）。鞠育：抚育。鞠，养。

(5) 肆姐（jù 巨）：娇纵。《文选》李翰周注："肆，纵；姐，娇也。恃母兄之慈，纵而成娇。"训：教诲。

(6) 爰及：至于。爰，及。冠带：戴冠束带，古时男子年二十行冠礼以示成人，此代指成年。冯（píng 凭）：同"凭"。

(7) 抗心：谓高尚自己的心志。抗，举。希：仰慕。任其所尚：谓崇尚哪位古人，任由自己选择。

(8) 托好：寄托美愿，犹谓"爱好"。贱物：谓轻视名利。《管子·戒》："尊道而贱物。"尹知章注："物，谓名利之事。"

(9) 守朴：保持质朴的天性。养素全真：谓养护自己朴素的本质而保全自己的真性。

(10) 曰：介词，由于。不敏：不敏捷，不明达，此用为谦词，犹谓"不才"。好善阍人：谓自己喜欢善道却不善于选择善人，此系就未能及早认清吕巽而言。阍，同"暗"。

(11) 本句意为：子玉之败由于子文择人不当，后世亦屡因交往小人而蒙受垢尘。子玉：指春秋时楚卿得臣。子玉之败，此用子玉率楚军被晋军击败于城濮事，谓子文择人不当。《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蔿贾曾预言子文使子玉任令尹并掌治军之任时说："子玉之败，子之举也。"屡增惟尘：暗用《诗·小雅·无将大车》"无将大车，维尘冥冥"语意，《诗序》称该诗述"大夫悔将（将，扶持）小人也。"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称："小人扶进大车而尘及己，君子扶进小人而病及己，故以为喻。"

(12) 大人：指魏帝。含弘：包含博厚。垢，耻：此均指小人及其言行。

(13) 民：臣民。僻：邪僻。己：指魏帝。《诗·大雅·板》："民之多僻，无自立辟（辟，法度）。"《左传·宣公九年》引孔子语称此句诗是在说敢于劝谏陈灵公君臣秽行而遭杀戮的大夫泄治，则嵇康引《诗》亦有喻己直言吕巽劣迹之意。《文选》张铣注称上句与本句"言天子能含弘大道，包藏垢秽，怀纳诸耻，谓不察臣下之过，致使左右多邪臣，政不由天子之己，而任无辜获罪僻邪也。"

(14) 惟：副词，仅仅。此：指嵇康自己。褊（biǎn 扁）心：心胸狭窄，此为嵇康自嘲语。臧否（pǐ 痞）：褒贬。

(15) 感悟思愆：谓有感于身系囹圄而有所醒悟，进而自思其过。愆，过失。怛（dá 答）：痛苦。创痏（wěi 伟）：创伤。痏，殴人皮破血流致伤。

(16) 谤议：诽谤非议，此指钟会等人对嵇康的非议。《晋书·嵇康传》引钟会向司马昭谮言曰："康欲助毌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又《世说新语·雅量》注引《文士传》云："吕安罹事，康诣狱以明之。钟会庭论康曰：'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于是录康闭狱。"

(17) 物：身外万物。怨憎：此指司马昭及其爪牙对自己的不满。

(18) 本句谓自己"显明臧否"，既不能像柳下惠那样始终坚持正道而不悔

过，也不能像孙登那样沉默寡言以全身自保，所以有愧于二人。柳惠：指柳下惠，即春秋时鲁国大夫展禽，是一位直道而事人，三黜而不去的正人君子，事见《论语·微子》等。孙登：当时的著名隐士，嵇康曾与之从游三年。《世说新语·栖逸》注引《文士传》："康每荼然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识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吕安事，在狱中为诗自责云：'昔惭下惠，今愧孙登。'"

(19) 宿心：此指嵇康"贱物贵身"、"养素全真"的宿愿。恧（nǜ 女去声）：惭愧。

(20) 严郑：指汉代隐士严君平和郑子真，事见《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乐道：此指安贫乐道。

(210 营：求。神气：道家指存养于人体内的精纯元气。晏如：恬适安宁。

(22) 咨：哀叹。不淑：此谓命运不好。淑，善。婴累：谓遭罹罪累。婴，缠绕。虞：忧虑。

(23) 顽疏：愚钝而懒散。

(24) 弊：蔽。囹圄：监狱。

(25) 絷（zhí 执）：囚拘。幽阻：幽清而壅阻不通之地，此指监狱。

(26) 时不我与：谓上天并未给予我不同于先前恶运的美好时运。吴钞本"免"作"冤"。

(27) 沮：沮丧，灰心失望。

(28) 沧浪：指清流。《孟子·离娄上》引《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本句谓即便沐浴清流，也无补于洗去自己所受到的污辱和冤屈。

(29) 雝雝：鸟的和鸣声。吴钞本"奋"作"厉"。

(30) 曾：副词，竟。俦：等同。本句谓自己满腔幽愤，不能同"得意忘忧"的鸣雁一样无忧。

(31) 遘：遭遇。淹留：久留，此指被长期关押。

(32) 穷达：困顿与显达。

(33) 善莫近名：谓做善事不能有求名之心，语本《庄子·养生主》"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本句言外之意，谓自己出于做善事的初衷而反遭拘禁，有悖于古人之言。

(34) 咎悔：灾祸。

(35) 万石（dàn 旦）：指汉代的石奋。石奋和他的四个儿子皆因居官谨慎，官至二千石，时人称石奋为万石君，事见《汉书·石奋传》。

(36) 祇（zhī 支）：适，恰。

(37) 诫：慎戒。利贞：祥和贞正，语本《易·乾》“乾，元亨利贞”，后多用作吉祥之意。徐干《中论·治学》：“出则元亨，处则利贞。”

(38) 煌煌：鲜明盛美貌。秀：植物开花。

(39) 独：副词，却。何为：为何。志：指嵇康上文所云“志在守朴，养素全真”。

(40) 惩难思复：以已经发生的祸难为戒鉴而深切反思。惩，戒鉴。焉：语助词。本句与上文“感悟思愆，怛若创痏”语意相近。

(41) 庶：副词，希望。勖（xù 叙）：勉励。无馨无臭：谓不求毁誉褒贬，与世无争。馨，香味。

(42) 薇：野菜名，又称野豌豆。因伯夷、叔齐曾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后人多用“采薇”指隐遁生活。山阿：山的曲折处。散发：披散头发而不戴簪冠。岩岫（xiù 秀）：山洞。《尔雅·释山》：“山有穴为岫。”郭璞注：“谓岩穴。”

(43) 颐：保养。性：生命。

【今译】

嗟叹我啊薄命少福，幼年即遭丧父大殃。
当时不懂悲伤孤独，失落襁褓（由母抚养）。
母亲长兄尽心养育，只有慈爱而不粗莽。
倚仗慈爱娇惯放纵，未受严教无师诲讲。
及至成年戴冠束带，仍凭宠爱自我放荡。
心性颇高仰慕古贤，崇尚何人任由己想。
于是爱好老庄学说，轻贱名利贵重己身。
志向在于持守淳朴，修养素质全性保真。
由于我啊性不聪敏，只好善道不擅择人。
子玉败在荐人不当，交往小人多染垢尘。
天子心胸恢宏广大，小人秽行能容心里。
今世民众多行邪僻，政令所出不由天子。

只是我啊心胸狭窄，明言是非公开臧否。
如今醒悟思己过失，痛苦就像创伤在体。
盼人少论我的过错，恶语诽谤纷扬沸腾。
我性不愿伤害万物，反而招致频频怨憎。
于古有愧正人柳惠，于今有愧隐士孙登。
对内违背我的宿愿，对外羞见好友佳朋。
仰慕汉代严郑二贤，安贫乐道隐世闲居。
与世无争无所贪求，精神恬适安然自愉。
嗟叹我啊命运不佳，遭罹罪累多怀忧虑。
罪累不是降自于天，实因自己散漫粗愚。
有理难诉祸患交结，终被拘系到此牢狱。
应答酷吏粗鄙讯问，囚拘在这阴暗天地。
实在耻于讼辩免罪，只因时运并未赐与。
虽说自己理正义直，精神受辱心志丧沮。
即便沐浴沧浪清流，怎能洗去我的冤屈？
湝湝和鸣高飞鸿雁，奋展双翅向北遨游。
顺应时节南来北往，称心得意忘却愁忧。
嗟叹我啊幽愤伤感，竟然不能如雁悠游。
事情常与我愿相背，遭受如此长期拘留。
或穷或达自有天命，我又能够有何企求？
古人有句至理名言：行善切莫追求虚名。
奉顺时命谦恭沉默，各种灾祸不会发生。
石奋父子周密谨慎，能安双亲保持显荣。
世间事务纷纭杂乱，适能搅乱我的性情。
安乐之中必常戒慎，才能终享安定和平。
煌煌鲜美瑞草灵芝，一年三次盛开花秀。
我却究竟因何缘故，空有宿志不能成就？
鉴于今祸认真反思，心中不安深感内疚。
希望努力未来生活，不求毁誉随波逐流。

采薇为食漫步山曲，散发闲居幽暗岩岫。

放声长啸放声歌吟，保养身命延年益寿。

【解析】 本诗旨在倾诉对司马昭擅权专制纵犬伤人的满腔幽愤。作者有意将全诗的视点集中到自己身上，叙述了自己的成长过程与人生追求，以及身陷囹圄的基本事实。至于入狱原因，作者认为，主观上，由于自己“好善闇人”，“显明臧否”，结怨于当朝权贵及其爪牙；客观上，则是“民之多僻”，“谤议沸腾”，谗佞小人倚仗权势借机害人。作者深为当时“縶此幽阻”的处境感到羞辱和沮丧，盼望能够遁世隐逸，“散发岩岫”以“颐性养寿”。诗中，作者遵照着老庄道家“养素全真”的人生哲学，对自己的言行做有深切的反思、悔过，这与其说是对恶势力的退让，莫不如说是再次展示自己对权贵与群小的鄙视。全诗并未直接申冤而冤情自现，并未直接抒情而激情盈篇，是一篇情理兼容的佳作。

述志诗二首

［其一］潜龙育神躯，濯鳞戏兰池[1]。延颈慕大庭，寝足俟皇羲[2]。庆云未垂景，盘桓朝阳陂[3]。悠悠非我俦，圭步应俗宜[4]。殊类难遍周，鄙议纷流离[5]。轗轲丁悔吝，雅志不得施[6]。耕耨感宁越，马席激张仪[7]。逝将离群侣，杖策追洪崖[8]。焦明振六翮，罗者安所羁[9]？浮游太清中，更求新相知[10]。比翼翔云汉，饮露餐琼枝[11]。多念世间人，夙驾咸驱驰[12]。冲静得自然，荣华安足为[13]？

［其二］斥鷃檀蒿林，仰笑神凤飞[14]。坎井蝤蛙宅，神龟安所归[15]？恨自用身拙，任意多永思[16]。远实与世殊，义

誉非所希[17]。往事既已谬，来者犹可追[18]。何为人事间，自令心不夷[19]？慷慨思古人，梦想见容辉[20]。愿与知己遇，舒愤启其微[21]。岩穴多隐逸，轻举求吾师[22]。晨登箕山巅，日夕不知饥[23]。玄居养营魄，千载长自绥[24]。

【校注】 (1) 潜龙：潜身隐匿之龙。《后汉书·马融传》李贤注："潜龙，喻贤人隐也。"濯：洗涤。兰池：生长有兰花芳草的水池。

(2) 延颈：伸展脖颈。大庭：传说中的古帝名。《左传·昭公十八年》孔颖达疏："先儒旧说皆云炎帝号神农氏，一曰大庭氏。"寝足：谓卧身休息。皇羲：指传说中的古帝伏羲。

(3) 庆云：五色云，古人以为喜庆、吉祥之气，亦常与潜龙腾飞有关。景：祥瑞的景色，常用以形容祥云。《淮南子·天文训》："虎啸而谷风生，龙举而景云属。"《文选·应贞·晋武帝华林园集诗》："凤鸣朝阳，龙翔景云。"陂（bēi悲）：山坡。吴钞本"景"作"降"。

(4) 悠悠：遥远、久长。俦：伴侣。圭步：同"跬步"，半步半步地向前行走。本句谓远古时代的古帝大庭氏与伏羲氏不能成为我的伴侣，我只好逐步适应世间尘俗所喜好的风习。"俦"原作"匹"，"圭步"原作"畴肯"，并据吴钞本改。

(5) 殊类：异类，此指世俗之人。遍周：完全适合。鄙议：粗鄙的诽谤。流离：光彩纷繁貌，此用为贬意，谓形形色色的诽谤很多。

(6) 轗轲：同"坎坷"，谓世道不平。丁：遭逢。悔吝：犹谓灾难祸患。《易·系辞上》："悔吝者，忧虞之象也。"雅志：平素的志向。

(7) 耕耨（nòu）：泛指农活。宁越：战国时人。《吕氏春秋·博志》："宁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学三十岁则可以达矣。'宁越曰：'请以十五岁。人将休，吾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十五岁而周威公师之。"马席：以马鞍下的垫子为席与人坐，是怠慢轻贱之举。张仪：战国时魏人，曾为秦相，并以连衡之策游说六国。《艺文类聚》卷六十九引《史记》曰："苏秦激张仪令相秦，以马鞯席坐之。"本句述宁越、张仪事，意在说明下句自己的遁世亦是有所激发而为。

(8) 逝：通"誓"。群侣：指作者生活周围的俗士。杖策：拄杖。洪崖：上古仙人名，又作"鸿涯"、"鸿崖"，或曰即黄帝之臣伶伦，或曰姓张氏，尧时已

三千岁。蔡邕《郭有道碑文》:“将蹈鸿涯之遐迹，绍巢许之绝轨。”皇甫谧《高士传·序》:“鸿崖先生创高于上皇之世。”

(9) 焦明：即鷦鹏，传说中凤凰之类的神鸟。六翮：代指双翅。羁：拘系。“明”原作“鹏”，据叶渭清、鲁迅校语改。

(10) 太清：指天空。

(11) 云汉：高空。饮：吸吮。琼枝：见《秀才答诗》注 (23)。

(12) 念：怜。夙驾：起早整车备马。驱驰：策马疾驰，喻在浊世中拼力竞进。

(13) 冲静：淡泊宁静，无欲无求。自然：非人为的天然状态，为道家所追求的较高境界。《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曹丕《善哉行》:“比翼翔云汉，罗者安所羁？冲静得自然，荣华何足为？”

(14) 斥鷃 (chǐ yàn 尺雁)：即鷃雀，鹑的一种。檀：通“擅”，据有。本句借用《庄子·逍遥游》中斥鷃讥笑大鹏高飞远适的典故，古人认为鹏就是凤。张溥本“檀”作“擅”；吴钞本“神”作“鸾”。

(15) 坎井：废弃的浅井。蝤 (yóu 由)：蜉蝣，幼虫生活在水中，成虫有四翅，生存期极短。安所归：犹谓何处归宿？本句借用《庄子·秋水篇》中坎井之蛙向东海神龟炫耀井底之乐的典故，谓蝤蛙占居坎井，神龟反倒无处可归。“蛙”原作“蛭”，据吴钞本改。

(16) 用身：犹谓处世（从殷翔说）。任意多永思：不受任何约束地、客观地深深反思。

(17) 远实：远离于客观现实，语出《易·蒙·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卦辞蒙借为矇，愚昧；吝，艰难；全句谓处于困境的愚昧之人行事艰难。《象》辞则在说明，困境中的愚昧之人为什么会有艰难，其原因就在于他远离于客观现实。嵇康述此，意在进一步说明自己的“用身拙”。义誉非所希：谓受到世俗义理的称誉，并不是我所希求的。“义誉”语用《庄子·人间世》“彼其所保与众异，而以义誉之，不亦远乎”意。

(18) 追：补救，挽回。《论语·微子》:“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19) 何为：为何。不夷：不高兴。

(20) 慷慨：情绪激昂。古人：此特指道家推崇的古代的贤人高士。

(21) 启其微：谓研习古代贤人高士的精微奥妙。启，开。其，代指上句的“古人”。吴钞本“其”作“幽”。

(22) 轻举：飞升而起，多谓隐遁避世之举。

(23) 箕山：又名许由山，在河南省登封县东南，相传尧时的隐士巢父、许由曾在该山隐居。

(24) 玄居：隐居。营魄：魂魄，指人的精神。绥：安和。

【今译】

[其一] 神龙潜匿保养贵体，沐浴彩鳞戏游芳池。
伸颈思慕古帝大庭，卧身期待先皇伏羲。
五彩祥云未垂瑞景，暂且徘徊朝阳山陂。
远古帝王非我同伴，缓步顺应尘俗风习。
尘俗异趣难与相适，污言恶语纷纭四起。
世道坎坷遭逢祸难，平生宿志不能展施。
耕耘之苦感发宁越，马席之辱激愤张仪。
我亦决心远离众侣，拄杖追踪洪崖遐迹。
犹如鹔鹴振翅高飞，捕鸟之人何所缚系？
纵意遨游碧空之中，重新觅求新的知己。
比翼翱翔九霄云汉，吸吮清露品食琼枝。
多多哀怜尘俗之人，早晚都在竞进浊世。
心境恬静方得自然，富贵荣华怎值行事？

[其二] 斥鷃占据蒿草矮林，仰笑凤凰远徙高飞。
浅井已被蛸蛙居住，神龟何处寻求宿归？
深恨自己处世拙笨，如今客观久久反思。
远离现实与世殊趣，俗理之誉非我所贵。
以往之事既已做错，未来所为尚可补回。
为何置身人事之中，自使心情抑郁伤悲？
满怀激情思念古人，梦中想见容颜光辉。
愿能逢遇知己佳友，共舒郁愤悟其精微。
山洞多居隐逸贤士，纵身相就求为我师。
早上随登箕山峰顶，夕阳西下不觉腹饥。

隐居遁世颐养精神，千年长乐自享安绥。

【解析】 这两首诗展示了作者人生追求演变升华的曲线轨迹。诗中，作者自比做潜龙、飞凤、神龟，其生活初衷的起点较高，是企慕在大庭氏、伏羲氏这样的明皇盛世中有所作为。现实中盛世难再，斥鷃、蟾蛙擅居尘寰，作者不得不降志随俗，“圭步应俗宜”。然而，客观上“殊类难遍周”，主观上“恨自用身拙”，作者降志随俗反遭悔吝，转而痛下决心远世求仙，颐养天年。全诗饱含着作者对自己人生历程的透彻审视，超旷而清逸，深沉而感人。据诗中“轗轲丁悔吝”语，本诗似亦作于狱中，可与《幽愤诗》参阅。

游　仙　诗

遥望山上松，隆谷郁青葱[1]。自遇一何高，独立迥无双[2]。愿想游其下，蹊路绝不通[3]。王乔弃我去，乘云驾六龙[4]。飘飖戏玄圃，黄老路相逢[5]。授我自然道，旷若发童蒙[6]。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7]。蝉蜕弃秽累，结友家板桐[8]。临觞奏《九韶》，雅歌何邕邕[9]！长与俗人别，谁能睹其踪[10]？

【校注】 (1) 隆谷：高高的山谷，此谓松树生长在峭壁之上。叶渭清、戴明扬皆谓“谷”当“冬”字之误。

(2) 自遇：此从松树的角度，称其自己所处的环境。一何：多么。迥：遥远。吴钞本“迥无双”作“边无丛”。

(3) 蹊路：小路。

(4) 王乔：古仙人王子乔，事见阮籍五言《咏怀诗》其四注（4）。弃：鲁迅校语云：“当作异。《说文》云：‘举也。’”按，鲁校是。

（5）飘飖：轻盈飞翔貌。玄圃：传说中昆仑山的地名。郦道元《水经注·河水注》："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阆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黄老：黄帝和老子，为道家所尊崇的先贤。

（6）自然道：指道家学派基于崇尚自然而演绎形成的一整套理论。《老子》第二十五章："道法自然。"旷：明白。发：启发，开导。童蒙：幼稚愚昧。

（7）钟山：山名，在昆仑山西北，一说即昆仑山。《楚辞·严忌·哀时命》："采钟山之玉英。"隅：山的弯曲处。

（8）蝉蜕：喻脱胎换骨，修道成仙。秽累：谓世间俗事的诸多牵累。家：居住。板桐：传说中昆仑山的地名，见本诗注（5）。

（9）觞：盛满酒的杯。九韶：舜时乐曲名。雅歌：高雅的歌吟。邕邕：和乐貌。

（10）其：犹"己"（据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卷五），此为嵇康自称。

【今译】

远望山上有株劲松，长在峭壁郁郁青葱。
所处境况多么高峻，遥遥独立无俦无朋。
盼望能够行游树下，山间小路断绝不通。
王乔携我一同离去，乘御青云驾驭六龙。
轻盈飘飞戏游玄圃，喜与黄老路上相逢。
授我道家自然之道，道理明晰若教幼童。
采摘仙药钟山山凹，服食之后改变姿容。
脱胎换骨弃除凡念，结交仙友居住板桐。
对酒高奏《九韶》古乐，雅歌纵放多么和融！
从此久与俗人别离，谁能再睹我的影踪？

【解析】 游仙，神游仙境之意。中国古代许多文人在与现实生活发生尖锐矛盾时常有类似之作，本诗亦然。作者以山崖劲松起笔，意在反衬自己高洁孤傲的心性。继而描写自己在王乔的提携下，乘云遨游，受诲黄老，服药改容，对酒雅歌的愉悦神游。尾句"长与俗人别"一语，点出了作者对俗世小人的蔑视与厌恶，也揭示出作

者骋思游仙的动因。全诗直诉所愿，坦实豁达，颇显嵇康特有的性格。

六言诗十首[1]

惟上古尧舜[2]

二人功德齐均，不以天下私亲[3]。高尚简朴兹顺，宁济四海蒸民[4]。

唐虞世道治[5]

万国穆亲无事，贤愚各自得志[6]。晏然逸豫内忘，佳哉尔时可喜[7]。

知慧用有为[8]

法令滋章寇生，纷然相召不停[9]。大人玄寂无声，镇之以静自正[10]。

名与身孰亲[11]

哀哉世俗殉荣，驰骛竭力丧精[12]。得失相纷忧惊，自是勤苦不宁[13]。

生生厚招咎[14]

金玉满堂莫守，古人安此粗丑[15]。独以道德为友，故能延期不朽[16]。

名行显患滋(17)

位高势重祸基，美色伐性不疑，厚味腊毒难治，如何贪人不思(18)？

东方朔至清(19)

外以贪污内贞，秽身滑稽隐名(20)。不为世累所撄，所以知足无营21)。

楚子文善仕(22)

三为令尹不喜，柳下降身蒙耻(23)。不以爵禄为己，静恭古惟二子24)。

老莱妻贤明(25)

不愿夫子相荆，相将避禄隐耕(26)。乐道闲居采萍，终厉高节不倾27)。

嗟古贤原宪(28)

弃背膏粱朱颜，乐此屡空饥寒(29)。形陋体逸心宽，得志一世无患30)。

【校注】 （1）原无“诗”字，据吴钞本补。

（2）惟：思念。吴钞本本句不另起行，以下九首亦然。戴明扬案：“吴钞本原钞是也。‘惟上古尧舜’十句，为十首之起句，并非题名。”逯钦立云：“各篇起句率与本篇为韵，自是诗之本文，不应列为子目。再各起句皆五言，题为六言诗，似亦不合。窃谓此诗起句沿用楚歌句式，上三下二为实字，中间联以兮字，而足为六字。后人逞臆删去兮字，遂致此谬。”韩按：细读各诗，“惟上古尧舜”十句均有标识各诗主旨之意，故仍从底本，将其作为各诗的题名。

(3) 不以天下私亲：不用国家为自己的亲人谋利，其中包括不把国家传给自己的儿子。《吕氏春秋·去私》："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4) 兹（cí 慈）：通"慈"，吴钞本"兹"作"慈"。宁：安定。济：救助。蒸：众多。

(5) 唐：尧号。虞：舜号。

(6) 穆亲：和睦相亲。无事：没有战争。

(7) 晏然：安适。逸豫：愉快安乐。内忘：犹谓"忘心"，谓忘掉智谋，不用心术，亦即《老子》第十九章所云"绝圣（圣，聪明）弃智，民利百倍"之意。《庄子·让王》："致道者忘心矣。"成玄英疏："得道之人，忘心知之术也。"

(8) 知慧：智慧。为：通"伪"。《老子》第十八章："慧智出，有大伪。"原无"有为"二字，据吴钞本补。

(9) 滋章：同"滋彰"，越发明白。《老子》第五十七章："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纷然：众多貌。相召不停：此谓法令和贼寇相互作用不断增多。相召，相互召引。"法令"原作"为法"，据吴钞本改。

(10) 大人：指在高位者，如天子及王公贵族等。玄寂无声：玄虚寂静而不轻易发号施令，亦即道家所推崇的无为而治。镇之以静：用静默的方式治理国家。镇，安抚。正：安定。《老子》第三十七章："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第五十七章："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

(11) 本句为《老子》第四十四章的首句，该章主张："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12) 殉：追求。荣：荣耀，亦即诗题所说的"名"。驰骛：谓奔走追逐。精：精神。

(13) 自是：从此。吴钞本"是"作"贪"。

(14) 生生厚招咎：谓过分地追求物质享受会招致灾祸。厚，多。咎，灾祸。《老子》第五十章："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高亨《老子正诂》："生生犹养生也……生生之厚者，逞欲于声色等，是自伤其生而动之死地矣。"

(15) 莫守：谓谁也不能藏守。《老子》第九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古人：指古代的贤人。

(16) 道德：指道家学说。延期：延长生命之期。

(17) 名行显患滋：谓人的名声与品行如果显著于世（亦即享有高官厚禄），祸患就滋生了。

(18) 伐性：伤害身心。《吕氏春秋·本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厚味腊（xī西）毒：谓味美者毒性甚大。《国语·周语下》："高位寔疾颠，厚味寔腊毒。"韦昭注："厚味，喻重禄也。腊，亟也，读若'广'。昔酒焉，味厚者，其毒亟也。""势重"原作"世重"，据吴钞本改。

(19) 东方朔：汉武帝幸臣，曾任常侍郎、太中大夫、中郎等职，为人能言善辩，时常察颜观色直言切谏。至清：非常清正。

(20) 以（sì似）：通"似"。吴钞本"以"作"似"。贪污：贪婪污秽，此指东方朔的名声并不太好。据《史记·滑稽列传》及《汉书·东方朔传》，东方朔应答汉武帝询问时常常索以财物；娶美女为妇，一年则弃之另娶；曾因酒后小便殿中而被免为庶人。秽身滑稽：谓低贱自己的身份名声忝为滑稽幸臣。滑稽，靠能言善辩、口齿伶俐而取悦于人主的人。隐名：此指东方朔隐身藏名于宫廷。《史记·滑稽列传》载东方朔歌云："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

(21) 撄（yīng英）：纠缠，困扰。营：谋求。"以知"原作"欲不"，据吴钞本改。

(22) 楚子文：指春秋时楚国的斗毅於菟。

(23) 三：表示多次。令尹：楚国职官名，相当于宰相。《论语·公冶长》："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柳下：即柳下惠，事见嵇康《幽愤诗》注(18)。降身：谓罢官。

(24) 静恭：同"靖恭"，恭谨奉职。《诗·小雅·小明》："靖共尔位，正直是与。"惟：只有。

(25) 老莱：指春秋时楚国的隐士老莱子。贤明：有才德有见识。《列女传》载有老莱子妻的事迹，称楚王曾亲自登门请老莱子执掌国政，老莱子应允。其妻得知后，对老莱子说："可食以酒肉者，可随以鞭棰；可授以官禄者，可随以铁钺。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禄，为人所制也，能免于患乎？妾不能为人所制。"遂避身江南，老莱子亦随妻而去。"明"原作"名"，据吴钞本改。

(26) 荆：春秋时楚国的旧称。相将：相偕。隐耕：隐居而躬耕。"愿"原作"顾"，据吴钞本改。

(27) 萍：又称四叶草，生浅水中。《诗·召南·采苹》："于以采苹？南涧

之滨。"《诗序》称："《采苹》，大夫妻能循法度也。"厉：磨练。

（28）原宪：字子思，孔子的学生，以安贫乐道著名。《初学记》卷十七引嵇康《原宪赞》，详见本集附录。

（29）膏梁：同"膏粱"，指肥美的食物。朱颜：指美女。屡空：经常贫困而财物匮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卒，原宪遂亡在草泽中。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阎，过谢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怿而去。"

（3）体逸心宽：身体安适心胸宽弘。一世：终生。患：忧虑，不满意。

【今译】

惟上古尧舜

尧舜二人功德等均，不把国家私传己亲。

崇尚简朴待人和善，安定救助四海万民。

唐虞世道治

万国和睦相安无事，贤士愚民各得其志。

上下安乐绝圣弃智，美哉此时快乐盛世。

知慧用有为

法令越明贼寇越生，相促相增纷纭不停。

大人静默无为而治，以静治国自会安定。

名与身孰亲

可悲世俗追求显荣，尽力奔波竭神丧精。

得失纷扰忧虑担惊，从此勤苦不得安宁。

生生厚招咎

金玉满堂谁能藏守，古贤安于如此粗陋。

只与道德之学为友，故能延命长寿不朽。

名行显患滋

位高权重祸患之根，美色伤性亦不容疑，
美味剧毒难以医治，为何贪人对此不思？

东方朔至清

外似污浊内心贞正，降身滑稽隐世藏名。
不被世俗牵累纠扰，因而知足无所图营。

楚子文善仕

三为令尹不以为喜，柳下免官自甘蒙耻。
不把爵禄作为私欲，古人尽职只此二子。

老莱妻贤明

不愿丈夫为相荆楚，夫妻一同避禄隐耕。
乐守道义闲居采萍，终持高节而不偏倾。

嗟古贤原宪

自愿抛弃佳肴红颜，乐于守此贫困饥寒。
外饰简陋体适胸宽，心满意得终生无憾。

【解析】 这一组诗全面阐述了作者对于社会、人生的基本看法。作者认为，唐尧虞舜无为而治天下为公，是最理想的太平盛世；末世道衰，人各骋智以求私欲，结果不仅勤苦伤身，而且贼寇不断滋生；乱世之中，东方朔、楚子文、柳下惠、老莱妻、原宪等人的处世方式堪称楷模，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轻视名利享受，注重全性保身。诗中鲜明的是非褒贬，体现着作者独特的社会理想与人生追求。全诗质朴简炼的语言同直爽刚正的情感相互映衬，读来颇有气势，且又符合嵇康的行文风格。

秋胡行七首[1]

富贵尊荣，忧患谅独多[2]。富贵尊荣，忧患谅独多。古人所惧，丰屋蔀家[3]；人害其上，兽恶网罗[4]。惟有贫贱，可以无他[5]。歌以言之，富贵忧患多。

贫贱易居，贵盛难为工[6]。贫贱易居，贵盛难为工。耻接直言，与祸相逢[7]。变故万端，俾吉作凶[8]。思牵黄犬，其计莫从[9]。歌以言之，贵盛难为工。

劳谦寡悔，忠信可久安[10]。劳谦寡悔，忠信可久安。天道害盈，好胜者残[11]；强梁致灾，多事招患[12]。欲得安乐，独有无偿[13]。歌以言之，忠信可久安。

役神者弊，极欲令人枯[14]。役神者弊，极欲令人枯。颜回短折，下及童乌[15]。纵体淫恣，莫不早徂[16]。酒色何物，今自不辜[17]。歌以言之，酒色令人枯。

绝智弃学，游心于玄默[18]。绝智弃学，游心于玄默。遇过而悔，当不自得[19]。垂钓一壑，所乐一国[20]。被发行歌，和气四塞[21]。歌以言之，游心于玄默。

思与王乔，乘云游八极[22]。思与王乔，乘云游八极。凌厉五岳，忽行万亿[23]。授我神药，自生羽翼。呼吸太和，练

形易色[24]。歌以言之，思行游八极。

徘徊钟山，息驾于层城[25]。徘徊钟山，息驾于层城。上荫华盖，下采若英[26]。受道王母，遂升紫庭[27]。逍遥天衢，千载长生[28]。歌以言之，徘徊于层城。

【校注】 （1）秋胡行：乐府古题，属相和歌辞清调曲。标题原作“重作四言诗七首”，有小注云：“一作秋胡行。”吴钞本标题作“重作六言诗十首，代秋胡歌诗七首”。今据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十六、张燮《七十二家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以及《八代诗揆》等改作此题。

（2）谅：确实。独：特别。

（3）丰屋蔀（bù 步）家：宽大的房屋却被荒草覆盖之家，这是贵族蒙祸家道凋败之象。丰，大。蔀，本指覆盖于棚架上用以遮蔽阳光的草席，此指覆盖丰屋的茂密荒草。《易·丰·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阒，寂静）其无人，三岁不觌（觌，见），凶。”

（4）害：畏惧。上：指享受富贵尊荣的高官贵族。恶：畏惧。

（5）无他：同“无它”，无恙无祸。

（6）难为工：谓难行其事，如下文所云“思牵黄犬，其计莫从”等。工，通“功”，指事。

（7）“接”原作“佞”，据吴钞本改。

（8）变故：意外发生的各种事变。万端：谓头绪纷繁。俾：使。

（9）本句谓秦丞相李斯遭谗被杀事。据《史记·李斯列传》，李斯临刑前，对其中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计：想法。从：如意。吴钞本“计”作“志”。《乐府诗集》“计莫”作“莫之”。

（10）劳谦：勤劳谦恭。《易·谦·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悔：咎凶。“寡”，吴钞本作“无”，《乐府诗集》作“有”。

（11）害盈：把盈满视为祸患灾害。古人把“盈”作为“谦”的对立面，指骄傲自满。《易·谦·彖》：“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祸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孔颖达疏：“盈溢骄慢皆恶之，谦退恭巽悉皆好之。”

（12）强梁：强劲有力，并且恃强妄为的人。《老子》第四十二章：“强梁者

不得其死。”

（13）愆（qiān 千）：过错。

（14）役神：犹劳神。弊：疲困。极欲：尽其所欲，其中主要指尽其酒色之欲。枯：枯槁，此喻使人憔悴衰竭。《庄子·刻意》：“形劳而不休则弊，精用而不已则竭。”“令人”原作“疾”，据吴钞本改。

（15）颜回：孔子的学生，好学而早夭。短折：谓早死。童乌：汉代扬雄之子，少年聪慧，九岁时助父著《太玄》，早夭，事见扬雄《法言·问神》。在嵇康看来，颜回和童乌都是因“役神”而遭短命的人。“下”原作“不”，据吴钞本改。

（16）淫恣：放荡而不知检点。徂：死亡。

（17）自：用。不辜：无罪之人，此指因酒色丧命的人。吴钞本“今自”作“自令”。

（18）绝智弃学：摈弃聪明智慧以及各种学问。《老子》第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玄默：指道家推崇的清静无为的精神境界。

（19）遇过：机遇错过。而悔：谓何悔，不悔。而，何（据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卷七）。当：得当，顺当。本句本于《庄子·大宗师》：“古之真人……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成玄英疏：“天时已过，曾无悔吝之心；分命偶当，不以自得为美也。”吴钞本“遇过而”作“过而复”。

（20）本句在称誉道家清虚淡泊、修身养性之乐。《汉书·叙传》载班嗣报桓谭书云：“若子严子（严子，指庄子）者，绝圣弃智，修生保真，清虚澹泊，归之自然，独师友造化，而不为世俗所役者也。渔钓于一壑，则万物不奸其志；栖迟于一丘，则天下不易其乐。”

（21）和气：和美之气。《论衡·讲瑞》：“瑞物皆起和气而生。”《礼记·祭义》：“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气”原作“者”，据吴钞本改。

（22）王乔：见阮籍五言《咏怀诗》其四注（4）。八极：八方极远之地。

（23）凌厉：凌空高飞。五岳：我国五大名山的总称，各书记载略有不同，据《尔雅·释山》，指东岳泰山、南岳霍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忽：倏忽之间，谓时间极短。万亿：亿万里地，谓距离极远。

（24）太和：天地间阴阳交融的冲和之气。《易·乾·彖》：“保合大和，乃利贞。”朱熹本义：“太和，阴阳会合冲和之气。”练形：修炼形体。易色：改变容颜，谓使之返老还童，更加年青。

（25）钟山：即昆仑山，传说中视为神山。层城：传说中昆仑山的最高层，

详见《游仙诗》注（5）。

（26）荫：遮蔽。华盖：古星名，属紫微垣，共十六星。《宋书·天文志》二："华盖七星，杠九星，如盖有柄下垂，以覆大帝之座也，在紫微宫临勾陈之上。"若英：若木之花。

（27）王母：指西王母。紫庭：神仙及天帝所住的天上宫庭。

（28）衢（qú 渠）：通达的大路。

【今译】 富贵和那尊崇荣耀，带来的忧患的确特多。富贵和那尊崇荣耀，带来的忧患的确特多。古人最为担忧惧怕，是那高官灭门之祸；人们畏惧自己官长，就象野兽畏惧网罗。只有甘居贫贱下位，可以远害最为稳妥。用歌称述这些话语，富贵确实忧患很多。

贫穷卑贱容易安居，高贵显赫难行其事。贫穷卑贱容易安居，高贵显赫难行其事。耻于接受直言相劝，必与灾祸早晚相遇。官场事变千头万绪，常使吉祥变成悲剧。李斯临刑思牵黄犬，这种想法不能如意。用歌称述这些话语，高贵显赫难行其事。

勤劳谦恭少有悔咎，忠正诚信可保久安。勤劳谦恭少有悔咎，忠正诚信可保久安。天道视那盈满为害，争强好胜必遭伤残；恃强行暴定招大灾，多所事事亦惹祸患。要想获得安定快乐，只有做到过错不犯。用歌称述这些话语，忠正诚信可保久安。

劳心费神使人疲困，尽享所欲使人衰亡。劳心费神使人疲困，尽享所欲使人衰亡。颜回好学伤神短命，以及后代童乌早丧。纵放形体任意胡为，无不早死（自寻哀伤）。酒色何等有害之物，今仍行用无罪乡邦。用歌称述这些话语，美酒女色使人衰亡。

摈弃智慧以及学问，骋思在那清虚玄默。摈弃智慧以及学问，骋思在那清虚玄默。机遇错过而不失悔，时命顺当而不自得。独自垂

钓河川沟壑，所乐胜于拥有全国。披散头发行吟高歌，和美之气四方充塞。用歌称述这些话语，骋思在那清虚玄默。

思念与那仙人王乔，乘御青云行游八极。思念与那仙人王乔，乘御青云行游八极。凌空高飞升登五岳，倏忽之间已行亿里。仙人授我神奇仙药，使我自生双翅羽翼。呼吸阴阳太和之气，修炼形体容颜改易。用歌称述这些话语，思与王乔行游八极。

徘徊行游钟山山麓，止息车驾在那层城。徘徊行游钟山山麓，止息车驾在那层城。上方覆有华盖星光，下方可采若木花英。接受王母长生仙道，于是飞升进入紫庭。逍遥逸豫天上街衢，千年万载长寿永生。用歌称述这些话语，徘徊行游在那层城。

【解析】 这是一组较为全面地展示作者人生观的歌行体诗歌。全篇基于远祸全身的主线，首先阐述了富贵忧患多、贵盛难为工、忠信可久安的观点，意在劝谕人们安于贫贱，不要争强好胜逐利招患；继而转入养身之道，在作者看来，好学役神与纵欲酒色，都会伤性害身；最后，作者正面表述了自己的处世原则与人生追求——游心玄默，逸世求仙。全篇各诗内容相互衔接，层层深入，浅显流畅地表达了作者针砭时俗恶习，欣往道家佳境的行文主旨；诗中质朴的语言同复诵的形式相互映衬，亦增加了诗文的喻世功效。

思 亲 诗

奈何愁兮愁无聊，恒恻恻兮心若抽[1]。愁奈何兮悲思多，情郁结兮不可化。奄失恃兮孤茕茕，内自悼兮啼失声[2]。思报德兮邈已绝，感鞠育兮情剥裂[3]。嗟母兄兮永潜藏，想

形容兮内摧伤[4]。感阳春兮思慈亲，欲一见兮路无因。望南山兮发哀叹，感机杖兮涕汍澜[5]。念畴昔兮母兄在，心逸豫兮寿四海[6]。忽已逝兮不可追，心穷约兮但有悲[7]。上空堂兮廓无依，睹遗物兮心崩摧[8]。中夜悲兮当谁告，独抆泪兮抱哀戚[9]。日远迈兮思予心，恋所生兮泪不禁[10]。慈母没兮谁予骄，顾自怜兮心忉忉[11]。诉苍天兮天不闻，泪如雨兮叹青云[12]。欲弃忧兮寻复来，痛殷殷兮不可裁[13]。

【校注】 (1) 奈何：为何。无聊：艰困无依，此因作者母兄已逝而有此言。恒：长久。恻恻：悲痛。抽：揪扯、撕裂。

(2) 奄：忽然。茕茕（qióng 穷）：孤独无依。悼：哀伤。啼：悲哀的哭泣。失声：悲痛过度而泣不成声。吴钞本“啼”作“欷”。

(3) 邈已绝：已邈绝，谓母兄已经远离人世。邈绝：遥远。鞠育：抚育。嵇康《幽愤诗》：“母兄鞠育，有慈无威。”剥裂：割裂。

(4) 嗟：叹词，表示悲伤。兄：指嵇康的长兄，而不是嵇喜。永潜藏：谓死亡。摧伤：伤痛已极。

(5) 南山：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寓含思乡、思亲之情的物象，因此常用“寿比南山松”、“命比南山石”来祝愿亲人长寿，本句“望南山”意在引发自己伤悼母兄长逝的哀叹。机杖：同“几杖”，几案和手杖，均为老年人所用之物。本句“感机杖”有睹物伤情之意。涕：眼泪。汍（wán 丸）澜：泪疾流貌。文渊阁《四库全书》“机”作“几”。

(6) 畴昔：往昔。心逸豫兮寿四海：谓我的心情平和安适如同那舒缓辽阔的大海。逸豫，舒缓貌。寿，通“雠”、“畴”。《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寿者雠也。”“寿之为言雠也。”《左传·文公六年》“魏寿余”，《史记·秦本纪》作“魏雠馀”;《新序》“尹寿”,《荀子·大略》作“君畴”（上述诸例均引自《经籍纂诂》卷八十五）。雠、畴均可释为相等。

(7) 穷约：贫穷，此指作者心中非常空虚，无着无落。

(8) 崩摧：犹言五内摧裂，形容哀痛之极。

(9) 抆（wěn 稳）：擦试。

(10) 远迈：远行。所生：指生养自己的母亲。吴钞本“日远迈兮思予心”

作“亲日远兮思日深”，“泪不禁”作“泪流襟”。

(11) 没：死亡。骄：通“娇”，宠爱。切切：忧思貌。

(12) 本句谓作者诉天天不应，只能对着青云流泪悲叹。

(13) 寻：紧接着。殷殷：深切痛苦貌。裁：节制。

【今译】

为何哀愁啊愁于无亲，久久悲痛啊心如揪裂。
哀愁为何啊悲思太多，心情郁结啊不能化解。
骤失倚恃啊孤独无依，内自伤悼啊泣啼呜咽。
思报恩德啊人已远世，感激抚育啊音形已绝。
悲哀母兄啊身躯永藏，想念形貌啊恸心悲伤。
感触阳春啊思念慈亲，想见一面啊无路可循。
遥望南山啊引发哀叹，观感几杖啊泪流不断。
回忆往昔啊母兄均在，我心平舒啊如同大海。
忽然已逝啊不能追回，我心茫然啊只有伤悲。
登上空堂啊空阔无依，观睹遗物啊心如撕捶。
夜半悲醒啊向谁倾诉，独自拭泪啊独怀悲戚。
白日远去啊我心多思，眷恋母亲啊泪流难禁。
慈母已故啊谁给我宠，看己可怜啊忧心忡忡。
诉诸苍天啊苍天不闻，泪如雨注啊悲叹青云。
欲除忧思啊随即又来，悲痛深切啊不能节哀。

【解析】 这是一首哀思亡亲的七言骚体诗。全诗在沉郁的忧愁氛围中，亦悲亦叹，边泣边诉，言辞凄切，哀情浓烈，尽抒新失母爱的极度悲恸和悼念亡亲的一片真情。诗中注意穿插了感阳春、望南山、感几杖、上空堂、睹遗物、日远迈、诉苍天等诸多的视点变化，使得作者的情感波澜亦起伏不断，直至“泪如雨”的高潮。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称“吾新失母兄之欢”，则本诗约作于景元元年。联系到这一年朝中发生了曹髦率禁军徒众攻伐司马昭而被弑身

亡的大事，嵇康的悲情中似乎隐含着当时政局险恶的阴影。本诗采用句中夹“兮”的形式以表现悲泣抽噎中的哭诉，用频频换韵的方式调整节奏以强化悲情，使得本诗成为我国古代早期七言诗中的佳作。另外，此时嵇喜正在司马昭府中做官，诗中对其置之不顾，可见兄弟二人的关系已经相当冷淡了。

答二郭三首[1]

天下悠悠者，下京趋上京[2]。二郭怀不群，超然来北征[3]。乐道托莱庐，雅志无所营[4]。良时遘其愿，遂结欢爱情[5]。君子义是亲，恩好笃平生[6]。寡智自生灾，屡使众衅成[7]。豫子匿梁侧，聂政变其形[8]。顾此怀怛惕，虑在苟自宁[9]。今当寄他域，严驾不得停。本图终宴婉，今更不克并[10]。三子赠嘉诗，馥如幽兰馨[11]。恋土思所亲，能不气愤盈[12]？

昔蒙父兄祚，少得离负荷[13]。因疏遂成懒，寝迹北山阿[14]。但愿养性命，终已靡有他。良辰不我期，当年值纷华[15]。坎壈趣世教，常恐婴网罗[16]。羲农邈已远，拊膺独咨嗟[17]。朔戒贵尚容，渔父好扬波[18]。虽逸亦以难，非余心所嘉[19]。岂若翔区外，湌琼漱朝霞[20]。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21]。结友集灵岳，弹琴登清歌[22]。有能从此者，古人何足多[23]！

详观淩世务，屯险多忧虞[24]。施报更相市，大道匿不

舒[25]。夷路殖枳棘，安步将焉如[26]？权智相倾夺，名位不可居[27]。鸾凤避罻罗，远托昆仑墟[28]。庄周悼灵龟，越稷嗟王舆[29]。至人存诸己，隐璞乐玄虚[30]。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简书[31]？所好亮若兹，杨氏叹交衢[32]。去去从所志，敢谢道不俱[33]。

【校注】 （1）二郭：指郭遐周与郭遐叔（一作郭延周与郭遐卿），二人事迹不详，似为兄弟二人。二郭赠诗原在本诗之前，今附于本诗之后。

（2）悠悠：众多貌。下京趋上京：谓从外地城市奔赴京城。下京，指各州郡治所所在的城市。上京，国都。

（3）怀不群：怀有不同于“悠悠者”的高志，即与“下京趋上京”相反，离开京城来此山阳。超然：远貌。当时嵇康居于国都洛阳之北的山阳县，故云二郭“来北征”。本句在追忆二郭来山阳与嵇康初次欢会的情景。

（4）托：寄居。莱庐：草舍，此指嵇康的陋居。营：求。

（5）遘其愿：实现了二郭盼能相会的愿望。遘，遇合。二郭在赠诗中均表示久有会见嵇康之意。

（6）义是亲：认为这种亲密感情合乎道义而加以称许。平生：终生。

（7）本句及下两句，意在说明自己必须离别，且不能久留即速离去的原因，是结怨权贵，避祸离京。寡智：缺少应付邪恶的智慧权谋。衅：缝隙、裂痕，此指仇怨。“智”原作“志”，据吴钞本改。

（8）豫子：指战国初期的晋人豫让，为智伯的门客。为了替主人报仇，曾躲在桥梁下方企图行刺赵襄子，未遂，伏剑自杀。聂政：战国时齐国的著名勇士，为了替严仲子报仇，刺杀了韩相侠累，遂即毁己形貌后自杀。二人事见《史记·刺客列传》。本句述豫让、聂政事，意在说明“众衅”之人亦会雇请刺客加害自己。陈祚明称嵇康“自比豫、聂”，恐非。

（9）此：指上两句所说的“众衅”及刺客事。怛（dá 达）惕：恐惧。苟：暂且。

（10）终：尽。宴婉：同“燕婉”，缠绵深厚之情。更：却。克：能。并：全、尽。

（11）馥：香气浓郁。馨：香气远闻。吴钞本“三”作“二”。

(12）气愤盈：犹谓情绪激动。愤盈，积满、充盈。“能不”原作“不知”，据吴钞本改。

(13）父：指嵇昭。据《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嵇氏谱》，嵇昭曾任督军粮治书侍御史。兄：嵇康的长兄。祚：福。

(14）疏：宽松，懈怠。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从疏懒。”寝迹：隐藏形迹，即隐居。

(15）期：会遇。当年：壮年。纷华：纷繁迷离，此指纷纭乱世。

(16）坎壈（lǎn 懒）：困顿，不得志。趣：趋。世教：指当世的正统礼教，即周孔之道。婴：羁绊，缠绕。

(17）羲农：指传说中的古帝伏羲和神农。嵇康《述志诗》：“延颈慕大庭，寝足俟皇羲。”拊膺：捶打前胸，表示悲愤，哀痛。吴钞本“农”作“皇”。

(18）朔：指汉代的东方朔，事见嵇康《六言诗十首》注（19）(20)(21)。戒：此指东方朔对其子的劝戒之语。尚容：犹“尚同”，指混同于世俗。扬雄《法言·渊骞》：“或问东方生……（扬雄答）曰：‘非夷齐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晋李轨注：“戒其子以尚同。”渔父：老渔翁，此指《楚辞·渔父》中的渔父，他曾劝屈原说：“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扬波：谓与世沉浮，随波逐流。

(19）逸：闲适安乐。

(20）区外：现实社会之外。飡：同“餐”。琼：美玉。漱：吸吮。

(21）物：与“我”相对的世间万物。鄙累：世俗的烦累。太和：天地间阴阳交融的冲和之气，此谓太空胜境。

(22）登：升，此谓歌声一阵阵升起。清歌：清亮的歌声。

(23）何足多：哪里值得称赞。吴钞本“此”作“我”。

(24）淩：纷杂。屯：聚集，充盈。忧虞：忧虑恐惧。虞，惊。

(25）施报：施惠与报答。更：替代，轮流。市：做买卖，贸易。大道：世间正道。

(26）夷：平。殖：孳生，繁殖。枳棘：枳木与棘木，均为多刺的灌木。安步：缓步徐行。将：当，能。如：去，往。“殖”原作“值”，据吴钞本改。

(27）权智：权谋心计。倾夺：倾诈争夺。

(28）罻（wèi 尉）罗：捕鸟的网。罻，捕鸟的小网。昆仑墟：即昆仑山。墟，大丘。

(29）灵龟：神龟。《庄子·秋水》：“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

焉，曰：'愿以境内累矣！' 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 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 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越稷：当从《古诗笺》及马叙伦《读书续记》作"越搜"，指越国的王子搜。王舆：国王所乘之车。《庄子·让王》："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国无君，求王子搜不得，从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舆。王子搜援绥登车，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 王子搜非恶为君也，恶为君之患也。" 吴钞本"嗟"作"畏"。

(30) 至人：道家指超凡脱俗，达到无我境界的人。存诸己：谓先求充实、丰盈自己的个人修养。《庄子·人间世》："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 隐璞：深藏质朴，返朴归真，这是道家修养的一个重要内容。玄虚：指玄远虚无的道。吴钞本"璞"作"朴"。

(31) 本句是针对郭遐周赠诗所云"所贵身名存，功烈在简书"而发。殉：追求，营谋。乃：居然，竟然。

(32) 亮：确实。杨氏：指战国时魏人杨朱。交衢（qú 渠）：四通八达的道路。《列子·说符篇》："杨子之邻人亡羊，既率其党，又请杨子之竖追之。杨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众？' 邻人曰：'多歧路。' 既反，问：'获羊乎？' 曰：'亡之矣！' 曰：'奚亡之？' 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 杨子戚然变容，不言者移时，不笑者竟日。门人怪之……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

(33) 去去：犹谓远去。敢：谦词，犹谓冒昧。谢：告。道不俱：谓自己与二郭所实践的人生道路并不相同。

【今译】

天下纷纭众多士子，争从州郡奔向京城。
二郭却怀不群之志，远行前来向北征行。
喜好正道寄身敝舍，高洁心志无所私求。
在此良时遂其所愿，于是共结欢爱之情。
君子称许这种情谊，恩爱友好笃守终生。
缺少智谋自会生祸，使得众怨屡屡形成。
豫让行刺隐匿桥侧，聂政功成毁改己容。

想到这些心怀恐惧，只求暂且自保安宁。
今日将要寄身异地，严整车驾不能多停。
本想畅叙深厚友谊，此刻却难尽抒己情。
三人互赠美好诗文，犹如幽兰溢扬芳馨。
留恋此地思念亲友，能不伤感气血充盈？

从前蒙受父兄之福，少年得以不必干活。
由此懈怠遂成懒散，隐居来这北地山阿。
只想调养身心性命，终己一生不求其他。
治世盛时我未逢遇，壮年正值乱世天下。
心志抑郁暂从礼教，又常担心受羁网罗。
伏羲神农距今遥远，独自捶胸嗟叹自我。
东方戒子贵尚同俗，渔父所好随流逐波。
二人虽好也很艰难，非我心中所喜所嘉。
怎如游翔世俗之外，品食美玉吸吮朝霞。
遗弃万物抛却烦累，逍遥行游苍穹天国。
结友会集灵秀山岳，弹奏琴瑟高唱清歌。
人若能够从事此乐，古人岂值赞誉称说！

细察纷纭世间事务，充满艰险多有忧惧。
施惠酬报递相交易，正道隐匿不得展舒。
平坦大路长满枳棘，缓缓迈步能去何处？
小人竞智相互争夺，名誉地位不能久居。
鸾凤为躲网罗之祸，远身避于昆仑仙地。
庄周伤悼神龟入庙，越搜悲嗟乘坐王舆。
至人修身充盈自己，深怀质朴喜好玄虚。
功名岂值舍命追求，竟然还想名列简书？
二郭爱好确实如此，难怪杨朱叹世多歧。
从此远去遂我心志，谨告你我道各有异。

【解析】 本诗为嵇康因欲助毌丘俭起事未遂，不得已离京避难，临行前，与郭遐周、郭遐叔二人相互赠别时的答诗。其中第一首，作者先追忆与二郭结识欢会的难忘时刻，然后抒发“众衅”相逼而寄身他域时的别离之情；第二首，作者简述自己的个人经历，阐明自己“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的人生追求；第三首，作者在猛烈抨击浊世多艰、大道隐匿的基础上，再次申明自己“远托昆仑墟”的高洁志向。全诗情感浓烈，在依依惜别的亲情中，隐含着难以克制的悲愤；在低沉抑郁的语调中，倾诉着清逸高洁的心声，感伤与自信交织，厚重与明快辉映，衬托出作者刚毅不屈的人格。

本诗用作者与二郭的生活道路不同结尾，这在历代亲朋送别的酬答中，是非常罕见的，但这也恰恰反映出嵇康坦率直言的个性特征。看来二郭对嵇康的直爽能够理解，郭遐叔在答诗中既承认“三仁不齐迹”，又表示了友谊长存的意愿，于此亦可见嵇康与二郭的情谊确实与常人不同。

附一： 郭遐周赠三首

亮无佐世才，时俗不可量[1]。归我北山阿，逍遥以倡佯[2]。同气自相求，虎啸谷风凉[3]。惟予与嵇生，未面分好章[4]。古人美倾盖，方此何不臧[5]？援筝执鸣琴，携手游空房[6]。栖迟衡门下，何愿于姬姜[7]？予心好永年，年永怀乐康。我友不斯卒，改计适他方[8]。严车感发日，翻然将高翔[9]。离别在旦夕，惆怅以增伤[10]。

风人重离别，行道犹迟迟[11]。宋玉哀登山，临水送将归[12]。伊此往昔事，言之以增悲[13]。叹我与嵇生，倏忽将永违[14]。俯察渊鱼游，仰观双鸟飞。厉翼太清中，徘徊于丹池[15]。钦哉得其所，令我心独违[16]。言别在斯须，惄焉如调饥[17]。

离别自古有，人非比目鱼[18]。君子不怀土，岂更得安居[19]？四海皆兄弟，何患无彼姝[20]？岩穴隐傅说，寒谷纳白驹[21]。方各以类聚，物亦以群殊[22]。所在有智贤，何忧不此如[23]？所贵身名存，功烈在简书[24]。岁时易过历，日月忽其除[25]。勖哉乎嵇生，敬德以慎躯[26]。

【校注】 （1）“亮”原作“吾”，“不可”原作“所不”，并据吴钞本改。

（2）我：此系代嵇康而言之。阿：山曲。北山阿：指嵇康的山阳故居。倡（cháng 常）佯：同“倘佯”、“相羊”，闲游。吴钞本“倡佯”作“相羊”。

（3）本句谓自己与嵇康是志趣相同，关系密切的好朋友。同气自相求：谓志趣相同者自然会互相吸引、聚合，语本《易·乾·文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虎啸谷风凉：古人认为老虎属五行中的土物，山谷中的凉风属五行中的木风，木生于土，所以虎啸而谷风生，此喻朋友间关系密切。

（4）未面：不曾见面。分好（fèn hào 奋耗）：情分和爱好。章：同“彰”，显明。

（5）倾盖：谓二人各自乘车，途中相遇而亲密交谈，使得车上的伞盖靠在一起。此在喻郭遐周与嵇康送别赠诗之事。方：当。臧：善。

（6）援：执持。空房：陈设乏匮的房间，谓生活清贫。

（7）栖迟衡门下：喻过着愉快的隐居生活。栖迟，游息。衡门，横木为门，指简陋的房屋。《诗·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何愿于姬姜：谓嵇康并不期望自己是曹魏宗室之婿而谋取富贵。愿，企盼。姬姜：春秋时，周王室姬姓，齐国姜姓，二姓常通婚，因此以姬姜为贵族妇女的代称，此指嵇康的妻子，魏沛穆王曹林的女儿（一说为孙女）长乐亭主。

（8）斯：皆，尽。卒：通“萃”，聚集。适：往。“斯”原作“期”，据吴钞本改。

（9）严车：犹“严驾”，整备车驾。感发日：伤感于出发之日。翻然：高飞貌。“严车感”原作“岩东咸”，据吴钞本改。

（10）旦夕：喻短时间内。惆怅：因失意而懊恼。

（11）风人：诗人。迟迟：慢行貌。“道”原作“遒”，据吴钞本改。

（12）宋玉：战国末年楚国人，王逸称其为屈原弟子。宋玉悯屈原忠而放逐，

作《九辩》以述屈原的高洁心志，其中有“憭慄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语。将归：将要归返故乡的人。

(13) 伊：发语词，无义。往昔事：指屈原之事。言外之意，郭遐周以屈原喻嵇康。

(14) 倏忽：顷刻之间。违：离别。吴钞本“倏忽”作“忽然”，“违”作“离”。马叙伦《读书续记》称“作‘离’字是。”

(15) 厉翼：奋展双翅。太清：天空。丹池：传说中地名，为日浴之处。

(16) 钦：钦佩，仰慕。违：不如意。

(17) 斯须：犹“须臾”。惄（nì逆）焉：忧思貌。调（zhāo招）饥：同“朝饥”，早上没吃东西时的饥饿感受。吴钞本“调”作“朝”。

(18) 比目鱼：鲽、鲽等两眼在头部的一侧、平卧于海底的鱼类的统称，古人认为这类鱼比并而行，故喻形影不离的情侣或朋友。

(19) 本句谓君子不怀恋故土，怎又能够安定地生活。《论语·里仁》：“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更，又。

(20) 姝：美女，此喻佳友。

(21) 傅说：商代贤士，曾任商王武丁的相，出仕前曾隐居于傅岩。寒谷：寒凉的山谷。白驹：白色骏马，喻贤人。《诗·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我空谷。”吴钞本“寒”作“空”。

(22) 此句本于《易·系辞上》：“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孔颖达疏：“方谓法术、性行，以类共聚，同方者则同聚也；物谓物色、群党，共在一处，而与他物相分别。”

(23) 不此如：不如此处。“不此”原作“此不”，据吴钞本改。

(24) 功烈：功勋业绩。简书：泛指典册书牍。

(25) 历：过。除：谓光阴逝去。《诗·唐风·蟋蟀》：“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毛传：“除，去也。”

(26) 勖：勉力。敬德以慎躯：谓注重品德修养，又要保重身体。“以”原作“在”，据吴钞本改。

附二：　郭遐叔赠五首[1]

每念遘会，惟日不足[2]。昕往宵归，常苦其速[3]。欢接无厌，如

川赴谷[4]。如何忽尔，将适他俗[5]。言驾有日，巾车命仆[6]。思念君子，温其如玉[7]。心之忧矣，视丹如绿。

如何忽尔，超将远游[8]。情以怵惕，惟思惟忧[9]。展转反侧，寤寐追求[10]。驰情运想，神往形留。心之忧矣，增其劳愁。

不见可欲，使心不乱[11]。譬彼造化，抗无崖畔[12]。封疆画界，事利任难[13]。惟予与子，本不同贯[14]。交重情亲，欲面无算[15]。如何忽尔，时适他馆[16]。明发不寐，耿耿极旦[17]。心之忧矣，增其愤怨[18]。

天地悠长，人生若忽[19]。苟非知命，安保旦夕[20]。思与君子，穷年卒岁[21]。优哉逍遥，幸无陨越[22]。如何君子，超将远迈[23]。我情愿关，我言愿结[24]。心之忧矣，良以忉怛[25]。

君子交有义，不必常相从。天地有明理，远近无异同。三仁不齐迹，贵在等贤踪[26]。众鸟群相追，鸷鸟独无双[27]。何必相呴濡，江海自可容[28]。愿各保遐心，有缘复来东[29]。

【校注】 (1)“五“原作“四”，据吴钞本改。吴钞本题下有“四言四言，五言一首”八字。考四首四言诗均以“心之忧矣”结句，当为同时之作；五言诗则显为针对嵇康答诗末句“去去从所志，敢谢道不俱”而发，当为对嵇康答诗的酬答。

(2) 遭会：相逢聚会。惟日不足：只是感到时间不充裕。

(3) 昕（xīn 新）：黎明。宵：夜晚。

(4) 欢接：犹“欢会”。无厌：不满足。

(5) 忽尔：忽然，谓时间短暂。适：往。他俗：异土。

(6) 言：词头，无义。驾有日：谓出发远行已有了一定的日期。巾车命仆：命令仆人用帷幕装饰车子，准备远行。

(7) 古人常用玉所具有的温润特性喻人的美好品德。《诗·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8）鲁迅、戴明扬均称本句前有脱文。超：超逸，腾身远俗。

（9）怵惕：凄怆悲伤。惟：只有。

（10）展转反侧：翻来复去睡不着觉。寤寐：醒与睡。

（11）可欲：足以引起欲望的事物。《老子》第三章："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12）造化：天地自然。抗：通"亢"，高。崖畔：界限，边际。

（13）封疆画界：划分出一定的疆界。既指造化，又指自己与嵇康的情谊。事利任难：事虽简便，做起来却很难。

（14）惟：想。同贯：犹"同列"，谓官职、身份相等。"本"字原为墨钉，据吴钞本补。

（15）欲面无算：想要见面而机会很少。无算，不成数目，表示甚少。

（16）他馆：另外的住处。

（17）明发不寐：谓整宿未睡。明发，黎明初始之时。耿耿：烦躁不安，心事重重。极：至。旦：早晨。《诗·小雅·小宛》："明发不寐，有怀二人。"《诗·邶风·柏舟》："耿耿不寐，如有隐忧。"

（18）吴钞本"怨"作"叹"。

（19）悠长：久长。忽：俄顷，一会儿。

（20）知命：明晓天命。《易·系辞上》："乐天知命，故不忧。"旦夕：谓一天。

（21）穷年卒岁：谓尽享天年。

（22）优哉逍遥：心情恬适自由自在。幸：但愿。陨越：死亡的婉称。

（23）远迈：远行。

（24）愿：屡次。关：壅塞。结：凝聚，此谓积淤难发。

（25）良：甚，很。以：语中助词，无义。忉怛：忧伤悲痛。

（26）三仁：指殷末的微子、箕子、比干三位仁人。当时纣王无道，微子离之而去，箕子装狂为奴，比干劝谏而被剖心致死。不齐道：谓处世方式不同。等贤踪：谓美好的事迹相同。本句"三仁不齐迹"，亦在暗喻二郭与嵇康"道不俱"。

（27）鸷鸟：鹰鹯之类的猛禽，多喻傲世不俗的耿介之士，此喻嵇康。

（28）呴濡（xǔrú 许如）：谓吹吐泡沫。《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29）遐心：避世隐居之心。吴钞本"心"作"年"。戴明扬云："原钞更合。"

韩按：遐年，高龄长寿。

与阮德如一首(1)

含哀还旧庐，感切伤心肝(2)。良时遘吾子，谈慰臭如兰(3)。畴昔恨不早，既面侔旧欢(4)。不悟卒永离，念隔怅忧叹(5)。事故无不有，别易会良难(6)。郢人忽已逝，匠石寝不言(7)。泽雉穷野草，灵龟乐泥蟠(8)。荣名秽人身，高位多灾患(9)。未若捐外累，肆志养浩然(10)。颜氏希有虞，隰子慕黄轩(11)。涓彭独何人？唯志在所安(12)。渐渍殉近欲，一往不可攀(13)。生生在豫积，勿以怵自宽(14)。南土旱不凉，衿计宜早完(15)。君其爱德素，行路慎风寒(16)。自力致所怀，临文情辛酸(17)。

【校注】 (1) 阮德如：名侃，字德如。据《世说新语·贤媛》注引《陈留志》，阮德如为卫尉阮共之子，"有俊才，而饬以名理，风仪雅润。与嵇康为友。仕至河内太守。"河内郡的治所在紧毗山阳县的怀县（今河南省武陟县西南)。

(2) 旧庐：嵇康在山阳县的破旧居处，亦即郭遐周赠诗所云"空房"、嵇康《答二郭三首》所云"莱庐"。盖其庐附近有温泉，故阮德如答诗首句云："早发温泉庐。"

(3) 遘：逢遇。吾子：男子之间对于对方的敬称，犹今语"您"。臭（xiù秀)：气味。臭如兰，谓二人志趣相同因而所发言语芳香如兰，语本《易·系辞上》："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吾"原作"数"，据吴钞本改。

(4) 畴昔：从前，此指二人盼能会面的宿愿。侔：齐同。旧欢：老朋友。

(5) 卒：结局。吴钞本"忧"作"增"。

(6) 事故：变故，此指与阮德如分别事。良：甚，很。

(7) 郢人、匠石：《庄子·徐无鬼》中的一对儿知己密友，详见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注（69）。寝：止息。

(8) 泽雉：生活在沼泽地的野鸡。《庄子·养生主》："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祈求）畜乎樊中。"穷野草：谓在野草繁密的沼泽中终尽一生。灵龟：见嵇康《答二郭三首》注（29）。泥蟠：盘居于泥中。扬雄《法言·问神》："龙蟠于泥。"

(9) 荣名：此指人间世俗的美名。

(10) 肆志：不受拘束的纵情快意。浩然：浩然之气，亦即刚正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

(11) 颜氏：指孔子的学生颜渊。希：景慕。有虞：虞舜。有，词头。《孟子·滕文公上》："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隰（xí习）子：指春秋时齐国大夫隰朋。黄轩：指黄帝，其号曰轩辕，故称。《庄子·徐无鬼》称隰朋"其为人也，上忘而下不畔，愧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

(12) 涓：指古仙人涓子。据《列仙传》卷上，涓子是齐国人，好饵术，至三百年乃见于齐，隐于宕山，能致风雨，受伯阳九仙法。彭：指古仙人彭祖。据《列仙传》卷上，彭祖是殷大夫，姓篯名铿，帝颛顼之孙，陆终氏之中子，历夏至殷末，八百余岁。常食桂芝，善导引行气。独：犹"为"、"乃"。在：任凭，由。安：安适。

(13) 渐渍（jiān zì 肩字）：浸润，此指沉迷于荣名、外累的人。殉：追求。攀：牵挽，抓住。

(14) 生生：犹"养生"。豫：犹"储"。怵（xù 绪）：诱惑。吴钞本"怵"作"休"。

(15) 南土：阮德如所要去的、位于山阳东南方的、阮德如的家乡陈留郡。衿计：胸中的打算，此指立志归隐的决心，故阮德如答诗云"还誓必不食"。疑本句"南土旱不凉"与下句"君其爱德素"互倒，否则总觉语不连贯。

(16) 德素：犹"德性"，指人的自然至诚之性。

(17) 自力：尽自己的力量。致：表达。

【今译】

满怀哀绪回归陋居，感伤凄切痛人心肝。

良辰佳时得会于您，交谈慰勉言辞若兰。

如此宿愿恨不早遂，既已会面如见旧欢。
不料最终长久分离，念此隔绝惆怅忧叹。
世间变故无处不有，分别容易相会甚难。
郢人既已忽然离去，匠石闭口不再多言。
泽雉终生嬉戏草野，神龟乐于盘居泥潭。
享有美名实污己身，居于高位多招祸患。
不如捐弃外物牵累，自由自在养己浩然。
颜渊敬仰古帝虞舜，隰朋景慕先皇轩辕。
涓彭究竟是何样人？只在心志遂其所愿。
世人沉迷追求近欲，一心向前不能挽牵。
养生重在积蓄精神，勿因诱惑自我松宽。
南土干燥且不太冷，胸中打算应早决断。
您既爱惜个人德性，此行一路慎防风寒。
尽意表述我的心怀，面对此文情感辛酸。

【解析】 这是一首颇有劝谕意味的临别赠友诗。诗中除了记叙友谊感伤离别的内容之外，主要陈述了“荣名秽人身，高位多灾患。未若捐外累，肆志养浩然”的人生哲理。在作者看来，颜渊、隰朋企盼贤君以建功浊世，不如涓子、彭祖捐弃外累肆志养身，希望阮德如对自己的人生道路早下决断。本诗虽短，却倾注了作者对友人今后生活的极大关怀，写得十分真挚、动人，使阮德如深有所悟。

关于本诗的写作时间及其背景，考阮德如的妹夫中领军许允因参与李丰等拥立夏侯玄以取代司马师事，于嘉平六年六月被徙边乐浪，是年冬季死于道中。疑阮德如亦受其牵连，被免官遣归，回乡之际，取道山阳会见嵇康，于是，有了二人的酬答诗文。

附：阮德如答二首

早发温泉庐，夕宿宣阳城[1]。顾眄怀惆怅，言思我友生[2]。会遇一何幸，及子遘欢情。交际虽未久，恩爱发中诚[3]。良玉须切磋，玙璠就其形[4]。随珠岂不曜，雕莹启光荣[5]。与子犹兰石，坚芳互相成。庶几行古道，伐檀俟河清[6]。不谓中离别，飘飘然远征[7]。临舆执手诀，良诲一何精[8]！佳言盈我耳，摄带以自铭[9]。唐虞旷千载，三代不可并[10]。洙泗久已往，微言谁共听[11]？曾参易箦毙，仲由结其缨[12]。晋楚安足慕？屡空守以贞[13]。潜龙尚泥蟠，神龟隐其灵[14]。庶保吾子言，养真以全生[15]。东野多所患，暂往不久停[16]。幸子无损思，逍遥以自宁。

双美不易居，嘉会故难常[17]。爰处憩斯土，与子遘兰芳[18]。常愿永游集，拊翼同回翔[19]。不悟卒永离，一别为异乡。四牡一何速，征人告路长[20]。顾步怀想象，游目屡太行[21]。抚轸增叹息，念子安能忘[22]？恬和为道基，老氏恶强梁[23]。患至有身灾，荣子知所康[24]。神龟实可乐，明戒在刳肠[25]。新诗何笃穆，申咏增慨忼[26]。舒检话良讯，终然永厌藏[27]。还誓必不食，复与同故房[28]。愿子荡忧虑，无以情自伤[29]。俟路忘所以，聊以酬来章[30]。

【校注】 （1）温泉庐：附近有温泉的房屋，当为嵇康诗中所云“旧庐”。宣阳城：地名，故址当在道光年间的河南省修武县东南十八里的宣阳驿附近，位于嵇康住处东南约五十里。又，魏嘉平六年五月，封王皇后母田氏为宣阳乡君，不知是否即其封地。

（2）顾眄（miǎn 免）：顾盼，回视。言：词头，无义。

（3）交际：结交往来。

（4）切磋：磨治加工。玙璠（yú fán 鱼凡）：皆谓美玉。就：成。

(5) 随珠：同“隋珠”，即隋侯所获的一颗夜明宝珠。雕莹：雕琢使其光莹。光荣：明亮。

(6) 庶几：但愿，希望。伐檀俟河清：谓用隐居的方式等待太平治世的到来。伐檀，本为《诗·魏风》篇名，因毛传称“伐檀以俟世用”，故用以喻隐居生活。俟：等待。河清，黄河之水变得清澄，因黄河水经常混浊，故用以喻升平祥瑞的盛世。吴钞本“行”作“弘”。

(7) 不谓：不料。中：半途。飘飘然：轻举貌。

(8) 舆：车。

(9) 援：执持。带：束扎外衣的大带。古人多有将重要的话语记在带上作为座右铭的习俗。

(10) 唐虞：唐尧和虞舜。旷：遥远。三代：夏、商、周三个朝代，古人认为三代均由贤明君主所开创。并：遇合。吴钞本“可”作“我”。

(11) 洙泗：洙水和泗水，春秋时孔子曾在洙泗二水之间聚徒讲学，因以“洙泗”代指孔子及其儒家学说。微言：精深微妙的言辞，此指孔子的教诲。谁共听：共谁听，向谁聆听。共，介词，表示涉及的对象，犹“跟”。

(12) 曾参：字子舆，孔子的学生。易箦（zé 责）毙：换席而死。箦，用竹片芦苇编成的床垫子。据《礼记·檀弓上》，曾参临终前发现身下的箦席是季孙氏所赠，依礼不应死在大夫的席上，曾参为求“得正而毙”，硬让儿子曾元换席，结果，换席之后尚未躺稳便死去了。仲由：字子路，孔子的学生。缨：系冠的带子。据《左传·哀公十五年》，卫国的太子蒯聩和大夫孔悝发兵赶走了卫出公，身为孔悝邑宰的仲由孤身入城欲杀孔悝，在与蒯聩、孔悝的部下格斗中，仲由的冠带被击断，仲由认为“君子死而冠不免”，于是“结缨而死”。本诗述曾参、仲由事，意在说明像此二人恪守大义终生循礼的典范现已不存于世了。

(13) 晋楚安足慕：谓自己要像曾参那样不羡慕富贵生活。《孟子·公孙丑下》：“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吾以吾仁；彼以其爵，吾以吾义，吾何慊（认为少）乎哉?’”屡空守以贞：谓自己要像颜回那样甘居贫贱而持守贞节。屡空，经常贫困。《论语·先进》：“回也其庶乎！屡空。”何晏集解：“言回庶几圣道，虽数空匮而乐在其中。”

(14) 本句谓自己要像潜龙、神龟那样避世全身，自享其乐。潜龙，见嵇康《述志诗二首》注（1）。泥蟠、神龟，见嵇康《与阮德如一首》注（8）。

(15) 庶：希望。保：归依。真：人的自然本性。

(16) 东野：乡野，此指阮德如所居之处。

(17) 双美：此喻嵇康与自己。不易居：不容易常居一处。

(18) 爰：于是。处：居处。憩：止息。斯土：此地，指山阳县嵇康的"旧庐"。遘兰芳：谓结下美好情谊，参见嵇康赠诗注（3）。

(19) 拊翼：拍击双翅。

(20) 四牡：四匹马驾驭的车。牡，此指公马。征人：此指驭手及从行之人。

(21) 游目：纵目，放眼观望。太行：山名，山阳县位于太行山东麓。本句谓自己朝嵇康居住的方向屡屡回望。

(22) 軨（líng 铃）：车栏，即车箱前面和左右两面横直交结的栏木。

(23) 恬和：恬淡平和。基：基础。老氏：指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强梁：见嵇康《秋胡行七首》注（12）。

(24) 荣子：指春秋时的隐士荣启期，后人视为知足自乐的典范。康：乐。《列子·天瑞篇》载荣启期语云："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

(25)本句谓神龟的自由生活确实快乐，但也有因智谋不周而遭剖腹挖肠之祸这样的鲜明鉴戒。刳（kū 哭）：剖，挖。据《庄子·外物》，有只神龟托梦宋君，告己被渔夫捉住，求宋君给予保护。结果，宋君将神龟杀了，用来占卜而十分灵验。对神龟这样的有小智托梦占卜而无大智全命保身的做法，孔子认为是"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26) 新诗：指嵇康的赠诗。何：多么。笃穆：诚笃深远。申咏：反复诵读。慨忼：感慨。

(27) 舒检：缓缓阅读。话：告谕，此谓嵇康告谕自己。良讯：美好的问讯。厌（yā 压）：带在身边。吴钞本"话"作"诏"。

(28) 还誓：谓阮德如还山阳与嵇康再次相会的誓约。不食：谓不食言。

(29) 荡：消除。以：因。

(30) 所以：所为。酬：报。吴钞本"以"作"次"。

酒会诗一首[1]

乐哉苑中游，周览无穷已[2]。百卉吐芳华，崇基邈高

跱[3]。林木纷交错，玄池戏鲂鲤[4]。轻丸毙翔禽，纤纶出鳣鲔[5]。坐中发美赞，异气同音轨[6]。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7]。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8]。斯会岂不乐？恨无东野子[9]。酒中念幽人，守故弥终始[10]。但当体七弦，寄心在知己[11]。

【校注】 （1）本诗原题作“酒会诗七首”。考后六首与第一首内容不同。吴钞本第一首题为“酒会诗”，将后六首和四首四言佚诗、以及本诗后原题“杂诗一首”共十一首四言诗题为“四言”。鲁迅手校本将这些诗题为“酒会诗一首”、“四言诗十一首”，今从。

（2）苑：古代帝王或贵族养禽兽、植林木的园林，此盖指曹魏王室的某一园林。无穷已：没有止境。

（3）崇基：指山。跱：犹“立”。吴钞本“基”作“台”。

（4）玄池：水池。鲂：鳊鱼的古称。

（5）丸：此指弹弓发射的弹丸。纶：此指钓鱼线。鳣鲔（zhān wěi 沾尾）：即鲟鳇鱼，一般大者为鳣，体长丈余；小者为鲔，体长数尺。

（6）坐中：指在座之人。异气：谓不同性情的人。同音轨：谓发出共同的声音。

（7）献：进酒。《诗·大雅·行苇》郑玄笺：“进酒于客曰献。”清酤：清酒。酤，一夜酿成的酒。发皓齿：露出洁白的牙齿，此谓在座之人同歌共吟。

（8）素琴：未加装饰的琴。雅操：雅正的乐曲。

（9）东野子：指阮德如。阮德如答嵇康诗中自称“东野多所患，暂住不久停”语。

（10）幽人：隐居在家未仕为官的人，此指东野子。弥：满。本句谓自己的念友之情贯穿酒会的始终。

（11）体：手足，此指弹奏。七弦：指琴。

【今译】

欢娱畅快苑中行游，四外观望没有边际。

百花吐香争奇斗艳，群山远方高高跱立。

树林灌木纷繁茂盛，清沏水池戏游鲂鲤。
轻丸击毙高翔飞禽，细丝钓出鳣鲔大鱼。
同座诸人齐声称誉，异口同声都是赞语。
临水酣饮进献清酒，轻歌阵阵微露洁齿。
素琴挥弹雅正乐曲，清越琴声随风而起。
如此聚会难道不乐？只恨没有东野之子。
酒会之中思念隐者，持守旧情贯穿终始。
只好亲拨七弦鸣琴，远寄此意在那知己。

【解析】 作为曹魏王室之婿，嵇康有机会参与其苑中酒会。然而，置身在草绿花红、纵情逸乐的氛围之中，嵇康的心里却始终思念着远方幽隐的知己，这与在座的那些贪图享乐之徒形成鲜明的对照，展示出嵇康特有的心性与品格。作者笔法巧妙，首先描写苑中游玩时弹鸟钓鱼、行酒欢歌的愉悦场面，然后笔锋一转直陈己思，使得全诗高雅脱俗且有波澜。

四言诗十一首[1]

淡淡流水，沦胥而逝[2]。泛泛柏舟，载浮载滞[3]。微啸清风，鼓楫容裔[4]。放棹投竿，优游卒岁[5]。

婉彼鸳鸯，戢翼而游[6]。俯唼绿藻，托身洪流[7]。朝翔素濑，夕栖灵洲[8]。摇荡清波，与之沉浮[9]。

藻汜兰沚，和声激朗[10]。操缦清商，游心大象[11]。倾昧修身，惠音遗响[12]。钟期不存，我志谁赏[13]？

敛弦散思，游钓九渊。重流千仞，或饵者悬[14]。猗与庄老，栖迟永年[15]。寔惟龙化，荡志浩然[16]。

肃肃苓风，分生江湄[17]。却背华林，俯泝丹坻[18]。含阳吐英，履霜不衰[19]。嗟我殊观，百卉具腓[20]。心之忧矣，孰识玄机[21]？

猗猗兰蔼，殖彼中原[22]。绿叶幽茂，丽蕊浓繁。馥馥蕙芳，顺风而宣[23]。将御椒房，吐薰龙轩[24]。瞻彼秋草，怅矣惟骞[25]。

泆泆白云，顺风而回[26]。渊渊绿水，盈坎而颓[27]。乘流遥迈，自躬兰隈[28]。杖策答诸，纳之素怀[29]。长啸清原，惟以告哀。

抄抄翔鸾，舒翼太清[30]。俯眺紫辰，仰看素庭[31]。凌蹑玄虚，浮沉无形[32]。将游区外，啸侣长鸣[33]。神□不存，谁与独征[34]？

有舟浮覆，绋𫄨是维[35]。栝楫松櫂，泛若龙微[36]。□津经险，越济不归[37]。思友长林，抱朴山嵋[38]。守器殉业，不能奋飞[39]。

羽化华岳，超游清霄[40]。云盖习习，六龙飘飘[41]。左佩椒桂，右缀兰苕[42]。淩阳赞路，王子奉轺[43]。婉娈名山，

真人是要[44]。齐物养生，与道逍遥[45]。

微风轻扇，云气四除[46]。皎皎亮月，丽于高隅[47]。兴命公子，携手同车[48]。龙骥翼翼，扬镳踟蹰[49]。肃肃宵征，造我友庐[50]。光灯吐辉，华幔长舒。鸾觞酌醴，神鼎烹鱼[51]。弦超子野，叹过绵驹[52]。流咏太素，俯赞玄虚[53]。孰克英贤，与尔剖符[54]！

【校注】 (1) 原无此题，详见嵇康《酒会诗一首》注 (1)。

(2) 淡淡 (yǎn yǎn 眼眼)：水流平满貌。沦胥：相率牵连，此指水流不断。

(3) 泛泛：漂行貌。柏舟：柏木做的船，此又暗用《诗·邶风·柏舟》诗意，《诗序》称："柏舟，言仁而不遇也。"

(4) 啸：撮口吹出的长音。鼓楫 (jí 机)：用手轻轻拍击桨柄。楫，船桨，一般短曰楫，长曰櫂。容裔：通"容与"，徘徊犹豫，踌躇不前貌。

(5) 櫂 (zhào 照)：船桨，参见上注。卒岁：谓度过岁月，了此一生。汉郭泰《答友劝仕进者》："未若岩岫颐神，娱心彭老，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6) 婉：亲爱。彼：语气助词，无义。

(7) 唼 (shà 霎)：水鸟吃食。

(8) 素濑 (lài 赖)：流经沙石之上的清沏水流。灵洲：对水中洲渚的美称。

(9) 摇荡：此指鸳鸯游水时身体摇摆的动作。

(10) 藻：水中藻类植物，古人视为清洁之物。汜 (sì 四)：水边。沚 (zhǐ 止)：水中小块陆地。"藻汜"二字原缺，据吴钞本补。"沚"原作"池"，据吴钞本改。

(11) 操缦：拨弄琴弦。清商：指古代五音中的商声，因其音调凄清悲凉，故称。游心：驰思。大象：即道家所说的无象之象，亦即道。《老子》第三十五章："执大象，天下往。"又第四十一章："大象无形。"

(12) 昧：愚昧，道家认为，具有高深道德修养的人"绝圣弃智"（《老子》第十九章）、"大巧若拙"（《老子》第四十五章）。

(13) 钟期：春秋时楚人钟子期，因其善于辨赏音乐，故多以喻知音。据《吕氏春秋·本味篇》，伯牙鼓琴，意在高山流水，钟子期听而知之。子期死，伯

牙谓世无知音，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再鼓琴。

(14) 重（zhòng 众）：副词，表示程度深。仞：古代长度单位，合八尺，一说七尺。或饵者：迷惑于诱饵的鱼。或，通“惑”。

(15) 猗与：叹词，表示赞美。栖迟：游息，此用《诗·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语意，朱熹集传：“此隐居自乐而无求者之词，言衡门虽浅陋，然亦可以游息。”

(16) 寔：同“实”。惟：为，是。龙化：象龙一样变化。《庄子·天运篇》载孔子会见老子之后的感受说：“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乎阴阳。”荡志：谓涤净忧虑，恣逞情怀。浩然：广大壮阔貌。

(17) 肃肃：清幽。唐沈佺期《奉和圣制同皇太子游慈恩寺应制》：“肃肃莲花界。”苓（lián 莲）风：莲花的香风。《文选·枚乘·七发》：“蔓草芳苓。”李善注：“苓，古莲字也。”《文选·曹植·七启》：“寒芳苓之巢龟。”李善注：“苓与莲同。”分生：犹“遍布”。湄：水边。“苓”原作“笭”，据张溥本改。

(18) 本句在描述莲花生长的优美环境。泝（sù 素）：迎，向。坻（chí 池）：水中小洲。

(19) 履霜：经霜。

(20) 我：明指莲花，暗喻作者。具腓（féi 肥）：完全枯萎。《诗·小雅·四月》：“秋日凄凄，百卉具腓。”

(21) 玄机：玄奥的事理，此指嵇康内心的忧愁原因。

(22) 猗猗：草木美盛貌。蔼（ǎi 矮）：盛多貌。

(23) 馥馥：形容香气很浓。蕙芳：兰花的香气。蕙，蕙兰，叶似兰而色味略逊于兰，此泛指兰花。宣：扩散，传布。

(24) 将：取。御：进献。椒房：指后妃居住的宫室，因其房间以花椒子和泥涂抹墙壁，故称。薰：香气。龙轩：帝王乘坐的车。

(25) 怅矣：犹“怅然”，失意不乐貌。惟：语气助词，无义。骞（qiān 千）：伤损。在嵇康看来，兰花被进用宫廷，犹如神龟献于庙堂，有伤于物类本性，不如没有香味的秋草得享自然天性。

(26) 泆泆（yì 义）：飘荡貌。

(27) 渊渊：深广貌。坎：坑。颓：水向下流淌。樊阳源《江海朝宗赋》：“忽洊至以盈坎，遂同归于巨川。”

(28)“自”下鲁迅先生有案语云：“或‘息’之讹。”细品文意，鲁说可从。兰隈：长有兰花的河曲涯岸。

(29) 诸：代词，犹“之”，此指嵇康的友人。纳：入。

(30) 抄抄：“抄”为“钞”的俗字，“钞”通“眇”，眇眇，孤独无依貌。鲁校本改“抄抄”为“眇眇”。太清：高空。

(31) 紫辰：指空中的诸多星辰，古人多以“紫”字称谓空间，如“紫虚”、“紫宙”等。素庭：犹“苍穹”，指极高的空域。

(32) 淩：升登。蹑：践。玄虚、无形：均指天空。《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仰飞鸟兮乌鸢，淩玄虚兮翩翩。”

(33) 区外：犹谓世外。

(34)“神”字之前或之后原缺一字，鲁校本将缺字符号补在“神”字之后。疑“神”字之前缺一“形”字。谁与：为谁。

(35) 浮覆：犹“浮沉”，谓在水中忽上忽下。绋缅 (fú lí 伏梨)：挽系舟船所用的绳索。是：助词，其作用是把宾语提前以强调之。维：系。《诗·小雅·采菽》：“泛泛杨舟，绋缅维之。乐只君子。”毛传：“绋，䌊也；缅，绥也。”郑玄笺：“杨木之舟浮于水上，泛泛然东西无所定，舟以绋系其绥以制行之。”

(36) 栝 (kuò 扩)：木名，即桧。楫、櫂：并见注 (4)。泛：谓乘船浮行。微：隐行，此谓象龙那样戏游水中。

(37)“津”前原缺一字，疑为“历”字。津：渡口。越济：越过，经过。

(38) 本句谓期望着能够隐居山林。友：以……为友。长林：高大的树林。抱朴：保持人的朴素的自然天性。山嵋：山脚。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

(39) 器：指人的本性。殉业：专心致志于自己的修身悟道之事。殉，追求。

(40) 羽化：飞升成仙。华岳：华山，古人称之为西岳。超：腾跃。

(41) 习习：随风频频飞动貌。飘飘：轻盈飞翔貌。阮籍五言《咏怀诗》其二十三：“六龙服气舆，云盖切天纲。”

(42) 椒桂：椒树与桂树，均为香木。兰苕 (tiáo 条)：兰花。

(43) 淩阳：同“陵阳”，指古代仙人陵阳子明。赞：引导。王子：指古仙人王子乔。奉轺 (yáo 摇)：犹“奉使”。轺，古代使臣所乘的轻便小车。

(44) 婉娈：美好貌。真人：道家称修真得道成为神仙的人。是：见注 (35)。要 (yāo 腰)：邀请。

(45) 齐物：道家学说之一，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如生死寿夭、是非得失、物我有无等，都应同等对待，没有根本的差别。养生：道家的处世原则之一。道：道家学者心中的宇宙万物的本原与主宰。《老子》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

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46）云气：空中稀疏的薄云。“轻”原作“清”，据吴钞本改。

（47）皎皎：明亮洁白貌。

（48）兴：喜。命：呼。公子：似指曹魏王室的某一少年，亦似指嵇康之妻，古时诸侯之女亦可称公子。

（49）龙骥：高大雄健的骏马。翼翼：健壮貌。镳（biāo 标）：马嚼子。踟蹰：马待命欲行时的神态。

（50）肃肃：疾速貌。宵：夜。

（51）鸾觞：刻有鸾鸟花纹的酒杯。酌：斟酒。醴：甜酒。神鼎：对鼎的美称。

（52）弦：指琴。子野：春秋时晋国著名乐师师旷的字。叹：唱歌。绵驹：春秋时齐国著名歌手。

（53）太素：古人谓存在于茫茫宇宙中的最原始的物质形态，此泛指玄奥莫测且又具有巨大能量的太空世界。《列子·天瑞》：“太素者，质之始也。”玄虚：道家信奉的玄远虚无的道。

（54）孰：谁。克：能。英贤：德才杰出的人，此特指晓太素、明玄虚的悟道之人。剖符：剖竹制成符契，双方各执一半以为信物，此为嵇康与之结交共乐之意。

【今译】

缓缓满川清沏流水，碧波相连远方消逝。
水中漂荡柏木小舟，有时浮行有时停止。
清风之中微声长啸，手拍桨柄踌躇犹豫。
索性弃桨垂投渔竿，悠闲自得度过今世。

相亲相依水中鸳鸯，收敛双翅一同嬉游。
俯颈捕食绿藻之间，继而进身浩瀚水流。
早上飞翔清濑之上，傍晚栖息芳美小洲。
任意游荡清波之中，随波而去或沉或浮。

绿藻岸边兰草洲旁，和谐乐声激越清朗。
拨琴奏弹古调清商，驰骋情思翱游大象。
倾心愚昧修炼己身，赠此琴声留此音响。
钟子期已不存今世，我的心志谁能欣赏？

收敛琴弦放散情思，荡钩垂钓九重深渊。
深深水流足有千仞，惑饵之鱼被我高悬。
钦敬赞叹庄子老子，游息陋居益寿延年。
实为如龙随机变化，纵情在这天地之间。

清幽怡人莲花香风，弥满江滨（沁人心胸）。
后边背靠茂美树林，俯身面向红花小洲。
含收阳光吐放芳蕊，历经严霜不改佳容。
叹我独具如此奇观，百草皆已枯萎凋零。
心中充满悲伤忧虑，有谁知我为何而愁？

众多兰花鲜美繁盛，生长在那沃野中原。
绿色叶片翠郁茂密，美丽花蕊浓绮丰繁。
阵阵芳香令人陶醉，顺风远扬四外布传。
采来进用后妃椒房，又散香气薰染龙轩。
看那秋草（仍生野外），怅然反思多有伤残。

空中浮荡朵朵白云，顺随风向或南或北。
河川深广滚滚碧水，盈满坑凹倾泄不回。
乘借洪流漂泊远行，息身在这芳兰曲湄。
拄杖赋诗答之我友，融入我那平素情怀。
放声长啸清凉原野，只能以此诉说悲哀。

孤单无依高翔鸾鸟，展翅翱游辽阔太空。

向下俯视点点星辰，向上仰观寥廓苍穹。
腾身历经玄虚空域，或升或降茫茫无形。
将要行游尘世之外，呼唤伴侣放声长鸣。
伴侣形神均已不在，我将为谁独自远行？

有只小舟随波起伏，系有绳索并无险危。
栝木为楫松木为櫂，浮行向前如龙戏水。
历经津渡历经险滩，顺流行进不想回归。
期望能够隐居茂林，保持素朴在那山隈。
守护天性专意修身，不能即刻成仙高飞。

羽化成仙在那西岳，飞升行游清寂九霄。
云状车盖随风摆动，六龙驾车轻迅飞飘。
左边佩戴椒桂芳木，右边缀饰兰花香草。
陵阳子明在前引路，王乔奉使（先行传告）。
在那秀丽名山之上，邀请真人（谈玄讲道）。
齐同万物保养己身，和道一同自在逍遥。

微风和熙轻轻吹动，空中薄云四下消除。
皎皎莹洁一轮明月，附丽在那夜空一隅。
欣然呼唤我那公子，携手出户同登一车。
驾车骏马雄健高大，昂扬衔嚼待命外出。
（命仆驭车）疾速夜行，来到我友住的房屋。
烛灯高挂吐放明辉，华美幔帐长长展舒。
鸾鸟金杯斟满美酒，精铸宝鼎烹煮鲜鱼。
琴音超过乐师子野，歌声胜于齐人绵驹。
流目咏叹寥廓太空，低头赞美大道玄虚。
谁能堪称英贤俊杰，我便与其盟契共娱！

【解析】 这组四言诗，内容不尽相同，风格颇有差异，亦非一时之作，然而思想情趣却很相近，即感伤现实，咏赞清新、自在的逸隐生活。其中：第一首，作者用或行或止的泛波柏舟，喻颠沛操劳的坎坷人生，经过一番踟躇，作者决定弃舟垂钓，静观浊世长河以安度岁月，表现出一种若即若离的超然的处世态度。第二首，作者满怀深情地赞咏了一对在绿藻、洪流、素濑、灵洲等美好环境中自由生活的鸳鸯，字里行间，倾注着作者对清逸生活的渴望与追求。第三首，作者在长有绿藻和兰花的水边独自弹琴，在“和声激朗”的琴声中陶冶情思，雅逸而清高，却也别有一番孤寂的惆怅。第四首似紧承第三首，作者敛琴垂钓，遥思老庄，实为借以自励自勉。第五首，作者赞美了莲花芳美高洁的品性，其中，隐含着对自己人格的肯定；末尾一句，又流露出独立寒秋孤芳自赏的忧伤。第六首，作者认为，兰花美丽而芳香，却因此而被人采摘，供宫廷贵人享用，这样的结局，真不如平淡无奇的秋草自生自灭不受伤残。这种观点，显然受有老庄弃智尚朴思想的影响。第七首是一篇悲凉的答友诗，作者身处云飘水泄的乱世，避世漂零，杖策答友，并用长啸倾诉难以言表的悲哀，心情抑郁而沉重。第八首，作者自比做孤翔太空的鸾鸟，诉说了自己失去伴侣的悲伤与怅惘。第九首，作者陈述了自己避世隐居，养性修身的高洁心志。第十首似紧承第九首，作者驰骋文思，想象着自己羽化成仙后的种种乐趣。第十一首，记叙了作者夜访友人，饮酒高歌，“流咏太素，俯赞玄虚”的愉悦聚会。疑本诗及第七首之“友”均指阮籍。其理由：1、阮籍亦善啸，故嵇康能用啸声告哀。2、阮籍与嵇康情趣相近，且居住相对稳定，故嵇康能够深夜造访。上述诸诗，真切细腻地展示了作者精神追求的不同侧面，笔法巧妙，情思俊逸，同曹魏末年污浊、平庸的世风形成鲜明的对照。

五言诗三首[1]

人生譬朝露，世变多百罗[2]。苟必有终极，彭聃不足多[3]。仁义浇淳朴，前识丧道华[4]。留弱丧自然，天真难可和[5]。郢人审匠石，钟子识伯牙[6]。真人不屡存，高唱谁当和[7]！

脩夜家无为，独步光庭侧[8]。仰首看天衢，流光曜八极[9]。抚心悼季世，遥念大道逼[10]。飘飘当路士，悠悠进自棘[11]。得失自已求，荣辱相蚕食[12]。朱紫虽玄黄，太素贵无色[13]。渊淡体至道，色化同消息[14]。

俗人不可亲，松乔是可邻[15]。何为秽浊间，动摇增垢尘[16]。慷慨之远游，整驾俟良辰[17]。轻举翔区外，濯翼扶桑津[18]。徘徊戏灵岳，弹琴咏太真[19]。沧水澡五藏，变化忽若神[20]。恒娥进妙药，毛羽翕光新[21]。一纵发开阳，俯视当路人[22]。哀哉世间人，何足久托身？

【校注】 （1）原无此三首诗，据吴钞本补。

（2）百罗：种种不幸的遭遇。罗，通"罹"。《诗·王风·兔爰》："我生之后，遭此百罹。"毛传："罹，忧。"晋戴逵《释私论》："天罚人楚，百罗备婴。"

（3）终极：犹谓人生的最后归宿。《国语·越语下》："（范蠡）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佩文韵府》卷一百零二上引杜甫诗："我生苦漂荡，何时有终极。"彭聃：指彭祖和老子，二人均以长寿闻世。据《列仙传》卷上，彭祖为殷大夫，姓籛名铿，活八百余岁。多：称赞。

（4）浇：使……变薄。前识：谓先见之明。《老子》第三十八章："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王弼注："前识者，前人而识也，下德之伦也。竭其聪明以为前识，役其智力以营庶事。"

（5）留弱：停止在柔弱的地位上。《老子》第三十六章："柔弱胜刚强。"第四十章："弱者道之用。"自然：此指人的天性。天真：指人的不受礼俗约束的天然品性。《庄子·渔父》："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晋书·阮籍嵇康等传论》："餐和履顺，以保天真。"据本句看，嵇康并不赞成老子的一味柔弱退让的处世原则，而较接近于庄子的超然洒脱。

（6）郢人、匠石：见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注（69）。审：察知。钟子：即钟子期。钟子、伯牙事见嵇康《四言诗十一首》注（13）。

（7）真人：道家称修真得道的仙人，亦包括孙登一类的高士。《淮南子·本经训》："莫生莫死，莫虚莫盈，是谓真人。"高唱：格调高雅的诗歌，此指本诗。和（hè 贺）：唱和。

（8）修：长。"家"下鲁迅先生有校语云："疑当作寂，因冢而误。"

（9）天衢：广阔的天空。流光：流动、闪烁的星光。八极：八方极远之地。

（10）季世：衰末之世。遥念：谓想得很远，包括对往事的回顾与对未来的设想。逼：逼迫，排挤。

（11）飘飘：漂泊貌，谓行止不定。当路人：在仕途上奔波竞进的士人。悠悠：遥远漫长、连绵不尽貌。自：介词，相当"于"。

（12）"求"，鲁迅手钞本及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作"来"，戴明扬校注本作"求"，并有校语云："周校本误作来。"按：吴钞本现存台湾，本人所见系北京图书馆善本库翻拍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胶片，加之《五言诗三首》均经校者勾删，该字难以辨认，故暂从戴本作"求"。

（13）朱紫：指古代高级官员的服色与服饰，如朱衣紫绶等。此是就"当路士"而言。玄黄：本指天地之色，后泛指各种颜色。太素：见嵇康《四言诗十一首》注（53）。

（14）渊淡：指深邃而淡泊的心性。色化：谓众色融为一色，亦即上句所云"无色"。视众色为无色，方能无欲，这也是道家修养的一个方面。《管子·形势》："道之所设，人之化也。"尹知章注："道者，均彼我，忘是非，故无往来之体。然道之所设，身必与之化也。"同消息：谓与道共同生活。消息，犹消长，此指人的盛衰、生死。

（15）松乔：古仙人赤松子与王子乔。是：实。

（16）秽浊：污秽浑浊的俗世。

（17）之：往。

（18）区外：俗世之外。扶桑津：神木扶桑下方之水，即汤谷，为日浴之处。津：水。

（19）太真：原始混沌之气。

（20）沧水：即《孟子·离娄上》孺子歌所云“沧浪之水”，原歌云：“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沧浪之水，青绿色的水。澡：洗涤。五藏：五脏。

（21）恒娥：即嫦娥，月神名，相传为后羿妻，因盗食不死之药而奔月。妙药：指长生不死之药。翕（xī 西）：美盛貌。

（22）发：出发，起行。开阳：北斗七星中的第六星。张衡《思玄赋》：“据开阳而俯眡兮，临旧乡之暗蔼。”当路人：即前首诗所云“当路士”，指在仕途上奔波竞进的人。

【今译】

人生短暂犹如朝露，世事频变多有忧祸。
如果确有人生归宿，彭聃虽寿不值称说。
仁德礼义浇薄淳朴，运智先知伤道精魄。
久居柔弱丧人天性，率直淳真难与世和。
郢人深晓匠石神功，钟期详知伯牙所做。
真人并不常存于世，今作雅诗谁能应和！

长夜家居无所作为，独自漫步夜光庭际。
抬头远望茫茫夜空，群星明灿照曜八极。
手抚前胸伤悼衰世，遥想大道日受紧逼。
奔波不定仕途之士，长路漫漫如入荆棘。
或得或失均系己求，有荣有辱相互蚕食。
朱紫官服虽有艳彩，混浊太素却贵无色。
渊淡方可体悟至道，色化才能与道生息。

俗人不能与之亲近，赤松王乔实可为邻。
为何滞身浊世之中，一举一动增己垢尘。
感慨颇多欲去远游，整备车驾等待良辰。
腾空轻起翱翔世外，洗濯双翼扶桑水滨。
徘徊嬉戏灵秀山岳，奏琴高歌咏赞太真。
沧浪之水涤净五脏，颇有变化恍忽若神。
嫦娥进我长生奇药，羽毛华美光洁清新。
纵身一跃去往开阳，据高俯看仕途之人。
实在可悲世间众人，俗世哪值久寄己身？

【解析】 这三首诗，倾诉了作者乱世中的忧虑、企盼及其深刻的人生感受。其中，第一首，作者因深感人生多难、处世无方、知己难遇而抑郁忧伤。第二首，作者静夜独思，悼世悯道，针对当路士的碌碌竟进，重申自己追求“渊淡”“色化”以清思养性的高雅情趣。第三首，表现了作者厌恶浊世，企盼羽化成仙的强烈愿望。这些诗，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作者清逸超俗的心性和丰富深邃的情怀。作者文思雄浑苍健，笔意坦直畅达，读来颇有力度，颇有真情。

琴赋并序[1]

余少好音乐，长而玩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勌[2]；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3]。是故复之而不足，则吟咏以肆志；吟咏之不足，则寄言以广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历世才士并为之赋颂，其体制风流莫不相袭[4]。称其材干，则以危苦为上[5]；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6]；美其感化，则以垂

涕为贵。丽则丽矣，然未尽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声；览其旨趣，亦未达礼乐之情也。众器之中，琴德最优，故缀叙所怀，以为之赋[7]。其辞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托峻岳之崇冈[8]。披重壤以诞载兮，参辰极而高骧[9]。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10]。郁纷纭以独茂兮，飞英蕤于昊苍[11]。夕纳景于虞渊兮，旦晞干于九阳[12]。经千载以待价兮，寂神跱而永康[13]。且其山川形势，则盘纡隐深，磪嵬岑嵓[14]；互岭巉岩，岞崿岖崯[15]；丹崖崄巇，青壁万寻[16]。若乃重巘增起，偃蹇云覆[17]。邈隆崇以极壮，崛巍巍而特秀。蒸灵液以播云，据神渊而吐溜[18]。尔乃颠波奔突，狂赴争流。触岩觝隈，郁怒彪休[19]。汹涌腾薄，奋沫扬涛[20]。沛汩澎湃，蟺蟺相纠[21]。放肆大川，济乎中洲[22]。安回徐迈，寂尔长浮。澹乎洋洋，萦抱山丘[23]。详观其区土之所产毓，奥宇之所宝殖，珍怪琅玕，瑶瑾翕赩，丛集累积，奂衍于其侧[24]。若乃春兰被其东，沙棠殖其西，涓子宅其阳，玉醴涌其前，玄云荫其上，翔鸾集其巅，清露润其肤，惠风流其间[25]。竦肃肃以静谧，密微微其清闲[26]。夫所以经营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丽，而足思愿爱乐矣[27]。

于是遁世之士，荣期绮季之畴，乃相与登飞梁，越幽壑，援琼枝，陟峻崿，以游乎其下[28]。周旋永望，邈若凌飞。邪睨昆仑，俯阚海湄[29]。指苍梧之迢递，临回江之威夷[30]。悟时俗之多累，仰箕山之余辉[31]。羡斯岳之弘敞，心慷慨以忘归[32]。情舒放而远览，接轩辕之遗音[33]。慕老童于騩隅，钦泰容之高吟[34]。顾兹梧而兴虑，思假物以托心。乃斵孙枝，准量所任，至人摅思，制为雅琴[35]。乃使离子督墨，匠石奋斤，夔襄荐法，般倕骋神[36]。锼会裛厕，朗密调均[37]；华

绘雕琢，布藻垂文[38]；错以犀象，籍以翠绿[39]；弦以园客之丝，徽以钟山之玉[40]。爰有龙凤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挥手，钟期听声，华容灼爚，发采扬明，何其丽也[41]；伶伦比律，田连操张，进御君子，新声憀亮，何其伟也[42]。

及其初调，则角羽俱起，宫徵相证，参发并趣，上下累应，踸踔磥硌，美声将兴，固以和昶而足耽矣[43]！尔乃理正声，奏妙曲，扬《白雪》，发《清角》[44]。纷淋浪以流离，奂淫衍而优渥[45]；粲奕奕而高逝，驰岌岌以相属[46]；沛腾遌而竞趣，翕韡晔而繁缛[49]；状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汤汤，郁兮峨峨[48]；怫惰烦冤，纡余婆娑[49]；陵纵播逸，霍濩纷葩[50]。检容授节，应变合度[51]；兢名擅业，安轨徐步[52]；洋洋习习，声烈遐布[53]；含显媚以送终，飘余响乎泰素[54]。

若乃高轩飞观，广夏闲房；冬夜肃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缨徽流芳[57]。于是器冷弦调，心闲手敏，触摠如志，唯意所拟[58]。初涉《渌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尧》，终咏《微子》[59]。宽明弘润，优游躇踌[60]；拊弦安歌，新声代起。歌曰："凌扶摇兮憩瀛洲，要列子兮为好仇[61]。餐沆瀣兮带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62]。齐万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63]。"激清响以赴会，何弦歌之绸缪[64]！

于是曲引向阑，众音将歇，改韵易调，奇弄乃发[65]。扬和颜，攘皓腕，飞纤指以驰骛，纷儮譶以流漫[66]。或徘徊顾慕，拥郁抑按，盘桓毓养，从容秘玩[67]。闼尔奋逸，风骇云乱，牢落凌厉，布濩半散，丰融披离，斐韡奂烂，英声发越，采采粲粲[68]。或间声错糅，状若诡赴，双美并进，骈驰翼驱，初若将乖，后卒同趣[69]。或曲而不屈，[或]直而不倨[70]。或相凌而不乱，或相离而不殊[71]。时劫掎以慷慨，或怨嫭而

踌躇[72]。忽飘飖以轻迈，乍留联而扶疏[73]。或参谭繁促，复叠攒仄，从横骆驿，奔遁相逼，拊嗟累赞，间不容息，瑰艳奇伟，殚不可识[74]。若乃闲舒都雅，洪纤有宜，清和条昶，案衍陆离，穆温柔以怡怿，婉顺叙而委蛇[75]。或乘险投会，邀隙趋危，嚶若离鹍鸣清池，翼若浮鸿翔曾崖，纷文斐尾，慊缕离缕，微风余音，靡靡猗猗[76]。或搂挠擽捋，缥缭潎冽，轻行浮弹，明婳瞭慧，疾而不速，留而不滞，翩绵飘邈，微音迅逝[77]。远而听之，若鸾凤和鸣戏云中；迫而察之，若众葩敷荣曜春风[78]。既丰赡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终[79]。嗟姣妙以弘丽，何变态之无穷！

若夫三春之初，丽服以时，乃携友生，以遨以嬉[80]。涉兰圃，登重基，背长林，翳华芝，临清流，赋新诗[81]。嘉鱼龙之逸豫，乐百卉之荣滋，理重华之遗操，慨远慕而长思[82]。若乃华堂曲宴，密友近宾，兰肴兼御，旨酒清醇，进《南荆》，发《西秦》，绍《陵阳》，度《巴人》[83]。变用杂而并起，竦众听而骇神。料殊功而比操，岂笙籥之能伦[84]！若次其曲引所宜，则《广陵》、《止息》，《东武》、《太山》，《飞龙》、《鹿鸣》，《鹍鸡》、《游弦》，更唱迭奏，声若自然，流楚窈窕，惩躁雪烦[85]。下逮谣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别鹤》，犹有一切，承间簉乏，亦有可观者焉[86]。

然非夫旷远者不能与之嬉游，非夫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非夫放达者不能与之无吝，非夫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也[87]。若论其体势，详其风声，器和故响逸，张急故声清，间辽故音庳，弦长故徽鸣[88]。性絜静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诚可以感荡心志而发泄幽情矣[89]。是故怀戚者闻之，莫不憯懔惨凄，愀怆伤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90]；其康乐者闻之，

则欣愉欢释，抃舞踊溢，留连澜漫，嗢噱终日[91]；若和平者听之，则怡养悦愉，淑穆玄真，恬虚乐古，弃事遗身[92]。是以伯夷以之廉，颜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辩给，万石以之讷慎[93]。其余触类而长，所致非一，同归殊途，或文或质[94]。总中和以统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动物，盖亦弘矣[95]！于时也，金石寝声，匏竹屏气，王豹辍讴，狄牙丧味，天吴踊跃于重渊，王乔披云而下坠，舞鹫鷟于庭阶，游女飘焉而来萃[96]。感天地以致和，况蚑行之众类[97]。嘉斯器之懿茂，咏兹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厌，信古今之所贵。

乱曰[98]：愔愔琴德，不可测兮[99]；体清心远，邈难极兮。良质美手，遇今世兮；纷纶翕响，冠众艺兮[100]。识音者希，孰能珍兮；能尽雅琴，唯至人兮。

【校注】 (1) 琴：拨弦乐器名，琴身为狭长的木质音箱，一般长约一百一十厘米，面板用桐木或杉木制成，底板用梓木制成，开有大小两个音孔，称为“龙池”“凤沼”。琴面张弦七根，奏时右手弹弦，左手按弦。琴周代已有，汉代定型，魏晋时已与现在大致相同。

(2) 玩：研习。滋味：泛指各种美食。勌（juàn 倦）：厌倦。

(3) 导：指古医家、道家的导气养生之术。宣：疏通。近：犹“过”(从李周翰说)。

(4) 八音之器：指用八种材料制成的乐器，古时乐器主要选材于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等八种材料，亦称八音。赋颂：两种不同的文体。

(5) 危苦：此指乐器材料产地的环境高危险峻。吕延济注：“危苦，谓生于高峻也。”

(6) 赋：写作笔法之一，谓铺陈描述。

(7) 琴德：琴的品性，即由琴特有的构造、材质所表现出的特有的音域、音色等。缀叙：著述。

(8) 惟：发语词。椅（yī 衣）梧：椅树和梧桐树，其材可制琴体。《诗·小

雅·湛露》："其桐其椅，其实离离。"郑玄笺也："桐也，椅也，同类而异名。"《诗·鄘风·定之方中》："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9）披重壤：谓椅梧扎根很深。披，裂开。诞：大。载：生。参：犹"直"。《淮南子·说山训》："越人学射，参天而发。"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上》引王念孙语曰："参，可训为直。"辰极：北斗星。高骧（xiāng 香）：上举。

（10）醇和：此指纯正平和之气。休：美。

（11）英蕤（ruí 锐阳平）：花朵。

（12）虞渊：传说中日入之处。晞：晒。九阳：传说中日出之处，因代指朝阳。

（13）待价：谓等待为世所用。神：犹谓沉稳而含情。《易·系辞下》："精义入神。"韩康伯注："神，寂然不动，感而遂通。"

（14）磪嵬（cuī wéi 崔围）：高峻貌。岑喦（yín yán 银岩）：山势险峻貌。

（15）互：交错。巉（chán 馋）岩：高危貌。岞崿（zuò è 作饿）：高峻貌。崛崯（yín 银）：险峻貌。

（16）丹：形容色彩绚丽。崄巇：险峻崎岖。寻：古代长度单位，约合八尺。

（17）重巘（chóng yǎn 虫掩）：重叠的山峰。增（céng 层）：通"层"。偃蹇（jiǎn 检）：高耸貌。

（18）灵液：滋润万物的雨露，此指山中蒸发的水气。神渊：美好的山泉。溜：水流。

（19）觝：冲撞。隈：山曲处。郁怒：盛怒。彪休：怒貌。

（20）腾薄：谓上下起伏。

（21）汥汩（zhì yù 志玉）：水流激荡貌。澎湃：波浪相互冲击貌。蜿蟺（wǎn shàn 晚善）：屈曲盘旋貌。纠：缠绕。

（22）济：贯通。中洲：中原地区。

（23）澹：谓水波轻荡，平稳流淌。洋洋：水势盛大貌。

（24）区土：指椅梧生长的地域。毓：同"育"。奥宇：指椅梧生长的幽深环境。琅玕（láng gān 狼甘）：似玉的美石。瑶瑾：美玉。翕艴（xī xì 西细）：光色盛貌。奂衍：满布貌。

（25）沙棠：木名，其木材可造船，果实可食。郭璞《沙棠诗》："果之美者，沙棠之食。"涓子：古仙人名。据《列仙传》卷上，涓子为齐国人，好饵术，能致风雨，著有《天人经》四十八篇，《琴心》三篇。玉醴：甘泉。惠风：南方吹来的和风。

（26）竦：挺立。肃肃：树木上竦而立貌。谧（mì 密）：安静。微微：幽静貌。

（27）经营：周旋往来。

（28）荣期：指荣启期，春秋时的隐士。绮季：指绮里季，汉初隐士，为“商山四皓”之一。飞梁：凌空飞架的桥梁。琼枝：传说中的玉树，此喻山中的佳树。陟（zhì 志）：升登。峻崿：高峻的山崖。

（29）睨（nì 逆）：看。瞰（kàn 看）：望。海湄：海滨。

（30）苍梧：山名，又称九嶷山，在今湖南省南部的宁远、蓝山等县境内，《史记·五帝本纪》称：“（舜）崩于苍梧之野。”迢递：遥远貌。临：从上往下看。回江：弯曲的长江。威夷：逶迤，迂曲绵延貌。六臣注《文选》卷十八“回”作“迴”。

（31）箕山：指许由隐居的河南省登封县东南的箕山，此代指隐士许由。

（32）斯岳：指椅梧所生之山。

（33）轩辕：黄帝之号。相传黄帝使伶伦始创乐律。

（34）老童：又称耆童，古代传说中的神名。《山海经·西次三经》：“騩山，神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钟磬。”郭璞注：“耆童，老童，颛顼之子。”騩（guī 归）：山名，在今甘肃省敦煌市东南方的三危山西面。泰容：相传为黄帝的乐师。

（35）斲（zhuó 琢）：砍，削。孙枝：从干歧出之枝。景宋本《太平御览》卷九五六引汉应劭《风俗通》云：“梧桐生于峄山阳岩石之上，采东南孙枝为琴，声甚清雅。”至人：道德修养最高超的人，是此番制琴的总指挥。摅（shū 舒）思：运思，动脑筋。

（36）离子：指黄帝时的离朱，据说其视力极佳。墨：木匠划直线所用的绳墨。匠石：古代名石的一位巧匠，参见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注（69）。斤：斧头。夔（kuí 魁）：相传为尧时的乐师。襄：指春秋时鲁国乐师师襄，孔子曾从学琴。般：指春秋时的著名木匠鲁班。倕：相传为尧时的能工巧匠。

（37）锼（sōu 搜）：刻镂。会：器物的盖子，就整体看，琴体为上盖，底板为下盖，所以此兼指琴体与底板。裛（yì 义）：缠绕。厕：通“侧”。朗密：谓大小疏密，此就琴体与中空的空间及音孔的大小疏密等比例关系而言。调均：均匀，匀称。

（38）雕琢：此就琴的外表修饰而言。藻：花纹装饰。文：花纹。

（39）错：镶嵌。籍：践踏，此谓嵌入的动作。

（40）园客：古仙人名。据《列仙传》卷下，园客为济阴人，常种香草，积数十年而食其实。有五色神蛾落在香草上，生有桑蚕。蚕变茧时，有美女相助，收一百二十只茧，每只大如瓮，缫茧六十日始尽，二人俱仙去。徽：镶嵌在琴面外侧表示音位及泛音音位的十三个标识，多以玉为之。钟山：一说即昆仑山，其地多产美玉。

（41）伯牙、钟期：见嵇康《四言诗十一首》注（13）。灼爚（shuò yuè 硕月）：光彩明灿貌。

（42）伶伦：相传为黄帝时乐师，始创音律。田连：春秋时善弹琴者，相传为伯牙之师。操张：谓张琴，即调整弦。御：用。熮（liǔ 柳）：强烈。

（43）角（jué 决）、羽、宫、徵（zhǐ 止）：均为古音阶名。参发并趣，上下累应：此谓一个完美的三和弦。参发：连续做出的三个动作。趣：同“趋”。上下：谓徽位上下，即七根琴弦的上下的同一音位。累应，层次分明并且相应。累，重叠。踸踔（chěn chuō 陈上声戳）：李周翰注：“初声布散貌。”磥硌（lěi luò 垒落）：谓声音壮伟宏大。袓：畅。耽：乐。“磥”原作“踝”，据吴钞本改。

（44）理：演奏。正声：符合音律的标准乐声。白雪：古琴曲名，相传为春秋时晋人师旷所作。清角：古曲名。吕向注：“白雪、清角，并弄名。”傅毅《舞赋》：“扬激徵，骋清角。”李善注：“激徵、清角，皆雅曲名。”

（45）淋浪：犹“聊浪”，放旷貌（从戴明扬说）。流离：放散。奂：盛多。淫衍：泛溢貌，此在形容琴声美盛。优渥：雨水充裕，此谓琴声优美浑厚。

（46）粲：明亮。奕奕：高大壮盛貌。驰：急促。岌岌：高危貌，此谓琴声已高达极点。

（47）沛：充盈盛大貌。腾遌（è 扼）：腾跃相触，此在形容众音融合交错。翕：聚合。韡晔（wěi yè 苇叶）：美盛貌。繁缛：富丽繁盛貌。

（48）浩：水势盛大貌。汤汤（shāng shāng 伤伤）：水流广大貌。郁：卓然高出貌。峨峨：山势高峻貌。

（49）怫愲（fú wèi 伏畏）：郁结不畅貌。烦冤：曲折盘旋貌。纡余：同“纡徐”，委婉舒缓。婆娑：声音悠扬委婉貌。

（50）陵纵播逸：李善注：“言声陵纵播布而起。”张铣注：“声高而分布也。”霍濩（huò 或）：波浪声。纷葩：波浪倾泄四下传布貌。

（51）容：法度，规范，此指曲律。授：付诸。节：拍节。

（52）兢名擅业：谓谨慎而专注于琴曲的社会功效，而不像前边演奏时较注重于个人情感的宣发。兢：小心谨慎。擅：专。轨：法度，规则。步：指弹奏

时的指法动作。

(53)洋洋习习：谓琴声端庄美盛而又清雅和谐。洋洋，水流舒缓而盛大貌。习习，微风和煦貌。烈：美。

(54)媚：美好。送：犹"毕"。泰素：同"太素"，见嵇康《四言诗十一首》注(53)。

(55)若乃：至于。用于句子开头，表示另起一事。

(56)高轩：有窗的高敞长廊。飞观(guàn 贯)：高耸的楼台。夏：大屋。闲：大。

(57)翠粲：色彩鲜明貌。缨徽：妇女所佩的香囊。

(58)器：指琴。闲：正。触攙(pī 批)：奏琴时正手抚抹与反手相击的两种指法。拟：比划，此指弹琴动作。《北堂书钞》卷一〇九引本文"泠"作"冷"。泠，轻妙貌，于义较长。

(59)涉：入。渌水：古曲名。清徵：古曲名。雅昶：同"雅畅"，典雅流畅。唐尧：古曲名。李善注引《七略·雅畅第十七》载《琴道》称"尧畅逸"。咏：此谓弹奏。微子：古曲名，又称《微子操》，相传为微子伤殷将亡而作。

(60)踌躇：徘徊不前貌，此指琴声婉转。

(61)扶摇：盘旋而上的暴风。瀛洲：传说东海中的仙山。要(yāo 腰)：邀。列子：即列御寇，为先秦道家高士，《庄子·逍遥游》将其描写成能够御风而行的神仙。仇(qiú 求)：伴侣。

(62)沆瀣(hàng xiè 杭去声谢)：夜间的水气、露水，旧谓仙人所饮。眇：高远。翩翩：飞行轻快貌。薄：靠近。

(63)齐万物：道家学说之一，参见嵇康《四言诗十一首》注(45)。委：顺从。性命：犹命运。去留：犹死生。

(64)会：节会，此谓歌声的节律。绸缪：犹缠绵。

(65)曲引：此谓序曲。引，乐曲体裁名，有序奏之意。阑：将要结束。奇弄：妙曲。弄，乐曲。

(66)攘：捋袖。皓：白。驰骛：此谓手指的动作如骏马疾速奔腾。僁䜚(sè tà 色踏)：繁多而疾急。流漫：色彩相掺和，此指琴声和谐。

(67)本句描述手指在某处琴弦上反复弹拨的动作。徘徊顾慕：谓手指留恋于较小的范围之内。徘徊，留恋。顾慕，眷念爱慕。拥郁：犹抑郁，此谓弹拨的动作较小。抑按：按压，此就弹奏的动作而言。盘桓：逗留。毓养：抚养。

(68)阘(tà 踏)尔：快速貌。奋逸：腾起。牢落：稀疏零落貌。布濩(hù

户）：遍布。半（pàn 判）散：分散。丰融：谓琴声丰满清晰。披离：分散貌。斐𩇕（fěi wěi 匪伟）、奂烂：均为鲜明貌。采采：众多貌。粲粲：鲜盛貌。

（69）间声：与主旋律相配合的副旋律。诡赴：谓趋向不同。诡，异。双美：谓主旋律与副旋律。乖：离。

（70）倨：傲慢不逊。“直”前原无“或”字，据明陈山毓《赋略》及张溥本补。

（71）凌：侵凌。殊：断绝。

（72）劫掎（jǐ 脊）：形容琴声飞扬高昂。慷慨：此谓琴声激昂。怨𡡉（jù 拒）：犹怨嗟。踌躇：徘徊不进。

（73）乍：忽然。留联：同“留连”，耽搁，留恋。扶疏：回旋貌。《淮南子·修务训》：“舞扶疏。”高诱注：“扶疏，盘跚貌。”

（74）参谭：连续不断貌。攒（cuán 窜阳平）仄：聚集。从横：同“纵横”。奔遁：犹奔跑，谓琴声频率很快。间不容息：谓琴声紧凑不断，使听者连喘息的空闲都没有。殚：尽。

（75）都（dū 督）：美好。昶：同“畅”。案衍：形容乐声低平绵长。陆离：形容琴声斑烂绚丽。怡怿：愉悦快乐。顺叙：和顺而不乱。叙，序。委蛇：绵延屈曲貌。

（76）乘：升。险：指高而尖细的音域。投：合。会：节会。邀：入。隙：即上句“险”所指的高而尖细的音域，因其听起来音量较窄，故称。危：同上句的“险”。嘤（yīng 英）：鸟鸣声。鹍：鹍鸡，黄白色，似鹤。翼：翻飞貌，曾崖：高高的山崖。曾，通“层”。纷文斐尾：文彩绚丽貌。慊缭（qiǎn xiāo 潜消）离缅：喻下垂而连属（从戴明扬说）。慊缭，同“缣缭”，丝织的绢帛。离缅，犹“𦇧缅”，下垂貌。余音：细而不绝之音。靡靡：随顺柔美。猗猗：柔美貌。

（77）搂㧓擽捋（lüè lǚ 略吕）：弹琴的四种指法。搂，谓手指向内弹拨。㧓，反手批击。擽，重击。捋，轻抹。缥缭潎冽（piāo liáo piē liè 飘辽瞥列）：谓声音纠结缭绕而热烈激切。潎冽，水波相激貌。浮弹：谓在弦上拨弹。明婳（huà 画）：贤明美好。睽（qì 器）慧：同“察慧”，聪明而有智慧。疾：敏捷。翩绵飘邈：吕向注：“声飞而远也。”“搂”原作“楼”，“擽”原作“栎”，并据吴钞本及张薄本改。

（78）迫：近。察：此谓认真聆听。众葩：各种花卉。敷荣：开花。

（79）丰赡：丰富。令：美好

（80）三春：此指三月。以时：应季。遨：游。

（81）涉：历。重基：高山。翳：遮蔽。华芝：华盖，华贵的伞盖，此指长林的巨大树荫。

（82）鱼龙：泛指鳞介水族。荣滋：生长茂盛。重华：指虞舜。遗操：指古曲《舜操》。李善注引《琴道》曰："《舜操》者，昔虞舜圣德玄远，遂升天子，喟然念亲，巍巍上帝之位不足保，援琴作操。"

（83）曲宴：犹私宴。兰肴：佳美的菜肴。南荆、西秦、陵阳、巴人：皆古曲名，其中《南荆》为楚乐，《西秦》为秦曲，《陵阳》即《阳春白雪》，为古代高雅乐曲，《巴人》即《下里巴人》，为古代流俗乐曲。发：鼓弹。度：按曲谱弹奏。

（84）竦众听：众竦听。竦，恭敬。料：理。比：考校。操：操行，此指琴的特性。笙籥（yuè 月）：皆为竹制管乐器。

（85）曲引：此泛指乐曲。广陵、止息、东武、太山、飞龙、鹿鸣、鹍鸡、游弦：皆为古乐曲名，且皆属高雅之曲。窈窕：女子高雅而美好貌。惩：止。雪：洗涤。

（86）谣俗：民间乐曲。蔡氏五曲：指相传为蔡邕创作的《游春》、《渌水》、《坐愁》、《秋思》、《幽居》五曲。王昭：指古乐曲《昭君怨》。楚妃：指古乐曲《楚妃叹》。千里：指古乐曲《千里吟》。别鹤：指古乐曲《别鹤操》。一切：谓权宜。篴（zào 造）乏：临时充数。篴，杂。乏，空。

（87）旷远：心胸开阔。之：代指琴。丞：同"吝"。

（88）论：研究。体势：形体态势。详：审察。风声，指琴声，包括琴的音质、音量、音域等。风，声音。张急：弦紧。清：谓声音较为尖细。李善注引蔡邕《月令章句》曰："凡弦之缓急为清浊，琴紧其弦则清，缓则浊。"间辽：谓琴的有效发音距离（即从岳山到龙龈的距离）很长。痺：通"庳"，低下。此谓琴声与其它乐器相比声音较低。相反，"琵琶筝笛间促而声高"（嵇康《声无哀乐论》）。徽鸣：谓各个徽位均有共鸣的谐音。任何发音体的谐音振动都是复合振动，其中首次振动称为基音，其余为泛音。弹琴时，左手轻按徽位后迅即离开，由于琴弦较长，其泛音浑厚而优美。

（89）絜静：同"洁静"。端理：犹正直。至德：最高的道德。

（90）憯懔（cǎn lǐn 惨凛）：忧惧貌。愀（qiǎo 巧）怆：忧伤。懊（yù 玉）咿：内心悲伤而发出的呻吟声。懊，通"噢"。

（91）欨（xū 需）愉：喜悦貌。欨，笑貌。忭（biàn 遍）舞：拍手而舞，形

容人极其欢乐。踊溢：腾跃。留连澜漫：谓长时间的极度兴奋。澜漫：兴会淋漓貌。嗢噱（wà jué 袜决）：大笑。

（92）养：喜悦。淑：善。穆：和。玄真：淳朴、天真。恬虚：恬淡虚静。《庄子·天道篇》："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乐古：此谓倾心于先秦的老庄之道。弃事：抛弃世俗之事。遗身：谓超然物外，避世隐居。

（93）伯夷：殷末隐士，隐居首阳山并饿死山中。之：代指听琴之事。颜回：孔子学生，安贫而好仁。比干：殷纣王叔父，因谏纣王而被剖心身亡。尾生：战国时鲁国人，《庄子·盗跖篇》云："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惠施：战国时宋国人，名家代表人物，以善辩著称。辩给（jǐ 挤）：能言善辩。万石：见嵇康《幽愤诗》注（35）。讷慎：谨慎少言。

（94）触类而长：此谓举一反三，以此类推。

（95）中和：中正平和，为古代道德修养的较高阶段，亦是儒家中庸之道的主要内涵。《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弘：大。

（96）屏气：谓不发声响。王豹：春秋时卫国的名歌手。辍：中途停止。狄牙：春秋时人，以擅长烹调闻名。天吴：传说中的水神，事见《山海经·海外东经》。王乔：古仙人王子乔。鸑鷟（yuè zhuó 越琢）：凤凰一类的神鸟，一说为凤凰的别名。游女：汉水女神。

（97）蚑（qí 齐）行：虫行貌，此指一切活动着的生物。

（98）乱：辞赋篇末总括全篇要旨的一段话。《楚辞·离骚》王逸注："乱，理也，所以发理辞指，总撮其行要也。"

（99）愔愔（yīn 音）：和静貌。测：知。

（100）纷纶翕响：谓琴声纷繁华美而和谐悦耳。众艺：指众多乐器。

【今译】 我从小喜爱音乐，长大之后反复研习它，觉得万物均有盛衰而音乐的本性不变，美味均有厌腻而音乐却百听不倦；能够助人导引气血怡养精神、疏理调和性情心志、居于穷困孤寂之中而不忧闷的，莫过于音乐了。所以人们反复欣赏音乐而不觉满足，便会吟唱配乐诗歌以申张己志；吟唱配乐诗歌而不觉满足，便会寄情

于言辞文字以广示已意。然而，各种材质的乐器、诸类歌舞的表象，历代才子文士都曾为之吟赋作颂，其体例风格无不相互因袭。称誉乐器的材料，都以产自高危险峻之处的为上品；描述乐器的声音，都以悲凉哀伤为主调；赞美乐器的感化作用，都以催人泪下最为重要。（这些文章）美是很美啊，却没有把道理说透。考其原因，好象根本就不懂音乐；观其文旨，也没有晓悟礼乐的真情。众多乐器之中，琴的品性最佳，故陈述已见，为琴作赋。具体文辞如下：

椅梧佳树的生长之处啊，寄身在那高峻的山冈。扎根深厚的土壤而茁壮成长啊，直向北斗星辰而挺身高昂。含容天地的淳和灵气啊，吸纳日月的美好辉光。郁叶纷纭而特别繁茂啊，飞扬花瓣在那昊天苍茫。傍晚收藏树影于西方虞渊啊，清晨映晒枝干于东方朝阳。历经千载而待为世用啊，寂静之中含情跱立而长久安康。况且椅梧所处的山川环境，则是曲折回绕隐密幽深，群山高耸崎岖险峻；岭峦交错陡削高峭，峰岩嵯峨惊心骇人；悬崖斑驳突兀雄伟，绝壁青绿高达万寻。以至于重峦叠嶂层层而起，参天跱立覆有白云。山势远大而极为壮观，挺拔巍峨而特异绝伦。蒸发出阵阵水气而布散云雾，拥有那甘美山泉而涌波清淳。于是川溪翻浪奔驰突泻，急速倾下竞进不休。触击岩石冲撞山曲，似有盛怒郁积在胸。狂流汹涌腾跃起伏，奋激清沫飞扬碧涛。浪花四溅急流澎湃，屈曲盘旋绕行山中。直至冲入巨江大河，流过那沃野中洲。方才安然回荡缓缓前进，静静浮淌远远漂流。一路荡漾洋洋不尽，环抱着沿途的小山沙丘。细看这一带疆域里的佳物，幽境中的特产，琅玕美石珍奇怪异，瑶瑾宝玉色彩明艳，丛聚汇集积累于此，遍布在椅梧的身边。以至于春兰覆盖着椅梧的东土，沙棠生长在椅梧的西面，涓子安居在椅梧的南侧，甘泉腾涌在椅梧的树前，青云遮蔽在椅梧的上方，翔鸾栖息在椅梧的顶端，清露滋润着椅梧的外表，和风吹荡在椅梧之间。（椅梧枝干）严正竦立而安宁肃穆，（树叶）浓密幽静而清寂安闲。（各种佳物）之所以依附在椅梧左右的原因，就在于这里的自然环境神异秀丽，能够满足其美好情思使之愉悦快乐！

于是，那些避世隐居之士，如荣启期、绮里季之辈，一同登上凌空高桥，越过幽深沟壑，攀援玉树琼枝，升临险峻山崖，嬉游在椅梧树下。（他们）环顾四周放眼眺望，邈远无际如身体腾空翩飞。侧视巍巍昆仑，俯看茫茫海滨。指点远方的苍梧之山，下望逶迤的弯曲长江。感悟时俗众人的多有烦累，景仰箕山许由的遗容余辉。羡慕此山的高大弘廓，心中感慨激动而忘记回归。情思舒展放达而向远观望，联想到轩辕黄帝的上古乐音。敬慕魄山山中的仙人老童，钦佩乐师泰容的清歌高吟。凝视这株梧桐而产生一念，想要借助此物以寄托己心。于是砍下梧桐的侧枝，测量所需所用，至人筹划谋思，制做优雅美琴。于是让那离朱负责划线，匠石挥动利斧，夔襄进献造琴之法，般倕施展神奇技艺。镂刻琴体与底板然后缠紧粘牢不露边侧缝隙，（琴体各部）大小疏密比例匀称；华美彩绘精雕细琢，遍布藻饰垂散花纹；镶以犀角象牙，嵌以宝石翡翠；用园客的佳丝为弦，用钟山的美玉为徽。于是琴上有了龙凤的图象、古人的身形：伯牙挥手弹琴，钟期侧耳倾听，华美容貌明灼光灿，焕发异彩奋扬明辉，这是何等的艳丽；伶伦排定音律，田连调整琴弦，进献正人君子，清新琴声强劲响亮，这是何等的伟异。

待到初次调琴之时，则角羽之音一同兴起，宫徵之声相互印证，三个动作连续做出，三音和弦明晰相应，声音由小逐渐变大，美好琴声即将奏行，确实是和谐顺畅而足以行乐啊！于是整备标准乐章，弹奏美妙琴曲，激扬《白雪》古调，发出《清角》佳音。（琴声）纷繁旷远而奔放，盛壮泛溢而浑然；明晰响亮而向高远逝，急促高绝而相连不断；众音齐兴而竞相展示，谐声美盛而富丽丰繁；时尔像那高山伟立，时尔又像流水潺潺；浩瀚啊滔天汤汤，挺拔啊崇峻巍峨；时尔郁结低沉迂回盘旋，委婉舒缓悠扬曲折；时尔激昂奋起高扬远布，犹如那翻腾涌浪倾泄狂波。（最后）检点琴律归于正节，随之奏法改变而合乎曲度；慎重琴的美名专意琴的功效，安守规则缓稳弹奏；（琴声）庄重舒展清雅和谐，曲调美妙远方传布；饱含着壮盛美好而结束全曲，飘逸那余音遗响于茫茫宇宙。

至于在那高耸的轩廊楼观之下，宽敞的屋宇房间之中；冬季夜晚幽静清冷，一轮皓月垂映当空；（奏琴的女子）身穿新衣艳泽明粲，佩有香囊流芳浓浓。于是琴体微凉琴弦协调，心性清正手指敏捷，正抚反击均随其志，一招一式皆遂其意。首先导入《渌水》古曲，中间弹奏《清徵》佳调，和那典雅流畅的《唐尧》，最后弹奏《微子》之操。（琴声）浑厚明晰弘亮圆润，从容不迫舒缓不疾；手抚琴弦安然歌唱，阵阵新歌随风兴起。歌中唱道："乘借劲风啊憩息瀛洲，邀请列子啊结为好友。吸食清露啊朝霞为带，高高翻飞啊凌空遨游。齐同万物啊超然自得，随顺天命啊任其寿夭。"（琴声）激发清响以应和（歌曲）的节奏，琴声歌声多么默契和柔！

于是序曲将要结束，众音似欲停歇，继而改变韵调，妙曲随之展现。（只见她）抬起和悦容颜，捋袖露出玉腕，飞动细指快速拨弹，琴声繁急和谐不乱。时尔专心致志某一音域，臂腕不动手指微弹，逗留不进似若倾心抚育，舒缓从容独自品玩。忽然之间指腕奋起，犹如那狂风吹云乱，动作稀疏却很有力，双手所向遍于琴面，诸音丰满四外流传，鲜明清晰历历耳畔，美好琴声激切清越，丰富多彩繁盛明灿。时尔主次旋律交错杂糅，情形似若各行其事，继而二者殊途同归，一道前进并肩骋驰，起初好像将要分离，最后终于并驾齐驱。时尔婉转而不卑屈，〔时尔〕刚直而不傲慢。时尔相互侵凌而不混乱，时尔相互分离而不绝断。时尔昂扬而激奋，时尔怨嗟而徘徊。忽尔飘飖升空而轻举远去，忽尔留连依恋而回旋盘跚。时尔琴声频密纷繁急促，重叠聚集响成一片，纵横交错往来不绝，众音竞进相互追赶，（听众）拍手嗟叹屡屡称赞，乐曲紧凑不容空闲，瑰美艳丽奇伟之妙，听众不能全部品鉴。继而（琴声）安适舒展美好典雅，高音低音配合相宜，清越和谐条贯流畅，低平绵长斑烂绚丽，和穆温柔而欢悦怡人，委婉循序而绵延屈曲。时尔升音高域以合节律，犹如进入狭隙趋向险危，嚶嚶细语好像离伴鹍鸡鸣啼清池，翩翩翻飞颇似游荡孤鸿翱翔高崖，音色优美富丽多彩，似从高处飘然引来，微风荡动绵延之音，轻柔顺适和美缠绵。时尔搂搋抓捋指法纷繁，众

音交织热闹非凡，轻捷运腕浮弦而弹，神态聪慧而又淑贤，敏捷而不急躁，暂留而不久站，（最后）众音结伴飘然而去，微弱琴声化入遥远。远处听琴，犹如鸾凤和鸣嬉戏云中；近处听琴，好似百花盛开斗艳春风。既丰富而多彩，又善始而善终。赞叹琴声姣好美妙而弘阔壮丽，其千变万化真是无尽无穷！

如果在那阳春的三月初，华丽的服装应季合时，于是携同亲朋好友，一同郊游一同嬉戏。经过兰花芳圃，登上高高山岭，背靠繁密森林，遮蔽茂树浓荫，面对清沏河流，赋咏新创佳诗。嘉许游鱼安逸自在，喜爱百花繁盛多姿，奏起虞舜遗留琴曲，慨然远慕久久长思。至于华堂之上私宴已备，亲朋好友各自就位，佳肴并献案前，美酒清澄醇味，进奏《南荆》楚曲，鼓弹《西秦》古乐，续响《陵阳》佳调，再现《巴人》俗音。变换着使用各类乐曲而一并奏起，众人侧耳聆听而惊心提神。审视琴的奇异功效而考察琴的特殊品性，笙龠怎能与之相提并论！如果依次排列琴所适宜的曲子，则有《广陵》、《止息》，《东武》、《太山》，《飞龙》、《鹿鸣》，《鹍鸡》、《游弦》，更迭演奏轮番拨弹，琴声好象出于自然，流畅清晰典雅优美，能止情躁能涤心烦。下及民谣俗曲，则有那蔡邕所作的五支乐曲，以及《昭君怨》、《楚妃叹》，《千里吟》、《别鹤操》，如果作为一时权宜，趁着高雅乐曲的演奏间隙弹些俗曲以临时充数，也颇为可观。

然而，不是心胸开阔的人不能与琴一道愉悦行游，不是深邃恬静的人不能与琴共同安闲居止，不是豪放豁达的人不能与琴同样无私无欲，不是精妙绝伦的人不能与琴共同辨析事理。如果探究琴的形体结构，考察琴的声音特征，则琴体各部和谐适中所以音响奔放，琴弦绷紧所以琴声清丽，琴的发音间距较大所以琴声低浑，琴弦较长所以各个徽位均有共鸣谐音。琴的品性洁静而正直，含有最高道德的平和清淳，确实能够感动人的心志而发泄人的幽情。所以心中悲戚的人欣赏琴声，无不惊惧凄苦，忧愁伤心，内恸外吟，不能自禁；生活安乐的人欣赏琴声，则喜悦欢乐，手舞足蹈，兴奋不已，终日含笑；心性平和的人欣赏琴声，则愉悦快乐，和善天真，恬静好

古，弃世隐身。所以，伯夷因琴而廉洁，颜回因琴而好仁，比干因琴而尽忠，尾生因琴而守信，惠施因琴而善辩，万石因琴而慎言。其余之人以此类推，琴所薰陶的性情并不一致，目的相同途径有异，有人富于文彩有人却很朴实。琴总括中和之性而统领万物，人们都天天使用而不能缺离，琴教化众人感动万物的巨大作用，大概就是如此显著吧！在此（琴声奏鸣的）时刻，金石乐器均不作声，匏竹乐器亦皆不响，王豹停止讴歌，狄牙丧失味觉，天吴欣然跃出那九重深渊，王乔分开云层而下落人间，鹫鹭起舞于庭阶，游女飘然而来观。琴能感动天地而导致万物和谐，更何况活动着的诸多生类。嘉许此琴之美好，赋咏本文以自慰。长久使用而不觉厌烦，确实为古今之人所珍贵。

总而言之：平和恬静琴的美德，不能臆测啊；琴体清雅琴心远大，深奥难尽啊。琴质精良奏艺美妙，相逢今世啊；琴声繁盛音响和谐，雄冠众器啊。知音之人今世稀少，谁能珍重啊；能够尽知美琴精妙，只有至人啊。

【解析】 这是一篇借物咏怀的佳作。作者驰骋文思，借助于对琴的诸般美德的颂赞，倾诉了自己的高雅情趣与人生追求。全文结构清晰，层层深入。作者首先略述作赋缘起，然后介绍琴的材质不凡与制作精良，继而通过琴在初次调试、正式场合上演奏序曲与正曲，以及郊游私宴中的卓异表现，形象生动地展现了琴的音域宽广、音色优美的独特品性，最后，作者阐述了琴之所以具有如此非凡特性的原因。行文之中，作者移情于琴这一特定的器物上，为其赋予了高雅多艺、清逸傲俗等品德，使其成为作者崇尚自然的人生取向的美好化身。从这个意义上说，赋末“识音者希，孰能珍兮”的慨叹，一语道出了作者清逸傲俗的高洁秉性。

本赋亦反映出作者对于音乐理论的一些基本看法，主要有：一，认为音乐的本质是表现自然，即将大自然中最富有生机、最为美好的声响，通过音乐的和谐旋律表现出来；换句话说，音乐之所以是

美好的，之所以对人具有强烈的感化作用，就在于它表现了大自然的美好与和谐。这种观点，与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阐述的音乐是大自然的产物的观点是相互一致的。二，认为音乐欣赏者应该具有一定的道德修养。更确切地说，只有超越世俗观念，进入较高精神境界的人，方能很好地理解音乐。这也正是“非夫旷远者不能与之嬉游，非夫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非夫放达者不能与之无吝，非夫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的原因。

在写作笔法上，作者善于将听琴者与琴二者的主体与客体的两个角度结合起来进行叙述，使得自然状态的客观描写与听琴者心灵中的主观感受相互映衬，读来形象而真切。全文想象丰富，语言华美，颇有两汉大赋的遗风。

与山巨源绝交书[1]

康白：足下昔称吾于颍川，吾常谓之知言[2]。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从便得之也[3]？前年从河东还，显宗、阿都说足下议以吾自代，事虽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4]。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5]；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6]。间闻足下迁，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7]。

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或谓无之，今乃信其真有耳[8]。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今空语同知有达人，无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9]。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10]！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11]；子

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12]。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所谓达能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13]。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14]。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涂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15]。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论[16]。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志气所托，不可夺也[17]。

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18]。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19]。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20]。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21]。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攻其过[22]。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23]。此由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24]；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25]。

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26]。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27]。吾〔以〕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28]；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29]；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30]：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31]；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32]；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

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33]；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34]；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35]；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36]。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37]；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38]？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39]；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

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40]。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节也[41]；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42]；近诸葛孔明不逼元直以入蜀，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谓能相终始，真相知者也[43]。足下见直木必不可以为轮，曲者不可以为桷，盖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44]。故四民有业，各以得志为乐，唯达者为能通之，此足下度内耳[45]。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46]；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47]。吾顷学养生之术，方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48]。纵无九患，尚不顾足下所好者。又有心闷疾，顷转增笃，私意自试，不能堪其所不乐。自卜已审，若道尽涂穷则已耳[49]。足下无事冤之，令转于沟壑也[50]。

吾新失母兄之欢，意常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况复多病，顾此悢悢，如何可言[51]！今但愿守陋

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52)。足下若嬲之不置，不过欲为官得人，以益时用耳(53)。足下旧知吾潦倒粗疏，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贤能也(54)。若以俗人皆喜荣华，独能离之，以此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长才广度，无所不淹，而能不营，乃可贵耳(55)。若吾多病困，欲离事自全，以保余年，此真所乏耳，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56)？若趣欲共登王涂，期于相致，时为欢益，一旦迫之，必发其狂疾(57)。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

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献之至尊，虽有区区之意，亦已疏矣，愿足下勿似之(58)。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为别。嵇康白。

【校注】 (1) 山巨源：即山涛。《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及山涛为选曹郎（即尚书吏部郎，掌选举官吏），举康自代。"又《世说新语·栖逸》注引《康别传》云："山巨源为吏部郎，迁散骑常侍，举康，康辞之，并与山绝。"知山涛曾两次举嵇康为官，嵇康本文是对第二次荐举的答复，事在魏元帝景元二年（公元二六一年）。

(2) 白：禀白，古代书信常用于开头与结尾。足下：对人的敬称，此指山涛。颍川：郡名，此指曾任颍川太守的山嵚，山嵚为山涛的族父。张铣注："山嵚为颍川太守时，山涛谓嵚云：'康性行不堪职任。'惬康之志，故以为知言也。""颍"原作"颖"，据吴钞本改。

(3) 意：猜测，怀疑。

(4) 河东：郡名，治所在今山西省夏县西北。据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嵇康于公元二五五年因欲应毌丘俭反事，避居河东，二五八年自河东返。显宗：李善注引《晋氏八王故事》："公孙崇，字显宗，谯国人，为尚书郎。"阿都：吕安的小名，为嵇康密友。

(5) 傍通：同"旁通"，谓学问广博通达。多可而少怪：李善注："多有许可，少有疑怪，言宽容也。"

（6）直性狭中：张铣注："直性，谓不从物；狭中，谓不能容人也。"堪：忍受。

（6）迁：升官，此指注（1）所云山涛迁散骑常侍事。惕然：惶恐貌。庖（páo 袍）人：厨师，在祭祀活动中负责切割牲体。尸祝：古代祭祀活动中的主祭人。本句用庖人喻山涛，用尸祝喻自己，并活用《庄子·逍遥游》"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的旧典。鸾刀：刀环有铃的刀，古代祭祀时割牲用。《诗·小雅·信南山》孔颖达疏："鸾即铃也。谓刀环有铃，其声中节。"漫：污。具：详细。

（8）并介之人：能够兼善天下而又耿介自守的人，这是嵇康所钦敬的人，亦犹下文所云"达人"。

（9）达人：通达事理的人。悔吝：灾祸。嵇康认为今人空语达人而不知谁为达人，故下文列举老子、庄子、柳下惠、东方朔、孔子、子文、许由、张良等，以说明达人之所为。

（10）柳下惠：见嵇康《幽愤诗》注（18）。东方朔：见嵇康《六言诗十首》注（19）。短：此用为动词，指责，批评。

（11）执鞭：执鞭赶车。《论语·述而》："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12）子文：见嵇康《六言诗十首》注（22）、（23）。

（13）君子：包括上文的老子、庄子、柳下惠、东方朔、孔子、子文等人。达：谓仕途通达。渝：改变。穷：谓仕途壅塞不通。《孟子·尽心上》："士穷不失义，达不失道……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14）许由：尧时隐士。子房：张良的字，张良是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臣。接舆：春秋时楚国的隐士，曾用歌声劝孔子退隐。《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揆（kuí 魁）：道理，准则。

（15）涂：同"途"。殊涂而同致：即殊途同归之意。《易·系辞下》："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各附所安：犹各得其所。附，归附。安，犹"善"。

（16）本于《易·系辞上》"君子之道，或出或处"语，历代多有论述，如《韩诗外传》卷五："朝廷之士为禄，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为名，故往而不反。"

（17）延陵：指春秋时吴公子季札。子臧：春秋时曹国公子。据《左传·襄公十四年》，吴王诸樊欲让王位于季札，季札以曹国子臧不愿应众人之举取代曹

成公负刍而隐遁的事例，拒绝诸樊，诸樊坚持让位，季札弃家而躬耕，诸樊遂止。长卿：汉司马相如的字。相如：此指战国时赵人蔺相如。《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

（18）尚子平：《文选·孔德璋·北山移文》李周翰注："尚长字子平，王莽时司徒王邑荐之，固辞，后遂入山隐也。"《太平御览》卷二六四引王粲《英雄记》："尚栩先人尚子平，有道术，为县功曹，休归，自入山担薪，卖以食饮。"范晔《后汉书》载其事作"向子平"，盖"向"为"尚"之误。台孝威：指东汉隐士台佟。据《后汉书·台佟传》，台佟字孝威，在武安山隐居，州刺史派人去见他，台佟抱病回访，刺史称台佟生活太苦，台佟说："佟幸得保终性命，存神养和。如明使君奉宣诏书，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隐逸不见。

（19）加：蒙受。孤露：孤单而无庇护。戴明扬校注引王棠《知新录》曰："魏晋间人，以父亡为孤露。"经学：儒学。

（20）驽（nú 奴）：劣马，此喻拙笨。能：通"耐"，愿意。沐：洗头。

（21）胞：此指膀胱。

（22）侪（chái 柴）类：同辈。

（23）任实：谓放纵本性。笃：厚重。

（24）由：犹。

（25）羁：拘系。狂顾：遑急顾盼。顿：毁坏。缨：绳索。镳（biāo 标）：马嚼子，此指束鹿绳索上的金属器件。飨：以酒食招待。"镳"原作"镳"，据吴钞本及《文选》卷四十三改。

（26）至性：谓天赋的卓异品性。过差：过分、失度。

（27）礼法之士：遵循、维护礼仪法度的官员，此用为贬义。绳：纠治、弹劾。大将军：此指司马昭。李善注引孙盛《晋阳秋》曰："何曾于太祖（指司马昭）坐，谓阮籍曰：'卿任性放荡，败礼伤教，若不革变，王宪岂得相容？'谓太祖：'宜投之四裔，以絜王道。'太祖曰：'此贤素羸病，君当恕之。'"《晋书·阮籍传》："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指司马昭）每保护之。"

（28）资：资质、禀性。阙：缺。原无"以"字，"资"原作"贤"，据《晋书·嵇康传》补改。

（29）万石：见嵇康《幽愤诗》注（35）。累：过失，毛病。

（30）人伦：封建礼教所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惟：思。

（31）当关：门吏，有早晨呼人起床的职责。

（32）危坐：正身而跪，即两膝着地，耸起上身，是一种表示严肃恭敬的姿

势。痹：麻木。性：身体。章服：绣有日月星辰等图案的古代礼服，按官品高低，图案有所不同，此泛指官服。

（33）机：同“几”，几案。

（34）欲：将要。见：现。瞿（jù 惧）然：惊骇貌。诡：违背。无咎无誉：谓既无灾祸也无称誉，语本《易·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35）聒（guō 郭）耳：声音刺耳。千变百伎：谓施展各种各样的社交伎俩。

（36）鞅掌：谓纷扰而烦忙。故：事。

（37）显：高贵、显赫。世教：指当世的正统思想、正统礼教。

（38）促中小心：谓狭隘的心胸。

（39）遗（wèi 魏）言：赠言。饵：食。术（zhú 烛）：多年生草本植物，有白术、苍术等数种，根茎可入药。黄精：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可入药。

（40）济：助。

（41）伯成子高：相传为尧、舜、禹三代的高士。据《庄子·天地篇》，伯成子高在尧舜时均为诸侯，至禹时，辞去诸侯而躬耕在野。禹前往问其原因，子高回答说：“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夫子阖行邪？无落吾事。”遂低头继续耕种，不再理禹。

（42）假：借。盖：车上的伞盖。子夏：孔子学生卜商的字。《说苑·杂言》：“孔子将行，无盖。弟子曰：‘子夏有盖，可以行。’孔子曰：‘商之为人也，甚短于财。吾闻与人交者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长矣。’”

（43）元直：徐庶的字。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曹操南下荆州征讨刘备，拘徐庶之母以逼徐庶归曹，徐庶不得已屈从，诸葛亮与刘备并未强留。华子鱼：即华歆，魏文帝时任相国。幼安：管宁的字。据《三国志·魏书·华歆传》与《管宁传》，华歆荐举管宁为独行君子，管宁率全家浮海躲避；又任命管宁为太中大夫，管宁固辞不受。

（44）桷（jué 绝）：方形的椽子。

（45）四民：指士、农、工、商四种人。度：思谋。

（46）章甫：商代的一种冠。文冕：有纹饰的帽子，此指章甫。《庄子·逍遥游》：“宋人资（贩卖）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

（47）鸳雏：同“鹓雏”，凤凰一类的神鸟。据《庄子·秋水篇》，惠子做了梁国的相，担心庄子取代了自己，派人到处搜捕庄子。庄子往见惠子，对他说：“南方有鸟，其名曰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

止，非练食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耶？"

（48）外：排斥，弃除。寂寞：此指清静恬淡的意境。无为：道家的基本学说，主张循顺自然规律，不要随意妄为。庄子发展了这一学说，主张由全生保身进入物我两忘、超越生死、与万物为一的境界。嵇康本文更接近于庄子思想。

（49）卜：推断，预测。审：明白，清晰。已：罢了，算了。

（50）无事：无须，没有必要。冤：枉曲。转：谓弃尸。《左传·昭公十九年》杨伯峻注："转……尸体抛弃也。"《孟子·梁惠王上》："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于沟壑。"

（51）悢悢（liàng 亮）：惆怅，悲伤。

（52）平生：犹谓往事。浊酒：用糯米、黄米等酿制的酒，较混浊。毕：齐备。

（53）嬲（niǎo 鸟）：纠缠，烦扰。

（54）潦倒粗疏：谓举止散漫，不遵礼法。贤能：亦隐有讽刺在朝官员之意。

（55）无所不淹：谓对知识无所不通。淹，广博，深入。

（56）乏：无力。黄门：指被阉割的太监。本句意在申明自己疲于应付疾病及生活困苦，无力为官，并不是面对官职而自表贞洁。

（57）趣（cù 促）：犹"促"，急于。共登王涂：谓一道入仕为官。

（58）野人：此指从事田野劳动的农夫。炙：曝晒。芹子：芹菜。至尊：居于至高无上地位的帝王。区区：谓真情挚意。已：甚，过分。疏：迂阔，不切实际。《列子·杨朱篇》："昔者宋国有田夫，常衣缊黂（乱麻），仅以过冬。暨春东作，自曝于日，不知天下之有广厦隩室，绵纩狐貉。顾谓其妻曰：'负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重赏。'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茎芹萍子者，对乡豪称之。乡豪取而尝之，蜇于口，惨于腹，众哂而怨之，其人大惭。子，此类也。'"

【今译】 嵇康禀白：您从前曾经称道我于颍川（太守山嵚），我时常说那是知我之言。然而我又经常奇怪此事，觉得我还没有被您所熟悉，您是从何处了解我的呢？前年我从河东归来，公孙崇和吕安告诉我您提议以我替代您（的职务），这件事虽然未成，（但由此）知道您原本并不了解我。您学问旁通（心性宽容），遇事多有许

可少有疑怪；我性格直爽心胸狭窄，对许多事情不能克制忍耐，只是偶然与您相识而已。最近听说您又升官，我惶恐不安闷闷不乐，担心您羞于庖人独自宰割，硬拉尸祝上前协助，亲手递来鸾刀，污我以膻腥秽垢，所以详细向您陈述此事的可与不可。

我从前读书，见到记有兼善天下而又能耿介自守的人，时常认为世上并无其人，如今方信真有。人的天性常对某些事情不能忍受，真是不能勉强。如今空谈，都说有通达之人，其人能够忍受任何事情，外表并不异于俗人而内心却不失正道，与全社会随波逐流而没有灾祸降身。老子、庄周，是我尊敬的老师，身居低贱官职；柳下惠、东方朔，是通达之人，安然于卑微地位，我哪里敢对他们妄加批评呢！又有孔子主张兼爱天下，同时又不羞于执鞭致富；子文并不追求卿相高位，却多次登上令尹显职。这正是君子们思谋救助万民的意思，也就是所说的官运亨通便能兼善天下而不改变操行初衷，仕途不通则安然自得而不烦闷忧愁。据此看来，尧、舜的称帝于世，许由的山岩栖身，张良的辅佐汉王，接舆的高歌行吟，他们的处世原则是一致的。敬观上述诸君，可以说是能够实现自己志向的人。所以君子的行为有多种多样，道路有异而目的相同，都依循自己的天性而行动，亦都能各得其所。所以方有或身处朝廷而不离去，或遁入山林而不还返的说法。又有季札崇尚子臧的风范，司马相如仰慕蔺相如的节操，志向各自有所寄托，外人是不能强行改变的。

每当我阅读尚子平、台孝威的传记，时常感慨景慕他们，并想象着他们的为人。我从小蒙受父亡之祸，母亲长兄对我骄惯，所以不曾深涉儒家经学。我天性又很粗疏懒散，筋骨拙笨肌肉松弛，头脸时常一月、半月不洗，不十分发闷发痒，不愿意洗头。早上时常有小便而忍着懒得起床，使得膀胱之中略感尿液转动，方才起床。又因恣纵放荡已久，性情孤傲散漫，怠慢的言行与礼法要求相违相背，懒散的性情与对人傲慢相辅相成，而被同辈们所宽容，并不批评我的过错。又阅读《庄子》、《老子》，更加重了我的放荡，所以使我仕进求荣的心愿一天天衰颓，放纵本性的欲望转而逐渐浓厚。这就像

那禽兽之鹿，从小被人驯养，则服从管教；长成之后被人捕获，则疾急四顾挣断绳索，赴汤蹈火也要逃脱，即使是装饰以黄金之镳，喂给它美味佳肴，它却越发思念密林而向往茂草。

阮籍口中从不谈论别人的过错，我时常想向他学习，而不能赶得上他。阮籍的卓越天性超过一般人，对于万物皆无伤害，只是饮酒太过分了。以至于被礼法之士所纠治，恨之如仇敌，幸亏有赖于大将军的保护。我〔用〕这不如阮籍的禀赋，而有着傲慢懒散的缺点；又不懂得人世间的应酬交际，不明于时事权变；没有万石君那样的谨慎，而有畅所欲言的毛病；如此长时间与人事接触，矛盾便会每天发生，虽然想不招惹祸患，怎么能做得到呢？另外，人间社会有礼仪，朝廷官府有法度，我经过深思熟虑，认为自己绝对不能忍受的事情有七件，非常不可以的事情有两点：我喜欢睡懒觉，而唤人起床的守门官吏早上呼叫不舍，这是第一件不能忍受的事情；我喜欢抱着琴随意行唱，或者在野外射鸟钓鱼，而官府的吏卒守候在我身边，使我不能随便行动，这是第二件不能忍受的事；整个办公时间都要正身跪坐，腿脚麻木不能随便活动，身上又有很多虱子，总要不停地搔挠，却得外边套上官品礼服，拜迎上级官员，这是第三件不能忍受的事；平常不擅长写字，又不喜欢作文章，然而人世间事务繁多，常常堆满几案，如果不给予应酬答复，则触犯礼教有伤道义，想要自己勉强去做，则又不能坚持长久，这是第四件不能忍受的事；我不喜欢吊丧，然而为人之道把这看得很重，我已经被那些不能宽恕我的人所怨恨，以至于将要出现中伤我的人，我虽然心中惊骇深深自责，然而天性不能改变，打算降低心志随顺世俗，则又违反本心不合性情，也最终不能做到既无灾祸也无称誉，像这样，这是第五件不能忍受的事；我不喜欢庸俗的人，然而（为官之后）应当和他们一同共事，或者有时宾客满坐，嘈杂之声烦心刺耳，喧闹尘飞臭味混糅，诸多伎俩千变万化，尽情展现在我的眼前，这是第六件不能忍受的事；我的性情最不耐烦，然而官府之事纷扰烦忙，机要公务缠扰我的心神，世上杂事繁乱我的思虑，这是第七件不能忍

受的事。我又时常非难商汤王、周武王而鄙薄周公、孔子，在人世间（不合礼法的）还不仅仅是这件事，将会被显赫的当世礼教所不容，这是第一件非常不可以的事情；我性情刚正憎恨邪恶，轻率放肆直言不讳，遇有事端一触即发，这是第二件非常不可以的事情。以我这心肠狭隘的性格，统领这九种祸患，即使没有外来的灾难，也会造成体内的病痛，怎么能够长久生活在人间呢？又曾听道士赠言，服食术、黄精，能够使人长寿，心中非常相信；游览山川湖泽，观赏游鱼飞鸟，也是心中非常喜欢的事情。一经为官，这些事情便都废止，我怎么能够舍弃我喜欢的事情，而从事我惧怕的事情呢！

大凡人与人相互认识，贵在了解彼此的天性，并因此而相互帮助。夏禹不逼迫伯成子高（继续担任诸侯），是为了成全子高的操节；孔子不向子夏借用伞盖，是为了掩盖子夏的短处；近代诸葛亮不逼迫徐庶西入巴蜀，华歆亦不勉强管宁出任卿相高官，这可以说是能够自始至终（保持友情），是真正的相互知心的人。您看见端直的树木一定不能做车轮，弯曲的树木不能做房椽，大概不想让直木与曲木委屈其天生的资质，要让它们各得其所用吧。所以士、农、工、商各有自己的职业，各以满足自己的志趣为乐，只有通达的人才能懂得这一道理，这应是您意料之中的。不能自己认为是非常漂亮的头冠，而强迫越国人戴上这具有美丽纹饰的帽子；自己嗜好腐臭的食物，而用死老鼠喂养神鸟鸳雏。我近来学习养生之术，正摈弃世间荣华，弃去美味珍肴，倾注心神于恬淡意境，把“无为”作为最高准则。即使没有上述的九种祸患，尚且不屑一顾您所喜好的（入仕为官）。另外，我有心闷的疾病，近来逐渐加重，私下自我设想，不能承受我所不乐的事情。我对前途的预想已很明晰，如果实在无路可走，也就算了。您没有必要硬逼于我，使我弃尸于荒野沟壑。

我刚刚失去母亲长兄的欢爱，心中常感凄切。女儿年仅十三，儿子年仅八岁，还未成人，且又体弱多病，想到这些心中悲伤，这种情感怎么能用语言来表达！如今只想守居陋巷，教养子孙，时尔与亲朋故友畅叙阔别之情，陈述往日旧事，略备浊酒一杯，弹奏雅琴

一曲，我的志愿也就满足了。您如此对我纠缠不放，不过是想为官府网罗人才，以有益于现时所用罢了。您原本知道我行为散漫不循礼法，不近世故人情，我自己也觉得不如当今的贤能之士。您如果用俗人都喜欢荣华富贵，而我独能离弃它，并把这作为愉快之事（这样的话来评价我），这最接近于我的性情，可以这样说。然而假如能够做到才能出众器量宏大，知识丰富无所不通，而又能不去营求仕途，这才是最为可贵的。像我这样多有疾病困苦，还想要远离世事自我保全，进而能安度我的余年，这已经是令我疲乏难当的，哪里是看见阉宦而称其贞洁呢？如果您急于想和我一道入仕为官，期待我相招而致，并时时能够相悦相益，一旦强迫于我，必然会引发我的疯狂之病。倘若不是具有深仇大恨，是不至于这样做的。

有位把太阳晒背当作快乐并把芹菜当作美味的农夫，想把这两件事奉献给帝王，虽然具有真挚的诚意，也是十分迂阔的做法，希望您不要像农夫那样。我的意思就是这些，既以此书解释于您，又以此书与您告别。嵇康禀白。

【解析】 山涛荐举的吏部郎一职，从属于以大将军录尚书事的司马昭，秩四百石，官品不高但很重要。嵇康在回信中严辞拒绝了山涛的举荐，实际上，是坚决拒绝了这一投靠司马氏集团的机会。嵇康在文中主要阐述了两点不能应允的理由，一是自己景慕心中装有天下而又有骨气的并介之士，景慕宽弘博达而又无所不堪的达人，不愿做视长官脸色行事的政府职员；二是自己的禀性懒散放荡，不适合做吏部郎这样的政府官员。实际上，嵇康早已曾以曹魏皇室之婿的身份拜郎中（秩比三百石），迁中散大夫（秩六百石，掌顾问应对，无常事），成为光禄勋属下的效命于皇室的官员，可见，不能做官是假，不愿投靠司马昭是真。另外，嵇康文中自称“薄周孔”，然而文中两次提到孔子，不但毫无鄙薄之意，反而颇有敬重之情，联系到嵇康《管蔡论》中对周公的微词，不难看出，嵇康鄙薄的是以周公自居的司马昭。上述两点，是本文使司马昭大为不满的主要原因。

本文是嵇康个人人格的真实写照。同时，用嘲讽讥刺、锋利洒脱的语言，表达对山涛小看自己人格的不满，表达对当时黑暗政治的抗争，非常符合嵇康特有的性格，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刘勰称“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文心雕龙·书记》），并非过誉之辞。

与吕长悌绝交书[1]

康白：昔与足下年时相比，以故数面相亲，足下笃意，遂成大好，由是许足下以至交[2]。虽出处殊涂，而欢爱不衰也。及中间，少知阿都志力开悟，每喜足下家复有此弟[3]。而阿都去年向吾有言，诚忿足下，意欲发举，吾深抑之[4]。亦自恃，每谓足下不足迫之，故从吾言[5]。间令足下因其顺[吾，与之顺]亲[6]。盖惜足下门户，欲令彼此无恙也。又足下许吾终不系都，以子父交为誓，吾乃慨然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释然，不复兴意[7]。足下阴自阻疑，密表系都，先首服诬都[8]。此为都故信吾，又无言，何意足下苞藏祸心耶[9]？都之含忍足下，实由吾言。今都获罪，吾为负之[10]。吾之负都，由足下之负吾也！怅然失图，复何言哉[11]！若此，无心复与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绝交不出丑言，从此别矣！临别恨恨[12]。嵇康白。

【校注】 (1) 吕长悌：即吕巽（又作逊）。《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亲善。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钟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遂杀安及康。”《世说新语·雅量》注引《晋阳秋》：“安

嫡兄逊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逊遣妻，以咨于康，康喻而抑之。逊内不自安，阴告安挝母，表求徙边。安当徙，诉自理辞引康。”《文选·向秀·思旧赋》李善注引干宝《晋书》：“安，巽庶弟，俊才，妻美。巽使妇人醉而幸之，丑恶发露，巽病之，告安谤己。巽于钟会有宠，太祖遂徙安边郡。遣书与康：‘昔李叟入秦，及关而叹。’云云。太祖恶之，追收下狱。康理之，俱死。”嵇康本文当作于吕安徙边之后，事在魏元帝景元四年（公元二六三年）。

（2）白、足下：见上文注（2）。大好：谓亲密的朋友。

（3）阿都：吕安的小名，吕安为吕巽庶弟。

（4）吕安所忿，即巽淫安妻之事。

（5）足：犹“得”，能够。《礼记·礼器》：“百官皆足。”郑玄注：“足，犹得。”迫：此谓以兄欺弟，以嫡欺庶。吴钞本“足”作“得”。

（6）间：私下。原无“吾与之顺”四字，据吴钞本补。

（7）系：通“击”，此谓揭发、弹劾。子父交：谓吕巽自称与吕安是同父之子的情谊。慨然：感慨貌。吴钞本“系”作“击”。“交”原作“六人”，据吴钞本改。

（8）阻：疑虑。首服：谓告发。诬都：即诬告阿都“谤己”、“挝母”之罪。

（9）无言：谓阿都没有告发吕巽的言辞。苞：包。

（10）戴明扬注：“案获罪，谓被决徙边也。”负：辜负。

（11）怅然：失意不乐貌。失图：谓失去主意。

（12）恨恨：谓抱恨不已。吴钞本“别”作“书”。

【今译】 嵇康禀白：先前我和您年龄相近，因此数次见面相互亲近，您情意诚笃，于是结成好友，并从此许诺您为至深之交。即使您出仕为官我隐身在野道路有异，而欢爱之情并不衰减。在此期间，稍微知晓阿都心智才力开通颖悟，时常高兴您家又有这样的弟弟。然而阿都去年对我有话，非常忿恨您，想要告发检举，我极力阻止他。我亦自恃（与您深交），时常说您不能欺负阿都，所以阿都听从我的话。我暗中劝您因阿都听从我的话，与阿都和顺亲近。这恐怕主要是珍惜您的家庭声望，想让你们兄弟之间平安无事。另外，您许诺我最终不与阿都见官，并用你二人是同父之子的关系作为誓言，我于是深深感慨您的郑重言辞，安慰劝解阿都，阿都便消除了

忿恨，不再兴起告发之意。您却暗地里自我多疑，秘密上表揭举阿都，抢先告发诬陷阿都。这都因为阿都此前相信我，又没有告发你的讼辞，哪里想到您怀中暗藏着害人之心？阿都之所以容忍您，实因我的劝说。如今阿都被判有罪，是我对不起他。我之所以对不起阿都，是由于您对不起我！为此惆怅抑郁无所可图，还能再说什么呢！像这样，没有心思再和您交往了。古时的君子断绝交往时不说对方的坏话，你我从此分手吧！即将分别愤恨不已。嵇康禀白。

【解析】 吕巽是一个阴险狠毒的衣冠禽兽，嵇康却曾许之以至交。值此丑恶面目终于暴露之际，嵇康愤然与之绝交。文中略述与吕巽交往始末以及绝交的原因，言辞之间，饱含着作者轻信小人蒙受欺骗殃及吕安的多重激愤，以及作者重情仗义疾恶如仇的刚毅性格。全文简明质直，辞正理壮，气度不凡。

卜 疑 集(1)

有宏达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阔(2)；方而不制，廉而不割(3)；超世独步，怀玉被褐(4)；交不苟合，仕不期达。常以为忠信笃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游八蛮，浮沧海，践河源，甲兵不足忌，猛兽不为患(5)。是以机心不存，泊然纯素，从容纵肆，遗忘好恶，以天道为一指，不识品物之细故也(6)。然而大道既隐，智巧滋繁；世俗胶加，人情万端(8)；利之所在，若鸟之追鸾；富为积蠹，贵为聚怨(9)；动者多累，静者鲜患。尔乃思丘中之隐士，乐川上之执竿也(10)。于是远念长想，超然自失：郢人既没，谁为吾质(11)？圣人吾不得见，冀闻之于数术。乃适太史贞父之庐而访之，曰：

"吾有所疑，愿子卜之[13]。"贞父乃危坐操蓍，拂几陈龟，曰："君何以命之[14]？"

先生曰："吾宁发愤陈诚，谠言帝庭，不屈王公乎[15]？将卑懦委随，承旨倚靡，为面从乎[16]？宁恺悌弘覆，施而不德乎[17]？将进趣世利，苟容偷合乎[18]？宁隐居行义，推至诚乎？将崇饰矫诬，养虚名乎[19]？宁斥逐凶佞，守正不倾，明否臧乎[20]？将傲倪滑稽，挟智任术，为智囊乎[21]？宁与王乔、赤松为侣乎[22]？将进伊挚而友尚父乎[23]？宁隐鳞藏彩，若渊中之龙乎？将舒翼扬声，若云间之鸿乎[24]？宁外化其形，内隐其情，屈身随时，陆沉无名，虽在人间，实处冥冥乎[25]？将激昂为清，锐思为精，行与世异，心与俗并，所在必闻，恒荧荧乎[26]？宁寥落闲放，无所矜尚[27]；彼我为一，不争不让[28]；激心皓素，忽然坐忘[29]；追羲农而不及，行中路而惆怅乎？将慷慨以为壮，感概以为亮[30]；上干万乘，下凌将相[31]；尊严其容，高自矫抗[32]；常如失职，怀恨怏怏乎[33]？宁聚货千亿，击钟鼎食，枕藉芬芳，婉娈美色乎[34]？将苦身竭力，剪除荆棘，山居谷饮，倚岩而息乎？宁如伯奋、仲堪，二八为偶，排摈共鲧，令失所乎[35]？将如箕山之夫，颍水之父，轻贱唐虞而笑大禹乎[36]？宁如泰伯之隐德潜让而不扬乎[37]？将如季札之显节义，慕为子臧乎[38]？宁如老聃之清净微妙，守玄抱一乎[39]？将如庄周之齐物变化，洞达而放逸乎[40]？宁如夷吾之不忝束缚而终立霸功乎[41]？将如鲁连之轻世肆志，高谈从容乎[42]？宁如市南子之神勇内固，山渊其志乎[43]？将如毛公、蔺生之龙骧虎步，慕为壮士乎[44]？此谁得谁失，何凶何吉？时移俗易，好贵慕名，臧文不让位于柳季，公孙不归美于董生[45]；贾谊一当于明主，绛灌作色而

扬声[46]。况今千龙并驰，万骥徂征，纷纭交竞，逝若流星，敢不惟思，谋于老成哉[47]？”

太史贞父曰：“吾闻至人不相，达人不卜[48]。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见素表璞[49]；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谋禄；鉴乎古今，涤情荡欲。夫如是，吕梁可以游，汤谷可以浴，方将观大鹏于南溟，又何忧于人间之委曲[50]？”

【校注】 (1) 卜疑集：卜众疑。集，众。吴钞本无“集”字。

(2) 宏达：谓性情开朗豁达。本文的宏达先生为作者虚构的人物，亦为作者自己的化身。寂寥：旷远貌。疏阔：犹豁达，谓心胸开阔。

(3) 制：裁制，控制。廉：棱角。《老子》第五十八章：“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以刃划伤）。”

(4) 超世：谓杰出不凡，异乎寻常。独步：谓独一无二，无与伦比。怀玉被褐：喻人内怀美质而外表粗陋。褐，用麻或粗毛制成的短衣衫，贫贱者所用。《老子》第七十章：“是以圣人被褐怀玉。”

(5) 笃：诚笃，厚道。九夷八蛮：泛指边疆各少数民族。九夷，古代称东方的九种民族。八蛮，古代称南方的八种民族。践：及，达到。甲兵：铠甲和兵械，此指军队与战争。

(6) 机心：机巧谋略之心。泊然：淡泊恬静。天道：犹“天理”，指自然界的变化规律。细故：细小的事情。《庄子·齐物论》：“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

(7) 大道：最完美的治世原则。

(8) 殽（háo 毫）加：乖戾。

(9) 蠹（dù 肚）：蛀虫，此喻祸害。

(10) 尔乃：表示顺接的连词，意为这才，于是。

(11) 超然：犹“怅然”。自失：因感空虚、不足而内心若有所失。郢人：见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注（69）。质：对手，此谓了解自己的知心朋友。

(12) 数术：即术数，古代关于天文、历法、占卜的学问，此指从事术数的人。

(13) 太史：官名，掌管天时历法。贞父：作者虚构的人名。子：对人的敬称。

(14) 危坐：见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注（32）。蓍（shī 师）：草名，古人常用其茎占卜。龟：此指用于占卜的龟板。吴钞本“操”作“揲”。

(15) 宁……将……：表示询问二者如何选择其一的句式，意为“是……？还是……？”宁，或（据《古书虚字集释》卷六）。将，或。谠（dǎng 党）言：直言。

(16) 承旨：此谓迎合王公的旨意。倚靡：随顺貌。

(17) 恺悌：和乐平易。德：恩惠。

(18) 趣：通“取”。苟容偷合：谓苟且迎合以取悦于人。《荀子·臣道》：“不恤君子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吴钞本“趣”作“趋”。

(19) 矫诬：谓假借正当名义以行诬罔之事。养：取。

(20) 否（pǐ 痞）臧：恶善，此指对事物的褒贬意见。

(21) 倪（nì 逆）：通“睨”，侧目斜视。滑稽：谓言辞流利能言善辩。任：用。智囊：足智多谋而为他人出谋划策的人。

(22) 王乔、赤松：指古仙人王子乔和赤松子。

(23) 进：推重。伊挚：即伊尹，商王成汤的重臣，被尊为阿衡。尚父：即吕望，又称姜太公，周文王的大臣，被尊称为尚父，意为可尊敬的父辈。吴钞本“进”作“追”，于义较长。

(24) “将”原作“宁”，据张溥本及四库全书本改。

(25) 外化：谓外表的形貌发生衰老等变化。《庄子·知北游》：“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陆沉：在陆地上无水而沉没，喻隐居。冥冥：高远幽深貌，此谓高山密林。

(26) 闻：名望声誉，此用为贬意。《论语·颜渊》：“（子曰）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荧荧：光闪烁貌，此喻人的名誉显赫。“荧荧”原作“营营”，吴钞本作“荧荧”，考“荧荧”与上句“冥冥”相对文，故据改。

(27) 寥落：孤寂貌。间放：同“闲放”，悠闲放任。矜尚：夸耀。吴钞本“间”作“闲”。

(28) 彼我为一：即《庄子·齐物论》“万物与我为一”之意，谓将万物与我视同一体，没有区别与差异。

(29) 皓素：见嵇喜《秀才答诗四首》注(24)。坐忘：道家谓物我两忘，与道合一的精神境界。《庄子·大宗师》："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30) 感概：谓情感愤激而有志节气概。亮：信。

(31) 干：求。万乘：指天子。

(32) 矫抗：谓行为与众不同以示其显荣高贵。吴钞本"矫"作"度"。

(33) 怏怏：闷闷不乐的神情。

(34) 枕藉：枕头与垫席，此谓沉溺。婉娈(luán 峦)：缠绵依恋。

(35) 伯奋、仲堪：相传为高辛氏的两位才子，均为"八元"之一。二八：八恺、八元的合称。《左传·文公十八年》："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共：古部落首领共工。鲧(gǔn 滚)：古部落首领，禹的父亲。相传共工和鲧都是不遵法度的恶人，均为"四凶"之一，被舜放逐边裔。

(36) 箕山之夫：指尧时隐居箕山的许由。据嵇康《圣贤高士传赞》，许由字仲武，尧舜皆师之，并皆欲让以天下，许由不受。颍水之父：指尧时隐居颍水的巢父。吴钞本"颍"字涂抹不清，"父"作"女"。鲁迅校语称"颍"字"盖'白'字也，两神女浣白水之上，禹过之而趋云云，见《文选·司马长卿·难蜀父老》李善注及《御览》六十三引《庄子》，旧校甚非。"查李善注引《庄子》云："两袒(《御览》作"神")女浣于白水之上者，禹过之而趋曰：'治天下奈何?'女曰：'股无胈，胫不生毛，颜色烈冻，手足胼胝，奈何至是也!'"所言与"笑大禹"事相合，当据改。

(37) 泰伯：指周太王的长子吴太伯。据《史记·吴太伯世家》，周太王欲传立幼子季历以便最终传位给季历之子姬昌，吴太伯避居荆蛮，断发文身，以示自己不可任用。"伯"原作"山"，据吴钞本改。

(38) 季札、子臧：事见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注(17)。慕：效仿。

(39) 清净：犹"清静"。玄：代指老子的道家学说。一：犹"道"。《老子》第四十五章："清静为天下正。"第十五章："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第二十二章："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40) 齐物：齐同万物，彼我为一，这是庄子思想的主要内容，主要见于《庄子·齐物论》。变化：庄子强调事物运动变化的绝对性，认为天道犹如"大

块噫气”（《庄子·齐物论》）的交响乐，瞬息万变，充满天地。因此，万物也在时刻变化，虚满、生死都只是一时的现象。《庄子·秋水》："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洞达：谓对事物理解得很透彻。

（41）夷吾：春秋时齐相管仲的字。吝（lin 吝）：同“吝”，羞耻。据《史记·管晏列传》，管仲助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齐国君位，结果小白被立为齐桓公，逼鲁国杀死公子纠，囚禁管仲。鲍叔建议桓公重用管仲，管仲不以“幽囚受辱”为耻，任政于齐，使得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当时的霸主。“立”原作“在”，据吴钞本改。张溥本、四库本“立”作“成”。

（42）鲁连：战国时齐人鲁仲连。据《史记·鲁仲连列传》，鲁仲连擅划奇策，能言善辩，不肯仕宦，好持高节，曾助平原君解邯郸之围而不受封赏，助田单收复聊城而避爵逃隐，自称“宁贫贱而轻世肆志”。

（43）市南子：指春秋时楚国的勇士熊宜僚，因其居于市南，故称市南子。据《左传·哀公十六年》，楚国的白公与石乞将要作乱，请求熊宜僚帮助，宜僚不同意；把剑架到宜僚脖子上，宜僚仍不同意，并称自己“不为利谄，不为威惕，不泄人言以求媚者”。

（44）毛公：指战国时赵国人毛遂，曾随平原君使楚，面见楚王慷慨陈辞仗义直言，议定合纵抗秦之策，事见《史记·平原君列传》。蔺生：指战国时赵国人蔺相如，曾送和氏璧出使秦国，面斥秦王而完璧归赵；亦曾随赵王赴渑池之会，力挫秦王淫威，事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龙骧虎步：昂首阔步、威武雄壮貌。骧，高举。

（45）臧文：指春秋时鲁国大夫臧文仲。柳季：指春秋时鲁国的贤士柳下惠。《论语·卫灵公》："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公孙：指西汉时的公孙弘，汉武帝时官至丞相，为人狭隘好忌。董生：指西汉时的儒学大师董仲舒。据《史记·儒林列传》及《平津侯主父列传》，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非常嫉妒，上奏武帝，将董仲舒派往骄横跋扈的胶西王处为相。

（46）贾谊：西汉洛阳人，以年青多才闻名。明主：此指汉文帝。绛：指西汉的绛侯周勃。灌：指西汉颍阴侯灌婴。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谊二十多岁时深得汉文帝赏识，一年之内官至太中大夫，且打算任以公卿之位，周勃、灌婴等人十分不满，贬毁贾谊说："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从此文帝疏远贾谊，改任为长沙王太傅。

（47）龙：骏马，古以马八尺以上为龙。骥：千里马。本句龙、骥均喻能人

才士。徂：往。惟：思。老成：年高有德之人，此指太史贞父。

（48）至人：道德修养十分高深的人。达人：通达事理的人。

（49）文明：谓人的包容寰宇明察秋毫的品德。《书·舜典》孔颖达疏："经天纬地曰文，明临四方曰明。"《易·明夷·象》："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见素表璞：转用《老子》第十九章"见素抱朴"语，"见素"与"表璞"意义相同，意在强调外表单纯朴素。见，现。璞，质朴。吴钞本"表璞"作"抱朴"，与"文明在中"不合，误。

（50）吕梁：水名，又称吕梁洪，在今江苏省徐州市东南五十里。据《庄子·达生篇》，孔子游观吕梁，见其"县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龟鳖不能游，却有一男子嬉戏水中。孔子问其诀窍，回答说主要是顺应了水的自然习性。汤谷：传说中太阳洗浴的神渊。大鹏：《庄子·逍遥游》中的神鸟，形体巨大，常从北海飞到南海。南溟：南海。

【今译】 有一位开朗豁达的先生，他的度量恢宏廓大，情思旷远心胸开阔；为人方正而不裁制外物，虽有棱角而与万物无伤；超凡脱俗无与伦比，内怀美玉外披粗褐；交际中不迎逢附合，为官不求飞黄腾达。总认为为人忠贞诚信厚道恭敬，按照正道行事，便可以居留九夷边地，行游八蛮荒野，漂渡茫茫沧海，抵达黄河源头，战乱不足以顾忌，野兽不成为祸患。所以智巧之心不存于胸，恬静淡泊纯洁朴素，从容舒缓悠闲放任，遗忘世间有好有恶，把玄奥天理视为一只手指，不去详察各类事物的细微差别。然而治世之道已经隐没，智慧巧诈滋生纷繁；世风民俗悖谬乖异，人心欲望岂止万般；利益所在之处，（众人追求）就像群鸟追随翔鸾；豪富实为积攒蛀虫，高贵实为聚集仇怨；奔波忙碌的人多受劳累，沉静寡欲的人少有祸患。因而思念山中的隐居贤士，乐意于河边垂钓执竿。于是遐思远想，心绪茫然若有所失：郢人既已去世，谁是我的知己？圣人我不能够见到，希望听听良言佳训于术数高人。于是，先生前往太史贞父的房舍而拜访他，说："我有所疑惑，请求您给占卜一下。"太史贞父于是正身跪坐手拿蓍草，拂净几案放好龟板，说："您让我占卜什么？"

先生说："我是激于义愤展示赤诚，仗义直言天子朝廷，不屈从于王公权贵呢？还是卑躬懦弱委身相随，迎合其旨尾随其意，做一个当面顺从的人呢？是和乐平易广益天下，乐于施舍而不自认为是给人恩惠呢？还是进身谋取世间私利，苟且迎逢取悦于人呢？是隐身安居笃行仁义，送达至诚之心呢？还是刻意伪装诈行己私，骗取虚名呢？是斥逐凶恶奸佞之人，持守正义不偏不倚，彰明自己的是非观点呢？还是傲视一切能言善辩，倚恃智慧玩弄权术，成为智囊呢？是与王子乔、赤松子结为伴侣呢？还是推重伊尹而结友吕望呢？是隐匿灵鳞深藏异彩，像那重渊中的潜龙呢？还是舒展双翅高空长鸣，像那翱翔云间的飞鸿呢？是外表变化其形貌，内心隐藏其真情，委屈自身随顺时俗，隐居世上无誉无名，虽然身在人间，实同居于幽远（的深山密林）呢？还是振奋精神使己更为清醒，锐意深思使己更为精明，行为和世俗殊异，内心却与世俗相同，无论身在何处都享有美誉，经常声名显赫呢？是独自清静悠闲自在，无所炫耀不自夸奖；齐同万物彼我一体，不必争抢也不谦让；畅游心神纯洁太素，倏忽之间物我两忘；追随伏羲神农而追赶不上，走到半路而惆怅悲伤呢？还是把情感慷慨激昂作为雄壮，把饱含志节气概作为诚信；向上求宠至尊天子，对下欺凌将相群臣；威严自己的仪容外貌，自高自大以示高尊；经常好像未尽职责，心怀遗憾愁苦郁闷呢？是积聚财物千亿，击钟列鼎而食，沉溺香气之中，贪恋美人女色呢？还是劳苦身形耗尽体力，劈荆斩棘（开荒种地），居于山中饮于河谷，倚靠岩石安然栖息呢？是像那贤人伯奋、仲堪，八恺八元是其佳友，排斥摈弃共工和鲧，使其失去昔日住所呢？还是像那箕山许由，颍水巢父（当改作"白水神女"），轻视尧舜而讥笑大禹呢？是像那吴太伯隐匿才德潜身谦让而不彰扬呢？还是像那季札显示自己的操节大义，学作曹国的子臧呢？是像那老聃清静无为精细深邃，持守玄理怀抱大道呢？还是像那庄周齐同万物强调变化，通达事理而放纵逸乐呢？是像那管仲不以被缚囚禁为耻而终创齐国霸业呢？还是像那鲁仲连藐视世俗纵放心志，高谈阔论从容不迫呢？是像那熊宜僚

勇敢无比信念坚定，其志如山凝重如渊深邃呢？还是像那毛遂、蔺相如昂首阔步威武雄健，学做智勇双全的壮士呢？以上这些哪个为得哪个为失，哪个为凶哪个为吉呢？时代迁移世俗变易，人们喜好富贵羡慕虚名，臧文仲不让官位于柳下惠，公孙弘不归美誉于董仲舒；贾谊一旦逢遇贤明君主，周勃灌婴神色恼怒而吐扬恶声，何况如今千龙齐骋，万马并行，纷纭众多相互竞进，快速急驰像那飞逝流星，怎敢不认真深思，咨询于年高德重之人呢？”

太史贞父说：“我听说至德之人不必相面，通达之人不必占卜。像先生这样的人，文明之德存于心中，外表单纯又很质朴；内不有愧心志，外不违背世俗；交际不为逐利，当官不为求禄；借鉴古今贤人，涤荡凡情俗欲。像这样，吕梁湍流可以浮游，汤谷神渊可以浴身，正要去那南海观看大鹏，又何必忧虑于人间的是非曲直？”

【解析】 本文可视为作者在自问自答中，对自己的人生旨趣进行了一次认真的反思与抉择。作者首先通过虚构的宏达先生，阐明了自己的高洁心性与身处浊世的心绪彷徨；继而陈述了如何立身行事的一系列疑问，概括起来，是继续高洁心性持守节操，还是进身竞逐同流合污；最后，作者通过虚构的太史贞父，肯定了自己以往的行为准则与人生追求。本文展示了作者当时的真实情感，对我们认识嵇康的个性特征、考察魏末文人的社会心态，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全文的立意、结构，甚至行文方式均模仿屈原的《卜居》，从中可以略见作者对屈原人格的钦敬之情。

养 生 论

世或有谓神仙可以学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寿百二十，古今所同，过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两失其情，

请试粗论之。

夫神仙虽不目见，然记籍所载，前史所传，较而论之，其有必矣[1]！似特受异气，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能致也[2]。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药求汗，或有弗获，而愧情一集，涣然流离[3]；终朝未餐，则嚣然思食，而曾子衔哀，七日不饥[4]；夜分而坐，则低迷思寝，内怀殷忧，则达旦不瞑[5]；劲刷理鬓，醇醴发颜，仅乃得之，壮士之怒，赫然殊观，植发冲冠[6]。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丧于外，犹君昏于上，国乱于下也。夫为稼于汤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虽终归燋烂，必一溉者后枯[7]。然则一溉之益，固不可诬也。而世常谓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伤身，轻而肆之，是犹不识一溉之益，而望嘉谷于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8]。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9）。

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称也，不知区种可百余斛[10]。田种一也，至于树养不同，则功收相悬[11]。谓商无十倍之利，农无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变者也[12]。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欢蠲忿，萱草忘忧，愚智所共知也[13]。薰辛害目，豚鱼不养，常世所识也[14]。虱处头而黑，麝食柏而香，颈处险而瘿，齿居晋而黄[15]。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气，蒸性染身，莫不相应。岂惟蒸之使重而无使轻，害之使暗而无使明，薰之使黄而无使坚，芬之使香而

无使延哉[16]！故《神农》曰“上药养命，中药养性”者，诚知性命之理，因辅养以通也[17]。

而世人不察，惟五谷是见，声色是耽[18]；目惑玄黄，耳务淫哇[19]；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肠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气，思虑销其精神，哀乐殃其平粹[20]。夫以蕞尔之躯，攻之者非一涂，易竭之身而外内受敌，身非木石，其能久乎[21]？其自用甚者，饮食不节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绝，风寒所灾，百毒所伤，中道夭于众难，世皆知笑悼，谓之不善持生也[22]。至于措身失理，亡之于微，积微成损，积损成衰，从衰得白，从白得老，从老得终，闷若无端，中智以下，谓之自然[23]。纵少觉悟，咸叹恨于所遇之初，而不知慎众险于未兆[24]。是由桓侯抱将死之疾，而怒扁鹊之先见，以觉痛之日为受病之始也[25]。害成于微，而救之于著，故有无功之治。驰骋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寿，仰观俯察，莫不皆然[26]。以多自证，以同自慰，谓天地之理尽此而已矣。纵闻养生之事，则断以所见，谓之不然。其次狐疑，虽少庶几，莫知所由[27]。其次自力服药，半年一年，劳而未验，志以厌衰，中路复废。或益之以畎浍，而泄之以尾闾，欲坐望显报者[28]。或抑情忍欲，割弃荣愿，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数十年之后，又恐两失，内怀犹豫，心战于内，物诱于外，交赊相倾，如此复败者[29]。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难以目识，譬犹豫章生七年，然后可觉耳[30]。今以躁竞之心，涉希静之涂，意速而事迟，望近而应远，故莫能相终[31]。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专丧业，偏恃者以不兼无功，追术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类，故欲之者，万无一能成也[32]。

善养生者则不然矣。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33]。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34]。然后蒸以灵芝，润到醴泉，晞以朝阳，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35]。若此以往，庶可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何为其无有哉[36]！

【校注】 (1) 记籍：书籍。较而：犹"较然"，明显貌。

(2) 禀：承受。

(3) 涣然：汗出貌。流离：犹"淋漓"。

(4) 终朝：谓整个早晨。嚣然：饥饿貌。曾子：指孔子的学生曾参，以至孝闻名。衔：含。《礼记·檀弓上》："曾子谓子思曰：伋，吾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七日。"

(5) 夜分：半夜。低迷：神志模糊，昏昏沉沉。瞑：通"眠"。"瞑"原作"暝"，据张溥本改。

(6) 劲刷：吕向注："谓梳也。"赫然：盛怒貌。植：竖立。

(7) 偏：表示范围的副词，只，单单。燋烂：此谓被阳光烤焦。相传商汤之世大旱七年，事见《荀子·富国》、《淮南子·主术》、《说苑·君道》等。"世"上原有旧注云："一无'之'字。"

(8) 失：违背。泊然：恬淡无欲貌。感：惑。气：指人的精神状态。

(9) 呼吸吐纳：指道家的导气引体、吐故纳新的养生术，实为呼吸和躯体运动相结合的体育疗法。《庄子·刻意篇》："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成玄英疏："斯皆导引神气，以养形魄，延年之道，驻形之术。"服食：指服用各种药物，为道家养生术之一。济：弥补，补益。

(10) 斛（hú 胡）：古代容量单位，合十斗。区种（ōu zhòng 欧众）：指在田里按一定距离开沟挖穴，将种子播入其间的一种农作法。此法便于小范围内深耕细作，集中施肥灌水，所以产量较高。《太平御览》卷七百二十"田种"作"种田"，于义较长。"十"字下原有旧校云："'十'下一有'二'字。"

（11）至于：连词，表示另提一事。树养：种植培养，即田间管理。

（12）“利”原作“价”，据吴钞本改。

（13）李善注引《经方小品》云：“仓公对黄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又引《博物志》云：“食豆三年，则身重，行止难。”“啖榆则瞑（《四部备要》本《博物志》卷二作“眠”），不欲觉也。”瞑：通“眠”。合欢：植物名，落叶乔木。蠲（juān捐）忿：消除忿怒。崔豹《古今注·草木》：“合欢，树似梧桐……树之阶庭，使人不忿，嵇康种之舍前。”萱草：又作谖草，古人称之为忘忧草。《诗·卫风·伯兮》毛传：“谖草令人忘忧。”

（14）薰辛：指辛辣腥膻的肉、菜等食物。薰：通“荤”。李善注引《养生要》曰：“大蒜多食，荤害目。”豚鱼：指河豚，肉味鲜美，但肝脏、生殖腺及血液有剧毒，经处理后方可食用。养：利。

（15）麝：兽名，俗称香獐，似鹿而小，雄麝脐与生殖器之间有腺囊，能分泌麝香。香：此指麝香。李善注引《本草名医》曰：“（麝）常食柏叶，五月得香。”瘿：囊状肿瘤，多生于颈部。《淮南子·地形训》：“险阻气多瘿。”晋：古晋国，在今山西省。相传晋地人喜欢吃枣，久而久之，牙齿变黄。

（16）芬：香气，此用为动词，指用香气薰染。延：谓延长寿命。

（17）神农：又称《神农经》，即魏吴普等述的《神农本草经》。《博物志》卷七：“《神农经》曰：‘上药养命。’谓五石之练形，六芝之延年也。‘中药养性。’谓合欢蠲忿，萱草忘忧也。”辅养：犹“调养”。

（18）耽：专注，沉溺。

（19）玄黄：本指天地之色，此泛指各种颜色。务：通“瞀”，眩惑。淫哇：淫邪之声。《老子》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

（20）滋味：泛指各种美味佳肴。府藏：同“腑脏”。醴醪（láo劳）：美酒。鬻（zhōu粥）：通“煮”。《周礼·春官·肆师》：“及果，筑鬻。”郑玄注引郑司农语：“筑煮，筑香草煮以为鬯。”陆德明释文：“鬻音煮。”“鬻”下原有旧注：“一作‘煮’。”吴钞本、张溥本“鬻”作“煮”。悖：乱。平粹：此指人的平和纯粹的精神品质。

（21）蕞（zuì最）尔：小貌。涂：途。

（22）自用：自行其是，放任自流。百毒：各种有害人体的物质，亦包括引起疾病的细菌、病毒以及药剂中配加的有毒性的药材。笑悼：谓既嘲笑又哀怜。李善注：“谓笑其不善养生，而又哀其促龄也。”

（23）闷若：犹“闷然”，不觉貌。

（24）所遇之初：谓身体感到不适之时。遇，得，此指得病。兆：起始、萌生。

（25）由：犹。桓侯：诸书记载或为“蔡桓侯”，或为“齐桓侯”，二人均与扁鹊同时的赵简子的时代相距太远，莫知孰是。扁鹊：春秋时名医。据《韩非子·喻老》，扁鹊数次见蔡桓侯，分别警告其病“在腠理”、“在肌肤”、“在肠胃”，桓侯因已无痛感而很不高兴。扁鹊再一次见桓侯时，已经“疾在骨髓”，不可救治了。五日之后，桓侯觉得体痛，派人找扁鹊，扁鹊已逃往秦国，桓侯不治而死。

（26）一切：权宜。

（27）庶几：希望，但愿。

（28）畎浍：田间水沟。尾闾：传说中海水泄出之处。

（29）交赊：近远，此指眼前的嗜好与数十年之后的长寿。倾：倾轧，排斥。

（30）至物：最高深的事物，包括养生长寿之事。豫章：同“豫樟”，木名，枕木与樟木的并称。《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张守节正义引《活人》语：“豫，今之枕木也；章，今之樟木也。二木生至七年，枕樟乃可分别。”

（31）希静：寂静无声。希，无声。《老子》第十四章：“听之不闻，名曰希。”河上公注：“无声曰希。”近：谓历时较短。

（32）悠悠者：谓众多的世人。既：副词，全，都。偏恃：谓仅仅倚重于一个方面，即只注重于养神、保形、导引、服药等某一个方面。术：方法，技术，此指世间流传的养生奇术。小道：斜路。

（33）厚味：美味。性：生命。

（34）一：即道家学说的“道”。和理：人的和顺身心的功能。《庄子·缮性》：“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成玄英疏：“知之与恬交相养也，斯则中和之道存乎寸心，自然之理出乎天性。”济：增加。大顺：谓与“道”的原则完全相适应。《老子》第六十五章：“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林希逸曰：“大顺即自然。”

（35）蒸：进。晞：晒。绥：安。五弦：指琴。体妙心玄：谓身心达到非常舒适难以言表的状态。

（36）羡门：古仙人羡门高，又作羡门高谿、羡门高誓。王乔：古仙人王子乔。

【今译】 世间有人说神仙可以通过勤学而学成，长生可以凭借努力而做到；也有人说人的最高寿命是一百二十岁，古今相同，超过一百二十岁以上，全都是虚妄谬论。这两种说法都有失情理，请让我试为略述如下。

大凡神仙虽然不能人人看见，然而各种典籍有所记载，前代史书有所陈述，非常清晰地叙说神仙，神仙肯定真有啊！但好像他们特殊地承受了灵异之气，并且是承受于天地自然，不是坚持学习所能做到的。至于疏导调养得法，得以尽享天命，多的能享一千多年，少的可达数百年，也是能有的。然而世人都不精通（疏导调养之法），所以没有谁能做得到。根据什么这样说呢？大凡服食药物以求发汗，有时不能如愿，然而羞愧之情一旦交集，便会大汗淋漓；早上没有吃饭，便会饥饿思食，然而曾子饱含哀痛，能够七天不觉腹饥；半夜独坐，便会神志不清昏昏欲睡，然而心怀重忧，便能直到天亮不思睡眠；硬梳整理鬓发，浓酒涣发红颜，也仅仅能做到这些，然而壮士盛怒，威武雄壮景观奇异，头发直立上冲头冠。由此说来，精神在形体之中，就好像国家拥有君主。精神躁动于形体之中，而形体丧亡于精神之外，就好像君主昏聩于上位，国家混乱于下方。又如在商汤的时代种值庄稼，独有一人多灌溉了一遍，虽然最终庄稼全都枯焦，但一定是灌溉一遍的庄稼最后干枯。那么灌溉一遍的益处，确实不能抹煞。然而世人常说发怒一次不足以侵害性情，哀恸一次不足以伤损身体，满不在乎恣行哀怒，这就像不懂得灌溉一次的益处，而盼望干旱禾苗长成丰谷一样。因此，君子懂得形体倚恃精神方得以确立，精神须有形体方得以存在；晓悟养生之理容易违误，知道一次过错有害生命，所以修炼性情以保养精神，安定心神以保全身形，爱憎之情不栖止于心怀，忧喜之意不滞留于胸中，恬静淡泊无欲无惑，因而形体精神和顺安宁。又能够导引运动，服药养身，使得形体精神和融相处，外表内里都得到补益。

大凡种田的人，把一亩能收十斛粮食的土地称为良田，这是天下农民的共同说法，却不知道区种之法可以收获百余斛粮食。田地

的种法是一方面，至于田间管理不同，则收成情况相差悬殊。说商人没有十倍的利润，农民没有百斛的期望，这是持守常规不知变通的人。况且吃大豆使人体重，吃榆叶使人多眠，合欢树能够消除忿怒，忘忧草能够忘掉愁忧，这些愚笨的人和聪明的人全都知晓。荤辣食物有害双眼，河豚有毒对人无益，寻常世人亦均了解。虱居人头上而体变黑，麝食柏叶而生麝香，人居住险阻之处颈部易生肿瘤，居住晋国故地牙齿容易变黄，以此类推进一步说，大凡所食之物的禀气，烘蒸人性薰染人身，(使食物禀气与人的性情身形)无不相应。哪里仅仅是烘蒸人体使之变重而不使之变轻，伤害双眼使之黑暗而不使之光明，薰染牙齿使之变黄而不使之坚固，芳香人体使之馨馥而不使之长寿呢！所以《神农本草》说“上等药物滋养寿命，中等药物滋养性情”，这确实是懂得性命原理，因而注重调养以求身体通泰。

然而世俗之人不懂这些，他们只看到五谷食粮，只沉溺歌舞女色；眼睛眩惑于五颜六色，耳朵迷乱于淫邪之声；各种美味煎熬他们的腑脏，佳酿美酒烧煮他们的肠胃，芬芳香味腐烂他们的骨髓，狂喜盛怒扰乱他们的正气，竭思尽虑销损他们的精神，悲哀欢乐伤害他们的淳情。就凭他们那渺小的躯体，攻击的敌人来自许多方面，容易枯竭的身体内外受敌，身体不是木石，怎么能够长久呢？其中那些过于放任自流的人，饮食不知节制而滋生百病，贪恋女色不觉疲倦而导致精气匮乏，冷风寒气有所侵害，各种毒物有所损伤，半生夭折于众多祸难，世人都知道对其讥笑与哀怜，说他不善于保养生命。至于处置己身不合养生之理，衰亡生命从那细微之过开始，积累细微之过便造成小的损害，积累小的损害便造成人的衰弱，从衰弱到白头，从白头到苍老，从苍老到死亡，不知不觉之中似乎没有头绪，中等才智以下的人，说这种情况是自然而然。即使是稍稍有所觉悟，全都在得病之初叹息怨恨不已，而不知道在各种险难尚未萌生时多加慎重。这就好像桓侯身怀将死之病，却生气扁鹊在自己感觉体痛之前的诊断，并认为自己感觉痛苦的日子是染病的开始。病

害形成于细微不觉之中，而救治却在病症显著之时，所以方有无效的治疗。人们纵横奔波在寻常世人的范围之内，所以有这权且称为寿命的寿命，往远看往近看，无不如此。(他们常常）用多数人的行为来验证自己(的行为)，用与多数人的行为相同来安慰自己的心神，称天地之间的道理全都在此了。即使听到了养生之事，则用自己的经验加以判断，称其不妥。其次有人犹豫迟疑，虽然稍有养生的愿望，却不知道从何做起。再其次有人自己致力于服食药物，吃过半年、一年，虽经劳碌而没有功效，养生之志因厌倦而衰减，半路又荒废了。有的人补益的营养如田间细流，消耗的能量如尾闾巨窟，却坐在那里盼望补益身体的显著回报。有的人压抑情感隐忍欲望，舍弃各种美好的心愿，然而嗜好经常展现在耳目之前，所期望的结果却要产生在数十年之后，又担心养生与嗜好两者皆失，胸中犹豫不定，内心左右矛盾，外物诱惑不断，近况远景相互排斥，如此又获失败。大凡最高深的事物精微玄妙，可以用道理推知，难以用眼睛辨识，就好像枕樟二树生长七年，然后才能察觉二树的不同。如今用这躁动竞进之心，步入虚无寂静之途，心意欲速而事功迟缓，期望尽快奏效而成效之期遥远，所以不能坚持始终。大多数人都因未见功效而不求养生，而思谋养生的人由于心不专一而败亡其业，偏执一法的人由于不能兼顾而没有功效，追求养生奇术的人由于道路不正而自我沉溺，大凡都是这么几类，所以想要养生长寿的人，万人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功。

善于养生的人则不是这样。他们清淳虚无恬静安泰，减少私心降低欲望，懂得名誉地位伤损德性，所以藐视它而不去追求，并不是渴望名位而强自禁止；认识到美味佳肴危害淳情，所以抛弃它而不加眷顾，并不是贪图美味而后自我压抑；身外之物因其牵累心神而不挂在心上，精神元气因其醇素淡泊而独能显著；心胸开阔没有忧患，情绪平静没有思虑。又能用玄妙的“道”持守自己，用和谐平顺的方法调养自己，使得自己和顺身心的功能一天天增强，同归于自然大道。然后再进补灵芝，滋饮甘泉，迎照朝阳，安抚素琴，无

所作为闲适自得，身心惬意舒畅美满，遗忘欢乐而后欢乐充裕，遗忘生命而后身体长存。像这样长久下去，差不多可以与羡门高比试寿命，与王子乔较量年龄，为什么会没有长寿之人呢！

【解析】 本文旨在阐述作者的养生之道，即养生的目的是求长寿，而不是长生成仙；养生的方法是静心恬性与服食良药二者的有机结合。

文章以批驳世人谬说起笔，颇为清新醒目，亦借机巧妙地点明了养生目的。继而，作者在“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的论述中，强调了欲“形”长存，必须养“神”的观点；在“凡所食之气，熏性染身”的论述中，重申了“上药养命，中药养性”的道理。接下来，作者分析了世人不能长寿的原因，在于日常生活中沉溺嗜欲劳神损身，在于对养生长寿或不信、或不专、或偏执一法、或追求奇术。最后，作者略为详细地介绍了善养生者的具体做法，其核心内容便是静心辅以服药。全文结构严谨，行文流畅，善于广引例证正反对比，善于纵横阔论以述哲理，颇显作者独特的个性与文风。养生学说是作者人生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时人及后人均有一定的影响。

答难养生论[1]

答曰：所以贵智而尚动者，以其能益生而厚身也[2]。然欲动则悔吝生，智行则前识立[3]；前识立则志开而物遂，悔吝生则患积而身危。二者不藏之于内而接于外，只足以灾身，非所以厚生也。夫嗜欲虽出于人，而非道之正，犹木之有蝎，虽木之所生，而非木之所宜也[4]。故蝎盛则木朽，欲

胜则身枯[5]。然则欲与生不并久，名与身不俱存，略可知矣。而世未之悟，以顺欲为得生，虽有厚生之情，而不识生生之理，故动之死地也[6]。是以古之人知酒肉为甘鸩，弃之如遗[7]；识名位为香饵，逝而不顾；使动足资生，不滥于物[8]；知正其身，不营于外；背其所害，向其所吉，此所以用智遂生之道也[9]。故智之为美，美其益生而不羡[10]；生之为贵，贵其乐和而不交。岂可疾智而轻身，勤欲而贱生哉[11]！

且圣人宝位、以富贵为崇高者，盖谓人君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民不可无主而存，主不能无尊而立，故为天下而尊君位，不为一人而重富贵也。又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者，盖为季世恶贫贱而好富贵也。未能外荣华而安贫贱，且抑使由其道而不争[12]。不可令其力争，故许其心竞[13]；中庸不可得，故与其狂狷[14]。此俗谈耳，不言至人当贪富贵也。圣人不得已而临天下，以万物为心，在宥群生，由身以道，与天下同于自得，穆然以无事为业，坦尔以天下为公[15]。虽居君位，飨万国，恬若素士接宾客也；虽建龙旂，服华衮，忽若布衣之在身[16]。故君臣相忘于上，蒸民家足于下[17]。岂劝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贵为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且子文三显，色不加悦[18]；柳惠三黜，容不加戚[19]。何者？令尹之尊不若德义之贵，三黜之贱不伤冲粹之美[20]。二子尝得富贵于其身，终不以人爵婴心，故视荣辱如一[21]。由此言之，岂云欲富贵之情哉[22]！

请问绵衣绣裳不陈于暗室者何？必顾众而动，以毁誉为欢戚也夫！然则欲之患其得，得之惧其失，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23]。在上何得不骄，持满何得不溢，求之何得不苟，得之何得不失耶[24]？且君子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岂

在于多，欲以贵得哉[25]！奉法循理，不絓世网，以无罪自尊，以不仕为逸，游心乎道义，偃息乎卑室，恬愉无遌而神气条达，岂须荣华，然后乃贵哉[26]！耕而为食，蚕而为衣，衣食周身则余天下之财，犹渴者饮河，快然以足，不羡洪流，岂待积敛，然后乃富哉！君子之用心若此，盖将以名位为赘瘤、资财为尘垢也，安用富贵乎？故世之难得者，非财也，非荣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虽耦耕甽亩，被褐啜菽，莫不自得[27]；不足者，虽养以天下，委以万物，犹未惬然[28]。则足者不须外，不足者无外之不须也。无不须，故无往而不乏；无所须，故无适而不足。不以荣华肆志，不以隐约趋俗，混乎与万物并行，不可宠辱，此真有富贵也。故遗贵欲贵者，贱及之；故忘富欲富者，贫得之，理之然也。今居荣华而忧，虽与荣华偕老，亦所以终身长愁耳。故老子曰，乐莫大于无忧，富莫大于知足，此之谓也[29]。

难曰："感而思室，饥而求食，自然之理也。"诚哉是言！今不使不室不食，但欲令室、食得理耳。夫不虑而欲，性之动也[30]；识而后感，智之用也。性动者遇物而当，足则无余；智用者从感而求，倦而不已。故世之所患，祸之所由，常在于智用，不在于性动。今使瞽者遇室，则西施与嫫母同情[31]；聩者忘味，则糟糠与精粺等甘，岂识贤愚好丑，以爱憎乱心哉[32]！君子识智以无恒伤生，欲以逐物害性，故智用则收之以恬，性动则纠之以和，使智止于恬，性足于和[33]。然后神以默醇，体以和成，去累除害，与彼更生，所谓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者也[34]。纵令滋味常染于口，声色已开于心，则可以至理遣之，多算胜之。何以言之也？夫欲官不识君位，思室不拟亲戚[35]。何者？知其所不得，则不当生心也[36]。故

嗜酒者自抑于鸩醴，贪食者忍饥于漏脯，知吉凶之理，故背之不惑，弃之不疑也。岂恨向不得酣饮与大嚼哉[37]！且逆旅之妾，恶者以自恶为贵，美者以自美得贱，美恶之形在目，而贵贱不同，是非之情先著，故美恶不能移也[38]。苟云理足于内，乘一以御外，何物之能默哉[39]？由此言之，性气自和，则无所困于防闲；情志自平，则无郁而不通[40]。世之多累，由见之不明耳[41]。又常人之情：远，虽大莫不忽之；近，虽小莫不存之。夫何故哉？诚以交赊相夺，识见异情也[42]。三年丧，不内御，礼之禁也，莫有犯者[43]；酒色乃身之仇也，莫能弃之。由此言之，礼禁，交虽小不犯[44]；身仇，赊虽大不弃[45]。然使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旋害其身，虽愚夫不为[46]。明天下之轻于其身，酒色之轻于天下，又可知矣。而世人以身殉之，毙而不悔，此以所重而要所轻，岂非背赊而趣交耶[47]？智者则不然矣，审轻重然后动，量得失以居身。交赊之理同，故备远如近；慎微如著，独行众妙之门，故终始无虞[48]。此与夫耽欲而快意者何殊间哉！

难曰："圣人穷理尽性，宜享遐期。而尧孔上获百年，下者七十，岂复疏于导养乎？"案论尧孔虽禀命有限，故导养以尽其寿[49]。此则穷理之致，不为不养生得百年也。且仲尼穷理尽性，以至七十；田父以六弊蠢愚，有百二十者[50]。若以仲尼之至妙，资田父之至拙，则千岁之论奚所怪哉？且凡圣人有损己为世，表行显功，使天下慕之，三徙成都者[51]；或菲食勤躬，经营四方，心劳形困，趣步失节[52]；或奇谋潜遘，爰及干戈，威武杀伐，功利争奋[53]；或修身以明污，显智以惊愚，藉名高于一世，取准的于天下，又勤诲善诱，聚徒三千，口倦谈议，身疲磬折，形若救孺子，视若营四海，

神驰于利害之端，心骛于荣辱之涂，俯仰之间，已再抚宇宙之外者[54]。若比之于内视反听、爱气啬精、明白四达而无执无为、遗世坐忘以宝性全真，吾所不能同也[55]。今不言松柏不殊于榆柳也，然［松柏之生，各以良殖遂性[56]。若养松于灰壤、］则中年枯陨[57]；树之于重崖，则荣茂日新。此亦毓形之一观也[58]。窦公无所服御，而致百八十，岂非鼓琴和其心哉[59]？此亦养神之一徵也。火蚕十八日，寒蚕三十日余，以不得逾时之命，而将养有过倍之隆[60]。温肥者早终，凉瘦者迟竭，断可识矣。圉马养而不乘用，皆六十岁，体疲者速凋，形全者难毙，又可知矣[61]。富贵多残，伐之者众也；野人多寿，伤之者寡也，亦可见矣。今能使目与瞽者同功，口与聩者等味，远害生之具，御益性之物，则始可与言养性命矣[62]！

难曰："神农唱粒食之始"，"鸟兽以之飞走，生民以之视息"。今不言五谷非神农所唱也。既言上药，又唱五谷者，以上药希寡，艰而难致，五谷易殖，农而可久，所以济百姓而继夭阏也，［故］并而存之[63]。唯贤［者］志其大，不肖者志其小耳[64]。此同出一人，至当归止痛，用之不已[65]；耒耜垦辟，从之不辍，何［至］养命蔑而不议[66]？此殆玩所先习，怪于所未知[67]。且平原则有枣栗之属，池沼则有菱芡之类，虽非上药，犹［胜］于黍稷之笃恭也[68]。岂云视息之具，唯立五谷哉！又曰："黍稷惟馨，实降神祇。"蘋蘩蕴藻，非丰肴之匹[69]；潢污行潦，非重酎之对[70]。荐之宗庙，感灵降祉，是知神飨德之与信，不以所养为生[71]。犹九土述职，各贡方物以效诚耳[72]。又曰"肴粮入体，益不逾旬"，以明宜生之验，此所以困其体也[73]。今不言肴粮无充体之益，但

谓延生非上药之偶耳。请借以为难。夫所知麦之善于菽，稻之胜于稷，由有效而识之[74]。假无稻稷之域，必以菽麦为珍养，谓不可尚矣。然则世人不知上药良于稻稷，犹守菽麦之贤于蓬蒿，而必天下之无稻稷也。若能杖药以自永，则稻稷之贱居然可知。君子知其若此，故准性理之所宜，资妙物以养身[76]；植玄根于初九，吸朝霞以济神[77]。今若以春酒为寿，则未闻高阳有黄发之叟也[78]；若以充性为贤，则未闻鼎食有百年之宾也[79]。且冉生婴疾，颜子短折，穰岁多病，饥年少疾[80]。故狄食米而生癞，疮得谷而血浮，马秣粟而足重，雁食粒而身留[81]。从此言之，鸟兽不足报功于五谷，生民不足受德于田畴也。而人竭力以营之，杀身以争之。养亲献尊，则杞菊茋梁[82]；聘享嘉会，则肴馔旨酒[83]。而不知皆淖溺筋液，易糜速腐[84]；初虽甘香，入身臭处[85]；竭辱精神，染污六府[86]；郁秽气蒸，自生灾蠹[87]；饕淫所阶，百疾所附[88]；味之者口爽，服之者短祚[89]。岂若流泉甘醴，琼蕊玉英，金丹石菌，紫芝黄精，皆众灵含英，独发奇生，贞香难歇，和气充盈，澡雪五脏，疏彻开明，吮之者体轻[90]。又练骸易气，染骨柔筋，涤垢泽秽，志凌青云[91]。若此以往，何五谷之养哉？且螟蛉有子，果蠃负之，性之变也[92]；桔渡江为枳，易土而变，形之异也[93]。纳所食之气，还质易性，岂不能哉[94]？故赤斧以练丹赪发，涓子以术精久延，偓佺以松实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烟，务光以蒲韭长耳，邛疏以石髓驻年，方回以云母变化，昌容以蓬蘽易颜[95]。若此之类，不可详载也。孰云五谷为最，而上药无益哉？

又责千岁以来，目未之见，谓无其人[96]。即问谈者：见千岁人，何以别之[97]？欲校之以形，则与人不异；欲验之以

年，则朝菌无以知晦朔，蜉蝣无以识灵龟[98]。然则千岁虽在市朝，固非小年之所辨矣。彭祖七百，安期千年，则狭见谓书籍妄记[99]；刘根遐寝不食，或谓偶能忘饥[100]；仲都冬倮而体温，夏裘而身凉，桓谭谓偶耐寒暑[101]；李少君识桓公玉碗，则阮生谓之逢占而知[102]；尧以天下禅许由，杨雄谓好大为之[103]。凡若此类。上以周孔为关键，毕志一诚；下以嗜欲为鞭策，欲罢不能。驰骤于世教之内，争巧于荣辱之间，以多同自减，思不出位，使奇事绝于所见，妙理断于常论，以言通变达微，未之闻也[104]。久愠闲居，谓之无欢[105]；深恨无肴，谓之自愁；以酒色为供养，谓长生为无聊。然则子之所以为欢者，必结驷连骑，食方丈于前也[106]。夫俟此而后为足，谓之天理自然者，皆役身以物，丧志于欲。原性命之情，有累于所论矣[107]！夫渴者唯水之是见，酌者唯酒之是求，人皆知乎生于有疾也[108]。今若以从欲为得性，则渴酌者非病，淫湎者非过，桀跖之徒皆得自然[109]。非本论所以明至理之意也。

夫至理诚微，善溺于世，然或可求诸身而后悟，校外物以知之者。人从少至长，降杀好恶有盛衰[110]。或稚年所乐，壮而弃之；始之所薄，终而重之；当其所悦，谓不可夺；值其所丑，谓不可欢。然还成易地，则情变于初[111]。苟嗜欲有变，安知今之所耽不为臭腐，曩之所贱不为奇美耶？假令厮养暴登卿尹，则监门之类蔑而遗之[112]。由此言之，凡所区区一域之情耳，岂必不易哉？又饥餮者于将获所欲，则悦情注心；饱满之后，释然疏之，或有厌恶[113]。然则荣华酒色有可疏之时。蚺蛇珍于越土，中国遇而恶之[114]；黼黻贵于华夏，裸国得而弃之[115]。当其无用，皆中国之蚺蛇，裸

国之黼黻也。[若]以大和为至乐，则荣华不足顾也[116]；以恬澹为至味，则酒色不足钦也[117]。苟得意有地，俗之所乐，皆粪土耳，何足恋哉[118]？今谈者不睹至乐之情，甘减年残生，以从所愿。此则李斯背儒，以殉一朝之欲[119]；主父发愤，思调五鼎之味耳[120]。且鲍肆自玩，而贱兰茝，犹海鸟对太牢而长愁，文侯闻雅乐而塞耳[121]。故以荣华为生具，谓"济万世不足以喜"耳[122]。此皆无主于内，借外物以乐之，外物虽丰，哀亦备矣。有主于中，以内乐外，虽无钟鼓，乐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轩冕也；有至乐者，非充屈也，得失无以累之耳[123]。且父母有疾，在困而瘳，则忧喜并用矣[124]。由此言之，不若无喜可知也。然则乐岂非至乐耶[125]？故顺天和以自然，以道德为师友，玩阴阳之变化，得长生之永久，任自然以托身，并天地而不朽者，孰享之哉[126]？

养生有五难：名利不灭，此一难也；喜怒不除，此二难也；声色不去，此三难也；滋味不绝，此四难也；神虑消散，此五难也[127]。五者必存，虽心希难老，口诵至言，咀嚼英华，呼吸太阳，不能不回其操，不夭其年也[128]。五者无于胸中，则信顺日济，玄德日全，不祈喜而有福，不求寿而自延，此养生大理之所效也[129]。然或有行逾曾闵，服膺仁义，动由中和，无甚大之累，便谓仁理已毕，以此自臧，而不荡喜怒，平神气，而欲却老延年者，未之闻也[130]。或抗志希古，不荣名位，因自高于驰骛；或运智御世，不婴祸，故以此自贵。此于用身，甫与乡党龆齿耆年同耳[131]。以言存生，盖阙如也[132]。或弃世不群，志气和粹，不绝谷茹芝，无益于短期矣[133]。或琼糇既储，六气并御，而能含光内观，凝神复璞，栖心于玄冥之崖，含气于莫大之涘者，则有老可却，

有年可延也[134]。凡此数者，合而为用，不可相无，犹辕轴轮辖，不可一乏于舆也[135]。然人若偏见，各备所患：单豹以营内致毙，张毅以趣外失中，齐以诚济西取败，秦以备戎狄自穷，此皆不兼之祸也[136]。积善履信，世屡闻之；慎言语，节饮食，学者识之。过此以往，莫之或知。请以先觉，语将来之觉者。

【校注】 (1) 本文是对向秀《难养生论》的答辩，向秀文见《向秀集》。

(2) 动：与“静”相对，泛指人们在某种欲望支配下的行动。厚：增益。

(3) 悔吝：过失，错误。《易·系辞上》：“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前识：谓先见之明。嵇康认为先见之明有损于人的质朴淳真之性，故其《五言诗三首》之一云：“仁义浇淳朴，前识丧道华。”

(4) 蝎 (hé 合)：木中蛀虫。《刘子新论·防欲》：“身之有欲，如树之有蝎……故蝎盛则木折，欲炽则身亡。”吴钞本“道”下有“德”字。

(5) 胜：通“盛”。

(6) 生生：犹“养生”。“厚”原作“后”，据吴钞本改。《老子》第五十章：“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

(7) 鸩：毒酒。吴钞本“肉”作“色”。

(8) 资生：谓赖以生活。《易·坤》：“至哉坤元，万物资生。”

(9) 遂生：犹“养生”。吴钞本“生”下有“养一示盖”四字。

(10) 羡：过份。

(11) 疾智：犹“勤智”(从戴明扬说)。

(12) 抑：连词，表示让步关系。

(13) 心竞：在智慧方面从事竞争。吴钞本无“其力争”三字。

(14) 中庸：中正而不偏不倚的修身、处世原则。与：允许。狂狷：同“狂獧”，指积极进取的人与无所作为的人。《论语·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孟子·尽心下》：“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獧乎！狂者进取，獧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15) 临：从上往下看，引申为统治、治理。《庄子·在宥篇》："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心：意愿。《老子》第四十九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在宥：谓任物自在，无为而化。《庄子·在宥篇》："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成玄英疏："宥，宽也；在，自在也。"由：行。《老子》第六十三章："为无为，事无事。"《礼记·礼运篇》："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16) 龙旂（qí 旗）：画有两龙蟠结的旗帜，为天子的仪仗之一。衮（gǔn 滚）：帝王及上公穿的绘有卷龙图案的礼服。

(17) 蒸民：同"烝民"，指万民，百姓。

(18) 子文：事见嵇康《六言诗十首》注（22）。三显：指子文三为令尹事。

(19) 柳惠：即柳下惠，事见嵇康《幽愤诗》注（18）。戚：忧愁。

(20) 冲粹：指人的中和纯正的优良品质。

(21) 人爵：指人间君王颁赐的爵位。婴：缠绕。

(22) 本句是针对向秀"然则富贵，天地之情也"而言。

(23) 之：代指"富贵"。《论语·阳货》："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24) 本句是就向秀"在上以不骄无患，持满以损俭不溢"而言。

(25) 本句是就向秀"贵则人顺己以行义于下"而言。多：犹"胜"，此指地位高于他人。吴钞本"在"作"患"，"多"下有"犯"字。

(26) 絓（guà 挂）：挂碍，绊住。世网：社会对人的种种限制、约束。偃：安卧。迕（è 饿）：触犯。须：依靠。

(27) 耦耕：两人并肩而耕，为古时耕种法之一。甽（quǎn 犬）亩：田地。啜（chuò 辍）菽：吃豆类食物，谓生活清苦。"莫"原作"岂"，据吴钞本改。

(28) 委（wěi 魏）：聚积。愜然：满意貌。

(29)《老子》第四十六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嵇康系转引老子大意。

(30) "动"原作"勤"，据吴钞本改。

(31) 瞽者：盲人。遇室：谓与妇人性交。西施、嫫母：见向秀《难养生论》注（17）。

(32) 聩者：谓昏聩糊涂的人。忘：无。糟糠：酒滓、谷皮等粗劣食物，贫者以之充饥。精粺：精米。

(33) "止"原作"上"，据吴钞本及《乾坤正气集》改。

（34）成：养育。彼：指自然造化。《庄子·达生篇》："弃世则无累，无累则正平，正平则与彼更生，更生则几矣！"《老子》第三章："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35）识：知晓。拟：忖度。

（36）"知"原作"止"，据吴钞本、四库本及明抄本改。

（37）鸩醴：有毒的甜酒。漏脯：腐臭的干肉。《抱朴子内篇·微旨》："譬若以漏脯救饥，鸩酒解渴，非不暂饱，而死亦及之矣。"

（38）逆旅：旅舍，此指旅舍主人。据《庄子·山木篇》，阳子去宋国，住在旅舍。旅舍主人有两个妾，一个美丽，一个丑陋，然而丑陋的受宠爱，美丽的被冷落。阳子询问缘故，旅舍童子回答说：那美丽的自以为美丽，但是我并不觉得她美丽；那丑陋的自以为丑陋，但是我并不觉得她丑陋。嵇康引述《庄子》这一故事，意在阐明主观情感对于客观美丑会有不同的看法。是非之情：嵇康认为美妾自以为美为"非"，丑妾自以为丑为"是"。

（39）乘：因，用。一：指"道"。默：此谓静默而自我封闭。本句系就向秀"心识可欲而不得从"而言，亦是对"（人）有动以接物，有智以自辅……若闭而默之，则与无智同"语的应答。

（40）本句是就向秀"性气困于防闲，情志郁而不通"语而言。

（41）累：犹"误"。

（42）交赊相夺：犹嵇康《养生论》"交赊相倾"。交赊，近远，指眼前的嗜欲与数十年后的长寿。

（43）三年丧：古代丧制之一，谓臣为君、子为父、妻为夫等服丧三年。内御：谓交合妇人之事。

（44）原无"交"字，据鲁迅校本补。

（45）原无"赊"字，据吴钞本补。

（46）旋：立刻。《淮南子·精神训》："尊势厚利，人之所贪也。使之左据天下图，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由此观之，生尊于天下也。"

（47）要（yāo 腰）：求取。

（48）众妙之门：谓一切玄妙的总门。《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虞：忧虑。

（49）虽：通"须"，本来。

（50）六弊：同"六蔽"，谓因不好学而造成的六种弊端，后因以谓不学无识。《论语·阳货》载孔子论六蔽云："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

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51) 表：表率。行：做。三徙成都：相传舜曾三次迁徙，百姓慕德而从，所至之处自成都邑。后因以谓圣人到处都受到百姓的拥戴。

(52) 经营：规划营治。趣步：同“趋步”，快走与慢走。失节：谓失去原有的步伐节奏，为过度劳累的表现。《吕氏春秋·求人篇》称禹为民谋利而“颜色黎黑，窍藏不通，步不相过，至劳也。”吴钞本“节”后有“者”字。

(53) 遘：通“构”，图谋。爰：于是。据史书记载，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均有行谋用武之事。“遘”原作“称”，据吴钞本改。吴钞本“奋”作“夺”，“夺”后有“者”字。

(54) 藉：借。取：为。磬折：指人弯腰行礼时屈身如磬之曲折状。孺子：小孩。端：涯际。抚：巡。

(55) 比：并。内视反听：道家养生术之一，谓眼不观外界之物，耳不听外界之声。《抱朴子内篇·论仙》：“学仙之法，欲得恬愉淡泊，涤除嗜欲，内视反听，尸居无心。”四达：晓达各种事理。无执：无所执持。《老子》第六十四章：“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坐忘：道家谓物我两忘、与道合一的精神境界。

(56) 遂：顺。原无“松柏”至下句“灰壤”十六字，据吴钞本补。

(57) 灰壤：地表下层土壤的一种，难以生长植物。《管子·地员》：“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于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中年：犹隔年。

(58) 毓：育。一观：犹言“一例”。

(59) 窦公：战国魏文侯时乐人。严可均《全后汉文》引桓谭《新论·祛蔽第八》云：“余前为王翁典乐大夫，见乐家书记，言文帝时，得魏文帝时乐人窦公，年百八十岁，两目皆盲。文帝奇而问之曰：‘因何服食而能至此邪?’对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众技事，教臣为乐，使鼓琴，日讲习以为常事。臣不能导引，无所服饵也。不知寿得何力。’余以为窦公少盲，专一内视，精不外鉴，恒逸乐，所以益性命也，故有此寿。”

(60) 火蚕：用火加热升温使其早熟的蚕。寒蚕：不用火加热升温而任其自然成熟的蚕。将养：养育。隆：多。

(61) 圉（yǔ 雨）马：圈养的马。古人认为，马的寿命是人的寿命的一半。

(62) 御：用。

(63) 既言上药：即嵇康《养生论》引《神农》所云“上药养命”事。所以：

可以。夭阏（è 饿）：夭亡，夭折。原无“故”字，据吴钞本补。

（64）志：专注。不肖者：不贤慧的人。原无“者”字，据吴钞本补。

（65）至：仅。当归：中药名，有镇静、补血等药效。《博物志》卷七引《神农经》曰：“下药治病，谓大黄除实，当归止痛。”

（66）耒耜：古时耕地翻土的农具，此借指耕种。至：竟。蔑：轻视。议：择。原无“至”字，据吴钞本补。

（67）玩：熟悉。

（68）菱：水中植物，果实称菱角，可食。芡（qiàn 欠）：水生植物，又名鸡头，种子称芡实、鸡头米，可食。《吕氏春秋·恃君览·恃君》：“夏日则食菱芡，冬日则食橡栗。”“胜”字处原缺一字，据《八代文钞》补。在古时的祭品中，视枣栗菱芡较黍稷五谷为重，故称其更为“笃恭”。

（69）蘋：水草名，俗称四叶菜，可入药，亦可食。蘩：水草名，又称白蒿，可食。蕴（wēn 温）：水草名，藻类的一种，细叶。藻：泛指藻类植物。

（70）潢污：泛指积水，其中大者曰潢，小者曰污。行潦：道路上的积水。重酎（chóng zhòu 虫纣）：反复多次酿成的醇酒。《左传·隐公三年》：“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蘋蘩蕴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

（71）祉：福。飨：享用。所养：指所进献的祭品。

（72）九土：九州，此指九州的地方长官。

（73）所以：表示原因、情由。困：窘迫。在嵇康看来，不懂上药养命而仅局限于五谷宜生的认识，将会自我困窘身体。

（74）菽：豆类的总称。稷：不粘的黄米。效：效验，证明。

（75）居然：显然。吴钞本“永”作“掖”。

（76）准：依据。性理：谓生命的原理、规律。资：取。妙物：指上药。

（77）植：倚扶。玄根：谓道家所称的道的根本。《老子》第六章：“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初九：指《易》卦六爻中第一爻为阳爻者（第一爻为阴爻者称为“初六”），反映的是事物正处于发展变化的初级阶段。济：补益。

（78）春酒：见向秀《难养生论》注（13）。高阳：古县名，因郦食其初见沛公刘邦时自称“高阳酒徒”，此以高阳为盛行饮酒之地。“春”原作“肴”，据吴钞本改。

（79）性：身体。吴钞本“性”作“悦”。

（80）冉生：指孔子的学生冉耕，字伯牛，以德行著称，曾患有恶疾。婴疾：

谓患病。颜子：指孔子的学生颜回，字子渊，《孔子家语》称其年三十二而亡。穰（ráng 瓤）岁：丰收年。饥年：歉收年。

（81）狄：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有许多分支。《淮南子·原道训》："雁门之北，狄不谷食。"疮：创伤或疮疖。"疮得谷而血浮"事未见前书记载。秣：喂食。粟：此泛指谷物。《博物志》卷二："马食谷则足重不能行，雁食粟则翼重不能飞。"

（82）杞菊：枸杞与菊花，其嫩芽、叶可食，亦可入药、酿酒。苽（gū 姑）梁：同"菰粱"，即菰米，又名雕胡米，为多年生草木植物菰的果实，可以做饭。《周礼·天官·膳夫》："凡王之馈，食用六谷。"郑玄注："六谷：稌、黍、稷、粱、麦、苽。苽，雕胡也。"《楚辞·大招》王逸注："又有苽粱之饭，芬香且柔滑也。""杞"字处原缺一字，据《八代文钞》补，该句吴钞本作"则唯菊苽梁稻"。

（83）聘享：古时诸侯间的聘问纳献之礼，礼毕必有宴享，所以需用"肴馔旨酒"。肴馔：丰盛的饭菜。吴钞本"则"后有"唯"字。

（84）淖（nào 闹）溺：消融。"液"原作"腋"，据吴钞本改。

（85）张溥本、四库本"处"作"腐"。

（86）六府：六腑。

（87）郁：腐臭。灾蠹：蠹虫之灾，此指对身体造成的损害。

（88）饕（tāo 掏）：极为贪婪。所阶：谓所由产生。

（89）口爽：谓口舌失去辨味的能力。《老子》第十二章："五味令人口爽"。短祚：谓短命。

（90）流泉甘醴：指味甘如醴酒的清泉，古人认为饮之使人长寿。琼蕊：玉树的花蕊，相传为仙人所食。玉英：玉之精英，相传食之能够长生。《楚辞·九章·涉江》："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洪兴祖补注引《援神契》曰："玉英，玉有英华之色。"金丹：道士以黄金为主要原料炼成的丹药。石菌：生长在石上的菌类，为灵芝的一种。紫芝：真菌的一种，又称木芝，生于山地枯树根上，可入药，能益精气，坚筋骨，道教以为仙草。黄精：药草名，道家认为服之可以长寿。众：集中。

（91）练："炼"的古字。泽：通"释"，化解，消除。

（92）螟蛉：螟蛾的幼虫。果赢：又作"蜾蠃"，寄生蜂的一种，体黑腰细，常捕捉螟蛉喂养自己的幼虫，古人误以为蜾蠃养螟蛉为己子。《诗·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负之。"

(93) 枳 (zhǐ 纸)：木名，也称枸桔、臭桔，木似桔而小，果实亦小，味酸苦不能食，可入药。《周礼·考工记序》："桔逾淮而北为枳。"

(94) 吴钞本"能"作"然"。

(95) 赤斧：古仙人名。赪 (chēng 撑)：红。《列仙传》卷下："赤斧者，巴戎人也。为碧鸡祠主簿，能作水澒 (即水银) 练丹，与消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发生皆赤……累世传见之，手掌中有赤斧焉。"涓子：古仙人名，事见嵇康《与阮德如一首》注 (12)。术精：精选白术制成的丸散。偓佺 (wò quán 沃全)：古仙人名。《列仙传》卷上："偓佺者，槐山采药父也。好食松实，形体生毛，长数寸，两目更方，能飞行逐走马。"赤松：古仙人赤松子。水玉：水晶。《列仙传》卷上："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水玉，以教神农，能入火自烧。"务光：古仙人名。蒲韭：王照圆云："疑即菖蒲，其根九节，叶似韭也。"其说可从。菖蒲为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有香气，根茎可入药。《水经注·伊水》："石上菖蒲，一寸九节，为药最妙，服久化仙。"《列仙传》卷上："务光者，夏时人也。耳长七寸，好琴，服蒲韭根……已而自匿，后四百余岁，至武丁时复见。"邛 (qióng 穷) 疏：古仙人名。石髓：即钟乳石，古人用于服食，亦可入药。《列仙传》卷上："邛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气练形，煮石髓而服之，谓之石钟乳。至数百年，往来入太室山中，有卧石床枕焉。"方回：古仙人名。云母：矿石名，俗称千层纸，白云母可供药用。《列仙传》卷上："方回者，尧时隐人也，尧聘以为闾士。练食云母……隐于五柞山中。夏启末，为宦士，为人所劫，闭之室中，从求道。回化而得去。"昌容：古仙人名。蓬蘽：植物名，生丘陵间，可入药。《列仙传》卷下："昌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称殷王子。食蓬蘽根，往来上下，见之者二百余年，而颜色如二十许人。"

(96) 以来：犹言"上下"、"左右"，表示概数。

(97) 即：则。谈者：指向秀。

(98) 朝菌：朝生暮死的菌类植物。晦朔：农历每月的最后一天与第一天。《庄子·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蜉蝣：虫名，又称渠略，幼虫生活在水中，成虫褐绿色，生存期极短。灵龟：神龟。

(99) 彭祖：古仙人名，《列仙传》卷上称其八百余岁后升仙而去。安期：古仙人名。《列仙传》卷上："安期先生者，琅邪阜乡人也。卖药于东海边，时人皆言千岁翁。"

(100) 刘根：东汉颍川人，隐居嵩山中，颇有道术，事见《后汉书·方术列传》。《博物志》卷七："刘根不觉饥渴，或谓能忍盈虚。"

(101) 仲都：汉元帝时道士王仲都。倮：裸。桓谭：东汉学者，字君山，著有《新论》一书。《博物志》卷七："王仲都当盛夏之月，十炉火炙之不热；当严冬之时，裸之而不寒。桓君山以为性耐寒暑。"

(102) 李少君：西汉临淄人。桓公：春秋时齐桓公。少君识桓公玉碗事见《史记·封禅书》。阮生：指与嵇康同时代的阮种，字德猷。逢占：占卜。

(103) 许由：尧时隐士。尧让天下于许由事见《史记·伯夷列传》。杨雄：又作"扬雄"，汉代学者。杨雄论许由事见《法言·问明篇》。

(104) 多同：谓凡事往往随附于他人。自减：谓自我隐忍损抑其个性。位：职位。《论语·宪问》："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通变"原作"变通"，据吴钞本改。

(105) 愠：怨恨。

(106) 结驷连骑：谓高车骏马连接成队，形容高贵显赫。食方丈：谓食物极为丰盛。《孟子·尽心下》赵岐注："食前方丈……极五味之馔食，列于前，方一丈。"

(107) 原：推究，考求。累：差误。

(108) 渴者：指患有消渴症的人，其症状为口渴、善饥、尿多。酌者：指酗酒的人。

(109) 得：适宜。淫湎：谓沉湎于酒色。桀：夏朝的末代君主，以荒淫暴虐亡国。跖（zhí 植）：春秋时的大盗。《史记·伯夷列传》称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

(110) 降：欢悦。杀：假借为"悴"，忧伤（据《说文通训定声》泰部第十三）。

(111) 还：犹"至"。成：成年。吴钞本"成"作"城"。

(112) 厮养：干杂事劳役的奴仆。卿尹：泛指高级官吏。监门：在官府衙门守门的小官。

(113) 释然：谓解脱饥饿之后的轻松感。

(114) 蚺（rán 然）蛇：同"髯蛇"，蟒蛇。《淮南子·精神训》："越人得髯蛇以为上肴，中国得而弃之无用。"高诱注："髯蛇，大蛇也，其长数丈，俗以为上肴。"中国：此指中原。

(115) 黼黻（fǔ fú 斧浮）：绣有华美花纹的礼服。华夏：指中国。裸国：传说中的古国名，其民皆不穿衣，故称。

(116) 大和：非常和谐。原无"若"字，据吴钞本补。

(117) 恬澹：同"恬淡"，清静淡泊。《老子》第三十一章："恬淡为上。"钦：仰慕。

(118) 地：犹"道"。

(119) 李斯：战国时楚上蔡人，早年钻研儒术，师从荀子。因不甘卑贱穷困，西说秦王，位至丞相，后因赵高谗害腰斩咸阳。《史记·李斯列传》太史公传论云："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此即"背儒"之意。殉：求。

(120) 主父：指汉初临淄人主父偃，家贫，苦学长短纵横之术及《易》、《春秋》、百家言，后上书汉武帝而得重用，官至中大夫，贵重一时。自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结果因收贿弄权而被族诛。调五鼎之味：谓享受高官贵族的豪奢生活。古时大夫可用五鼎之食祭祀或宴饮。

(121) 鲍肆：卖咸鱼的店铺。茝（zhǐ 止）：香草名，即白芷。《说苑·杂言篇》引孔子语："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太牢：古代祭祀，牛羊豕三牲具备谓之太牢，此指高贵丰盛的佳肴。《庄子·至乐篇》载有某鸟不食鲁侯太牢，三日而死的故事。文侯：指战国时的魏文侯。雅乐：正乐。《礼记·乐记》载有魏文侯自称听雅乐则昏然欲睡事。

(122) 济万世不足以喜：为向秀《难》文引司马相如语。

(123) 充屈：同"充诎"，欢喜失节貌。

(124) 瘳（chōu 抽）：病愈。

(125) 鲁迅、戴明扬均称"则"后当有"无"字，其说是。

(126) 故：犹"则"。天和：指人的元气。《文子·下德》："日引邪欲，竭其天和。"《抱朴子·道意》："煎熬形气，刻削天和。"道德：此指道家学说的精要，因老子著有《道德经》，故称。玩：研讨，反复体味。得：满足，得意。孰：疑问代词，此表示反问。

(127) "虑消散"原作"虚转发"，据《文选·江文通·杂体诗·许徵君》李善注改。

(128) 必：如果。英华：草木之美者，此指具有养生良效的各种植物。太阳：旺盛的阳气。回：迷惑，扰乱。

(129) 信顺：指人诚信而和顺的品德。济：增加。玄德：玄妙深邃的德性，亦即道家倡导的任随自然无事无为的个人修养。《老子》第十章："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130) 曾闵：指孔子的学生曾参和闵子骞，二人均以德行著称。服膺：铭

记在心，衷心信奉。中和：谓中正平和的处世原则。仁理：同“人理”，指做人之道。臧：善，好。

（131）用身：治身。甫：始。乡党：犹“乡里”。齯（ní泥）齿：老人齿落后复生的细齿，此借指老人。耆（qí旗）年：老年人。古称六十岁为耆。“齯”字处原空缺一字，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补。

（132）阙如：空缺不语。

（133）茹：吃。短期：此指短暂的人生。

（134）琼糇（hóu侯）：用琼玉制做的干粮，为仙人所食。六气：指仙人服用的朝旦之气（朝霞）、日中之气（正阳）、日没之气（飞泉）、夜半之气（沆瀣）、天之气、地之气（据《庄子·逍遥游》成玄英疏引李颐语）。御：用。含光：犹“韬光”，谓收敛个人的才华锋芒而不向外显露。蔡邕《陈大丘碑文》：“含光醇德，为士作程。”内观：犹前文所云“内视反听”，为道家静心修身之术，参见注（55）。璞：同“朴”。《老子》第二十八章：“复归于朴。”玄冥：深远幽寂的境域，道家用以形容“道”，此谓“道”。《庄子·秋水》成玄英疏：“玄冥，妙本也。”莫大：指无限广大的宇宙。涘（sì四）：涯岸，边际。

（135）辖：车轴两头的金属键，用以挡住车轮，不使脱落。舆：车。

（136）单豹：鲁国隐士。张毅：鲁国人。《庄子·达生篇》：“鲁有单豹者，岩居而水饮，不与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饿虎杀而食之。有张毅者，高门县薄无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趣：同“趋”。齐：指战国时的齐湣王。诫：戒备。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及《战国策·燕策》，齐湣王三十六年，苏代为湣王献策中谈及戒备济西以威慑赵国之策，深为湣王信任，并取得掌兵大权。后来苏代暗通燕国，使得燕军大败齐师，湣王出走身亡。秦：指秦始皇。戎狄：我国古代北方的少数民族，亦统称胡人。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听信方士卢生“亡秦者胡也”之说，派大将蒙恬率重兵驻守北方以防戎狄，结果秦因二世胡亥荒淫乱政而亡。

【今译】 答辩说：人们之所以看重智慧并且崇尚行动，是因为二者能够有益生命并且利于身体。然而欲望萌动则过失错误便会产生，智慧初行则先见之明便会确立；先见之明确立便会心志纵放而外物遂意，过失错误产生便会祸患聚积而身体危急。智慧和欲望不深藏于内心却交接于外物，只能因此而危害身体，不会因此而有益

生命。嗜好欲望虽然产生于人体，但不是为人之道的正当内容，就好像树木之中生有蝎虫，虽然产生于树木，却无益于树木。所以蝎虫太多树木就会朽败，欲望旺盛身体就会枯亡。可见欲望与生命不能一同久处，名利与身体不能一同长存，这一道理大体上可以明了了。然而世人不能晓悟这些，把顺从欲望当成适宜养生，虽然有增益生命的愿望，却不懂得养生的道理，因而活动在濒死之地。所以古时贤人知道酒肉佳肴犹如甜美的毒酒，就像废弃物一样将其抛弃；懂得名誉地位犹如芳香的诱饵，远远离去而不顾念；使自己的行为只满足于赖以生存，不胡乱交接于外物；晓得持正自己的身行，不营求于身外庶事；背离有害身体的事物，趋向有利身体的事物，这就是所说的运用智慧顺适生命的方法。所以智慧之所以是美好的，好在它有益生命而不谋求非份；生命之所以是可贵的，贵在它安乐和谐而不滥交外物。怎么能够极力运智而轻视身体，忙于纵欲而贱薄生命呢！

况且（古人所说的）圣人珍重权位、把富贵视为最崇高的事物，大概是说君主拥有天子称号的尊贵，拥有四海之内的财富。万民不能没有君主而生存，君主不能没有尊贵而确立，所以是为了天下万民而尊贵君位，不是为了一个人的私利而推重富贵。又说富有与尊贵都是人们所期望的，大概是由于衰末之世人们都厌恶贫贱而喜好富贵的缘故。既然不能使人们疏远荣华富贵而安心于贫穷低贱，于是权且让人们各行其道而不相争斗。正因为不能让人们凭借力量争斗，所以允许人们凭借智慧竞争；正因为中正不偏的修身处世之道已经做不到了，所以允许人们有的积极进取有的消极无为。这些都是针对俗世的说法，并不是说至人应当贪图富贵。圣人不得已而君临天下，把万物的意愿作为自己的意愿，宽容遂顺庶民百姓，处身行事均依道义，和天下万民一道自在自得，静穆安宁把无所事事作为自己的事业，心胸坦荡把广阔天下视为万民公有。虽然身居君王之位，享受万国贡物，心中淡泊犹如贫寒之士接待宾客；虽然设有龙旗仪仗，身穿华贵衮服，对其漫不在意犹如布衣粗服穿在己身。所

以君臣相互忘记自己的地位等级于官府朝廷，百姓家家富裕殷足于俗世民间。怎么能够劝勉百姓尊崇自己，宰割天下以满足私利，把富贵视为最崇高的事物，内心追求富贵而无休无止呢！楚子文三次担任令尹高官，脸上没有增添喜色；柳下惠三次被贬为庶人，容貌没有增添愁相。为什么这样呢？令尹的尊位不如德义高贵，屡贬的卑贱无损精粹美质。楚子文和柳下惠都曾亲享富贵，最终不被人间爵禄萦缠己心，所以能够同样看待荣与辱。由此说来，怎么能说贪求富贵是人的本性呢！

请问绵衣绣裳为什么不存放在黑暗的房间？一定是考虑到众人的好恶而后行动，把众人的褒贬评价作为自己的欢乐与忧戚呀！这样的话，贪求富贵便会忧虑如何获得，获得富贵就会害怕丧失，如果担心失去富贵，就会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做出来了。位居高位怎么能够不骄傲，持守盈满怎么能够不外溢，追求富贵怎么能够不苟且，获得富贵怎么能够不丧失呢？况且君子阐发自己的言论，说得好便会千里之外有人响应，哪里在于地位超人，希望凭藉富贵做到这样呢！（君子们）奉行法律遵循天理，不拘系于世间的种种束缚，用没有罪过来自我尊重，把不入仕做官作为高逸之举，驰骋心神于大道精义，安然屈栖于卑小陋室，愉悦快乐无所触犯而精神舒畅，哪里是依赖于荣耀显赫，然后才为尊贵呢？（君子们）亲手耕种生产粮食，养蚕织布制成衣裳，衣食满足已身则视天下的财富为多余，就好像口渴的人饮水小河，欣欣然自我满足，不再羡慕浩波洪流，哪里是依赖于积蓄聚敛，然后才为富有呢！君子们如此用心，大概是把名誉地位视为赘痈毒瘤，把钱财物资视为灰尘污垢，怎么会看重富贵呢？所以世间难以获得的，不是财富，不是荣华，是忧虑内心不能充实呀！内心充实的人，即使耕种在茫茫田野，身穿麻布衣裳，食用豆类粗粮，无不欣然自得；内心不充实的人，即使用天下的财富加以供养，积聚有亿万宝物，仍然不能感到满意。可见内心充实的人不依赖于身外之物，内心不充实的人没有不依赖的身外之物。（对外物）无所不依赖，因而无论到哪里都会感到匮乏，（对外物）无所

依赖，因而无论到哪里都会感到富足。不因荣耀显赫而放肆情性，不因退隐俭约而随顺庸俗，混混然和万物一同生长，不能加以宠爱与屈辱，这是真正拥有富贵。所以不顾现有尊贵而贪求更为尊贵的人，卑贱往往来临；所以不顾现有富有而贪求更为富有的人，往往获得贫穷，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今有人身居荣华富贵而心怀忧愁，虽然和荣华富贵一同衰老，也不过是终身长愁而已。所以老子说，快乐莫大于没有忧愁，富有莫大于自我知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诘难说："感触异性而期待成家，腹中饥饿而寻求食物，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道理。"这话说得很对啊！如今我不是想让人们不成家，不吃饭，只是想让成家、饮食之事更为合理罢了。大凡不经思索而产生欲望，这是人的本性的本能冲动；经过思索而产生感情，这是人的智慧的具体运用。本性冲动的人遇到所欲之物并且非常适宜，满足之后便无所欲求；运用智慧的人顺从感情而不断追求，身体疲惫也不停止。所以世间的大患，灾祸的根由，常常在于运用智慧，不在于本性冲动。如今让盲人交合妇人，则对西施与嫫母具有同样的感情；昏聩糊涂的人没有味觉功能，对于糟糠和精米会感到同样甘美，他们怎么能够分辨出好坏美丑，并由于爱憎而扰乱心绪呢！君子们懂得智慧由于多变无常而伤损生命，欲望由于追求外物而有害本性，所以运用智慧时便用恬静加以收束，本性冲动时便用平和加以纠正，使得智慧居处于恬静状态，性情满足于平和境界。然后精神由于静默而清淳，身体由于平和而成长，弃除失误弃除危害，和那造化不断更新，这就是（老子）所说的不使人们看见足以引起欲望的事物，就能使民心不致混乱的道理。即使美味佳肴经常沾润其口，声乐女色已经放纵其心，仍然可以用这样的精辟道理加以排遣，用认真的思考加以克服。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凡想要做官的人不晓得谋得君位，想要成家的人不考虑择取亲戚。为什么呢？知道这些不能做到，便不会产生这样的心思了。所以嗜好醇酒的人自我抑止于毒酒，贪图美食的人自忍饥饿于臭肉，（因为他们）懂得是非吉凶的道理，所以背离毒酒臭肉而不迷惑，抛弃毒酒臭肉而不迟疑，怎

么会遗憾先前没能畅饮与大吃呢！况且旅舍主人的两位妾，长得丑陋的一位由于自认为丑陋而受尊宠，长得美丽的一位由于自认为美丽而被冷落，美丽与丑陋的形象呈现在人的眼前，然而尊宠与冷落的待遇不同，（这是由于二人）是非之情首先显露，所以主人对二人的美丑看法不能改变了。如果道理充实于人的内心，并用这道理驾御身外万物，那么什么事物能使人自我封闭呢？从这一点上说来，天性与情思自我和谐，便不会困阻于各种禁忌；情感与志趣自我平顺，便不会抑郁不畅。世间的许多失误，都是由于看问题不够清晰正确。另外，寻常人的情感：对于远的事物，即使很重要也无不忽略轻视；对于近的事物，即使很渺小也无不放在心上。这是什么原因呢？实在是由于远近事物相互侵夺，（人们对二者的）观点看法情感各异。三年服丧期间，不许交合妇人，这是礼法的禁忌，没有谁违犯；美酒女色是身体的大敌，没有谁能将其弃除。从这一点上说来，礼法的禁忌，近在眼前虽为小事而不违犯；身体的大敌，远在数年虽为大事而不弃除。然而假如用左手据有天下的版图，右手随即伤害自身，即使是蠢人也不做这样的事。明白天下没有身体重要的道理，那么美酒女色没有天下重要，又可以知晓了。然而世人却舍身追求酒色天下，直至丧命而不后悔，这是用重要的事物换取轻贱的事物，难道不是背弃远时大事而趋求近前小事吗？聪慧的人不这样做，他们细察轻重而后行动，衡量得失而后安身。远近事物的道理与世人相同，所以他们能够像对待眼前事物一样对待远时的事物；他们能够像对待显著事物一样慎重对待隐微的事物，独自通行在道的玄妙之门，所以始终无忧无虑。这和那些沉溺嗜欲而放肆情意的人有多么悬殊的差距啊！

诘难说："圣人穷究事理尽知物性，应该享受高龄长寿。然而唐尧孔子等人多的享年一百，少的享年七十，难道也是不精于疏导调养吗？"案考唐尧孔子等人原本禀受天命寿数有限，所以疏导调养得以尽享其寿命。这正是穷究事理的结果，不是未经养生而获得百年之寿。况且孔子穷究事理尽知物性，因而寿至七十；农夫任凭其不

学无识蠢笨愚昧，亦有享年一百二十的人。如果用孔子的绝顶聪慧，再加上农夫的极其拙朴，那么享年千岁的说法有什么奇怪呢？况且就圣人的总体看，有的人损耗己身为世谋利，率先创建显赫功勋，使得天下万民景慕其德，随其三次迁徙而自成都邑；有的人节衣缩食勤劳己身，精心治理天下四方，心力疲惫身体劳累，举步行走步伐不整；有的人奇谋暗行，同时又动用干戈，威武勇猛攻杀讨伐，为功为利奋力拼争；有的人洁己修身以便彰显世间污秽，明示智慧功效以便醒悟蠢人愚昧，凭藉着名望高于世人，为天下做出典范楷模，又能勤于教诲善于诱说，招聚学生多达三千，口舌疲倦于谈道说理，身体疲倦于磬折行礼，形色匆匆犹如拯救幼子，目光深远犹如治理天下，神志驰骛在利与害的边际，心思奔波在荣与辱的路途，一俯一仰之间，已经两次巡行四海之外。但如果把圣人们和那些不闻不问身外之事、爱惜元气珍重精魄、懂得事理而又无所持执无所作为、遗忘世间物我进入与道合一的境界以便保全天性本真的高士们同样看待，这是我不能赞同的。如今不说松柏无别于榆柳，然而［松柏的繁茂生长，各自因有良好的生植环境以满足其天性。如果种植松柏于地下灰壤，］第二年便会枯亡；如果种植在高高山崖，便会一天天繁茂昌盛。这也是养育形体的一个实例。窦公没有使用什么养生之术，而能达到一百八十的高寿，难道不是由于弹琴和顺其心性吗？这也是调养精神的一个明证。用火加温的蚕十八天成熟，不用火加温的蚕三十多天成熟，用这一定时限的寿命，因养育方法不同而有过倍之多的生长期。温暖肥胖的生物早死，寒凉瘦小的生物迟亡，断然可知了。圈中饲养的马被人喂养又不乘坐使用，都能活到六十岁，那么身体疲惫的生物易速凋敝，形体健全的生物难以丧命，又可以知晓了。富贵之人多遭残害，这是由于攻伐他们的人太多；田野农夫多享长寿，这是由于伤害他们的人很少，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事情。现在如果能使自己的眼睛具有同盲人一样的功能，使自己的口舌具有同昏聩之人一样的味觉，远离伤害生命的器具，服用有益性命的品物，才可以开始相与谈论养生之道呀！

诘难说："神农首倡食用五谷的开端"，"鸟兽因此而高飞劲走，百姓因此而得以生存"。如今我不说五谷不是神农首倡。神农之所以既谈上等药物，又倡导食用五谷，是因为上等药物十分稀少，求取艰辛难以得到，五谷容易种植，经过耕耘能够长久享用，可以接济百姓而挽救夭折，[所以] 上药与五谷之说并存。只是聪慧 [的人] 倾心于其中重要的上药，不聪慧的人倾心于其中次要的五谷罢了。这二者如果同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却仅仅知道当归能够止痛，便不断地服用；知道翻土耕种开垦农田，便日夜忙碌而不停止，为什么 [竟然] 对于养生的上药轻蔑看待不愿择取呢？这大概是由于人们熟悉于先前从事的事情，怪异于先前不知的事情。况且平原上生长有枣栗之类的果树，池塘湖泽中生长有菱芡之类的植物，这些虽然不是上等药物，仍然 [胜] 于黍稷五谷的诚笃恭敬。怎么能说使人得以生存的物品，只限定为五谷呢！诘难又说："黍稷五谷新熟馨香，能招神祇下降品尝。"蘋蘩蕴藻诸种水草，难与丰盛的佳肴匹敌；大池小塘以及道路上的积水，亦不能与重酿醇酒相比。把它们进献于宗庙，能够感应神灵降赐幸福，由此可知神祇享用的是德义与诚信，不用所进献的祭品赖以生存。这就好像九州长官向天子述职，各自只是奉献其地方特产用以表示忠诚而已。诘难又说，菜肴粮食进入人体，其益处不超过十天（便会显现），用以说明五谷适宜养生的效验，这正是人们自我困窘其身的原因。如今我不说菜肴粮食没有充饥壮体的好处，只谈在延长生命方面不能与上药相比而已。请允许我借此话题作为诘难。人们都知道麦子比豆子好吃，稻米比黄米好吃，这些由于具有实证而能够知晓。假如在没有稻米和黄米的地方，必然会把豆子和麦子视为珍贵的食物，称其最为好吃。如此看来，世人不懂得上药优于稻米与黄米，就好像固守豆子与麦子优于蓬蒿野草的认识，而认定天下没有稻米与黄米一样。如果能够依恃药物而自我长生，那么稻米与黄米的低贱显然可识。君子们懂得事理就是这样，所以依循生命原理的有益方面，择取奇妙的药物以调养身心；深植道学根基于万事之初，吸吮朝霞用以补益精神。而今如果把春

酒作为助寿之物，那么并没听说高阳县有黄发高寿的老人；如果把充饥壮体之物作为养生佳品，那么并没听说列鼎而食的权贵之家有百岁高寿的宾客。况且还有冉耕患有恶疾，颜回短命夭折，丰年人们容易患病，歉年人们很少染疾等情形。所以狄人若吃米饭便要长癞，疮口若沾五谷便会淌血，马匹喂以五谷便会脚步沉重，大雁啄食谷粒便会翼重身留。从这一点上说来，鸟兽不必酬报功德于五谷，百姓不必接受恩惠于农田。然而世人却竭尽全力耕作五谷，拼杀身命争夺五谷。供养亲人进献尊长，则用枸杞菊花与菰米；聘问纳献与欢乐的聚会，则用丰盛的饭菜与美酒。却不知道诸物皆消融人的筋腱血液，容易糜烂迅速腐败；刚品尝时虽然甘甜芳香，入身之后便为臭味之处；耗损玷辱人的精神，污染伤害人的六腑；腐臭污秽之气熏蒸人体，自会造成飘体虚弱亏空；贪婪淫欲由此发展，各种疾病随之产生；品食诸物的人口舌不再辨味，服用诸物的人减少寿命。哪里比得上流淌的清泉甘甜如醴，玉树的花蕊美玉的精英，百炼的金丹野生的石菌，还有那紫芝与黄精，都是广集灵气内含精淳，独自繁育独自生成，纯正香味难以消歇，和顺之气遍体充盈，能够涤洁人的五脏，使之疏朗透彻舒畅开明，所以服食的人体健身轻。又能够陶冶形体改易情性，熏染骨胳柔劲筋腱，洗却尘垢消除污秽，使人心清志高直上青云。像这样长期坚持下去，何须五谷的养育呢？况且螟蛉蛾有幼子，果蠃蜂抱养它，它的本性就会变化；桔树渡过长江（在江北种植）就会变成枳树，这是改变土壤条件而产生的变化，是形体上的变异。吸纳所食之物的禀气，随其特质改变本性，怎么不能呢？所以赤斧由于炼制丹药而长出红发，涓子由于服食术精而寿命推延，偓佺由于好食松子而眼睛成方，赤松子由于服食水晶而乘御火烟，务光由于服食菖蒲之根而长出长耳，邛疏由于服食石钟乳而永驻华年，方回由于服食云母而能够变化，昌容由于服食蓬虆而改易容颜。诸如此类的例证，不能详加转述。怎么能说五谷是最佳之物，而上药没有益处呢？

又责问千岁左右的寿老，无人亲眼看见，便说没有这样的人。那

么请问诘难之人：看见千岁老人，根据什么来辨别他呢？若想用形貌加以比较，则与常人没有差异；若想用年龄加以检验，则只有一天寿命的朝菌无法知道晦日朔日的两天时光，短命的蟀蟒无法认识长寿的神龟。如此说来，则千岁之人即使身在市场朝廷，肯定不是年龄小的人所能辨别的。彭祖享年七百，安期享年千岁，然而见识偏狭的人却说书籍记载有误；刘根久睡不吃不喝，有人说他偶尔能够遗忘饥饿；王仲都冬天裸露全身而身体温暖，夏天穿着皮衣而身体凉爽，桓谭说他偶尔能够忍耐寒暑；李少君辨识出齐桓公的玉碗，阮种说李少君是用占卜的方法知道其事；尧要把天下禅让给许由，杨雄说是喜好夸大其事的人编造的故事。诸如此类。人们在上做官则把周公孔子作为最重要的典范楷模，竭尽心志效以一片赤诚；在下为民则把嗜好欲望作为鞭策自己的动力，想要作罢却又不能。奔驰急行在世间礼教之中，争施诈巧在是非荣辱之间，由于凡事随俗而自我抑贬个性，思考的问题不超出自己的职务范围，使得奇异之事在世人所见中绝传，玄妙之理在寻常议论中中断，却说自己通晓事物变化、明达事物精微，我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长期不满于赋闲生活，便称之为没有欢乐；深深怨恨于没有佳味，便称之为自遭愁苦；把醇酒女色作为供养身体的佳品，称长寿永生为空虚无聊。如此说来，则您所认为的欢乐，一定是出行则车马随从连成长队，饮食则肴盈方丈布列于前。大凡有待如此然后方为满足，称之为符合天理自然的人，全都是役使己身于身外之物，丧亡心志于嗜好欲望。推究性命的真情，有所不同于您之所论啊！大凡口渴的人只希望看见水，贪酒的人只希望求得酒，人们都晓得这是产生于病态的行为。而今如果把随顺嗜欲视为适合于人的天性，那么口渴贪酒的人不为有病，沉溺酒色的人不为过错，夏桀盗跖等人都得享天理自然。这不是本文阐明养生玄理的本意。

养生的玄奥道理的确精微，且又喜好隐没于世间，然而有的人可以求之于自身而后觉悟，比较于身外之物而后知晓。人从少年到年长，对事物的欢戚好恶之情会有盛衰变化。有的人幼年时代喜爱

的事物，到了壮年便抛弃了；开始时鄙薄的事物，最终时却十分珍重；当他喜欢的时候，称其事物不可缺少；当他厌恶的时候，称其事物不能使人快乐。像这样，长至成年改变了原来的生活环境，亦改变了当初对事物的情感。如果嗜好欲望能够产生变化，怎么能知道今天所沉湎的不会成为臭腐的事物，先前所鄙贱的不会成为奇美的事物呢？假如卑贱的奴仆突然升任高官要职，便会对门吏之类的小官轻视而鄙遗。从这一点上说来，嗜欲都是小小的一定范围之内的情感，难道肯定不会改变吗？另外，饥饿欲食的人在将要获得所欲食物的时候，便会愉悦之情充满心胸；吃饱之后，便会轻松超脱地疏远食物，或许还会对食物产生厌恶。如此说来，荣华酒色均有能够疏远的时候。蚺蛇在越地被人珍视，中原人遇到则会厌恶；黼黻在华夏被人尊贵，裸国人得到便会弃置一旁。（某种事物）在它无用的时候，都如同中原人得到的蚺蛇、裸国人得到的黼黻一样。[如果] 把身体与精神的极为和谐当作最为快乐，那么荣华富贵便不值得一顾了；如果把清静淡泊当作最有滋味，那么美酒女色便不值得渴求了。如果称心得志于拥有大道，那么世俗所喜好的事物，都如粪土一般，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如今诘难之人不顾最为快乐的情感，甘愿减少年寿残损生命，以求遂顺自己的欲望。这便是李斯背弃儒学，去追求一时的荣华嗜欲；主父偃发愤游学，思谋调治五鼎美食的行为。况且有人在卖咸鱼的店铺自享逸乐，便会鄙视兰芷香草，就好像海鸟面对丰盛美食而长久发愁，魏文侯听闻雅正之乐而堵塞双耳。所以把荣华富贵当成生活的重要内容，说（养生修身）“历经万代也不值得高兴”。这都是由于心中没有主见，想要借助身外之物以求欢乐，然而身外之物虽然丰饶，悲哀之事也同时兼备了。如果在心中有主见，用内心的主见笑视外物，虽然没有钟鼓乐器，欢乐已经具备了。所以心满意得的人，不是拥有高官的轩车冠冕；享受最佳快乐的人，不是欢愉纵欲有失节制，而是世间的是非得失不能牵累己身。况且假如父母有病，在危重之时转而痊愈，便会感到忧喜交加。从这一点上看，不如没有欢喜是可想而知的。如此说来，

（没有）欢乐难道不就是最为欢乐吗？那么，和顺自己的元气于天地自然，把道家学说的精要作为自己的良师益友，认真体味阴阳的玄微变化，获得延年长寿的永驻人生，凭依自然规律以寄托己身，与天地共存而永生不朽之事，怎么不能受用它呢？

养生有五件事难以做到：名利之心不能泯灭，这是第一件难事；喜怒之情不能弃除，这是第二件难事；声色之欲不能抛去，这是第三件难事；美味之求不能断绝，这是第四件难事；精神分散心不专一，这是第五件难事。这五件事如果存于其身，即使心中希求不要衰老，口中诵读养生要言，不断进食草木精华，呼吸摄入旺盛阳气，也不能不扰乱其情志，不夭损其年寿。这五件事不存于胸中，便能诚信和顺之情日益增厚，玄妙深奥之德日益齐全，不祈求喜事而享有大福，不祈求长寿而寿命自延，这是养生至理的具体功效。然而有的人德行超过曾参与闵子骞，衷心信奉仁义，行动遵循中和，没有太大的过失，便自称做人之道已经齐备己身，并且以此自我欣赏，却又不能涤除喜怒之情，平和精神情绪，又想免于衰老益寿延年，（这样的成功事例）我没听说过。有的人高尚其志仰慕古人，不把名誉地位当成荣耀，因而自以为高于奔走竞逐之徒；有的人运用智慧治理天下，并且未遭大祸，所以自以为高明。这些对于治身，刚刚能与乡里的长寿老人等同。让他们谈论长存生命之道，大概谈不出什么吧。有的人离弃俗世孤身独居，志向情趣平和纯粹，却不能绝食五谷服食灵芝，也无助于短暂的人生寿命。有的人琼玉食粮既已储备，六种灵气一同服用，而且能够收敛才气专注己身，凝聚心神复归淳朴，寄居心志于玄寂大道的崖岸，含纳精气于寥廓寰宇的边际，便能够有衰老可以消除，有年寿可以延长。以上这几种情况，应当综合运用，不能有所缺少，就好像车上的辕、轴、轮、辖，不能缺乏一件于车体。然而如果人们各有偏颇，便会各自具有相应的祸患：单豹由于只重务内而导致毙命，张毅由于专意务外而有失中正，齐潛王由于戒备济水以西而自取灭亡，秦始皇由于戒备北方戎狄而

自取困穷，这些都是不能兼顾的祸患。积累善事履行诺言，这话世间经常听闻；谨慎言谈，节制饮食，这事学者也都知晓。超过这些再深入一层的道理，也许没有谁明了。请允许我把这先于他人了解到的知识，告诉后来的贤慧之人。

【解析】 本文坚持作者前文阐述的养生学说，对向秀的诘难逐一予以认真的剖析和有力的反驳。

作者首先强调，对人所具有的天性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其中“动”“智”等天性既有“动足资生”、“用智遂生”的功用，亦有滥接外物以致伤身的危害，应当始终将其“藏之于内”；而各种嗜欲则是“非道之正”，均在摈弃之列。继而，作者结合着富贵观与“室食之欲”两大问题的阐述，说明正确的人生乐趣是“乐莫大于无忧，富莫大于知足”，是“智止于恬，性足于和”；说明自己主张的静心恬性是一种自觉的乐观的心灵净化，而不是“约己苦心”的自我压抑。接下来，作者分别回答了圣人们的寿命、五谷与上药、千岁老人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再次强调嗜欲并非人之正性，“以大和为至乐，以恬澹为至味”方为养生长寿之本。最后，作者归纳了养生五难，简言之，难在不能抑欲专心。

嵇康与向秀的主要分歧在于对人的天性中的嗜欲的看法，即是否承认人们在礼法道义的约束下谋求荣华富贵、享受美味声色的合理性。嵇康对此持否定的态度，将追求嗜欲视为劳神伤身不利于养生的祸根，实际上，亦揭示了礼法道义对嗜欲约束的虚伪，反映了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一贯主张。全文洋洋洒洒四千多字，文思舒展宏阔而又紧扣主题，颇显作者论辩功力。

声无哀乐论[1]

有秦客问于东野主人曰[2]："闻之前论曰：'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3]'。夫治乱在政，而音声应之，故哀思之情表于金石，安乐之象形于管弦也。又仲尼闻《韶》，识虞舜之德[4]；季札听弦，知众国之风[5]。斯已然之事，先贤所不疑也。今子独以为声无哀乐，其理何居？若有嘉讯，今请闻其说。"

主人应之曰："斯义久滞，莫肯拯救，故令历世滥于名实[6]。今蒙启导，将言其一隅焉。"

"夫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为五色，发为五音[7]。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8]。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不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9]？及宫商集比，声音克谐，此人心至愿，情欲之所钟[10]。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极，[故] 因其所用，每为之节，使哀不至伤，乐不至淫[11]，斯其大较也[12]。然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13]？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兹而言，玉帛非礼敬之实，歌哭非悲哀之主也[14]。何以明之？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而哀乐之情均也[15]。今用均 [一] 之情，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16]？然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劳者歌其事，乐者舞其功。夫内有悲痛之心，则激切哀言，言比成诗，声比成音，杂而咏之，聚而听之，心动于和声，情感于苦言，嗟叹未绝，而泣涕流涟矣[17]。夫哀心藏于内，

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18]。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无象之和声，其所觉悟，唯哀而已，岂复知'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哉[19]？风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国史明政教之得失，审国风之盛衰，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故曰'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夫喜怒哀乐、爱憎惭惧，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传情，区别有属，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为称。今以甲贤而心爱，以乙愚而情憎，则爱憎宜属我，而贤愚宜属彼也。可以我爱而谓之爱人，我憎而谓之憎人；所喜则谓之喜味，所怒则谓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则外内殊用，彼我异名。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20]。名实俱去，则尽然可见矣。且季子在鲁采诗观礼，以别风雅，岂徒任声以决臧否哉？又仲尼闻《韶》，叹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声以知虞舜之德，然后叹美耶[21]？今粗明其一端，亦可思过半矣。"

秦客难曰："八方异俗，歌哭万殊，然其哀乐之情不得不见也。夫心动于中，而声出于心。虽托之于他音，寄之于余声，善听察者要自觉之，不使得过也[22]。昔伯牙理琴，而钟子知其所志[23]；隶人击磬，而子产识其心哀[24]；鲁人晨哭，而颜渊审其生离[25]。夫数子者，岂复假智于常音，借验于曲度哉？心戚者则形为之动，情悲者则声为之哀，此自然相应，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声众为难，不能者不以声寡为易。今不可以未遇善听，而谓之声无可察之理；见方俗之多变，而谓声音无哀乐也。

"又云：贤不宜言爱，愚不宜言憎。然则有贤然后爱生，有愚然后憎成，但不当共其名耳。哀乐之作，亦有由而然。

此为声使我哀，音使我乐也。苟哀乐由声，更为有实，何得名实俱去耶？

“又云：季子采诗观礼，以别风雅；仲尼叹《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欤？且师襄奏《操》，而仲尼睹文王之容[26]；师涓进曲，而子野识亡国之音[27]。宁复讲诗而后下言，习礼然后立评哉？斯皆神妙独见，不待留闻积日而已综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为美谈[28]。今子以区区之近知，齐所见而为限，无乃诬前贤之识微，负夫子之妙察耶？”

主人答曰：“难云：虽歌哭万殊，善听察者要自觉之，不假智于常音，不借验于曲度，钟子之徒云云是也。此为心悲者虽谈笑鼓舞，情欢者虽拊膺咨嗟，犹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诳察者于疑似也；以为就令声音之无常，犹谓当有哀乐耳[29]。

“又曰：季子听声，以知众国之风；师襄奏《操》，而仲尼睹文王之容[30]。案如所云，此为文王之功德与风俗之盛衰，皆可象之于声音；声之轻重，可移于后世；襄涓之巧，能得之于将来。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绝于今日，何独数事哉？若此果然也，则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数，不可杂以他变，操以余声也[31]。则向所谓声音之无常，钟子之触类，于是乎踬矣[32]。若音声［之］无［常］，钟子［之］触类，其果然耶[33]？则仲尼之识微，季札之善听，固亦诬矣。此皆俗儒妄记，欲神其事而追为耳。欲令天下惑声音之道，不言理自尽此，而惟使神妙难知，恨不遇奇听于当时，慕古人而自叹，斯所以大罔后生也[34]。夫推类辨物，当先求之自然之理[35]。理已定，然后借古义以明之耳。今未得之于心，而多恃前言以为谈证，自此以往，恐巧历不能纪

［耳］[36]！

“又难云：哀乐之作，犹爱憎之由贤愚，此为声使我哀而音使我乐；苟哀乐由声，更为有实矣。夫五色有好丑，五声有善恶，此物之自然也。至于爱与不爱，人情之变，统物之理，唯止于此[37]。然皆无豫于内，待物而成耳[38]。至夫哀乐自以事会，先遘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故前论已明其无常，今复假此谈以正［其］名号耳[39]。不谓哀乐发于声音，如爱憎之生于贤愚也。然和声之感人心，亦犹酒醴之发人情也。酒以甘苦为主，而醉者以喜怒为用。其见欢戚为声发，而谓声有哀乐，［犹］不可见喜怒为酒使，而谓酒有喜怒之理也[40]。”

秦客难曰：“夫观气采色，天下之通用也。心变于内，而色应于外，较然可见，故吾子不疑[41]。夫声音，气之激者也。心应感而动，声从变而发。心有盛衰，声亦降杀[42]。同见役于一身，何独于声便当疑耶？夫喜怒章于色诊，哀乐亦宜形于声音[43]。声音自当有哀乐，但暗者不能识之。至钟子之徒，虽遭无常之声，则颖然独见矣[44]。今矇瞽面墙而不悟，离娄照秋毫于百寻，以此言之，则明暗殊能矣[45]。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离娄之察；执中庸之听，而猜钟子之聪，皆谓古人为妄记也。”

主人答曰：“难云：心应感而动，声从变而发，心有盛衰，声亦降杀；哀乐之情，必形于声音；钟子之徒，虽遭无常之声，则颖然独见矣。必若所言，则浊质之饱，首阳之饥，卞和之冤，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祗，千变百态[46]。使各发一咏之歌，同启数弹之微，则钟子之徒，各审其情矣。尔为听声者不以寡众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为异，

同出一身者，期于识之也[47]。设使从下［出］，则子野之徒亦当复操律鸣管，以考其音，知南风之盛衰，别雅郑之淫正也[48]。

“夫食辛之与甚噱，薰目之与哀泣，同用出泪，使狄牙尝之，必不言乐泪甜而哀泪苦，斯可知矣[49]。何者？肌液肉汗，踧笮便出，无主于哀乐，犹簁酒之囊漉，虽笮具不同，而酒味不变也[50]。声俱一体之所出，何独当含哀乐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茎》、《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乐，所以动天地、感鬼神[51]。今必云声音莫不象其体而传其心，此必为至乐不可托之于瞽史，必须圣人理其弦管，尔乃雅音得全也[52]。舜命夔击石拊石，八音克谐，神人以和[53]。以此言之，至乐虽待圣人而作，不必圣人自执也。何者？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也。夫纤毫自有形可察，故离瞽以明暗异功耳。若以水济水，孰异之哉[54]！”

秦客难曰：“虽众喻有隐，足招攻难，然其大理，当有所就[55]。若葛卢闻牛鸣，知其三子为牺[56]；师旷吹律，知南风不竞，楚师必败[57]；羊舌母听闻儿啼，而审其丧家[58]。凡此数事，皆效于上世，是以咸见录载。推此而言，则盛衰吉凶，莫不存乎声音矣。今若复谓之诬罔，则前言往记皆为弃物，无用之也。以言通论，未之或安。若能明斯所以，显其所由，设二论俱济，愿重闻之[59]。”

主人答曰：“吾谓能反三隅者，得意而［忘］言，是以前论略而未详[60]。今复烦循环之难，敢不自一竭耶[61]？夫鲁牛能知牺历之丧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经年，诉怨葛卢，此为心与人同，异于兽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类，

无道相通。若谓鸣兽皆能有言，葛卢受性独晓之，此为解其语而论其事，犹译传异言耳，不为考声音而知其情，则非所以为难也[62]。若谓知者为当触物而达，无所不知，今且先议其所易者。请问圣人卒入胡域，当知其所言否乎[63]？难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愿借子之难以立鉴识之域。或当与关接识其言耶[64]？将吹律鸣管校其音耶[65]？观气采色知其心耶？此为知心自由气色，虽不自言，犹将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于马而误言鹿，察者固当由鹿以知马也[66]。此为心不系于所言，言或不足以证心也。若当关接而知言，此为孺子学言于所师，然后知之，则何贵于聪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趣] 举一名以为摽识耳[67]。夫圣人穷理，谓自然可寻，无微不照。理蔽则虽近不见，故异域之言不得强通。推此以往，葛卢之不知牛鸣，得不信乎[68]？

"又难云：师旷吹律，知南风不竞，楚多死声。此又吾之所疑也。请问师旷吹律之时，楚国之风耶？则相去千里，声不足达；若正识楚风来入律中耶[69]？则楚南有吴越，北有梁宋，苟不见其原，奚以识之哉？凡阴阳愤激，然后成风。气之相感，触地而发，何得发楚庭，来入晋乎[70]？且又律吕分四时之气耳，时至而气动，律应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为用也[71]。上生下生，所以均五声之和，叙刚柔之分也[72]。然律有一定之声，虽冬吹中吕，其音自满而无损也[73]。今以晋人之气，吹无损之律，楚风安得来入其中，与为盈缩耶[74]？风无形，声与律不通，则校理之地无取于风律，不其然乎？岂独师旷多识博物，自有以知胜败之形，欲固众心而托以神微，若伯常骞之许景公寿哉[75]？

"又难云：羊舌母听闻儿啼，而审其丧家。复请问：何由知之？为神心独悟暗语而当耶[76]？尝闻儿啼若此，其大而恶，今之啼声似昔之啼声，故知其丧家耶？若神心独悟暗语之当，非理之所得也；虽曰听啼，无取验于儿声矣。若以尝闻之声为恶，故知今啼当恶，此为以甲声为度，以校乙之啼也。夫声之于音，犹形之于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圣人齐心等德而形状不同也。苟心同而形异，则何言乎观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气为声，何异于籁籥纳气而鸣耶[77]？啼声之善恶不由儿口吉凶，犹琴瑟之清浊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谈，而不能令籁籥调利，犹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78]。器不假妙瞽而良，籥不因惠心而调，然则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之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借听于声音也[79]。察者欲因声以知心，不亦外乎[80]？今晋母未得之于老成，而专信昨日之声，以证今日之啼，岂不误中于前世，好奇者从而称之哉[81]？"

秦客难曰："吾闻败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厌而言难，复更从其余[82]。今平和之人，听筝笛琵琶，则形躁而志越；闻琴瑟之音，则听静而心闲。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则情随之变：奏秦声则叹羡而慷慨，理齐楚则情一而思专，肆姣弄则欢放而欲惬，心为声变，若此其众。苟躁静由声，则何为限其哀乐？而但云至和之声无所不感，托大同于声音，归众变于人情，得无知彼不明此哉[84]？"

主人答曰："难云：琵琶筝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随之变。此诚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筝笛间促而声高，变众而节数，以高声御数节，故使形躁而志越[85]。犹铃

铎警耳，钟鼓骇心，故‘闻鼓鞞之音，[则]思将帅之臣’，盖以声音有大小，故动人有猛静也[86]。琴瑟之体，间辽而音埤，变希而声清，以埤音御希变，不虚心静听，则不尽清和之极，是以听静而心闲也[87]。夫曲用不同，亦犹殊器之音耳。齐楚之曲多重，故情一；变妙，故思专[88]。姣弄之音挹众声之美，会五音之和，其体赡而用博，故心侈于众理[89]；五音会，故欢放而欲惬。然皆以单、复、高、埤、善、恶为体，而人情以躁、静[专、散为应[90]。譬犹游观于都肆，则目滥而情放；留察于曲度，则思静]而容端。此为声音之体尽于舒疾，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耳。

“夫曲用每殊，而情之处变，犹滋味异美，而口辄识之也[91]。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美有甘；和有乐。然随曲之情尽于和域，应美之口绝于甘境，安得哀乐于其间哉[92]？然人情不同，自师所解，则发其所怀[93]。若言平和哀乐正等，则无所先发，故终得躁静。若有所发，则是有主于内，不为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静者，声之功也；哀乐者，情之主也。不可见声有躁静之应，因谓哀乐皆由声音也。且声音虽有猛静，猛静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发。何以明之？夫会宾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欢，或惨尔而泣，非进哀于彼，导乐于此也[94]。其音无变于昔，而欢戚并用，斯非‘吹万不同’耶？夫唯无主于喜怒，无主于哀乐，故欢戚俱见。若资偏固之音，含一致之声，其所发明，各当其分，则焉能兼御群理，总发众情耶[95]？由是言之，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则声之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

秦客难曰："论云：猛静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发，是以酒酣奏琴而欢戚并用。此言偏并之情先积于内，故怀欢者值哀音而发，内戚者遇乐音而感也[96]。夫音声自当有一定之哀乐，但声化迟缓，不可仓卒，不能对易。偏重之情触物而作，故令哀乐同时而应耳。虽二情俱见，则何损于声音有定理耶？"

主人答曰："难云：哀乐自有定声，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怀戚者遇乐声而哀耳。即如所言，声有定分。假使《鹿鸣》重奏，是乐声也[97]；而令戚者遇之，虽声化迟缓，但当不能使变令欢耳，何得更以哀耶[98]？犹一爝之火，虽未能温一室，不宜复增其寒矣[99]。夫火非隆寒之物，乐非增哀之具也。理弦高堂而欢戚并用者，真至和之发滞导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尽耳[100]。

"难云：偏重之情触物而作，故令哀乐同时而应耳。夫言哀者，或见机杖而泣，或睹舆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显而形潜。其所以会之，皆自有由，不为触地而生哀，当席而泪出也[101]。今无机杖以致感，听和声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发也[102]？"

秦客难曰："论云：酒酣奏琴而欢戚并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发耳。今且隐心而言，明之以成效[103]。夫人心不欢则戚，不戚则欢，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戚之伤，笑是欢之用[104]。盖闻齐楚之曲者，唯睹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见笑噱之貌。此必齐楚之曲以哀为体，故其所感皆应其度量。岂徒以多重而少变，则致情一而思专邪？若诚能致泣，则声音之有哀乐，断可知矣。"

主人答曰："虽人情感于哀乐，哀乐各有多少[105]；又哀

乐之极，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坏，甚悲而泣，哀之方也[106]；小欢颜悦，至乐而笑，乐之理也[107]。何以明之？夫至亲安豫，则恬若自然，所自得也[108]；及在危急，仅然后济，则抃不及舞[109]。由此言之，舞之不若向之自得，岂不然哉？至夫笑噱虽出于欢情，然［自以理成，又非］自然应声之具也[110]。此为乐之应声，以自得为主；哀之应感，以垂涕为故[111]。垂涕则形动而可觉，自得则神合而无变，是以观其异而不识其同，别其外而未察其内耳。然笑噱之不显于声音，岂独齐楚之曲耶？今不求乐于自得之域，而以无笑噱谓齐楚体哀，岂不知哀而不识乐乎？”

秦客问曰：“仲尼有言：‘移风易俗，莫善于乐[112]。’即如所论，凡百哀乐，皆不在声，即移风易俗，果以何物耶[113]？又古人慎靡靡之风，抑慆耳之声，故曰‘放郑声，远佞人’[114]。然则郑卫之音……[115]击鸣球以协神人，敢问郑雅之体，隆弊所极，风俗移易，奚由而济[116]？幸重闻之，以悟所疑[117]。”

主人应之曰：“夫言移风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后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玄化潜通，天人交泰[118]；枯槁之类浸育灵液，六合之内沐浴鸿流[119]。荡涤尘垢，群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从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也。和心足于内，和气见于外，故歌以叙志，舞以宣情。然后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风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120]；导其神气，养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与理相顺，气与声相应[121]；合乎会通，以济其美。故凯乐之情，见于金石[122]；含弘光大，显于音声也[123]。若［此］以往，则万国同风，芳荣济茂，馥

如秋兰，不期而信，不谋而诚，穆然相爱，犹舒锦綵，而粲炳可观也[124]。大道之隆莫盛于兹，太平之业莫显于此，故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然] 乐之为体，以心为主，故无声之乐，民之父母也[125]。至八音会谐，人之所悦，亦总谓之乐。然风俗移易，[本] 不在此也[126]。

"夫音声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127]。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遁[128]；知欲之不可绝，故因其所自。[故] 为可奉之礼，制可导之乐，口不尽味，乐不极音，揆终始之宜，度贤愚之中，为之检则，使远近同风，用而不竭，亦所以结忠信，著不迁也[129]。故乡校庠塾亦随之变，丝竹与俎豆并存，羽毛与揖让俱用，正言与和声同发[130]。使将听是声也，必闻此言；将观是容也，必崇此礼[131]。礼犹宾主升降，然后酬酢行焉[132]。于是言语之节，声音之度，揖让之仪，动止之数，进退相须，共为一体[133]。君臣用之于朝，庶士用之于家，少而习之，长而不怠，心安志固，从善日迁。然后临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变，然后化成，此又先王用乐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乐必存[134]。是以国史采风俗之盛衰，寄之乐工，宣之管弦，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此又先王用乐之意也。

"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犹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丧业，自非至人，孰能御之[135]？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渎其声；绝其大和，不穷其变；捐窈窕之声，使乐而不淫，犹大羹不和，不极勺药之味也[136]。若流俗浅近，则声不足悦，又非所欢也[137]。若上失其道，国丧其纪，男女奔随，淫荒无度，则风以此变，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则群能肆之[138]；乐其所习，则何以诛之？

托于和声，配而长之，诚动于言，心感于和，风俗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声，无中于淫邪也[139]。淫之与正同乎心，雅郑之体亦足以观矣。”

【校注】 （1）声：指音乐。

（2）秦客：据全文的往复辩难看，“秦客”似非虚构的人物，疑为平时与嵇康颇有交往的“琴”客，具体何人不详。东野主人：指作者自己。

（3）语本《礼记·乐记》，其原文为：“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思，悲伤、哀愁。

（4）韶：舜时乐名。《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5）季札：春秋时吴国公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有季札聘鲁时，遍听众乐之事。

（6）义：理，即上文“其理何居”之“理”。滞：废。滥：失误。“令”原作“念”，据吴钞本改。

（7）五行：指水、火、木、金、土五种基本元素。五色：指青、赤、黄、白、玄五种颜色。五音：指宫、商、角、徵、羽五个基本音阶。“资”原作“贵”，据吴钞本改。

（8）作：兴起。臭味：泛指各种气味。

（9）操：操守，此指音乐具有的自然特性。

（10）比：排列。钟：聚。“比”原作“化”，据吴钞本改。

（11）淫：谓过分而失当之事。原无“故”字，据吴钞本补。

（12）大较：大略。吴钞本“斯”前有“因事与名，物有其号，哭谓之哀，歌谓之乐”十六字，戴明扬先生据补。细品上下文，此十六字与音乐之“大较”并无直接关系，疑为旁注字混入正文，故未从。

（13）《论语·阳货》：“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嵇康下句“哀云”，系仿《论语》句式而行文。

（14）玉帛：指举行礼仪活动中使用的玉帛与丝织品，此系就孔子“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而言。“哭”原作“舞”，据吴钞本改。鲁迅在“悲哀”下出校语云：“疑当作哀乐。”其说可从。

（15）“戚”原作“感”，据吴钞本改。

（16）原无“一”字，据张溥本补。

(17) 杂：通“集”。

(18)“内”字前原有“苦心”二字，据吴钞本删。

(19)“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语见《庄子·齐物论》，是南郭子綦向其学生颜成子游介绍“天籁”这一自然界的最美妙声音时说的一句话。

(20) 原无“而后发”三字，据吴钞本补。

(21) 一致：此谓《韶》乐的美好与舜的美德相一致（从戴明扬说）。

(22) 他音：泛指非人体本身发出的各种声音。余声：即“绕梁余声”之意，指美妙感人，余韵无穷的乐声。

(23) 伯牙、钟子事见嵇康《四言诗十一首》注（13）。理琴：犹奏琴。

(24) 隶人：因罪入官沦为奴隶并从事劳役的人。子产：当为“子期”之误（从戴明扬说）。《吕氏春秋·精通》：“钟子期夜闻击磬者而悲，使人召而问之曰：‘子何击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杀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为公家为酒；臣之身得生，而为公家击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矣……是故悲也。’”

(25) 事见《说苑·辨物》，其文云：“孔子晨立堂上，闻哭者声音甚悲……（颜）回曰：‘今者有哭声，其音甚悲，非独哭死，又哭生离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鸟。’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鸟生四子，羽翼已成，乃离四海，哀鸣送之，为是往而不复返也。’孔子使人问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贫，卖子以葬之，将与其别也。’”（《孔子家语·颜回》引此事末句载孔子语曰：“回也，善于识音矣。”）

(26) 师襄：春秋时鲁国乐官。操：此指师襄所奏的《文王操》。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学鼓琴于师襄，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师襄奏曲，孔子“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避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奏”字原作“奉”，据吴钞本改。

(27) 师涓：春秋时卫国乐官。子野：春秋时晋国乐师师旷的字。据《韩非子·十过》，卫灵公去晋国，途中宿于濮水边，半夜听到状似鬼神的琴声，便命师涓记录下来。到晋国后，晋平公宴请灵公，灵公命师涓奏新记之曲，曲未尽，师旷制止说：“此亡国之音，不可遂也。”

(28) 综：梳理。吴钞本“综”作“终”。

(29) 就令：即使。吴钞本“以为就令”作“尔为已就”。

(30)“奏”原作“奉”，据吴钞本改。

(31) 武：周武王时乐曲名，相传为颂扬武王伐纣之功。操：弹奏。

(32) 踬（zhì质）：跌倒。

(33) 原无"之""常""之"三字，据吴钞本补。

(34) 罔：蒙蔽，欺骗。"惟"原作"推"，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改。

(35) 类：事理。自然之理：犹谓客观真理，即符合客观存在的基本原理。

(36) 巧历：精于历法与计算的人。纪：通"记"。原无"耳"字，据吴钞本补。

(37) 统：总括。鲁迅校本在"爱与不爱"后有"喜与不喜"四字。

(38) 豫：预先。《广雅·释言》："豫，早也。"

(39) 会：成。遘：通"构"。"正"字后原无"其"字，据吴钞本补。

(40) 其：连词，表示假设。理：本性。原无"犹"字，据吴钞本补。

(41) 较然：明显貌。吾子：对对方的敬称，一般用于男子之间。

(42) 降杀：同"隆杀"，此指声音的高低。"降"通"隆"（据许维遹《韩诗外传校释》)。

(43) 色诊：指人的面目表情。诊，征验。

(44) 颖然：卓异貌。

(45) 矇瞽：泛指盲人。离娄：相传为黄帝时视力极强的人，能在百步之外看清秋毫之末。照：看。寻：古代长度单位，合八尺。

(46) 必：连词，表示假设关系。浊质：汉代豪富浊氏与质氏的并称，两大姓氏分别起家于胃脯（食物名，将羊肚煮熟，和以五味，晒干而成）、洗削（沾着水磨砺刀剑等物）等卑贱的职业。首阳：此指在首阳隐居，最后饿死的伯夷、叔齐。卞和：春秋时楚国人，曾得一罕见的玉璞，先后献给楚厉王与楚武王，都被认为欺诈，受刑砍去双脚。伯奇：周宣王贤臣尹吉甫之子。相传伯奇遭后母谮毁，被放逐原野，放形悲歌而作《履霜操》。一说伯奇遭后母谮毁投江自尽，被水仙救活，伯奇思念亲人扬声悲歌，其歌在船工中广为流传。相如：指战国时赵国的蔺相如，曾在护送和氏璧入秦、陪赵王赴渑池之会等活动中，怒斥秦王的无理，维护了国家利益与尊严。不占：指春秋时齐国的陈不占。祗：敬。据《文选·长笛赋》注引《韩诗外传》及刘向《新序·义勇》，陈不占为人胆怯，却在崔杼弑庄公的动乱中勇赴国难，结果闻鼓战之声惊骇而死，后人称之为无勇而能行义的志士。

(47) 易：差异，不相同。

(48) 知南风之盛衰：即秦客下文所云"师旷吹律，知南风不竞，楚师必败"事，在嵇康看来，这是无稽之谈。雅郑：谓《诗经》中的《大雅》《小雅》

与《郑风》，古人认为《大雅》《小雅》是正声，《郑风》是淫声，所以用雅郑分别代指贞正之声与淫邪之声。原无“出”字，据吴钞本补。

（49）噱（jué 决）：大笑。狄牙：又称“易牙”，春秋时人，擅长烹调，相传曾烹其子为羹以献齐桓公而得宠。

（50）蹴笮（cù zé 促责）：压迫，挤压。簁（shāi 筛）酒：滤酒。囊漉：滤袋。笮（zhà 榨）具：压迫滤袋的器具。

（51）咸池：相传为黄帝之乐。六茎：相传为颛顼之乐。大章：相传为尧之乐。夏：又称大夏，相传为禹之乐。

（52）瞽史：古代乐师与史官的合称。贾谊《新书·保傅》：“瞽史诵诗。”

（53）夔：舜时乐官。石：此指石质乐器，如磬等。拊：拍击。据《尚书·舜典》，舜命夔典乐，要求做到“八音克谐”，“神人以和”等等，夔“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54）以水济水：在水中加注水，谓相同事物融为一体，此喻瞽史所奏至乐与圣人所作至乐完全相同。

（55）就：凭借，依靠。

（56）葛卢：春秋时介国的国君。牺：古代祭祀用的纯色牲畜。葛卢闻牛鸣事见《左传·僖公二十九年》。

（57）吹律：吹奏律管。古人多用乐律占卜出兵的吉凶，即《周礼·大师》所谓：“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竟：通“竞”，强劲。师旷据南风知楚师必败事见《左传·襄公十八年》。

（58）羊舌母：春秋时晋国贤臣羊舌肸（叔向）之母。据《国语·晋语八》，羊舌肸之子杨食我生，羊舌母前往探望，刚及堂上，听见屋中婴儿哭号转身便走，说：“其声豺狼之声，终灭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

（59）二：再次。

（60）反三隅：即举一反三之意，语本《论语·述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嵇康认为自己前论已经“言其一隅焉”。得意而忘言：谓既已领会其意旨，就不再需要表意的言词，语本《庄子·外物篇》：“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原无“忘”字，据吴钞本补。

（61）循环之难：反复诘难，谓从开始的话题起再次诘难。

（62）“皆能有言”的“言”字原空缺，据张溥本及北京图书馆藏明抄本补。“解”原作“称”，据吴钞本改。

（63）卒：同“猝”。

（64）关接：交往接触。

（65）校：考核，检验。“吹”原作“次”，据张溥本改。

（66）“知马”原作“弘马”，据吴钞本改。

（67）趣：急促。名：文字。摽：通“标”。原无“趣”字，据吴钞本补。

（68）得不：岂不。“信”原作“全”，据张溥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改。

（69）“风”原作“国”，据吴钞本改。

（70）吴钞本“何得”作“何必”。

（71）灰移：谓律管中的芦苇灰飞出。古人考定季节的变易，将芦苇灰置于十二律的律管中，每当节气变化，相应律管中的芦苇灰便会随风飞出。

（72）上生下生：指确定十二律律管长短的三分损益法。古人以管长九寸的黄钟律为基准，三分减一为六寸，为林钟律的管长；林钟律的管长三分增一为八寸，为太簇律的管长。余者依次类推，凡“减”者为下生，“增”者为上生。分：谓合适的界限。

（73）中吕：即仲吕，为孟夏四月之律。

（74）盈缩：屈伸，进退。“损”原作“韵”，据吴钞本改。

（75）伯常骞：即柏常骞，春秋时周史官，齐景公时离周赴齐。据《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伯常骞自称能够为齐景公增寿九年，且予言“得寿地且动”，结果晏婴早已夜观天象知道近期将有地震，揭穿了伯常骞的谎言。

（76）暗语：此谓婴儿哭声中传达的语言信息。当：应验。

（77）籁籥（lai yuè 赖月）：古代竹制管乐器，其中籁为三孔，籥为六孔。

（78）“籁”原作“内”，据张溥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改。

（79）揆：揣度。

（80）外：远。

（81）晋母：此指羊舌母。老成：谓成年。得：知。

（82）厌：心服，满足。缪荃孙校本在“吾”前补“今”字。吴钞本“难”前有“于”字。

（83）肆：随意，不受拘束。姣弄：美妙动听的小曲。

（84）大同：谓与天地万物融合为一。

（85）间促：谓有效发音距离较短。相反，琴“间辽故音痺”（嵇康《琴赋》）。数（shuò 硕）：谓频律快。“使”原作“更”，据吴钞本改。

（86）铎：大铃。警：通“惊”。鞞（pí 皮）：通“鼙”，小鼓。鼓与鼙为古代军中的常用乐器，所以《礼记·乐记》云：“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

原无“则”字，据吴钞本补。

(87) 间辽而音埤：见嵇康《琴赋》注(88)。“间”原作“闻”，据吴钞本改。

(88) 妙：通“眇”，微小。

(89) 挹：取。侈：放纵。吴钞本“侈”作“役”。

(90) 原无“专散”至“思静”二十五字，据吴钞本补。

(91) 处：常。

(92) 尽：空无。应：接受。

(93) 师：顺。

(94) 忻：同“欣”。惨尔：惨然，忧愁悲伤貌。

(95) 偏固：犹偏执。发明：表明，表达。

(96) 偏并：犹上文的“偏固”，亦犹下文的“偏重”。

(97) 鹿鸣：《诗·小雅》篇名，为古代宴会群臣、嘉宾所用的乐歌，据考，该曲至两汉魏晋间尚存。

(98) 以：使。

(99) 爝(jué 决)：火把，火炬。

(100) “至”原作“主”，据吴钞本改。吴钞本“真”作“直”。

(101) 会：至。触地：犹“坐地”，与“当席”对文。

(102) 也：同“耶”。“无”原作“见”，据吴钞本改。

(103) 隐：凭依。

(104) 伤：太，过度。

(105) “感”原作“戚”，据吴钞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改。

(106) 方：犹“道”。

(107) “而笑”原作“心愉”，据吴钞本改。

(108) 所：可以。吴钞本“恬若自然”作“怡然自若”，“自得”作“狷狂”。

(109) 及：如果。仅(jìn 近)：几乎，接近。“仅”字后面讳省了“死”字。济：救助。抃：拍手表示欢欣。古人称拍手欢舞为“抃舞”。

(110) 原无“自以理成又非”六字，据吴钞本补。

(111) 感：此谓感人的曲调。故：事。

(112) 孔子语见《孝经·广要道》。

(113) 即：假如。凡百：一切，一应。

(114) 靡靡之风：即靡靡之音，指柔弱、颓废的音乐。慆耳之声：犹谓悦耳的音乐，即正音之外的艳丽之曲。郑声：郑国的乐曲，古人认为郑声属淫声。《论语·卫灵公》引孔子语："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115) 鲁迅、戴明扬均称"音"字后当有夺文，是。

(116) 击鸣球：谓敲击玉磬。《尚书·益稷》："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隆弊：兴盛与衰颓。

(117) 幸：希望。悟：启发，使之感悟。吴钞本"幸"作"愿"。

(118) 玄化：即道家思想所推崇的玄远深邃的教化。

(119) 灵液：指上天降临的时雨甘露。鸿流：谓广为流布的上天恩赐。

(120) 文：修饰。采章：彩色花纹。照：辉映。风雅：指《诗经》中《国风》与《大雅》《小雅》这两种诗歌类型。

(121) "气"原作"和"，据吴钞本改。

(122) 凯乐：和乐，欢乐。

(123) 含弘光大：此谓人的心胸宽弘广大，语本《易·坤》："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光，广。

(124) 济茂：盛多而繁茂。诚：心志专一。穆然：和敬貌。綵：彩色的丝织品。粲炳：同"灿炳"，鲜艳明亮。原无"此"字，据戴明扬校语补。

(125) 无声之乐：实际上是指先王的治民之术，亦即"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中的"乐"。《礼记·孔子闲居》："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圣而行三无……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此之谓三无……夙夜其命宥密，无声之乐也。"郑玄注："言君夙夜谋为政教以安民，则民乐之，此非有钟鼓之乐也。"原无"然"字，据吴钞本补。

(126) 原无"本"字，据吴钞本补。

(127) 比：亲近，和睦。"比"原作"此"，据吴钞本改。

(128) 古人：即先王。遁：放纵，淫逸。《吕氏春秋·本生》高诱注："遁，流逸不能自禁也。"

(129) 导：传达。终始：终而复始，此谓循环演奏的许多乐章。贤愚：此就人们欣赏乐曲的水平高低而言。检则：法度。风：风俗，包括礼仪风范、乐曲风格等。原无"故"字，据吴钞本补。

(130) 乡校庠 (xiáng 详) 塾：泛指古代各级地方学校，同时又是地方上聚会行礼议事的场所。俎豆：古时盛放祭品的礼器。羽毛：同"羽旄"，指舞蹈时的羽饰及其手执的旄牛尾。

(131) 将：若、如。容：威仪。

(132) 犹：亦。升降：此指宾主进退之礼。酬酢：此指宾主相互敬酒之礼。疑本句为后人妄增。

(133) 数：仪节，礼数。

(134) 聘：聘问，主要指天子与诸侯，或诸侯与诸侯之间的遣使通问。享：祭祀，主要指祭祀祖先。

(135) 耽槃：沉湎于逸乐。槃，乐。荒：纵欲迷乱，逸乐过度。

(136) 窈窕：妖冶貌。大（tài 太）羹：不用五味调料调和的肉汁。勺药：多年生草本植物，古人取其根与兰桂等制成诸种配料的合剂。

(137) 流俗：指世间的平庸之人。

(138) 肆：施与。

(139) 中（zhòng 众）：伤害，打击。“中”字处原空缺，据吴钞本补。

【今译】 有位秦客诘问东野主人说：“我听前贤论述说：‘太平盛世的音乐安适而和乐，衰亡之国的音乐悲伤而哀愁。’大凡国家的治与乱在于该国的政治状况如何，而音乐的悲欢与之相应，所以悲伤哀愁的情感表现于金石乐器，安适和乐的征象显现于管弦乐器。另外孔子欣赏《韶》乐，能够感知虞舜的美德；季札听闻弦曲，能够知晓各国的风情。这都是非常明了的事情，前代贤人均无疑问。如今您偏偏认为音乐中不含有悲哀与欢乐的情感，其理由何在？如果有美言赐教，今日请允许我敬听高论。”

东野主人回答他说：“这其中的道理长期湮废，没有人肯于拯救，所以使得历代失误于音乐的名称与实质。今天承蒙您引发这一话题，我将略谈一二。

“天地阴阳合融其美德，世间万物赖之以产生，春夏秋冬寒暑交替，水火五行遂以生成，于是彰显为青赤五色，振响为宫商五声。音乐的兴起流传，犹如各种气味存在于天地之间。音乐的好与不好，即使逢遇浊政乱世，其本身依然如故而不改变，怎么能由于爱憎而移易其特性、由于哀乐而更改其法度呢？至于宫商五音排列组合，使得音乐和谐悦耳，这是人心最为喜欢的，是人们情感欲望的汇聚之

处。古人懂得情感不能放纵，欲望不能极尽，[所以] 根据音乐的具体使用情况，每每予以节制，使得悲情不过于痛苦，欢心不过于放荡，这是此理的大致情况。然而音乐啊音乐，仅仅是指钟鼓等乐器说的吗？悲哀啊悲哀，仅仅是指哭泣说的吗？据此说来，玉帛等礼器不是行礼示敬的实质，欢歌哭泣之举亦不是悲哀与欢乐的根本。根据什么明晓此事呢？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习俗，唱歌与哭泣的用法亦不相同，假如交互使用歌哭，便会有的人听见哭声而高兴，有的人听见歌声而悲戚，可见悲哀与欢乐的情感（的性质）是相同的。如今使用相同的情感，而发出万种不同的声音，这不是乐音没有常性吗？然而乐音排列组合和谐优美，是感人最深的事物。劳动者歌唱自己的事业，欢乐者舞蹈自己的功绩。大凡内心怀有悲痛的情感，便会情绪激切哀声言语，言辞组合成诗，哀声组合成乐音，大家会集吟咏歌唱，聚在一起注意倾听，心神触动于和谐歌声，情绪感染于哀苦语言，嗟叹之声尚未停歇，便都泣涕不止了。这是悲哀之心藏于心怀，遇到和谐乐声而后发出，和谐乐声没有外现的形象，悲哀之心却自有其根本。用这具有根本的悲哀之心，顺循着没有形象的和谐乐声，如果有所启发感悟，只有悲哀而已，怎么能够再知道‘风吹万窍而发音奇异，或鸣或止均由其自己’（这一被称作“天籁”的奇妙音响）呢？世风民俗流传布散，于是构成了该地的政治状况，因此国家的史官明析政令教化的得失，详察国家风气的盛衰，吟咏世民情性用以讽喻君主，所以说‘衰亡之国的音乐悲伤而哀愁’。

“大凡喜怒哀乐、爱憎羞惧，这八种情感，是万民用以接触外物传达内情，区别各自所处的类属，而又不能胡乱施用的精神产物。大凡各种滋味可以分为甜、苦两大类。如今由于甲人贤慧而我心喜爱，由于乙人愚昧而我情憎恶，那么爱憎之情应该属于我的个人情感，而贤愚之状应该属于他人的具体表现。能够由于我所喜爱便称之为可爱的人，我所憎恶便称之为可憎的人；我所喜欢便称之为喜人的滋味，我所气恼便称之为恼人的滋味吗？从这一点上说来，外物与内

心具有不同的功用，他人与我具有不同的名称。如果音乐本该以其自身的优美与否为主，那么便与人的哀乐无关；如果人的哀乐本该凭借人的情感变化[而后产生]，那么便和音乐的优美与否没有关系。（有关音乐的）名称与实质的问题全都解决之后，其道理便昭然可识了。况且季札在鲁国听取诗歌观赏礼乐，进而区别乐曲为何风何雅，哪里只是凭藉声音以决定其是褒是贬呢？另外孔子欣赏《韶》乐，赞叹乐声的美好与舜的美德正相辉映，因此发出由衷的感慨，为什么一定是根据乐声知晓舜的品德，然后再嗟叹赞美呢？如今粗略地阐明此理的一少部分，人们也可以领悟其主要内容了。”

秦客诘难说："各地具有不同的习俗，唱歌哭泣的用途亦有万般不同，然而各自的悲哀欢乐之情不能不有所表现。大凡情感萌动于内胸，而声音发生于情感。即使寄托于各种不同的乐音，寄托于余韵无穷的佳声，善于听音察意的人应当自我品悟它，不要产生失误。从前伯牙弹琴，钟子期能够听出伯牙的心志；官府的奴隶奏击石磬，钟子期知道其人心中悲哀；鲁国有人早上哭泣，颜渊知道他与亲人活生生分离。这几个人（的卓识），难道也是凭藉智慧于寻常乐音，凭藉经验于一般曲律吗？心中忧戚的人形体为之支配，情感悲哀的人声音为之哀伤，这是自然而然的相互感应，谁也不能够例外，只有聪颖绝伦的人能够精于此道。大凡擅长听音的人不因声音复杂而认为难以知晓，不擅长听音的人不因声音简单而认为容易领悟。如今不能因为没有遇到善听音乐的人，便说音乐没有可以察知的道理；看见八方民俗多有变化，便说音乐中没有哀乐之情。

"您又说：甲人贤慧而不应该说他是可爱的人，乙人愚昧而不应该说他是可憎的人。然而有人贤慧然后心爱之情才能产生，有人愚昧然后憎恶之情才能形成，只是（对外物与内心）不应当共用一个名称罢了。悲哀与欢乐的产生，也是有一定缘由的。这就是佳声使我悲哀，妙曲使我欢乐的道理。如果悲哀欢乐之情是由声音所致，更加说明（声有哀乐之说）确有其实，怎么能说名实问题全都解决了呢？

“您又说：季札听取诗歌观赏礼乐，进而区别乐曲为何风何雅；孔子赞叹《韶》乐与舜德相互辉映，因此发出感慨。这是什么话呢？况且师襄弹奏《文王操》，孔子能够想象出周文王的容貌；师涓进奏新曲，师旷听出是亡国之音。难道这又是经人讲明诗意然后方做出断语，须先学习礼仪然后方做出评判的吗？这些都是神奥玄妙的独到见解，不需要多日细听便已经理清其吉凶之意了，因此前代史籍把这些事例作为美谈。如今您用自己狭隘的浅近知识，等同所见所闻而形成某种局限，岂不是妄论前贤妙识精微，有负孔子善于觉察吗？”

东野主人回答说：“诘难说：虽然唱歌哭泣的用途有万般不同，然而善于听音察意的人应当自我品悟它，可以不凭藉智慧于寻常乐音，不凭藉经验于一般曲律，钟子期等人都是这样。这是认为心中悲哀的人虽然谈笑歌舞，心情愉悦的人虽然拍胸慨叹，仍然不能驾御自己的外在形貌以掩饰其内在真情，进而诳骗观察者于疑惑不明之中；是认为即使声音无常，仍坚持说应有哀乐之情。

“又诘难说：季札欣赏音乐，能够知晓各国的风情；师襄弹奏《文王操》，孔子能够想见出周文王的容貌。如果按您所说，这是周文王的功德和世风民俗的盛衰，都可以体现在音乐之中；音阶的高低组合，可以相传给后代；师襄、师涓的演奏技巧，能够被后代乐师掌握。假如这样的话，三皇五帝可以不绝迹于今日，岂只上述这几件事例呢？假如此说真实可信的话，那么有关周文王的《文王操》应该有规定的曲度，《韶》《武》等乐曲应当有规定的调数，不能掺杂以其他变调，演奏出多余的声音。那么刚才所说的声音无常，钟子期的触类旁通，于是都站不住脚了。假如声音的变化无常，钟子期的触类旁通，二者真实可信呢？那么孔子的妙识精微，季札的善于听乐，也一定是虚妄的了。这些都是庸俗儒士的随意乱记，是想要神化孔子等人事迹的追述之举。这是想使天下人迷惑于音乐的原理，却不说音理尽在于此，反而想使之神奥玄妙难以知晓，使人们遗憾没能在当时逢遇奇妙之音，景慕古人而自我嗟叹，这正是深

深蒙骗后世学子之处。大凡考究事理辨析万物，应当首先求得符合客观存在的基本原理。这一原理确定之后，然后再借助古人解说加以阐明。如今心中尚未求得这一原理，而依恃多列举前人言辞作为论辩的佐证，如果从此继续列举下去，恐怕最高明的历数专家也不能加以记录［吧］！

"又诘难说：悲哀与欢乐的产生，犹如爱憎之情由贤慧与愚昧的事物所引发，这就是佳音使我悲哀而妙曲使我欢乐；如果悲哀与欢乐之情由声音所致，更加说明（声有哀乐之说）确有其实。大凡五色之中有的好看有的不好看，五音之中有的好听有的不好听，这是事物的自然情形。至于人们对其爱与不爱，在于人的情感变化，（少量的乐音之所以能够）总括世间万物的道理，仅限于此。然而（人的情感）又都不是预先存在于人的内心，是有待于具体事物而后才得以形成。至于悲哀与欢乐之情原本是因事而成，先于声音结于内心，只是顺循着和谐乐声而自然宣发，所以前面论述已经阐明乐声无常之理，如今再次借助此番言谈以匡正［音乐的］名称之实吧。我不认为悲哀与欢乐之情产生于声音，犹如不认为爱憎之情产生于贤愚之人一样。然而和谐乐声感动人心，亦犹如醇厚美酒焕发人情。美酒以甜、苦二味为其主味，而醉酒之人把宣发喜怒之情作为酒的功用。如果看见欢乐与悲戚之情被音乐所感发，便说音乐之中有哀乐之情，［就犹如］不应该看见喜怒之情借酒宣发，而说酒有喜怒之性一样。"

秦客诘难说："大凡通过观察品味人的气色（以考察人的心理活动），这是天下人的通用方法。心情变化于内胸，气色便会相应于外表，这是清晰可见的事情，所以您不会有疑问。声音，是不同气体激荡的产物。人的心情随着对外物的不同感受而产生波动，声音便应和心情变化而随之发出。人的情感有盛有衰，声音也有高有低。情感与声音同时被运用于一人之身，为什么偏偏对声音就应当产生疑问呢？喜怒之情显现于人的五官容貌，悲欢之情也应该显现于声音之中。音乐原本应当有哀乐之情，只是愚昧的人不能听懂。至于钟

子期等人，即使逢遇变化无常的音乐，亦能卓异超俗独自明辨。今日盲人面对墙壁而全然不知，往昔离娄能看见秋毫于百寻之处，据此说来，视力的明暗程度相差太悬殊了。所以不能持守咫尺之内的狭小限度，而怀疑离娄的观察能力；固执中等平庸的听觉水平，而猜测钟子期的杰出听力，都称之为古人随意乱记。”

东野主人回答说：“诘难说：人的心情随着对外物的不同感受而产生波动，声音便应和心情变化而随之发出，人的情感有盛有衰，声音也有高有低；悲哀与欢乐之情，必然显现于声音之中；钟子期这些人，即使逢遇变化无常的音乐，亦能卓异超俗独自明辨。如果像您说的这样，那么浊氏、质氏的富裕温饱，首阳隐士的饥寒交迫，卞和献璞的受刑蒙冤，伯奇遭谮的满腔悲愤，蔺相如面对秦王的义愤填膺，陈不占国难之中的恐惧与虔敬，诸多人事千姿百态。假如每人各自唱歌一句，同时奏出少量音节的短曲，那么钟子期这些人，应能分别听出上述诸人的情感吧。您认为善听音乐的不会由于声音的多少而产生不同的情思，善察情感的人不会由于声音的大小而产生不同的结论，情感与声音是同出一人之身的事物，只待人们对其品识而已。假如声音从下民[发出]，那么师旷等人亦当再次吹鸣律管，用以考察其音，或知晓南方之风的盛衰变化，或辨别雅乐与郑声的淫邪与贞正吧。

“大凡吃了辛辣食物与纵情大笑，烟火薰眼与悲哀哭泣，都能使人流泪，假如让狄牙品尝，一定不会说欢乐的眼泪甜、悲哀的眼泪苦，这是可想而知的。为什么呢？人身肌体中的液体汗水，经受某种刺激或压迫便会流出，并不受悲哀与欢乐情感的支配，犹如滤酒的滤袋，虽然压迫其上的器具不同，而酒的味道不会改变。声音全都出自于一人之体，为什么偏应包含着悲哀与欢乐之情呢？况且《咸池》、《六茎》、《大章》、《韶》、《夏》等曲，都是先王的最佳乐曲，所以能够感动天地、感动鬼神。如今一定说音乐无不表现其本性而传达其情感，这必然是认为上述最佳乐曲不能托付于瞽史演奏，必须由圣人自己弹奏弦管，尔后雅正之音方得以完全。从前舜命夔拍

击石磬（典理乐律），各种乐器得以和谐，天神万民得以和顺。据此说来，最佳乐曲虽须圣人创作，却不一定要由圣人自己演奏。为什么呢？音乐具有自然的和谐之性，而与人的情感无关，完美和谐的音乐出自于金石乐器，完美和谐的音乐亦出自于管弦乐器呀。纤细的秋毫本身具有形体可供观看，所以离娄与盲人由于视力强弱而有不同的功效。如果在水中再加注以水，谁能区分它呢！”

秦客诘难说：“虽然我的众多比喻有隐微不明之处，足以招致攻讦非难，然而我的主要观点，自应有所依据。例如葛卢听见老牛悲鸣，知道它的三只小牛被用做牺牲；师旷吹鸣律管，知道南方之风不够强劲，楚国军队必然失败；羊舌母听闻婴儿啼哭，知道他长大将会败家。以上这几件事例，都经过前代事实验证，因此都被典籍记载。据此进一步推论，盛衰吉凶之事，无不存在于声音之中。而今如果又说上述诸例为虚诳骗人，那么前人的言论、往昔的记载都是废弃之物，毫无用处。用以说明您那通达的议论，或许不一定合适。如果能够阐明您那论点的根据，显谕您那论点的理由，另设一论使之与前论都能通畅合理，我愿再次恭听。”

东野主人回答说：“我认为对于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人，领会了大意便［不再需要］多余的言词，因此前边的论述简略不详。如今又烦劳您重新诘难，怎敢不尽己全力呢？鲁国的老牛能够知道牺牲每次的丧生情况，哀伤自己三子不存于世，含怀悲恸经过一年，方诉怨情于来访的葛卢，这是牛心与人心相通，而有别于牛的兽类形体。这又是我所怀疑的事情。况且牛不是人的同类，没有理由心心相通。如果说鸣啼之兽全都有其语言，葛卢享有天赋独能知晓，这是理解老牛话语而述说老牛之事，犹如翻译传达不同的语言而已，不是考求声音而知晓老牛的心情，那么不应以此作为诘难。如果说聪慧之人应当接触事物便能理解其意，对其无所不知，如今我且先谈其简单易知的内容。请问圣人仓猝之中进入胡人地域，是否应当知晓胡人的语言呢？诘难之人一定会说知晓。那么知晓的理由据何而知呢？我想借用您的诘难以限定考察的范围。或许是与胡人交往接

触而懂得了胡人的语言？或许是吹鸣律管而校知胡人的语音？或许是察颜观色而知晓胡人的心思？这是了解对方心思本应根据人的气色（的观点），虽然您自己没有明说，仍然能够推知出来。有关圣人知晓胡人语言的理由可以不必再说了。如果吹鸣律管校知语音进而能知晓其人的心思，那么假如心中想的是马而误说为鹿，校音察意的人亦应从鹿推知是马。这说明人的心思并不局限于其人的语言，语言或许不足以证明人的心思。如果说圣人是与胡人交往接触而知晓胡人的语言，这犹如小孩学话于他的老师，然后懂得说话，又怎能显示出圣人在聪明智慧方面的高明呢？语言，不是天生的统一的事物，各地具有不同的语言习惯，同一事物具有不同的名称，（其名称都是）［仓促之中］选取一个文字作为标志符号而已。大凡圣人能够穷尽万事之理，故称其当然能够探寻万物玄妙，任何精微之事都能察知。然而一旦事理不明，则即使浅近事物亦难以明辨，所以不同地域的语言不能勉强通晓。据此进一步推论往事，葛卢不懂牛鸣之意，难道不是很显然的吗？

“又诘难说：师旷吹鸣律管，知道南方之风不够强劲，楚军多有死亡之声。这又是我所怀疑的问题。请问师旷吹鸣律管的时候，是楚国之风吗？然而楚与晋国相距千里，声音不能抵达；如果正巧认出是楚风进入律管之中呢？然而楚国的南面有吴国和越国，北面有梁国和宋国，如果不见其风的源头，又根据什么来识别它呢？大凡阴阳二气愤然激动，然后才能形成风。阴阳二气相互感应，接触大地然后生发，怎能发于楚境，来入晋国呢？另外六律六吕分别与四时的阴阳二气相应，四时节气到来而阴阳二气随之而动，律吕应时而管中的芦苇灰便会飘飞游移，这些都是大自然中的相互依存，不需要借助于人为作用。确定律管长短有上生下生之法，这是为了均衡宫商五音的和谐搭配，排序诸音高低强弱的合适界域。可见各律均有固定的声音，即使冬天吹鸣仲吕律，其音自应圆满而没有亏损。如今用晋国人的口气，吹鸣没有亏损的律音，楚国之风怎么能够进入其中，与晋人之气互为进退呢？风本是无形之物，风声与音律又

不相通，那么校理声音的晋地并未获取楚国的风律，难道不是很显然的吗？难道只有师旷知识渊博广识众物，自己另有办法知晓胜败的形势，为了稳定众人之心而假托于神妙玄微之术，就像那伯常骞应允为齐景公增寿之事吗？

“又诘难说：羊舌母听闻婴儿的啼哭，知道他长大将会败家。我又请问：羊舌母根据什么知道其败家呢？是她具有神妙的心性能够独悟儿语而得以应验呢？还是以往曾听婴儿啼哭如此，其儿长大后邪恶不端，今日的哭声与往昔的哭声相似，所以知道此儿长大败家呢？如果是神妙的心性独悟儿语而得以应验，便不是通过理解其声音哀乐与否所获得的；虽然可以说是听闻啼哭，却不是从婴儿哭声本身中取得的凭证。如果由于以往所听的啼声不善，所以推知今天听到的啼声必然也不善，这是用甲婴啼声作为标准，用以核校乙婴的啼声。大凡自然发出的声响与人为发出的乐音的关系，犹如人的形貌与人的心志的关系。有的人形貌相同但心志不同，有的人形貌不同而心志相同。根据什么明晓此理呢？是圣人们心志相同品德一致但形貌不同这一事实。如果心志相同但形貌有异，那么还谈什么观察形貌而知其心志呢？况且口中激发胸腹之气而自然产生的声响，与籁籥接受吹气而鸣声有什么不同呢？可见啼哭声响的善恶与否不在于婴儿之口的善恶吉凶，犹如琴瑟之声的或清或浊不在于弹奏者的技艺高低一样。人心能够分辨事理且善于言谈，却不能使籁籥的声音和谐流畅，犹如盲人乐师能擅长乐调曲度，却不能使乐器的音质一定清越和谐。乐器并不因为高超的盲人乐师弹奏而更为精良，籁籥并不因为人的聪慧之心而和谐流畅，既然如此，那么人的心志与声音，显然是两种事物。两种事物既已明确，那么探求情思的人不应注目观察于人的形貌，揣度心志的人不须借助聆听于人的声音。察颜观色的人想要通过声音了解对方的心志，不是相差太远了吗？如今羊舌母并不知道婴儿长大之后究竟如何，却专信往日其他婴儿的哭声，用以证明今日婴儿的哭声，难道不是偶得应验于前代，好奇之士继而称道不已吗？”

秦客诘难说："我听说失败的人不以逃走为羞，这是为了保全自己。我心中尚未服输然而论辩艰难，再改从另一角度质疑。如今心绪平和的人，听闻筝笛琵琶之声，便会形貌躁动而心情激越；听闻琴瑟之声，便会形貌安静而心情闲舒。在用同一乐器奏出的乐曲之中，曲调每每不同，人的心情亦随之变化：弹奏秦声则使人赞叹羡慕而情绪激昂，操弄齐楚之声则使人情性齐正而心志专一，欢拨柔美小曲则使人愉悦放逸而情思舒畅，心情被声音改变，像这样的例证很多。如果躁动与安静是由声音所致，那么为什么要限止音乐有哀乐之情呢？而您却只说最为和谐的乐音能够感动万物，寓托万物融合的大同佳境于声音之中，归结世间的众多变化于人的情感，难道不是知彼而不知此吗？"

东野主人回答说："诘难说：琵琶筝笛使人躁动激越。又说：曲调每每不同而心情随之变化。这确实是使人经常感受到的情形。琵琶筝笛的发音距离较短故而发音较高，音阶变化频繁故而音节急促，用较高的声音驾御急促的音节，所以使人形貌躁动而心志激越。就好像铃铎惊颤人耳，钟鼓震骇人心，所以'听到敲击鼓鼙的声音，[便会]想到将帅之类的武臣'，大概由于声音有大有小，所以对人的触动有的威猛有的恬静。琴瑟二器的形体，发音间距较大故而声音较低，音阶变化较少故而声音清正，用较低的声音驾御少有变化的音阶，如果不净思静听，便不能充分领悟琴瑟清和之声的绝妙，因此使人听态安静而心情闲舒。曲调不同，亦犹如不同乐器的声音。齐楚的曲调大多深沉凝重，所以使人情性齐正；音阶变化较少，所以使人心志专一。柔美小曲吸取众声的妙处，融合五音的和声，形式丰富而技法广博，所以人心放纵于众多事理（的约束）；五音融合会聚，所以使人愉悦放逸而情思舒畅。然而这些曲调都是由单音、复音、高音、低音、好听的音、不好听的音所构成，而人的情感用躁动、安静、[专一、放散与之相应。就好像人们游观于繁华都市，便会目光散乱而情思放荡；留心品察于曲调节律，便会情思恬静]而容貌端庄。这说明声音的主要形式全在于舒徐快慢，情感的应和声

音亦仅仅在于情感的躁动与安静而已。

“曲调每每不同，情感亦常随之变化，就好像美食有不同的佳好风味，而人口总能识别出来。五味佳肴千差万别，但在香美适口方面大体相同；曲调的变化虽然很多，但在声音和谐方面亦大体相同。美味之中含有甘甜，和声之中含有快乐。如此，随曲变化的情感淡化于和谐氛围，享受美味的口感止留在甘甜佳境，哪里还会有哀乐之情存在于和域甘境之中呢？然而人的情感各不相同，各自顺应自己对音乐的理解，便能够引发其人的情怀。如果说平和之情与哀乐之情的性质相等，那么便无所谓先发后发，最终获得的都是躁动或安静。如果个人的情怀有所抒发，便是在其内心已有一定的情感，不是平和之心了。据此说来，躁动与安静，是声音作用于人的结果；悲哀与欢乐，是情感的主导因素。不能看见声音有躁动与安静的应验，便说悲哀与欢乐都是由声音所致。况且声音虽然有的威猛有的恬静，然而或猛或静均有各自的一种和谐，和谐对人产生的各种感触，无不由各人自身发出。根据什么明晓此理呢？大凡会集宾朋欢聚一堂，酒兴正酣奏鸣雅琴，有的人欣然心喜而欢悦，有的人忧愁悲伤而哭泣，并不是琴声给彼人以悲哀，给此人以欢乐。宴会中的音乐和往昔的音乐没有不同，然而人们欢乐与悲戚的表现并存，这不正是‘风吹万窍而发音奇异’（的道理）吗？只有不本于喜怒之心，不本于哀乐之情，所以欢乐与悲戚的表现方能一同出现。如果选用偏重某一方面的音乐，且又仅含有单一的声响，它所表达的具体内容，只能各自承当其一部分，怎么能兼御各种事理，总发众多情感呢？据此说来，声音以平允和谐为主，因而能够感触万物而变化无常；心志以所期望的意愿为主，应和着音乐的感触而生发出来。既然如此，那么声音与心志是殊途异路的两回事儿，二者不相纵横交织，怎么能将太和至乐沾染以欢戚俗情，并附缀以哀乐的虚名呢？”

秦客诘难说：“您的论辩说：威猛与恬静之音各自均有一种和谐，和谐对人产生的各种感触，无不由各人自身发出，因此酒兴正酣奏鸣雅奏而欢乐与悲戚的表现并存。这是说偏重某一方面的情感事先

积蓄在心中，所以怀有欢乐的人逢遇悲哀之音而动情，内心悲戚的人逢遇欢乐之音而感伤。大凡音乐本身应当有一定的哀乐情感，只是音乐对人的感化比较迟缓，不能马上见效，不能悲哀与欢乐互换。偏重某一方面的情感接触外物而生发出来，所以使得哀乐之情同时与音乐相应。虽然两种情感都有表现，又怎么有损于音乐具有哀乐之情这一定理呢？”

东野主人回答说：“诘难说：哀乐之情本身具有固定的声音，只是或偏重哀或偏重乐的情感不能迅速改变，所以怀有悲戚的人逢遇欢乐之音而仍悲哀。假如像您所说，声音确有固定的名分。那么如果不同的乐器合奏《鹿鸣》，这是欢乐之声；然而让悲戚之人听闻此声，虽然音乐对人的感化比较迟缓，只应当不能使其变戚为欢，怎么能更使其悲哀呢？就好似一把火炬具有的火焰，虽然不能温暖一间居室，却不应再增添其寒冷了。火不是加重寒冷的品物，欢乐也不是增添悲哀的器物。弹奏琴弦高堂之上而欢戚之情同时产生这一情形，正说明至和之乐能够引发郁思诱导衷情，所以使人对外物的感触得以自我尽抒。

“诘难说：偏重某一方面的情感接触外物而生发出来，所以使得哀乐之情同时与音乐相应。大凡谈论悲哀之事，或者是看见亡者的坐几手杖而哭泣，或者是看见亡者的车辆服饰而悲恸，不过是由于感伤人已亡故其物尚存，悲痛其功业显著而身形潜消。之所以能够如此，都各有其因由，不是毫无原因地坐地生哀，对席流泪。如今没有几杖而导致伤感，听闻和声而悲哀流泪，这不正说明和谐乐声对人产生的感触，无不由各人自身发出的吗？”

秦客诘难说：“您的论辩说：酒兴正酣奏鸣雅琴而听者欢乐悲戚的表现并存，为了讲通这一说法，所以解答以偏重之情感触外物而生发。如今我且依据人的心性予以论述，用现成的实例予以阐明。人的心性不欢乐便会悲戚，不悲戚便会欢乐，这是情感波动的大致范围。然而哭泣是悲戚的极点，笑是欢乐的表现。大概听闻齐楚乐曲的人，只看见听者哀伤流泪的悲容，没看见尽情欢笑的形貌。这一

定是齐楚乐曲以悲哀之情为主要内容，所以该曲对人的感触均符合其具体的内涵。怎能说只因其多含深沉凝重而音阶较少变化，便使人情性齐正而心志专一呢？如果齐楚乐曲确实能够使人哭泣，那么音乐之中有哀乐之情，完全可以知晓了。”

东野主人回答说：“虽然人的心情有感于悲哀与欢乐，悲哀与欢乐各自都有大小轻重的区别；另外哀乐的最终表现，不一定完全一致。一般轻微悲哀改变容貌，极度悲哀便会哭泣，这是悲哀的常规；轻微愉快脸色喜悦，特别高兴眉开眼笑，这是欢乐的恒理。根据什么明晓此理呢？大凡自己最亲近的人平安愉快，便觉心情恬静犹如寻常，可以安然自得；如果最亲近的人处于危急境地，接近（死亡）然后获救，便会拍手欢悦而顾不得起舞。据此说来，亲人转危为安的高兴舞蹈，不如往日平安愉快的安然自得，难道不是这样的吗？至于笑容虽然产生于欢乐之情，然而[本因一定理由而生成，又不是]寻常的应合声音的工具。这就是欢乐应合和谐的乐声，把安然自得作为其根本；悲哀应合动人的曲律，把流涕落泪作为其常事。流涕落泪便会形貌变化而可以察觉，安然自得便会形神和谐而没有变化，因此看到人对声音的不同反应而不知声音相同的感人作用，能分辨人的外在表现而不能察知人的内心世界。这样看来，笑容不显现于欣赏音乐，哪里仅仅是齐楚乐曲呢？如今不寻求欢乐于安然自得的境域，而据没有笑容说齐楚乐曲主体悲哀，难道不是仅知悲哀而不知欢乐吗？”

秦客诘难说：“孔子有这样的话：‘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有佳效。’假如像您说的那样，各种悲哀与欢乐，全都不存在于声音，那么移风易俗，究竟是用什么事物呢？另外古人慎戒靡靡之音，抑止悦耳之声，所以说‘舍弃郑国乐曲，斥退奸佞小人’。既然如此，那么郑国与卫国的音乐……敲击玉磬以便和谐众神与庶人，请问郑声与雅乐两种内容的乐曲，是盛衰之乐的最典型的代表，风俗的移易改变，是由哪一种乐曲完成的呢？希望再次听到您的解答，以便启悟我的疑惑。”

东野主人回答说："大凡所说的移风易俗之事，一定是承接在衰弊世风之后。古时贤王承顺天理治理万物，必然崇尚简便易行的教令，施行清虚无为的政治；君主恬静于上，群臣安顺于下；玄远深邃的教化默然畅通，天神庶民情意交感均享安泰；枯萎憔悴的世间万物享受到时雨甘露的滋润养育，天地四方的诸多生灵沐浴着上天广赐的恩德。于是荡涤污秽尘垢，万民安乐愉快，各自寻求多福，不知不觉之中依循正道，怀有忠诚持有信义，并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人们的平和之心充实于内，平和之气显现于外，所以用歌声表述心志，用舞蹈宣发感情。然后再用五彩颜色予以修饰，用风雅文体使之生辉，用八音乐器予以传播，用太和之乐加以感化；诱导他们的精神气韵，认真培养使之成人；迎合他们的秉赋情性，给以教诲使之明达；使他们的平和之心与至理相互顺适，平和之气与至乐相互应合；心气理乐融合贯通，以成就他们的美好人生。所以和美欢悦的情感，表现于金石乐器；内心宽弘胸怀广大，彰显于乐曲声音。像［这样］发展下去，便能使天下诸国风俗相同，遍地鲜花昌盛繁荣，香味犹如秋兰郁浓，（万民）不必订立契约而各守信义，不必经过协商而心志精诚，和睦礼敬相互友爱，就好似展看锦缎彩绢，光艳明灿颇为可观。世间正道的兴隆莫过于此时昌盛，太平治世的伟业莫过于此时显荣，所以说'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有佳效'。［然而］这里所说的'音乐'作为一个具体事物，以人的精神情感作为其根本，所以（这种教化万民的）没有声音的音乐，犹如万民的严父慈母。至于丝竹金石之音会聚和谐，是人们喜欢的事物，也统称之为音乐。然而风俗的移易改变，［原本］不在这八音之乐。

"和谐怡人的音乐，常常使人的情感不能自已。于是古人懂得情感不能放纵，所以抑止音乐淫逸；懂得情欲不能阻断，所以因循着音乐的本原。［所以］规定了可以奉行的礼仪，创制了可以达情的音乐，口中不许尽享美味，乐曲不许尽展佳音，既考虑到乐曲终而复始的最佳乐章，又考虑到人们欣赏水平的高低适中，制订出一定的标准，使得各地具有相同的风俗，日常应用而不致竭尽，这也是为

了固结忠信之心，表示永不改变之意。所以地方上的乡校庠塾也随之有所变化，丝竹乐器与俎豆礼器并存，羽毛舞具与揖让礼仪俱用，雅正的言辞与和谐的乐声齐发。使得人们若要听到这种乐声，必然听到相应的言辞；若要看到这种威仪，必然崇尚相应的礼法。这种礼法也就是宾主进退有礼，然后设宴欢饮酬答等等。于是人们言谈论辩的礼则，歌舞声乐的法度，恭谨揖让的仪容，行为举止的规范，诸事时有偏重但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君臣运用这些于朝廷，士人运用这些于家[illegible]，少年时期学习这些，成人之后不敢怠慢，心性安定志向稳固，依从善道天天进步。然后方能用严肃庄重的态度面对这些，持之以恒而不改变，然后教化可以告成，这又是先王使用音乐的本意。所以在朝见、宴会、聘问、祭祀等场合，美好的音乐一定同在。因此国家的史官收集世风民俗的盛衰情况，托付给乐工谱曲，再用管弦乐器予以宣发，使得发表意见的人没有罪过，听闻非议的人足以自律，这又是先王使用音乐的本意。

“象那郑国的乐声，是音乐中最为美妙的乐曲。美妙的乐声感动人心，犹如美貌女色惑乱心志。沉湎逸乐纵欲酒色，容易因此丧亡功业，如果不是至德之人，谁能抵御淫声酒色？先王担心天下民众放任自流而不能反朴归真，所以置备了八种音质的乐器，使人们不致于亵渎声音；不再传续先王的太和至乐，使人们不能穷尽声音的变化；捐弃妖冶迷人的乐声，使人们心情愉悦而不致于放纵，犹如大羹味道淳朴不用五味调和，不极尽勺药诸配料的香味似的。如果平庸之人鄙薄短识，则音乐本不足以使之愉悦，亦不被他们所喜欢。如果君王丧失其正道，国家丧失其纲纪，男女相随私奔，纵欲放荡无度，那么风气将因此而改变，恶俗将因众人喜好而形成。人们如果追求他所向往的事物，便会将全部心智投入其中；既然喜欢他所从事的行为，那么为什么还要谴责他呢？（先王将用乐之意）寄托于和谐乐声，伴随万民逐渐成长，诚心悟动于佳言，情性感触于和声，世风民俗一同形成，所以说‘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有佳效’。然而这里所说的音乐，不能纠治那淫邪之心。（明白了）淫邪与贞正均

出于人心，雅乐与郑声的情形也就可以明察了。”

【解析】 本文记载了嵇康与秦客围绕音乐中是否有哀乐情感展开的八个回合的激烈争辩。

秦客认为，音乐之中含有人的哀乐情感。其主要观点是，音乐是社会现实作用于人的情感的产物，因而必然含有哀乐之情。其选择的众多例证，其阐述的种种理由，都在试图说明音乐与情感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进而支持其结论。嵇康认为，音乐之中不含有人的哀乐情感。其主要观点是，音乐是大自然的产物，哀乐之情是人的心理活动，二者“明为二物”，“殊途异轨，不相经纬”；音乐对人具有的巨大的感化作用，实际上是和谐的旋律引发了听者自身已有的情感。所以，其答辩的最终落点，其构建的框架体系，都在力争说明音乐与情感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秦客的观点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正统思想，亦符合儒家“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礼记·乐记》）的基本理论，大体上反映了当时音乐实践的现实。嵇康的观点则体现了他崇尚自然的一贯主张，其中含有相当程度的理想主义成份，因此在答辩中，嵇康不得不对“音乐”这一概念做出自己的解释，即借阐释“名实”之际，把音乐分成上古时期完美和谐、八音兼备的“太和”之乐、“天籁”之乐，与后代的颇具教化功能的、犹如万民父母的“无声之乐”、“移风易俗”的先王之乐两部分；其审美导向，是崇尚心灵回归，反对主观创新。所以，从总体上说，秦客与嵇康的分歧，是传统儒家思想与“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玄学的分歧。

本文充分展示了嵇康析理论辩反驳诘难的卓异才华，其中一些段落符合现代逻辑学归纳的矛盾律、同一律、充足理由律等基本定理，使得其言辞缜密而有力度。

释 私 论

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1]。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2]；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3]。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言小人，则以匿情为非，以违道为阙。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恶[4]；虚心无措，君子之笃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无身，吾又何患[5]"？无以生为贵者，是贤于贵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是故伊尹不借贤于殷汤，故世济而名显[6]；周旦不顾嫌而隐行，故假摄而化隆[7]；夷吾不匿善于齐桓，故国霸而主尊[8]。其用心，岂为身而系乎私哉？故管子曰："君子行道，忘其为身[9]"。斯言是矣！

君子之行贤也，不察于有度而后行也[10]；任心无穷，不议于善而后正也[11]；显情无措，不论于是而后为也。是故傲然忘贤，而贤与度会[12]；忽然任心，而心与善遇[13]；傥然无措，而事与是俱也[14]。故论公私者，虽云志道存善，心无凶邪，无所怀而不匿者，不可谓无私[15]；虽欲之伐善，情之违道，无所抱而不显者，不可谓不公[16]。今执必公之理，以绳不公之情，使夫虽为善者，不离于有私[17]；虽欲之伐善，不陷于不公。重其名而贵其心，则是非之情不得不显矣。是非必显，有善者无匿情之不是，有非者不加不公之大非[18]。

无不是则善莫不得，无大非则莫过其非，乃所以救其非也。非徒尽善，亦所以厉不善也[19]。夫善以尽善，非以救非，而况乎以是非之至者？故善之与不善，物之至者也。若处二物之间，所往者必以公成而私败。同用一器，而有成有败[20]。

夫公私者，成败之途而吉凶之门乎[21]！故物至而不移者寡，不至而在用者众[22]。若资乎中人之性，运乎在用之质，而栖心古烈，拟足公途，值心而言，则言无不是[23]；触情而行，则事无不吉[24]。于是乎同之所措者，乃非所措也[25]；俗之所私者，乃非所私也[26]；言不计乎得失而遇善，行不准乎是非而遇吉，岂公成私败之数乎[27]！夫如是也，又何措之有哉？故里凫显盗，晋文恺悌[28]；勃鞮号罪，忠立身存[29]；缪贤吐衅，言纳名称[30]；渐离告诚，一堂流涕[31]。然数子皆以投命之祸，临不测之机，表露心识，独以安全[32]。况乎君子无彼人之罪，而有其善乎？措善之情，[亦甚]其所病也[33]。"唯病病，是以不病[34]。"病而能疗，亦贤于病矣[35]。

然事亦有似非而非非，类是而非是者，不可不察也。故变通之机，或有矜以至让，贪以致廉，愚以成智，忍以济仁[36]。然矜吝之时，不可谓无廉；猜忍之形，不可谓无仁，此似非而非非者也[37]。或谗言似信，不可谓有诚；激盗似忠，不可谓无私，此类是而非是也。故乃论其用心，定其所趣；执其辞而准其理，察其情以寻其变[38]；肆乎所始，名其所终[39]。则夫行私之情，不得因乎似非而容其非；淑亮之心，不得蹈乎似是而负其是。故实是以暂非而后显，实非以暂是而后明。公私交显，则行私者无所冀，而淑亮者无所负矣[40]。行私者无所冀，则思改其非；立功者无所忌，则行之无疑，此大治之道也[41]。故主妾覆醴，以罪受戮[42]；王陵庭争，而

陈平顺旨[43]。于是观之，非似非非者乎[44]！明君子之笃行，显公私之所在，阖堂盈阶，莫不寓目而曰："善人也！"然背颜退议而含私者，不复同耳。抱私而匿情不改者[45]，诚神以丧于所惑，而体以溺于常名；心以制于所慑，而情有系于所欲，咸自以为有是而莫贤乎己。未有攻肌之惨，骇心之祸，遂莫能收情以自反，弃名以任实[46]。乃心有是焉，匿之以私[47]；志有善焉，措之为恶。不措所措，而措所不措；不求所以不措之理，而求所以为措之道。故时为措而阁于措，是以不措为拙，措为工[48]。唯惧隐之不微，唯患匿之不密。故有矜忤之容以观常人，矫饰之言以要俗誉；谓永年良规莫盛于兹，终日驰思，莫窥其外，故能成其私之体，而丧其自然之质也。于是隐匿之情必存乎心，伪怠之机必形乎事。若是，则是非之议既明，赏罚之实又笃，不知冒荫之可以无景，而患景之不匿[49]；不知无措之可以无患，而患措之不巧，岂不哀哉[50]！是以申侯苟顺，取弃楚恭[51]；宰嚭耽私，卒享其祸[52]。由是言之，未有抱隐顾私而身立清世，匿非藏情而信著明君者也[53]。

君子既有其质，又睹其鉴；贵夫亮达，希而存之[54]；恶夫矜吝，弃而远之。所措一非，而内愧乎神；所隐一阙，而外惭其形[55]。言无苟讳，而行无苟隐；不以爱之而苟善，不以恶之而苟非：心无所矜而情无所系，体清神正而是非允当[56]；忠感明天子，而信笃乎万民；寄胸怀于八荒，垂坦荡以永日。斯非贤人君子高行之美异者乎[57]！

或问曰："第五伦有私乎哉？曰：昔吾兄子有疾，吾一夕十往省，而反寐自安；吾子有疾，终朝不往视，而通夜不得眠。若是，可谓私乎？非私也[58]？"答曰："是非也，非私

也。夫私以不言为名，公以尽言为称[59]；善以无吝为体，非以有措为质[60]。今第五伦显情，是无私也[61]；矜往不眠，是有非也[62]。无私而有非者，无措之志也。夫言无措者，不齐于必尽也[63]；言多吝者，不具于不言而已。故多吝有非，无措有是。然无措之所以有是，以志无所尚，心无所欲，达乎大道之情，动以自然，则无道以至非也。抱一而无措，则无私无非[65]。兼有二义，乃为绝美耳。若非而能言者，是贤于不言之私。非无情，以非之大者也[66]。今第五伦有非而能显，不可谓不公也；所显是非，不可谓有措也。有非而谓私，不可谓不惑公私之理也。”

【校注】 (1) 心无措乎是非：谓心中不怀藏人世间的是是非非，亦即《庄子·齐物论》所提倡的齐同是非之意。措，放置。

(2) 矜尚：骄矜自大。

(3) 体：禀性，德性。

(4) 矜吝：贪鄙吝啬。

(5) 大道：犹言“至理”。此在引述《老子》第十三章语，其全句为：“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及：假如。又：通“有”。

(6) 伊尹：殷商开国君主汤的相，曾助汤灭夏。借：犹“惜”。吴钞本“借”作“惜”。

(7) 周旦：指西周初年的周公姬旦。不顾嫌而隐行：指周公不顾朝臣猜疑，为求武王、成王病愈而两次舍身祈神，且将祈祷简策密藏不宣之事。假摄：摄政，谓代天子行使政令。周公在成王年幼期间，曾摄政七年。“嫌”原作“贤”，据吴钞本改。

(8) 夷吾：春秋时齐国能臣管仲的字。管仲曾助齐桓公称霸诸侯。不匿善：谓管子不因先前助公子纠时曾射中齐桓公带钩事而隐匿自己的治国才华。“善”原作“情”，据吴钞本改。

(9) 吴钞本“行”后有“其”字。

(10) 度：法。吴钞本“度”作“庆”。

（11）议：谋度，斟酌。“任心无穷”原作“仁心无邪”。鲁迅在“任”字下有校语云：“各本讹仁。”戴明扬据下文“忽然任心”语，亦以作“任”为是。今据吴钞本改。吴钞本“议”作“识”。

（12）傲然：清高貌。吴钞本“度”作“庆”。

（13）忽然：淡漠，不经心。

（14）傥然：无思无虑貌。

（15）存：向往。凶邪：邪恶。无所怀而不匿：谓心怀无所不匿。“云”字后原有“一作终于事与是俱而已”十字，据吴钞本及鲁迅、戴明扬校语删。“心”字处原空缺，据吴钞本及《乾坤正气集》补。

（16）情：情态，恣态，此谓行为。无所抱而不显：谓怀抱无所不显，即心胸坦荡之意。

（17）必：倘若。绳：度量。吴钞本“为”作“性”。

（18）匿情：犹上文周公“隐行”之举。大非：谓更进一步的责难。

（19）厉：“励”的古字，劝勉。

（20）同用一器：谓善与不善同居一器之中而界限不清。

（21）门：指事物的关键处。

（22）不移：谓坚持公心的信念不移。用：行事。

（23）资：取。质：形体。栖心：犹寄心。古烈：谓前代的英烈贤士。拟足：投足。值：当，对。“资”原作“质”，据戴明扬校语改。吴钞本“性”作“体”。

（24）触情：谓顺应着情感。

（25）措：即篇首“心无措乎是非”之“措”。

（26）俗：通“欲”（据于省吾《双剑誃诸子新证·荀子二》）。吴钞本“俗”作“欲”。

（27）岂：表示推测。数：理。

（28）里凫：即里凫胥，又称竖头须，曾任晋国府库掌管财务的官吏。恺悌：和乐。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晋文公出逃流亡时，里凫偷盗府库财物以帮助晋文公归国。文公回国后，并未责怪里凫。

（29）勃鞮（dī低）：又称寺人披，春秋时晋国的宦官。号罪：谓公开辩解罪行。据《左传·僖公五年》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勃鞮奉晋献公、晋惠公之命，两次刺杀晋文公未遂。文公即位后，勃鞮主动求见文公，申明自己“除君之恶唯力是效”的忠诚，并揭发了瑕甥、郤芮将要作乱的阴谋，取得了文

公的谅解。

（30）缪贤：战国时赵惠文王的宦官令。衅：过失，罪过。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王贪求赵国的和氏璧，赵王急于选一得力使臣赴秦处理此事，缪贤荐举其舍人蔺相如，并以自己曾欲畏罪出逃，相如劝己服罪自首而最终得赦为例，说明相如才华过人。赵王采纳了缪贤的建议，缪贤亦因此而扬名。

（31）渐离：指战国时燕国著名刺客高渐离。诚：实情，真情。据《史记·刺客列传》，高渐离助燕太子丹、荆轲刺杀秦始皇未遂，隐姓埋名，在宋子家当雇工。一天，主人宴请宾客击筑行乐，渐离感到长期藏匿不合己心，便恢复容貌来到堂上，击筑高歌，坦诉真情，客人闻之无不流泪而去。

（32）投命：犹亡命。心识：心志。

（33）病：此谓上文所言诸人吐露出来的"心病"。原无"亦甚"二字，据吴钞本补。

（34）语见《老子》第七十一章。

（35）"贤于病"原作"贤于疗"，据吴钞本改。

（36）矜：骄傲自大。忍：残忍。贾谊《新书·道术》："反慈为忍。"

（37）猜忍：残忍。"猜"原作"情"，原有校语云："情一作猜。"考之文意，"猜"字是，今据吴钞本改。

（38）"理"原作"礼"，据吴钞本改。

（39）肆：显示。名：通"明"。

（40）冀：非分的企图。

（41）功：通"公"（据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十》）。吴钞本"功"作"公"。

（42）本句用《战国策·燕策一》苏秦向燕文公讲述的一个典故。说他邻居家主人在远方做官，妻子却在家与人私通。一天，主人回归，妻子配制毒酒欲害其夫，命主人之妾敬酒。其妾知道酒中有毒，想到主人喝了会死；揭发此事又不利于妻子，便假装失手把酒倾覆，结果反遭主人的鞭笞。

（43）王陵：西汉初年任右丞相。陈平：西汉初年任左丞相。据《史记·吕后本纪》，刘邦死后，吕后欲封诸吕为王，征求王陵意见，王陵反对；又征求陈平意见，陈平认可。王陵批评陈平，陈平回答说："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君亦不如臣。"结果吕后死后，陈平与周勃合谋，尽诛诸吕，恢复了刘氏王朝。

（44）似：类似，相近。张溥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似"作"是"。鲁迅

认为“者”前当补一“非”字；戴明扬认为当作“非似非而非非者也”。

（45）“私”字处原空缺，据《乾坤正气集》补。各本分别作“至”、“怨”、“隐”、“志”、“璞”等。

（46）反：返。任实：谓随顺本性，亦即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任实之情转笃”之“任实”。“攻肌”原作“功期”，据吴钞本改。

（47）以：为。

（48）拙、工：犹谓劣、优。

（49）笃：深重而专一。冒：遮蔽。景：影。

（50）“巧”原作“以”，据文渊阁四库全书及明抄本朱校改。

（51）申侯：又作申侯伯，春秋时楚共王（一作楚文王）之臣。楚恭：即楚共王。据刘向《新序·杂事一》，楚共王病重，对令尹说：“申侯伯与处，常纵恣吾。吾所乐者，劝吾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与处欢乐之，不见戚戚也。虽然，吾终无得也。其过不细，必亟遣之。”第二天，共王死，令尹将申侯伯逐出境。“恭”原作“泰”，据吴钞本、明抄本及《乾坤正气集》改。

（52）宰嚭（pǐ 痞）：春秋时吴国的太宰。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太宰嚭接受越王勾践的贿赂，劝吴王宽赦勾践，又谗杀伍子胥。后来，勾践灭吴，“葬吴王而诛太宰嚭”。

（53）“君”原作“名”，据《艺文类聚》卷二十二改。

（54）希：仰慕。存：向往，盼望。“希”原作“布”，据《艺文类聚》卷二十二改。

（55）“所”原作“贱”，据戴明扬校语改。

（56）体：即前文“体亮心达”之“体”。

（57）“异”原作“冀”，据吴钞本、明抄本朱校及《乾坤正气集》改。

（58）第五伦：东汉京兆长陵人，字伯鱼，官至司空。终朝：一整天。第五伦有私无私事亦见《后汉书》本传，其文云：“或问伦曰：‘公有私乎？’对曰：‘昔人有与吾千里马者，吾虽不受，每三公有所选举，心不能忘，而亦终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寝；吾子有疾，虽不省视，而竟夕不眠。若是者，岂可谓无私乎？’”

（59）名、称：此谓特征，标志。

（60）无吝：谓没有矜吝。“质”原作“负”，据戴明扬校语改。

（61）“是”后原有“非”字，据鲁迅校语删。

（62）矜往：谓第五伦矜持己行而没有去看望儿子，嵇康认为这样做不对。

(63) 齐：局限，限制。戴明扬注云："案此谓第五伦显情尽言，即非有措。此事能尔，故以无措名之，不限以余事尽尔。"

(64) 具：尽，完全。戴明扬注云："案此谓'多吝'云者，非全指匿情不言者也。虽显言之，仍或矜吝。"

(65) 抱一：谓专意固守而不失其道。一，道。《老子》第二十二章："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贾谊《新书·道术》："言行抱一谓之贞，反贞为伪。"

(66) 以：使用。戴明扬先生以为"非无情，以非之大者也"，当作"有非无措，亦非之小者也"。其说于文句似更通顺，但改字过多，且又无据，故未从。

【今译】 被人们称为君子的人，是指那些心中不怀藏世间是非，而行为不违离大道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凡禀气恬静情思开阔的人，心中不存在骄矜自大；德性清贞心胸旷达的人，情性不拘系嗜好贪欲。骄矜自大不存在心中，所以能够超越名教约束而纵情天地自然；情性不拘系嗜好贪欲，所以能够明辨高贵卑贱而通达万物性情。万物性情明晰通达，所以不会违离大道；超越名教任遂心性，所以不会怀藏世间是非。所以说起君子，便把他们不怀是非作为主要特征，把他们通达万物作为主要优点；谈到小人，便把他们心藏私情作为主要错误，把他们违离大道作为主要缺点。为什么呢？心藏私情贪鄙吝啬，是小人的最大缺点；虚怀若谷不怀是非，是君子的诚笃美行。所以至理有言："如果没有我的身体，我还有什么祸患呢？"不把生命看得贵重，比贵重生命更为佳善。从这一点上说，至德之人使用心力，确实不存在怀藏是非之事。因此伊尹不吝惜才智佐助殷汤，所以乱世安定而声名显扬；周公不顾他人猜疑而隐己善行，所以代行政事而教化兴隆；管仲不隐匿才华辅弼桓公，所以齐国称霸而桓公显尊。这几个人的良苦用心，难道是为了自身而拘系于私情吗？所以管仲说："君子奉行大道，便遗忘其自身。"这话说得很对啊！

君子广做善事，并不明辨有无法度而后才去行动；纵心无羁，并不忖度所行善恶而后予以匡正；显露情怀不藏是非，并不论辩对错利害而后再去作为。因此清逸超俗忘己行贤，然而贤行与法度正相

吻合；漠然处事随心所欲，然而淳心与美善正相逢遇；无忧无虑不怀是非，然而所做之事与正确同在。所以说到公与私，虽然有人自称有志于道愿意行善，心中没有邪恶，然而心性狭僻藏匿万事，不能说他无私；虽然有人立意似乎有伤于善，行为看似违离大道，然而心怀坦白毫无藏匿，不能说他不公。而今如果秉持为公之理，用以衡量不公的事情，使得那些虽然说做善事的人，不离于有私之名；虽然立意看似有伤于善的人，不陷于不公之名。重视公私的名实而又注重人的本意，那么是与非的情形就昭然显彰了。是非倘若昭显，那么做好事的人没有隐匿衷情的过错，做错事的人不必加以“不公”的深责。无过错则做好事的人无不安然自得，无深责则做错事的人明白错误莫过于其事本身，这才能够改正其错误。这样不仅仅使人尽做善事，也能够劝勉做错事的人。做善事的人因此而更为善良，做错事的人因此而改正错误，更何况那些深明是非的人呢？所以善与不善，是事物的两种最显著的表现。如果身处善与不善之间，行事者一定会由于为公而成功、谋私而失败。如果善与不善混同一体（难以分辨），便会有人成功有人失败。

公与私，是成功与失败的途径，是吉祥与凶险的关键啊！所以事物猝至而心性坚定的人很少，事物未至而正在忙碌的人很多。如果选取中等之人的品性，运用于正在忙碌的形体，而能寄托情志前代英烈，投足奔赴为公之途，遇事凭心而论，那么言辞没有过错；遇事称情而行，那么万事全都吉祥。于是同样具有情怀，但不是以往的情怀；意念中的谋私，不再是以往的谋私；言论不计较得失而逢遇佳善，行为不衡量是非而逢遇吉祥，这也许是为公成功谋私失败的道理吧！如果是这样，又有什么是非必须藏之于怀呢？所以里凫公然监守自盗，晋文公和乐高兴；勃鞮公开辨解罪行，忠名得立身命得存；缪贤坦述自己过失，其言被纳其名著称；高渐离明言自己实情，满堂宾客涕流泪倾。这些人都是承担着亡命丧身的大祸，面对着难以预料的危机，而能公开表露自己的心志，反而得以安全。何况君子们没有那些人的罪过，而又具有自己的美善呢？怀有美善的

情感，又比所患之病更重要。(老子说)“只有把病当作病来重视，所以才能无病。”有病而后能够治疗，又比患病本身好一等。

然而事情又有好像错误而并不错，好像正确而并不正确的情形，不能不加以详察。所以在变通事物时常有权变，有的人骄傲自大而最终谦让，有的人贪婪吝啬而最终廉洁，有的人愚昧迟钝而成为大智，有的人残忍心狠而成就仁德。因而当他骄傲贪婪的时候，不能说他不廉洁；面对他残忍心狠的情形，不能说他不仁慈，这是好像错误而并不错。有的人谗佞其言似乎可信，不能说他具有诚意；有的人愤斥盗贼似有忠心，不能说他没有私心，这是好像正确而并不正确。所以才要分析他的具体用心，确定他的发展趋向；根据他的言辞进而思量他的道理，考察他的情性进而追寻他的权变；揭示他行事的出发点，辨明他行事的最终目的。于是对于那些行己私欲的情怀，不能由于他凭藉着似乎错误而容许他错；对于那些淑美诚信的心地，不能由于他履行着似乎正确而有负他的正确。所以实为正确经过暂似错误而最后显现，实为错误经过暂似正确而最后昭明。公与私的界限相互清晰，那么行己私欲的人不再有非分之想，淑美诚信的人不再有负情之事。行己私欲的人不再有非分之想，便会考虑改正其错误；建树公心的人没有顾忌，便会继续行善没有疑虑，这是天下大治的成功之道。所以主人之妾倾覆毒酒，因罪而遭惩罚；王陵当庭力争（于事无补），陈平顺承吕后旨意（最后安定刘氏天下）。据这两件事例看来，错误似乎并不错啊！显明君子们的诚笃美行，昭示出公与私的具体之处，满堂满阶的人，都会属目齐说：“这是好人啊！”然而有的人转身背地议论且又怀藏私欲，（其言辞便）不再与堂上相同了。抱有私心隐匿其情而又不予悔改的人，的确是精神丧亡于各种疑惑，而身体淹溺于寻常俗名；心思制约于各种恐惧，而情性拘束于各种贪欲，全都自以为是而别人都不如自己。没有遭受伤损肌肤的惨痛，惊心动魄的大祸，便不能收束其情感而自我悔过，抛弃常名而随顺本性。于是心中自以为是，刻意隐匿而成为私情；志向自以为很好，怀藏不改而成为邪恶。他们不怀应该怀藏的情感，偏

怀不应该怀藏的情感；不探求如何不怀藏是非的办法，偏探求如何怀藏是非的途径。所以时时有所怀藏却不知该如何怀藏，因此把无所怀藏视为拙劣，把有所怀藏视为佳好。只怕其私情隐蔽得不够精细，只怕其私情藏匿得不够严密。所以用骄矜违理的神态看待百姓大众，用假意修饰的言辞求取世俗称誉；自称长寿良方没有比这更好，整天运思苦想，看不到身外的佳善，所以养成其谋私的性情，而丧失其淳朴自然的本性。于是，隐蔽藏匿的情感一定会留存在他们的心中，诈伪懈怠的兆迹一定会表现在他们的行动上。像这样，是与非的说法既已明确，赏与罚的内容又很确定，（他们）不知道躲在荫影之下可以做到无影，而是担心影子无法隐匿；不知道不怀是非可以做到无祸，而是担心怀藏得不够巧妙，这难道不是很可悲的吗？因此申侯苟容随顺，遭到楚恭王的遗弃；太宰嚭沉溺私欲之中，最终自受其祸。据此说来，没有怀抱隐私而身名确立于清平之世，匿藏非情而诚信昭著于贤明君主的人。

君子既有其美质，又有其参照的戒鉴；崇尚坦荡明达，景慕而向往它；厌恶贪鄙吝啬，蔑弃而远离它。怀藏一件错事，便会于内有愧于精神；隐匿一件过失，便会于外有愧于形体。言谈没有苟且忌讳，举止没有苟且隐行；不因自己喜爱而随意称善，不因自己厌恶而随意否定；心中无所矜持而情性无所拘系，禀性高洁精神淳正而褒贬臧否公允适当；忠情感动圣明天子，信义笃结天下万民；寄寓宽广胸怀于辽远八方，垂放坦荡情思于漫漫长日。这不就是贤人君子高尚品行的美妙之处吗！

有人问："第五伦有私心吗？他曾自称：先前我哥哥的儿子有病，我一个晚上探望十次，然后返回安睡；我的儿子有病，我整天未去探望，然而一夜不能安眠。像这样，能说他有私心呢？还是没有私心呢？"我回答说："这是有错误，不是有私心。大凡为私者把匿情不言作为其特征，为公者把坦荡尽言作为其特征；善良的人把没有贪鄙吝啬作为其本性，邪恶的人把怀藏是非作为其本性。如今第五伦显露自己的情怀，这是无私的表现；矜持己行而又不能安眠，这

是有错的表现。没有私心而有错误，这是不怀藏是非的情怀。大凡所说的怀藏是非的人，并不仅限于毫无是非；所说的多怀矜吝的人，并不尽是毫无言谈。所以多怀矜吝的人有错，不怀藏是非的人正确。然而不怀藏是非的人之所以正确，是由于他们情志无所矜尚，心中无所贪欲，通晓大道真谛，顺适自然而动，便没有理由导致错误。固持大道而不怀藏是非，便能无私无错。兼有着无私无错，这是最好的了。如果有错而能公开说出，这便优于不敢坦言的有私之人。错误者丧失人的淳情，这是错误的要害之处。如今第五伦有错而能显露，不能说他不公；是与非有所显露，不能说他怀藏是非。把有错说成是有私，不能说不迷惑于公私之理。”

【解析】 释私，辨私。本文系缘曹羲《至公论》所言公私之辨而发。所不同者，曹羲之文是针对曹爽听信何晏、邓扬等人“骄淫盈溢”将招大祸，劝喻曹爽分清善恶审情友朋，以“至公”为重；本文则以心中是否隐匿是非私情作为衡量公私的标准。作者将“匿情矜吝”的小人与“虚心无措”的君子加以对比，阐释剖析，抑恶扬善，其矛头，显然是指心怀隐私的司马氏父子及其追随者。本文亦使用许多笔墨辨析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公私之情，实际上，这也正是人们生活实践中颇难把握的问题。全文磊落坦荡，富于哲理，充分展示了作者“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高洁心性与人生追求。如果说《与山巨源绝交书》使得司马昭面子难堪的话，本文则更会使司马昭内心不快。

管　蔡　论[1]

或问曰：“案记，管蔡流言，叛戾东都[2]；周公征讨，诛以凶逆；顽恶显著，流名千载[3]。且明父圣兄，曾不鉴凶愚

于幼稚，觉无良之子弟[4]；而乃使理乱殷之弊民，显荣爵于藩国；使恶积罪成，终遇祸害。于理不通，心无所安，愿闻其说[5]。"

答曰："善哉，子之问也！昔文武之用管蔡以实，周公之诛管蔡以权。权事显，实理沉，故令时人全谓管蔡为顽凶，方为吾子论之[6]。夫管蔡皆服教殉义，忠诚自然，是以文王列而显之，发旦二圣举而任之，非以情亲而相私也[7]；乃所以崇德礼贤，济殷弊民，绥辅武庚，以与顽俗，功业有绩，故旷世不废，名冠当时，列为藩臣[8]。逮至武卒，嗣诵幼冲，周公践政，率朝诸侯，思光前载，以隆王业[9]。而管蔡服教，不达圣权，卒遇大变，不能自通[10]。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翼存天子，甘心毁旦[11]。斯乃愚诚愤发，所以徼祸也[12]。

"成王大悟，周公显复，一化齐俗，义以断恩[13]；虽内信恕，外体不立，称兵叛乱，所惑者广[14]。是以隐忍授刑，流涕行诛，示以赏罚，不避亲戚，荣爵所显，必钟盛德[15]；戮挞所施，必加有罪，斯乃为教之正[体，古今之明义也][16]。管蔡虽怀忠抱诚，要为罪诛[17]。罪诛已显，不得复理。内心幽伏，罪恶遂章[18]。幽章之路大殊，故令奕世未蒙发起[耳][19]。

"然论者诚名信行，便以管蔡为恶，不知管蔡之恶，乃所以令三圣为不明也[20]。若三圣未为不明，则圣不祐恶而任顽凶[也][21]。[顽凶]不容于明世，则管蔡无取私于父兄[22]；而见任必以忠良，则二叔故为淑善矣[23]。今若本三圣之用明，思显授之实理，推忠贤之暗权，论为国之大纪，则二叔之良乃显，三圣之用也[有]以，流言之故有缘，周公之诛

是矣[24]。且周公居摄，邵公不悦[25]。推此言［之］，则管蔡怀疑，未为不贤[26]。而忠贤可不达权，三圣未为用恶，而周公不得不诛。若此，三圣所用信良，周公之诛得宜，管蔡之心见理。尔乃大义得通，外内兼叙，无相伐负者，则时论亦得释然而大解也[27]。"

【校注】 (1) 管：指周文王第三子管叔鲜。蔡：指周文王第五子蔡叔度。据《史记·管蔡世家》，周武王（周文王次子）灭商后，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共同帮助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治理殷商遗民。武王死后，成王年少，周公姬旦（周文王第四子）执掌朝政，"管叔蔡叔疑周公为之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周公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

(2) 记：书籍，著作。流言：散布没有根据的话。《书·金縢》："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指成王）。'"叛戾：背叛。东都：指位于周国东部的殷商故都殷（在今河南省安阳市）。《史记·周本纪》："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

(3) 顽恶：愚妄而桀骜不训。"载"原作"里"，据吴钞本改。

(4) 且：犹"岂"。明父：指周文王。圣兄：指周武王与周公。吴钞本"愚"作"恶"，"不"后有"能"字。

(5) 吴钞本"无所"作"所未"。

(6) 方：将。"沉"原作"沇"，字下原有校语云："一作沉。"据文意，"沉"字是，今据改。

(7) 殉：遵从。《史记·管蔡世家》正义引《列女传》称"（文王之妃）太姒生十男，教诲自少及长，未尝见邪僻之事，言常以正道持之也"，知管叔蔡叔"自少及长"是品行端正之人。列：谓按序排列职位。相：谓一方对另一方有所施为。

(8) 绥：安。与：对付。旷世：谓久历年代。吴钞本"与"作"兴"。

(9) 诵：指武王之子姬诵，继周武王之后为周成王。幼冲：谓年龄幼小。践政：犹"当政"。践，担当。载：事业。

(10) 卒：通"猝"。大变：重大变故，谓周公摄政事。

(11) 乃心：指管蔡之心。抗言：高声而言。"疑"，《乾坤正气集》作

“义”，鲁迅校本作“于”。

（12）徼：通“邀”，招致。“祸”原作“福”，据吴钞本改。

（13）成王大悟：指周成王遭风雷之异，观金縢策书，知周公曾舍身为武王祷病，深悟周公一片赤诚之事。周公显复：指周成王曾一度疏远周公，后来悔悟，复重用周公之事。《史记·鲁周公世家》述此二事均在周公伐管蔡之后，《书·金縢》孔颖达疏引郑玄语谓在伐管蔡之前，当为嵇康所本，其文云：“郑玄以为，武王崩，周公为冢宰，三年服终，将欲摄政，管蔡流言，即避居东都。成王多杀公之属党，公作《鸱鸮》之诗救其属臣，请勿夺其官位土地。及遭风雷之异，启金縢之书，迎公来反。反乃居摄，后方始东征管蔡。”

（14）内信恕：指周成王信任宽容周公。外体：指在外的诸侯、群臣，其中主要指管蔡及其党羽。王褒《四子讲德论》：“君者中心，臣者外体。”称兵：举兵。管蔡之乱涉及面很广，“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史记·周本纪》），“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史记·鲁周公世家》）。“恕”原作“如心”，据吴钞本及戴明扬校语改。

（15）钟：汇聚，集中。

（16）明义：犹“要旨”。原无“体”字，“古今之明义也”原作“今之朝议”，并据吴钞本补改。

（17）要：总之，总归。

（18）章：同“彰”。“心”原作“必”，据鲁迅校语改。

（19）奕世：累世，代代。蒙：敬词，承蒙。发起：剖析。原无“耳”字，据吴钞本补。

（20）吴钞本“诚”作“承”。

（21）祐：助。原无“也”字，据吴钞本补。

（22）原无“顽凶”二字，据吴钞本补。

（23）二叔：指管叔与蔡叔。故：犹“本”。淑：善。

（24）忠贤：此谓管叔与蔡叔。有以：谓有据。故：事。“以”上原无“有”字，据吴钞本补。

（25）居摄：大臣代居天子之位处理政务。邵公：即召公，名奭，成王时为三公，与周公分掌陕之东西。据《史记·燕召公世家》，周公摄政，召公生疑，经周公解释，召公乃悦。

（26）“推”原作“惟”，据吴钞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改。原无“之”字，据吴钞本补。

(27) 外内：指外体一方的管蔡与内君一方的三圣。伐负：攻伐其非。负，非。论：问。释然：疑虑消除貌。

【今译】 有人问："案考典籍，管叔蔡叔散布谣言，发动叛乱在殷故都；周公奉命兴兵征讨，诛之以叛逆元凶的罪名；管蔡恶行昭彰显著，流传臭名千载难平。难道贤明之父睿圣之兄，竟然不能鉴别凶恶愚顽于幼小童年，觉察品行不佳的儿子、弟弟；却让他俩治理混乱殷商的疲惫之民，显赐荣耀爵位于藩封之国；使他俩罪恶行径越积越重，最终遭受祸国之害。此事在道理上难以讲通，我心颇觉不安，希望听听您的看法。"

（嵇康）回答说："很好啊，您的这个提问！从前文王武王任用管叔蔡叔是根据他俩的实际表现，周公诛伐管叔蔡叔是根据形势的应机权变。行权之事明显易晓，用实之理隐没难知，所以使得当时之人都说管叔蔡叔是凶顽恶人，我将为您解说一二。管叔蔡叔都是服从教诲遵循道义，赤诚之心受之自然的人，因此文王依序授职而尊显他们，武王姬发周公姬旦举荐提拔而重用他们，并不是由于骨肉亲情而独施恩宠；而是为了崇尚德行礼待贤良，救助殷商疲惫之民，安抚辅佐武庚禄父，以便应付愚顽习俗，（管蔡）各项事业均有成绩，所以历经多年不被黜废，英名雄冠当时众官，列为周室藩屏重臣。及至武王去世，嗣子姬诵年幼，周公摄行政令，统领满朝诸侯，思谋光大先业，以求兴隆王绩。然而管叔蔡叔服从正统教诲，不能晓达圣人权变，突然逢遇重大变故，不能自我通谕衷情。因忠生疑的管蔡之心，思绪全在西周王室，于是高昂激言率众兴师，打算为国除去祸患，翼护抚慰当朝天子，情愿废毁周公姬旦。这便是管蔡愚忠之情愤然而发，所以招致杀身大祸。

"成王彻底悔悟，周公光复冢宰，齐一教化习俗，仗义断绝私恩；虽然朝中君主信任宽容，在外藩臣却不拥立，兴师举兵发动叛乱，被其迷惑的人很多。因此周公隐忍亲情施予刑罚，满怀悲伤行使诛伐，用以昭示王朝赏罚，并不回避王室亲戚。使得荣耀官爵有所尊显，一

定要集中在盛德之人身上；各种惩罚有所施用，一定要施加在有罪之人身上，这是周公从事教化的主要［内容，是古今治国的基本要旨］。管叔蔡叔虽然怀抱忠诚，总归是因罪受罚。因罪受罚的性质既已昭明，便不能再予重新审理。管蔡的内心真情因而埋没，管蔡的罪恶行径遂以显彰。埋沉与显彰的途径相差悬殊，所以使得历代尚未承蒙学者剖析辨白。

“然而说史之人相信管蔡的恶名因而相信管蔡的恶行，便认为管叔蔡叔都是坏人，却不知道管蔡的恶劣名行，正是使人感到文王、武王、周公三位圣人不贤明的原因。如果三位圣人不是不贤明，那么他们不会助长邪恶而任用顽凶之人。［顽凶之人］不容于清明治世，那么管叔蔡叔不会谋私于父亲兄长；而且被任用的一定是忠良之人，那么管叔蔡叔原本就是善良之人。而今如果基于三位圣人用人贤明，思考公开授于管蔡茱爵的实情，推知忠贤之人大多不懂权变，评议治理国家的重要纲纪，那么管叔蔡叔的善良便会显露，三位圣人的用人实有凭据，散布谣言之事情有可缘，周公采取的诛伐亦很正确。况且周公代君摄政，召公也曾心中不悦。据此推论，那么管叔蔡叔心怀疑惑，不能称为不贤。因而忠贤之人可以不晓达圣人权变，三位圣人并不是任用恶人，而周公又是不得不诛伐亲人。如果是这样，那么三位圣人任用之人的确优良，周公诛伐管蔡亦很得当，管蔡举兵反叛的本意能被理解。于是此事要旨得以讲通，外臣内君之理亦已一同陈述，没有相互讦格矛盾之处，那么时人的疑问也能够豁然消释而彻底解决了。”

【解析】 管叔蔡叔既然是叛戾凶逆的恶人，为什么会受到文王、武王、周公这些圣人的信任与封爵呢？针对这一疑问引发的传统说法在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嵇康提出了与前代史家完全不同的见解：管叔蔡叔“故为淑善”，其之所以称兵叛乱，是由于“愚诚愤发”、“不达圣权”。在具体阐述中，嵇康注重强调“三圣之用明”这一基本前提，强调管蔡反叛的主观动机，使得其见解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如

果联系到当时司马氏父子藉伊尹、周公之名专制朝政，毌丘俭、文钦、诸葛诞等人在淮南连年反叛，本文为管蔡翻案的现实意义就十分清楚了。

明　胆　论[1]

有吕子者，精义味道，研核是非，以为人有胆可乐明，有明便有胆矣[2]。嵇先生以为明胆殊用，不能相生[3]。论曰："夫元气陶铄，众生禀焉[4]。赋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钟纯美，兼周内外，无不毕备[5]。降此以往，盖阙如也[6]。或明于见物，或勇于决断。人情贪廉，各有所止[7]。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兼之者博于物，偏受者守其分[8]。故吾谓明胆异气，不能相生。明以见物，胆以决断；专明无胆，则虽见不断；专胆无明，[则]违理失机[9]。故子家软弱，陷于弑君[10]；左师不断，见逼华臣，皆智及之而决不行也[11]。此理坦然，非所宜滞[12]。故略举一隅，想不重疑。"

[吕子曰][13]："敬览来论，可谓海亦不加者矣[14]。[夫]折理贵约而尽情，何尚浮秽而迂诞哉[15]？今子之论，乃引浑元以为喻，何辽辽而坦漫也[16]！故直答以人事之切要焉。汉之贾生陈切直之策，奋危言之至，行之无疑，明所察也[17]；忌鹏作赋，暗所惑也[18]。一人之胆，岂有盈缩乎？盖见与不见，故行之有果否也。子家、左师，皆愚惑浅弊，明不彻达，故惑于暧昧，终丁祸害，岂明见照察而胆不断乎[19]？故霍光怀沉勇之气，履上将之任，战乎王贺之事[20]；延年文生，夙无武称，陈义奋辞，胆气凌云，斯其验欤[21]！及於期

授首，陵母伏剑，明果之畤，若此万端，欲详而载之，不可胜言也[22]。况有睹夷涂而无敢投足，阶云路而疑于迄泰清者乎[23]？若思弊之伦为能，自托幽昧之中，弃身陷阱之间，如盗跖窜身于虎吻，穿窬先首于沟渎，而暴虎凭河，愚敢之类则能有之[24]。是以余谓明无胆无，胆能偏守，易了之理，不在多喻，故不远引繁言[25]。若未反三隅，犹复有疑，思承后诲，得一骋辞。"

"夫论理性情，折引异同，推气分之所由，顺端极末，乃不悖耳[26]。今子欲弃置浑元，捃摭所见，此为好理网目，而恶持纲领也[27]。本论二气不同，明不生胆[28]。欲极论之，当令一人播无刺讽之胆，而有见事之明[29]。故当有不果之害。非中人血气无之，而复资之以明。二气存一体，则明能运胆，贾谊是也。贾谊明胆自足相经，故能济事。谁言殊无胆，独任明以行事者乎？子独自作此言，以合其论也。忌鹏暗惑，明所不周，何害于胆乎？明既以见物，胆能行之耳；明所不见，胆当何断？进退相扶，可谓盈缩[30]？就如此言，贾生陈策，明所见也；忌鹏作赋，暗所惑也。尔为明彻于前，而暗惑于后，[明] 有盈缩也[31]。苟明有进退，胆亦何为不可偏乎？子然霍光有沉勇，而战于废王，[此勇] 有挠也[32]。而子言一人胆岂有盈缩，此则是也。贾生暗鹏，明有所塞也；光惧废立，勇有所挠也。夫唯至 [明能无所惑，至胆] 能无所亏耳[33]。自非若此，谁无弊损乎[34]？但当总有无之大略，而致论之耳。夫物以实见为主。延年奋发，勇义凌云，此则胆也；而云夙无武称，此为信宿称而疑成事也[35]。延年处议，明所见也[36]；壮气腾厉，勇之决也。此足以观矣。

"子又言'明无胆无，胆能偏守'。[38]。案子之言，此则

有专胆之人，亦为胆特自一气矣！［夫］五才存体，各有所生[39]。明以阳曜，胆以阴凝。岂可为有阳而生阴，［生阴］可无阳耶[40]？虽相须以合德，要自异气也[41]。凡余杂说，於期陵母、暴虎云云，万言致一，欲以何明耶[42]？幸更详思，不为辞费而已矣。”

【校注】 （1）明胆：明智与胆略，古人认为二者是人处事应变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2）吕子：指吕安，字仲悌，嵇康密友，事参见嵇康《与吕长悌绝交书》注（1）。味：体味、体会。研核：审察考查。乐：生（据《淮南子·本经训》高诱注）。

（3）嵇先生：指嵇康。

（4）元气：泛指宇宙自然的浑元之气，古人认为是化生万物的本源。陶铄：犹“陶冶”。

（5）特：独。钟：聚集。周：成。

（6）阙如：缺少，不完善。

（7）止：居止，此谓人生道德的自我定位。

（8）博：通晓，通达。偏：只，独。

（9）机：事物的关键。

（10）子家：指春秋时郑国宗室公子归生。据《左传·宣公四年》，郑国公子宋因食鼋之事与郑灵公结怨，公子宋欲与子家先动手杀灵公，子家不肯。公子宋反而谮毁子家，子家惧祸而附从公子宋杀了郑灵公。君子评论子家为“仁而不武，无能达也”。

（11）左师：古代职官名，此指春秋时宋平公的左师向戎，因其采邑在合乡，又称之为合左师。华臣：宋平公之卿。据《左传·襄公十七年》，华臣欺凌其兄子皋比家族，派人将皋比的总管华吴杀死在向戎房后，向戎很害怕。宋平公要借此事驱逐华臣，向戎劝平公掩盖此事，自己却准备了一根短马鞭，每当经过华臣门前时，一定要打马快行。

（12）“所宜”原作“无疑”，据吴钞本改。

（13）原无“吕子曰”三字，据张溥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明抄本朱校补。

（14）来：通“赉”，送给，赐与。吴钞本“海”作“诲”。

（15）折理：犹“析理”。原无“夫”字，据吴钞本补。

（16）浑元：天地自然之气，亦即嵇康所云“元气”。辽辽：广远貌。坦谩：犹“诞谩”，荒诞虚妄。

（17）贾生：指西汉贾谊，年少多才，二十余岁即入朝为博士，历任太中大夫、长沙王太傅、梁怀王太傅等职。曾多次上疏陈述政事，深得汉文帝赏识。

（18）鹏：猫头鹰一类的鸟，古人以为不祥之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鹏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以适（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

（19）彻达：犹“通达”。丁：遭逢。“岂明见照察而胆不断乎”，是针对嵇康“皆智及之而决不行也”的反驳。

（20）霍光：西汉重臣，汉昭帝时任大司马大将军。履：执行。战：战慄，恐惧。王贺：指昌邑王刘贺。据《汉书·霍光传》及《田延年传》，汉昭帝死后，霍光迎立昌邑王刘贺即位。刘贺行为淫乱，霍光甚为忧惧，召群臣商议废黜之事。大家都惊愕失色不敢行事，只有田延年仗剑上前，慷慨陈辞力主废黜。事后每当提起当时议事情形，霍光仍感心悸。

（21）延年：指田延年，汉昭帝时任大司农，事见前注。夙：旧。

（22）於（wū屋）期：指战国时秦将樊於期。据《史记·刺客列传》及《战国策·燕策三》，樊於期避罪于燕，秦王杀戮了樊於期父母亲族，并悬赏重金求购樊於期之头。荆轲为替燕太子丹行刺秦王，说服樊於期献头，以便持之进见秦王行刺，樊於期遂自刎。陵母：指汉初王陵之母。伏剑：以剑自刎。据《汉书·王陵传》，王陵起兵佐助刘邦，项羽劫持王陵的母亲，欲以此要挟王陵归顺自己。王陵母不愿儿子随从项羽，伏剑身亡。畴：同“俦”，类。

（23）阶：升登，攀登。迄：至。泰清：同“太清”，此谓天庭。

（24）思弊：犹“不明”，谓思维不清智力低劣。能：在某方面见长。盗跖：先秦时的著名大盗，《史记·伯夷列传》称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穿窬（yú鱼）：钻墙洞与爬墙头，此指惯偷。先首：犹“争先”。沟渎：此指墙脚排泄污水的水沟，小偷可以从这里钻入墙内。暴虎：徒手与虎搏斗。凭河：徒步涉过河流。

（25）明无胆无：即上文“睹夷涂”、“阶云路”等事。胆能偏守：即上文“思弊之伦”之所为。

（26）折引：分析辨争。引，争。

（27）捃摭（jùn zhí俊直）：采集。“网”原作“纲”，据《诸子汇函》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改。

（28）二气不同：即上文“明胆异气”之意。

（29）播：放纵。

（30）可：同“何”。

（31）原无“明”字，据吴钞本补。

（32）原无“此勇”二字，据吴钞本补。

（33）原无“明能无所惑至胆”七字，据吴钞本补。

（34）自非：倘若不是。弊：蒙蔽。“自”前原有“苟”字，据吴钞本及戴明扬校语删。

（35）宿：素常，一向。

（36）处议：决策，决断。

（37）决：大水冲破堤岸，此谓勇气迸发。

（38）“言”字前原有“曰”字，据戴明扬校语删。

（39）五才：同“五材”，指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物质。原无“夫”字，据吴钞本补。

（40）为：通“谓”。“可”前原无“生阴”二字，据殷翔说补。

（41）相须：相互依存，相互配合。要：总之，总归。

（42）致一：犹“一致”，一律。

【今译】 有位名叫吕安的人，精通义理体味道旨，深究详察人间是非，认为人有胆略可以产生明智，具有明智便亦具有胆略。嵇康认为明智与胆略具有不同的功用，二者不能相互生成。论述如下：“大凡浑元之气化育万物，众多生灵承受天性（得以生成）。天赋所受有多有少，所以人的才性亦有昏有明。只有至德之人独能汇聚元气的纯美之性，同时成全其内心与外表，各种美德无不具备。至人以下的各类世人，大概都有某些不足吧。有的人在分辨事物方面很明智，有的人在决断事物方面很果敢。人的情性有贪有廉，各人均有自己的人生定位。就像那诸多草木，可以区分为各种类别。兼受元气之性的人通达于万物，单受元气一性的人独守其本分。所以我说明智与胆略受气不同，二者不能相互生成。明智用以分辨事物，胆

略用以决断事物；只有明智没有胆略，便会虽能分辨而不能决断；只有胆略而没有胆略，［便会］违背事理而有失机宜。所以郑国子家软弱无勇，结果陷于弑君窘境；左师向戎当断不断，结果受欺于华臣，这都是智力水平已够而勇气不足以行事的实例。这一道理显而易见，不应该有所疑滞。所以略微陈述部分看法，想您不会再有困惑。”

［吕安说］：“敬观所赐高论，可以说是宽博如海且又不可添加之论。［大凡］辨析事理贵在简约而尽示其情，怎么能够崇尚繁浮杂芜与迂阔荒诞呢？如今您的高论，便是引用浑元之气作为比喻，多么渺茫遥远而不切实情呀！所以我直接用人事的基本要领回答您。汉代的贾谊陈述切时率直的策论，奋谈言辞坦正的至理，做起来毫不迟疑，这是明于详察政事的表现；讳忌鹏鸟为之作赋，这是暗于心中疑惑的表现。一个人的胆略，难道有盈有缩吗？恐怕正是由于见事明与不明，所以在行动上有时果敢有时不果敢。郑国子家、左师向戎，都是愚惑浅鄙之人，其明智方面不够通达，所以疑惑于是非模糊，最终遭受祸害，哪里是明智上能够认清事物而胆略上不能决断呢？所以霍光心怀深沉勇武之气，身负朝中主将的重任，却恐惧于昌邑王刘贺的废立之事；田延年是文职书生，先前没有勇武之称，却能陈述大义奋激言辞，豪胆壮气直上青云，这不正是明能生胆的实证吗？至于樊於期自愿献首，王陵母伏剑身亡，明智与果敢之类，像这样的实例千千万万，想要详细记载下来，实在言之不尽。何况还有看着平路而不敢迈步，升登云霞之路而迟疑于到达苍穹佳境的人呢？如果那些智力低劣的人各逞其能，自我托付于幽险暗昧之中，弃置己身于罗网陷阱之间，犹如盗跖敢于藏身虎口，惯偷争钻墙角水沟，而那徒手搏虎徒步涉河之事，愚昧敢为之人亦能做到。因此我说没有明智亦没有胆略，胆略能够独守于一人之身，这是很容易明了的道理，不在于比喻众多，所以不必远引繁辞。似乎我不能（据您的“略举一隅”而）举一反三，仍然还有困惑，希望承蒙再次教诲，获得一份骋思佳辞。”

（嵇康回答说）“大凡谈论人的性情，辨析各人才性异同，推究

其禀赋天分的产生根源，然后再顺根寻梢，便不会有错。如今您却想抛开杳冥之中的浑元之气，专门采集眼前所见的表面事物，这是喜好整理网目而不懂提持纲领的行为。我本想说明明与胆所受之气不同，所以明智不能产生胆略。若要进一步把话说透，便应当是让一个人纵放其不敢刺讽的弱胆，同时就应具有了详察事理的明智。所以应当有不敢果断行事的危害。并不是中等之人的血气没有胆略，而又需资取于人的明智。明胆所禀之气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体之中，那么明智能够支配胆略，贾谊便是这样。贾谊具有的明智与胆略足以自我交相互助，所以能够成事。谁说毫无胆略，便能只凭明智而行事呢？您独自说这样的话，用以应合自己的论点。贾谊讳忌鹏鸟暗于疑惑，这是明智有所不周，对于胆略有什么损害呢？明智既已详察事物，胆略便能随之行事；明智不能详察事物，胆略又当决断什么呢？（明智与胆略）相互依扶共同进退，怎么能说胆略有盈有缩？纵然像您说的那样，贾谊陈述治国之策，是明于详察事物的表现；讳忌鹏鸟为之作赋，是暗于心中疑惑的表现，这是明智彻达在前，而暗于疑惑在后，说明［明智］有盈有缩。如果明智本身具有进退盈缩，那么胆略为什么不能独自盈缩呢?您承认霍光怀有深沉勇武之气，却又恐惧于废立刘贺之事，［这是勇武］有所挠屈的表现。而您问一个人的胆略怎能有盈有缩，这便是个实例。贾谊暗于鹏鸟来栖，这是明智有所蔽塞的表现；霍光惧怕废立刘贺，这是勇武有所挠屈的表现。大凡只有最为［明智的人能够无所疑虑，最有胆略的人］能够无所亏损。倘若不是这样，谁能做到无所蒙蔽无所亏损呢？只应总体上把握有无明胆的大致情况，而予以研讨而已。大凡事物以实际所见为主。田延年奋然而起，勇武仗义气冲青云，这便是其拥有胆略；然而却说他先前没有勇武之称，这是相信素常声名而怀疑已成之事。田延年当廷决断，这是他明于所见之事；豪壮之气升腾奋起，这是他勇武之气勃然迸发。这些都足以使人自察。

“您又说‘没有明智亦没有胆略，胆略能够独守于一人之身’。按照您的观点，这便是具有独持胆略的人，也正说明胆略独自禀受一

气呀！［大凡］五材存在于人体之中，各自生成不同的才性。明智的生成是由于体内的阳气照耀，胆略的生成是由于体内的阴气凝结。怎么能够说有了阳气才能产生阴气，［产生阴气］便可以没有阳气呢？虽然阴阳二气相互依存而合成其德，总归是各自异气。所有剩余的杂芜之说，诸如樊於期王陵母、徒手搏虎等等，万般话语内容一致，想要用以说明什么呢？希望您进一步认真思考，我不再为之浪费言辞了。”

【解析】 明胆之辨，可以视为汉魏之际才性之辨的又一种表现形式。围绕着明胆相生与否，吕安基于人所具有的较强的主观能动性，主张胆能生明，明亦能生胆；嵇康则基于人的先天禀赋，主张明胆异气，不能相生。客观地看，明胆确实与人的先天遗传有关，同时又与后天的教育情况及社会经历有关，所以，吕安与嵇康的观点各有偏颇，反映在具体的论辨中，则均有其不严密之处，因此，过分地强调自己而否定对方是不合适的。本文文思敏捷，言辞犀利，且注重剖析对方提出的例证以击败对方，反映出作者较高的论辨才华。

难自然好学论[1]

夫民之性，好安而恶危，好逸而恶劳，故不扰则其愿得，不逼则其志从[2]。［昔］洪荒之世，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3]；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4]。若此，则安知仁义之端、礼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区别群物，使有类族；造立仁义，以婴其心[6]；制其名分，以检其外[7]；劝学讲文，以神其教[8]。故六经纷错，百家繁

炽；开荣利之涂，故奔骛而不觉。是以贪生之禽，食园池之粱菽；求安之士，乃诡志以从俗[9]。操笔执觚，足容苏息，积学明经，以代稼穑[10]。是以困而后学，学以致荣；计而后习，好而习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谓之自然耳。推其原也，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则鸟不毁以求驯，兽不群而求畜[11]；则人之真性无为，不当自然耽此礼学矣[12]。

论又云：嘉肴珍膳，虽所未尝，尝必美之，适于口也；处在暗室，睹烝烛之光，不教而悦得于心[13]；况以长夜之冥，得照太阳，情变郁陶，而发其蒙[14]；虽事以末来，情以本应，则无损于自然好学。

难曰：夫口之于甘苦，身之于痛痒，感物而动，应事而作，不须学而后能，不待借而后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15]。今子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学，则恐似是而非之议。学如米粟之论，于是乎在也[16]。今子立六经以为准，仰仁义以为主；以规矩为轩驾，以讲诲为哺乳[17]；由其涂则通，乖其路则滞；游心极视，不睹其外；终年驰骋，思不出位；聚族献议，唯学为贵；执书擿句，俯仰咨嗟[18]；伏膺其言，以为荣华[19]。故吾子谓六经太阳，不学为长夜耳。今若以明堂为丙舍，以诵讽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20]；睹文籍则目瞧，脩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谭礼典则齿龋[21]。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则吾子虽好学不倦，犹将阙焉[22]。则向之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俗语曰：乞儿不辱马医[23]。若遇上古无文之治，可不学而获

安，不勤而得志，则何求于六经，何欲于仁义哉[24]？以此言之，则今之学者，岂不先计而后学［耶］？苟计而后动，则非自然之应也。子之云云，恐故得菖蒲菹耳[26]！

【校注】 （1）本文是对张叔辽《自然好学论》的驳难。张文原在本文之前，今移附于本文之后。《三国志》卷十一裴松之注引荀绰《冀州记》称张邈字叔辽，河北巨鹿人，曾任辽东太守，其父为大鸿胪张泰，其子张貔在元康初年任城阳太守。

（2）从：遂顺，如意。

（3）洪荒之世：指远古的原始蒙昧时代。大朴：指人的最为淳真质朴的品质。文：指治国的礼仪制度与法律条文。物：事。原无“昔”字，据吴钞本补。

（4）鼓腹：谓抚击腹部以应歌节。《隋书·儒林传·何妥》：“上古之时未有音乐，鼓腹击壤，乐在其间。”

（5）至人：具有高深道德修养的人。大道：谓最高的治世原则。陵迟：衰败毁坏。

（6）婴：缠绕，此谓约束。

（7）检：摄敛，限制。吴钞本“制其”作“制为”。

（8）神：申明，布陈。《风俗通义·怪神》：“神者，申也。”《广雅·释诂二》：“神，陈也。”

（9）诡违：违离质朴自然的本性。诡，违。

（10）觚（gū 估）：木简，古人用以书写或记事。苏息：谓生息、生活。稼穑：泛指农业生产劳动。

（11）毁：谓泯灭天性。《礼记·檀弓下》：“毁不危身。”郑玄注：“毁谓憔悴将灭性。”

（12）真性：天性，本性。“不”原作“正”，据鲁迅校语改。

（13）烝烛：古时用麻秸、竹木等制成的火炬。

（14）郁陶：喜悦。

（15）易：差异，不相同。

（16）粟：谷粒，未去皮壳者为粟，已舂去糠则为米。米粟之论：指董仲舒、王充等人以米粟关系为喻，阐述人的先天本性与后天善行二者关系的论述。《春秋繁露·实性》：“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

性未可谓善也……善所自有，则教训已，非性也。是以米出于粟，而粟不可谓米……粟之性未能为米也。"《论衡·量知篇》："夫人之不学，犹谷未成粟，米未为饭也。"（从戴明扬说）"米"原作"一"，据戴明扬校语改。

（17）规矩：指礼律法度。轩驾：犹"车驾"。

（18）擿：同"摘"。俯仰咨嗟：谓儒生自我陶醉于经书时身体摆动口中赞叹的神态。

（19）伏膺：同"服膺"，衷心信服而铭记在心。《礼记·中庸》朱熹集注："服，犹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间，言能守也。"荣华：荣耀。"伏"原作"使服"，据吴钞本改。

（20）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教学、养老等大典都在此举行。丙舍：建在墓地的房舍。诵讽：此指背诵与朗读六经。芜秽：丛生的荒草。

（21）目瞧：眼睛昏花。脩：同"修"，研习。揖让：此指儒家规定的宾主相见时躬身行礼等一整套礼仪。伛：驼背。章服：绣有日月星辰等图案的礼服。转筋：痉挛。谭：同"谈"。

（22）更始：重新开始，除旧布新。

（23）乞儿：行乞之人。马医：为马治病的兽医。《列子·说符篇》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位齐国的穷人到贵族田氏的马厩，帮马医干活以换取食物，有人戏侮他说，跟着马医求食，不是太耻辱了吗？他回答说："天下之辱莫过于乞，乞犹不辱，岂辱马医哉？"当为俗语所本。

（24）"古"原作"有"，"治"原作"始"，并据吴钞本改。

（25）原无"耶"字，据吴钞本补。

（26）菖蒲菹（zū 租）：用菖蒲制成的腌菜。古人认为菖蒲有明耳目、开心窍的功效。本句是针对张叔辽"何假于食胆蜚而嗜菖蒲菹"语而发。

【今译】 大凡庶民的性情，喜欢平安而不喜欢危险，喜欢安逸而不喜欢劳累，所以不被骚扰则其心满意得，不受威逼则其情志安和。[往昔的]原始蒙昧时代，质朴淳情尚未亏损，君王不制礼法于上，庶民不相争利于下，万事周备道理顺恰，无不欣然自得；人们饱则安然而睡，饥则觅寻食物，心情喜悦抚腹而歌，不知自己身居在盛德之世。像这样，又怎能知晓仁义端绪、礼法条文？后来至德

之人不存于世，治世大道衰微败坏，于是开始制作文字笔墨，用以传达人们的心意；区别开各种品物，使万物具有不同的类属；创立了仁义道德，用以约束人们的情思；制定了不同的名分，用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劝勉学习讲究文辞，用以推广君王的教化。所以儒家六经言辞纷繁，诸子百家歧说杂盛；开辟了荣名利禄之途，所以人们奔驰竞逐而并不察觉。因此贪图生存的禽鸟，贪吃园林池塘的饲喂粮食；谋求安逸的士人，亦违背自然天性而随从世俗。（士人们）一手持笔一手执简，便足以从容生息，积日苦学明辨经义，用以代替农业劳动。因此人们遇到困难然后学习，通过学习而获得显荣；经过熟虑然后学习，因其喜好而习惯养成，这些看似出于人的自然天性，所以使得您称之为自然好学。推究此事的原委，儒家六经以抑制引导人的性情为根本，而人的性情以顺适情欲为欢乐；抑制引导便会违背人的心愿，顺适情欲方能使得天性自然。既然如此，那么自然天性的获得，不由那抑制引导人性的儒家六经；保全人性的根本，不须要伤损情性的礼制法律。所以仁义道德只是致力于营治虚伪，不是养人真情的良方；清廉逊让产生于争名夺利，不是出自于人的自然天性。由此说来，良禽不泯灭天性而求人驯育，猛兽不随众趋群而求人畜养；人的天性崇尚无为，不应自然沉迷这礼法之学。

（叔辽）论又说：美味佳肴，虽然并未品尝，品尝必然赞美它，（由于美味佳肴）顺适人的口味；居处在黑暗屋室，看到火炬发出的亮光，不必教告而喜悦之情存于心中；更何况在那漫漫长夜的黑暗之中，得以映照太阳，情绪转而喜悦，进而启发其愚昧；虽然万事用“末”的形式出现在眼前，内心可用把握万事之“本”予以应付，亦不会有损于人是自然好学的这一论点。

诘难说：大凡口对于甜苦五味，身体对于痛痒感觉，都是感触于外物而后有所行动，随应于外事而后有所作为，不须要学习然后方能，不有待外借然后拥有，这是必然的道理，我没有什么不同。如今您用这必然的道理，来说明不是必然的自然好学，恐怕是似是而非的议论。学习犹如前人有关米粟关系的论述，其道理就在于此。如

今您树立六经作为是非标准，尊崇仁义作为做人根本；把礼法制度作为载人的车驾，把讲说训诲作为育人的手段；遵循这条途路便通行无阻，离开这条途路便阻滞难行；纵思浮想极目远视，不能看到此外的世界；整年奔波忙忙碌碌，思考的问题不超出自己的职位；聚会亲族高谈阔论，只把学习奉为可贵；手执经书摘取警句，自我陶醉晃身嗟叹；信服其言铭记在心，把它作为一种荣耀。所以您称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而今如果把天子明堂视为墓地房舍，把诵读之声视为鬼魂话语，把儒学六经视为丛生荒草，把仁义道德视为臭腐之物；观看六经典籍会使人双眼昏花，演习揖让行礼会使人变成驼背，穿上彩绣礼服会使人浑身痉挛，谈论礼法典章会使人患上虫牙。于是把这些全都抛弃，随合自然万物重新生活，那么您虽然好学不倦，仍将有所缺憾吧。那么先前的不学习未必就是长夜，六经未必就是太阳。俗话说：乞讨之人不把向马医求食作为耻辱。如果逢遇上古的没有文字的治世，可以不必学习而获得安逸，不必勤劳而心满意足，那么何必有求于六经，何必期望于仁义呢？据此说来，当今的学者，难道不是先经熟虑然后方始学习的［吗］？如果是经过熟虑然后而动，便不是出于人的自然天性的应事而动。您所说的这些，恐怕是已食菖蒲菹的结果吧！

【解析】 本文着力批判了张叔辽提出的好学是人的自然天性的观点。作者基于道家学说，认为“人之真性无为”，“从欲则得自然”，“苟计而后动，则非自然之应也”。行文中，作者使用尖刻、辛辣的语言，猛烈抨击了正统儒学的虚伪与卑劣，其矛头直接指向借儒学“名教”行己私利的司马氏集团。其逼人的气势，其直露的锋芒，在时人中罕见。文中饱含着作者对于“上古无文之治”的景慕向往，同时，也表现出作者特有的“鸟不毁以求驯，兽不群而求畜”的孤傲性格。

附：

张叔辽《自然好学论》[1]

夫喜、怒、哀、乐、爱、恶、欲、惧，人[情]之有也[2]。得意则喜，见犯则怒，乖离则哀，听和则乐，生育则爱，违好则恶，饥则欲食，逼则欲惧，凡此八者，不教而能[3]。若论所云，即自然也。

腥臊未化，饮血茹毛，以充其虚，食之始也[4]；加之火齐，糁以兰桔，虽所未尝，尝必美之，适于口也[5]。蒉桴土鼓，抚腹而吟，足之蹈之，以嬉其喜，乐之质也[6]；加之管弦，杂以羽毛，虽所未听，察之必乐，当其心也。民生也直，聚而勿教，肆心触意，八情必发。喜必欲与，怒必欲罚；无爪牙以奋其威，无爵赏以称其惠；爱无以奉，恶不能去。有言之曰：苴竹菅蒯，所以表哀[7]；沟池崄岨，所以宽惧[8]；弦木剡金，所以解愤[9]；丰财殖货，所以施与。苟有肺肠，谁不忻然貌悦心释哉[10]？尚何假于食胆蜚而嗜菖蒲菹也[11]！

且昼坐夜寝，明作暗息，天道之常，人所服习。在于幽室之中，睹烝烛之光，虽不教告，亦皎然喜于所见也[12]。不以尚有白日，与比朱门，旦则复晓，不揭此明而减其欢也[13]。况以长夜之冥，得照太阳，情变郁陶，而发其蒙也[14]。故以为虽事以末来，而情以本应，即使六艺纷华，名利杂诡，计而复学，亦无损于有自然之好也[15]。

【校注】 （1）“叔辽”原作“辽叔”，据《三国志》卷十一注引荀绰《冀州记》及吴钞本目录改。

（2）原无“情”字，据吴钞本补。

（3）听和：谓欣赏和谐的音乐。吴钞本“欲惧”作“恐惧”。

（4）腥臊未化，饮血茹毛：谓原始人类不知用火时，不能将鱼、肉做熟，连血带毛生吃。

（5）火齐（jì 寄）：谓烹饪或加工食物时的火候。糁：掺杂。兰桔：兰花与桔皮，古人用为调料。“加”原作“茹”，据吴钞本改。

（6）蒉（kuài 块）桴：用草和土抟成的鼓槌。土鼓：以瓦为体，以革为面制成的鼓。抚腹：犹“鼓腹”，见嵇康《难》文注（4）。嬉：戏乐。质：本。

（7）苴（jū 居）竹：古代居父丧时孝子所用的竹杖。菅蒯（jiān kuǎi 肩块上声）：两种草名，可用以编织居丧时使用的草鞋与草席。

（8）沟池：护城河。崄岨：同“险阻”。

（9）弦木：指弓。剡（yǎn 眼）金：锋利的兵刃，包括箭矢与刀剑等。

（10）肺肠：比喻内心情感。释：通“怿”喜悦。

（11）假：借。胆蛊：指龙胆与蛊虻。《神农本草经》卷二：“龙胆……久服，益智不忘。”“蛊虻……通利血脉及九窍。”（从戴明扬说）菖蒲菹：见嵇康《难》文注（26）。

（12）烝烛：见嵇康《难》文注（13）。皎然：显明貌。

（13）本句谓：不认为尚有白日，与进入权贵朱门时的辉煌，日复一日，不熄灭烝烛而减弱心中的喜悦。比：入。《左传·闵公元年》：“比，入。”揭：此谓熄灭。王念孙《读书杂志馀编·文选》：“揭，息也。”“尚”原作“向”，据吴钞本改。

（14）郁陶：喜悦。

（15）六艺：指儒学六经。纷华：纷繁而盛美。杂诡：杂乱而多异。“虽”原作“难”，据戴明扬校语及嵇康《难》文改。

难宅无吉凶摄生论(1)

夫神祇遐远，吉凶难明，虽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而易

以惑道[2]。故夫子寝答于来问终，慎神怪而不言[3]。是以古人显仁于物，藏用于身，知其不可众所共，非故隐之，彼非所明也[4]。吾无意于庶几，而足下师心陋见，断然不疑，系决如此，足以独断[5]。思省来论，旨多不通，谨因来言以生此难[6]。

方推金木，未知所在，莫有食治[7]。世无自理之道，法无独善之术[8]。"苟非其人，道不虚行[9]。"礼乐政刑，经常外事，犹有所疏，况乎幽微者耶[10]？纵欲辨明神微，祛惑起滞，立端以明所由，审断以检其要，乃为有征[11]。若但撮提群愚蚕种，忿而弃之，因谓无阴阳吉凶之理，得无似噎而怨粒稼，溺而责舟楫者耶[12]？

《论》曰："百年之宫，不能令殇子寿[13]；孤逆魁冈，不能令彭祖夭[14]。"又曰："许负之相条侯，英布之黥而后王，皆性命也[15]。"应曰：此为命有所定，寿有所在，祸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英布畏痛，卒罹刀锯[16]；亚夫忌馁，终有饿患[17]；万物万事，凡所遭遇，无非相命也。然唐虞之世，命何同延[18]？长平之卒，命何同短[19]？此吾之所疑也。即如所论，虽慎若曾颜，不得免祸[20]；恶若桀跖，故当昌炽[21]。吉凶素定，不可推移，则古人何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22]"；"履信思顺，自天祐之[23]"？必积善而后福应，信著而后祐来，犹罪之招罚、功之致赏也。苟先积而后受报，事理所得，不为暗自遇之也；若皆谓之是相，此为决相命于行事，定吉凶于知力，恐非本论之意，此又吾之所疑也[24]。又云："多食不消，必须黄丸[25]。"苟命自当生，多食何畏，而服良药？若谓服药是相之所一，宅岂非是一耶？若谓虽命，犹当须药自济，何知相不须宅以自辅乎？若谓药可论而宅不

可说，恐天下或有说之者矣！既曰“寿夭不可求，甚于贵贱”，而复曰“善求寿强者[26]，必先知灾疾之所自来，然后可防也”，然则寿夭果可求耶？不可求也？既曰“彭祖七百，殇子之夭，皆性命自然”，而复曰不知防疾致寿去夭，“求实于虚，故性命不遂[27]。此为寿夭之来，生于用身；性命之遂，得于善求。然则夭短者，何得不谓之愚？寿延者，何得不谓之智？苟寿夭成于愚智，则自然之命不可求之论，奚所措之？凡此数者，亦雅论之矛楯矣[28]。

《论》曰：“专气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养生之正度，求之于怀抱之内而得之矣[29]”；又曰：善养生者，和为尽矣[30]。诚哉斯言！匪谓不然，但谓全生不尽此耳。夫危邦不入，所以避乱政之害[31]；重门击柝，所以备狂暴之灾[32]；居必爽垲，所以远风毒之患[33]。凡事之在外能为害者，此未足以尽其数也。安在守一和而可以为尽乎[34]？夫专静寡欲，莫若单豹，行年七十，而有童孺之色，可谓柔和之用矣[35]；而一旦为虎所食，岂非恃内而忽外耶？若谓豹相正当给厨，虽智不免，则寡欲何益[36]？而云养生可得。若单豹以未尽善而致灾，则辅生之道不止于一和[37]。苟和未足保生，则外物之为患者，吾未知其所齐矣[38]。

《论》曰：“师占成居则有验，使造新则无征。”请问：占成居而有验者，为但占墙屋耶？占居者之吉凶也？若占居者而知盛衰，此自占人，非占成居也。占成居而知吉凶，此为宅自有善恶，而居者从之，[故占者观表而得内也[39]。苟宅能制人使从之，]则当吉之人受灾于凶宅，妖逆无道获福于吉居。尔为吉凶之致，唯宅而已，更令由人也，新便无征耶[40]？若吉凶故当由人，则虽成居，何得而云有验耶[41]？若

此，果可占耶？不可占耶？果有宅耶？其无宅也？

《论》曰："宅犹卜筮，可以知吉凶，而不能为吉凶也。"应曰：此相似而不同。卜者吉凶无豫，待物而应将来之兆也[42]。相宅不问居者之贤愚，唯观已然[43]。有传者，已成之形也[44]。犹睹龙颜而知当贵，见纵理而知饿死[45]。然各有由，不为暗中也。今见其同于得吉凶，因谓相宅与卜不异，此谓见琴而谓之箜篌，非但不知琴也[46]。纵如《论》宅与卜同，但能知而不能为，则吉凶已成，虽知何益？卜与不卜，了无所在[47]。而古人将有为，必曰问之龟筮，吉以定所由差，此岂徒也哉[48]？此复吾之所疑也。武王营周，则云"考卜惟王，宅是镐京[49]"；周公迁邑，乃卜涧瀍，终惟洛食[50]；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51]"。古人修之于昔如彼，足下非之于今如此，不知谁定可从[52]。

《论》曰："为三公宅，而愚民必不为三公可知也[53]"；"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则果无宅也。"应曰：不谓吉宅能独成福，但谓君子既有贤才，又卜其居，复顺积德，乃享元吉[54]。犹夫良农既怀善艺，又择沃土，复加耘耔，乃有盈仓之报耳[55]。今见愚民不能得福于吉居，便谓宅无善恶，何异睹种田之无十千，而谓田无壤埆耶[56]？良田虽美，而稼不独茂；卜宅虽吉，而功不独成。相须之理诚然，则宅之吉凶未可惑也。今信征祥，则弃人理之所宜；守卜相，则绝阴阳之吉凶；持知力，则忘天道之所存，此何异识时雨之生物，因垂拱而望嘉谷乎[57]？是故疑怪之论生，偏是之议兴，所托不一，乌能相通？若夫兼而善之者，得无半非冢宅耶？

《论》曰："时日譴祟，古盛王无之，季王之所好听[58]"。此言善矣，顾其不尽然。汤祷桑林，周公秉圭，不知是譴祟

非也[59]？“吉日惟戊，既伯既祷”，不知是时日非也[60]？此皆足下家事，先师所立，而一朝背之，必若汤周未为盛王，幸更详之[61]。又当［校］知二贤，何如足下耶[62]？

《论》曰：“贼方至，以疾走为务”；“食不消，以黄丸为先”。子徒知此为贤于安须臾与求乞胡，而不知制贼病于无形，事功幽而无跌也[63]。夫救火以水，虽自多于抱薪，而不知曲突之先物矣[64]。况乎天下微事，言所不能及，数所不能分，是以古人存而不论。神而明之，遂知来物，故能独观于万化之前，收功于大顺之后[65]。百姓谓之自然，而不知所以然。若此，岂常理之所逮耶？今形象著明，有数者犹尚滞之[66]。天地广远，品物多方，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众也[67]。今执辟［贼消］谷之术，谓养生已备，至理已尽[68]；驰心极观，齐此而还；意所不及，皆谓无之；欲据所见，以定古人之所难言，得无似蟪蛄之议冰［雪］耶[69]？欲以所识，而［决古人］之所弃，得无似戎人问布于中国，睹麻种而不事耶[70]？吾怯于专断，进不敢定祸福于卜相，退不敢谓家无吉凶也。

【校注】 （1）本文是对阮德如《宅无吉凶摄生论》的诘难。阮文原在本文之前，今移附于本文之后。《世说新语·贤媛》刘孝标注引《陈留志名》云：“阮共字伯彦，尉氏人。清真守道，动以礼让，仕魏至卫尉卿。少子侃，字德如，有俊才，而饬以名理，风仪雅润，与嵇康为友，仕至河内太守。”

（2）神祇（qí 旗）：天神与地神，此泛指神灵。

（3）夫子：指孔子。终：死。《论语·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

（4）用：指析事辨物、趋吉避凶、养生长寿等各种技能用法。《易·系辞上》称天道“显诸仁，藏诸物”，为嵇康所本。彼：指“用”。

（5）庶几：有幸，此指有幸掌握古人之“用”。师心：以已心为师，自以为是，独出心裁。系决：同“击决”，迅速作出决定。系，通“击”。颜延之《又释何衡阳书》：“吾懦于击决，足下烈于专断。”

（6）来：通“赉”，赐予。

（7）食治：作为。食，为；治，为。戴明扬先生认为“食治”当为“良法”之误。

（8）自理：自然而然便得治理。

（9）本句见于《易·系辞下》。其人：指通晓易理的圣达之人。

（10）礼乐刑政：是中国古代治理国家的主要方法。《礼记·乐记》：“礼乐刑政，其极一也。”

（11）“审”字处原空缺，据文津阁四库全书本补。“有”字处原空缺，“征”字原作“微”，据吴钞本补改。

（12）撮提：摘取，择取。噎：咽喉梗塞，呛食。舟楫：泛指船只。“蚕种”前原空缺二字，各本分别补“不寮”、“煎沃”、“乃举”等。吴钞本不空，较合文意，今从。

（13）宫：房舍的统称。殇子：短命夭折的的人。

（14）孤逆魁冈：谓用孤虚的方法推算建宅之日，正逢遇不宜建宅的魁冈之日。孤，孤虚，古代方术计算时日的用语，常用以推算吉凶祸福及事情成败。逆，迎受。魁冈，指北斗星的斗魁、天冈二星，阴阳家谓每年十月，北斗魁星之气在戌，是为魁冈，不利修造。彭祖：古仙人名，善养生，活到八百余岁（一说七百岁）。

（15）许负：秦末汉初人，女性，以善相面著称，汉高祖刘邦封其为鸣雌亭侯。条侯：指汉初名将周亚夫。据《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周亚夫任河内守时，许负为其相面，称他三年后为侯，再八年后为将相，再后九年饿死，结果全都应验。英布：秦末汉初人。黥：古代刑罚之一，为在犯人脸上刺字后再涂以墨。据《史记·黥布列传》，英布少年时，有人为他相面，称他“当刑而王”，其后果然遭受黥刑，并先后被项羽封为九江王、被刘邦封为淮南王。性命：指上天赋予人的性情与命运。

（16）畏：心服。罹（lí 离）：遭受。刀锯：古代刑具，此谓因罪被杀。据《史记·黥布列传》，英布发兵反叛刘邦，败走越国，被番阳人杀害。

（17）馁：饥饿。

（18）延：长。

(19) 长平：古城名，故址在今山西省高平县西北。公元前 260 年，秦将白起大破赵将赵括，在此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余万。

(20) 曾颜：指孔子的学生曾参与颜回。

(21) 桀跖：指夏桀与盗跖，为古人公认的恶人。

(22)素定：犹"宿定"，预先确定。余庆：惠及子孙后代的德泽福分。《易·坤·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23) 本句为《易·系辞上》引孔子语，原文为："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24) 皆谓之是相：是就英布、周亚夫事而言。

(25) 黄丸：以大黄为主要原料的消食药物。大黄具有攻积导滞的功效。

(26) 强：健壮。

(27) 遂：如愿，此谓延长寿命。

(28) 楯：同"盾"。

(29) 专气致柔：专精守气致力柔和，语本《老子》第十章。直：坦然，爽直。行：做。怀抱之内：指人的内心。

(30) 阮德如原文为："养生之道莫如先和，则为尽矣。"和：谓调养精神、气血等使之达到平顺和谐的状态。尽：谓达到极限。

(31) 危邦：充满诸多危险的国家。《论语·泰伯》载孔子语："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32) 重（chóng 虫）门击柝（tuò 唾）：设置重门，击柝（木梆）巡夜，谓警戒森严。《易·系辞下》："重门击柝，以待暴客。""备"原作"避"，据吴钞本改。

(33) 爽垲（kǎi 凯）：高爽干燥。风毒：指与居处潮湿低下有关的致病因素。吴钞本"风"作"气"。

(34) "和"原作"利"，据吴钞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改。

(35) 单豹事见嵇康《答难养生论》注（136）。行年：历经的年岁；指当时的年龄。

(36) 给厨：谓充作虎食。厨，宴席。张溥本"厨"作"虎"。

(37) 辅生：犹谓养生。

(38) 齐（jì 寄）：限制。吴钞本"齐"作"济"。

(39) 原无"故占者"以下十七字，据吴钞本补。

(40) 由：辅助，匡正。戴明扬认为“更令由人也”当从吴钞本、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改作“更全由故也”。

(41) 吴钞本“云”作“后”。

(42) 豫：同“预”。物：此指占卜的对象。“兆”原作“地”，据吴钞本改。

(43) 已然：谓已成现实的客观存在。

(44) 传：指问题与结论之间的承传因素，即论据。

(45) 龙颜：谓眉骨圆起。《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为人，隆准（高鼻子）而龙颜。”纵理：即“纵理入口”的省略，古时相术家称人面部鼻端两旁的肌肤纵纹衔接口边为“纵理入口”，是饿死之相。《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载许负为周亚夫相面时云：“有从理入口，此饿死法也。”

(46) 箜篌：古代拨弦乐器名，有竖式与卧式两种。《旧唐书·音乐志》：“（卧箜篌）形似瑟而小，七弦，用拨弹之。”戴明扬云：“两‘琴’字当为‘瑟’字之误，‘瑟’与‘箜篌’略似也。”

(47) 了无：全无，毫无。龟筮：此指由龟板与蓍草反映出的卦象。由：为，从事。差（chāi 钗）：选择。

(48) 营周：营建周的都城镐京。考：问。镐（hào 耗）京：西周都城之一，故址在今陕西省长安县韦曲乡西北。《诗·大雅·文王有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

(50) 周公迁邑：指周公徙民营建东都洛邑之事。涧瀍（chán 缠）：两条河流名，均源于河南省，分别流经洛阳市西、东而后入洛水。洛食：谓洛邑之地卜得吉兆。食，食墨的省称，龟卜术语，指灼龟时龟兆与事先画好的墨画相合，为吉兆。《书·洛诰》：“我（指周公）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

(51) 本句为《孝经·丧亲章》语。宅兆：指墓穴与墓地。安厝（cuò 措）：安放灵柩。

(52) 修：遵循。定：副词，究竟，到底。

(53) 三公：古代中央三种最高官衔的合称，具体所指历代不一，东汉时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阮《论》原文为：“设为三公宅，而令愚民居之，必不为三公可知也。”

(54) 元吉：大吉。吴钞本“复顺”作“顺履”，似更合文意。

(55) 艺：此指种植技艺。耘耔：泛指田间的耕耘劳动。

(56) 十千：一万，极言其多，此谓丰盈的收成。壤：肥沃的田地。堉（jí

急）：贫脊的土地。

（57）垂拱：垂衣拱手，谓不从事耕耘劳动。

（58）时日：谓按照一定的节气、日期、时辰以行事。譴祟：犹“驱祟”。譴，呵斥，责让。盛王：盛世有德的帝王。季王：衰末之世的帝王。听：信从，接受。

（59）汤祷桑林：指商王汤在桑林以身求雨事。桑林：古地名。《淮南子·主术训》：“汤之时，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之际，而四海之云凑，千里之雨至。”周公秉圭：指周公设坛执圭以身代周武王受灾禳病事，事见《史记·鲁周公世家》。

（60）伯：古代祭祀马的祖先神的祭名。《诗·小雅·吉日》：“吉日维戊，既伯既祷。”毛传：“伯，马祖也。”

（61）家事：谓家族世代相传之事。阮德如出身于注重儒学的官宦之家，故有此说。若：语气助词。吴钞本“详”作“思”。

（62）校：比较。何如：用反诘的语气表示胜过或不如。原无“校”字，据吴钞本补。

（63）须臾：短暂的一会儿。乞胡：汉魏时对胡僧的蔑称。跌：差误。

（64）多：佳好。抱薪：为“抱薪救火”的省略。薪，柴草。曲突：调转烟囱的方向。突，烟囱。此用“曲突移薪”的典故。《汉书·霍光传》：“人为徐生上书曰：‘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先物：犹“事先”。

（65）神：此用为动词，谓运用智慧体悟事物的神奇精妙。《易·系辞上》：“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韩康伯注：“体神而明之，不假于象，存在于其人。”又《易·系辞上》：“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大顺：谓身心完全顺适于自然大道，为道家修养的较高阶段，亦即嵇康《养生论》“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之意。

（66）有数者：指具有占卜、相面、相宅等方术技能的人。

（67）品物：犹“万物”。方：类别。

（68）辟：同“避”。原无“贼消”二字，据吴钞本补。

（69）蟪蛄：蝉的一种。因其冬季化作蛹，所以不识冰雪。原无“雪”字，据吴钞本补。

（70）戎人：泛指我国西部的少数民族。布：此指麻布。中国：指中原地区。

《吕氏春秋·知接篇》与《淮南子·齐俗训》分别记载了戎人询问麻布和戎人不懂种植麻籽以产麻织布事。"决吉人"三字处原为墨钉，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缪荃孙校本补。

【今译】 大凡天地神灵距人遥远，吉凶祸福难以探明，虽然中等之人竭思尽力，无法晓得吉凶端绪，而容易因此疑惑大道。所以孔子不回答来人问死，慎待神怪不予妄谈。因此古时圣贤显露仁德之心于具体事物，深藏技能用法于本人自身，知道这些技法不能与庶众共有，不是故意隐而不现，因为这些技法不能昭示天下。我并不指望于有幸（掌握这些技法），然而您独出心裁固陋己见，十分坚决不容怀疑，速下结论如此肯定，足以满足自我专断。细考所赐之论，文意多有不通，谨据所赐之言而作此诘难。

方位的选择，用金木五行之说来推算，不能知晓何处为佳，不能据此有所作为。当今社会没有自然而治的道术，诸多方法没有特别精善的良方。"如果没有圣达之人，大道不能凭空而行。"礼制音乐政令刑罚，都是经常显露公众之事，尚且有所疏漏，何况那些幽微冥昧之事呢？纵然想要辨明精微玄理，解除疑惑启发梗滞，应当标立端始用以说明事物的由来，[审慎]决断用以验证其说的精要，方为信而[有]征。如果只是择取愚民百姓与养蚕耕种为例，并出于怨忿将其弃置一旁，因而宣称没有阴阳吉凶的道理，岂不是类似噎食而怨恨粮食，溺水而责罪船只吗？

《论》中说："择居使人享年百岁的宅舍，也不能使短命之人增寿；孤虚测算恰逢魁冈之日，亦不能使彭祖夭亡。"又说："许负为条侯周亚夫相面，英布受黥刑之后被封为王，都是命里注定之事。"应答说：这是认为命运自有其规定，寿数自有其存在，灾祸不能凭藉智慧而逃避，幸福不能凭藉努力而获得；英布甘心受刑，最终遭受杀身之祸；周亚夫忌讳饥饿，最终亦有饿亡之患；世间的万事万物，所有的各种遭遇，都能通过相面而知其命运。然而唐尧虞舜的时代，寿命为什么都很长？长平被秦军坑杀的赵国士卒，寿命为什

么都很短？这是我所疑惑之处。按照您的说法，虽然言行谨慎如曾参颜回，不能避免灾祸；虽然品行恶劣如夏桀盗跖，本应昌盛兴旺。吉凶既然早已确定，不能推移改变．那么古人为什么说“积德行善的家庭，必然会有留传子孙后代的福分”；“笃守信用情思和顺，上天便会保祐他”？一定是积德行善然后有福报应，信义昭著然后祐助会来，就好像犯罪会招惩罚、立功会得奖赏一样。如果先积善然后受福报，是事理的必然结果．便不是在幽微冥昧之中遇合祸福；如果都称之为相面的结果，这是判定相命结论于人的行为，确定吉凶祸福于人的智力，恐怕这不是您的立论本意，这又是我所疑惑之处。您又说：“吃得过多难以消化，必须服用黄丸之药。”如果命运本该生存，多吃一些又怕什么，而需要服用良药？如果说服药是相术的同类之事，建宅难道不是同类之事吗？如果说虽有命运，仍须服药以补益自己，怎么知道相术不须宅舍以辅助自己呢？如果说服药能够论述而宅舍不能述说，恐怕天下或许有能够述说的人吧！您既已说过“寿夭不能谋求，比谋求贵贱更难”，而又说“善于谋求长寿健壮的人，必须预先知道灾福疾病的来源，然后可以防御”，那么寿夭究竟可以谋求呢？还是不能谋求呢？既已说过“彭祖享年七百，殇子短命夭折，都是天命所定自然而然之事”，而又说不懂得防御疾病、获得长寿、去除夭折之理，“谋求实事于虚无之中，所以生命不能延长”。这是认为寿命长短的根源；产生于如何使用身体；生命的能否延长，取决于善于谋求。既然这样，那么夭亡短寿之人，怎么能够不称之为愚昧？寿命延长的人，怎么能够不称之为智慧？如果寿夭生成于愚昧与智慧，那么上天赋予的寿命不可谋求的说法，又将如何处置它呢？以上这些疑问，也是您的高论中的自相矛盾之处。

《论》中说：“（长寿健壮的人）专精守气致力柔和，减少私心减少欲望，坦然做那性情适宜之事，而又符合养生的正确规范，谋求于自己内心而能成功”；又说：善于养生的人，达到平顺和谐的境界便是尽善尽美了。确实像您说的这样！我不说（您的观点）不对，只是认为保全生命的做法不仅仅这些。大凡不进入具有危险的国家，

是为了躲避混乱政治的伤害；设置重门敲梆巡夜，是为了防备凶残暴徒的灾祸；居处必择高爽干燥之地，是为了远离风寒湿毒的病患。各种在身之外而能伤害人身之事，在此不能尽举其数。岂在于持守平顺和谐一个方面而可以称为尽善尽美呢?大凡专思静气少私寡欲，没有谁能像单豹那样，年已七十，而面有孩童稚色，可以说是坚持柔顺平和的效用；然而一旦被老虎吃掉，难道不是偏重修内而忽视御外的恶果吗？如果说单豹的相貌正该充做虎食，即使具有智慧也不能免祸，那么少私寡欲又有什么益处？而却说养生可得长寿。如果说单豹是由于没做到尽善尽美而招致灾祸，那么养生之道不仅仅是平顺和谐一个方面。如果说平顺和谐不足以保护生命，那么对于为害生命的身外之物，我不知道如何防范。

《论》中说："（世间高明的）筮师占卜现成的宅舍便有应验，让他建造新宅便不应验。"请问：这些占卜现成宅舍且有应验的人，是仅仅占卜房屋呢？还是占卜所住之人的吉凶呢？如果是占卜所住之人而知晓其人的盛衰祸福，这本是占卜人，并非占卜现成的宅舍。如果是占卜现成的宅舍而知晓其宅舍的吉凶祸福，这是宅舍本身具有善恶吉凶，而所住之人随之蒙受善恶吉凶，[所以占卜之人观看宅舍外表而知所住之人。如果宅舍能够制约所住之人，使之随从自己，]那么应享吉运的人遭受灾祸于凶宅，邪恶无道之人获得幸福于吉宅。这是认为导致吉凶祸福的原因，全在宅舍而已，进而使其影响所住之人，那么新建的宅舍便没有应验吗？如果吉凶祸福本应在人，那么即使是占卜现成的宅舍，怎么能说具有应验呢？如果这样，究竟是能够占卜呢？还是不能占卜呢？究竟是与宅舍有关呢？还是与宅舍无关呢？

《论》中说："宅舍犹如占卜，可以知晓吉凶，而不能够制造吉凶。"应答说：相宅与占卜有相似之处却并不相同。占卜的人不事先预知是吉是凶，只是静待所占事物而应答以将要发生之事的征兆。相宅则不问所住之人是贤是愚，只是观看已经存在的宅舍。（占卜与相宅）具有的主要根据，都是已经形成的具体物象。犹如看到某人眉

骨圆起而知其应享富贵，看到某人纵纹接口便知其饥饿而死。然而占卜与相面各有各的方法，不是瞎蒙暗合于事。如今只见二者都能知晓吉凶，因而说相宅与占卜没有区别，这是看见琴而称之为箜篌，说明不仅仅不认识琴（亦不认识箜篌）。纵然如您之《论》相宅与占卜相同，只能知晓吉凶而不能制造吉凶，那么吉凶既已形成，即使知晓又有什么益处？卜与不卜，毫无价值。然而古人将要有所作为，一定要占问于龟板与蓍草，根据其吉兆决定所从之事的抉择，这难道是徒劳之举吗？这又是我所疑惑之处。周武王营建周都，则说"求卜的是武王，定居在这镐京"；周公迁徙都邑，于是问卜于涧瀍二水，最终只有洛邑卜得食墨的吉兆；（古人）又说："占卜其墓穴坟地，而安放其灵柩。"古人在从前是那样的遵行占卜之术，您如今又是这样的非薄占卜之术，真不知道究竟该听从谁。

《论》中说："建造三公居住的宅舍，而（使愚民居住其间）愚民绝对不会成为三公是可以推知的"；"有人说，愚民一定不能久居公侯的宅舍，那么果真与宅舍无关了。"应答说：我不认为吉宅能够独自生成幸福，只是认为君子既有其贤才，又能卜得良居，又能顺性积德，便能得享大吉。犹如那良农既怀佳艺，又择良田，再加上辛勤耕耘，便会有五谷满仓的酬报。如今看见愚民不能在吉宅中得福，便称宅舍无善无恶，这与看见种田之人未得丰盈的收成，便说农田不分肥沃与贫瘠有什么两样呢？良田虽然肥沃，然而庄稼不能独自茂生；卜宅虽然吉祥，然而幸福不能独自生成。（事物之中诸多因素）相辅相成的道理的确如此，那么宅舍的吉凶问题便不会困惑了。如今您相信征兆吉祥，便不顾为人之道应该如何；笃守占卜与相面，便弃绝阴阳二气蕴含的万般吉凶；秉持（个人的有限）智力，便忘记自然大道无处不在，这与知晓应时的雨水能够生养谷物，便垂衣拱手而期待嘉谷有什么两样呢？因此惑众怪异的说法生成，偏离正道的议论兴起，所依托的论据各不一样，怎么能够相互通达？像那些兼及卜宅相面而又善为人道的人，难道不是一半取决于宅舍吗？

《论》中说："重视吉日良时，重视驱除忌祟，古时盛世帝王不

做此事，衰世帝王却很喜好与信从。”这话说得很对，细想一下又不完全如此。商汤为天下久旱祈祷桑林，周公为武王除病执圭禳疾，不知这是不是驱除忌祟？（《诗》云）“吉日的干支是戊辰，已祭马祖已做祈祷”，不知这是不是重视良时？这些都是您世代传习之事，前代师长已下定论，而今您一旦背弃其说，一定是认为商汤周公不是盛世帝王，希望您进一步详思。还应当［察］知商汤周公二位贤人，比起您来又是如何呢？

《论》中说：“强盗将要来临，应当致力于快速逃走”；“饮食不能消化，应当首先服用黄丸”。您只知道这样做比偷安片刻与求福胡僧为佳，却不知道遏止强盗与疾病于尚未形成之时，进而使得事情的功效隐幽不显且毫无差失。譬如用水救火，虽然自以为比抱薪救火为佳，却不知道折转烟囱方向能够事先预防火灾。更何况天下的微妙事物，言语不足以表达，数字不能够计算，因此古人任其存在而不加评论。（唯有圣贤）体悟精微而明察玄理，进而知晓将来的事物，所以能够独自预见于万物发生变化之前，收获奇功于身心融入自然大道之后。庶民百姓称事物的发展变化是自然之事，却不知道为什么会发展变化。像这种情况，哪里是常规道理所能解释的呢？如今事物的形貌表象已经显彰，具有一定辨识技艺的人尚且迟疑不明。天地广阔遥远，万物种类繁多，人的智力所知道的事物，不如所不知道的事物多。如今您持有逃避［强盗消化］谷物的方法，便说养生的办法已经齐备，精深的道理已经说透；骋思浮想极目远望，限止在这个程度便掉头回返；情思想象不到的内容，便都称其没有；想要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考定古人难以阐释之事，岂不是犹如蟪蛄议论冰［雪］吗？想要凭藉自己的知识能力，［决断古人］存而不论之事，岂不是犹如西部戎人询问麻布于中原之人，看见麻籽而又不懂种植吗？我惧怕于以意独断，进不敢确定祸福于占卜与相术，退不敢说宅舍没有吉凶。

【解析】 阮德如的《宅无吉凶摄生论》，是针对当时世人在养

生问题上，重视“安宅、葬埋、阴阳、度数、刑德”等禁忌，忽视“专气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等内情修养的社会流弊而发。在行文中，阮氏批判了世人追求“寿强”却惑于忌祟，“亡之于实而求之于虚”的种种行为，其中包括“掘基筑宅，费日苦身以求之”的做法，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阮氏提出了“宅无吉凶”的论点。同时，阮氏以相命、占卜为例，提出“吉凶可知而不可为”的观点，使之与人的寿夭“是性命自然，不可求矣”的主张相吻合，从而构建了自己的养生学说。

阮氏养生学说的致命弱点在于：如果人们的寿夭祸福决定于“性命自然”，那么人们致力于养生还有什么意义呢？为此，嵇康的诘难紧紧围绕着这一弱点，首先着力揭示了阮氏学说在具体论证上的自相矛盾，然后逐条批驳阮氏在相面与占卜、修内与御外、宅舍吉凶、时日谴祟等问题上的片面与偏激，主张正确看待吉宅有益人生的实用价值，正确看待人们“知吉凶”之后的主观能动作用，主张站在更高的层面——“独观于万化之前，收功于大顺之后”——看待养生问题。这些主张，与嵇康《养生论》、《答难养生论》提出的养生学说是一致的。

本文能够从较高的视角审视养生问题，所以，既能反衬出阮氏学说的狭隘与浅薄，又使得全文运洒自如，超逸旷达，颇有说服力。

附：

阮德如《宅无吉凶摄生论》[1]

夫善求寿强者，必先知灾疾之所自来，然后其至可防也[2]。祸起于此，为防于彼，则祸无自瘳矣[3]。世有安宅、葬埋、阴阳、度数、刑德之忌，是何所生乎[4]？不见性命，

不知祸福也[5]。不见故妄求，不知故干幸[6]。是以善执生者，见性命之所宜，知祸福之所来，故求之实而防之信[7]。夫多饮而走，则为澹支[8]；数行而风，则为痒毒[9]；久居于湿，则要疾偏枯[10]；好内不怠，则昏丧女疾[11]。若此之类，灾之所以来，寿之所以去也。而掘基筑宅，费日苦身以求之，疾生于形而治加于土木，是疾无［道］瘳矣[12]。《诗》曰："恺悌君子，求福不回"者，匪避诽谤而为义然也，盖知回匪所求福也[13]。故寿强，专气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于养生之正度，求之于怀抱之内而得之矣[14]。

尝有不知蚕者，出口动手皆为忌祟，不得蚕丝滋甚，为忌祟滋多，犹自以犯之也[15]。有教之知蚕者，其颛于桑火、寒暑、燥湿也，于是百忌自息，而利十倍[16]。何者？先不知所以然，故忌祟之情繁[17]；后知所以然，故求之之术正。故忌祟［常］生于不知[18]。使知性［命］犹知蚕，则忌祟无所立矣[19]。多食不消，舍黄丸而筮祝谴祟，或从乞胡求福者，凡人皆所笑之[20]。何者？以智能达其无祸也。故忌祟举生于不知，由知者言之，皆乞胡也[21]。

设为三公之宅，而令愚民居之，必不为三公可知也[22]。夫寿夭之不可求，甚于贵贱。然则择百年之宫，而望殇子之寿[23]；孤逆魁冈，以速彭祖之夭，必不几矣[24]。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则果无宅也[25]；是性命自然，不可求矣。有贼方至，不疾逃独安，须臾遂为所虏[26]。然则避祸趣福，无过缘理[27]。避贼之理莫如速逃，则斯善矣；养生之道莫如先和，则为尽矣[28]。夫避贼宜速，章章然，故中人不难睹[29]；避祸之理，冥冥然，故明者不易见[30]。其于理动，不可要求一也[31]。孔子有疾，医曰："子居处适也，饮食药

也，有疾天也，医焉能事[32]？”是以知命不忧，原始反终，遂知死生之说[33]。

夫时日譴祟，古之盛王无之，而季王之所好听也[34]。制寿宫而得夭短，求百男而无立嗣，必占不启之陵而陵不宿草，何者[35]？高台深宫以隔寒暑，靡色厚味以毒其精，亡之于实而求之于虚，故性命不遂也[36]。或曰：“所问之师不工[37]。”则天下无工师矣。夫一栖之鸡，一栏之羊，宾至而有死者，岂居异哉[38]？故命有制也，知命者则不滞于俗矣[39]。若许负之相条侯，英布之黥而后王[40]；彭祖七百，殇子之夭，是皆性命也。若相宅质居，自东徂西而得[41]；反此，是灭性命之宜。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42]。立高丘而观居民，则知曰东西非祸福矣[43]。若乃忘地道之爽垲，而立制于帷墙，则所见滋褊[44]。从达者观之，则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聩然示人简矣[45]。天地易简，而惧以细苛，是更所以为逆也[46]。是以君子奉天明而事地察[47]。

世之工师，占成居则验，使造新则无征[48]。世人多其占旧，因求其造新[49]。是见舟之行于水，而欲推之于陆，是不明数也[50]。夫旧新之理犹卜筮也[51]。夫凿龟数筴可以知吉凶，然不能为吉凶[52]。何者？吉凶可知而不可为也。夫先筮吉卦，而后名之无福[53]；犹先筑利宅，而后居之无报也。占旧居以譴祟则可，安新居以求福则不可，则犹卜筮之说耳。俗有裁衣种谷皆择日，衣者伤寒，种者失泽[54]。凡火流寒至则［当］授衣，时雨既降则当下种，贼方至则当疾走[55]。今舍实趣虚，故三患随至[56]。凡以忌祟治家者，求福而其极皆贫，故有“知星宿，衣不覆”之谚[57]。古言无虚，不可不察也。

【校注】 （1）本文未题作者姓名。《隋书·经籍志》子部道家类著录有："《摄生论》二卷，晋河内太守阮侃撰。"则本文作者当为阮侃。摄生：养生。全文意在通过对宅舍没有吉凶等事例的论述，阐发自己的养生学说。

（2）强：健壮。吴钞本"灾"作"夭"，鲁迅有校语云："案'夭疾'与'寿强'对文，原钞于义为长。"韩按：嵇康《难》文引作"灾"，似做"灾"为是。

（3）瘳（chōu 抽）：病愈，此谓消除祸患。

（4）安宅：宅舍平安之意，包括阳宅（人居）与阴宅（坟墓）。阴阳：此指有关星相、占卜、相宅等事。度数：标准，规则，此指按照爵位等级大小从事各种事情的禁忌。刑德：刑罚与恩赏，为古代治政的主要手段，同时，古人又以刑为阴克，德为阳生，附会于五行生克之说，为刑德设置了许多禁忌。

（5）见：知。

（6）干幸：谋求侥幸。

（7）执生：犹"摄生"，养生。信：犹"实"。

（8）饮：指饮酒。澹支：谓酒后四肢摇摆蹒跚而行的姿态。澹，水波漂动貌。支，同"肢"。戴明扬释"澹支"为"痛肢"，为酒后行走受风而肢体疼痛，可作一说。

（9）数行：快速行走。风：受风。痒毒：谓遭受风疹之毒而皮肤痛痒。

（10）要：同"腰"。偏枯：偏瘫。

（11）好内不息：谓房事无度。昏丧女疾：昏乱而丧亡于沉溺女色之疾。"女疾"原作"文房"，据吴钞本改。

（12）掘基：挖掘土坑以建宅基。原无"道"字，据吴钞本补。吴钞本"基"作"墓"，"宅"作"室"。

（13）《诗》文见《诗·大雅·旱麓》。恺悌：和乐平易。不回：不违背道义。回，违。匪：非。

（14）见嵇康《难》文注（29）。

（15）不知蚕：不懂养蚕之道。忌祟：谓导致鬼神作祟害人的种种禁忌。不得蚕丝滋甚：谓未能收获蚕丝时更加看重忌祟。滋，更加。为：使得。犹自以犯之也：还自认为触犯了忌祟。

（16）有：动词词头，无义。教：求教，学习。之：于。颛：通"专"，专心。桑火：谓喂蚕桑叶的方式与蚕房的温度。寒暑：指节气变化。燥湿：指蚕房的湿度。

（17）情：情形，情况。

（18）原无“常”字，据吴钞本补。

（19）原无“命”字，据吴钞本补。“知蚕”原作“如蚕”，据吴钞本改。

（20）黄丸：见嵇康《难》文注（25）。筵祝：此指装神弄鬼的巫师。譴祟：见嵇康《难》文注（58）。乞胡：汉魏时对胡僧的蔑称。“舍”原作“含”，据戴明扬校语改。

（21）举生：发生，产生。由知者言之，皆乞胡也：谓从明智者角度说来，（譴祟求福之人）都如同虔诚修行的胡僧。

（22）三公：见嵇康《难》文注（53）。

（23）参见嵇康《难》文注（13）。

（24）孤逆魁冈：见嵇康《难》文注（14）。以：因而。速：招致。不几：同“不冀”，不可希求。

（25）无宅：谓吉凶祸福与宅舍无关。

（26）独安：独自偷安而不逃避。

（27）趣：同“趋”。无过：莫过于。缘理：遵循事理。

（28）参见嵇康《难》文注（30）。“和”原作“知”，据戴明扬校语改。

（29）章章然：明晰显彰貌。中人：中等水平的人。

（30）冥冥然：暗昧不明貌。明者：聪慧之人。

（31）本句谓：这两点对于循理而动的人来说，不能要求全都能做到。一，全。吴钞本“要”字处涂抹不清，戴明扬称似作“欲”；鲁迅称作“妖”，并以意改为“妄”。

（32）饮食药也：谓饮食犹如滋补身体的良药。张溥本“药”作“乐”。孔子求医事亦见于《太平御览》卷七二四引《公孙尼子》。本文认为孔子求医，是不知天命，不明避祸之理的行为，亦是“明者不易见”的一个例证。

（33）原始反终：犹“原始要终”，谓探究事物发展的始末。语本《易·系辞上》。

（34）见嵇康《难》文注（58）。

（35）寿宫：为求长寿而修建的寝宫，亦兼指生前所造的陵墓。嗣：此指承继家业的儿子。不启之陵：不被盗掘的陵墓。陵不宿草：陵墓上没有隔年之草，谓陵墓短期内便遭人盗掘。

（36）靡色：美色，包括艳丽的彩饰与美女。厚味：美味佳肴。精：精神。遂：如愿。

（37）师：此指筮祝之人。工：技艺精湛。

（38）栖：禽鸟歇息处。

（39）制：度，定数。滞：拘泥，局限。

（40）见嵇康《难》文注（15）。

（41）质：确定。自东徂西而得：谓从东往西增益其宅便为合适。古时建宅有“西益宅不祥”与“东益宅不祥”两种说法。

（42）本句见于《孟子·尽心上》。东山：指山东省蒙阴县南的蒙山，因其位于鲁都曲阜的正东，故名。小：以之为小。阮文述此，意在说明“自东徂西而得”的虚妄。

（43）曰：语助词。戴明扬校语称“居民二字当乙”。吴钞本“曰”作“伯”，鲁迅校语云：“疑徂之讹。”

（44）地道：犹“地理”，指大地的地形、地势等自然状况。爽垲：高爽干燥。立制：谓制订禮祟、相宅、养生等制度。帷墙：障隔外内的帷幔，如墙，故称。此借指深宫内院。褊：狭小。吴钞本“立”作“心”。

（45）乾：指天。坤：指地。《易·系辞下》：“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韩康伯注：“确，刚貌也；隤，柔貌也。乾坤皆恒一其德，物由以成，故简易也。”

（46）细苛：烦琐苛刻，此在说诸多忌祟。是更所以为逆也：这更是（忌祟）之所以为害的原因。

（47）本句谓：因此君子奉天事地都很明确。察，明。

（48）工师：此指精于占卜的筮祝之人。无征：不应验。

（49）多：称赞，重视。

（50）数：犹“理”。

（51）旧新：指占旧宅、造新宅。“新”原作“断”，据吴钞本改。

（52）凿龟数筴：钻灼龟甲、数蓍草茎，谓卜筮。筴，同“策”。为：制造。

（53）名：犹谓“结果”。《广雅·释诂三》：“名，成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名之为言真也。”

（54）伤寒：伤于风寒。失泽：失于水利。

（55）火流：犹“流火”，谓大火星由中天之位逐渐西降，为农历七月暑渐退而秋渐至之时。《诗·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时雨：应时的雨水。“授衣”前原无“当”字，据吴钞本补。

（56）趣：趋。三患：指上文所云“伤寒”、“失泽”、“为虏”。

(57) 吴钞本“福”作“富”。

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1]

夫先王垂训，开端中人，言之所树，贤愚不违，事之所由，古今不忒，所以致教也[2]。若玄机神妙，不言之化，自非至精，孰能与之[3]？故善求者观物于微，触类而长，不以己为度也。按如所论，“甚有则愚，甚无则诞”，今使小有，便得不愚耶[4]？了无乃得离之也[5]？若小有则不愚，吾未知小有其限所止也；若了无乃得离之，则甚无者无为谓之诞也。

又曰：“私神立则公神废。”然则［唯］恶夫私之害公，邪之伤正，不为无神也[6]。向墨子立公神之情，状不甚有之说[7]；使董生托正忌之涂，执不甚无之言，二贤雅趣，可得合而一，两无不失耶[8]？今之所辨，欲求实有实无，以明自然不诡[9]。持论有工拙，议教有精粗也。寻雅论之指，谓河洛不诚，借助鬼神，故为之宗庙，以神其本[10]；不答子路，以求其［末］[11]。然则足下得不为托心无鬼，［而］齐契于董生耶[12]？而复显古人之言，惧无鬼之弊，貌与情乖，立从公废私之论，欲弥缝两端，使不愚不诞，两讥董墨，谓其中央可得而居[13]。恐辞辨虽巧，难可俱通，又非所望于核论也[14]。故吾谓古人合德天地，动应自然，经世所立，莫不有征。岂匿设宗庙以欺后嗣，空借鬼神以罔将来耶[15]？足下将谓吾与墨不殊，今不辞同有鬼，但不偏守一区，明所当然，使人鬼同谋，幽明并济，亦所以求衷、所以为异耳[16]。

《论》曰："［圣人］钧疾而祷不同，故于臣弟，则周公请命；亲其身，则尼父不祷，所谓礼为情貌者也[17]。"难曰：若于臣子，则宜修情貌，未闻舜禹有请君父也[18]；若于身则否，未闻武王阙祷之命也[19]。汤祷桑林，复为君父耶？推此而言，宜以祷为益，则汤周用之；祷无所行，则孔子不请。此其殊途同归，随时之义也。

又曰："时日，先王所以诫不怠而劝从事。"足下前《论》云："时日非盛王所有。"故吾问"惟戊"之事[20]。今不答"惟戊"果是非，而曰所［以］诫劝，此复两许之言也[21]。纵令"惟戊"尽于诫劝，寻论按名，当言有日耶？无日耶？又曰："俗之时日，顺妖忌而逆事理。"按此言，以恶夫妖逆，故去之，未为盛王了无日也。夫时日用于盛世，而来代袭以妖惑，犹先王制雅乐，而季世继以淫哇也[22]。今愤妖忌，因欲去日，何异恶郑卫而灭《韶》《武》耶[23]？不思其本，见其所弊，辄疾而欲除，得不为遇噎溺而迁怒耶？足下既已善卜矣，乾坤有六子，支干有刚柔，统以阴阳，错以五行，故吉凶可得[24]。而时日是其所由，故古人顺之，焉有善其流而恶其源者，吾未知其可也。至于河洛宗庙，则谓匿而不信[25]；类祃祈祷，则谓伪而无实[26]；时日刚柔，则谓假以为劝，此圣人专造虚诈以欺天下？匹夫之谅，且犹耻之，今议古人，得无不可乃尔也[27]！凡此数事，犹陷于诬妄，冢宅之见伐，不亦宜乎[28]？

前《论》曰："若许负之相条侯，英布之黥而后王；一栏之羊，宾至而有死者，［皆］性命之自然也[29]。"今《论》曰："隆准龙颜，公侯之相，不可假求。"此为相命自有一定，相所当成，人不能坏；相所当败，智不能救；陷当生于众险，

虽可惧而无患[30]；抑当贵于断养，虽辱贱而必尊[31]；[若]薄姬之困而后昌，皆不可为、不可求，而暗自遇之[32]。全相之论，必当若此，乃一途得通，本论不滞耳。吾适以“信顺”为难，则便曰“信顺者，成命之理[33]”。必若所言，命以信顺成，亦以不信顺败矣。若命之成败取足于信顺——故是吾前难寿夭成于愚智耳——安得有“性命自然”也？若信顺果成相命，请问亚夫由几恶而得饿，英布修何德以致王，生羊积几善以获存，死者负何罪以逢灾耶？既持相命，复惜信顺，欲饰二论，使得并通，恐似矛楯无俱立之势，非辩言所能两济也。

《论》曰：“论相命当辨有无，无疑众寡；苟一人有命，则长平皆一矣[34]。”又曰：“知命者不立岩墙之下。”吾谓知命者，当无所不顺，乃畏岩墙？知命有在，立之何惧？若岩墙果能为害，不择命之长短，则知与不知，立之有祸，避之无患也。则何知白起非长平之岩墙，而云千万皆命，无疑众寡耶？若谓长平虽同于岩墙，故是相命宜值之，则命所当至，期于必然，不立之诫，何所施耶[35]？若此果有相也？[毋相也[36]？]此复吾之所疑也。又曰：“长平不得系于命，将系宅耶？则唐虞之世，宅何同吉？”[吾]本疑前论无非相命，故借长平之异同，以难相命之必然[37]；广求异端，以明事理，岂必吉宅以质之耶[38]？又前论已明吉宅之不独行，今空抑此言，欲以谁难[38]？又曰：“长平之卒，宅何同凶？”苟泰同足以致，则足下嫌多，不愚于吾也[39]？适至守相，便言“千万皆一”[40]；校以至理，负情之对于是乎见。既虚立吉宅，[冀]而无获[41]；欲救相命，而情以难显，故[云]如此，可谓善战矣[42]。

《论》曰："卜之尽理，所以成相命者也。"此复吾所疑矣。前论［既］以相命为主，而寻益以信顺，此一离娄也[43]。今复以卜成之，成命之具三，而犹不知相命竟须几个为足也？若唯信顺，于理尚少，何以谓成命之理耶[44]？若是相济，则卜何所补，于卜复曰成命耶？请问卜之成命，使单豹行卜，知将有虎灾，则隐居深宫，严备自卫，若虎犹及之，为卜无所益也；［若得无恙，为相败于卜，］何云成相耶[45]？若谓豹卜而得脱，本无厄虎相也，卜为妄语矣[46]。若谓凡有命，皆当由卜乃成，则世有终身不卜者，皆失相夭命耶？若谓卜亦相也，然则卜是相中一物也，安得云以成相耶？若此，不知卜筮故当与相命通，相成为［一］，不当各自行也[47]。

《论》曰："无故而居可占，犹龙颜可相也；设为吉宅而后居，以幸福报，无异假颜准而望公侯也；然则人实征宅，非宅制人也。"按如所言，无故而居可占者，必谓当吉之人瞑目而前，推遇任命，以暗营宅，自然遇吉也[48]。然则岂独吉人，凡有命者，皆可以暗动而自得，正是前论命［有］自然，不可增减者也[49]。骤以可为之信顺、卜筮，成不可增减之命矣，奚独禁可为之宅[50]？今不善相，唯有暗作乃是真宅耶[51]？若瞑目可以得相，开目亦无所加也。智者愈当职之[52]。周公营居，何故踌躇于涧瀍、问龟筮而食洛耶[53]？若龟筮果有助于为宅，则知暗作可有不尽善之理矣。苟暗作有不尽，则不暗岂非求之术耶？若必谓龟筮不能善相于暗往，想亦不失相于考卜也[54]。则卜与不卜，为与不为，皆期于自得[55]。自得苟全，则善占者所遇当识，何得无故则能知，有故则不知也？［今疾夫设为，比之假颜；贵夫毋故，谓之贞宅[56]。］然贞宅之与设为，其形不［异］，同以功成，俱是吉

宅也[57]。但无故为贞宅，[有故为设为，贞宅]授吉于暗遇，设为减福于用知尔[58]。然则吉凶之形，果自有理，可以为故而得，故前论有占成之验也[59]。然则占成之形，何以言之？必遂远近得宜，堂廉有制，坦然殊观，可得而别[60]。利人以福，故谓之吉；害人以祸，故谓之凶。但公侯之相，暗与吉会尔。然则宅与性命，虽各一物，犹农夫良田，合而成功也。设公侯迁后，方乐其吉而往居之，吉宅岂选能而后纳，择善而后福哉？苟宅无情于择贤，不惜吉于设为，则屋不辞人，田不让耕，其所以为吉凶薄厚，何得不均？前吉者不求而遇，后闻吉而往，同于居吉宅，而有求与不求矣。何言诞而不可为也？由是言之，非从人而征宅，[宅]亦成人明矣[61]。若挟颜状，则英布黥相，不减其贵[62]；隆准见劓，不减公侯[63]。是知颜准是公侯之标识，非所以为公侯也[64]。故标识者，非公侯质也。吉名宅宇与吉者，宅实也。无吉征而自宅，以征假见难可也[65]。若以非质之标识，难有征之吉宅，此吾所不敢许也。子阳无质而镂其掌，即知当字长耳[66]；巨君篡宅而运其魁，即偏恃之祸，非所以为难也[67]。至公侯之命，禀之自然，不可陶易；宅是外物，方圆由人，有可[为]之理[68]。犹西施之洁不可为，而西施之服可为也。黼黻芳华，所以助[仪][69]；吉宅[宜]家，所以成相[70]。故世无[作]人方而有卜宅[说]，是以知人宅不可相喻也[71]。安得以不可作之人，绝可作之宅耶？至刑德皆同此一家，非本论占成居而得吉凶者也[72]。且先了此，乃议其余。

《论》曰："猎夫从林，所遇或禽或虎，虎凶禽吉，卜者筮而知之，非能为。"安知所言：地之善恶，犹禽吉虎凶[73]；猎夫先筮，故择而从禽；如择居，故避凶而从吉；吉地虽不

[可] 为，而可择处；[74]；犹禽虎虽不可变，而可择从。苟卜筮所以成相，虎可卜而地可择，何为半信而半不信耶[75]？又云："地之吉凶有若禽虎，不得宫姓则无害，商则为灾也[76]。"案此为怪所不解，而以为难，似未察宫商之理也。虽此地之吉，而或长于养宫，短以毓商[77]；犹良田虽美，而稼有所宜。何以言之？人姓有五音，五行有相生，故同姓不昏，恶不殖也[78]。人诚有之，地亦宜然，故古人仰准阴阳，俯协刚柔，中识性理，使三才相善，同会于大通，所以穷理而尽物宜也[79]。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自然之分也[80]。音不和，则比弦不动；声同，则虽远相应。此事虽著，而犹莫或识。苟有五音各有宜，土气有相生，则人宅犹禽虎之类，岂可见宫商之不同，而谓之地无吉凶也[81]？

《论》曰："。[徒曰] 天下或有能说之者。子而不言，谁与能之[82]？"难曰：足下前论以云，有能占成居者，此即能说之矣[83]。故吾曰天下当有能者。今不求之于前论，而复责吾难之于能言，亦当知冢宅有吉凶也。又曰："药之已病，为一也实；而宅之吉凶，为一也诬。"既曰成居可占，而复曰 [诬] 耶[84]？药之已病，其验又见，故君子信之[85]；宅之吉凶，其报赊遥，故君子疑之[86]。今若以交赊为虚 [实]，则恐所以求物之地鲜矣[87]。吾见沟浍，不疑江海之大[88]；睹丘陵，则知有泰山之高也。若守药则弃宅，见交则非赊，是海人所以终身无山，山客 [白首] 无大鱼也[89]。

《论》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 [者众。此较通世之常滞。然智所不知]，不可以妄求也[90]。"难曰：智所不知，相必亦未知也。今暗许，便多于所知者，何耶？必生于本谓之无，而强以验有也；强有之验，将不盈于数矣[91]；而并所

成验者，谓之多于所知耳[92]。苟知然，果有未还之理[93]：不因见求隐，寻端究绪，由［子午］而得卯未[94]。夫寻端之理，犹猎师以得禽也[95]。纵使寻迹，时有无获，然得禽，曷尝不由之哉？今吉凶不先定，则谓不可求，何异［禽］兽不期，则不敢举足，坐守无根也[96]？由此而言，探赜索隐，何谓为妄[97]？

【校注】 （1）本文是对阮德如《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的应答与反诘。阮文原在本文之前，今移附于本文之后。

（2）开端：此谓开导中人走上正路。端，始。中人：中等才智、品行的人。由：办法，途径。忒（tè 特）：变更。吴钞本“端”作“制”。

（3）玄机神妙：指有关宇宙万物的玄奥之理。吴钞本“若玄机”作“若夫机玄”。

（4）诞：虚妄，荒诞。阮德如在介绍墨子著《明鬼》之篇与董无心难墨之事后说：“夫甚有之则愚，甚无之则诞，故二子者皆偏辞也。”

（5）了无：全无，毫无，此谓完全不相信鬼神。

（6）原无“唯”字，据吴钞本补。

（7）向：假设，如果。状：陈述。参见阮德如《释难》文注（7）。

（8）董生：指董无心，参见阮德如《释难》文注（7）。阮文有“邪忌设则正忌丧”语。

（9）诡：违背。

（10）指：旨。

（11）求：通“纠”。“子路”原作“子贡”，据阮德如《释难》文改。原无“末”字，据鲁迅校语补。

（12）齐契：犹“合契”，谓相符合。“而”字处原空缺，据明程荣刻《嵇中散集》补。吴钞本“求”作“救”，“鬼而”作“神鬼”。

（13）“讥”原作“机”，据吴钞本改。吴钞本“显”作“顾”。

（14）核：犹“实”。

（15）匿：虚假。罔：蒙蔽，迷惑。“欺”原作“期”，据马叙伦说与鲁迅说改。

（16）将：殆，大概。“人鬼同谋，幽明并济”，是针对阮德如《释难》文引《易·系辞》语而言，参见阮文注（6）。在嵇康看来，他与阮德如的不同点在于：阮德如否定墨子董生二说，“欲弥缝两端”而独创中间之论；嵇康不否定墨子之说，只是主张在不同的具体问题上正确看待人与鬼神。

（17）钧：均。原无“圣人”二字，据吴钞本补。参见阮德如《释难》文注（64）～（67）。

（18）请：祈祷。

（19）阏（è饿）：遏止，制止。

（20）惟戊：“吉日惟戊”的省略，见嵇康《难》文注（60）。

（21）原无“以”字，据吴钞本补。

（22）淫哇：淫邪之声。“夫”原作“失”，据张溥本、明抄本及《乾坤正气集》改。

（23）郑卫：此指郑卫之音，古人认为郑卫之音淫而不正。韶：古乐名，相传为舜乐。武：古乐名，相传为颂扬武王伐纣之乐。

（24）善：表示肯定。乾坤有六子：指乾坤二卦衍生出的震巽等六卦，古人称震为长男，巽为长女，坎为中男，离为中女，艮为少男，兑为少女。支干有刚柔：古人将天干中的甲丙戊庚壬定为阳，乙丁己辛癸定为阴；将地支中的子寅辰午申戌定为阳，丑卯巳未酉亥定为阴。又以阳为刚，阴为柔。

（25）河洛：指河图洛书之事。

（26）类：古代因特别事故祭告天神的祭名。祃（mà骂）：古代出兵，于军队所止处举行的祭礼。

（27）匹夫之谅：指普通百姓的小信小节。谅，诚信。乃尔：如此，这样。

（28）吴钞本、《乾坤正气集》“冢”作“家”，似是。

（29）原无“皆”字，据吴钞本补。

（30）“当”原作“常”，据吴钞本改。

（31）厮养：干杂事劳役的奴仆。“尊”原作“贵”，据吴钞本改。

（32）薄姬：汉文帝母，原为魏王豹宫姬，后来魏王豹被汉使曹参所虏，国除，薄姬亦被送到汉宫织室。魏王豹死后，刘邦将薄姬召入后宫，生汉文帝。事见《汉书·外戚列传上》。原无“若”字，据吴钞本补。

（33）适：刚才，方才。信顺：谓嵇康《难》文引孔子“履信思顺，自天祐之”语。

（34）阮德如《释难》文“长平”作“千万”。类似的归纳对方语意，并不

照引对方原文的做法，在阮嵇二人的辨难中颇为常见，亦是当时文人的通行做法，故未一一指明。

（35）虽：通“须”，本，本来。至：谓达到生命的极点。期：会，当。

（36）原无“毋相也”三字，据吴钞本补。

（37）质：问。

（38）前论：指嵇康《难》文，文中有“卜宅虽吉，而功不独成”等语。抑：贬斥。

（39）泰同：大同，此指大体上相同的命运。致：造成。足下嫌多：指阮德如嫌赵卒死亡太多，暗讥阮德如“无疑众寡”、“千万皆一”之论。本句原作“苟大同足嫌，足下愚于吾也”，据吴钞本改。

（40）适：逢遇。

（41）本句谓阮德如虚设宅无吉凶之论，希冀借以阐发自己的养生学说，结果却一无所获。“冀”字处原空缺，据吴钞本补。

（42）以：已。如此：此指阮德如的种种辨解。“云”字处原空缺，据张溥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补。

（43）寻：旋即。离娄：本指雕刻修饰交错分明貌，此谓用于修饰的物品。

（44）本句系就阮德如《释难》文“信顺者，成命之理”而言。

（45）恙：祸患。原无“若得无恙，为相败于卜”九字，据吴钞本补。

（46）吴钞本无“矣”字，有“急在蠲除”四字，似更合文意。

（47）原无“一”字，据吴钞本补。

（48）推遇：随着遭遇而推移变化，犹谓随遇而安。“之人”原作“人之”，据吴钞本改。

（49）原无“有”字，据吴钞本补。

（50）骤：屡次。

（51）“今不善相”原作“不尽相命”，据吴钞本改。

（52）职：通“识”。

（53）周公营居问卜事见嵇康《难》文注（50）。

（54）暗往：犹“暗作”。“善”原作“尽”，据吴钞本改。

（55）期：合。吴钞本无“为与不为”四字。

（56）贞宅：即“正宅”。原无“今疾夫”以下十七字，据吴钞本补。

（57）功：谓人的劳动成果。原无“异”字，据吴钞本补。

（58）知：智。原无“有故为设为贞宅”七字，据吴钞本补。

(59）吴钞本“为故”作“有故”。

(60）遂：完全，全部。堂廉：堂及堂的侧边。

(61）“亦”字前原无“宅”字，据鲁迅、戴明扬校语补。

(62）挟：依恃，倚仗。黥相：黥面。

(63）劓（yì 义)：古代的割鼻之刑。“公侯”之后原有“之标”二字，据吴钞本删。

(64）“标”原作“摽”，据吴钞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改。“公侯”后原有“质”字，据吴钞本删。

(65）吴钞本“自”作“字吉”，于义更合；吴钞本“无”前有“善宅”二字，显误。

(66）子阳：公孙述的字。镂掌：纹掌。镂，刻。长：大。据《后汉书·公孙述传》，公孙述自立为蜀王，有龙夜出其府殿中，公孙述认为是祥瑞之兆，便在手掌上纹有“公孙帝”三字，并于建武元年（公元 25 年）四月自立为天子，号曰“成家”。后来被刘秀部将吴汉击败，公孙述“被刺洞胸”而死。

(67）巨君：王莽的字。宅：谓居于某一职位。《书·大禹谟》：“朕宅帝位三十有二载。”运其魁：谓王莽转动其所造威斗斗柄，追随时辰而坐，以求上天保祐事。据《汉书·王莽传》，王莽于初始元年（公元 8 年）取代汉朝，建立新朝。天凤四年（公元 17 年）八月，天下渐乱，“莽亲之南郊，铸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铜为之，若北斗，长二尺五寸，欲以厌胜众兵。”地皇四年（公元 23 年）十月二日，汉兵攻入长安，宫中起火，王莽身着礼服，命天文郎“桉栻（桉：查验。栻：又名星盘，古代占卜时日的器具。）于前，日时加某，莽旋席随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次日，王莽被商人杜吴所杀。

(68）“为”字处原空缺，据张溥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补。

(69）黼黻：泛指礼服上所绣的华美纹饰。芳华：香花。“仪”字处原空缺，程荣本作“美”，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作“仪”，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体”。戴明扬认为“仪”字更合，今从。

(70）“宜”字处原空缺，程荣本作“善”，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作“臣”，今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补。

(71）原无“作”、“说”二字，据吴钞本补。

(72）刑德：即阮德如《释难》文中所云“福德则吉至，刑祸则凶来”意。一家：一个流派，同样观点。“占”原作“古”，据吴钞本、张溥本改。吴钞本“一”字前有“自”字。

(73) 安：犹“于是”。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二：“安，犹于是也，乃也，则也。”戴明扬认为“安知”当系“案如”之误。

(74)“为”前原无“可”字，据张溥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补。

(75) 半信而半不信：系针对阮氏前论“占成居则验，使造新则无征”而言。

(76) 宫姓、商姓：古人按宫、商、角、徵、羽五音将姓氏加以分类，称为五姓；又将五姓同阴阳五行说相匹配，形成了一整套吉凶灾异的禁忌。《论衡·诘术篇》云：“水胜火，火胜金，五行之气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门有宜向。向得其宜，富贵吉昌。”

(77) 虽：连词，表示假设关系，相当于“纵然”、“即使”。毓：育。“地”原作“理”，据吴钞本改。

(78) 昏：婚。恶：惧怕。《吕氏春秋·振乱》高诱注：“恶，犹畏。”

(79) 准：依照，效法。协：符合。刚柔：犹“阴阳”。大通：犹“大道”。

(80) 声：指宫、商等五音。气：谓自然之气，此指人的气质，古人认为人的气质不同，是由于禀受自然之气不同。《易·乾·文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81) 土气：土壤的性质。蔡邕《京兆樊惠渠颂》：“土气辛螫，嘉谷不值。”

(82) 而：若。与：为，是。原无“徒曰”二字，据吴钞本补。

(83) 以：已。

(84)“逕”字处原空缺，据吴钞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补。

(85) 明抄本朱校改“又”为“立”；鲁迅校本改“又”为“交”；戴明扬亦云“又”当作“交”。韩按：“又”字不误，不必为求与下句“交賒”相应而改字。

(86) 賒：远。

(87) 交：近。鲜：稀少。原无“实”字，据吴钞本补。

(88) 浍（kuài 快）：田间的水渠，小沟。

(89)“白首”二字原作“曰”，据吴钞本改。

(90) 较：概略。原无“者众”以下十四字，据吴钞本补。

(91) 盈：满。

(92) 所成验者：谓已被征验验证过的事物。

(93)“端”原作“论”，据吴钞本改。“子午”处原空缺，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补。“卯未”二字似有讹误，戴明扬据纳甲法及上文“乾坤有六子”语，以为当作“丑未”。星命家多以子午、卯酉相对，则又似为“卯酉”。

（95）猎师：有经验的猎人。以：句中语气助词。

（96）期：预知，料想。无根：谓无所依据。“禽”字处原空缺，据吴钞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补。“举足”二字原作“讯举气□足”，据吴钞本改。

（97）赜（zé 责）：谓事物的精微奥妙。“赜”原作“颐”，据吴钞本改。

【今译】 大凡前代贤王垂示教训，开导广大士庶百姓，诏诰训辞有所发布，无论贤愚都不违背，从事诸业的具体办法，古今并不轻易变更，这是为了广施其教化。像那些玄奥神妙的精微道理，无法言表的千变万化，若不是非常聪慧的人，谁能涉足其间呢？所以善于探求事理的人观察事物注重于细微特征，接触同类事物能够推衍扩展，不用己见作为法度。如果按照您所说的，“过分肯定有鬼神则为愚昧无知，过分肯定无鬼神则为虚妄荒诞”，如今假若略微相信有鬼神，便可以称其不愚昧吗？假若完全不相信有鬼神，便可以避免批评吗？如果略微相信有鬼神便是不愚昧，我不知道略微的限度定在何处；如果完全不相信有鬼神便可以避免批评，那么过分肯定无鬼神的人不能称之为虚妄荒诞。您又说：“私自供奉的神灵一经设立，公共供奉的神灵便会废弃。”那么您［只是］憎恶私神侵害公神，憎恶邪忌伤毁正忌，并不认为没有鬼神。假如墨子创立供奉公共鬼神的理论，陈述不过分肯定有鬼神的说法；假如董无心借助正当禁忌的途径，持有不过分肯定没有鬼神的言论，墨子与董生的高雅情趣，不是可以合而为一，双方均无差误了吗？今日我的辨解，只是想要弄清实有鬼神或实无鬼神，以便阐明自然规律的不能违离。各人的立论有巧有拙，各人的阐述亦有精有粗。考求您高论的主旨，是认为河图洛书之事不可信，需要借助于鬼神，之所以建造了宗庙，是为了神圣其敬待鬼神这一根本；而孔子不回答子路问神，是为了纠治盲从鬼神的［诸多末事］。既然如此，您岂不是委心于无鬼之论，［而］符合于董生之论吗？然而您又明录古人（有鬼）的言辞，忧惧否定鬼神的弊端，外貌与内情相互违离，创立了顺从公神而废弃私神的观点，想要弥合有鬼无鬼两种说法的差异，使之既不愚昧又不

荒诞，讥刺董生墨子双方，认为二者中间能够安居。恐怕您骋辞辨解虽然巧妙，却难能各方俱通，并非我所期望的详审之论。所以我认为古人追求与天地同德，行动顺应自然，历代有所造就，无不信而有征。哪里是虚设宗庙用以欺骗后世子孙，空借鬼神用以迷惑未来之人呢？您大概认为我与墨子没有差别，如今我不否认我赞同于有鬼之说，但我不偏守这一方，而是阐明事物的本然，使得与人与鬼均得商议，阴世阳世都能通畅，这也是我之所以表现为谋求折衷、之所以与您不同的原因。

《论》中说："［圣人］同患重病但对祈祷鬼神的看法不同，所以作为臣弟，周公应该为武王祷神禳病；对于自身，孔子应该不祷神禳病，这就是所说的礼仪是情感的外现形式。"诘难说：如果作为臣弟，便应该修习情感的外现形式，那么没听说过舜禹有为君父祷病之事；如果对于自身便不应祷神，那么没听说过周武王有阻止为己祷神的命令。商汤祈祷桑林，也是为了君父吗？推考此事而论，当祈祷有益时，商汤周公便进行祈祷；如果祈祷没有实施的必要，孔子便不让祷病。圣人们这些做法方式不同目的一致，都是顺应时宜的意思。

《论》中又说："先王选定时辰与日期，是为了告诫不要怠惰而劝勉庶众行事。"您的前篇《论》文中说："选定吉日良时之事，并非盛世帝王所有。"所以我诘问以"吉日惟戊"之诗。如今您不回答"吉日惟戊"究竟是对是错，而说是为了告诫与劝勉，这又是两可之语。即使"吉日惟戊"完全是为了告诫劝勉，依据您的观点来按考时日名称，应当说盛王有选定时日之事呢？还是没有选定时日之事呢？《论》中又说："世俗之人选定的时辰与日期，顺应妖邪忌祟而违背事物原理。"按照这一说法，是由于憎恶妖邪背理，所以摈弃世俗之人选定的时辰与日期，不是盛王完全没有选定时日之事。大凡盛王选定的时日施行于太平治世，而后代帝王却承袭以妖邪谬误，就好似先王创制了雅正之音，而后代帝王却延续以淫邪之声。如今您愤恨妖邪忌祟，因而便要摈弃先王选定的时日，这与憎恶郑卫之音

而灭绝《韶》《武》之乐有什么不同呢？您不考虑事物的本原，只看见事物的弊端，动辄疾愤便要弃除，岂不是逢遇噎食溺水而迁怒于食物与水吗？您既然已经肯定占卜了，乾坤二卦衍生有震巽等六卦，地支天干中又有刚有柔，分别统辖于阴阳，杂置于五行，所以能够据以知晓吉凶祸福。而时辰日期都是根据这些确定的，所以古人遵循这些时日，岂有肯定其末流而否定其本源之理，我不知道这样是否合适。至于河图洛书与宗庙鬼神之事，您称之为虚假而不可信；类祃祈祷之事，您称之为诈伪而不真实；根据阴阳刚柔选定的时辰日期，您称之为借以告诫劝勉，难道这些都是圣人专意造假用以欺骗天下吗？对于普通百姓的小信小节，君子尚且以之为耻，如今评议古代贤人，总不该如此菲薄吧！以上这些事例，尚且陷于诬妄不实之名，冢宅有吉凶之说被您抨击，不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您前篇《论》文中说："譬如许负为周亚夫相命，英布受黥刑之后封王；同为一圈之羊，宾客来到有的却被杀死，[都是]天命的自然结果。"如今《论》中说："鼻子高显眉骨圆起，这是公侯之人的相貌，不能借于外人，也不能人为谋求。"这是认为人的相命本有事先的定数，相人之命应当成功，则他人不能破坏；相人之命应当失败，则其人运尽智慧也不能挽救；失陷命该生存之身于众险之域，虽然可怕然而无患；抑压命该富贵之人于劳役奴仆，虽然贱辱然而终必显荣。[就像那]薄姬先遭困厄后享高贵，都是不能人为、不能谋求，而暗中自然逢遇之事。完整的相命理论，必然应当这样，方能一路畅通，基本论点不致阻滞。我刚刚用"履信思顺"作为诘难，您便说"履信思顺，是成就命运之道。"如果像您说的那样，命运是由履信思顺成就，也应该由不履信思顺而失败。如果命运的成败取决于履信思顺——为此我前文诘难寿夭形成于智愚——怎么还能有"性命的自然结果"之说呢？如果履信思顺果真能够成就相命，请问周亚夫由于多少罪过而遭受饿罚，英布修养何种品德而招致封王，活着的羊积蓄了多少善事而得以生存，被杀的羊负有何种罪名而逢遇灾祸呢？您既坚持相命之论，又舍不得信顺之说，想要掩饰二种说

法的差异，使得均能通畅，恐怕此事犹如矛与盾不能并立，并非巧辩之言能使双方共通。

《论》中说："评论相命之事应当辨别有相命与无相命，不应当疑惑于人多人少；如果一个人有此命运，那么长平赵卒都应有相同的命运。"又引《孟子》语说："知晓命运的人不站在倾危的墙壁之下。"我认为知晓命运的人，应当处处事事顺利，竟然还会惧怕倾危的墙壁？知晓己命应当生存，站在倾危的墙壁下又有什么可怕？如果倾危的墙壁真的能够成为灾害，并且不区分人的寿命或长或短，那么不管知命与不知命，站在墙下便有灾祸，远远避开便无忧患。因此，怎么知道秦将白起不是长平之难的倾危墙壁，而却说千万赵卒都是命运所致，不要疑惑人多人少呢？如果说长平之难原本与倾危墙壁相同，为此相命的结果应该逢遇此难，那么生命既然应该终结，且又符合于事物的必然，不站立在倾危墙壁之下的劝诫，又有什么用处呢？如果这样，果真有相命之理呢？[还是没有相命之理呢？]这又是我所疑惑之处。您又说："长平之难如果不能归结于命运，难道归结于宅舍吗？那么唐尧虞舜之世，宅舍为什么同样吉祥？"[我]原本怀疑您前篇高论不否定相命之事，所以借用长平赵卒不同于常人的悲惨命运，用以诘难相命必然之论；广泛搜求突出的事例，用以阐明事理，哪里是一定要用吉宅诘问您呢？另外我先前的论辩已经阐明吉宅不能单独成事，如今您仅仅贬抑此话，想要诘难谁呢？您又说："长平死难的赵卒，宅舍为什么同样凶咎？"如果命运大致相同的假说能够成立，而您却又嫌人太多，不是比我还愚蠢吗？遇到持守相命之论时，您便说"千万赵卒全都相同命运"；一经核校至理，您违背情理的应答便因此而显现。您既已虚设吉宅无报之说，[有所希冀]而一无所获；又想挽救相命必然之论，然而其理难于服人，所以[争辩于]应该如此如此，真可称得上是善于论战了。

《论》中说："占卜能够穷尽事理，是成就相命的条件之一。"这又是我所疑惑之处。您前篇高论[既然]把相命作为吉凶祸福的根本，而接着增益了履信思顺之论，这是一个修饰补益相命的说法。如

今又用占卜成就相命，成就命运的因素已达三个，尚不知道相命最终需要几个条件才够？如果只有履信思顺一条，依您的说法还少两条，怎么能说（履信思顺）是成就命运之道呢？如果是（相命与信顺）相辅相成，那么占卜又有何补益，为何又说占卜能成就相命呢？请问占卜成就相命之说，假如让单豹自行占卜，预知将有虎患，便隐居深宅，严加防范，如果老虎仍然伤及单豹，说明占卜不能补益相命；[如果能够免除祸患，说明相命失败于占卜，] 怎么能说成就相命呢？如果说单豹占卜而得以免祸，是由于单豹原本没有受害于虎之相，那么占卜便是虚妄无用之语了。如果说所有相命之事，都应当经由占卜方能成功，那么世上有终身不行占卜的人，也都不能相其寿夭之命吗？如果说占卜也就是相命，那么占卜是相命的一个部分，怎么能说用以成就相命呢？如果这样，实不知占卜筮问原本应当与相命相通，那么二者相互成为 [一体]，不应当各自独行了。

《论》中说："平常居住的宅舍可以占卜，犹如眉骨圆起的相貌可供相面；建造吉兆之宅然后居住，并以此希冀福禄报应，无异于借用龙颜隆准而期望成为公侯；既然这样，那么是人事实际上在验证宅舍（的吉凶），不是宅舍制约人事。"按照您所说的，平常居住的宅舍可以占卜，必然认为当享吉运的人闭着眼睛行事，随顺际遇听任命运，在不明晓吉凶的情况下营造宅舍，自然会获得吉宅。既然这样，那么岂只吉运之人，凡是具有命运的人，都可以不明吉凶随意行动而自得其命，这正是您前篇论文中所说的命运 [有其] 自然定数，不能增多不能减少的观点。您多次用可以人为的履信思顺、占卜筮问，来成就不能人为增减的命运，为什么偏偏禁止可以人为的宅舍（成就命运）呢？如今您不赞同相宅吉凶，那么只有不明吉凶随意营造才是正宅吗？如果闭着眼睛可以获得其应相之命，那么睁开眼睛也就无所增益了。明智之士更应当认清这一问题。周公营造新居，为什么犹豫徘徊于涧水瀍水之间、卜问龟筮而选用有食墨吉兆的洛邑呢？如果龟卜筮卦确实有助于建造宅舍，那么可知不明吉凶而建宅有不完善之处了。如果不明吉凶而建宅有不完善之处，那

么明晓吉凶而建宅难道不是求善之术吗？如果一定说龟卜筮卦不能比盲目行动更有助于相命，想必也不至于有失相命于占卜吧。那么占卜与不占卜，建吉兆之宅与不建吉兆之宅，都合于自得其命。自得其命如果完美，那么善于占卜的人逢遇此情应能辨识，为什么平常居住的宅舍可以占知，根据吉兆新建的宅舍便不能占知呢？[如今您憎恶建造吉兆之宅，比喻为借用颜准而期望成为公侯；重视平常居住的宅舍，称之为贞正之宅。] 然而贞正之宅与新造的吉兆之宅，其外形没有 [差异]，都是用人力营造而成，都应是吉宅。但是平常居住的宅舍被称为贞正之宅，[根据吉兆而建的被称为新造之宅，贞正之宅] 由于暗中遇合命运而被授以吉运，新造之宅由于运用智慧而减损福禄。既然这样，那么吉凶祸福的形成，确实自有其道理，可以根据有故无故而知晓，所以您前篇论文中有占成居则有征验的说法。然而占卜成居的外形，又该怎么说呢？一定是远近间距安排合适，堂及侧边符合定制，宽阔敞亮奇异壮观，能够与其它宅舍有所区别。大凡幸福给人们带来利益，所以称之为吉；祸患给人们造成伤害，所以称之为凶。只不过公侯之人的相命，在暗中与吉运相合罢了。既然这样，那么宅舍与性命，虽然各为一种事物，却犹如农夫与良田，需要配合方能成功。假如公侯（从某一宅舍）迁走之后，恰好有人喜欢宅舍的吉祥而迁往居住，吉宅难道能够选择贤能然后接纳，选择善人然后赐福吗？如果吉宅并不留意于选择贤能，上天并不吝惜吉运于新造的宅舍，那么宅舍不会拒绝人住，田地不会拒绝耕种，它们因此而造成的吉凶的轻重程度，怎么能够不均匀？先享吉祥的人并未追求而逢遇吉运，后人听说吉祥因而前往，同样是住在吉宅，而有追求与不追求的区别，怎么能说荒诞虚妄而不可为呢？据此说来，不仅可由人事验证宅舍，[宅舍] 也能成就人事，这是很显然的了。如果仅仅凭借人的容貌，那么英布面遭黥刑，却未减损其富贵命运；高起的鼻子被割去，亦不会减损成为公侯的命运。可见龙颜隆准只是公侯的标识，并非成为公侯的因由。所以公侯的标识，并非公侯的实质。宅舍的吉名与宅舍的吉运，是吉宅所实有。

没有吉祥征验而自命为吉宅，用征验虚假对其诘难是可以的。如果用并非实质的标识，诘难具有征验的吉宅，这是我所不敢苟同的。公孙述没有帝王之实而纹其手掌，便知其承当之字过大；王莽篡居帝位而运转其威斗，便有那偏恃法术的大祸，这些都不能够成为诘难我的例证。至于公侯的命运，是受之于自然天性，人力不能予以改变；宅舍是人的身外之物，其大小方圆均由人决定，具有可以［人为］的道理。犹如那西施的洁白丽质不能人为，而西施的服饰却可以人为。美好的服饰芳香的鲜花，可以辅助其［仪容］；吉宅［适宜］安家定居，可以成就相命。所以世上没有［制作］人体的方法，而有古卜宅舍的［论述］，因此推知人与宅舍不能相互比喻。怎么能用不可制作的人体，弃绝可以制作的宅舍呢？至于您的刑德之说，与这人宅相喻之说同属一类问题，都不合于您占成居而得吉凶的主要论点。姑且暂时了结这个话题，另外讨论其它问题。

《论》中说："猎人到林中打猎，所遇之物有时是飞禽有时是猛虎，遇虎为凶遇禽为吉，善于占卜的人通过筮卦能够预先知晓，但是不能人为改变。"于是知晓您的观点：地域的好坏，犹如飞禽吉祥猛虎凶咎；猎人事先占卜，因而能够选择吉祥而寻求禽鸟；如果选择居处，也能因而避开凶咎而寻求吉祥；吉祥之地虽然不［能］人为制造，却可以择而居处；犹如飞禽猛虎虽然不能改变，却可以择而寻求。如果占卜可以成就相命，猛虎可以卜知而吉地可以择居，那么您为什么（对占卜）半信半不信呢？您又说："地域的吉凶犹如飞禽猛虎，不能宫姓之人便无害，商姓之人便有灾。"案，这是您怪异于自己不能理解的事物，而用以作为诘难，似乎您不懂宫姓商姓的原理。纵然此地吉祥，然而或许长于养育宫姓，短于养育商姓；犹如良田虽然肥沃，然而植物各有所宜。为什么这样说呢？人的姓氏依宫商五音有所划分，阴阳五行存在着相克相生，所以同姓之人不能通婚，怕的是不利于人的繁殖。人确实有这种情况，地也应该如此，所以古人对上依循阴阳交融的苍天，对下符合刚柔相济的大地，中间知晓万物性情，使得天地人三才相互适宜，共同会合于自然大

道，因而能够穷尽事理而万物尽得其宜。大凡同调之音相互应合，同样气质的人相互追求，这是大自然所做的区分。如果声音不和谐，那么邻近的琴弦也不会颤动；如果音调相同，那么即使很远的琴弦也会应和。这样的事理虽然浅显，或许有人尚不知晓。如果存在五音各有其宜，土壤之性亦各有宜植，那么人的宅舍如同飞禽猛虎（具有吉凶并可以选择），怎么能够看见宫姓商姓的不同，便说地域没有吉凶呢？

《论》中说："（您）[空谈] 天下或许有能述说宅有吉凶之理的人。您若不能述说，谁是能述说之人呢？"诘难说：您前篇论文中已经说过，有能够占卜成居的人，这就是能够述说的例子。所以我说天下应当有能够述说的人。如今您不考求于前论，反而责难我用能够述说诘难于您，现在您也应当知晓家宅具有吉凶了吧。您又说："良药治病，（与相命）是同类之事的说法可信；而宅舍的或吉或凶，（与相命）是同类之事的说法不可信。"您既然已说成居可以占卜，怎能又称其 [虚妄] 呢？良药治病，其征验又能亲眼看见，所以君子们相信它；宅舍的或吉或凶，其报应十分久远，所以君子们怀疑它。如今假若以近见的治病征验为 [实]，以远现的吉凶报应为虚，那么恐怕能够获取佳物的地方太少了。我看见河沟水渠，便不怀疑江海的广阔；看见丘陵小山，便知道有泰山的高峻。如果持守良药而摈弃吉宅，看见近验而否定远报，这便是海边渔民之所以终生不知有高山，山居之人 [白头到老] 不知有大鱼的原因。

《论》中说："（您所说的）人的智力所知道的事物，不如所不知道的 [事物多。这大体上符合普通世人的一般疑滞，然而对于智力所不知道的事物]，不可以妄求。"诘难说：智力所不知道的事物，相命一定也不能知晓。如今暗自默许（相命功用），便（使得相命所知的事物）多于智力所知的事物，这是为什么呢？一定是由于把本源状态的事物说成无，再勉强用征验证明其实有；勉强证明实有的征验，将不足于事数；而再合并那些已被征验验证过的事物，便说相命所知的事物多于智力所知的事物。如果知与不知的情况确实这

样，便真有不尽周延的弊端：即不能（运用智力）根据显现求得隐微，寻求端始探究绪末，从［子午］而推知卯未。大凡寻求事物端绪的道理，犹如优秀猎手猎获禽兽。纵然追寻禽兽的踪迹，时常是一无所获，然而猎获禽兽，何尝不是通过这一途径呢？如今吉凶不能事先预知，便说吉凶不可谋求，这与［禽］兽不能预料，便不敢举步前往，坐守空房无所聊赖有什么不同呢？据此说来，（运用智力）探求精奥考索隐微，怎么能称为妄求呢？

【解析】 阮德如不同意嵇康的诘难，于是，在《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一文中，继续坚持并极力解释“吉凶可知而不可为”与“性命自然”的观点，同时反驳嵇康的批评。总的看来，阮氏的辩解显得有些牵强，如在如何看待有无鬼神的问题上态度含混；将信顺、占卜、相面这些人的主体行为视为成就先天早已确定的命运的条件，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承认圣人先王“祷神”、“时日谴祟”的合理性，与前文“盛王无之”的说法相互抵触；过分强调吉凶的不可为，影响人们运用智慧改变命运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亦必然影响养生学说的客观价值，等等。这样，使得其反驳缺乏力度。

嵇康针对阮氏论证过程中存在的这些缺欠，逐条予以剖析与批驳，其阐述问题的总体思路，是从不同的角度揭示阮氏学说内部的自相矛盾，进而推翻阮氏的养生学说。纵观嵇康的前后论述，嵇康反对“性命自然”说，主张养生能够延寿；反对简单片面地看待占卜相面、履信思顺、家宅忌祟等等，主张明辨这些事物的本质，更好地利用其有利养生的一面；更进一步说，嵇康反对颇有儒家色彩的为求遂命的有限度的养生，主张更具道家色彩的为求延寿的彻底的养生。在魏晋时期诸多养生学说之中，嵇康的观点很有独到之处。

嵇康的诘难，善于从揭示事物内在逻辑的角度进行设问与推理，因而显得信而有据，有气势，有力度，这种方法，对于我们今人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附：阮德如《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1]。"《孝经》曰："为之宗庙，以鬼享之[2]。"其立本有如此者[3]。子贡称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仲由问神而夫子不答，其抑末有如彼者[4]。是何也？兹所谓"明有礼乐，幽有鬼神[5]"；"人谋鬼谋"，以"成天下之亹亹"也[6]。是以墨翟著《明鬼》之篇，董无心设难墨之说，二贤之言俱不免于殊途而两惑[7]。是何也？夫甚有之则愚，甚无之则诞，故二子者皆偏辞也[8]。子之言神，将为彼耶[9]？唯吾亦不敢明也。夫私神立则公神废，邪忌设则正忌丧，宅墓占则家道苦，背向繁则妖心兴[10]。子之言神，其为此乎[11]？则唯吾之所疾争也[12]。苟大获其类，不患微细[13]。是以见瓶水而知天下之寒，察旋机而得日月之动[14]。足下细蚕种之说，因忽而不察，是噎溺未知所在，亦莫辨有舟稼也[15]。

夫命者，所禀之分也[16]；信顺者，成命之理也[17]。故曰："君子修身以俟命[18]；""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19]。"何者？是天遂之实也[20]。犹食非命，而命必胥食，故然矣[21]。若吾论曰居忌行逆不能令彭祖夭，则足下举信顺之难是也[22]。论之所说信顺既修，则宅弃无责，故譬之寿宫无益殇子耳[23]。足下不云殇子以宅延，彭祖亦以宅寿，寿夭之说，使之灼然，若信顺之遂期，忌逆之夭性，而徒曰"天下或有能说之者"[24]。子而不言，谁与能之[25]？夫多食伤性，良药已病，[是] 相之所一也[26]。诬彼实此，非所以相证也[27]。夫寿夭不可求之宅而得之和，故论有 [可]，不知之[28]。[是] 足下忘于意而责于文，抑不本矣[29]。《难》曰："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长平之卒，命何同短[30]？"今论命者当辨有无，无疑众寡也[31]。苟一人有命，千万皆一也[32]。若使此不得系命，将系宅耶[33]？则唐虞之世，宅何同吉？长平之卒，居何同凶？亦复吾之所疑也。《难》曰："事之在外而能为害者，不以数尽[34]"；"单豹恃内而有虎[35]。"按足下之言，是豹忘所宜惧，与惧所宜忘[36]。故张毅修表，亦有内热之祸[37]。虽内外不同，钧其非和[38]。一曙失之，终身弗复，是亦虎随其后矣[39]。

夫谨于邪者慢于正，详于宅者略于和，［走］以为先，亦非齐于所称也[40]。今足下广之，望之久矣。

元亨利贞，卜之吉繇[41]；隆准龙颜，公侯之相者，以其数所遇，而形自然，不可为也[42]。使准颜可假，则无相[43]；繇吉可为，则无卜矣。今设为吉宅而幸福报，譬之无以异假颜准而望公侯也[44]。是以子阳镂掌，巨君运魁，咸无益于败亡[45]。故吾以无故而居者可占，何惑象数之理也[46]；设吉而后居者不可，则假为之说也[47]。然则非宅制人，人实征宅耶？其无宅也？似未思其本耳[48]。猎夫从林，其所遇者或禽或虎，遇禽所吉，遇虎所凶[49]。而虎也，善卜可以知之耳。是故知吉凶，非为吉凶也。故其称曰"无远近幽深，遂知来物"，不曰遂为来物矣[50]。然亦卜之尽理，所以成相命者也[51]。至于卜世与年，则无益于周录矣[52]。若地之吉凶有虎禽之类，然此地苟恶，则当所往皆凶[53]；不得以西东有异，背向不同；宫姓无害，商则为灾[54]；福德则吉至，刑祸则凶来也[55]。故《诗》云："筑室百堵，西南其户[56]。"古之营居，宗庙为先，厩库次之，居室为后[57]。缘人理以从事，以此议之，即知无太岁刑德也[58]。若修古无违，亦宜吾论[59]；如无所［修］，不知谁从[60]？《难》曰："不谓吉宅能独成福，犹夫良农既怀善艺，又择沃土，复加耘耔，乃有盈仓之报。"此言当哉！诚三者能修，则农事毕矣。若或尽以邪用，求之于虚，则宋人所谓予助苗长，败农之道也[61]。今以家宅喻此，宜何比耶？为树艺乎？为耘耔乎？若三者有比，则请事后说；若其无征，则愈见其诬矣[62]。今卜相有征如彼，家宅无验如此，非所以相半也[63]。

按书：周公有请命之事，仲尼非子路之祷[64]。今钧圣而钧疾，何是非不同也[65]？故知臣子之情，尽斯心而已，所谓礼为情貌者[66]。故于臣弟，则周公请命；亲其身，则尼父不祷[67]。足下［是］图宅，将为礼也[68]？其为实也？为礼则事异于古，为实则未闻显理[69]。如是未得，吾所以为遗，而足下失所愿矣[70]。至于时日，先王所以诫不怠，而劝从事耳[71]。俗之时日，顺妖忌而逆事理，时名虽同，其用适反[72]。以三贤校君，愈见其合，未知所异也[73]。

《难》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众。"此较通世之常滞也[74]。然智所不知，不可以妄求；智所能知，恶其以学哉[75]？故古之君子修［身］择术，成性存存，自尽焉而已矣[76]。今据足下所言，在所知耶？则可辨也。所不知耶？则妄求也。二者宜有一于此矣。夫小知不及大知，故乃反于有[77]。无为有者，亦蟪蛄矣[78]。子尤吾之验于所齐，吾亦惧子游非其域，侥有忘归之累也[79]。

【校注】 （1）《易》文见《易·系辞上》。河：黄河。洛：洛水。相传伏羲时有龙马出于黄河，马背有旋毛如星点，称作龙图或河图，伏羲取法以画八卦生蓍法；夏禹治水时有神龟出于洛水，背上有裂纹，纹如文字，称为洛书，禹取法而作《尚书·洪范》"九畴"。

（2）《孝经》文见《丧亲章》。鬼：指祖先神。

（3）立本：与下句"抑末"对文，指建立敬待鬼神这一根本。

（4）子贡：孔子的学生。性：天性。《论语·公冶长》："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仲由：字子路，孔子的学生。孔子不回答子路问神事见嵇康《难》文注（3）。抑末：指抑止鬼神之类的末事。吴钞本"抑"作"伤"。

（5）语见《礼记·乐记》。幽：谓冥昧之中。

（6）人谋鬼谋：语见《易·系辞下》，谓与人商议和与鬼神商议（亦即占卜鬼神）。亹亹（wěi 伟）：勤勉不倦貌，此谓人人各自辛勤劳作的太平治世。《易·系辞上》："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

（7）墨翟：战国时鲁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书中有《明鬼》篇，其文旨在阐明鬼神之实有。董无心，战国时人，事迹无考。《汉书·艺文志》子部儒家类著录有《董子》一篇，今佚。《论衡·福虚篇》记有董无心诘难墨家门徒缠子以鬼神事。

（8）甚有之：谓过分肯定有鬼神。甚无之：谓过分肯定无鬼神。诞：虚妄，荒诞。"二"原作"三"，据文澜阁四库全书改。

（9）子之言神：系就嵇康《难》文首句"神祇遐远，吉凶难明"而言。将为彼耶：难道是因为"二子者皆偏辞"吗？

（10）私神：在较小范围内祭祀的、未经权威人士认可的鬼神。邪忌：怪诞

不正的、未经权威人士认可的禁忌。家道：家业，家境。背向：戴明扬云："案此处谓宅墓之背向也。"妖心：怪异不正之心。

(11) 其为此耶：难道是因为以上这些问题吗？

(12) 所疾争：所要尽力辨争的内容。

(13) 大获其类：大体上了解了事物的类别。患：忧虑，担心。吴钞本"苟大"作"夫苟"，似更合文意。

(14) 瓶：陶制汲水器。《吕氏春秋·察今篇》："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旋机：同"璇玑"，为"璇玑玉衡"的省称，指古代观测天象的一种仪器。吴钞本"见瓶"作"面边"。明抄本及《乾坤正气集》"水"作"冰"。

(15) 细：微小，此用为动词，指蔑视。嵇康《难》文称阮德如"但撮提群愚蚕种"。

(16) 命：命运。分：天分。

(17) 信顺：诚信与和顺，亦即嵇康《难》文引《易·系辞上》"履信思顺"之意。成命：成就命运。

(18) 俟命：听天由命，静待命运的支配。《礼记·中庸》："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孟子·尽心上》："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19) 语见《孟子·尽心上》。岩墙：将要倒塌的墙。

(20) 夭遂：夭折与寿终。"实"原作"宝"，据《续古文苑》改。

(21) 食非命：食物并不等于生命。胥：依赖。然：宜，合适。

(22) 居怠：居处懈怠，即不修身。行逆：行为不正。

(23) 论：指阮德如自己的前篇论文。无贵：不足以为贵。

(24) 使之灼然：使寿夭之说清晰明白。灼然，显明貌。遂期：成就寿期。性：生命。徒：空。

(25) 本句谓，您如果不能说，谁是能说之人呢？

(26) 已病：治病。是相之所一也：这与相命是同类之事。一，同。原无"是"字，据吴钞本补。

(27) 诬彼：谓以宅无吉凶之事为诬妄。实此：谓以药能治病之事为实有。本句是就嵇康《难》文"服药是相之所一，宅岂非是一耶"而言。

(28) 论有可：谓阮文论述中有能够"得之和"的内容。不知之：谓嵇康不知之。原无"可"字，据吴钞本补。

(29) 抑：或许。不本：没有领悟我的本意。"是"字处原空缺，文津阁四

库全书本作“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者”，今据吴钞本补。

（30）“难”字原作“虽”，据吴钞本、明抄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改。

（31）疑：惑。

（32）一：相同。

（33）此：指天命。系命：归结、寄托个人的命运。将：岂。

（34）不以数尽：不能用数字尽举其数。

（35）吴钞本“而有虎”作“有虎害”，似更合文意。

（36）所宜惧：指“事之在外而能为害者”。所宜忘：指养生求和之事。

（37）张毅：鲁国人。修表：即《庄子》所云“养其外”，指修养自己的外在行为，《吕氏春秋·必己篇》与《淮南子·人间篇》并云“张毅好恭”。参见嵇康《答难养生论》注（136）引《庄子·达生篇》。内热：泛指体内阴阳不协，虚火上亢之症。

（38）钧：均。

（39）一曙：犹一旦、一朝。

（40）走以为先，亦非齐于所称也：我是认为（顺命养和）很重要，但又不仅仅局限于上述这些内容。走：自称的谦词，犹言“仆”。齐：局限。所称：指阮德如自己所说的内容。“走”字处原空缺，各本分别作“卜”、“子”、“欲”，今据吴钞本补。

（41）元亨利贞：为《易》中说明卦义的四个表示吉祥的常用卦辞，同时因其首见于《易·乾》，又称之为《乾》卦四德。繇（zhòu 宙）：古时占卜的文辞。

（42）隆准：高鼻子。龙颜：眉骨圆起。其：指吉繇与吉相。数：命运。形自然：形成于自然。阮德如认为，从受命运支配，形成于自然而不能人为的角度看，占卜与相命是相同的。

（43）假：借。无相：不能相面。

（44）设为：建设。幸：希冀，谋求。

（45）见嵇康《答释难》文注（66）、（67）。

（46）以：认为。无故而居者可占：平常居住的宅舍可以占卜，亦即阮德如前《论》所云“占成居则验”之意。故，事。何惑于象数之理：哪里是疑惑于龟筮占卜之理。象数，指龟筮占卜。

（47）设吉而后居者不可：建造吉卦之宅而后来居住的人没有获吉，亦即阮德如前《论》所云“使造新则无征”之意。设吉，即上文“设为吉宅”的省略。假为：假设。“假”前原有“何”字，据戴明扬校语删。

（48）以上三句谓：那么不是宅舍制约人事，是人事实际上在验证宅舍呢？还是与宅舍无关呢？您似乎未认识到此事的关键之处。非宅制人，是针对嵇康《难》文"苟宅能制人使从之"而言。征，验证。

（49）从林：到林中打猎。从，往，到。

（50）遂：于是。《易·系辞上》："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51）本句谓：这也说明占卜能够穷尽事理，是成就相命的方法之一。

（52）世：父子相承为一世，亦即一代。《周礼·秋官·大行人》郑玄注："父死子立曰世。"周录：同"周禄"，指周王室世代相传的福运。据《左传·宣公三年》，周成王曾占卜周禄，得享世三十，享年七百。而实际上周朝从武王姬发至赧王姬延，共历经三十五世、1283年，超过占卜之数。

（53）有：有如，犹。

（54）见嵇康《答释难》文注（76）。

（55）福德：此谓享受幸福与恩惠。刑祸：此谓遭受刑罚与灾祸。

（56）《诗》文见《诗·小雅·斯干》。堵：古代筑墙的计量单位名，一般谓长高各一丈为一堵。西南其户：在西面和南面开有门户。

（57）厩库：牲口房和库房。《礼记·曲礼下》："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

（58）缘：依据。太岁：本为古代天文学中假设的运行于黄道上的岁星名，古代数术家将其视为主宰凶事的天神，凡其运行所在的方位及与之相反的方位，均不可兴造、移徙、嫁娶、远行。刑德：伤害福庆。吴钞本"以此议之"作"如此之著"。

（59）本句谓：如果遵循古道而不违离，也仍适宜我之所论。本句及下句是就嵇康《难》文"古人修之于昔如彼，足下非之于今如此，不知谁定可从"而言。

（60）"修"字处原空缺，殷翔称似当为"修"字，"盖借对方重古道而驳斥对方之意。"今据补。

（61）宋人所谓予助苗长：即揠苗助长的典故，见《孟子·公孙丑上》。

（62）以上二句谓：如果家宅与三者有所比喻，那么请事后予以说明；如果家宅之说并无征验，那么更见其说诬妄了。

（63）相半：各占一半。嵇康《难》文认为"君子既有贤才，又卜其居……

乃享元吉。"

(64) 书：指前代典籍。周公有请命之事：指周公为周武王禳病而祈祷神灵之事。仲尼非子路之祷：孔子反对学生子路为自己祈神祷疾。《论语·述而》："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丘之祷久矣！'"

(65) 本句谓：同为圣人而同是病重，为什么对祈祷的肯否不同呢？今，句首语气助词，犹"夫"。钧，均。吴钞本"是非"作"事"。

(66) 斯：代指臣子。礼为情貌：礼仪是情感的外现形式，语出《韩非子·解老篇》。

(67) 亲其身：谓对待自己。

(68) 是图宅：以占卜宅舍为是。原无"是"字，据吴钞本补。

(69) 显理：显明的道理。

(70) 本句谓：像您这样言而不当，我为之感到遗憾，您亦没有实现驳难我的初衷。

(71) 时日：时辰与日期，亦即阮德如前《论》中"时日遣祟"的时日。从事：行事，办事。"从"原作"徒"，据吴钞本、明抄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及嵇康《答释难》文改。

(72) 时名：时日的名称。适反：恰好相反。

(73) 三贤：指嵇康《难》文中提到的"祷桑林"的商汤、"秉圭"祷神的周公，以及在"吉日惟戊"之时主持"既伯既祷"的周宣王。升：主，此指阮德如自己行文的主旨。

(74) 本句谓：这大体上符合普通世人的一般疑滞。较，概略。

(75) 恶其以学哉：哪里还用学习呢？

(76) 成性存存：谓养护自己的天性，保全自己的身躯。《易·系辞上》："成性存存，道义之门。"自尽：谓自我尽力。"身"字处原空缺，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补。

(77) 知：同"智"。反于有：谓归返于宅有吉凶之说。

(78) 本句谓：把宅无吉凶说成宅有吉凶，亦犹如蟪蛄议论冰雪。蟪蛄，见嵇康《难》文注（69）。

(79) 尤：责难。所齐：谓有所局限。游非其域：谓嵇康行游在不该行游的地域。傥：或许。忘归：犹谓痴迷不悟。

太师箴[1]

浩浩太素，阳曜阴凝[2]；二仪陶化，人伦肇兴[3]。厥初冥昧，不虑不营[4]；欲以物开，患以事成。犯机触害，智不救生[5]；宗长归仁，自然之情。故君道因然，必托贤明[6]；茫茫在昔，罔或不宁[7]。赫胥既往，绍以皇羲[8]；默静无文，大朴未亏[9]；万物熙熙，不夭不离[10]。爰及唐虞，犹笃其绪[11]；体资易简，应天顺矩[12]；絺褐其裳，土木其宇[13]；物或失性，惧若在予；畴咨熙载，终禅舜禹[14]。夫统之者劳，仰之者逸[15]；至人重身，弃而不恤[16]。故子州称疾，石户乘桴[17]；许由鞠躬，辞长九州[18]。先王仁爱，愍世忧时[19]；哀万物之将颓，然后莅之[20]。

下逮德衰，大道沉沦；智惠日用，渐私其亲[21]。惧物乖离，攘臂立仁[22]；利巧愈竞，繁礼屡陈[23]；刑教争施，天性丧真[24]。季世陵迟，继体承资[25]；凭尊恃势，不友不师[26]；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谋国，不吝灰沉；赏罚虽存，莫劝莫禁。若乃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崇丘山[26]。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陨颠。故殷辛不道，首缀素旗[28]；周朝败度，彘人是谋[29]；楚灵极暴，乾溪溃叛[30]；晋厉残虐，栾书作难[31]；主父弃礼，𪏆胎不宰[32]；秦皇荼毒，祸流四海。是以亡国继踵，古今相承；丑彼摧灭，而袭其亡征[33]。初安若山，后败如崩；临刃振锋，悔何所增[34]！

故居帝王者，无曰我尊，慢尔德音[35]；无曰我强，肆于骄淫。弃彼佞幸，纳此遌颜[36]；谀言顺耳，染德生患。悠悠庶类，我控我告[37]；唯贤是授，何必亲戚！顺乃造好，民实胥效[38]；治乱之原，岂无昌教[39]？穆穆天子，思问其僁[40]；虚心导人，允求谠言[41]；师臣司训，敢告在前[42]。

【校注】 （1）太师：古官名，为众官中最尊者。箴（zhēn 针）：文体名，主要表现规劝告诫等内容。《文心雕龙·箴铭》："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箴石也。"

（2）太素：此指充满无限生机的太空世界。《列子·天瑞》："太素者，质之始也。"

（3）二仪：天地。伦：类。肇：始。

（4）厥：其。营：思虑，谋求。吴钞本"厥"作"爰"。

（5）机：捕捉鸟兽的机械装置，如夹具等，此喻对人有害的各种圈套、陷阱。

（6）"因"原作"自"，据吴钞本改。

（7）茫茫：遥远。在昔：往昔，从前。罔：无。

（8）赫胥：同"华胥"，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庄子·马蹄篇》："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成玄英疏："赫胥，上古帝王也……盖炎帝也。"绍：续。既往：去世的委婉说法。皇羲：伏羲。

（9）无文：谓没有治国理民的礼仪制度与法律条文。大朴：指人的最为淳真质朴的品质。参见嵇康《难养生论》注（3）。

（10）熙熙：和乐繁盛。《逸周书·太子晋》："万物熙熙，非舜而谁能？"孔晁注："熙熙，和盛。"

（11）其：代指赫胥、伏羲。绪：指前人未竟的功业。吴钞本"爰"作"降"。

（12）体：政体，政事。资：取用。矩：指地。《吕氏春秋·序意》高诱注："矩，方地也。"

（13）絺（chī 吃）褐：细葛布与粗麻布。

（14）畴咨熙载：谓访求贤良弘扬功业。畴，谁；熙，兴；载，事。《书·

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书·舜典》："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上句已明言"唐虞"，则本句"舜禹"当误，似应为"夏禹"。

（15）仰：依赖，依靠。

（16）恤：顾及，顾念。

（17）子州：即子州支父，相传为尧时隐士。疢：疾病。《庄子·让王篇》："（尧）又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对曰：'以我为天子犹之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石户：又称石户之农，相传为尧时隐士。桴：小的竹、木筏子。《庄子·让王篇》："舜以天下让其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以舜之德为未至也，于是夫负妻戴，携子以入于海，终身不返也。"

（18）许由：相传为尧时隐士。鞠躬：谓穷困己身。鞠，通"鞫"，穷困。据皇甫谧《高士传》，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避居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尧又召许由为九州长，许由不愿听闻，洗耳于颍水之滨。

（19）愍：悯。

（20）颓：破败，衰退。莅：临视。

（21）智惠：同"智慧"，此指用于争权夺利的诸多谋略。

（22）攘臂：捋起衣袖伸出胳膊，形容神情激奋，此用为贬义。"攘臂立仁"原作"擘□□仁"，各本分别作"擘义去仁"、"擘撇怀仁"、"擘义画仁"、"擘画违仁"，今据吴钞本改补。

（23）利巧：贪婪诡诈，语出《礼记·表记》："其民之敝，利而巧。"

（24）夭：摧折。

（25）继体承资：谓承袭先王的权位与财富。

（26）不友不师：谓不能任用贤良之臣。《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君与处，上皆其师，中皆其友。"

（27）"崇"原作"蒙"，据吴钞本改。

（28）殷辛：殷纣王，名辛。不道：无道，不行正道胡作非为。据《史记·殷本纪》，纣王无道，天下反叛。周武王率诸侯伐纣，斩纣王头，悬于白旗之上。

（29）败度：此指周厉王弃除纳谏旧制，禁止人们议论朝政之事。彘（zhi志）人：生活在彘地之人。彘，古地名，故址在今山西省霍县东北。谋：接触，会合。《国语·周语上》："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国人）乃流王于彘。"

（30）楚灵：指春秋时的楚灵王。乾溪：古地名，故址在今安徽省亳县东南。据《史记·楚世家》，楚灵王十二年春，灵王乐居乾溪，国人苦役。公子比在都

城杀太子禄，自立为王。众人皆叛离灵王而去，灵王饥于嶅泽，后自缢而亡。

（31）晋厉：指春秋时的晋厉公。栾书：晋大夫。据《史记·晋世家》，晋厉公宠信姬妾，重用外戚，诛杀三郤，栾书与中行偃率众因杀厉公，迎立悼公。

（32）主父：指战国时赵国的武灵王。弃礼：指武灵王废长子章而立子何事。觳（kòu 扣）胎：尚须成鸟哺食的幼鸟。不宰：谓不经烹治而生吃。据《史记·赵世家》，武灵王宠幸吴娃，废太子章，立吴娃子何为王，自称主父。公子章起兵作乱，公子成与李兑杀公子章，同时兵围主父所居沙丘宫，主父寻觅麻雀幼子等为食，百日后饿死。

（33）征：征兆，此指事物的最初情形。"摧"原作"权"，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改。

（34）临刃振锋：谓面对行刑时挥振起来的利刃。悔何所增：谓悔得不能再悔了。

（35）德音：善言。

（36）遻（è 饿）颜：犹"犯颜"，指敢于仗义直谏的人。

（37）庶类：万物，此指众多的臣民。我：指帝王。

（38）乃：此。造：造就，成就。实：语助词。胥：皆。《诗·小雅·角弓》："尔之教矣，民胥效矣。"

（39）原：本。昌：美言。

（40）穆穆：端庄和敬貌。愆（qiān 千）：过失，罪过。吴钞本"问"作"闻"。

（41）允：诚。谠（dǎng 党）言：正直之言。

（42）师臣：指三公之类的高官，此为本文作者拟太师口吻的自称。敢：谦词，犹冒昧。

【今译】 苍茫浩渺太空寰宇，阳气显耀阴气重凝；天地灵气共同化育，人类自此始得生成。起初人们淳厚质朴，不知谋虑不懂运筹；私欲由于外物诱惑而逐渐开启，祸患由于庶事劳身而不断产生。干犯机陷触及危害，智慧不能挽救生命；于是尊崇长者归心仁义，成为万民人之常情。所以君王之道因循此情，凡事必托贤明精英；茫茫远古先民之世，无人不享和乐安宁。赫胥古帝去世之后，由那伏羲继位承续；静默无为不行礼法，民众淳情尚未损亏；万物和美繁

荣昌盛，没有夭亡没有流离。及至古帝唐尧虞舜，仍然笃守先帝遗绪；政事奉行平易简约，顺应天地自然规律；葛布麻布缝制衣裳，土石木料构建屋宇；万物一旦有伤其性，心中惊惧若罪在己；广求贤良弘扬大业，最终禅位古帝夏禹。大凡统领天下的人辛劳，仰仗明君的人安逸；因而至德之人珍重己身，鄙视高位不屑顾及。所以子州支父称病辞让，石户之农乘桴入海；许由甘愿穷困己身，拒绝出任九州之长。前代贤王宽仁慈爱，怜悯世人忧虑时事；哀伤万物将要衰败，然后登位临视天下。

下及后王品德衰微，治世正道隐匿沉沦；智慧谋略日日运用，逐渐偏重自己亲人。惧怕万物违离自己，捋袖赤膊推崇慈仁；贪婪诈伪愈加竞斗，繁缛礼节屡屡设陈；刑罚教化交互施用，伤人天性丧人本真。衰末之世大道败坏，争相承继权位物资；凭藉尊显依恃高位，不敬贤臣不重友师；任意宰割天下万民，用以满足一己之私。所以君居高位日益奢侈，为臣之道歧生异心；竭尽心智图谋篡国，不惜殒命如灰没沉；厚赏重罚虽然并存，不能劝勉不能阻禁。于是（侯王重臣）骄傲自大放肆情志，拥兵自重揽政专权；矜负淫威纵行暴虐，祸患超过丘陵高山。刑罚本为惩治暴虐，如今用以胁迫群贤；先王做事是为天下，如今做事为己一人；臣下怨恨自己官长，君王猜忌自己属臣；亡国大乱深重频繁，国家因而陨坠倾颠。所以殷纣王荒淫无道，首级高悬西周白旗；周厉王败坏旧制，最终与彘人共同生活；楚灵王极端凶暴，乾溪之乱众人溃叛；晋厉公残酷暴虐，栾书率众兴兵发难；武灵王废弃定制，被困冷宫生食雀崽；秦始皇凶残狠毒，祸患流布达于四海。因此亡国之事相继发生，古往今来持续不停；虽也鄙其毁败灭亡，却又因袭亡国的最初情形。国家起始安稳如山，后来破败犹如山崩；面对兵刃挥振利锋，万分后悔（又有何用）！

所以高居帝王之位的人，不要自称唯我独尊，慢待那些善语良言；不要自称唯我独强，纵情于那骄奢荒淫。摈弃那些佞幸小人，进纳如此犯颜忠贤；阿谀之言虽然顺耳，玷污德行萌生祸患。悠悠众

多士庶百姓，由我制御由我教告；政务只能授予贤良，何必一定自己亲戚！遵循此道成就佳业，万民都会追随仿效；对于治乱的根本举措，怎会没有美好指教？端庄和敬圣明天子，专意征询自己缺点；虚心谦逊诱导众人，诚意觅求正直之言；臣为太师主掌训诲，冒昧奉告在您面前。

【解析】 曹魏政权后期，皇室贵族贪图享乐大权旁落，司马氏父子擅权自重步步紧逼，在这种情况下，嵇康撰写本文，借用太师的口吻，对曹魏最高决策层进行婉言规劝，其用心可谓良苦。文中引古述今，析事辨理，希望当朝天子以天下大业为重，“弃彼佞幸”，任贤纳谏。客观地看，嵇康的这一建议，对于逐渐恢复皇权实力还是很有价值的。然而，司马氏集团羽翼已丰，而皇室成员又大多贪乐苟安，嵇康纵有千条妙计，也已无力回天了。全文用严整的韵文写成，风格庄重淳正，言辞质朴真诚，十分贴切地反衬出嵇康对于国家前途的关注与忧虑之情。

家　诫[1]

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2]。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于必济[3]。若心疲体解，或牵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则议于去就[4]。议于去就，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向所［已］见役之情胜矣[5]！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匮而败之[6]。以之守则不固，以之攻则怯弱；与之誓则多违；与之谋则善泄；临乐则肆情，处逸则极意。故虽荣华熠耀，无结秀之勋[7]；终年之勤，无一旦

之功，斯君子所以叹息也。若夫申胥之长吟，夷叔之全洁，展季之执信，苏武之守节，可谓固矣[8]！故以无心守之，安而体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耳[9]！

所居长吏，但宜敬之而已矣[10]。不当极亲密，不宜数往，往当有时。其有众，又不当独在后，又不当宿[11]。所以然者，长吏喜问外事，或时发举，则怨者谓人所说，无以自免也。若行寡言，慎备自守，则怨责之路解矣[12]。

其立身当清远。若有烦辱，欲人之尽命[13]。托人之请求，当谦言辞谢，其素不豫此辈事，当相亮耳[14]。若有怨急，心所不忍，可外违拒，密为济之。所以然者，上远宜适之几，中绝常人淫辈之求，下全束脩无累之称，此又秉志之一隅也[15]。

凡行事，先自审其可。若于宜行此事，而人欲易之，当说宜易之理[16]；若使彼语殊佳者，勿羞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来守人，虽复云云，当坚执所守，此又秉志之一隅也[17]。

不须行小小束脩之意气，若见穷乏而有可以赈济者，便见义而作。若人从我，有所求欲者，先自思省[18]：若有所损废多，于今日所济之义少，则当权其轻重而拒之[19]。虽复守辱不已，犹当绝之。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无我有，故来求我。此为与之多也[20]。自不如此，而为轻竭，不忍面言，强副小情，未为有志也[21]。

夫言语，君子之机[22]。机动物应，则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若于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则当惧有不了之失，且权忍之[23]。[已]后视向不言此事无他不可，则向言或有不可[24]。然则能不言，全得其可矣。且俗人传吉迟，传凶疾，

又好议人之过阙，此常人之议也。坐中所言，自非高议，但是动静消息，小小异同，但当高视，不足和答也[25]。非义不言，详静敬道，岂非寡悔之谓[26]？人有相与变争，未知得失所在，慎勿务之也[27]。且默以观之，其[是]非行自可见[28]。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29]。就有人问者，犹当辞以不解[30]。近论议亦然[31]。若会酒坐，见人争语，其形势似欲转盛，便当无何舍去之，此将斗之兆也[32]。坐视必见曲直，傥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33]；其不是者方自谓为直，则谓曲我者有私于彼，便怨恶之情生矣。或便获悖辱之言，正坐视之，大见是非而争不了，则仁而无武，二义无可，[故]当远之也[34]。然大都争讼者，小人耳[35]。正复有是非，其济汗漫，虽胜，何足称哉[36]！就不得远取醉为佳[37]。若意中偶有所讳，而彼必欲知者，若守大不已，或劫以鄙情，不可惮此小辈，而为所挽引，以尽其言[38]；今正坚语，不知不识，方为有志耳[39]。

自非知旧邻比，庶几已下，欲请呼者，当辞以他故，勿往也[40]。外荣华则少欲，自非至急，终无求欲，上美也。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41]。

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强知人知[42]。彼知我知之，则有忌于我。今知而不言，则便是不知矣。若见窃语私议，便舍起，勿使忌人也。或特逼迫，强与我共说，若其言邪险，则当正色，以道义正之[43]。何者？君子不容伪薄之言故也。一旦事败，便言某甲昔知吾事，〔是〕以宜备之深也[44]。凡人私语，无所不有，宜豫以为意，见之而走[45]。或偶知其私事，与同，

则〔不〕可[46]；不同，则彼恐事泄，思害人以灭迹也。非意所钦〔重〕者，而来戏调蚩笑〔友〕人之阙者，但莫应[47]；从小共转至于不共，亦勿大冰矜，趋以不言答之，势不得久，行自止也[48]。自非所监临，相与无他宜，适有壶榼之意，束修之好，此人道所通，不须逆也[49]。过此以往，自非通穆，匹帛之馈，车服之赠，当深绝之[50]。何者？常人皆薄义而重利，今以自竭者，必有为而作。损货徼欢，施而求报，其俗人之所甘愿，而君子之所大恶也[51]。

〔凡此数端其识之[52]。〕又慎，不须离搂强劝人酒，不饮自已[53]；若人来劝己，辄当为持之，勿稍逆也[54]。见醉薰薰便止，慎不当至困醉，不能自裁也[55]。

【校注】 （1）诫：文体名，主要用于对属下或晚辈的规劝与告戒。

（2）准行：谓依照一定的标准、法度而行事。拟议：揣度商议，语本《易·系辞上》："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3）之：往。躬：身。

（4）解：同"懈"。议：斟酌，选择。去就：此谓坚持初衷与改变初衷。

（5）所已：同"所以"，表示原因，情由。见役：被支配，被役使。原无"已"字，据《永乐大典》卷一五零七三补。

（6）不成一匮：即功亏一篑之意。匮：同"篑"，土筐。

（7）荣华：同"荣花"，指草木开花。熠（yì义）耀：光彩鲜明貌。秀：植物的果实。"荣"原作"繁"，据《永乐大典》、《艺文类聚》卷二十三改。

（8）申胥：指春秋时楚人申包胥。吟：呻吟，此指号哭。据《左传·定公四年》，楚国被吴国攻破，楚昭王被吴人劫往吴国。申包胥为拯救楚国，入秦乞求救兵，连哭七天七夜，感动了秦王，发兵救楚，最终使楚昭王平安返回郢都。夷叔：指殷末著名隐士伯夷与叔齐。武王灭商，伯夷叔齐认为周德衰弊，避居首阳山采薇而食，最终饿死。展季：指春秋时鲁国大夫柳下惠，以正直而守信著称，如《吕氏春秋·审己篇》载有柳下惠劝鲁君将真岑鼎送与齐王而免除鲁国之难事。苏武：西汉初年人，曾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匈奴，匈奴单于劝苏武归

降，苏武不从，结果被扣留十九年，历尽艰苦而不失汉臣之节，事见《汉书·苏武传》。“叔”原作“齐”，据《永乐大典》及《艺文类聚》改。

(9) 盛：极，甚。“者”字后原有“可”字，据《永乐大典》、《艺文类聚》及吴钞本删。

(10) 所：连词，表示承接，犹“而”。居：相处。

(11) 其：连词，表示假设。本句原作“其众人又不当宿留”，据《永乐大典》及吴钞本改。

(12)《永乐大典》“之路解矣”作“不入”。戴明扬先生认为“若”字当从《戒子通录》作“宏”。《永乐大典》“若”作“厷”，似为“宏”字之误。

(13) 烦辱：指繁杂卑贱之事。《周礼·秋官·司隶》：“邦有祭祀、宾客、丧纪之事，则役其烦辱之事。”欲人之尽命：谓当事者希望人人尽力相助。

(14) 豫：参与。亮：通“谅”。“谦言辞谢”原作“谦辞□谢”，“豫”原作“预”，并据《永乐大典》及吴钞本改。

(15) 上：此指年龄、身份高于自己的人。宜适：犹适宜。几：通“冀”，期望。中：此指年龄、身份与自己相仿的人。下：此指年龄、身份低于自己的人。无累：谓不受外物的牵累。《左传·隐公十一年》：“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累”原作“玷”，据《永乐大典》及吴钞本改。

(16) 于：为。“若于宜行此事”原作“不差于宜，宜行此事”，据《永乐大典》及吴钞本改。

(17) 以情求来守人：犹今语所谓套近乎软磨硬泡。

(18)“有所求欲者”原作“欲有所求”，据《永乐大典》及吴钞本改。

(19)《永乐大典》及吴钞本“拒”作“距”。

(20)《永乐大典》“为”作“谓”。

(21) 自不：犹“自非”，倘若不是。如此：指上文所言“思省”、“拒之”等。

(22)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机”上有“枢”字。

(23) 善：熟悉。了：明瞭。

(24) 已后：以后。原无“已”字，据《永乐大典》及吴钞本补。

(25) 坐中：指在公开场合的聚会共坐之中。“中”原作“言”，据《永乐大典》及吴钞本改。

(26) 详：通“祥”。寡悔：少懊悔。《论语·为政》：“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永乐大典》“义”作“议”。

（27）变：通“辩”。务：从事，致力。“务之”原作“预”，吴钞本作“豫之”，今据《永乐大典》补改。

（28）原无“是”字，据《永乐大典》及吴钞本补。

（29）至竟：犹言“最终”。《永乐大典》“可不”作“不可”。

（30）就：即使。

（31）近：接近，逢遇。

（32）无何：不多时，不一会儿。“无何”原作“呕”，据《永乐大典》及吴钞本改。

（33）傥：倘若。“傥”原作“党”，据《永乐大典》及吴钞本改。

（34）使：连词，即使，纵然。悖辱：谬误违理。辱，违逆，过失。争：通“诤”，规劝。武：指人的勇猛果敢当机立断的品德。二义：指仁与武。“二”原作“于”，据《永乐大典》及吴钞本改。原无“故”字，据《永乐大典》及吴钞本补。

（35）“大都”原作“都大”，据《永乐大典》及吴钞本改。

（36）正：连词，即使。复：再。其：假如。汗漫：漫无标准，不着边际。疑“汗漫”当为“汙漫”，指污秽不逊之语。“其”原作“共”，“何”原作“可”，并据《永乐大典》及吴钞本改。

（37）就不得：莫不如。

（38）大：赞美，颂扬。《永乐大典》及吴钞本无“大”字。

（39）今：若。

（40）庶几：指贤才。已：同“以”。请呼：谓邀请。

（41）孔文举：指东汉末年的孔融。据《后汉书·孔融传》，孔融十六岁时（按：当为十七岁），张俭因触怒宦官侯览而被通缉，逃到孔褒（孔融兄）处寻求避难，恰值孔褒不在，孔融作主收留了张俭。事发后，孔褒孔融皆被捕，二人争相承担罪名，最后孔褒被处死，孔融因此而显名。

（42）公私：此指隐私。人知：人之所知，此指其隐私。

（43）“特”原作“时”，据《永乐大典》改。

（44）原无“是”字，据《永乐大典》及吴钞本补。

（45）“像”原作“预”，据《永乐大典》及吴钞本改。

（46）原无“不”字，据《永乐大典》及吴钞本补。

（47）蚩笑：嗤笑。原无“重”、“友”二字，据《永乐大典》及吴钞本补。

（48）冰矜：谓容貌言语凛然严肃。“亦”原作“而”，“久”原作“人”，据

《永乐大典》及吴钞本改。《永乐大典》及吴钞本“冰”作“求”。

(49) 监临：监督，监视。汉代专门有监督各级官员的制度。壶榼(kē 科)：泛指盛酒或茶水的容器。束修：十束干肉，古人常用作相互馈赠的礼品。《永乐大典》及吴钞本无“自非”之后的“所”字。

(50) 通穆：谓关系非常深厚的至交。

(51) “损”原作“潪”，据《永乐大典》及吴钞本改。

(52) 此七字处原空缺，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补。

(53) 离搂：纠缠不舍。《永乐大典》及吴钞本“搂”作“楼”。

(54) 辄：犹“则”。持：奉侍。“稍”字原作“诮勿”，据《永乐大典》及吴钞本改。

(55)《永乐大典》及吴钞本“裁”作“财”。

【今译】 人如果没有志向，就不能称其为人。只有君子专心致志，心中所想的是按照规范行事，自然应当衡量事情的善恶，一定要斟酌再三然后行动。如果其事正是心志所向往的，便应自我对心发誓，至死坚守永不改变，耻于身行未达目的，期望于其事一定成功。如果心意疲惫身体懈怠，或者牵累于世间万物的诱惑，或者牵累于内心欲望的干扰，不能忍受眼前一时的忧患，不能忍受细故引发的私情，便会忖度犹豫于或去或就。忖度犹豫于或去或就，便会两种心情交互相争。两种心情交互相争，那么方才被私欲杂念支配的情感便会获胜。因而或许有的人半途而废，或许有的人功亏一篑而失败。用这样的人坚守则不会牢固，用这样的人进攻则懦弱胆怯；与这样的人盟誓则大多违约，与这样的人谋事则喜好外泄；(这样的人)面对声色则纵放情欲，身处安逸则尽恣己意。所以(这样的人)虽然看似鲜花明灿，却无结出硕果的功效；虽然整年忙忙碌碌，却无常人一日的业绩，这正是君子之所以时常叹息的原因。如果像那申包胥赴秦乞师七日长哭，伯夷叔齐避居首阳全己洁行，柳下惠申明大义秉持信义，苏武忍辱受难笃守操节，这些人都能称得上心志坚定啊！所以，能够用没有二心的方法恪守其志，坚贞不渝而履行其志，就好像其志与己天然浑成，这才是最佳的守志之人啊！

至于与上级长官相处，只应尊敬他们便可以了。不应当非常亲密，不应当频频造访，造访应当有合适的时机。如果有很多人（共同拜见长官），又不应当独自呆到最后，更不应当在长官处留宿。之所以要这样，长官喜好询问世间之事，或许有时揭举了某些事情，那么怨恨的人就会说有人密告，就没有办法自我开脱了。如果实行寡言之策，谨慎戒备自我保护，那么怨恨责怪的来源就会消除了。

立身处世应当清亮高远。如果遇到繁杂卑贱之事，别人会希望自己尽力帮忙。对于托己相助的请求，应当婉言拒绝，如果向来不参与这些人的事情，人们自然会予以谅解。如果某人对此深为不满，自己又不忍坐视不管，可以表面拒绝，暗中相助。之所以要这样，对上可以远避适宜自己的期望，居中可以谢绝常人俗辈的请求，对下可以保全束身修行没有牵累的声名，这又是持守心志的一个方面。

大凡做事，首先要自我思考是否可行。如果是应该做这件事，而别人想要改变，应当允许其阐述应该改变的理由；假如其人所说的特别动听，也不要含羞改变顺从其非；如果其人的理由并不充分，而又改用感情相求的方式来守候于我，虽然其一再喋喋不休，应当坚持自己的初衷，这又是持守心志的一个方面。

不必拘泥于狭隘的束身修行的感情意气之中，如果看见穷困匮乏之人，而自己又有能够赈济的能力，便应当见义而为。如果有人追随于我，而有所乞求，应当首先自我深思：如果自己损耗得太多，在今日所成就的道义又很少，便应当权衡利害轻重而拒绝他。即使他一再纠缠苦求不止，仍应当坚决拒绝。然而大多情况下别人有所请求，都是他无我有，所以才前来求我。这是给予他的太多了的缘故。倘若不是这样，而做出轻易竭尽自己之事，不忍心当面拒绝，勉强应合狭隘的情感，这不是有志气的表现。

大凡言辞话语，是君子立身行事的机枢。机枢一动外物随应，于是是是非非的各种现象就会显露出来，因此不能不多加慎重。如果对于对方的意思不熟悉明瞭，而自己的意思又想说出，那么应当戒惧会有不了解对方（而轻率发言）的过失，权且暂时忍耐不说。事

后看到先前不说此事并没有什么不可以，那么先前如果说了或许就有不可以了。既然这样，那么能够不说，就可以完全无错了。况且世俗之人传达吉讯迟缓，传达凶讯迅速，且又喜好议论别人的缺点过错，这就是普通世人的言谈。众人共坐时的交谈，倘若不是卓识高论，仅仅是在或行或止或消或长等细小问题上，稍稍有所不同，对此只应仰目高视，不值得予以应答。不符合大义的话不说，祥和恬静笃敬正道，这难道不是所说的少得懊悔之意吗？人们时有相互争辩，在不知道是非对错在何一方时，切莫致力于其中。暂且静静地在旁观看，其〔是〕非将会自然显现。或许一方稍有道理却又不足以肯定，另一方稍有不是却又不足以非难，最终可以用不发言表态的方法来对待此事。即使有人询问自己的看法，仍应用不理解的托辞予以回绝。逢遇别人论说评议时也应该这样。如果正值酒宴共坐，看见有人相互争论，其情形似乎要转向激化，便应当尽快离席而去，这是将要发生争斗的征兆。坐视争语必然明见二人的是非曲直，倘若不能不发言表态，一旦发言必然说正确在其中一人；而不正确的一人正自我宣称有理，便会说认为我无理的人偏袒于对方，便会产生怨恨之情。有的人即使听到荒谬背理的话语，仍然端坐观看，已经明辨是非而又规劝不了，则是空有仁名而没有勇武之德，（这样的做法）于仁于武均无可取，〔所以〕应当离席远去。然而大多数争论不休的人，是庸俗小人。即使再有是非对错，假如借助于不着边际（的高声大语），虽然获胜，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莫不如远在一边喝得大醉为好。如果心中偶尔有所忌讳，而对方一定想要知道，假如对方守在身边不停地颂扬夸奖，或者胁迫以鄙视轻蔑之情，不能惧怕这些卑贱之辈，而被其牵制约束，而尽述忌讳之言；如能正色郑重回答，不知所讳无可奉告，才是有志之举。

倘若不是知心旧交亲密近邻，贤才以下之人，想要邀请于我，应当借故推辞，不要应邀前往。疏远荣华富贵则少有欲望，倘若不是非常紧要，终生无求无欲，这是最为美好的。不必在小节上做到卑微谦恭，应当在大节上谦逊宽弘；不必在小节上做到廉洁知耻，应

当顾全大节上的辞让。譬如面对朝廷让出官职，面对大义让出生命，譬如孔融请求代兄而死，这才是忠臣烈士的操节。

大凡人人自有其隐私，切莫硬要了解人的隐私。如果对方知道我已经知道了他的隐私，便会对我有所忌恨。若能知其隐私而不对外说，那么便也是不知隐私了。如果看见有人窃窃耳语私下议论，便应弃之而去，不要使他们忌恨我。有时他们特意强迫，硬要与我一同议论，如果他们的言语邪恶凶险，便应神情严肃，用道义纠正他们。为什么呢？这是君子不能容忍诈伪鄙薄之言的缘故。一旦事情败露，他们便会说某人先前知道我们的事情，因此应当多加防备。大凡人们的私下交谈，（涉及的内容）无所不有，应当事先有思想准备，见到人们私语便躲避走开。有时偶尔知道了他们的私事，如果对其表示赞同，则〔不〕合道义；如果不赞同他们，则他们担心事情泄漏，会谋划害我以灭绝痕迹。不是心中所钦佩〔敬重〕的人，而前来嘲弄嗤笑朋友的缺点，切莫与之应和；从与其稍有相同转变为完全不同，亦不要过于冷漠矜重，尽快用沉默无言应付他，其嘲笑友人的情势不能持续很久，便会自我休止。倘若没有相互监督辖制的关系，相与交往没有什么非常必要的理由，恰好共有交杯同饮的意愿，共有礼尚往来的爱好，这样的交际是为人之道所共通，不必刻意违逆。超过这些再进一步，倘若不是亲密至交，对于布匹丝帛等礼品、车辆服饰等馈赠，应当坚决拒绝。为什么呢？普通世人都是轻义重利，而今之所以自我破费，一定是有所欲求而为。损失财货换取对方好感，有所施舍求得对方回报，这是世俗之人心甘情愿之事，也是君子最为厌恶之事。

〔以上这几个方面希望你能记住。〕另外应该慎重，不必纠缠不舍硬劝人喝酒，对方不喝自己便应停止；如果有人前来劝己饮酒，则应做出奉陪的姿态，不要稍有违逆。见人已醉熏熏便应停止，切记不要喝得大醉，以至于不省人事不能自理。

【解析】 本文表达了作者对其子如何立身处世的谆谆教诲。全

文突出一个“慎”字：慎于守志、慎于官场、慎于言语、慎于交际、慎于隐私、慎于饮酒……几乎概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总的看来，嵇康希望其子既心有大志注重大节，又能够言行检点避免人间灾祸。这种期望，与嵇康自己任诞一生的行为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反映出嵇康生活后期对世间险恶的认真反思与深深忧惧。全文循循善诱，言辞恳切，饱含着作者关怀后代的一片深情。

又考，嵇康被害时，其子嵇绍年方十岁。对于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阐述如此全面的成人的处世之道，显然有些为时过早。因此，疑本文是嵇康临刑前给其子的绝笔。

《嵇康集》佚文

游　仙　诗

翩翩凤辖，逢此网罗(1)。

《太平广记》卷四百引《续齐谐记》

【校注】　(1) 本句见《太平广记》引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霍光》，文中称：“汉宣帝尝以皂盖车一乘，赐大将军霍光，悉以金铰饰之。每夜，车辖上有金凤凰飞去……”则本句“凤辖”似有所暗喻。唐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辖”作“翮”。

【今译】

翩翩翻飞车辖金凤，遭逢如此弥天网罗。

琴　　赞

昔在黄农，神物以臻[1]。穆穆重华，托心五弦[2]。闲邪纳正，亹亹其仙[3]。宣和养气，介乃遐年[4]。

《北堂书钞》卷一百零九
琴部“神物以臻”条

惟彼雅琴，载璞灵山[5]。体其德真，清和自然[6]。澡以春雪，澹若洞泉[7]。温乎其仁，玉润外鲜。

《北堂书钞》卷一百零九
琴部“载灵山”条

【校注】　(1) 臻：至，到。

(2) 穆穆：端庄恭敬。重华：指舜。《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昔者舜鼓五弦，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穆穆重华”原作“穆重神华”，“托心”原作“记以”，并据《初学记》卷十六改。

(3) 闲：防止，限制。纳：停留。亹亹：美好，美妙。陈禹谟本《书钞》“亹亹其仙”作“感物悟灵”，当系误录戴逵《琴赞》所致。

(4) 宣：疏导，协调。和：指精神上的平和与和谐。介：助。遐年：长寿。

(5) 载：承受。灵山：神话中的山名。《山海经·中山经》：“又东北三百里，曰灵山，其上多金玉。”“惟彼雅琴”原作“懿吾雅气”，据陈本《书钞》及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改。

(6) 体：包容，容纳。

(7) 澡：洗涤。《庄子·知北游》：“澡雪而精神。”澹：恬淡，清洁。洞泉：清澈的甘泉。

【今译】　远在黄帝神农时代，神奇之物纷纷出现。穆穆庄敬古

帝虞舜，寄情于这雅琴五弦。防止邪念保持正性，情思怡悦犹如神仙。调和精神养护元气，助人康健益寿延年。

只有那只高雅珍琴，承受璞玉在那灵山。含容洁玉淳真美德，清正平和出于自然。用那春雪洗涤其体，恬静清洁犹如清泉。性情柔和若怀仁德，如玉温润外表明艳。

酒　　赋

重酎至清，渊凝冰洁[1]。滋液兼备，芬芳澄洌[2]。

《北堂书钞》卷一百四十五
酒部“渊凝冰洁”条

【校注】 （1）重酎（zhòu 咒）：反复多次酿成的醇酒。渊：深潭。“洁”原作“结”，据本条标目改。

（2）滋液：此指酒。“澄洌”二字原空缺，据陈本《书钞》补。

【今译】 佳酿陈酒极为清醇，如渊凝重如冰莹洁。美好良液现已齐备，酒味芬芳酒色清洌。

向 秀 集

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省武陟县西南）人。向秀出身于官宦士人之家，“少为同郡山涛所知，又与谯国嵇康、东平吕安友善，并有拔俗之韵”（《向秀别集》）。与其他竹林名士相比，向秀颇具学者风采。他“雅好读书”，注疏《易》、《庄子》，调合儒道学说，在当时很有影响。向秀以这样的思想基础随同嵇康锻铁灌园，与诸名士酣饮娱欢，自然是别有一番情趣在胸。

向秀不求仕进，虽历任散骑侍郎、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但他“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晋书·向秀传》）。然而，朝中的派系之争使他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了魏明帝的女婿任恺一边。其对立面，是司马氏家族的宠臣贾充。约在晋武帝泰始八年（公元272年）之后，两派的争斗渐见分晓，任恺被武帝冷遇，该派的庾纯等人先后遭到贾充报复，估计此后不久向秀亡故，其子向纯、向悌尚未成人。

《隋书·经籍志》“别集类”著录称：“梁有《向秀集》二卷，录一卷，亡。”似向秀作品不只今所见《思旧赋》和《难嵇叔夜养生论》两篇。

思　旧　赋[1]

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2]。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3]。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4]。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5]。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6]。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7]。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8]。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9]。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10]。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11]。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12]？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13]。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14]。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15]。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16]。

《昭明文选》卷十六

【校注】 (1)思旧：思念嵇康、吕安两位故友。《世说新语·言语》："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指司马昭）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卷五本赋之前云："子期以嵇吕之诛，危惧入洛，返役作此。"

(2)吕安：字仲悌，东平（今山东省东平县）人，嵇康、向秀的至交。居止：此指情趣，志向。"居止"一般释为住所，考向秀为河内怀县（故址在今河南省武涉县西南）人，其住所与嵇康在山阳县（故址在今河南省修武县西北三十五里）的住所确实不远，但吕安是东平人，住所远在山东，故《世说新语·简傲》称"嵇康与

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所以不能释为住所。不羁：谓才行高远，不可拘限。

(3)疏：指举止散漫。放：指言行放荡不羁。见法：被处以刑罚，即嵇康、吕安遭吕巽、钟会诬陷而被害事，见嵇康《与吕长悌绝交书》注(1)。

(4)博综：犹"博通"。综，理。丝竹：代指各种乐器。就命：毕命。顾视日影：谓观看日影以推测时辰。古人行刑须按一定的时辰，嵇康临刑前边看日影边弹琴，显得从容不迫，大度坦然。《文士传》："嵇康临死，颜色不变，谓兄曰：'向以琴来不？'兄曰：'已来。'康取调之，为《太平引》。曲成，叹息曰：'《太平引》绝于今日邪！'"

(5)逝：往。西迈：谓西去洛阳。旧庐：嵇康在山阳的旧居，亦为竹林七贤当年聚会畅饮之处。《艺文类聚》卷八十九引《述征记》："山阳县城东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园宅竹林，时有遗竹也。"

(6)薄：迫近。虞渊：传说为日落处。《淮南子・天文训》："日至于虞渊，是谓黄昏。"凄然：寒冷貌。

(7)寥亮：声音清晰而响亮。

(8)将命：奉命，此指向秀先前应郡县荐举入京事。遂：犹"即"，指时间很短。旋反：还返。徂：行。向秀家乡在洛阳东北，故须北行。

(9)向秀家乡在黄河北面，故须"济黄河"。又，嵇康旧居在向秀家乡北面，所以此行虽曰经过，实为专访。

(10)黍离：《诗・王风》篇名。《毛诗序》称："《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愍：同"悯"。麦秀：指殷人箕子所唱的《麦秀之歌》。《史记・宋世家》："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歌》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童者，纣也。殷民闻之，皆为流涕！"

(11)惟：思。《晋书・向秀传》"古昔"作"追昔"。五臣注《文选》"今"作"人"。《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五有批语云："使晋不代魏，二子其无枉乎！故以《黍离》、《麦秀》兴感………当陈留之后，经山阳之国，其犹宗周既灭，追溯殷亡矣……曰'怀今'，则所感者不独吕、嵇矣。"

(12)如：往。

(13)李斯：秦丞相。秦二世时，被赵高诬陷，腰斩于咸阳。《史记・李斯列传》："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

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14)运遇：犹言命运境遇。李善注："运遇，五行运转，遇人所遇之吉凶也。"领会：际遇，遭际。李善注引司马彪语："领会，言人运命如衣领之相交会，或合或开。"

(15)慷慨：谓笛声寥亮而动情。刘伶《北芒客舍诗》亦述闻笛感怀之情，可互品味。寻：续。

(16)驾言：此指备好马匹的车。言，语助词。《诗·邶风·泉水》："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今译】 我和嵇康、吕安情趣相近，这两个人都有不可羁束的才华。然而嵇康志向高远但举止懒散，吕安心胸旷达却言行放逸，后来二人都因事被杀。嵇康博通各种技艺，而对乐器尤为擅长，在他临刑终命之时，尚能一边注视日影，一边取琴抚弹。我行将西去，经过嵇康的旧居。此时日落西方，凛冰凄寒。邻近有人吹笛，声音清亮动听。使我回想起当年交游畅饮时的欢悦情景，感伤笛声满怀慨叹，因而写下了这篇赋：

奉命去那远方的京城啊，随即还返而向北征行。横渡黄河而逐浪行舟啊，经过山阳的故友旧居。瞻望旷野的凄凉萧条啊，停息我的车马在那城角空地。脚踏着嵇康吕安的先前足迹啊，走过那简陋巷道的空寂屋宇。感慨《黍离》古诗的悯伤宗周啊，悲叹箕子吟诵《麦秀之歌》在殷商废墟。追思古昔往事以怀念故友啊，心中难以平静而步履踌躇。旧居屋宇尚存而并未毁圮啊，友人形神已灭而去往何方？往昔李斯受诬获罪啊，曾哀叹难以再享黄犬逐兔之乐而长泣悲吟。如今伤悼嵇生在辞世永别之时啊，还能顾视日影而弹奏弦琴。（他是要）寄托命运境遇于人生遭际啊，寄托残余生命于寸寸光阴。聆听邻人鸣笛的动情之音啊，美妙佳音时而中断时而续存。待命的车马即将远行啊，于是取笔疾书以倾诉我心。

【解析】 这是一篇出色的抒情小赋。作者本可以不经过山阳，却偏要绕道山阳，其目的，是要借此凭吊旧友，同时求得入身司马昭僚

属的心理安慰。面对落日寒冰，遗迹旧庐，作者又能说些什么呢？透过全篇的阵阵哀伤，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作者心中深深的苦痛。鲁迅先生指出，这篇赋几乎是刚刚开始便结束了，其原因是当时政治的极端黑暗和恐怖(见《为了忘却的纪念》)。实际上，本文的动人之处，恰恰就在这情感浓烈的欲言又止之中。所以何焯称本赋“不容大露，故为词止此。晋人文尤不易及也。”

难养生论[1]

难曰：若夫节哀乐，和喜怒，适饮食，调寒暑，亦古人之所修也[2]。至于绝五谷，去滋味，窒情欲，抑富贵，则未之敢许也[3]。何以言之？

夫人受形于造化，与万物并存，有生之最灵者也[4]。异于草木，草木不能避风雨，辞斤斧[5]；殊于鸟兽，鸟兽不能远网罗而逃寒暑。有动以接物，有智以自辅，此有心之益，有智之功也。若闭而默之，则与无智同，何贵于有智哉？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6]。若绝而外之，则与无生同，何贵于有生哉[7]？

且夫嗜欲好荣恶辱，好逸恶劳，皆生于自然。夫“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崇高莫大于富贵”，然〔则〕富贵，天地之情也[8]。贵则人顺己以行义于下，富则所欲得以有财聚人，此皆先王所重，关之自然，不得相外也[9]。又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但当求之以道〔，不苟非〕义[10]；在上以不骄无患，持满以损俭不溢[11]。若此，何为其伤德耶？或睹富贵之过，因惧而背之，是犹见食之有噎，而终身不餐耳。

神农唱粒食之始，后稷纂播植之业，鸟兽以之飞走，生民以之视息，周孔以之穷神，颜冉以之树德，贤圣珍其业，历百代而不废[12]。今一旦云五谷非养生之宜，肴醴非便性之物，则"亦有和羹……黄耇无疆"，"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皆虚言也[13]。博硕肥腯，上帝是飨[14]；黍稷惟馨，实降神祇[15]。神祇且犹重之，而况于人乎？肴粮入体，不逾旬而充，此自然之符，宜生之验也。

夫人含五行而生，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饥而求食，自然之理也，但当节之以礼耳[16]。今五色虽陈，目不敢视；五味虽存，口不得尝，以言争而获胜则可。焉有勺药为荼蓼，西施为嫫母，忽而不欲哉[17]？苟心识可欲而不得从，性气困于防闲，情志郁而不通，而言养之以和，未之闻也[18]。

又云"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未尽善也。若信可然，当有得者，此人何在？目未之见。此殆影响之论，可言而不可得。纵时有耆寿耇老，此自特受一气，犹木之有松柏，非导养之所致[19]。若性命以巧拙为长短，则圣人穷理尽性，宜享遐期。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上获百年，下者七十，岂复疏于导养耶[20]？顾天命有限，非物所加耳。

且生之为乐，以恩爱相接，天理人伦，燕婉娱心，荣华悦志，服飨滋味以宣五情，纳御声色以达性气，此天理自然，人之所宜，三王所不易也[21]。今若舍圣轨而恃区种，离亲弃欢，约己苦心，欲积尘露以望山海，恐此功在身后，实不可冀也[22]。纵令勤求，少有所获，则顾影尸居，与木石为邻[23]。所谓不病而自灸，无忧而自默，无丧而疏食，无罪而自幽，追虚徼幸，功不答劳，以此养生，未闻其宜[24]。故相如曰："必若长

生而不死，虽济万世犹不足以喜[25]。”言背情失性，而不本天理也。长生且犹无欢，况以短生守之耶？若有显验，且更论之。

【校注】 (1)本文是对嵇康《养生论》的诘难，原附于《嵇康集·养生论》之后。

(2)调：适合，符合。

(3)窒：抑制。抑：贬损，排斥。“窒”原作“寡”，据吴钞本改。

(4)造化：指化育万物的大自然。有生：泛指各种生物。

(5)辞：拒绝。斤：斧。

(6)自然：此指人的情感因顺适自然而感到舒适和顺。吴钞本“然”下有“得”字。

(7)外：疏远，排斥。

(8)《易·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易·系辞上》：“崇高莫大乎富贵。”原无“则”字，据吴钞本补。

(9)关：关联，涉及。吴钞本“关”作“开”。

(10)《论语·里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苟：贪求。原无“不苟非”三字，据吴钞本补。

(11)《孝经·诸侯章第三》：“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持满：此谓保持既富且贵的兴盛状态。《荀子·宥坐》：“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曰：‘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淮南子·道应训》引此事“谦”作“俭”）。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

(12)神农：又称炎帝，传说中的上古帝王。《淮南子·修务训》：“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唱：倡导。粒食：以谷物为食。后稷：周部族的先祖，舜时任农官，教民耕种。纂：继承。鸟兽因之飞走：谓鸟兽由于农业的垦植开荒丰富了食物来源进而能够高飞劲走。视息：看物与呼吸，这是人的最简单的、最本能的行为，此喻人的最低生活。颜冉：指孔子的学生颜回与冉耕，二人均以德行出众而闻名。

(13)和羹：配以不同调味品制成的肉汁。黄耇（gǒu 苟）：指老年人。《释名·释长幼》：“九十……或曰黄耇。”《诗·商颂·烈祖》：“亦有和羹……绥我眉寿，黄耇无疆。”春酒：冬酿春熟之酒，一说为春酿秋冬始熟之酒。介：助。眉寿：豪眉长寿的老人。《诗·豳风·七月》：“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14)博硕肥腯(tú 屠):此指高大肥壮的六畜。腯,肥壮。《左传·桓公六年》:“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腯。’”

(15)惟:语助词。实:语助词。神祇:天神和地神。《书·君陈》:“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向秀本句反其意而言之。

(16)五行:指金、木、水、火、土五种构成物质的基本元素,古人认为万物皆起源于五行。五味:指酸、甜、苦、辣、咸五种味道。五色:指青、赤、白、黑、黄五种颜色,古人以此五者为正色。

(17)勺药:多年生草木植物,花大而美丽。荼蓼(tú liǎo 屠潦):泛指田野沼泽间的杂草。西施:春秋时越国的美女。嫫母:相传为黄帝的第四妃,貌甚丑。

(18)气:指人的精神、情绪。防闲:堤坝和圈栏,此谓嵇康所云的养生禁忌。

(19)耆(qí 骑)寿耇老:泛指长寿的老人。古人称六十岁曰耆。

(20)据史书记载,尧寿命在百岁以上,舜、禹、汤均为百岁,周文王为九十七岁(一说为九十九岁),周武王为九十三岁,孔子为七十三岁。疏:不精通、不擅长。

(21)燕婉:此谓夫妻和美。五情:指喜、怒、哀,乐、怨五种情感。御:使用。亦包括与女子交合。三王:指夏、商、周三代的开国君主。

(22)轨:法规制度。区种:见嵇康《养生论》注(10)。

(23)顾影:顾望自己的身影,有自矜、自负、孤寂之意。尸居:象死尸一样木然生活,谓人无所事事、无所作为地生活。

(24)灸:中医疗法之一,用燃烧的艾绒熏灼人体的穴位。《庄子·盗跖篇》:“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疏食:少量而粗陋的饭食。《礼记·间传》:“父母之丧,既虞卒哭,疏食水饮,不食菜果。”

(25)相如:指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其《大人赋》曰:“吾乃今日睹西王母……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必:连词,表示假设关系。叶渭清认为“若”下当有“此”字,其说可从。

【今译】 像那些节制哀乐,平和喜怒,适量饮食,顺应冷暖的做法,也是古人修养的内容。至于绝食五谷,弃除美味,遏止情欲,贬斥富贵的说法,则是不敢苟同。为什么这样说呢?

人类禀受形体于自然造化,和各种生物一同生存,在众多生灵中最有灵性。不同于草木,草木不能躲避风雨,拒遭斧砍;不同于鸟兽,

鸟兽不能远离罗网而逃避冷暖。人有活动能力用以接触万物，具有聪明智慧用以辅助自身，这就是具有思维的好处，具有智慧的功效。如果自我封闭而静默心智，便和没有智慧相同，有智之人还有什么可贵的呢？人有生命便有情感，情感满足便觉舒适和顺。如果自我抑止并排斥情感，便和没有生命相同，人有生命还有什么可贵的呢？

况且人们的嗜好欲望是喜欢荣耀厌恶屈辱，喜欢安逸厌恶劳累，这都产生于人的天性。（古人说）"天地的最大恩德是生育万物，圣人最可宝贵的是拥有其地位。""最为崇高的事物莫过于富贵"，那么追求富有与尊贵，是天地赋予人的性情。尊贵就能使人顺从自己以便推行道义于天下，富有就能使愿望满足以便拥有财物聚集民众，这二者都为前代君王所珍重，且又关涉于天地自然，不应该予以排斥。古人又说：富有与尊贵，是人人所期望的，但是应该用正当的方法获得，〔不贪求不正当的富贵〕；身处高位由于不骄不傲而没有祸患，持守盈满由于克制节俭而不外溢。像这样，怎么能说富贵伤害道义呢？有的人看见前人贪图富贵的过错，因而害怕并背弃富贵，这就好像看见吃饭时偶有噎食，便终身不吃饭一样。

神农首倡食用五谷的开端，后稷继承了农业种植的事业，鸟兽因此而高飞劲走，百姓因此而得以生存，周公孔子因此而能够竭思国事，颜回冉耕因此而能够树立德行，贤士圣人珍重这一事业，历经百代而不荒废。如今一但说黍稷五谷不是养生的佳品，肴馔美酒不是利性的良物，那么"也有调好了的菜羹……黄发老人长寿无疆"，"酿造好这淳美春酒，用以佐助豪眉大寿"，都是虚妄的话了。高大肥壮的六畜，这是天帝享用的祭品；黍稷五谷新熟馨香，能招神祇下降品尝。神祇尚且非常重视五谷，更何况人呢？菜肴粮食进入人体，不超过十天就会感到精神充沛身体强壮，这是五谷天然特性的证明，适宜养生的效验。

人类是含容五行而出生的生灵，嘴期待五味，眼睛期待五色，感触异性而期待成家，腹中饥饿而寻求食物，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只是应当用礼来加以节制而已。如今五色虽已陈列，眼睛却不敢

正视；五味虽已具在，嘴却不敢品尝，用语言争辩获胜后方可视可尝。难道会有人把艳丽的芍药当作茶蓼杂草，把俊美的西施当作嫫母丑妇，漠不在意而不想得到吗？如果内心知道能够满足欲望而又不能如愿，天性与情思困阻于各种禁忌，情感与志趣抑郁不畅，却说用和谐平顺的方法调养自己，我从未听说过。

又称“疏导调养得法可以尽享天命，多的能享一千多年，少的可达数百年”，这并不完全正确。如果确实能够这样，应当有享此高龄的人，这样的人在哪里？没人亲眼看见。这大概是望风捕影的议论，能够论说而不能实有。纵然时尔真有长寿老人，这本来是特殊地接受了某一种灵气所致，就好像树木之中有常绿的松柏，不是疏导调养的结果。如果人的寿命由于人的智力高低而有长短的话，那么圣人穷究事理尽知物性，应该享受高龄长寿。然而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多的享年一百，少的享年七十，难道也是不精于疏导调养吗？看来上天赋予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不是万物所能自我增加的。

况且人活着之所以是愉快的，在于人有恩恩爱爱的情感交往，上应天理下合人伦，夫妻和美使人心神愉快，荣耀华贵使人情志喜悦，品尝食用美味食物用以宣发人的五情，接受享用声乐女色用以畅达人的天性情思，这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是人类应该受用的，也是三代贤王不予以改变的。现今如果舍弃圣贤旧制而仅恃区种，违离亲情摈除欢娱，约束己身苦闷己心，犹如企图积聚灰尘露水而期望成为高山大海，恐怕这样的功业在身死之后，也实在是不能希冀的。即使勤奋追求，很少有所收获，却要独顾身影虚耗时光，和林木山石相邻而居。这就是所说的没有病痛而自我灸灼，没有忧愁而自我沉默，没有丧事而淡饭节食，没有罪过而自我幽禁，追求虚渺目标并希望获得意外的成功，结果功效不能酬报所付出的辛劳，用这样的方法养生，没有听说它的好处。所以司马相如说：“倘若像（这样的）长生不死，即使是历经万代也不值得高兴。”是说（这种做法）违背人情丧失人性，而且不合天理。如此长寿尚且不值得欢喜，更何况用短暂的生命固守

这样的养生之道呢？如果（您的养生之道）还有明显的效验，请再另行论述。

【解析】 作者认为，人生应该顺适天性，而压抑人的天性以求长寿实不可取，因而反对嵇康提出的静心服药以求长寿的养生学说。

文章明确提出“人受形于造化”，兼有着“动”“智”等天性，其中包括“好荣恶辱”、“好逸恶劳”等嗜欲。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疏导而不是杜绝，即要求人们在“求之以道义”的前提下谋求荣华富贵，在“节之以礼”的前提下享受美味声色。相反，如果“约己苦心”限制天性，便是“背情失性”“不本天理”了。文中还强调五谷作为人类主要食物的益身强体作用，以批驳嵇康的服药说；引证圣人寿数说明“天命有限，非物所加”之理，以阐明导养得法可得千年长寿之说实为乌有。从而，全面否定了嵇康的观点。

本文显然受有庄子顺从自然，“无以人灭天”（《庄子·秋水篇》）的人道观的影响，同时又清晰地烙有魏晋玄学调合儒道学说，将自然天性与名教礼法融合为一的印记。因此，向秀的观点在当时亦有一定的代表性，绝非为“欲发康高致”（《晋书·向秀传》）而为。文章平实简达，洒脱流畅，亦显竹林名士的特有文风。

刘伶集

刘伶(?—?),字伯伦,沛(今安徽省濉溪县西北)人。刘伶为人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情性高逸而不善言谈。《晋书·刘伶传》称其"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颜延之称"刘伶善闭关,怀情灭闻见"(《五君咏》)。正是由于刘伶心高言寡,不与世人妄交,所以世人对刘伶的身世、生卒年以及子嗣情况等知之甚少。当然,刘伶并不是对所有人如此,当他"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晋书·刘伶传》)时,又是一番谈笑风生的表现了。二是纵酒忘形。竹林名士均能豪饮,而以刘伶为最。其他人是以醒求醉,醉中尚醒;刘伶却是以醉求醉,似醒非醒,完全进入超脱世俗的意境。因此,后代文人墨客视刘伶为酒仙。

刘伶曾于泰始初年向朝廷陈述无为之化的对策,当时司马炎刚刚篡魏称帝,正欲施展雄心,刘伶仍倡何晏、王弼之流的玄学老调,显然不合时宜。刘伶做过建威参军一职,其主官建威将军属散号将军,不常设。考王戎于泰始十年曾以豫州刺史职加建威将军,刘伶以故友为其幕僚,似在情理之中。不

过，刘伶无心仕途，“土木形骸，遨游一世”(《名士传》)。江苏省淮安县有刘伶台与刘伶墓，疑刘伶云游至此而卒。

刘伶纵酒狂放，却也是个吟诗作文的高手。只是他“未尝措意文章，终其世，凡著《酒德颂》一篇而已”(《竹林七贤论》)，实在可惜。

北芒客舍诗[1]

泱漭望舒隐，黮黤玄夜阴[2]。寒鸡思天曙，拥翅吹长音。蚊蚋归丰草，枯叶散萧林[3]。陈醴发悴颜，巴歈畅真心[4]。缊被终不晓，斯叹信难任[5]。何以除斯叹，付之与瑟琴。长笛响中夕，闻此消胸衿[6]。

《艺文类聚》卷七

【校注】 (1)北芒：同"北邙"，山名，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北，是洛阳北御黄河的重要屏障，东汉、魏、晋的王侯公卿多葬于此。客舍：犹言"客居"、"寄居"。

(2)泱漭：昏暗不明貌。望舒：月亮。黮黤(dǎn yǎn 胆眼)：黑暗貌。玄夜：黑夜。《八代诗揆》"黮黤"作"黤黮"，义同。

(3)蚋(ruì 锐)：蚊子一类的昆虫，头小，色黑，吸人畜血液。

(4)醴：甜酒。发：消除、消散。巴歈：同"巴渝"，汉魏时武舞名，并有相应的颂扬勇武的舞乐歌辞。畅：舒展，畅达。

(5)缊被：用乱麻旧絮充填的被子。信：的确，实在。

(6)长笛：笛的一种，七孔。《风俗通》："笛，涤也，所以涤邪秽，纳之雅正也。"中夕：半夜。胸衿：犹谓胸境，指作者当时难以平静的心情。

【今译】

天色昏昧月光隐，四外漆黑夜深沉。

寒鸡思盼天光曙，抱翅雄啼鸣长音。

蚊蚋藏归丰茂草，枯叶散落萧条林。

陈酒消解憔悴颜，巴渝武乐舒我心。

缊被覆体天不亮，心中忧伤实难忍。

用啥消除此忧伤，寄情于那瑟与琴。

忽闻长笛响夜半，解我心愁是此音。

【解析】 这是一篇触景生情的即兴之作。夜半昏黑，星月无光，作者寓居北芒山麓的简陋客店，心绪重重，难以入睡。户外寒鸡孤鸣，落叶萧索，更加重了作者的苦闷。由近及远，自然会联想到附近山中埋葬的王侯公卿，人生当有一搏的念头油然而生。于是借酒壮志，想象着在巴渝武乐的激励下建功立业。然而，现实窘迫的境况又使他心灰意冷，忧叹不已。这时，传来涤邪纳正的悠扬笛声，作者的心情方稍有缓解。全诗思路曲折而细腻，流露出浓郁的压抑与忧愁。愁从何来，作者没有明说，但从诗中可以品味出，是黑暗的社会现实与作者积极进取的志向之间的矛盾。诗文明晰而务实，全无玄虚飘逸之气，与作者生活后期陶兀昏放、崇尚无为的行为截然不同，当为其早期的作品。

酒　德　颂[1]

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2]；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3]；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4]？

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5]。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6]。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麹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7]；兀然而醉，慌尔而醒[8]；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见太山之形[9]；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之扰扰，如江汉之载浮萍[10]；二豪侍侧，如蜾蠃之与螟蛉[11]。

《世说新语·文学》注

【校注】 (1)颂：文体名。《文选·陆机·文赋》李善注："颂以褒述功美，以辞为主，故优游彬蔚。"

(2)大人先生：对尊敬长者的称呼。参见阮籍《大人先生传》注(1)。朝：宫室。万期：万年。扃牖：门窗。八荒：八方，泛指整个大地。衢(qú 渠)：四通八达的道路。

(3)如：往。

(4)卮(zhī 知)：古时盛酒器，容四升。觚(gū 姑)：古时盛酒器，容二升。榼(kē 刻)：古时盛酒器。"止"原作"行"，据《文选》卷四十七及《晋书》本传改。"觚"原作"瓢"，据徐震堮校语及《文选》卷四十七改。

(5)贵介：犹谓尊贵。缙绅处士：指曾为隐士而现已为官的人。风声：犹"名声"。所以：所为。

(6)锋起：同"蜂起"，谓纷纷而起。

(7)罂(yīng 英)：大腹小口的盛酒器。槽：酒槽，酿好的酒从酒槽流出。醪：浊酒。箕踞：坐时两脚张开，形似簸箕，是一种轻慢而不拘礼节的坐姿。麴：酒母，为酿酒的发酵物。藉：坐卧在某物之上。陶陶：和乐貌。"承槽"原作"承糟"，据《文选》卷四十七及《晋书》本传改。

(8)兀然：昏沉貌。慌尔：猛然间。《文选》"慌尔"作"豁尔"，《晋书》"慌尔"作"俛尔"，义同。

(9)太山：泰山。《文选》卷四十七"太"作"泰"。

(10)扰扰：纷乱貌。《文选》及《晋书》"如"前有"焉"字。

(11)二豪：二位豪俊，此为对贵介公子与缙绅处士的戏称。蜾蠃(luǒ 裸)：蜂虫。螟蛉：桑虫。蜾蠃常捕螟蛉喂它的幼虫，古人误认为蜾蠃养螟蛉为己子。这里用蜾蠃和螟蛉喻二豪的渺小。

【今译】 有一位大人先生，他把广阔天地视为一座居室，把万年时光视为须臾片刻，把日月视为居室的门窗，把八方原野视为庭院小径；他行走不留痕迹，居住没有房屋，以天空为幕帐，以大地为卧席，纵情任意，为所欲为；他休息时手持卮觚，行动时手提榼壶，只是整天喝酒，哪管其它事情。

有那贵介公子和缙绅处士，听到关于大人先生的传闻，议论起大人先生的作为，便激动得奋挥衣袖撩起衣襟，怒瞪双目咬牙切齿，(喋

喋不休）陈说礼法，批评之言纷纷而起。此时，大人先生正手捧酒罂承接酒槽，口对酒杯品味新醪，散放鬓发箕踞而坐，头枕酒麯藉卧酒糟，没有愁思没有忧虑，称心如意和乐陶陶；他昏昏然沉醉，猛然间清醒；静听四外，听不到雷霆之声；注视远方，看不见泰山之形；不觉寒暑冷暖触及肌体，不觉荣利欲望感动性情。他俯看万物纷纭扰扰，就像那江汉之水运载浮萍；他看待贵介公子和缙绅处士在身旁侍立，就像那蜾蠃和螟蛉。

【解析】 本文极言饮酒之乐，意在宣发作者独特的生活情趣。文中描述的大人先生是作者所景仰、所追求的理想化身，他“纵意所如”，“唯酒是务”，却受到贵介公子和缙绅处士这些礼法之士的批评。于是，作者刻意描写了大人先生醉时，“无思无虑，其乐陶陶”的美好意境，和醒后不觉利欲、藐视万物的超脱情感，笔法真切生动，气韵清峻脱凡，表现出作者高洁的心性和傲俗的节操。正如金圣叹眉批所云：“从来只说伯伦沉醉，又岂知其得意乃在醒时耶？看其‘天地一朝’等，乃在未饮之前；‘静听不闻’，乃是既醒以后，则信乎众人皆醉，伯伦独醒耳！”（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四）。本文可视为刘伶纵酒遗形，放情肆志的自白书。

阮 咸 集

阮咸（？—？），字仲容，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尉氏县）人。祖父阮瑀，曾任仓曹掾属，为建安七子之一；父亲阮熙，阮籍之兄，曾任武都太守。阮咸自幼家贫，青少年时代长期跟随叔父阮籍，特别是经过竹林名士间的数年交往，阮咸逐渐养成了任达不拘、弘阔豪放的性格。

阮咸一生中被人称道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高洁的心志与放达的举止相结合的人生追求。山涛称阮咸"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颜延之称阮咸"仲容青云器，实禀生民秀"（《五君咏》），当时的太原名士郭奕见阮咸心醉而赞叹，都是体悟到了阮咸的不凡内质。同时，阮咸的举止又相当的放纵，如果说，阮咸与群猪共同大盆饮酒尚属戏谑的话，那么他私通姑家胡婢，便是公然违犯礼教的越轨行为了。因此，阮咸的个性与行为，既遭到了礼法之士的猛烈抨击，又在广大士人中享有广泛的赞誉。二是妙解音律。魏晋时人视音乐为一种较高的艺术修养，阮咸通晓音律，善弹琵琶，弦歌酣宴之际，飘然欲仙；又敢于藐视权贵，批评荀勖新律，其观点与出

土古尺相合，一时传为佳话。因此，后人视阮咸为西晋的音乐家，并将其改制的琵琶径称为“阮咸”。

受其狂放行为的影响，阮咸不善作文，因此，他在文学上没有什么作为。今天能够看到的，只有《律议》及《与姑书》一句。文中思路清晰流畅，足见阮咸一生纵酒狂放，其神志还是很清醒的。

律　议[1]

勖所造声高，高则悲[2]。夫"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3]"。今声不合雅，惧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长短所致[4]。然今钟磬是魏时杜夔所造，不与勖律相应，音声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5]。时人为之，不足改易。

《世说新语·术解》注引《晋诸公赞》

【校注】 (1)律：乐律。《世说新语》正文称："荀勖善解音声，时论谓之'闇解'，遂调律吕，正雅乐。每至正会，殿庭作乐，自调宫商，无不谐韵。阮咸妙赏，时谓'神解'。每公会作乐，而心谓之不调，既无一言直勖，意忌之，遂出阮为始平太守。后有一田父耕于野，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试以校己所治钟鼓金石丝竹，皆觉短一黍(按：一黍指一粒黍米的长度)，于是伏咸神识。"注引《晋诸公赞》曰："律成，散骑侍郎阮咸谓……勖性自矜，乃因事左迁咸为始平太守，而病卒。后得地中古铜尺，校度勖今尺，短四分，方明咸果解音，然无能正者。"据《晋书》的《律历志》与《乐志》，泰始九年，荀勖主持新造律尺，较原律尺短四分余，并依新律尺校正乐器。阮咸认为荀勖新尺有误，故讥之。

(2)勖：荀勖，字公曾，入晋后封济北郡公，拜中书监，进光禄大夫，卒时为尚书令。"高则悲"，《晋书·律历志上》引作"声高则悲，非兴国之音，亡国之音。"

(3)语见《诗·周南·关雎》序及《礼记·乐记》。《乐记》认为"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4)雅：正，此指正确而规范的乐音。《荀子·王制》："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杨倞注："雅，正声也。"中和：中正平和，既为儒家中庸之道的主要内涵，也是其治政理事的重要准绳，故《荀子·王制》称"中和者，听之绳也"。尺：律尺，为古代用以制定乐律的度尺。相传黄帝命伶伦造律尺，以一黍之纵长为一分，九分为一寸，九寸为一尺，是为律尺。

(5)杜夔：字公良，魏时为太乐令、协律都尉，通晓音律，曾主持铸铜钟。

【今译】 荀勖所造的音律偏高，声音则音悲。所谓“将欲灭亡之国的音乐悲哀而愁思，其民困苦”。今天的新声不合正乐，我担心这不是仁德政治的中正平和之音，一定是由于古今律尺的长短不同所致。然而现在使用的钟磬是魏时杜夔主持制造的，不与荀勖的新律相应，声音悠扬典雅，而人们久不知这是杜夔所造。今天人们新造的钟磬，不足以改易杜夔的钟磬。

【解析】 荀勖新造音律，迎合了司马氏改朝换代的政治要求，尽管其音稍高于魏乐，亦由晋武帝司马炎颁令施行。阮籍、嵇康均通音乐，对阮咸音乐修养的提高大有裨益，而他们所谈的当为魏乐。当时能够听出新律高于魏乐的，应当不仅阮咸一人，却只有阮咸提出异议。其原因，除了阮咸清逸傲俗，蔑视权贵的性格之外，也有一定的政治因素。据《晋书》，武帝时期，朝中有两大对立的派系。一方以司马氏心腹贾充为首，有杨珧、王恂、荀勖等人；一方以魏室旧臣任恺为首，有庾纯、和峤、向秀等人。山涛倾向于任恺，并与贾充在荐举阮咸为吏部郎一事发生冲突，而荀勖则推荐山涛为司徒，以迫使山涛交出吏部大权。在这个大背景下，阮咸抨击新律，矛头所向显为贾充一伙幸臣。文中基于儒家德政中和的音乐主张，从国家的兴亡入手，批评新律为亡国之音。尽管言之谆谆，却不合司马炎的口味。结果，荀勖借机报复，把阮咸赶出朝廷，贬为始平太守。

与　姑　书[1]

胡婢遂生胡儿[2]。

《世说新语·任诞》注引《阮孚别传》

【校注】 (1)《世说新语》正文云：“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

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著重服（按：重服指孝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按：累骑为二人共骑），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注引《阮孚别传》："咸与姑书曰'……'姑答书曰：'《鲁灵光殿赋》曰："胡人遥集于上楹。"可字曰遥集也。'故孚字遥集。"

（2）胡婢：即阮咸姑家的鲜卑婢。当时汉人对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统称胡人。

【今译】 胡婢终于生下了胡儿。

山 涛 集

山涛(公元 205—283),字巨源,河内怀(今河南省武陟县西南)人。祖父山本,为郡孝廉;父亲山曜,曾任宛句令。山涛早孤,家境清贫,而器度高远,尤好《老》《庄》,自以隐身养性为乐。结识嵇康、阮籍等人之后,视为知己,共同畅饮欢游竹林,著忘言之契,逐渐显名士林。

山涛青年时代漠视仕途。他与司马懿夫人张氏有中表亲关系,且早在十七岁时,便深得司马懿赏识,却一直远离朝臣,不肯入仕。其间虽然曾做过短期的州郡属吏,而真正开始入朝做官,则是在他大约四十八岁,司马师兄弟主掌朝政的特殊年代了。纵观山涛三十余年的官宦生涯,他为官不贪,举荐无私;贞慎俭约,允正尽职;既能为国家的长远利益着想,建议保持州郡武备;又能不阿附权势之争,敢于与贾充、杨骏等贵幸抗衡;他居高思退,仍不失青年时代的清正本色。

《隋书·经籍志》"别集类"著录有"晋少傅《山涛集》九卷,梁五卷,录一卷;又一本十卷,齐奉朝请裴津注。"知山涛生前曾有许多作品,惜大部散佚。

从现今仅存的少量启事、奏议残句看，山涛为文平实质朴，不尚虚华，符合其为人的一贯风格。

谢久不摄职表[1]

古之王道，正直而已[2]。陛下不可以一老臣为加曲私，臣亦何心屡陈日月[3]？乞如所表，以章典刑。

《晋书·山涛传》

【校注】 (1)《晋书》本传云："咸宁初，转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除尚书仆射，加侍中，领吏部。固辞以老疾，上表陈情，章表数十上，久不摄职，为左丞白褒所奏……涛不自安，表谢曰……涛辞不获已，乃起视事。"

(2)正直：公正无私。《书·洪范》："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3)曲私：偏私。何：何必。疑"何心"为"何必"之误。日月：岁月年华，此就自己年高而言。严可均《全晋文》"陈"作"尘"，误。

(4)典刑：常法。

【今译】 古时为王之道，仅仅是公正无私而已。陛下不能因为一位老臣而蒙受偏私之议，臣亦何必执意屡述年老多病？肯求陛下批准我的上表，用以彰显国家正法。

【解析】 见《复让司徒表》后"解析"。

上告退疏[1]

臣年垂八十，救命旦夕[2]。若有毫末之益，岂遗力于圣时。迫以老耄，不复任事[3]。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从而静之，百姓自正[4]。但当崇风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复何事[5]？

臣耳目聋瞑，不能自励。君臣父子，其间无文，是以直陈愚情。乞听所请。

《晋书·山涛传》

【校注】 (1)《晋书》本传云："涛中立于朝，晚值后党专权，不欲任杨氏，多有讽谏，帝虽悟而不能改。后以年衰疾笃，上疏告退曰……乃免冠徒跣。上还印绶。

(2)救：犹"止"。旦夕：早晚，喻时间短暂。

(3)老耄：七、八十岁的老人。耄，古称七十至九十岁的老人。

(4)化：治。

(5)敦：勉励，劝勉。

【今译】 臣年龄将近八十，寿命终止即在旦夕。如果(对社会)尚有丝毫裨益，怎么会遗留余力于圣明之时。实在是迫于年事已高，不再能够胜任要职。如今四海休养生息，天下万民人心思治，顺从其情安定其意，百姓庶众自会端正。陛下只应崇尚风俗教化以劝勉他们，还要再做什么事情呢？臣耳背眼花，不能勉身自励。君与臣父与子，其间不需要刻意修饰的文辞，因此我直陈己情，肯乞允许我的请求。

【解析】 见《复让司徒表》后"解析"。

复让司徒表(1)

臣事天朝三十余年，卒无毫厘以崇大化(2)。陛下私臣无已，猥授三司(3)。臣闻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庙门之咎(4)。愿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5)。

《晋书·山涛传》

【校注】 (1)《晋书》本传云:"后拜司徒,涛复固让。诏曰:'君年耆德茂,朝之硕老,是以授君台辅之位。而远崇克让,至于反复,良用於邑。君当终始朝政,翼辅朕躬。'涛又表曰……诏曰:'君翼赞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勋,朕所倚赖。司徒之职,实掌邦教,故用敬授,以答群望。岂宜冲让以自抑损邪!'已敕断章表,使者乃卧加章绶。"

(2)毫氂:喻极微细。

(3)猥:谦词,辱,承蒙。三司:指三公,司徒为三公之一。

(4)上:指对国家、朝廷。折足:喻力不胜任而致败事,语本《易·系辞下》:"《易》曰:'鼎折足,覆公悚,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下:指对家庭、家族。庙门:此指宗庙之门。

(5)乞臣骸骨:为古代官吏自请退职的常语,意谓使骸骨得以归葬故乡。

【今译】 臣供职于天朝三十余年,最终没有丝毫功劳于增益国家教化。陛下长期偏爱于臣,承蒙授我三公贵职。臣听说品德浅薄而身居高位,能力有限而身负重任,将会上有"宝鼎折足"的凶灾,下有宗族满门的祸殃。希望陛下垂赐惠及几代的洪恩,允许臣退职回乡。

【解析】 西晋初年,朝中群臣争权夺利的较量一直不断。山涛深晓其中利害,先后数十次上表辞官。以上三篇短文,反映出山涛至慎的处世态度与发自内心的告退之情。这与当时积极竞进的群像相比,无疑略高一筹。

为子淳、允辞召见表(1)

臣二子尫病,宜绝人事,不敢受诏。

《晋书·山涛传》

【校注】 (1)《晋书》本传云:"(涛子)淳字子玄,不仕;允字叔真,奉车都尉,并少尫病,形甚短小,而聪敏过人。武帝闻而欲见之,涛不敢辞,以问于允。允

自以尪陋，不肯行。涛以为胜己，乃表曰……”

(2)尪(wāng 汪)病：指胸、胫、背等处骨骼的弯曲症。

【今译】 臣的两个儿子患有尪病，应该断绝人间往来之事，所以不敢接受诏令。

启　　事(1)

晋制，诸坐公事者，皆三年乃得叙用(2)。其中多有好人，令逍遥无事。臣以为略依左迁法，随资裁减之，亦足惩戒，而官不失其用(3)。

《通典》卷十九

晋制，春夏农月，不迁改长吏郡守县令之属，以其妨农事故也。

《通典》卷三十三

羊祜忠笃宽厚，然不长理剧(4)。宗正卿缺，不审可转作否？

《通典》卷二十五

[太子始之东宫，四海属目(5)。]太子保傅，不可不高尽天下之选(6)。羊祜秉德尚义，[克己复礼，]可出入周旋，令太子每睹仪刑。方任虽重，比此为轻(7)。又可朝会，与闻国议。[东宫少事，养德而已(8)。]

《通典》卷三十

臣昨启少傅选事，羊祜秉德尚义，克己复礼，又年尚少，可久于其事也。

《北堂书钞》卷六十五

太子左卫率缺(9)。侍卫威重，宜得其才，无疾患者。城阳

太守石崇，忠笃有文武[10]；河东太守焦胜，清贞著信义，皆其选也[11]。

《通典》卷三十

太子左卫率缺。城阳太守石崇、北中郎中司孙尹皆忠笃有文武，皆其选也。

《北堂书钞》卷六十五

中庶子贾模迁，缺[12]。东宫官属，宜得高茂[13]。求备一人则难，宜先德业[14]。太尉长史刘粹、光禄长史周蔚，[惟加所裁[15]。]

《北堂书钞》卷六十六

中庶子贾模迁，缺。周蔚纯粹笃诚，宜补。

《北堂书钞》卷六十六

中庶子缺，宜得俊茂者。以济阴太守刘俨、城阳太守石崇参选，[不审可有合圣意者不[16]？]

《通典》卷三十

中庶子，东宫显选，今有二缺。众议咸以领兵太守荀寓为之。

《北堂书钞》卷六十六

皇太子东宫多用杂材为官属，宜令纯取清德。太子舍人夏侯孝若，有盛文德，而不长理民，有益台阁，在东宫已久[17]。今殿中郎缺，宜得才学，不审孝若可迁此不[18]？

《太平御览》卷二百一十五

臣近举氾源为太子舍人。源见称，有德素，久沉滞，举为大臣，欲以尉后闻之士[19]。

《艺文类聚》卷十九

琅琊王第三子繇，陇西王世子越，诚宜早令奉侍皇太子。校德东宫，若兼庶子。

《北堂书钞》卷六十六

尚书令李胤迁，缺处宜得其人[20]。征南大将军羊祜为人体仪正直，可以肃整朝廷，讥刺时政，以为阙失者，言旨切直于朝廷。

《北堂书钞》卷五十九

鸿胪职主朝事，前后为之者，率多不善了[21]。今缺，当选。御史中丞刁攸[旧能人]，不审可尔不[22]？

《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十二

御史中丞刁攸，旧人，年衰近损，百僚未甚为惮，坐治政事，改尚书可也。

《北堂书钞》卷六十二

吏部郎主选举，宜得能整风俗、理人伦者。

《通典》卷二十三

人才既自难知，中人已下，情伪又难测[23]。吏部郎以碎事日夜相接，非但当正己而已，乃当能正人，[不容秽杂也[24]。]议郎杜默德履亦佳，太子庶子崔谅、中郎陈准皆有意正人，其次不审有可用者不[25]？

鲍本《太平御览》卷二百一十六

侍中、尚书仆射、奉车都尉、新沓伯臣涛言："臣近启崔谅、史曜、陈准可补吏部郎，诏书可尔。此三人皆众论所称，谅尤质正少华，可以敦教。虽大化未可仓卒，风尚所劝，为益者多。臣以为宜先用谅，谨随事以闻。"

《淳化阁帖》三

吏部郎史曜出，处缺当选。涛荐咸曰："真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职，必妙绝于时。"诏用陆亮[26]。

《世说新语·赏誉》注

旧选尚书郎极清望，号称大臣之副，州取尤者以应。雍

州刺史久无郎[27]。前尚书郎傅祗[坐事免官，在职日浅，其州]人才无先之者，请以补职，[不审可复用否[28]？]

《北堂书钞》卷六十

今尚书郎、御史、东宫洗马、舍人多缺。宰士中后进美者，太尉椽乐广，字彦辅[29]；司徒椽刘琚，字伯瑜；王瓒，字正长；司空椽王正，字士则；刘澹，字初平；征西将军椽诸葛□，皆其选也。

严可均《全晋文・山涛》

太尉椽满奋、乐广；司徒椽何勖、刘琚；司空椽官粹、王正、刘澹[30]；太尉椽刘暹有才义，宰士之俊也[31]。

严可均《全晋文・山涛》

侍中彭权迁，当选代。案雍州刺史郭奕，高简有雅量，在兵间，少不尽下情，处朝廷，足以肃正左右；右卫将军王济，才高茂美，后来之冠，此二人诚顾问之秀。圣意傥惜济，贵之，骁骑将军荀恺，智器明敏，其典宿卫，终不减济；祭酒庾纯，强正有学，亦堪取选。国学初建，王、荀已亡，纯能其事，宜当小留，粗立其制[32]。不审宜尔，有当圣旨者不？

严可均《全晋文・山涛》

诏侍中缺，当复得人，谁可者。雍州刺史郭奕、右卫将军王济，皆忠亮有美才，侍中之最高者也[33]。

《太平御览》卷二百一十九

侍中、太常、河南尹并缺，皆显职，宜必得其人。右军裴楷，通理有才义，佥论以为侍中才[34]。

《太平御览》卷二百一十九

河南尹京辇重职，前代皆用名人[35]。圣代以来，有李胤、杜预、王恂、隽不疑，复今减此者也。

严可均《全晋文・山涛》

旧侍御史颇用郡守，今散二千石有才能尚少者，可用不？

《通典》卷二十四

治书侍御史王启，识朗明正，后来之俊也。

《北堂书钞》卷六十二

大将军虽不整，正须筋力戎马间，犹宜德健者。征北大将军瓘，贞正静一；中书监勖，达练事物，二人皆人彦，不审有可参军者不？

严可均《全晋文·山涛》

荆州宜都有郎王垣之，以病出[36]。义阳郡邓选有才义，论者以为宰士之俊，而未满之年[37]。臣以为宜先用郎。

《北堂书钞》卷六十

卫翌为少府丞，甚有顿益，后坐卖偷石事免官[38]。今太子门大夫缺，不审可参选否也[39]？

《北堂书钞》卷五十五

黄门侍郎和峤最有才，可为吏部郎[40]。

《通典》卷二十一

黄门侍郎荀彧清和理正，动可观采，真侍卫之美者[41]。

《通典》卷二十一

近启修武令刘讷补南阳王友。诏曰："友诚宜得有益者。然以长吏治民，不易屡易为疑，令散人无依仰。"又启今者散职中诚自有人，然刘讷才志，外内非称，臣以为宜蒙此者，是以启及，不审固可用不？诏："可尔所启。"

《太平御览》二百四十八

温令许奇等并见称名，虽在职各日浅，宜显报大郡，以劝天下[42]。

《太平御览》二百六十八

游击将军诸葛冲，精果有文武，拟补兖州[43]。

《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十九

御史中丞周浚，果毅有才用。

《北堂书钞》卷六十二

孔颙有才能，果劲不挠，宜为御史中丞[44]。

《北堂书钞》卷三十三

中书属通事令史孙绑限满，久习内事，才宜殿中侍御史，须空补之，不审可否[45]？

《初学记》卷十二

平南司马缺。案琅玡李镇，字仲达，纲纪郡事，练习兵马，才长方用。

《北堂书钞》卷六十八

郿令诸葛京，祖父亮，遇汉乱分隔，父子在蜀，虽不达天命，要为尽心所事[46]。京治郿自复有称，臣以为宜以补东宫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论[47]。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

苏愉忠笃有智意。

《三国志·魏书·苏则传》注

杨肇有才能。

《三国志·魏书·田豫传》注

武韶清白有诚。

《三国志·魏书·胡质传》注

郤诜才志器局，当为黄散[48]。

《通典》卷二十一

散骑常侍缺，当取素行者补之[49]。

《通典》卷二十一

访闻诜丧母，不时葬，遂于所居屋后假葬，有异同之议，请更选之[50]。

《通典》卷二十三

镇西长史张侧迁，处缺。案尚书郎张勃军间用长。

《北堂书钞》卷六十八

太尉长史缺。案镇东大将军大掾泰山胡伯长，才长方用(51)。

《北堂书钞》卷六十八

侍中彭权，儒素有学，义宜太常选也。

《北堂书钞》卷五十三

北中郎长史当更迁。前御史耿迁公诚有器干。

《北堂书钞》卷六十八

北军郎将司马当便选(52)。尚书郎赵虞诚笃，有意略，军间用长也。

《北堂书钞》卷六十八

太尉长史邓殷，通识有文武才，为北中郎将长史(53)。

《北堂书钞》卷六十八

《康诰》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绍贤侔郤缺，宜加旌命，请为秘书郎(54)。

《晋书·嵇绍传》

绍平简温敏，有文思，又晓音，当成济也(55)。犹宜先作秘书郎(56)。

《世说新语·政事》注

太尉军司缺，当选，上宰监宜得宿有资重者也(57)。

《通典》卷二十九

【校注】 (1)启事：陈述事情的奏章、函件。《晋书·山涛传》："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

(2)叙：次序。严可均《全晋文》"乃"作"方"。

(3)左迁：降职，贬官。文末尚有"诏善之"三字。严本"裁"作"财"。

(4)剧：繁多，繁忙。

(5)本句据《北堂书钞》卷六十五补。

(6)太子保傅：即太子少傅。陈本《书钞》"保傅"之后有"之官"二字。周旋：指

古代行礼时进退揖让的动作。刑：通“型”，典范。原无“克己复礼”四字，据《文选·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注补。

（7）方任：一方的重任，指地方长官之职。

（8）本句据《文选·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注补。

（9）原无“卫”字，据《北堂书钞》卷六十五补。

（10）《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七“笃”作“说”。严本“武”后有“才”字。

（11）《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七“著”作“有”。

（12）孔本《书钞》无“迁”字，据俞本《书钞》补。

（13）《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五“茂”后有“者”字。

（14）俞本《书钞》“宜”前有“犹”字。严本“业”作“素”。

（15）严本“太尉”前有“今选”二字。“惟加所裁”四字据《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五补。《御览》文末尚有“诏用粹”三字。

（16）《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五“刘”作“留”。原无“不审”以下九字，据《北堂书钞》卷六十六补。

（17）夏侯孝若：即夏侯湛。《北堂书钞》卷六十、《通典》卷三十“孝若”作“湛”，“文德”作“才”。

（18）“今”原作“命”，据严本改。《北堂书钞》卷六十“不审孝若可迁此不”作“不审其可参此选不乎”。

（19）德素：犹“德行”。尉：慰的古字。严本“尉”作“慰”。

（20）《艺文类聚》卷四十八“缺处”作“处缺”。

（21）“朝”字，影宋本《御览》作“胡”，《初学记》卷十二作“故”，《北堂书钞》卷五十四“主朝事”作“事多杂”。考鸿胪一职汉武帝时掌接待宾客之事，似与胡事有关，但东汉以后主掌朝祭礼仪之赞导，故从鲍刻本《御览》作“朝”。

（22）原无“旧能人”三字，据《北堂书钞》卷五十四、《初学记》卷十二补。

（23）已：以。影宋本《御览》无“测”字。

（24）以：与。《北堂书钞》卷六十、《艺文类聚》卷四十八“以”作“与”。《北堂书钞》卷六十“碎”作“辟”。原无“不容秽杂也”五字，据《通典》卷二十三补。

（25）影宋本《御览》“人”作“又”。

（26）《晋书·阮咸传》：“武帝以咸耽酒浮虚，遂不用。”

（27）《太平御览》卷二百一十五无“刺史”二字。

（28）傅祗为北地泥阳人，属雍州。“坐事免官在职日浅其州”及“不审可复用否”计十六字，据《太平御览》卷二百一十五补。

(29)宰士：泛指充任官吏的士人。椽：通"掾"，佐助主官的官吏。

(30)"空"原作"徒"，"王"原作"士"，并据上条改。

(31)疑"太尉"二字有误。

(32)王、荀不详何人。

(33)"右"原作"左"，据《北堂书钞》卷五十八、六十四及上条改。《北堂书钞》卷六十四"忠"作"诚"，"济"后有"字武子"三字，文末有诏语云："济领禁兵，不欲使转也。"

(34)佥：皆、都。《御览》卷二百三十八"右军"作"左将军"。严本"论"后有"宜"字。

(35)京辇：国都。

(36)孔本《书钞》"都"作"恒"，今从俞本《书钞》作"都"。《书钞》卷三十三"垣之"作"祖"。严本"垣"作"恒"。

(37)《书钞》卷三十三"选"作"遐"。

(38)严本"卫"前有"中郎"二字，"翌"作"昱"。

(39)严本无"大""也"二字。

(40)句末有诏语曰："欲令在左右，更求其次。"

(41)疑"彧"字有误。

(42)句末有诏语曰："案其资历，悉自足为郡守。各以在职日浅，则宜尽其政绩，不宜速他转也。"

(43)句末有诏语曰："冲领兵，未欲出之。"

(44)《书钞》卷六十二"宜"作"以"，句末有"诏可之"三字。

(45)句末有"诏可之"三字。《北堂书钞》卷六十二、《太平御览》卷二百二十七"綝"作"琳"。

(46)父子：指诸葛亮与其子诸葛瞻。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瞻在绵竹之役中，与魏将邓艾交战阵亡，时年三十七岁。

(47)梁、益：梁州与益州，此代指蜀国故地。诸葛亮及其子孙在当时蜀人之中仍有很高声望。

(48)器局：谓器量、度量。

(49)《通典》句末有"遂举郤诜"四字。

(50)《通典》句末有诏语曰："君为管人伦之职，此辈应为清议，与不便，当裁处之。"

(51)疑"大掾"即"长史"之意。

(52)“使选”当据上条改作“更迁”。

(53)孔本《书钞》“识”作“职”，无“才”字，今据俞本《书钞》改补。

(54)郤缺：春秋时晋卿。《晋书·嵇绍传》：“帝谓涛曰：‘如卿所言，乃堪为丞，何但为郎也。’乃发诏征之，起家为秘书丞。”

(55)本条前有“诏选秘书丞，涛荐曰”八字。《三国志·王粲传》注“也”作“者”。

(56)句末有诏语曰：“绍如此，便可为丞，不足复为郎也。”

(57)军司：即“军师”，掌节量诸事之官，亦兼监军之职，故又称为上宰监。

【今译】 晋国定制，诸多因公事犯错误的官员，都须三年之后才能按序任用。这些人当中亦有许多好人，使得他们整天闲居无事。臣认为可以略依降职之法，根据资历削减其官品，这也足以达到惩罚与劝戒的目的，而使犯错误的官员不致于影响其使用。

晋国定制，春夏农忙时节，不调任长吏郡守县令等地方主官，这是因为这样做会妨碍农业生产的缘故。

羊祜为人忠诚宽厚，然而不擅长治理繁杂公务。宗正卿职位空缺，不知可否转任此职？

[皇太子刚刚进入东宫，四海臣民为之瞻目。]太子少傅之职，不能不尽量选择天下良才。羊祜身秉贤德崇尚大义，[行为检点合乎礼仪，]可以在出入交际的诸多礼节之中，使太子时常看到言行仪表的典范。地方之职虽然重要，比起太子少傅显得很轻。又能够参加朝见天子，参与议论国家大事。[东宫之中事务较少，主要就是养德而已。]

臣昨天启奏太子少傅人选事，羊祜身秉贤德崇尚大义，行为检点合乎礼仪，另外年龄尚少，可以长期担任其职。

太子左卫率之职空缺。侍卫职责威严而重要，应该选择既有担当此任的才能，又身无疾病的人。城阳太守石崇，忠厚而有文武之才；河东太守焦胜，清正而有信义，都是合适的人选。

太子左卫率之职空缺。城阳太守石崇、北中郎中司孙尹都忠厚而有文武之才，都是合适的人选。

中庶子贾模升迁，其职空缺。太子东宫的属官，应当选取最佳之

人。要求一个人德才兼备很难，应该先求品德高尚。太尉长史刘粹、光禄长史周蔚，[可由圣上予以裁定。]

中庶子贾模升迁，其职空缺。周蔚清正忠厚，适宜补任。

中庶子官职空缺，应该选取优秀人才。用济阴太守刘俨、城阳太守石崇参与补选，[不知是否有合乎圣意之人?]

中庶子，是东宫中的显职，如今有两个空缺。众人议论都认为领兵太守荀寓能胜任此职。

皇太子东宫现任用许多杂材作为属官，应当使其属官都用清正高德之人。太子舍人夏侯孝若，有很好的文才，但不擅长治民，却有益于中央机关，并且在东宫已经很久。现在殿中郎职位空缺，应补才学之士，不知孝若可否改任此职?

臣近日荐举氾源为太子舍人。氾源被人称誉，具有德行，长期埋没，如今用为重臣，希望以此慰勉后被起用的士人。

琅玡王第三子司马繇、陇西王嫡长子司马越，确应尽早让他们(入东宫)奉侍皇太子。在东宫考察二人的德行，犹如兼顾庶出之子。

尚书令李胤升迁，空缺之处应得合适人选。征南大将军羊祜为人举止端正，可以整肃朝廷，批评时政，看到缺误之处，能够在朝廷直言相谏。

鸿胪职责负责赞导朝祭礼仪之事，前后担任此职的人，大多不能尽善尽美。如今职位空缺，应当补选。御史中丞刁攸[旧臣中的能人]，不知可任此职否?

御史中丞刁攸，故臣，年迈体弱，百官不太惧怕他，因治理政事犯错误，改任尚书就可以了。

吏部郎负责选拔荐举官吏，应由能够整肃风俗、治理人伦的人担任。

人才既然本是难知之事，中等以下之人，情性虚伪又更难知。吏部郎与琐碎事务日夜接触，不仅仅应能端正自己，而且应能端正别人，[不能容许污秽之人杂入此职。]议郎杜默品德行为俱佳，太子庶子崔谅、中郎陈准均有端正他人的能力，此外不知是否还有可任此职

的人。

侍中、尚书仆射、奉车都尉、新沓伯臣涛上言："臣最近启奏崔谅、史曜、陈准三人可以补吏部郎，诏书认为可以。这三个人都是众论称誉之人，而崔谅尤其品质端正少有浮华，能够敦厚教化。虽然大的成效不会很快显现，然而对于劝勉世风习俗，会产生很多益处。臣认为应当先任用崔谅，谨此随他事告闻。"

吏部郎史曜出任他职，原职空缺应当补选。山涛荐举阮咸说："淳真质朴很少私欲，洞察是非明辨清浊，世间万物不能改变他的本性。如果担任任免官吏之职，一定会有出色政绩于世。"诏令任用陆亮。

以往选拔尚书郎非常注重清正的名望，称尚书郎为大臣的副手，各州均择取最优秀的人才应选。雍州刺史长期未推荐尚书郎。前尚书郎傅祗[因犯错误免官，他在职时间很短，其州]没有比他更好的人才，所以提请用他补任尚书郎，[不知是否可以再次起用他？]

如今尚书郎、御史、东宫洗马、舍人多处空缺。入仕士人中的后辈贤才，如太尉掾乐广，字彦辅；司徒掾刘琚，字伯瑜；王瓒，字正长；司空掾王正，字士刚；刘澹，字初平；征西将军掾诸葛□，都是合适的人选。

太尉掾奋满、乐广：司徒掾何勖、刘琚；司空掾官粹、刘澹；太尉掾刘暹富有才华大义，是入仕士人中的俊杰。

侍中彭权升迁，应当选人替代。案雍州刺史郭奕，高洁简约而有宏大的气度，在士兵中间，稍有不尽下情，身处朝廷，足以整肃左右臣僚；右卫将军王济，才华高妙而丰富，是后来之士中的最佳人才，这两个人的确是圣上顾问的佳选。圣意如果舍不得王济，想重用他，骁骑将军荀恺，思维明敏，他主管宿卫，最终并不次于王济；祭酒庾纯，刚正有才学，也可以作为候选人。现在国家教育刚刚筹建，王荀二人已经亡故，庾纯能够担当其任，应当稍微留任一段时间，以便大体上创立其制度。不知是否合适，亦不知是否有合乎圣意之人？

诏问侍中职缺，应再选人，谁最合适。雍州刺史郭奕、右卫将军王济，皆诚信而有美才，是侍中的最佳人选。

侍中、太常、河南尹均有空缺，都是显要的官职，一定要择取合适的人选。右军裴楷，通达事理且有才华大义，大家议论是担任侍中的人才。

河南尹是京城中的重要职位，前代均用名人担任。圣朝创建以来，有李胤、杜预、王恂、隽不疑担任此职，如今要稍次于以上这些人了。

过去侍御史之职总是从郡守中选拔，现在二千石品秩的闲散官员如果具有才能，且又比较年青，可以任用否?

治书侍御史王启，卓识清正，后起之秀。

大将军之职虽然不要求举止端庄，却正需要在戎马行伍之间施展筋力，更应选取品德出众之人。征北大将军卫瓘，清正端一；中书监荀勖博识干练，二人都是人中俊杰，不知是否可以参选大将军之职?

荆州宜都有郎官王垣之，因病离任。义阳郡邓选有才华大义，论者认为是入仕士人中的俊杰，然而年限未满。臣认为应该先任用邓选为郎。

卫翌任少府丞时，很有作为，后来因为私卖窃石事免官。现在太子门大夫职缺，不知其是否可以作为候选之人?

黄门侍郎和峤最有才华，可以用为吏部郎。

黄门侍郎荀彧清贞平和辞理允正，举止可做典范，真是侍卫之臣中的良才。

近来启奏修武县令刘讷补任南阳王司马友处缺职。诏曰:“司马友确实应得有所裨益之人。然而地方主官治理民众，不应屡次更易造成疑惑，使得闲散平庸的百姓无所依恃。”臣又启奏，现今散职官吏中确实有可补司马友缺职之人，然而刘讷的才志，外在的声誉与内在的能力并不相称，臣认为应该改授此人官职，不知实可行否? 诏曰:“准你所启。”

温县县令许奇等人均享美誉，虽然在职时间都很短，也应该公开授以大郡郡守之职，用以劝勉天下之人。

游击将军诸葛冲，精明果断具有文武之才，拟补兖州缺职。

御史中丞周浚，果敢而有才能。

孔颢有才能，刚正不阿，应任御史中丞。

中书属通事令史孙綝任期已满，孙綝久习宫廷事务，其才能适宜殿中侍御史，但须有空缺方能补任，不知可否？

平南司马空缺。案琅玡李镇，字仲达，整肃郡中事务，操练兵马，才能出众正可任用。

郿县县令诸葛京，其祖父是诸葛亮，（亮）逢遇汉末大乱而与中原分离，父子二人在蜀任职，虽然不能晓达（朝代更替的）天命，总归是能尽心其职。诸葛京治理郿县本已具有称誉，臣认为适于补东宫舍人的空缺，用以彰明任用官吏之道，用以与梁州、益州对诸葛亮的议论相称。

苏愉忠诚有智慧。

杨肇有才能。

武韶为人清白而笃诚。

郤诜才志度量俱佳，应任黄门侍郎或散骑常侍。

散骑常侍职缺，应选行为清白的人补任。

听说郤诜母亲亡故，不按时埋葬，而在所住的屋后暂时浅埋，对此事有不同的议论，请求另选别人。

镇西长史张侧升迁，该处职缺。案尚书郎张勃军间使用较为合适。

太尉长史缺。案镇东大将军大掾泰山胡伯长，才能出众正可任用。

侍中彭权，赋有儒者素质且有学识，理应作为太常的人选。

北中郎长史应改迁。前御史耿迁公正诚笃且有才干。

北军郎将司马应改迁。尚书郎赵虞忠厚，有谋略，军间使用较为合适。

太尉长史邓殷，博识而有文武之才，用为北中郎将长史。

《尚书·康诰》说过："父罪不应延及其子。"嵇绍贤德可比春秋时的郤缺，应当予以表彰征召，拟请任为秘书郎。

嵇绍平易简约温厚聪敏，有文才，懂音乐，能有造就。但仍应先作秘书郎。

太尉军司职位空缺，应当补选，太尉的监军应择取久有声望之人。

【解析】 就现存山涛《启事》的残文看，山涛荐举官吏的基本条件是其人的德与才。只要其人德才出众，甚至可以不避资历尚浅（如许奇），不避先前曾有过失被免官（如傅祗），不避其家庭出身（如嵇绍），均予以积极举荐；相反，如果其才能“外内非称”（如刘讷），山涛也敢于反复启奏，将其调离地方主官的职位。正是出于选择贤才这样的公心，山涛能在当时及后代的政界中享有较高的声誉，这在历代长期负责吏部的官员中，是比较少见的。

答诏问郤诜事(1)

诜前丧母，得疾不得葬，遂于壁后假葬。服终，为平舆长史。论者以为不合正礼，是以臣前疑之(2)。诜文义可称，又甚贫俭(3)。访其邑党，亦无有他(4)。（诏问：“应清议与否(5)？”涛云：）自为不与常同，便令人非，恐负其孝慕之心，宜详极尽同异之论。

《通典》卷一百零三

【校注】 (1)郤诜：字广基，济阴单父（今山东省单县）人，事见《晋书》本传。郤诜丧母未按时埋葬，朝中有人非议，晋武帝询问山涛的意见，山涛以此相答。《晋书·郤诜传》：“诜母病，苦无车，及亡，不欲车载柩，家贫无以市马，乃于所住堂北壁外假葬，开户，朝夕拜哭。养鸡种蒜，竭其方术。丧过三年，得马八匹，舆柩至家，负土成坟。未毕，召为征东参军。”

(2)事参见山涛《启事》。

(3)《晋书·郤诜传》载有郤诜《答武帝诏》，可略睹郤诜为文风采。又，郤诜三月时丧父，故而家中贫困。

(4)邑党：乡党。

(5)应：接受。清议：谓社会舆论。

【今译】 郤诜先前丧母，因病不能按时埋葬，于是在屋北墙后临时掩埋。三年丧结束，被任命为平舆长史。论者认为郤诜的做法不合礼法，因此臣先前也曾不理解郤诜。郤诜文才可嘉，又非常清贫俭朴。臣访问郤诜乡里之人，也没有什么不良之处。（诏问："是否接受社会舆论对他的批评？"山涛回答说：）郤诜的做法本来就是不与常人相同，如果让人们非难他，恐怕会辜负他孝敬母亲的一片诚心，应该审慎地排除那些非难的议论。

评 嵇 康

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1)；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2)。

《世说新语·容止》

【校注】 (1)岩岩：高耸貌。

(2)傀俄：同"巍峨"，雄伟高大貌。

【今译】 嵇叔夜的为人，挺拔伟岸如孤松独立；他醉酒的时候，清峻卓立如玉山将崩。

王 戎 集

王戎(公元234—305),字濬冲,琅玡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县)人。祖父王雄,曾任幽州刺史;父亲王浑,曾任凉州刺史、贞陵亭侯。王戎少年时代即以聪慧颖悟著称,任率而不修威仪,性善言谈,约十五岁时结识阮籍、嵇康,于是加入竹林名士的行列。与其他六人相比,王戎的家庭门第最高,年龄最小,崇尚《老》《庄》、倾心隐逸的热望最淡。然而,几年时间的竹林交游,欢饮畅谈,对王戎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很大,为其以后的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戎二十二岁时,经钟会举荐,入司马昭麾下为官。在以后的五十年间,王戎官运亨通,位至司徒。王戎具有一定的治政才能,他以豫州刺史职参与伐吴战争,遣兵布将,攻城安民,以功进爵安丰侯;他以尚书左仆射职领吏部,制定甲午之制,要求选拔官吏均应先经治理百姓的基层实践,然后授用。但是,总的看来,王戎并未竭诚政务,而是与时浮沉,政绩平平,并且还有颇多俭吝之讥。对此,晋人戴逵指出:"王戎晦默于危乱之际,获免忧祸,既明且哲,于是在矣!"(《世说新语·俭啬》注)王戎性

本“简约”、“简脱”，多事之秋以此“自晦”，以示与挥金如土、比富斗奢的豪门大族有别，原本无可厚非。至于钻核卖李事，李经钻核则伤肉易腐，安能卖出，显系好事者夸大之辞。王戎朝中声望一直不衰，晚年跟随晋惠帝出入危难之中，保持了清正重臣的节操。

王戎擅长言谈而不擅长诗文，故无作品流传。今辑录王戎短语数条，从中可以略窥王戎的文思与谈风。

答　钟　会[1]

道家有言："为而不恃[2]。"非成功难，保之难也。

《晋书·王戎传》

【校注】 (1)钟会：字士季，深得司马昭信任，累官至司徒。率大军灭蜀后谋反，被乱军所杀。《晋书·王戎传》："钟会伐蜀，过与戎别，问计将安出。戎曰……及会败，议者以为知言。"

(2)语见《老子》第七十七章，原文为："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今译】 道家有这样的名言："有所作为但不要恃功自傲。"成就功业不难，难在守住功业。

诫东安公司马繇[1]

大事之后，宜深远之。

《晋书·王戎传》

【校注】 (1)司马繇：字思玄，司马懿之孙，司马伷之子。《晋书·王戎传》："(杨)骏诛之后，东安公繇专断刑赏，威震内外。戎诫繇曰……繇不从，果得罪。"

【今译】 重大事件之后，应当尽量回避。

答晋武帝问王衍(1)

未见其比，当从古人中求之。

《晋书·王衍传》

【校注】 (1)王衍：字夷甫，王戎从弟。《晋书·王衍传》："武帝闻其名，问戎曰：'夷甫当世谁比？'戎曰：'……'"

【今译】 (当世之人中)没有发现谁能与王衍相比，应当从古人中寻找可比之人。

答齐王司马冏(1)

公首举义众，匡定大业，开辟以来，未始有也。然论功报赏，不及有劳，朝野失望，人怀贰志。今二王带甲百万，其锋不可当(2)。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权崇让，此求安之计也。

《晋书·王戎传》

【校注】 (1)司马冏：字景治，司马昭之孙，司马攸之子。因平定赵王司马伦篡位有功，拜大司马，辅政。后被长沙王司马乂击败，斩于阊阖门外。《晋书·王戎传》："惠帝反宫，以戎为尚书令。既而河间王颙遣使就说成都王颖，将诛齐王冏。檄书至，冏谓戎曰：'孙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纠合义兵，扫除元恶，臣子之节，信著神明。二王听谗，造构大难，当赖忠谋，以和不协。卿其善为我筹之。'戎

曰：'……'冏谋臣葛旟怒曰：'汉魏以来，王公就第，宁有得保妻子乎！议者可斩。'于是百官震悚，戎伪药发堕厕，得不及祸。"

（2）二王：指河间王司马颙与成都王司马颖。

【今译】 明公率先聚众举兵，安定晋国大业，晋国建国以来，无人有此殊勋。然而您论功行赏，未曾遍及有功之士，因此朝野上下颇感失望，人人各自怀有二心。如今河间王与成都王拥有甲兵百万，其锋芒锐不可挡。如果您以齐王的身份归就宅第，不会失去原有的爵位。交出权力崇尚谦让，这是寻求平安的计策。

评 嵇 康

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1]。

《世说新语·德行》

【校注】 （1）刘孝标注引《嵇康别传》云："康性含垢藏瑕，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所知王濬冲在襄城，面数百，未尝见其疾声朱颜。此亦方中之美范，人伦之胜业也。"

【今译】 我和嵇康相处二十年，不曾见他喜怒之颜。

评 王 祥[1]

太保君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与之言，理中清远，将无以德掩其言？

《世说新语·德行》

【校注】 (1)王祥:字休征,临沂人,魏高贵乡公时任太尉,晋武帝时任太保,王戎为其族孙。

【今译】 太保君在正始年间,不属于能言善辩之辈;可是一旦和他交谈,其情理允当言辞清远,莫非是因其茂德掩盖了善辩之才?

评山涛

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

《世说新语·赏誉》

【今译】 山涛如同未经雕琢的美玉、未经提炼的黄金,人们都敬慕他的高贵,却无人知道如何对他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评阮武(1)

清伦有鉴识,汉元以来未有此人。

《世说新语·赏誉》

【校注】 (1)阮武:字文业,阮籍族兄(一说为族父),曾任河清太守(一说清河太守)。

【今译】 阮文业清逸超群且有鉴识,汉初以来不曾有过这样的

人。

评 王 衍

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1]。

《世说新语·赏誉》

【校注】 (1)王衍于永嘉三年(公元309年)三月，东海王司马越主政时，担任太尉之职。刘孝标注引《名士传》："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

【今译】 太尉王衍神情仪容超凡秀异，犹如瑶林琼树，原本是尘世之外的人物。

经黄公酒垆有感[1]

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2]。

《世说新语·伤逝》

【校注】 (1)酒垆：酒店。《世说新语·伤逝》："王濬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即引王戎此语。

(2)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曰："俗传若此。颖川庾爰之尝以问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闻，江左忽有此论，盖好事者为之耳。'"

【今译】 我曾经和嵇叔夜、阮嗣宗在这个酒店一同畅饮。竹林之士的清逸交游，我也曾参预其后期。自从嵇生夭折、阮公亡故以来，我便被时事纠缠。今天看此酒店虽然很近，却感到远如山河。

附录一　竹林七贤年表

汉建安十年（公元 205 年）

山涛生。

汉建安十五年（公元 210 年）

阮籍生。

汉建安十七年（公元 212 年）

阮籍三岁，丧父。曹丕作《寡妇赋》，其序云："陈留阮元瑜与余有旧，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故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并作之。"王粲作《寡妇赋》、《阮元瑜诔》。

汉建安二十二年（公元 217 年）

阮籍八岁，能属文。《太平御览》卷六〇二引《魏氏春秋》："阮籍幼有奇才异质，八岁能属文，性恬静。"《世说新语·赏誉》注引《陈留志》："（阮武）族子籍，年总角，未知名，武见而伟之，以为胜己。""年总角"谓童年，故暂系本。又《晋书·阮籍传》称阮武是阮籍的族兄。

是年，王粲、陈琳、应玚、刘桢先后因大疫病故。曹丕被立为太子。

汉建安二十五年（公元 220 年）

是年正月，曹操卒，曹丕嗣位为丞相、魏王。十月，曹丕代汉称帝，改元黄初元年，国号魏。

魏黄初二年（公元 221 年）

山涛十七岁，被司马懿赏识。《世说新语·政事》注引虞预《晋书》："（山涛）年十七，宗人谓宣帝曰：'涛当与景、文共纲纪天下者也。'帝戏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晋书·宣穆张皇后传》："讳

春华，河内平皋人也。父汪，魏粟邑令；母河内山氏，司徒涛之从祖姑也。"知山涛与司马师兄弟同辈。是年司马师十四岁，司马昭十一岁。

是年四月，刘备称帝；八月，孙权受魏封为吴王，天下三分之势形成。

魏黄初五年（公元 224 年）

阮籍十五岁，喜读《书》《诗》。五言《咏怀诗》其十五："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又其五："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其六十一："少年学击刺，妙伎过曲城。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坰。"所述均为少年事，暂系本年。

嵇康生，襁褓中丧父。《幽愤诗》："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茕靡识，越在襁褓。"

是年四月，魏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逐渐恢复传统儒学教育。

魏黄初七年（公元 226 年）

阮籍十七岁，约在本年前后游历东郡。《晋书·阮籍传》："籍尝随叔父至东郡，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开一言，自以不能测。"考王昶于黄初末至正始中为兖州刺史，故暂系本年。又王昶曾任曹丕的太子文学，在《戒子书》中颇敬重徐干、刘桢，不知是否由于与阮瑀有旧情而见阮籍。

是年五月，曹丕卒，太子曹叡即位，曹真、陈群、曹休、司马懿受诏辅政。

魏青龙二年（公元 234 年）

王戎生。

魏景初三年（公元 239 年）

是年正月，曹叡卒，太子曹芳即位，时年八岁，由曹爽、司马懿辅政。二月，转司马懿为太傅。曹爽独掌大权，任用何晏为吏部尚书。

魏正始元年（公元 240 年）

王戎七岁，有神童之誉。《世说新语·雅量》："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童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注引《名士传》云："戎由是幼有神理之称。"《世说新语·雅量》又云："魏明帝于宣武场上断虎爪牙，纵百姓观之。王戎七岁，亦往看。虎乘间攀栏而吼，其声震动，观者无不辟易颠仆，戎湛然不动，了无恐色。"考魏明帝本年已卒，《晋书·王戎传》述此事称王戎"年六七岁"，然魏明帝于景元二年十二月寝疾，时王戎年仅五岁。此条或"魏明帝"当作"魏帝"，或"七岁"有误，或《晋书·王戎传》卒年"七十二"有误，待考。

魏正始二年（公元 241 年）

王戎八岁，见钟会。《世说新语·赏誉》："王濬冲、裴叔则二人总角诣钟会，须臾去，后客问钟曰：'向二童何如？'钟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后二十年，此二贤当为吏部尚书，冀尔时天下无滞才。'""年总角"指童年，故暂系本年。

魏正始三年（公元 242 年）

阮籍三十三岁，太尉蒋济征辟阮籍为僚属。《文选·阮籍·诣蒋公奏记》注引臧荣绪《晋书》："太尉蒋济闻籍有才隽而辟之，籍诣都亭，奏记。济恐籍不至，得记，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济大怒。于是乡亲共喻之，籍乃就吏，后谢病归。"考蒋济于本年七月以领军将军任太尉，故系本年。又，约在本年完成《通易论》、《乐论》，而享有"才隽"声誉。

魏正始五年（公元 244 年）

山涛四十岁，始为郡吏。《晋书·山涛传》："涛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功曹、上计掾。"

嵇康二十一岁。约在本年，完成《琴赋》、《声无哀乐论》。考正始年间，曾围绕着音乐问题有过广泛的讨论，《隋书·经籍志一》著录有何晏等撰议的《乐悬》一卷。《琴赋》与《声无哀乐论》中崇尚自然的观点，似乎借鉴了何晏、王弼的贵无说；《琴赋》中听琴者欣赏音乐时的场景，颇有都城显贵之气；何晏曾有圣人无喜怒哀乐的论述，可能对嵇康"声无哀乐"的观点有所启发，故暂系本年。

又，嵇康相貌气宇轩昂，且有才华，约在本年与魏宗室联姻。嵇康结婚时间史无记载，关于其妻有两种说法。其一，《三国志·魏书·沛穆王林传》注引《嵇氏谱》："嵇康妻，林子之女也。"其二，《文选·江淹·恨赋》注引王隐《晋书》："嵇康妻，魏武帝孙穆王林女也。"先假设嵇康妻为曹林的孙女。考曹操于汉建安三年（公元 198 年）十月攻进下邳，掠得秦宜禄妻杜氏，其后生子曹林，则曹林最早出生于次年（公元 199 年），早于嵇康二十五年。又嵇康长女出生于魏嘉平元年（公元 249 年），与曹林出生的时间相差五十年。若以三代人相除，嵇康妻生女时刚十六、七岁。那么，嵇康成婚时间绝对不能早于正始九年（公元 248 年），否则其妻尚未发育成熟。若此，这一假设有两个疑点：1、《世说新语·德行》注引《文章叙录》云："康以魏长乐亭主婿迁郎中，拜中散大夫。"嵇康入仕及任职均应在高平陵事件之前，如果成婚，升官等事都发生在正始九年一年之中，似有别常情；2. 正始九年，是曹爽、何晏一伙最得意忘形的一年，山涛、阮籍均预感到会有祸乱，嵇康不是趋炎附势之徒，怎么能在此年做这些事呢？所以，康妻为曹林的女儿的可能性比较大。且嵇康的婚期亦当提前，故暂系本年。

又，何晏为曹操的养子，其妻为曹林的妹妹（或姐姐）金乡公主，这样，嵇康与何晏有了亲属关系。

魏正始八年（公元 247 年）

山涛四十三岁，辞河南从事职，隐退。《晋书·山涛传》："举孝廉，

州辟部河南从事。与石鉴共宿，涛夜起蹴鉴曰：'今为何等时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卿何虑也。'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邪！'投传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隐身不交世务。"

阮籍三十八岁，辞尚书郎，辞曹爽参军，隐退。《晋书·阮籍传》："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阮籍任尚书郎时间很短，且与王戎父子有交往，故系于本年。"曹爽辅政"，当理解为司马懿称病，曹爽独掌大权之时。

嵇康二十四岁，约在本年隐退山阳，与山涛、阮籍、王戎等开始竹林之游。

王戎十四岁，结识阮籍、嵇康，亦参加竹林之游。《世说新语·简傲》注引《竹林七贤论》："初，籍与戎父浑俱为尚书郎，每造浑，坐未安，辄曰：'与卿语，不如与阿戎语。'就戎，必日夕而返。"《晋书·王戎传》及《世说新语·简傲》注引《晋阳秋》述此事并称"戎年十五"，疑所记有误。又《晋书·嵇康传》："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二十年"实为约数。

是年五月，司马懿称疾，不与政事。

魏正始十年（公元249年）

阮籍四十岁，为司马懿从事中郎。《晋书·阮籍传》："宣帝为太傅，命籍为从事中郎。"《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爽诛，太傅及大将军乃以为从事中郎。后朝论以其名高，欲显崇之。籍以世多故，禄仕而已。"按：司马懿诛曹爽之后，很快"命"阮籍为僚属，实为其拢络、控制士人的手段之一。

嵇康二十六岁，其女出生。

是年正月，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一举扫除曹爽及其党羽，夷曹爽、丁谧、邓扬、毕轨、李胜、桓范、张当、何晏三族，执掌朝政。四月，改元为嘉平元年。

魏嘉平三年(公元 251 年)

阮籍四十二岁,作《鸠赋》。为司马师从事中郎。

是年七月,司马懿卒。司马师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

魏嘉平四年(公元 252 年)

山涛四十八岁,见司马昭,举秀才,除郎中。《晋书·山涛传》:"(涛)与宣穆后有中表亲,是以见景帝。帝曰:'吕望欲仕邪?'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知此前山涛有较长时间隐退生活。

魏嘉平五年(公元 253 年)

山涛四十九岁,子山简出生。

阮籍四十四岁,与王戎饮酒。

嵇康三十岁,子嵇绍生。

王戎二十岁,与阮籍饮酒。《世说新语·简傲》:"王戎弱冠诣阮籍,时刘公荣在坐,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公荣者无预焉。'二人交觞酬酢,公荣遂不得一杯,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

魏嘉平六年(公元 254 年)

阮籍四十五岁,作《首阳山赋》。十月以后,封关内侯,徙散骑常侍。又《晋书·张华传》:"(华)初未知名,著《鹪鹩赋》以自寄……陈留阮籍见之,叹曰:'王佐之才也!'由是声名始著。"其事时间不详,从姜亮夫《张华年谱》系于本年。

是年二月,司马师诛夏侯玄、李丰、张缉等,皆夷三族。九月,废曹芳为齐王。十月,立曹髦为帝,改元为正元元年。

魏正元二年(公元 255 年)

山涛五十一岁,任骠骑将军王昶从事中郎。

阮籍四十六岁,任东平相,作《东平赋》、《亢父赋》;任大将军司马

昭从事中郎。以上事均在司马昭主事之初，故系本年。又《晋书·王沈传》："（沈）正元中迁散骑常侍、侍中，典著作，与荀颉、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

嵇康三十二岁，欲起兵响应毌丘俭，被山涛劝阻。

是年正月，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于寿春起兵讨司马师，司马师率军征伐，杀毌丘俭，文钦降吴。二月，司马师卒。三月，司马昭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魏正元三年（公元256年）

阮籍四十七岁，约在本年访孙登，作《大人先生传》。《晋书·隐逸·孙登传》："文帝闻之，使阮籍往观。既见，与语，亦不应。"

嵇康三十三岁，作《管蔡论》。

是年正月，沛王曹林卒。四月，帝曹髦赴太学，与诸儒讨论经义，其中论及圣人与管蔡事。六月，改元为甘露元年。

魏甘露二年（公元257年）

嵇康三十四岁，避居河东，临行前与郭遐周、郭遐叔作诗赠答。

是年四月，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在淮南起兵，反对司马昭。七月，司马昭率大军征讨。

魏甘露三年（公元258年）

山涛五十四岁，由赵国相迁尚书吏部郎。《晋书·山涛传》称山涛任王昶从事中郎，"久之，拜赵国相，迁尚书吏部郎。"考王昶于本年八月转司空，山涛此前应改任赵国相。又明年山涛议以嵇康自代，则本年山涛已任吏部郎。

阮籍四十九岁，约在本年任步兵校尉。《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籍）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遂纵酒昏酣，遗落世事。"又《水经·榖水注》引《语林》曰："陈协数进阮步兵酒。后文王欲修九龙堰，阮举协，文王用之。"

刘伶与阮籍饮酒。《世说新语·任诞》注引《文士传》:"(籍)后闻步兵厨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为校尉。于是入府舍,与刘伶酣饮。"

是年,恃宠得意的钟会前往嵇康隐居处试探虚实,嵇康"箕踞而锻",不予理睬,钟会衔恨而归。

魏甘露四年(公元 259 年)

山涛五十五岁,议以嵇康代己为尚书吏部郎。

阮籍五十岁,居母丧不拘礼,为何曾所劾。阮籍丧母时为步兵校尉,其时嵇喜、嵇康均来吊丧。考嵇康今年从河东还,故系本年。《晋书·阮籍传》:"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晋书·何曾传》:"时步兵校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曾面质籍于文帝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邪!'"

嵇康三十六岁,从河东还,吊阮籍母丧。约在本年前后完成《养生论》、《答难养生论》。

向秀约在本年完成《难养生论》。

魏甘露五年(公元 260 年)

是年五月,曹髦率众攻司马昭,被成济杀害,时年二十。六月,立曹奂为帝,改元为景元元年。

魏景元二年(公元 261 年)

山涛五十七岁,除吏部郎,举嵇康自代。

嵇康三十八岁,作《与山巨源绝交书》、《思亲诗》。调节吕巽、吕安兄弟交恶事。

魏景元三年(公元 262 年)

嵇康三十九岁,作《与吕长悌绝交书》。

王戎二十九岁,约在本年丧父,袭父爵。《晋书·王戎传》:"及浑卒于凉州,故吏赙赠数百万,戎辞而不受,由是显名。"考王戎袭父爵在辟相国掾之前,故暂系本年。

魏景元四年(公元 263 年)

阮籍五十四岁,作《为郑冲劝晋王笺》。冬,卒。《太平寰宇记》一:"阮籍墓在尉氏县东四十里。"又,现今南京市四十三中院内(花露北岗 61 号)有阮籍的衣冠冢及墓碑。

嵇康四十岁,因吕安事入狱,作《幽愤诗》、《家诫》,被害。《太平寰宇记》十七:"嵇康墓在临涣县(今安徽省宿县)西北三十五里。"

王戎三十岁,答钟会征蜀之计,被辟为司马昭的相国掾。

向秀因州计入洛。《文选·向秀·思旧赋》注引臧荣绪《晋书》:"(秀)始有不羁之志,与嵇康、吕安友。康既被诛,秀应本州计入洛。太祖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未达尧心,是以来见。'"冬,作《思旧赋》。

是年十月,司马昭接受相国、晋公、九锡之命。

魏景元五年(公元 264 年)

山涛六十岁,迁大将军从事中郎,行军司马,镇邺。《晋书·山涛传》:"迁大将军从事中郎。钟会作乱于蜀,而文帝将西征。时魏氏诸王公并在邺,帝谓涛曰:'西偏吾自了之,后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军司马,给亲兵五百人,镇邺。"

向秀入洛为官。《晋书·向秀传》:"后为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

是年五月,改元为咸熙元年。

魏咸熙二年（公元 265 年）

山涛六十一岁，封新沓子，转相国左长史，典统别营，参与定太子事。十二月，守大鸿胪；护送陈留王诣邺。《晋书·山涛传》："时帝以涛乡闾宿望，命太子拜之。帝以齐王攸继景帝后，素又重攸，尝问裴秀曰：'大将军开建未遂，吾但承奉后事耳。故立攸，将归功于兄，何如？'秀以为不可，又以问涛。涛对曰：'废长立少，违礼不祥。国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于是乃定。太子亲拜谢涛。"

是年五月，魏帝特加殊礼，进晋王妃曰后，世子曰太子。八月，司马昭卒，太子司马炎嗣为相国，晋王。十二月，司马炎代魏称帝，改元为泰始元年，国号晋。

晋泰始二年（公元 266 年）

山涛六十二岁，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

刘伶约在本年对策。《晋书·刘伶传》："泰始初对策，盛言无为之化。时辈皆以高第得调，伶独以无用罢。"

晋泰始四年（公元 268 年）

山涛六十四岁，出为冀州刺史，加宁远将军。《晋书·山涛传》："及羊祜执政，时人欲危裴秀，涛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权臣意，出为冀州刺史，加宁远将军。冀州俗薄，无相推毂。涛甄拔隐屈，搜访贤才，旌命三十余人，皆显名当时。人怀慕尚，风俗颇革。"

王戎三十五岁，评王祥。

是年二月，以中军将军羊祜为尚书左仆射。四月，太保王祥卒。

晋泰始六年（公元 270 年）

山涛六十六岁，转北中郎将，督邺城守事（从万斯同《晋方镇年表》）。

晋泰始七年（公元 271 年）

山涛六十七岁，入为侍中（从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

晋泰始八年（公元 272 年）

山涛六十八岁，迁尚书，以母老辞职，除议郎。《晋书·山涛传》："迁尚书，以母老辞职，诏曰：'君虽乃心在于色养，然职有上下，旦夕不废医药，且当割情，以隆在公。'涛心求退，表疏数十上，久乃见听，除议郎。帝以涛清俭无以供养，特给日契，加赐床帐茵褥。礼秩崇重，时莫为比。"（从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系于本年）

王戎三十九岁，在羊祜军中受责。《晋书·羊祜传》："步阐之役，祜以军法将斩戎。"考是年九月吴西陵督步阐来降。十一月，吴陆抗克西陵，擒步阐，羊祜等救之不及，故系本年。

向秀约在本年因与任恺友善，为贾充朋党所忌。考此事在去年诏贾充西镇长安之后，故系本年。

晋泰始十年（公元 274 年）

山涛七十岁，任吏部尚书。考此事在本年十月武元杨皇后卒之后，故系本年。

王戎四十一岁，迁豫州刺史，建威将军，受诏伐吴。《晋书·王戎传》："戎遣参军罗尚、刘乔领前锋，进攻武昌，吴将杨雍、孙述，江夏太守刘朗各率众诣戎降。戎督大军临江，吴牙门将孟泰以蕲春、邾二县降。"考孟泰降事在本年。又《晋书》述此事前云："历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坐遣吏修园宅，应免官，诏以赎论。"知王戎辟相国掾后一直为官，疑"坐遣吏修园宅"与步阐之役交恶羊祜有关。

刘伶入王戎幕府，任建威参军。

晋咸宁元年（公元 275 年）

山涛七十一岁。《晋书·山涛传》："咸宁初，转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除尚书仆射，加侍中，领吏部。"

晋咸宁三年（公元 277 年）

阮咸出仕为散骑侍郎。《世说新语·任诞》注引《竹林七贤论》："咸既追婢，于是世议纷然。自魏末沉沦闾巷，逮晋咸宁中始登王道。"考咸宁年号共五年，故系本年。按：晋武帝同意阮咸入仕，似与伐吴前网罗士人有关。

晋咸宁四年（公元 278 年）

山涛七十四岁，任尚书左仆射，屡荐阮咸，与贾充产生分歧。《晋书·武帝纪》："（咸宁四年三月）辛酉，以尚书右仆射山涛为尚书左仆射。"《文选·颜延之·五君咏》注引曹嘉之《晋纪》曰："山涛举咸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能用也。"《晋书·阮咸传》称"武帝以咸耽酒浮虚，遂不用。"《山涛启事》述此事之后云："诏用陆亮。"《世说新语·政事》："山司徒前后选，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题目，皆如其言。唯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注引《晋诸公赞》曰："亮字长兴，河内野王人，太常陆乂兄也。性高明而率至，为贾充所亲待。山涛为左仆射，领选。涛行业既与充异，自以为世祖所敬，选用之事，与充咨论，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说充宜授心腹人为吏部尚书，参同选举；若意不齐，事不得谐，可不召公与选，而实得叙所怀。充以为然，乃启亮公忠无私。涛以亮将与己异，又恐其协情不允，累启亮可为左丞，初非选官才。世祖不许，涛乃辞疾还家。亮在职，果不能允，坐事免官。"

晋咸宁五年（公元 279 年）

王戎四十六岁。十一月，以建威将军职，率军出击武昌，参加伐吴战争。

阮咸子阮瞻、阮孚约在本年出生。阮瞻约卒于永嘉三年（公元 309 年），享年三十岁；阮孚卒于苏峻谋反（事在咸和二年，公元 327 年）之前，享年四十九岁，故均应本年出生。考阮瞻与阮孚并非同母，

故可以同年出生。

晋咸宁六年(公元 280 年)

山涛七十六岁。谏去州郡兵,议泰山封禅。《晋书·山涛传》:"吴平之后,帝诏天下罢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涛)以为不宜去州郡武备,其论甚精。于时咸以涛不学孙吴,而暗与之合。帝称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宁之后,屡有变难,寇贼猋起,郡国皆以无备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乱,如涛言焉。"又《晋书·礼志下》:"及武帝平吴,混一区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书令卫瓘、尚书左仆射山涛……奏曰:'……宜宣大典,礼中岳,封泰山,禅梁父……'"

王戎四十七岁,与胡奋共平夏口、武昌,受封安丰县侯,慰绥吴地民众。《晋书·王戎传》:"戎渡江,绥慰新附,宣扬威惠。吴光禄勋石伟方直,不容皓朝,称疾归家。戎嘉其清节,表荐之,诏拜伟为议郎,以二千石禄终其身。荆土悦服。"

是年三月,吴主孙皓出降,吴灭。四月,改元为太康元年。

晋太康二年(公元 281 年)

山涛七十七岁,迁右仆射,加光禄大夫,加侍中,掌选如故。荐嵇康子嵇绍入仕。《世说新语·政事》注引王隐《晋书》:"时以绍父康被法,选官不敢举。年二十八,山涛启用之。世祖发诏以为秘书丞。"。

晋太康三年(公元 282 年)

山涛七十八岁,拜司徒。《晋书·荀勖传》:"勖表陈……尚书令卫瓘、吏部尚书山涛皆可为司徒。如以瓘新为令,未出者,涛即其人。帝并从之。"涛辞不受,舆疾归家。

王戎四十九岁,迁侍中(从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

阮咸约在本年作《律议》,左迁为始平太守。《晋书·乐志上》:"荀勖又作新律笛十二枚,以调律吕……时阮咸妙达八音,论者谓之神

解。咸常心讥勖新律声高，以为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会乐作，勖意咸谓之不调，以为异己，乃出咸为始平相。"《晋书·阮咸传》："荀勖每与咸论音律，自以为远不及也，疾之，出补始平太守。"《世说新语·术解》注引《晋诸公赞》："勖性自矜，乃因事左迁咸为始平太守，而病卒。"考荀勖新造律尺成于泰始十年，作新律笛当在太康初年。又本年荀勖表山涛为司徒。疑阮咸左迁事在山涛离开吏部职后，故暂系本年。

晋太康四年（公元 283 年）

山涛七十九岁，卒。谥曰康。

晋太康十年（公元 289 年）

王戎五十六岁，迁光禄勋，吏部尚书（从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

晋太熙元年（公元 290 年）

王戎五十七岁，拜太子太傅。

是年四月，司马炎卒，太子司马衷即位，改太熙元年为永熙元年。

晋元康元年（公元 291 年）

王戎五十八岁。诫司马繇。转中书令，加光禄大夫，给恩信五十人。迁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制订甲午之制，凡选举皆先治百姓，然后授用，遭到司隶傅咸的弹劾。与裴楷、张华并管机要。

晋元康四年（公元 294 年）

王戎六十一岁，辟束璆。《晋书·束皙传》："石鉴卒，王戎乃辟（束皙兄）璆。"按：石鉴卒于本年正月。

晋元康七年（公元 297 年）

王戎六十四岁，任司徒。从贾谧议，以泰始为《晋书》限断。

晋元康九年（公元 299 年）

王戎六十六岁，漠视废愍怀太子事。

晋永康元年（公元 300 年）

王戎六十七岁。裴颜被诛，王戎因是其婿而免官。

晋永宁二年（公元 302 年）

王戎六十九岁，任尚书令，答齐王司马冏问计。

晋永安元年（公元 304 年）

王戎七十一岁，以司徒职随晋惠帝北征成都王司马颖。八月，随帝返洛阳。十一月，出奔郏县。十二月，诏司徒王戎参录朝政。

是年十一月，河间王司马颙大将张方劫晋惠帝西去长安。至此，八王之乱已将西晋朝政搅得一塌胡涂。十二月，改元为永兴元年。

晋永兴二年（公元 305 年）

王戎七十二岁。六月，卒于郏县，谥曰元。

附录二　戴逵《竹林七贤论》残句辑校

［说明］戴逵，字安道，东晋谯国人。少博学，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性不乐当世，常以琴书自娱，多次拒绝朝廷征辟，事见《晋书》本传。《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竹林七贤论》二卷，晋太子中庶子戴逵撰"。该书宋代以后逐渐亡佚。

1. 嵇康字叔夜，与东平吕安少相知友，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安来，值康不在，兄喜出迎之。不前，题门上作"凤"字而去。喜不悟。康至，云："凤，凡鸟也。"

引自《永乐大典》卷12016，又见于《太平御览》卷409。

2. 嵇康非汤武、薄周孔，所以迕世。

引自《文选·颜延年·五君咏》注。

3. 阮籍字嗣宗，性乐酒，善啸，声闻数百步。籍常箕踞啸歌，酣放自若。时苏门山中忽有真人在焉，籍亲往寻。其人拥膝岩巅，遂登岭从之，箕坐相对。籍乃商略终古以问之，仡然不应。籍因对之长啸。有间，彼乃断然笑曰："可更作。"籍乃为啸。意尽，退还半岭。岭巅嘈然有声，若数部鼓吹。顾瞻，乃向人之啸也。

引自《艺文类聚》卷19，又见于《太平御览》卷392。

按：原无"字嗣宗"三字，据《太平御览》补。

4. 籍归，遂著《大人先生论》，所言皆胸怀间本趣，大意谓先生与己不异也。观其长啸相和，亦近乎目击道存矣。

引自《世说新语·栖逸》注。

按：本文注于阮籍见苏门山真人事下，则"籍归"系指从苏门山归。"大人先生论"，本集作"大人先生传"。

5. 魏朝封晋文王，固让，公卿皆当喻旨。司空郑冲等驰使从阮籍求其文，立待之。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而起，书几板为文，无所治定，乃写付使。

引自《太平御览》卷710，又见于《北堂书钞》卷133、《事类赋注》

卷 14。

按：原无"晋"字，据《北堂书钞》和《事类赋注》补。原无"醉"字，据《北堂书钞》补。"付使"原作"付信"，据《世说新语·文学》改。

6. 籍之抑浑，盖以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也。后咸兄子简亦以旷达自居，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诣浚仪令。令为他宾设黍臛，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是时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荡越礼。乐广讥之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至于此！"乐令之言有旨哉！谓彼非玄心，徒利其纵恣而已。

引自《世说新语·任诞》注，又见于《太平御览》卷 850。

7. 籍与伶共饮步兵厨中，并醉而死。

8. 刘伶常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复醉矣。

引自《世说新语·任诞》，又见于《太平御览》卷 480。

按：原无"常"、"复"二字，并据《太平御览》补。

9. 伶处天地间，悠悠荡荡，无所用心。尝与俗士相牾，其人攘袂而起，欲必筑之。伶和其色曰："鸡肋岂足以当尊拳。"其人不觉废然而返。未尝措意文章，终其世，凡著《酒德颂》一篇而已。其辞曰："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行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慌尔而醒。静不听闻雷霆之声，熟视不见太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之扰扰，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

引自《世说新语·文学》注，又见于《文选》卷 47、《太平御览》卷

371。

按："觚"原作"瓢"、"承槽"原作"承糟"，并据《文选》及《晋书·刘伶传》改。

10. 山涛与阮籍、嵇康皆一面，而契若金兰。涛妻韩氏尝以问涛，涛曰："当年可为友者，唯此二人耳。"妻曰："负羁之妻，亦观狐、赵，意欲一窥之，可乎？"涛曰："可也。"二人至，妻劝涛留之宿，具酒食，夜穿牖而窥之。涛入曰："所见何如君？"妻曰："君才殊不如也，正当以识度相友。"涛曰："然。伊辈亦当谓我识度胜。"

引自《太平御览》卷444，又见于卷409、《艺文类聚》卷21。

按：《艺文类聚》题为《竹林七贤传》。"具酒食"原作"其酒食"，据《世说新语·贤媛》改。负羁，指春秋时曹国大夫僖负羁。狐、赵：指晋公子重耳的属臣狐偃咎犯与赵衰。

11. 鬲令袁毅为政贪浊，赂遗朝廷，以营虚誉。遗山涛丝百斤，众人莫不受，涛不欲为异，乃受之，命内阁悬之梁上，而不用也。后毅事露，案验众官。验吏至涛所，涛于梁上下丝，已数年，尘埃黄黑，封印如初，以付吏。

引自《太平御览》卷814，又见于卷492、《事类赋注》卷5。

按：原无"案验众官"四字，据《太平御览》卷492补。

12. 涛之处选，非望路绝，故贻是言。

引自《世说新语·政事》注。

按：本文是就潘岳（一说潘尼）对山涛领吏部不满，密作"阁东有大牛，王济鞅，裴楷鞦，和峤刺促不得休"的童谣而言。

13. 山涛之举阮咸，固知上不能用，盖惜旷世之俊，莫识其意故也。夫以咸之所犯方外之意，称其清真寡欲，则迹外之意自见耳。

引自《世说新语·赏誉》注。

14. 山涛太始七年为侍中，诏曰："涛清风淳履，思心通远，宜侍帷幄，尽规左右。"

引自《初学记》卷12，又见于《艺文类聚》卷48、《太平御览》卷219。

按:“诏曰”后原无“涛”字,结尾原无“尽规左右”四字,并据《艺文类聚》和《太平御览》补。又,二书题为《竹林七贤传》。

15. 绍惧不自容,将解褐,故咨之于涛。

引自《世说新语·政事》注。

按:本文被用为对“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绍咨公出处,公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的注释。

16. 咸宁中,吴既平,上将为桃林华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于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时京师犹讲武,山涛因论孙、吴用兵本意。涛为人简默,盖以为国者不可以忘战,故及之……永宁之后,诸王构祸,狡虏欻起,皆如涛言。

引自《世说新语·识鉴》注。

17. 秀为此义,读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始了视听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遗天下,外万物。虽复使动竞之人顾观所徇,皆怅然自有振拔之情矣。

引自《世说新语·文学》注。

按:本文被用为对“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的注释。

18. 纯字长悌,位至侍中;悌字叔逊,位至御史中丞。

引自《世说新语·赏誉》注。

按:本文被用为对“秀子纯、悌,并令淑有清流”的注释。

19. 阮咸字仲容,籍兄子也。诸阮前世皆儒学,善屋室,内足于财。唯籍一巷尚道弃事,好酒而贫。旧俗七月七日法当曝衣,诸阮庭中烂然,莫非绨绵。咸时总角,乃竖长竿,摽大布犊鼻裈于庭中。人问之,曰:“未能免俗,聊复共尔。”

引自《太平御览》卷31,又见于《世说新语·任诞》注、《北堂书钞》卷155、《初学记》卷4、《艺文类聚》卷4、《太平御览》卷696及816、《事类赋注》卷5。

按:“儒学”前原无“皆”字,据《世说新语》补。“弃事”原作“业”,据《艺文类聚》改。“竖”原作“坚”,据《艺文类聚》改。原无“人问之”三字,

据《太平御览》卷 696 补。“共尔”,《世说新语》、《北堂书钞》等作“尔耳”,《事类赋注》作“然而”。

20. 阮咸善弹琵琶。

引自《艺文类聚》卷 44。

按:《北堂书钞》卷 110 引此文题为《竹林七贤赋》。

21. 咸既追婢,于是世议纷然。自魏末沉沦闾巷,逮晋咸宁中,始登王途。

引自《世说新语·任诞》注。

22. 王戎眸子洞彻,视日而眼明不亏。

引自《艺文类聚》卷 17。

按:《太平御览》卷 366 引此文题为《竹林七贤传》。

23. 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于宣武场上为栏,苞虎牙,使力士袒裼,迭与之搏,纵百姓观之。戎年七岁,亦往观焉。虎乘间薄栏而吼,其声震地,观者无不辟易颠仆,戎亭然不动。帝于门上见之,使问姓名而异之。

引自《水经·榖水注》,又见于《世说新语·雅量》注、《太平御览》卷 892。

按:“亭然”,《世说新语》注作“湛然”,《太平御览》作“安然”。“门”,《世说新语》注及《太平御览》并作“阁”。

24. 初,籍与戎父浑俱为尚书郎。每造浑,坐未安,辄曰:“与卿语,不如与阿戎语。”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长戎二十岁,相得如时辈。刘公荣通士,性尤好酒。籍与戎酬酢终日,而公荣不蒙一杯,三人各自得也。戎为物论所先皆此类。

引自《世说新语·简傲》注。

25. 王戎女适裴氏,用匮,女为贷钱一万,久而不还。女归,戎色不悦。遽还钱,乃怿。

引自《太平御览》卷 388,又见于《太平御览》卷 836。

按:《太平御览》卷 836 题为《竹林七贤传》。“一万”,《太平御览》卷 836、《世说新语·俭啬》及《晋书·王戎传》述此事并作“数万”。

26. 王戎为侍中，南郡太守刘肇遗戎筒中布五十端，戎不受，而厚报其书，议者佥以为讥。世祖患之，乃发口诏曰："以戎之为士，义岂怀私？"议者乃息，戎亦不谢。

引自《太平御览》卷820，又见于《世说新语·雅量》注。

按："筒中布"，《世说新语》作"筒中笺布"，《晋书·王戎传》作"筒中细布"。原无"佥"字，据《世说新语》补。"世祖"以下，据《世说新语》补。

27. 王戎简脱，不持仪形，好乘巴嗔马。虽为三司，率尔私行，巡省田园，不从一人，以手巾插腰。戎故吏多至大官，相逢，戎辄下道避之。

引自《太平御览》卷897，又见于《事类赋注》卷21、《太平御览》卷716。

28. 王济三月三日尝解禊洛水。明日，或问王济曰："昨日又有何论议？"济曰："张华善说《史》《汉》，裴逸民叙前言往行，衮衮可听。安丰侯道子房、季札之间，超然玄著。"

引自《艺文类聚》卷55，又见于《世说新语·言语》注、《北堂书钞》卷155、《初学记》卷4、《艺文类聚》卷4、《太平御览》卷30、《事类赋注》卷4。

按：原无"三月三日"四字，据《北堂书钞》补。"又"，《世说新语》注作"游"。"论议"，《世说新语》注作"语议"。"民"原作"人"，显系避唐讳而改，今正。

29. 嵇绍入洛，或谓王戎曰："昨于稠人中始见嵇绍，昂昂然若野鹤之在鸡群。"

引自《艺文类聚》卷90，又见于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载《修文殿御览》。

按：《世说新语·容止》述此事，文末尚有"（王戎）答曰：君未见其父耳"一语。

30. 俗传若此。颍川庾爰之尝以问其伯文康，文康曰："中朝所不闻，江左忽有此论，盖好事者为之耳。"

引自《世说新语·伤逝》注。

按：本文被用为对“王濬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的注释。

31. 然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

引自《晋书·戴逵传》载戴逵《论》。

以下六条或题为《竹林七贤传》，或题为《七贤传》，疑为《竹林七贤论》佚文，亦辑于此。

1. 阮籍字嗣宗，为太傅司马宣王参军，迁景王大将军从事中郎。

引自《太平御览》卷219。

2. 阮籍字嗣宗，高贵乡公以为散骑常侍，非其好也。

引自《北堂书钞》卷58。

3. 阮籍有奇才异质，或闭户读书，连月不出；或游行丘林，经日不返。

引自《太平御览》卷611。

4. 阮籍以步兵厨中有美酒，求为步兵校尉。

引自《太平御览》卷186。

5. 嵇康临死，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不与。《广陵散》于是绝矣。”

引自《太平御览》卷579，又见于《事类赋注》卷11。

按：“死”，《事类赋注》作“刑”。“每靳”原作“无惜”，据《事类赋注》改。

6. 阮咸善琵琶，荀勖雅解音律，自以远不及也。

引自《太平御览》卷583。

附录三　袁宏《竹林名士传》残句辑校

［说明］袁宏，字彦伯，东晋扶乐人。少有逸才，以文章隽美闻名，历任谢安参军、桓温记室、东阳太守等，撰有《后汉纪》三十卷，事见《晋书》本传。《晋书》本传称袁宏撰有《竹林名士传》三卷，考《世说新语·文学》注云："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濬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疑正始、竹林、中朝名士各为一卷。《竹林名士传》亦省称《名士传》，已佚，今仅辑录其中有关竹林七贤事者于此。

1. 阮公瓌杰之量不移于俗，然获免者，岂不以虚中荦节，动无近对乎？中散遣外之情最为高绝，不免世祸，将举体秀异，直致自高，故伤之者也。山公中怀体默，易可因任，平施不挠，在众乐同，游刃一世，不亦可乎！

引自《太平御览》卷447。

按：《太平御览》题为袁宏《七贤序》，疑为《竹林名士传》之序，故置于此。

2. 阮籍以步兵校尉缺，厨中有数斛酒，乃求为校尉，大将军甚奇爱之。

引自《文选·颜延之·五君咏》注。

3. 阮籍丧亲，不率常礼。裴楷往吊之，遇籍方醉，散发箕踞，旁若无人。楷哭泣尽哀而退，了无异色。其安同异如此。

引自《世说新语·任诞》注。

4. 王烈服食养性，嵇康甚敬信之，随入山。烈尝得石髓，柔滑如饴，即自服半，余半，取以与康，皆凝而为石。

引自《文选·沈约·游沈道士馆》注。

5. 嵇叔夜尝采药山泽，遇之（按：指孙登）于山，冬以被发自覆，夏

则编草为裳，弹一弦琴而五音和。

引自《水经·清水注》。

按：原题为“袁彦伯《竹林七贤传》”。

6. 涛居魏、晋之间，无所标明。尝与尚书卢钦言及用兵本意，武帝闻之，曰：“山少傅名言也。”……王夷甫推叹涛“晻晻为与道合，其深不可测”，皆此类也。

引自《世说新语·识鉴》注。

7. 山涛淳深慎嘿。山涛莫见其际。

以上二句并引自《文选·王俭·褚渊碑文》注。

8. 伶字伯伦，沛郡人。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

引自《世说新语·文学》注。

9. 刘灵为建威参军。

引自《文选·颜延之·五君咏》注。

按：“灵”当改为“伶”。

10. 阮咸字仲容，籍之兄子也，与籍俱为竹林之游，官止始平太守。

引自《文选·颜延之·五君咏》注。

11. 咸字仲容，陈留人，籍兄子也。任达不拘，当世皆怪其所为。及与之处，少嗜欲，哀乐至到，过绝于人，然后皆忘其向议。为散骑侍郎，山涛举为吏部，武帝不用。太原郭奕见之心醉，不觉叹服。解音，好酒以卒。

引自《世说新语·赏誉》注。

12. （阮咸子）瞻字千里，夷任而少嗜欲，不修名行，自得于怀，读书不甚研求而识其要。仕至太子舍人，年三十卒。

引自《世说新语·赏誉》注。

13. 戎由是幼有神理之称也。

引自《世说新语·雅量》注。

按：本文被用为对“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

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的注释。

主要参考书目

《阮嗣宗集》二卷　明嘉靖二十二年范钦、陈德文刻本(简称范陈本,现藏北京图书馆)

《阮嗣宗集》四卷　明天启三年及朴刻本(简称及朴本,现藏北京图书馆)

《阮嗣宗诗》一卷　明刻本(现藏北京图书馆)

《嵇康集》十卷　明吴宽丛书堂钞本(简称吴钞本,原书现藏台湾,北京图书馆藏有微缩胶片)

《嵇中散集》十卷　明抄本(□夏校并跋,现藏北京图书馆)

《嵇中散集》十卷　明嘉靖四年黄省曾南星精舍刻本(《四部丛刊》影印本)

《嵇中散集》十卷　明程荣刻本(缪荃孙校本,现藏北京图书馆)

汪士贤《汉魏诸名家集》　明万历十一年翁文麓刻本(现藏北京图书馆)

张燮《七十二字集》　明天启崇祯间刻本(简称张燮本,现藏北京图书馆)

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江苏广陵刻书社影印清光绪五年信述堂刻本(简称张溥本)

薛应旂《六朝诗集》　明嘉靖二十二年刻本(藏北京图书馆)

姚莹等《乾坤正气集》　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张惠言《七十家赋钞》　清光绪四年刻本

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 4 月)

李志钧等点校《阮籍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5 月)

陈伯君《阮籍集校注》　中华书局(1987 年 10 月)

鲁迅辑校《嵇康集》　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1956 年 9 月)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年 7 月)

殷翔等《嵇康集注》　黄山书社(1986 年 12 月)

高晨阳《阮籍评传》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 5 月)
丁冠之《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嵇康》 齐鲁书社(1980 年 11 月)
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 6 月)
庄万寿《嵇康年谱》 台湾三民书局(1981 年 3 月)
何启民《竹林七贤研究》 台湾学生书局(1984 年 2 月)
姜伯纯《竹林七贤》 台湾庄严出版社(1986 年 2 月)

封面
书名
版权
插图
前言
目录
阮籍集
- 东平赋
- 亢父赋
- 首阳山赋
- 清思赋
- 猕猴赋
- 鸠赋
- 为郑冲劝晋王笺
- 辞蒋太尉辟命奏记
- 辞曹爽辟命奏记
- 与晋王荐卢播书
- 附：卢播《阮籍铭》
- 答伏义书
- 附：伏义与阮籍书
- 乐论
- 附：夏侯玄《辨〈乐论〉》残句
- 通易论
- 达庄论
- 通老论
- 大人先生传
- 老子赞
- 孔子诔
- 搏赤猿帖
- 吊北公文
- 宜阳记
- 四言咏怀诗十三首
- 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

嵇康集
- 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
- 附：秀才答诗四首
- 幽愤诗
- 述志诗二首
- 游仙诗
- 六言诗十首
- 秋胡行七首
- 思亲诗
- 答二郭三首
- 附一：郭遐周赠三首
- 附二：郭遐叔赠五首
- 与阮德如一首
- 附：阮德如答二首
- 酒会诗一首
- 四言诗十一首
- 五言诗三首
- 琴赋并序
- 与山巨源绝交书
- 与吕长悌绝交书
- 卜疑集
- 养生论
- 答难养生论
- 声无哀乐论

释私论
管蔡论
明胆论
难自然好学论
附：张叔辽《自然好学论》
难宅无吉凶摄生论
附：阮德如《宅无吉凶摄生论》
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
附：阮德如《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
太师箴
家诫
《嵇康集》佚文
游仙诗
琴赞
酒赋
向秀集
思旧赋
难养生论
刘伶集
北芒客舍诗
酒德颂
阮咸集
律议
与姑书
山涛集
谢久不摄职表
上告退疏
复让司徒表
为子淳、允辞召见表
启事
答诏问郤诜事
评嵇康
王戎集
答钟会
诫东安公司马繇
答晋武帝问五衍
答齐五司马冏
评嵇康
评王祥
评山涛
评阮武
评王衍
经黄公酒垆有感
附录一：竹林七贤年表
附录二：戴逵《竹林七贤论》残句辑校
附录三：袁宏《竹林名士传》残句辑校
主要参考书目